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八六・史部・紀事本末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存卷一至卷五、卷八至卷一百十三、

卷一百二十至卷一百五十)(卷一至卷七十七)

〔宋〕楊仲良撰

2283/06

四庫未收書提要

學經室外集卷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提要

宋楊仲良撰索李燾取北宋九朝事實仿司馬光長編之體編年述事為續資治通鑑長編成書一百五十卷卷帙最為繁重仲良乃別為分門編類以成此書每類之中仍以編年紀事太祖七卷太宗七卷真宗十四卷仁宗二十四卷英宗四卷神宗三十四卷哲宗二十六卷徽宗二十八卷欽宗六卷共一百五十卷各有事目目中復有子目汴京百七十年禮樂兵刑之沿革制度政令之舉廢粲然具備可以索目尋求李燾而後陳均之前煩簡得中洵可並傳而今所傳長編足本徽欽兩朝皆已闕失藉此得以攷見崖略尤可貴也仲良之名不見於書中卷端有寶祐

丁巳廬陵歐陽守道序亦不言著書人姓名而陳均九朝編年引用書目中有之云長編紀事本末楊公仲良故知此事出仲良手然其書不見於宋史藝文志而趙希弁陳振孫馬端臨諸家亦皆不著錄近代藏書家惟季振宜徐乾學兩家有之徐目云闕一百十四卷至一百十九卷今此舊鈔本亦闕此六卷又闕六七兩卷而五八兩卷亦非完表較乾學藏本蓋又多闕佚矣據守道序此書寶祐元年刻於廬陵郡齋貢士徐璠重為校刻則寶祐五年也

皇宋紀事本末寶祐元年直徽猷閣謝侯守廬陵始以家藏本刻於郡齋侯既去予於郡學見之借授貢士徐君璠傳錄徐以郡本不可復得有意轉刻於家或謂卷帙繁多宜作節本予亟止之曰史未易節也前代史尚難之況國朝即史近於筆削儻不知史法而容易措手則去留失宜首尾不備使讀者憮然此與漏段闕字何異史館遠選尚不敢苟而私家新學見史輒節非予所敢知也徐君幸從予言而止刊既就以示予覆讀則頗疑其間多所舛訛蓋前此郡齋所刻往往未及點對而侯已去殊為可惜近有大字蜀本者予復借與數友參校乃知郡本固自多誤蜀本誤亦不免再質之於續通鑑長編尋其本文初意而後

皇宋紀事本末

敢以為安所校正不啻千數百字然亦惟有誤則據本正之儻無可據雖一字不敢輒增損也工告畢為諧其所自五年歲在丁巳十月望廬陵歐陽守道謹書

皇宋年號

太祖皇帝 建隆元年正月受禪

建隆三 乾德五 開寶九

太宗皇帝 開寶九年十月即位

太平興國八 雍熙四 端拱二

淳化五 至道三

真宗皇帝 至道三年三月即位

咸平六 景德四 大中祥符九

天禧五 乾興一

仁宗皇帝 乾興元年正月即位

天聖九 明道二 景祐四

寶元二 康定二 慶曆八

皇祐五 至和二 嘉祐八

英宗皇帝 嘉祐八年三月即位

治平四

神宗皇帝 治平四年正月即位

熙寧十 元豐八

哲宗皇帝 元豐八年三月即位

元祐八 紹聖四 元符三

徽宗皇帝 元符三年正月即位

建宗靖國一 崇寧五 大觀四

政和七 重和二 宣和七

欽宗皇帝 宣和七年十二月即位

靖康二

高宗皇帝 靖康二年五月即位

建炎四 紹興三十二

孝宗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五月即位

隆興二 乾德九 淳熙十六

光宗皇帝 淳熙十六年二月即位

紹熙五

寧宗皇帝 紹熙五年七月即位

慶元六 嘉泰四 開禧三

嘉定十七

今上皇帝 嘉定十七年九月即位

寶慶三 紹定六 端平三

嘉熙四 淳祐十二 寶祐六

開慶元年 景定萬萬年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目錄

廬陵歐陽守道校正

卷第一

太祖皇帝

受禪

親征潞州

親征揚州

收復湖南

收復荆南

卷第二

收復西川

卷第三

收復江南

卷第四

收復嶺南

收復吳越

卷第五 下半卷原闕

親征河東 太宗朝附

卷第六 闕

聖德

聖學

親信趙普

卷第七 闕

罷節度使權

優禮節度使

駕馭將帥

政迹

卷第八 上半卷原闕

太宗皇帝

受位

秦王事迹

卷第九

諸王事迹

立太子

卷第十

趙普復相

寇準參政

獎用賢臣

貶斥邪佞

卷第十一

錢議

蜀錢

江南錢

農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陳亮叟等建水利墾田之議

陳靖墾田之議

塞滑河

卷第十二

陳洪進八朝太祖附

交趾內附

卷第十三

李順之變

李飛雄之變

卷第十四

聖德

聖學

朝儀

正衙 仁宗神宗附

入閣

麻議 太祖附

釋老

聽斷

教閱

政迹

卷第十五

真宗皇帝

親征契丹

卷第十六

王欽若等政定郊邱板位

柴成務等看詳編校

李宗諤等修樂器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校道藏經

田錫御覽

胡旦兩漢春秋

卷第十七

封泰山 天書附

卷第十八

建玉清昭應宮 天書附

卷第十九

謁諸陵

祀汾陰

卷第二十

崇奉聖祖

崇奉五嶽

謁太清宮

諸建宮殿

卷第二十一

聖德

聖學

政迹

不强任大臣

善任藩方長吏

大閱

大酺

卷第二十二

种放出處

楊億進退

王欽若事迹

卷第二十三

丁謂事迹

卷第二十四

朱能偽造天書

周懷政陰謀廢立

雷允恭擅易皇堂

卷第二十五

劉旸之變

王均之變

宜州陳進之變

澶瑩之叛

卷第二十六

晏夷糾望行牌之變

撫水瑩叛

渭水蕃族响廝囉叛服

卷第二十七

莊獻垂簾楊太后

卷第二十八

訓導太子

卷第二十九

仁宗皇帝

經筵

轉對上三朝附

入閣 神宗附

耕籍田

校獵

卷第三十

聖德

政迹

定乘輿之制

卷第三十一

議樂

景祐初議

皇祐再定

卷第三十二

修唐書

修國史

看詳編物

修定麻法真宗附

中書樞密分合神宗附

禮儀院廢置

王清昭應宮災

太內災

卷第三十三

追尊莊懿太后

反莊獻太后之政

莊惠嗣尊號

皇后郭氏入道范仲淹等諫附

美人尚氏楊氏爭寵

皇后曹氏立

卷第三十四

官寺專志

外戚驕橫

張貴妃寵幸

卷第三十五

宗室遷官

置睦親宅

荆王元儼

卷第三十六

王欽若復相

曹利用罷樞密使

王陳韓石罷政

大臣外輔

陳堯咨出鎮天雄

晏殊出知宣州

錢惟演改判河南

王駿出知河南

張士遜得謝

林瑀通判饒州

余靖分司南京

龐籍出知鄆州

吳育判延州

宋祁出知鄆州

卷第三十七

呂夷簡事迹

夏竦事迹

卷第三十八

富范奏十事本末

富范等以朋黨見說

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陳執中排杜衍

蔡襄等言陳執中

歐韓石以論救范富貴罷

韓范爭論殺晁仲約事

吳賈張爭論唐詢事

卷第三十九

唐介劾張堯佐

吳中復等論梁通

趙抃等言陳執中與范鎮爭辨附見

卷第四十

張昇等劾劉沆

唐介等劾張旭

梁堅等劾滕宗諒

龐籍梁適言狄青拜樞密事

歐陽脩呂景初劉敞論狄青可疑事

卷第四十一

減浮費

按察官吏

卷第四十二

明黜陟

抑僥倖李東之等議減任子附見

均公田

卷第四十三

募兵減兵附

卷第四十四

馬政

營田

均賦

建倉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常平倉

義倉

廣惠倉

卷第四十五

茶法

十三場利害

鹽法

議陝西鹽

權河北鹽

易東南鹽

給虔州鹽

錢幣

商州鑄大錢

成都陝西交子務神宗附

卷第四十六

塘水

脩水洛城

卷第四十七

塞河

脩滑州河

脩澶州河

再脩澶州河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卷第四十八

外郡寇賊

西邊屬羌之類

桂陽蠻獠之叛

卷第四十九

廣慶區希範內寇

清井夷叛

保州兵亂

具卒王剛之叛

親從顏秀之變

卷第五十

廣源蠻叛

卷第五十一

英宗冊立始末

卷第五十二

李瑋尚康福公主

文彥博叱史志聰

英宗即位

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經筵神宗附

編修通鑑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麻法神宗附

卷第五十四

光獻垂廉

卷第五十五

濮議

卷第五十六

教養宗室

疑蔡襄

刺義勇

去冗官

訓導皇子

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宰相辭郊賞

卷第五十八

歐陽修誣謗

司馬光彈劾

呂誨劾安石

卷第五十九

王安石事迹上

卷第六十

目錄

十五

王安石事迹下

卷第六十一

呂惠卿姦邪

李定姦惡

卷第六十二

蘇軾詩獄

卷第六十三

王安石毀去正臣

卷第六十四

王安石專用小人

卷第六十五

常秩擢用

鄭俠貶黜

蔡確欲陷吳克

何正臣誣呂公著

卷第六十六

三司條例司廢置

議減兵數稟類

卷第六十七

裁定臣僚奏薦

裁定宗室授官

裁定京官

目錄

十六

裁抑官寺

卷第六十八

青苗法

司馬光辭樞密

曾公亮陳昇之刑去詔語

范鎮辭銀臺司

疏駁韓琦奏疏

卷第六十九

青苗法

呂公著以興甲事出知潁州

趙抃悔恨乞罷

歐陽修被毀

富弼被劾

卷第七十

後法

卷第七十一

保甲

卷第七十二

市易務免行冊

卷第七十三

方田

手實

義倉

農田

淤田

水利

種桑

卷第七十四

修經義

置武學

教陣法

卷第七十五

馬政

軍器監

試刑法置律學等附

論內刑

增吏祿

卷第七十六

薛向等措置陝西折二錢

薛向等措置陝西鹽鈔

蹇周輔措置江南鹽

周尹等措置蜀鹽

李稷等措置蜀茶

周直孫措置在京酒麴

卷第七十七

州縣廢復

濬汴河導洛附

塞曹村河

卷第七十八

詳定郊廟禮文上

卷第七十九

詳定郊廟禮文下 禮部等議附見

卷第八十

定樂器

定朝會儀注

改官制

卷第八十一

修兩朝國史

奉太皇太后 二王附

聖德

政迹

卷第八十二

審官西院

大理寺獄

孔子廟庭配饗

景陵宮繪像

修太乙宮

卷第八十三

种諤城綏州

築甘谷城

卷第八十四

韓絳經畧西事

卷第八十五

取洮河蘭會上

卷第八十六

取洮河蘭會下

卷第八十七

討交趾

卷第八十八

討梅山

平清井蠻

討茂州蠻

討廬州蠻

卷第八十九

徐禧永樂之敗

討安化蠻

撫遏蕃戶董種

通使高麗

卷第九十

蔡確刑起邪謀

卷第九十一

哲宗皇帝

宣仁垂簾皇太后附

卷第九十二

講讀

卷第九十三

求直言

十科舉士

聖德

政迹

卷第九十四

變新法

卷第九十五

用舊臣上

卷第九十六

用舊臣下

卷第九十七

逐小入上

卷第九十八

逐小入下

五朝紀事本末目錄

五

卷第九十九

調亭

朋黨劉呂罷相附

卷第一百

紹述蘇轍罷政附

卷第一百單一

逐元祐黨上編類章疏附

卷第一百單二

逐元祐黨下詔榜訴理附

卷第一百單三

臺諫言蘇軾策題詩榜附

臺諫言程頤州洛黨並賈易附

卷第一百單四

張舜民罷司職

韓維解機政

王觀罷諫職

鄧溫伯罷翰苑

卷第一百單五

劉安世居諫職

蘇頌罷相范百祿附

二蘇敗逐

卷第一百單六

五朝紀事本末目錄

五

常安民罷察院

錢認罷翰苑

常立以証詆敗責

王珪以証謗追貶

卷第一百單七

蔡確詩謗

劉文書獄

卷第一百單八

差役

卷第一百單九

保甲

馬政

卷第一百一十

常平

青苗

市易批當附

卷第一百十一

回河上

卷第一百十二

回河下

導洛廣武埽附

卷第一百十三

立后 廢后附

配享

修實錄

卷第一百十四

修國史

修玉牒

定新麻廠朝附

渾天儀象

玉璽

改元

卷第一百十五

卷第一百十五

獲鬼章

卷第一百十六

取棄涅鄆州

卷第一百十七

徽宗皇帝

受位 皇太后同聽政附

御製

御筆

聖德

政迹

卷第一百十八

復孟后 元符后附

卷第一百十九

用元祐舊臣

卷第一百二十

逐博十黨人

卷第一百二十一

禁元祐黨上 元符附

卷第一百二十二

禁元祐黨下

卷第一百二十三

編元符章疏

卷第一百二十三

卷第一百二十四

追復元祐黨

卷第一百二十五

明堂

官制

卷第一百二十六

八行取士

州縣學武學附

卷第一百二十七

道學

神霄宮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三九

方士

卷第一百二十八

三衛

四輔

元圭

九鼎重和九鼎附

八寶

萬歲山

花石綱

卷第一百二十九

陳瓘貶逐

鄒浩貶逐

卷第一百三十

尊王安石

不用呂惠卿

久任曾布

卷第一百三十一

張商英事迹

蔡京事迹

卷第一百三十二

講議司

卷第一百三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三六

議禮局

卷第一百三十四

禮制局

卷第一百三十五

大晟樂

四學

卷第一百三十六

當十錢

卷第一百三十七

水磨茶

解池鹽

卷第一百三十八

方田

馬政

卷第一百三十九

收復澶州

卷第一百四十

收復鄆廊州

收復銀州

收復洮州積石軍

卷第一百四十一

討卜漏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三十一

討方賊

卷第一百四十二

金盟上

卷第一百四十三

金盟下

卷第一百四十四

金兵上

卷第一百四十五

欽宗皇帝

金兵下

卷第一百四十六

內禪

卷第一百四十七

李綱守義

卷第一百四十八

誅六賊

卷第一百四十九

二聖北狩

卷第一百五十

高宗南渡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目錄

通鑑紀事本末目錄

三十二

高宗後四朝日今續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

太祖皇帝

受禪

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北漢兵自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周帝命太祖領宿衛諸將禦之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遷都點檢掌軍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數從世宗征伐薦立大功人望固已歸之於是主少國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議 壬寅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都下驢言將以出軍之日策點檢為天子士民恐怖爭為逃匿之計惟內庭晏然不知 癸卯大軍出愛景門紀律嚴甚衆心稍安軍校

河中苗訓者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久相摩盪指謂太祖親吏宋城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於陳橋驛將士相與聚謀曰主上幼弱未能親征今我輩出死力為國家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上黨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太祖弟匡義匡義時為內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即與處耘同歸德節度掌書記趙普語未竟諸將突入稱說紛紜普及匡義各以事理逆順曉譬之曰太尉心亦必不汝赦諸將相顧亦有稍稍引去者已而復集露及大言曰軍中偶語則族今已定議太尉若不從則我輩亦安肯退而受禍普察其勢不可遏與匡義同聲叱之曰策立大事也固宜審圖爾等

何得使肆狂悖乃各就坐聽命普復謂曰外寇壓境將莫誰何盍先攘却歸始議此諸將不可曰方今政出多門若俟寇退師還則事變未可知也但當亟入京城策立太尉徐引而北破賊不難太尉苟不受策六軍決亦難向前矣普謂匡義曰事既無可奈何政須早與約束因語諸將與王易姓雖云天命實係人心前軍昨已過河節度各據方面京師若亂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轉生變若能嚴飭軍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能寧謐諸將亦可長保富貴矣皆許諾乃共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後儀石守信殿前都虞候洛陽王審琦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太祖者也將士環列待旦太祖醉卧

初不省 甲辰黎明四面叫呼而起聲振原野普與匡義入白太祖諸將已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太祖驚起披衣未及酬應則相與扶出廳事或以黃袍加太祖身且羅拜庭下稱萬歲太祖固拒之衆不可遂相與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匡義立於馬前請以剽劫為戒太祖度不得免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為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為若主也衆皆下馬曰惟命是聽太祖曰少主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無得輒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擅劫府庫汝等無復然事定當厚賞汝不然當族誅汝衆皆拜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

無所犯先遣容省使大名潘美見執政諭意又遣楚昭輔
慰安家人殿前都點檢公署在左掖門內時方開閣設守
備及昭輔至開閣納之宰相未退聞變范質下殿執王溥
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喋不能
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在京巡檢
太原韓通自內庭惶遽奔歸將率眾備禦散員都指揮使
蜀人王彥昇遇通於路躍馬逐之至第第門不及掩遂殺
之并其妻子諸將翼太祖登明德門太祖令軍士解甲還
營太祖亦歸公署釋黃袍俄而將士擁質等俱至太祖嗚
咽流涕曰吾受世宗恩厚為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
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員指揮都虞候太原羅彥瓌

通鑑卷八十九

三

挺劍而前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太祖叱之不退質
等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從之遂稱萬歲太祖
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官就列至晡班定獨未有
周帝禪位制書翰林學士承旨新平陶穀出諸袖中進曰
制書成矣遂用之宣徽使引太祖就龍墀北面拜受宰相
扶太祖升殿易服東序還即位羣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
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京
蘇轍龍川別志言韓通以親衛戰關下敗死太祖脫甲
詣政事堂范質見太祖首陳禪代謀與國史及飛龍記
司馬光記聞朔記等所載都不同恐別志誤韓通倉卒
被執兵未嘗交鋒而太祖實歸府第將士即擁范質等

至質等見太祖必不在政事堂其約束將士不得加無
禮於太后少常固先定於未入城時非緣質請也惟執
王溥手出血及光所記質不肯先拜當得其實今參取
刪修

乙巳詔因所領節度州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改元大赦
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
傳齋詔諭天下諸道節度使又別以詔賜焉 辛亥石守
信等並加官爵勲階酬翼戴之勲也 壬子賜文武近臣
禁軍大校襲衣犀玉帶鞍馬有差三年周鄭王出居房州
開寶二年有辛文悅者上幼從其肄業及即位召見授太
子中允判太府寺周鄭王時在房州上謂文悅長者十二

通鑑卷八十九

四

月命文悅知房州事 六年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
殂上素服發哀報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
曰恭帝

親征潞州

建隆元年初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李筠在鎮逾八
年恃勇專恣招集亡命陰為跋扈之計周世宗每優容之
及上遣使諭以受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麻敷乃僂俛
下拜既延使者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置廳壁涕
泣不已宿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無怪
也北漢主知筠有異心潛以蠟書誘筠筠雖具奏而反謀
已決筠長子守節涕泣切諫筠不聽上手詔慰撫因除守

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且伺朝廷動止上迎謂曰
太子汝何故來守節雙然以頭擊地曰陛下何言此必有
謾人間臣父也上曰吾亦聞汝數諫今賊不汝聽不復顧
藉故遣汝來欲吾殺汝矣蓋歸語而父我未為天子時任
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不能小讓我耶守節馳歸具以
告筠筠反謀適急發未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聞底
使李廷玉遣其教練使劉繼冲及判官孫孚送於北漢納
款求援筠遣兵襲澤州叔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
卿說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難倚河東之援恐亦
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
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

通鑑紀事本末

五

朝宿將與世宗義同兄弟禁衛皆吾舊人必將倒戈來歸
况吾有僊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僊珪筠愛將善用槍
撥汗筠所畜駿馬也 丙戌昭義反書至樞密吳廷祚言
於上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驕
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彼必恃勇出關但離巢即成擒矣
上納其言戊子遣侍衛副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副都點
檢高懷德帥前軍進討上敕守信等切勿縱筠下太行急
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是日大宴廣德殿 丙申命戶部
侍郎壽陽高防兵部侍郎陽曲邊光範並充前轉運使
五月庚子命宣徽南院使高唐胥居潤赴澶州巡檢殿前
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後太原王全斌

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 北漢主遣使以詔書
金帛善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冲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
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即日大閱傾國自將行至太平驛
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遣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筠留
長子守節守上黨自率眾三萬南出 癸卯石守信等言
破筠眾於長平斬首三千餘級 甲辰詔削李筠官爵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端明殿學
士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殿前都虞候光義為大內
都點檢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
未帝發大梁 壬戌次滎陽召西京留守河內向拱與語
拱勸上急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之稽留旬浹則其

通鑑紀事本末

六

鋒益熾兵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意國家新造未能出
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而克上納其言 甲子
次河陽 丙寅次懷州 丁卯前軍都部署石守信副都
部署高懷德破賊軍三萬餘眾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
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澤州嬰城自守 六月己巳
朔上至澤州督諸軍攻城初吐渾府都留後汾州團練使
王全德帥所部從李筠戰澤州南既敗走入潞州與筠子
守節為拒守計及上圍澤州全德大懼與親信數十人犯
關來奔龍捷指揮使王廷魯亦自潞州相繼出降賊勢轉
蹙澤州城逾旬不下上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劉人馬全
義賜食御坐問以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復

生髮上即命諸軍奮擊全義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流血被體全義拔鐵進戰士氣益奮上親率衛兵繼之 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獲北漢宰相衛融命掩尸骸禁剽掠放澤州民今年田租 乙酉進攻潞州 丁亥筠子守節以城降上赦其罪升單州為團練用守節為使是日車駕入潞州宴從官於行宮 辛卯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原之潞州三十里內勿收今年田租 澤州之未破筠愛妾劉氏謂筠曰軍馬尚有幾何筠曰汝何問為劉氏曰今孤城危迫旦暮且破若得口馬數百疋尚可以犯圍走保上賞樓堞堅固且近河東易於求援與其守死不猶逾乎筠然之料見馬千疋將出左右或沮之曰今在帳前皆云

親征揚州

與大王同心一旦出城却大王降敵其可悔乎筠猶豫未決明日城陷筠走赴火劉氏將從之筠以其有振麾之使去守節無子購得之卒為筠後

建隆元年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滄人李重進周太祖之甥也始與上俱事世宗分掌內外兵權而重進以上英武出已右心常憚焉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領宿衛如故及上受禪命韓令坤代重進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重進請入朝上意未欲與重進相見謂翰林學士李昉曰善為我辭拒之昉草詔云君為元首臣作股肱雖在遠方還同一體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圖修朝覲之儀何須此日重進得

詔愈不安乃招集亡命增辟浚陰為叛背之計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問行與筠相結守珣欲上往還京師潛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上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心矣上厚賜守珣許以爵位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上已平澤潞則將經畧淮南戊申徙重進為平盧節度使重進心益疑懼 庚戌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券往賜以慰安之思誨至淮南李重進即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重進猶豫不決又自以前朝近親恐不得全乃拘留思誨益治反具遣使求援於唐唐主不敢納揚州都監

右屯衛將軍安友規知重進必反踰城來奔重進疑諸將皆不附乃囚軍校數十人悉斬之 己未重進反書聞上命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歸德軍節度使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王審琦為副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都監保信節度使朱廷湜為都排陣使帥禁兵討之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十月庚午安友規至上以為滁州刺史令監護前軍進討上問樞密副使趙普以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守薛公之下策行武侯之遠圖憑恃長淮繕修孤壘無訪萬誕之恩信士卒離心有表本初之彊梁計謀不用外絕採撿內乏資糧急攻亦取緩攻亦取兵法尚遠不如速取之上

納其言 丁亥下詔親征以皇弟先義為大內都部署吳廷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寅上發京師百司六軍並乘舟車下 癸巳次宋州 十一月戊戌次宿州甲辰次泗州舍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 丁未至大義驛石守信遣使馳奏揚州即破請上亟臨視是夕次其城下燈時攻拔之李重進盡室赴火死陳思誨亦為其黨所害上購得程守珣補殿直俄遷供奉官兄深州刺史重與初聞其叛即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 己酉賑給揚州城中民米人一斛十歲以下給其半 庚戌詔重進家屬部曲並釋罪逃亡者聽自首 乙丑合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 十二月己巳上發

揚州 丁亥至京師

收復湖南

建隆三年武安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病革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亂為兵同時十人皆以誅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常快快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楊師瑒討之如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朝廷可也行逢卒保權領留後務 十月張大表聞周保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赤子乎會保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文表遂驛以叛偽編素若將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文表率眾徑入府簡醉與座客十

餘人皆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事具表以聞保權即命楊師瑒悉眾集文表又遣使求援於荆南且來乞師文表亦上疏自理 十二月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知朗州周保權為武平節度使 甲辰遣內使趙燧等齎詔宣諭朗州口即聽張文表歸闕且命荆南發兵助保權 乾德元年正月庚申以山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遣使十人發安復鄧陳澶孟宏亮穎光等州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楊師瑒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久文表出戰師瑒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燧燧自以奉詔諭文表得其歸順甚喜即遣使慰撫之師瑒兵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燧亦繼至明日享將吏於延昭門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圍害朗州吾輩無遺數矣乃斬文表於市盡食其肉及宴冠燧召文表起曰文表復謀為亂已斬之矣燧太息久之

楊師瑒以三年十月出師四年正月張文表乃成擒其間必有相持守處而史及雜記傳皆不載五代史稱師瑒至平津亭文表出戰即敗之大定錄亦稱未逾月師瑒遣斬文表而九國志則載師瑒始為文表所敗王師將至文表乃送款朗兵因得入城竟不載師瑒勝負如何並疑未得其實五代史及大定錄則日月太迫與事不

合而九國志所云朗兵因王師得入城亦必差又恐師
璠初為文表所敗已而相持守後乃得勝於平津亭因
破潭州而文表蓋遣使詣趙燧乞降潭州既破燧適
至耳非因燧至潭州始破也

二月癸巳王師因假道遂收復荆南益發兵日夜趨朗州
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李觀察謀之觀察曰凡所以請援
於朝者誅張文表耳今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湘湖
之地然我所恃者北有荆渚以為唇齒今高氏束手聽命朗州
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
使張從富等不可乃相與為拒守計慕容延釗使丁德裕
先往安撫德裕至朗州從富等不納盡撤部內橋梁沈船

船伐木塞路德裕不敢與戰退軍須朝旨延釗以聞上遣
使諭周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救援故發大軍以拯爾
難今妖孽既殄是有大造於汝也何為反距王師自取塗
炭重擾生聚保權為左右所制執迷不復遂討慕容延
釗遣戰棹都監武懷節等分兵趣岳州大破賊軍於三江
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餘級遂取岳州 三月張從
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
李處耘遂北至故山寨賊寨寨走俘獲甚眾處耘擇所俘
體肥者數十人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點其面令先入
朗州會幕宿寨中遊明慕容延釗繼至所點之俘得入城
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眾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畧居

民奔竄山谷 壬戌王師入朗州擒張從富於西山下梟
其首賊將汪端叔周保權并家屬亡匿江南岸僧舍李處
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往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
歸於是盡湖南為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
七千三百八十八 四月甲申德音減潭朗州死罪囚流
以下釋之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侍郎薛居正權知
朗州 七月王師既平湖湘知漢州彭允林前溪州刺史
田洪贊等列狀求內屬薛居正言賦將汪端領數萬人寇
州城都監尹重睿擊走之 甲戌周保權詣闕待罪詔釋
之以為右千二衛二將軍 乙亥增築朗州城浚其濠賜
營內民今年免租 九月慕容延釗言獲汪端磔於朗州

市 十月癸未令襄州盡索湖南行營諸軍所掠生口遣
吏分送其家 己丑以前鼎州節度掌書記李觀察為左
補闕嘉其始謀歸順也 太宗雍熙二年五月左羽林統
軍周保權卒

收復荆南

建隆元年八月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正懿
王保融寢疾以其子繼元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
馬保勗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卒 二年九月甲子以荆
南行軍司馬寧江節度使高保勗為荆南節度使上聞保
融之喪遣兵部尚書李濤往弔及還上問保勗堪其事否
濤以為可任而保勗貢奉數至乃授節鉞保勗性淫恣又

好營造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曰宋有天下四方諸侯
屈服面內凡下詔書皆合仁義此湯武之君也公宜克勤
克儉勿奢勿借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保
勳不從 三年十一月保勳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梁延
嗣謂曰我疾遂不起兄弟孰可付之後事者延嗣曰公不
念正懿王子先王舍其子繼沖以軍府付公今繼沖長矣
保勳曰子言是也即以繼沖權判內外兵馬事甲戌保勳
卒 乾德元年正月以山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
為湖南行營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發兵討張
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上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
背我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高繼沖甲兵雖整而控弦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十三

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通長沙東距建康
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觀其形勢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
上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
因而下之茂不濟矣壬戌李處耘辭上遂以成算授之高
繼沖自以年幼未知民事政刑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
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梁延嗣二月李處耘至襄州處耘
先遣衙門使丁德裕喻繼沖以假道之意請具薪水給軍
繼沖與其僚佐謀以民庶恐懼為辭願供芻蕘百里外處
耘又遣德裕往尤憲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
沖曰今王師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事勢恐因而棄我
景威願效犬馬之力假兵三千於荆門中道險隘設伏攻

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朝廷則公之
功業大矣不然且有搖尾乞食之禍繼沖曰吾家累歲奉
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況爾又非慕容延釗之敵乎景
威又曰舊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百則有王者興
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遂滿數昨此洲
漂沒不存茲亦可憂也光憲謂繼沖曰景威安識成敗且
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聖宋受命凡所措
置規模益宏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壓卵耳湖湘既平豈有
復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去斥堠封府庫以
待則荆楚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
計不行出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吭而死景威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十四

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父掌書記保寅奉牛酒來
犒師且覘師之所為壬辰師次荆門處耘見延嗣等待之
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
江陵百餘里是夕延嗣召延嗣等晏飲其帳處耘將輕騎
數千倍道前進繼沖初但欲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
至即皇恐出迎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侍
延嗣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與延嗣俱還則王師
已分據街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懼即詣延嗣納牌印遣
客將王昭濟等奉表以三州十七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
來歸 庚子荆南表至上復命高繼沖為節度使遣樞密
承旨王仁瞻赴荆南巡檢 辛亥以梁延嗣為復州防禦

使孫光憲為黃州刺史王昭濟為左領軍銜將軍 上聞
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王仁贍厚卹其家 四月乙酉
命刑部郎中賈玘通判荆南軍州十二月以荆南節度使
高繼沖為武寧節度使先是繼沖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
歸朝乃命易鎮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

一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

太祖皇帝

收復西川

建隆三年十二月蜀主命官磨勘四鎮十六州通稅自廣
政十五年至二十年別行追督龍遊合田淳上疏諫蜀主
不能用淳每謂所親曰吾觀僭偽改廳堂為宮殿改紫綬
為黃服改前驅為警蹕改僚佐為卿相改妻妾為妃后何
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予聞者皆為之恐淳論議
自若 乾德元年四月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張暉為鳳州
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上始謀伐蜀乃徙暉鳳
州暉盡得其山川險易因密疏進取之計上覽之甚悅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

一

五月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
天厭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賂貢亦保安三蜀
之策也蜀主將發使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唐
等率兵屯岷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權手增置水軍
六月辛丑以龍捷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馬仁瑀等選
領漢彭諸州防禦使 二年十一月先是蜀山南節度判
官張廷偉說通奏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
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遣使通
好北口令其發兵南下我即自黃花于午谷出兵應之使
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而有之昭遠然之勸蜀
主遣樞密院大程官孫遇興州軍校趙彥勳及楊翽等以

蠟彈帛書間行遠北漢主言己於襄漢增兵約北漢濟河同舉過等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有穆昭嗣者初以方使事高氏於是為翰林醫官上數召見問蜀中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則水陸皆可趨蜀上大悅後數日上得彥韜所獻書覽之笑曰吾西討有名矣乃并赦過嗣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道里遠近盡以為圖 甲戌命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瞻為都監寧江節度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內客省使樞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二

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曹翰為西南面轉運使上以西川將校多北人賜諭令轉禍為福有能鄉導大軍供餼兵食率眾歸順舉城來降者當議優賞命八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蜀主治第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上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西川可取否全斌等對曰臣等仗天威遵廟算尅日可定也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史延德前奏曰西川在天上固不可到在地上到即平矣上嘉其果敢慰勉之謂全斌等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易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蜀主聞有北師以王昭遠為北面行營都統左右衛聖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崇勳為都監山南

節度使韓保正為招討使洋州節度使李進為副招討使帥兵拒戰蜀主謂昭遠曰今日之師卿所召也勉為朕立功昭遠好請兵書頗以方畧自任始發成都蜀主命宰相李昊等餞之城外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攘臂謂昊曰吾此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離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 十二月辛酉王全斌等攻拔乾渠渡万仞燕子等寨遂取興州敗蜀兵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石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圍魚關白水閣二十餘寨皆拔之 蜀招討使韓保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懼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陣自固廷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二

三

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糧三十餘萬斛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遂至嘉州殺虜甚眾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 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千二百人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六千餘眾初蜀於夔州鑿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上出地圖指其處謂光義曰泝流至此切勿以舟師爭勝當先遣步騎潛擊其稍却乃以戰棹夾攻可必敗也光義等未至鑿江三十里許捨舟前奪浮梁復引舟而上遂頓兵白帝廟西蜀寧江節度使高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險遠來利

在連戰宜堅壁待之守諫曰寇據吾城下而不擊又何待也戊辰守諫獨領麾下十餘人以出光義遣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等引兵與守諫戰於猪頭舖守諫敗走廷翰等乘勢登其城彥儔整眾將出關而廷翰等已入其城中矣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鎗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府第判官羅濟勸彥儔單騎歸蜀彥儔曰我昔已失秦州今復不能守此縱人主不殺我我何面目見蜀人乎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百口俱在成都以一身衛生舉族何負今日止有死耳即解符印投濟曰君自為計乃反拒其戶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不得進該取羅川路入蜀原延澤謂崔彥進曰羅

皇宋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四

川路險眾難並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深渡可也彥進遠白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陣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滋及三泉監軍劉延祚都統王昭遠都監趙崇勳引兵來戰三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柣津焚浮梁退保劍門壬申悔全斌等入利州獲軍糧八十萬斛是月京師大雪上設醴惟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

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以不能偏及全斌拜賜感泣先鋒都指揮使鳳翔團練使張暉督兵開大散關路至清泥嶺病卒詔優卹其家三年正月蜀主閻王昭遠等敗甚懼乃多出金帛益募兵守劍門命太子元詰為元帥武信節度使兼侍中李廷珪及前武定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繡綢其杠以錦將發而雨元詰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而止復飾之則皆倒懸杠上元詰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劍門次益光會議曰劍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當諸君宜求進取之策侍衛軍

皇宋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頭向船曰得降卒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江可渡自此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犢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劍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可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抵青犢北與大軍夾擊劍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走延德遂至青犢王昭遠等引兵退駐漢源坡留其偏將守劍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源趙崇勳布陣策馬先登昭遠據胡牀不能起崇勳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全斌等遂取

劍州昭遠投東川匪民倉舍下悲嗟流涕日盡腫惟誦羅
隱詩曰運去英雄不自由俄亦為追騎所獲太子元結與
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縣州聞劍門已破將退
保東川翌日棄軍西還所過盡焚其廬舍倉廩乃去蜀主
知劍門已破太子元結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為問左右計
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頤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
兵堅守以弊之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豈衣美食養士四十
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雖欲閉壁誰肯效
死者司空兼武信節度使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
請降蜀主從之因命吳草表 己卯遣通奏使宣徽北院
使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吳所為

紀事本末卷三

六

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當時傳以為笑 庚辰
詔行營所經州府長吏以牛酒犒師 乙酉王全斌等及
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先鋒都監通事
舍人田欽祚乘驛入奏又遣康延澤領百騎趨成都見蜀
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留三日乃還初劉光義等發夔州
萬施開忠等州刺史皆迎降及遂州知州事少府少監陳
愈亦降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
屠戮以逞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不犯上
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辛卯王全斌等
至升仙橋蜀主備亡國之禮見於軍門全斌承制釋之蜀
主復遣其弟保寧節度使雅王仁贍奉表求哀

九國志孟昶世家及蜀檇板皆言全斌承制釋昶罪昶
翌日遂舉族歸朝據國史昶傳昶既見全斌復遣仁贍
奉表得太祖還詔乃出蜀又據全斌等入成都後十餘
日劉光義始自峽路至昶饋遺光義及檇其師並如全
斌等若全斌十九日入成都昶二十日遂行安能饋光
義且檇其師也然所稱後十餘日亦恐差悞按新錄光
義遂州之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師度其克遂州時必在
中旬初遂州距成都不過無緣滯留兩旬後始到也當
是全斌等於魏城得昶降表後十餘日耳得降表後十
餘日乃二十三十四間此時昶固未出蜀猶可以饋遺光
義且檇其師也

紀事本末卷三

七

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廟及老母
為請上優詔答之并諭西川將吏百姓等使皆按堵如故
自全斌等發京師至昶降才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
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百二十九全斌等既入成都後
數日劉光義等至孟昶饋遺光義等及檇師之禮並如初
已而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
先是全斌受詔每制置必與諸將會議因是各為異同雖
小事亦不能即決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飲宴不
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財貨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
全斌等不聽 二月癸卯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
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知梓州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將

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止一日藥市始集街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刃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擒捕斬之以徇軍中畏服民乃寧居璿至梓州視事才數日會偽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眾劫村民數萬夜攻州城璿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莖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分使守諸門璿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州境遂安以興州為步軍都指揮使趙彥韜為興州刺史酬其鄉導之功也丙午詔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成階秦荆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鄧州光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又詔偽蜀文武官並遣赴闕賜裝錢有差治行清白為眾所知者所在州府以名聞庚申孟仁贄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語詔答之其略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於前非朕不食言爾無過慮所答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為國母詔自嘉眉忠萬至荆南沱江分置驛船以濟行李令文武官任川峽職事者不得以族行三月孟昶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江而下初詔發蜀兵赴闕並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兵憤怨思亂兩路隨軍使臣亡慮百數全斌及王仁瞻崔彥進等兵至綿州果叔屬縣以叛會文州刺史全師雄劫其族赴京師過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

綿州師雄嘗為蜀將有威惠恐叛兵脅之乃棄其家自匿後數日叛兵搜得之江西民會遂推以為帥眾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緒將七百騎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約其愛妾及素裝師雄怒不復有歸志引眾急攻綿州刺史成彥饒以同輩兵百餘人守其城橫海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各以所部兵來援紹斌自東山西北迎擊賊福由山南出賊之旁夾攻之賊眾大清斬首萬餘級擁入江水溺死者亦萬計紹斌又敗龍州賊黨千餘人師雄去攻彭州刺史王繼儔都監李德榮拒之德榮戰死繼儔身被八槍乘騎走成都師雄入據彭州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既而又置節度二十餘人令分據灌口導江耶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先鋒都指揮使漁陽高彥暉通事舍人田欽祚同討之彥暉至導江與賊遇賊據隘路設伏竹箐中官軍直進箐中賊出官軍不利彥暉謂欽祚曰賊勢頗盛日將暮首尾不相應盍取兵詰朝與戰欽祚將適慮賊踵其後紹謂彥暉曰公食重祿見賊逗撓何也彥暉即麾兵復進欽祚乃潛去彥暉獨與部下十餘騎力戰皆死之賊眾益熾師雄分兵綿漢州斷劍閣緣江置寨聲言欲攻成都自是邛蜀眉陵簡雅嘉東川果遂渝合資昌普戎榮十七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通者月餘全斌等懼時蜀兵計幾三萬人屯城南教塲全

斌慮其應賊徒至夾城中將盡殺之康延澤請釋老幼疾
病者七千人餘則以兵護送浮江而下若賊果來劫奪即
殺之未晚也全斌等不從四月誘殺蜀兵二萬七千人於
夾城中先是上遣使以御府供帳運至五起於江陵且命有
司為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馬車乘 乙酉
昶至近郊皇帝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 丙戌大陳諸
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贊子元詰元珪宰相李昊等三十三
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襲衣冠帶上御崇
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軍按部還營遂宴昶
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 壬辰復宴昶及其子弟於大明
殿 六月甲辰以孟昶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書今奉國公使子元詰為奉寧節度使伊審徵為靖難節
度使 戊申以昶弟仁贊為右神武統軍仁裕右監門衛
上將軍仁操左監門衛上將軍次子元珪為左千牛衛上
將軍李昊為工部尚書歐陽炯為右散騎常侍 庚戌孟
昶卒上為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謚恭孝賻布帛
千疋葬事官給初昶母李氏隨昶至京師上數命有與入
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
氏曰使妾安往上一曰歸蜀耳李曰妾家本太原僕或歸老
并門妾之願也時上已有北征意聞其言喜曰朕平劉鈞
即如母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酹地曰
汝不能死社稷貧生至今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

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亦卒初全師雄至新繁劉先
義曹彬領軍破之生擒萬餘人師雄退屯於郫王全斌王
仁瞻又率兵破之師雄走灌口寨有陵州指揮使袁廷裕
者師雄偽署本州刺史眾萬餘仁瞻復生擒廷裕磔於成
都市賊鋒稍衄徒黨散保州縣未幾虎捷指揮使呂翰怒
其帥不禮率部下兵叛於嘉州橫街指揮使吳瓌虎捷水
軍校孫進等皆應之殺知客省使武懷節戰棹都監劉漢
卿遂與全師雄偽署將劉澤合勢眾至五萬逐普州刺史
劉楚信殺通判劉沂果州軍校宋德威虎捷指揮使馮紹
文并殺知州八作使王永圖通判劉渙都監鄭元弼及遂
州牙校王可僚又劫州民為亂時賊所在蠶起此但其姓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名可紀者耳均州刺史西南面水陸轉運使曹翰率兵會
王仁瞻等圍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遂入保之是夕賊
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進攻翰諜知之戒掌滿者止擊二
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殺戮數萬人呂翰領
餘眾走保雅州 八月己酉詔以西川兵馬都監康延澤
為普州刺史延澤謂王全斌請兵護送之任全斌才給以
百人延澤至簡州招集亡叛凡得千餘人教習戰陣擁以
去及賊境申雕領眾五千來迎延澤擊破之生擒七百人
斬其受賊署者百餘輩餘皆釋遣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
三千人遂破劉澤三萬餘眾賊勢消沮 十二月丁卯朔
延澤入普州先是州城悉被焚蕩乃依山設柵自固且行

且戰取糧於遂州復城善州既而劉澤領眾來降詔以延
澤兼東川七州招安巡檢使 乾德四年六月王全斌破
賊帥全師雄於漢口寨擒其黨二千人師雄以眾赴金堂
閏八月甲子以灌口鎮為永康軍王全斌言破賊帥呂
翰克雅州 十二月丁德裕與西川兵馬都監張延通同
帥師擒賊都統康祚礫於市康延澤既城普州王可儉復
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追奔至合州全師雄病死金堂
其黨推謝行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羅七君與宋德
威唐陶覽等並據銅山之險為寨延澤旋破謝行本拔銅
山擒羅七君德裕及全斌等分往招緝賊眾悉平 五年
正月詔賜西川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初呂餘慶至成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

十一

王全斌但與軍旅嘗謂所親曰我聞古將帥多不能保全
功名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充斥非有詔
旨不可輕去全斌乃止既而偽蜀臣民往往詣闕訟全斌
及王仁贍崔彥進等破蜀時奪子女玉帛及擅發府庫
隱沒貨財諸不法事使者每自蜀至上問之盡得其狀於
是與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見上上詰之仁贍歷詆諸將
過失冀自解免上曰納李廷珪姪女聞豐德庫取金貝此
豈諸將所為耶仁贍惶恐不能對上以全斌等新有功不
欲付之獄吏令中書門下遣仁贍彥進全斌與訟者質証
全斌等皆具伏癸丑百官集議表言全斌等法當死上特
赦之 甲寅置崇義軍於隨州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

崇義留後昭化軍於全州武信節度使崔彥進為昭化留
後樞密副使左衛大將軍王仁贍罷為右衛大將軍初王
仁贍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
一人耳上固已知彬善於其職於是賞彬獨優以為宣徽
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彬入辭曰諸將
俱獲罪臣獨受賞何以自安不敢奉詔上曰卿有功無過
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累仁贍豈為神隱耶彬勸國之
常典不可辭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

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

太祖皇帝

收復江南

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太祖即位 戊申賜唐主李景詔諭以受禪意 三月丙辰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丁巳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遣使來援於唐唐主不敢納 十月上親征李重進十一月平之 己卯唐主景遣左僕射嚴續來搆師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鑑戶部尚書馮延魯來置晏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與吾叛臣交通何也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

皇朝紀事本末卷三

二

主令臣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時有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當當是時不及今人心已定方隅無事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敵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奔以失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有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鑿店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偽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

奔且歛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 上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微弱遂決遷都之計 十二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二月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也是月唐主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 六月唐主景殂於南都七月以喪歸金陵太子從嘉即位改名煜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遜奉其主景遣表來上 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貢謐即延魯也唐主手表自陳本志沖淡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有二鄰於吳越恐為所說上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

皇朝紀事本末卷三

三

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弔祭 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戶部侍郎韓熙載等來助葬 丙申命樞密承旨王仁瞻使江南以唐主新立往中慶賜也 十二月唐主追謚其父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蓋因馮謐以請於上而為之也 三年正月乙亥遣使賜唐主生辰國信物 七月庚申唐主遣客省使翟如璧來貢謝生辰之賜也 乾德元年十一月乙亥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二年十一月唐主遣使修貢助安陵改卜也 十一月唐昭惠后殂 壬寅遣作坊副使魏丕如江南弔祭 十二月甲子唐主遣使來修貢 三年二月唐主遣使修貢賀長春節 九月唐

光穆聖尊后鍾氏組江左龍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其外府也簿籍淆亂不可稽考劉承勳掌宮事器用無算后喪衛士當給服者皆無布但賦以錢其後德昌宮中屋壞得布四十間殆千萬端蓋義祖相吳日所貯也其無政事類此 十月戊申遣染院副使李光嗣如江南弔祭五年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夜分乃罷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寵初唐主於宮苑造寺僧尼常百數先代婿媼悉度為尼朝退則僧服誦經拜跪盡瘁不厭僧或犯姦有司請論如律唐主曰刑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拜赦其罪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時大臣亦多疏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否然絕好鬼神之說 開寶二年上親征太原六月還次滑州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殿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弄棋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媿謝曰孰謂江南無人 三年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還數千里師旅罷敵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淮徑據正陽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以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於宋朝事成國家饗其

利敗則族滅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送敗不從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為吳之推為本院承旨還汭邊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唐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鄉導倚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至拒擊臣臨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 四年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為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遣宰相趙善善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貽其使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可也善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賞賜外密齎白金如遺善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如此 十二月占城闍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今勿以為獻 五年二月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鑑為江國公從謙為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鳩吻閨二月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奉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

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
 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忘之賂
 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
 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
 館曰將以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六年四月
 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
 心及還棹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
 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至令繕寫命
 中書舍人徐鉉等通夕備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
 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
 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先是江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一

饑詔諭國主借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 辛亥國主遣使
 修貢謝恩賜 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湯悅
 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許 江南內史舍
 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
 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信之佑嘗言於國主曰富
 貴之本在厚農寺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井有買賣者田
 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墾土以種
 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
 國主遽追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假託大臣與握兵者兩
 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
 南政事多在尚書省薦平可知者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

樞密軍校候其可與禁軍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
 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佑遂不復朝詣居家
 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
 東國宰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
 答佑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老置不問十月佑
 上第七表曰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宄畫一具罪將數
 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口陛下黨
 蔽姦回曲容詭偽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
 惜惜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
 則陛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者自己
 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一

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
 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若
 以臣為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詩謗訛
 始由李平乃先取平下大理獄後使收佑佑即自殺平亦
 繼死獄中佑嘗與張洎為忘形之交佑之死洎頗有力焉
 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與機密恩寵無二清輝殿在後苑
 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
 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
 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
 院乃同散地 七年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弟從善被留
 悲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却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

刺史陸昭行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
從善慰撫之 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為司門
員外郎通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又封從善母陵氏為吳國
太夫人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推知之因從容謂昭
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
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 七月盧多遜既還江
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
閩門使梁迥使為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
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吳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
歸先釣魚米石江上以小船載絲絕其中維南岸而疾棹

通鑑卷之六十三

七

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
詣闕自言有策可進取江南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
州團練推官 七月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
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
濟師也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
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甲兵江南強不朝我將發
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 八月戊寅俶遣其行軍
司馬孫承佑入貢 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
師期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
丙辰復命宣徽南院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
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

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群臣可遣者以盧
多遜嘗言右拾遺李穆操行端正臨事不以死生易節丁
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
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
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原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
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
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
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
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孰計慮無自貽後悔使
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論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
使還當在此後今并書之

通鑑卷之六十三

八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
東上閩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
知荆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 十月甲申
上幸迎春苑登汗隄發戰艦東下 丙戌幸東水門發戰
棹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銘水部郎中潘
慎修重幣入貢且置宴 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
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
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臣劔授彬曰副將而下
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 壬辰曹彬等
發荆南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
置使 己亥曹彬等自新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

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義王安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
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
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
牛酒來犒師尋覺口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志率
丁夫自荆南以大船載巨竹經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
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
者乃先試於石碑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
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船
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 壬戌曹彬至當塗雄遠軍判官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九

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
屯采石磯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生擒
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都部署楊叔兵馬都監孫震等又
獲戰馬三百餘疋馬皆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癸未選泰
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人為
禁旅號曰歸聖詔移石碑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
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初為浮梁國主聞之以
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
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
王師 己丑知漢陽軍李起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

獲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
寨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
彥華抗兵不救真衆大敗 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
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蓋募民為兵民以財及
粟獻者官爵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
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
二百五十人馬八十疋於常州城下癸亥拔利城寨破其
軍三千餘衆生擒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
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 辛未吳越王
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高州北境上 八年正月丙子權
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二

出 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為黃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視
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
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 辛巳明遣兵
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
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
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 甲申王明
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丙戌樊若水遣兵馬
監押王侁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 庚寅曹彬等進
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秦淮南取
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級千數初
次秦淮江南水兵六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

下令曰美提駁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汴流奪米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鈴轄石曠領眾兵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眾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千艘 乙卯拔昇州開城守陣者皆遁入其城內殺千餘眾溺死者又千計是月江南知貢舉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 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可見李煜誠不知務者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一

三月乙亥知廬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斬首十餘級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眾江中擒五百人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四月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 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拒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其城降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千餘人於秦淮北 五月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松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眾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王師入其境國主弗愛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高談不郵政事軍書告急非徐

元瑞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驕貴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連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眾情憤起又托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城外旌旂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眾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二

皆自澄心堂宣出寶泊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贊以上江兵入援令贊業之子也擁十萬眾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連下令贊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為害益深矣國主累促之令贊不從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眾於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初江南提書累至邸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亡當侍罪何賀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詣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 七月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金陵未拔 上頗厭兵南土旱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 上議令曹彬等退屯

廣陵休士馬以為後國虛多遊爭不能得會知揚州候陟以受昧不法追赴京師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陟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上召八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候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遠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為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乃泣涕奉辭歸家盡以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

此類字八八二

二一

國主問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則立為擄矣救至而後國戰未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為絳所謀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偏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絳已去澄偏召諸將卒告曰澄城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

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子但力不能抗耳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九月戊寅澄帥將吏等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為樂或勸赴難不答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國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嘗以冠禍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十月己亥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

此類字八八三

二四

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於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於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戊午改潤州鎮江軍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船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船三百

以繫今贊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今贊朝夕至金陵之圍
解矣乃寇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
贊望見疑有伏即稍運江水淺涸不利船令贊獨乘大
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幡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
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贊勢感因縱火距關會北風甚大反
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今贊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
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歟矣 十一月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人奏辛未對於使
殿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見非敢距詔
也乞緩兵以全一方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復數四鉉
聲氣愈厲上怒因接鉉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它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上
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
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棲隱上憐
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
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
城潘美居其北以圖夾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
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
連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
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
督丁夫掘塹成而戌江南人果夜出五千襲北柵人持
一炬鼓噪而至彬等縱其來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口印者凡十數人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米路
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
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
得已約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
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即君不須遠適到寨即四面罷攻
矣國主終聽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
報云仲寓趨裝未辨官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
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
上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
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
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
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
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新宮中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
火死及見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費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
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左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
諫曰苟有不虞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
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
百人為輦載重寶煜方憤嘆國亡無意嘗則所操持極鮮
頗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既入金陵中嚴禁暴之令士大夫

三七

賴彬保全谷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於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庫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十一月己亥朔江南投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辛丑赦江南管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壠令太子洗馬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九年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二六

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帶鞍勒馬有差有司議獻侍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志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它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實臣所為也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己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庚戌以宣徽南院使養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中武節度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膳于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以使相為賞及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二八

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有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與則牙將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眾四月丁丑始拔之眾猶巷鬪時與則病甚卧牀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德明六月己亥以穎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穎州賞平江南之功也十月太宗即位煜封隴西郡公去違命之號太

平興國二年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詔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瓶面器與洎洎意歉然時潘謹修掌煜記室洎疑謹修教煜素與謹修善自是亦稍疎焉二月己未詔李煜常侍外增以它給三年上幸崇文院觀書召李煜等令縱觀上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七月壬辰贈太師吳王李煜卒上為輟朝三日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書郎歸朝不復叙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乃被蓑荷笠為漁者既得入因託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以它慮議者咨其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

太祖皇帝

收復嶺南

建隆元年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王琬興二年初南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南漢主於內殿設帷帳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裾坐帳中宣禍福呼南漢主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璣仙等附之胡子每謂南漢主言璣仙澄樞延壽等皆上天賜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是歲芝蘭生殿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一

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子皆以為符瑞風羣臣入賀三年南漢許彥真既誅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起會有告彥真與先主楚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遂謀殺澄樞遣西班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南漢主約李托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皆有寵拜托為內太師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乾德二年九月戊子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帥兵攻郴州克之殺其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贊餘眾保韶州初南漢主受將邵廷瑁累言於南漢主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

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珍寶遣使通好也南漢主情然莫以為慮迺以廷瑁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瑁言乃以廷瑁為招討使領舟師屯洗口 三年邵廷瑁屯於洗口以待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瑁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圍不軌南漢主信之六月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許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八月南漢宦者莫少憐等七人來降四年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受命作飛舟躬自臨視多行誣捏匠歐彥希因運斤斫其首懷恩為將數有功

五

三

及被害國人愈恐南漢主命潘崇徹代其任 開寶元年三月潘崇徹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內侍監郭崇岳來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既就誅之至桂州崇徹嚴兵衛以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南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餘輩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南漢主怒會崇徹單騎來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兵權而已初王師克柳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俞延業者人質么麼上見之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劉錡肆為昏暴民被其害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猶未欲亟力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

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二年以右補闕王明為荆南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 三年八月唐主復令知制誥潘祐作書數千言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因慎儀書答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怒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州團練使鄴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丁卯潘美等言大敗南漢萬餘衆克富州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說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人數輩城壁濠隍俱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賀州刺史陳守

五

三

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王師拔馬乘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輿遁歸是月癸丑遣團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快快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沿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嶺舟岸側遙明挾彈登岸踏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

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舂鍤皆作埋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徽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徽但擁眾自保而已 十月行營馬軍都監道州刺史王繼勳卒詔以郴州刺史朱憲代之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新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遂取昭州桂州 十一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牧率其眾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初南漢取桂

三十一卷六十四

四

連二州皆徙其民每得居城內戊子令長吏招撫立里閭給廬舍以處之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涯領十餘萬陣於蓮花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餘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勢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蹙乘者皆墜反踐承涯軍軍遂大敗承涯以身免遂取韶州擒其刺史辛延滌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延滌聞道遣使勸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漢主始命塹東壕為距守計願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眾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抗王師距番禺才百餘里 四年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徽來降是月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

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遊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將多詔英敗卒鬪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淮等既入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 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疾之餘今

三十一卷六十四

四

不驅策而前亦生受其弊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日彼編竹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乘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所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 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傳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廢於龍德宮保興初臣民間後乃獲之有闕工百

餘輩咸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罰罪正為此等命老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已丑至京師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辛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欲成踰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通祖亡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錡父祖守墳宮人 四月壬申詔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劉錡及其宗黨官獻於京師錡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錡錡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錡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饋運耳錡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關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錡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宗舉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 五月丁未朔有司以帛係錡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錡錡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

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中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錡罪并其官屬積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丁酉以右補闕王明為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糧種數萬眾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宴劉錡於崇德殿六月壬申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玘兼判官命學士院使廣南偽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壬午以劉錡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千斛錡體質豐碩眉目俱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馬為戲龍之狀尤為精妙詔示上方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一百五十萬償其直錡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數十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錡先至詔賜錡卮酒錡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心腹安有此事命取錡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錡錡大慙頓首謝 六年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五月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 八年十二月己未以恩赦侯劉錡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 十一月錢封衛國公 太平興國二年詔劉錡常備外增以他俸 四年遣潘美等征太原宴於長春殿時劉錡及淮海王傲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錡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甚厚錡欲詣類此 五年三月贈太師南越王劉錡卒報三日朝

收復吳越 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三月丁巳吳越王傲遣使來賀登極 八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 二

通鑑紀事本末

八

年十二月遣殿直孫全章使吳越賜以羊馬橐駝等 三年八月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錢惟濬為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之子也傲請授以嶺南旄鉞上從之乾德元年十月吳越王遣惟濬入貢助南郊 三年吳越傲遣使修貢 四年二月以兩浙牙內都指揮使台州團練使錢惟治領寧遠節度使依前兩浙牙內都指揮使惟治吳越王之長子也 開寶元年十月丙子吳越遣建武節度使惟濬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 二年正月以錢惟濬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奉其父命來助祭將還特詔增秩上待惟濬甚異嘗召宴苑中令黃門奏蕭韶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王帶緞珠衣水晶鞍勒御馬錫

奏鉅萬計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 四年十一月丙申吳越王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 七年先是吳越王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訓練兵甲江南強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黃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贊遂遣使賜俶羊馬諭旨於俶俶寅傲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祐俶之兄本伶人以祀故

通鑑紀事本末

九

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 十月丁酉以吳越王傲為昇州東南兩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疋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部騎千人為俶前鋒且監其軍 十一月戊子吳越王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王所遺書其畧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八年四月吳越兵圍常州刺史高萬誠距守大將全成禮切萬誠以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于虎者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于虎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 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同平

章事李遠節度使惟治為奉國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祐為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先是詔吳越王以兵屬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倣遣使入貢謝恩 十二月江南平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今諭旨於王倣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朕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倣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名上策也倣深然之 丁卯倣詣赴長春節朝觀詔許之 九年二月上聞吳越王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毗陽迎勞之己未吳越王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八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二

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 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倣居之寵眷甚厚倣所供奉亦增倍於前 口口大宴大明殿甲子詔倣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禮賢宅三月庚午命吳越王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倣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倣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倣拜執令內侍掖起倣感泣又嘗令倣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叙兄弟之禮倣伏地叩頭固辭得止 上將西幸倣請危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倣歸國是日御講武殿謂倣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倣泣涕願三

歲一朝上曰川途遙遠故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欲留倣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復以賜倣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倣章疏也倣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倣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畢列於庭焚香而遣之 六月癸卯吳越王倣遣使入貢謝朝觀蒙殊禮及故今歸國也 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吳越王遣其子温州刺史惟寅來修貢賀登極 己卯吳越王妃孫氏薨詔給事中程羽為弔祭使二月癸巳吳越王遣使來修時貢以鎮軍安撫使知湖州錢儀煥真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二

州觀察使仍知湖州宣德軍安撫使知湖州錢信為新媯儒觀察使仍知湖州儀信皆吳越之弟 己亥吳越王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時禮 三月甲子吳越王復遣使來修貢 閏七月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九月吳越王將入朝先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三年二月以吳越王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 三月己丑以吳越王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癸卯吳越王先遣平江節度使孫承佑入朝奏事上優禮之乙巳即命承佑護諸司供帳勞倣於近郊又命齊王廷美宴倣於迎春苑己酉倣見於

崇德殿寵養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冀黃夷簡等皆預坐 四月壬戌復宴吳越王於崇德殿初吳越王將入朝畫輦其所寶而行分為五十進羣象錦綵金銀珠貝茶綿及服御器之物逾鉅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遂留俶不遣凡三十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是日復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大元帥之職寢書詔不召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俶不知所為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俶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一

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俶朝退將吏察屬始知之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十八共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錢氏據兩浙踰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侍奢僭地狹民衆賦歛苛暴雖魚卵菜茹纖悉收取斗升之通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人各持具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為笞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封錢俶為淮海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為淮南節度使奉國節度使惟治為鎮江節度使平江節度使孫承

祐為奉寧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沈承禧為安化軍節度使浙江西道鹽鐵副使崔仁冀為淮南節度使 戊子德音赦兩浙管内諸州給復一年 七月中元節張燈詔有司於淮海王俶第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

通鑑紀事本末

十三

江休復雜誌進錢買燈蓋此事也休復誤以為上元八月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總麻以上親及所管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過以兵護送之初淮海王俶入朝命其子鎮國節度使惟治權知吳越國事一夕廐中火惟治率兵臨高下視今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之大息妻族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脊於府門於是惟治悉奉兵民園籍帑庫管簽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護諸司供帳勞於近郊壬申對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 十月杭州送錢俶伶人凡八十有一人詔付教坊練習尋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十五人賜俶 四年上親征太原五月劉繼元降上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五年六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以白金三百斤為謝八月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俶銀萬兩絹萬疋錢百萬金器千兩又賜俶子惟濬惟治銀各萬兩 六年三月己未以淮南節度副使崔仁冀為衛尉卿淮海王俶言其才可用故也 十二月淮海王俶等賀郊祀貢馬皆驚為廊吏所發詔釋其罪 八年十二月淮海王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

元帥國王尚書令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詔止罷元帥
餘不許 雍熙元年十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改封漢
南國王 四年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為武勝節度
使改封南陽國王俶始被病家居有黃門趙海乘酒夜造
其第求見俶因出藥一粒與之謂俶曰此藥上所賜願王
解之俶因解為既去家人皆惶惑不測俶曰主上待我厚
所賜必良藥也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
杖流海島於是以俶久病詔免入朝 壬子俶四上表讓
國王 甲寅改封許王 端拱元年二月武勝節度使許
王錢俶封鄧王 六月戊寅武勝節度使口口口口口口
書令鄧王錢俶卒上為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命中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十四

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
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十一月錢
俶夫人余氏獻女樂十人上不納厚賜遣還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

太祖皇帝

親征河東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之地詔諸鎮
會兵以禦之三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李彝興
言遣都將李彝進援麟州北漢引眾去北漢主知昭義節
度使李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執監軍亳州防禦使
周光遜等送於北漢納款求援 五月辛酉以洺州團練
使博野郭進為本路防禦使兼西山巡檢使備北漢也北
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遣劉繼
冲詣晉陽請北漢舉兵南下已為前導北漢主即日大閱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一

傾國自將以出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筠還遣
宣徽使某入虛贊監其軍 丁巳上親征李筠 六月辛
巳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洺州宰相銜融北漢主聞筠敗
自太平驛遊還晉陽 七月戊申上至京師因使銜融致
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
以融為太府卿 武勝節度使張永德來朝上將有事於
北漢因密訪某畧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
未可倉卒取也臣以為每歲多設游兵擾其田事仍發間
使謀之先絕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 九月壬寅李繼勳
言帥師入北漢燒平遙縣虜掠甚眾 十月晉州兵馬
鈴轄鄭州防禦使荆罕儒戰沒 二年十一月晉州言敗

北漢兵於汾西殺馬牛驢數千計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 三年正月北漢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四月邢州言北漢民四百七十人來降 戊申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之 七月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殿直 乾德元年七月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西山都巡檢使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數千人來獻詔釋之 八月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彬等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王超等及所部兵一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等悉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平軍辛卯以樂平降兵為

北漢書卷之五

三

效順軍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九月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禦使張彥進客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領步騎萬餘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十一月乙亥上將有事於南郊命公邊諸將分道略北漢境 十二月遣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彥徽李繼勳會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 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嗣位繼勳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主再遣使修貢契丹又執其使不報北漢地薄產少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

臺僧繼容為鴻臚卿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為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容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蓄積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鎮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金因即其冶建寶興軍 乾德二年正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鈴轄康延紹等帥步騎萬餘攻遼州北漢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領兵來援戰於城下貴超大敗刺史杜延勳危處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人舉城來降北漢尋誘契丹步騎六萬人入寇繼勳復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西山巡檢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六萬

北漢書卷之五

三

眾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漢軍於遼州城下 二月乙未北

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太宗皇帝

受位原闕

秦王事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一

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
 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
 情怨會如京使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貽怨將有陰謀竊
 發上詔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
 聞國舊臣為權倖所沮因言昭憲願命及先朝自愜之事
 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櫃遂大感悟即留承
 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
 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始太祖傳位於上昭憲
 願命也或曰昭憲及太祖本意蓋欲上復傳之廷美而廷
 美復傳之德昭故上即位亟命廷美尹開封德昭授貴州
 防禦使實稱皇子皆緣昭憲及太祖意也德昭既不得其
 死德芳相繼天絕廷美始不自安浸有邪謀他日上嘗以
 傳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於是
 普復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為之也
 王禹偁遺事云太祖孝於太后友愛兄弟曠古未有萬
 機之暇召晉王秦王秦王上弟也宣祖第三子名廷美
 亦杜后所生今本傳言王是太祖乳母所生非也其有
 旨哉及皇子南陽王德昭東平王德芳皆上子也及皇
 姪公主等共宴太后閣中酒酣上白太后曰臣百年後
 傳位於晉王今晉王百年後傳位於秦王后大喜曰吾
 久有此意而不欲言之吾欲萬世之下聞一婦人生三
 天子不謂天生孝子成吾之志今晉王秦王起謝之既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二

而后謂二王曰陛下自布衣事周室常以力戰圖功萬
死而遇一生方致身為節度使及受天命將逾一紀無
日不征無月不戰歷盡艱危方成帝業汝輩無勞安坐
而成丕緒豈不知幸乎後各不得有負陛下吾不知秦
王百年後將付何人秦王曰願立南陽王德昭后又喜
曰是矣是矣然則陛下有此意吾料之亦天意也他日
各不得踰踰者罪同大逆天必殛之上又令皇子德昭
謝皇太后太后又謂上曰可與吾呼趙普來令以今日
之約作誓書與汝兄弟傳而收之仍令擇日告天地宗
廟陛下可以行之否上即時如太后旨召趙普入宮令
製文普辭以素不能為文遂召陶穀為文別日令普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

三

天地宗廟而以誓書宣付晉王收之上崩與國初今上
立書付秦王收之後秦王謀不軌王幽死書後入禁中
不知所之上子南陽王尋亦生事逼令自殺傳襲之約
絕矣按禹偁遺事既與國史不同要不可信然廷美尹
開封德昭投貴州防禦使頗與太祖傳位之迹略同恐
昭憲及太祖意或如此故司馬記聞亦云太后欲傳位
二弟蓋當時多有是說也今兩存之所云趙普請使陶
穀草誓書轉以相付則必不然今不取之秦王既幽死
誓書收入禁中南陽王尋亦生事逼令自殺此尤誤不
知德昭自殺乃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死乃六年三
月而廷美七年三月始罷開封尹也大抵遺事言多鄙

近不似禹偁所為或出於怨家仇人肆口謗訛託名禹
偁故不可據信然亦不可全棄也兩存其說則祖宗威
德自著後世必知其誣矣又云廷美乃祖宗母弟則於
昭憲顧命時已辨之江休復嘉祐雜志云祖宗口口各
相去十數歲生與遺事略同定明當時多有是說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 七年三月或告秦王
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若不果則詐稱病於府第
候車駕臨者因作亂上不忍暴其事 癸卯罷廷美開封
尹授西京留守 壬子賜秦王廷美襲衣通犀帶錢千萬
緡絹絲各萬疋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又賜留守判官閻
矩河南府判官王適錢一百萬 四月壬戌詔樞密使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八

四

彬錢秦王廷美於瓊林苑赴西京以如京使柴禹錫為
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翰林副使楊守一為東上閤門
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即守素也與禹錫同告秦王廷美
陰謀事故賞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罷為
左衛將軍皇城使劉知信為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
為商州長史禁軍列校皇甫繼明責為汝州馬步軍都指
揮使定人王榮責為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
受其燕揭也榮未行或又告榮常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
久當節帥遂削籍流海島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
安普屢譏多遜今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
心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投多

進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官趙白秦府孔目
官問審小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
士承旨李昉學士扈蒙銜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知雜事
滕中正雜治之多遊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
美去年廷美九月中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
盡力事大王廷美又遣樊德明報口多遊受之問密初給
事廷美左右上即位補殿直仍隸秦王府恣橫不法言多
指斥王繼勳廷美尤親信之嘗使求訪聲妓繼勳怙勢取
貨賂汚狼籍樊德明素與趙白遊處多遊因之以結廷美
廷美又累遣趙懷祿私召同母弟軍器庫副使趙廷俊與
語問懷忠嘗為廷美遠詣淮海王假求屏玉帶金酒器懷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五

忠受俶私遺白金百兩金器絹扇等廷美又嘗遣懷忠齎
銀盃錦綵羊酒詣其妻父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開封潘
濟營燕軍校至是皆伏罪 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
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遊及廷美願望呪咀
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請處斬 丁丑詔
削奪多遊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廷美勒歸私第趙白閻密
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皆斬於都門之外籍入其
家財 詔秦王廷美男女等宜正名呼貴州防禦使德恭
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宮主之號右監門將
軍韓崇業降為右千牛衛率府率分司西京仍去駙馬都
尉之號並發遣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中書舍人李穆與

盧多遊雅相親厚秦王廷美之為西京留守其朝辭笏記
又穆所草也言事者劾奏之壬午責授司封員外郎著作佐
郎劉錫知糧料院擅以米數十斛借秦王廷美丁亥上召
錫詰之錫頓首稱死罪上怒命左右批數千委頓而止
五月癸巳貶西京留守判官閻矩為涪州司戶參軍前開
封府推官孫嶼為融州司戶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
導無狀也趙普以秦王廷美謫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
李符上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丙辰降廷
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
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八年正月壬
戌上乳母陳國夫人耿氏卒涪陵縣公廷美之母也 雍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六

熙元年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頗自咎責因憂悖成疾而
卒 正月丁卯房州以聞上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
少剛愎長益克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真之於法俾居房
陵冀其思過中心念之未始暫忘方欲推恩復舊遽茲殞
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乃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賜
謚曰悼為發哀成服其後從 下闕六字 謂宰相曰廷
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
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廷俊泄禁中事於
廷美日者西池竊發之謀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
誅朕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
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於廷俊亦不加深罪但從貶黜朕

於廷美蓋無負矣言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四月癸未以涪悖王子德恭為奉州刺史德隆為漢州刺史優其供贍令勿失所宋琪曰悖逆子孫前代罕有存者陛下睦親推慈捨罪恤孤足以感動天地矣 雍熙二年正月以奉州刺史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漢州刺史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諸弟皆隨赴治所令高品衛紹欽送往常俸外歲給錢三百萬以充公費命起居舍人韓檢右補闕劉蒙叟分為二州通判 上臨遣之曰德恭等始歷郡政善禪替之苟有闕失而不力正止罪爾等 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

逆聖象不示卷八

七

五月戊戌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書令秦王 咸平元年閏三月詔擇汝鄧間地改葬秦悖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太宗皇帝

諸王事迹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翊善侍講等官以戶部員外郎王通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刑萬等十人為之先是詔丞郎給諫以上官於常參官中舉年五十已上通經者備官僚適等被舉 九月衛王德崇改名元佐廣平郡王德明改名元佑第三子德昌改名元休第四子德嚴改名元雋第五子德和改名元傑皇姪孫德雍改名惟吉魏懿王子也太祖甚愛之視如己子故與諸叔聯名上即位猶居禁中於是出閣始改名焉 己

逆聖象不示卷九

二

酉元佐進封楚王元佑進封陳王元休封韓王元雋封冀王元傑封益王並加同平章事 雍熙元年七月庚午上謂宰相曰近有人上章言及儲貳者朕萬歲之暇頗讀前書備見歷代皇子蹤迹國家宗嗣豈不在心却緣事理之間有所未可朕於諸子常加訓勵見今僚屬悉擇良善之士以輔翊之至於與臺皂隸之輩並是朕親自選擇不欲令姦險巧佞人在左右讀書自有常但緣年方幼少未有成人之性且欲令在左右旦夕見好人更待三五年後各漸成長自然別有道理朕於處馭必得其宜宋琪奏曰昨日起居見諸王已下氣質沈厚舉止安詳進退折旋無非得禮況又日親善道常近正人此蓋陛下慈訓所及實皇

家之福也 二年五月辛未以左拾遺觀成舉士安等四人為諸王府記室參軍上召謂曰諸子長宮庭未聞世務必資良臣賢士贊導為善使日聞忠孝之美卿等謹恪有行故茲道選宜各勉之賜襲衣銀帶鞍馬 九月初浩王廷美既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之上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經時不朝請

龍川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為嗣元佐辭欲立太祖之子由此遂廢按太祖二子德昭卒於太平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於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存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其發狂固不緣辭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二

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佐請其罪由是失愛日記蓋得其實矣

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擊弓射之上甚誨勵皆不悛是歲夏秋疾甚上深以為憂是月疾小愈上喜因降德音以罪囚流以下釋之 庚戌重陽召諸王宴射苑中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暮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佑謂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焉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憤中夜閉牖妻縱火焚宮避明煙焰未止上意大必元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按問置巨校於前元佐恐懼具對以實上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富貴極矣何克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

父子之情於是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暨宰相近臣號泣營救上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教者未嘗不抗腕憤恨豈知我家自有此事朕為宗社計斷不捨之遂下制廢為庶人送均州安置顧謂宰相曰此者內外安寧方思自適而元佐縱火實抗朕懷宋琪等對曰堯舜有丹朱商均此不足以累聖德元佐苟無心疾當不至是惟陛下開釋 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閣拜表乞留元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寘於南宮使使者監護不通外事楚王府諮議趙齊王通翊善戴元以輔導無狀皆請罪上曰朕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輔導耶並釋不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三

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深謀遠慮試與朕決一事今中外不寧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定日必為禁紂之行欲廢之則東宮亦有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絕左右勿令入而廢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搜其宮中得淫刑之器有劍眼挑筋搗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英所著仁宗政要寇準傳所載也傳聞誤謬一至此蓋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初

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誤認不獨此不可不辨
三年七月甲午陳王元佑改名元僖韓王元休改名元侃
冀王元僖改名元份十月甲辰以陳王元僖為開封尹兼
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為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
為推官並召見謂曰卿等朝之端士故茲選用其善佐吾
子各賜錢百萬及去華就遷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
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 四年八月水部員外郎諸王府
侍講刑曷虛分門禮選二十卷上採其奏得文王世子之
篇觀之甚悅因問入內西頭供奉銜紹欽曰曷為諸王講
說曾及此乎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曷經義曷每至發明君
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上益喜賜曷器幣下闕四字

端拱元年二月陳王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為荆南湖南
節度使進封襄王冀王元份為威武建寧節度使進封越
王益王元傑為劍南兩川節度使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朕
周顯德中年十六時江淮未賓從昭武皇帝南征也於揚
泰等州朕少習弓馬屢與賊交鋒賊應弦而踏者甚眾太
祖駐兵六合聞其事拊髀大喜年十八從周世宗太祖下
瓦橋關濠莫等州亦在行陣暨太祖即位親討李筠李重
進朕留守帝京撫鎮都下上下如一其年蒙委兵權歲餘
受開封府尹歷十六七年民間稼穡君子小人真偽無不
更諳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持儉素外絕畋遊之樂內鄙
聲色之娛真實之言故無虛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

民庶艱難人情善惡必恐未曉略說其本豈盡余懷夫帝
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言納諫每著一衣必憫蠶婦每
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
臨庶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
鄙人短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
逆我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庚戌
以皇第六子元僖為左衛上將軍封徐國公第七子元傑
為右衛上將軍涇國公 御史中丞嘗劾奏開封尹許王
元僖元僖不平許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鞠願
賜寬宥上曰此朝廷儀制敢違之狀若有過臣下尚加
糾擿汝為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淳化二年上

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或事朕頗請書見前代治亂豈
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宮僚皆須稱臣宮僚
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冲幼未有成
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
選不令姦巧倖任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程待其長
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於是右正言度支判
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為皇太子詞意
狂率上怒其將加寵辱以懲踪安而沆又宰相呂蒙正之
妻族蒙正所懼蒙正首以援引親暱竊祿偷安罷相責宋
沆為宜州團練副使 三年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
僖早朝方坐殿廡中覺體中不佳遂不入謁徑歸府車駕

遠臨視疾已亟上呼之猶能應少選喪年二十七上哭之
慟左右皆不敢仰視追贈太子謚曰恭孝元僖性仁孝姿
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上尤鍾愛及薨追
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不寐作思亡子詩以示近臣未幾人
有言元僖為嬖妻張氏所惑專恣捶僕妾有至死者而元
僖不知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諭制又
言元僖因誤食他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上怒命繼死張
氏捕元僖左右親屬繫獄令皇城使王繼恩驗問悉決杖
俾免掘燒張氏父母家墓親屬皆寃遠惡 丙辰詔罷再
禮但以一品國簿葬焉及真宗即位始詔中外稱太子之
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六

張唐英作寇準傳見上按準淳化三年已為樞密副使
元僖既死太宗愛始哀元僖無恙時固未嘗建東宮不
知唐英何所據誣謗特甚今不取淫刑事蓋因楚王元
佐已見雍熙二年九月
開封府判官右諫議大夫呂端推官職方員外郎陳載坐
禪贊無狀端左遷衛尉少卿載殿中侍御史許王府諮議
工部郎中趙令圖侍講庫部員外郎閻象並坐輔導無狀
免所居官仍削兩任上始追捕許王察吏將窮竟其事左
諫議大夫魏羽乘間言於上曰漢成太子竊弄父兵當時
言者以其罪咎爾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此也上嘉納之由
是被初者皆獲輕典 十二月庚申以右諫議大夫魏庠

知開封府 五年二月己酉以兩川盜賊徙封益王元傑
為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
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
共觀之眾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
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
縣督稅上下相急剝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歎答
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
何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於上者上曰傷民如此
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官
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
之適夕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七

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起居曾不得自便故
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
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
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梓
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群小所嫉
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諛言朕必不聽也
石介聖政錄謂聞坦語亦毀山者真宗也蓋誤以元傑
此事為封禪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
二十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吳改封禪其封益時
才十二歲故太宗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
事殊不詳頗譏坦許直蓋真宗嘗召坦戒令婉辭非太

宗也本傳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
並從聖政錄及司馬光記聞所載然記聞猶以益王為
完工今改之

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
也 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爾
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
而行雖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
誨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詔升壽州為國列於晉國之下
燕國之上 十一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為左
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
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八

負外郎夏侯嶠並為推官徽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論
以輔導之旨 至道元年正月始命司門員外郎開封孫
頊為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唐文宗朝宰相李石奏太
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請改為奉諸王講
讀今皇姪皇孫皆列職環衛請以教授為名從之

立太子 王維恩邪謀附

端拱元年二月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為庫部員外郎
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鄆人周廣順初遊澶州持所為文
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
遊乎礪即隨往頃之觀宮衛嚴邃若非人間見大殿上真
人服王者衣冠秉圭南向揖三千餘眾礪升殿禮謁最上者

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已名居上因請示休咎真人
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為汝主也礪問
之天尊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余名亦顯矣礪再拜寤
而志之礪初名勵以夢觀籍中作礪字遂改焉至是受命
謁見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來和天尊也
淳化二年上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
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但近世澆薄若建立太子則官僚
皆須稱臣職次與上臺等人情之間深所不安蓋諸子冲
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
朕亦自揀擇不令姦巧佞佞在其左右讀書課書咸有課
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 餘見上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九

五年九月崇儀副使王得一嘗入對禁中或至夜分頗敢
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 壬申以襄王
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 至道元年八
月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恒天
下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賜勳一轉詔皇太子兼
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
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
自青州召還入見上足創甚自發衣以示準曰卿來何緩
準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師 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
者準曰陛下誠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
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俛首久之

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京師之人見太子喜躍曰真社稷之主也上聞之召準謂曰四海心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曰陛下擇所以付神器者願得社稷之主乃萬世之福也上趨宮中語后嬪以下六宮皆前賀上復出延準飲醉而罷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兼左庶子右諫議大夫畢士安兼右庶子並為開封判官如故徙左庶子裴祚為光祿少卿右庶子慎從吉為衛尉少卿少詹事宋雄為光祿少卿先是以東宮官為散秩使祚等處之既立太子悉改授他職 癸巳以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動皆諮詢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十一

至等上表懇讓詔不許至等入謝上謂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爾至等頓首謝以兵部郎中喬維岳兼左諭德水部郎中楊礪兼右諭德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兼中舍並為開封府推官初置左春坊謁者命左清道率府副率祥符王繼英兼領之然謁者本內侍之職而太子有通事舍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不名謁者又十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為蓋執政之失也 丁酉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為再皇太子禮儀使有

司既定冊禮又言唐制宮臣參賀太子皆舞蹈開元始罷之故事百官及東宮接見祇呼皇太子上賤啓即稱皇太子陛下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常所行用左春坊印宮內行今又按唐制凡東宮處分諭事之書皇太子並畫諾令左右庶子以下署姓名宣奉行書按畫日其與親友師傳書不用此制今請如開元之制宮臣止稱臣不行舞蹈之禮伏緣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著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祇判官等署餘斷按及處分公事並畫諾詔改諾為準餘皆從之又言百官見皇太子自兩省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品以上皆答拜餘悉受拜宮臣自左右庶子以下悉用參見之儀其皇太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十二

宴會位在王公上奏可有司又草具皇太子受冊畢見皇后儀詔止用宮中常禮 九月丁卯上御朝元殿再皇太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門外輦次改服遠遊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服詣宮參賀自樞密使內職諸王宗室師保宿客宮臣等畢集皆序班於宮門之外庶子版奏外備內臣塞簾皇太子常服出次就坐諸王宗室參賀再拜訖垂簾皇太子降坐還次中書門下文武百官樞密使內職師保宿客而下以次參賀皆降階答拜訖升坐受文武百官宮臣三品以下參賀 庚午具函簿謁太廟五室常服乘馬出東華門升輅 十

月乙亥皇太子諫宮僚稱臣許之 丙子皇太子言臣先
與元份等同候朝於崇德門西廡中今遷在門東室相直
廡內伏乞仍舊庶因辨色之會時接同氣之歡上覽奏謂
宰相曰太子孝悌之性出於自然深可嘉者因降詔從所
乞 二年二月戊寅以越王元份為杭州大都督兼領越
州吳王元傑為揚州大都督兼領壽州己卯以徐國公元
僮為洪州都督鎮南節度使涇國公元偁為鄂州都督武
清節度使 庚辰以皇姪孫左羽林大軍將軍惟吉領閩
州觀察使凡邸第供擬車服賜予皆與諸王相埒自餘王
子不得與偕惟吉親王德昭長子也 三年二月上不豫
戊午始詔文武百官並於崇政殿起居自皇太子親王
及諸軍校分為七班皇太子諸王文武羣臣以上不豫各
於佛寺修齋祈福 三月癸巳上崩於萬歲殿參知政事
溫仲舒宣遺制真宗即位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
恩忘上英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
元佐頗間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
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趨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
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
太宗先賜墨詔遂鑲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
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
異論后默然上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視然後
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王繼恩等謀廢立竇終國史絕不見其事迹蓋若有所
隱詳今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及司馬光記聞增修補
傳所載比之記聞尤詳也
甲午命給事中畢士安推知開封府 夏四月乙未朔尊
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 丙申出大行遺留物賜宗室
近臣有差 戊戌始見羣臣於崇德殿西序命越王元份
為山陵使 庚子賜百官銀帛有差 癸卯宰相呂端加
右僕射皇弟越王元份為永興鳳翔節度使進封雍王吳
王元傑為武寧奉寧節度使進封充王並兼中書令鎮南
節度使徐國公元偁進封彭城郡王武昌節度涇國公元
偁進封安定郡王並同平章事皇弟八弟元儼為左衛上
將軍封曹國公 四月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
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謀既露
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且草行廢制詞頗恣胸臆多所
溢美上故先絀之 五月甲戌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昌
齡責授忠武行軍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授
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籍
流潯州 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
遇莫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
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
閣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閣者傾險士嘗勸繼恩乘間勸太
宗立儲貳為他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

即謀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上也繼思入其
詔頗惑太宗詔立上聞弄生狂妄繼太宗疾革繼思與昌
齡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之謀不得逞上既即位加恩百
官繼思又密託旦為廢辭旦已先生絀於是并逐三人者
詔以繼思潛懷凶惡與昌齡等交通請託漏泄宮禁語言
也尋詔中外臣僚曾與繼思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
後二年繼思死於貶所

實錄與國史並不明著繼思等罪狀但具錄甲戌詔書
蓋當時有所避耳詔稱昌齡恣行請託深亂朝綱繼思
潛懷凶惡附下同上結黨朋姦亦可畧見其不軌心迹
潘閻納說繼思此據倭游雜錄稍刪潤之湘山野錄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一

筆談載閻與盧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繼思為多遜
楚王為秦王傳聞不審也

六月甲申以皇兄元佐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
養疾不朝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
見也自是終身不復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

太宗皇帝

趙普復相

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壬申河陽三城節度使趙普來見赴
太祖山陵 乙亥授太子少保留京師 六年九月太子
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譽贊不得志

普遷太子太保正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撰神
道碑云既靜妖氛爰舉爵賞普蓋從征晉陽以功遷秩
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云三年郊祀後
遷太子太保合從行狀

普于承宗妻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一

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柴禹
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召問普對曰臣
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聞國舊臣為權倖所沮
因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愬之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
上章并發金匱遂大感悟即留承宗京師召普謂曰人誰
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
徒兼侍中

實錄云即日復相則恐未然正史稱未幾復相當得其
實也丁謂談錄則云上元夜召普觀燈即命為相亦與
正史不合今不取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從之十一月己未宰相趙普

封梁國公 七年四月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
屢詆多遜令引退多遜會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康得多
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 戊辰責授多遜兵
部尚書下御史獄 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
州 八年十月己酉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
兼侍中 十一月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上賜普詩普
捧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墓泉下上
動容答之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力朕布素
時與之遊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卧治
因詩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普昨至
中書就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
効犬馬之力臣既聞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
謂盡善矣 雍熙四年二月丙申徙趙普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改封許國公 端拱元年二月庚子山南東道節度
使兼侍中趙普為太保兼侍中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
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
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
念哉先是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
考課雷德驥駭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田里又請
對具呈所以以上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勿以
為慮德驥固 下問京普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
兩以慰其心 三月樞密副使趙昌言監鐵副使陳象與

普罷見馬月 上侍昌言厚委欲相之會普以舊相復入
惡昌言剛戾難制因是請加誅彊上特寬宥昌言既責普
又請行後命上不許乃止普始為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
皆如中狀得者必封還之獨象與不却普謂其慢已故被
重譴 請誅侯莫陳利用 事見侯莫陳利用 或云普中
書接見羣官必語次繹尋有言人短長者既退即命吏追
錄事發引以為証由是羣官悚息無敢言者中書事益壅
蔽 七月戊戌上謂趙普曰卿耆年觸熱固應不易自今
長春殿對罷宜即歸私第願養疾稍涼乃赴中書視事普
頓首謝 二年四月辛未宰相趙普第視疾 淳化元
年正月太保兼侍中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止日赴中
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
第者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疾篤三上表致士上不得已戊
子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普傳云普建議以趙保忠復領夏州使圖李繼遷保忠
反與繼遷同謀為邊患時論歸咎於普頗為同列所窺
不得專決因稱疾遂罷相按保忠卒與繼遷相口此時
未也論者何咎普太早耶又併言為同列所窺當是呂
蒙正及辛仲甫王沔等也按普去後沔始專政此時抑
亦未敢疑普直以病自求免耳今並削傳語更按考之
三月趙普既除西京留守被病不任朝謁三上表懇辭上
手詔答曰開國舊勳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煩固辭朕首

逢有日當就與卿別普奉詔泣涕因力疾請對賜生移晷
願言及國家事上嘉納之 乙未車駕幸普第普將發故
也 三年二月趙普三上表乞致仕 三月乙未朔以普
為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料令養疾俟愈日赴闕仍遣
其弟宗正少卿安易持詔賜之 四月丁丑遣使賜太師
趙普羊酒手詔問勞之 七月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
忠獻王趙普卒前一歲普生辰 上特遣其子右羽林大
將軍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普疾遂
增是歲普已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婿左
正言直昭文館新安張東賜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
未至而普疾篤先是普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

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冤累蓋

指浩陵博王也潛還普力疾冠帶出庭中受神語涕泗感

咽且言浩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但願速死口面
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 己酉上聞訃悲悼謂近臣曰
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嚮與朕嘗不足眾人
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盡忠國家
真社稷臣也聞其喪悲愴之懷不能自已因出涕左右
皆感動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
簿鼓吹如武二女皆拜普妻和氏言願使為尼上再三諭
之不能奪皆賜以名號又親撰神道碑書以賜焉

按神道碑普以七月十四日卒十四日乙巳也己酉十

八日上始聞訃耳

寇準參政

淳化二年三月先是上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學士
寇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其証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
所不平頃者祖吉王准皆侮法受賕賦數萬計吉既受誅
家且籍沒而准以參知政事汚之母弟止杖於私室仍領
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暎之災殆不虛發也上大悟
明日見汚切責之 四月辛巳以樞密直學士寇為樞密
副使 九月參知政事王沔以弟准故數為寇準所詆丁
丑罷守本官 翰林學士宋白女弟適王沔沔既罷政寇
準欲并白去之復言白家用金器蓋舉子所賂其實奉詔

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耳是日白出為保大行軍司馬

樞密使王顯居位十年方蕃戎寇邊河決近郡機務繁急

朝夕咨訪顯無術略不任職及寇準溫仲舒為副使皆銳
鋒氣多慢顯顯短苟有誤失終不肯改上面詰之癸卯
罷為崇信節度使遣之任 甲辰以樞密副使溫仲舒寇
準同知樞密院事張遜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四年六月壬申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張遜責授右領
軍衛將軍左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
準不協數爭事上前上將罷之他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
中歸私第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判官
左金吾王賓故與遜俱事晉即遜嘗保舉賓雅相厚善又

知遜與準有隙因奏言民迎準馬首呼萬歲既而遜等奉
 事上詰之準自辯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今獨奏臣遜
 執賓奏序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上怒故貶遜而罷準
 十月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知青州上願準厚既行念
 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
 以為樂也累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且復
 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縱飲未
 知亦念陛下否上默然 五年十月乙亥以左諫議大夫
 寇準參知政事 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
 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者事君之大節也
 倘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呂端為右諫議大夫
 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立準上 至道元年
 四月癸未翰林學士張洎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初寇準知
 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為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
 老儒附已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寇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
 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為
 準心伏乃凡事之極口薦洎於上上亦欲用洎又知其
 江表日多謏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林
 侍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 上一夕詔熙等
 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忿佑諫
 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洎不已既
 同執政洎奉準愈謹事一決於準無所預專修時政記甘

言善柔而已 戊子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
 印押正衙班其位埒先具位宜合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
 事及議軍國大政并得升都堂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
 參知政事以佐之其後普思替始均其任既而復有釐革
 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
 餘慶任參政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上特從其請亦以
 慰準意云 二年七月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
 先是郊社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
 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廣州左
 通判石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
 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益抑之惟節自
 以素居極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升
 惟節於極上切責拯仍特免劄罪拯忿曰上日閱萬幾寧
 察此細事蓋寇準弄權耳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吏除
 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而嶺南東路轉運使
 康叟亦具奏且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心德之
 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胥臆亂經
 制皆準所為也上大怒準適祀太廟攝行事召端等責之
 端曰臣等皆陛下擢用侍罪相府至於除拜專恣實準所
 為也準性剛強自任臣等忝備大臣不欲忿爭慮傷國體
 因再拜請罪上又曰前代中書有堂帖指揮公事乃是權
 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趙普在中書其堂帖勢力

重於勅命尋亦分削去今何為却置劄子劄子與堂帖乃大同小異耳張洎對曰劄子蓋中書行遣小事亦猶京百司有符帖口物若廢之別無公式文字可以指揮上曰自今大事須降勅命合用劄子亦當表裁方可施行也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訴事準抗言與端等同議除拜上曰若廷辨是非又深失執政之體矣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嘆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翌日準又抱中書簿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之尋出知鄧州十一月參知政事張洎始因寇準得進奉之唯謹及議事不稱旨恐懼欲固權位時上已嫉準專恣思寵哀替洎虎一旦同絀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多謗言準色變不敢自

正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八

辨上由是大怒準旬日果罷政未幾洎被病家居滿百日發已力疾赴朝謁方就列階於上前左右掖起之因上表求解職優詔不允 三年正月參政張洎罷為刑部侍郎

獎用賢臣

田錫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三朝廷大體者四即賜詔書因賜錢五十萬或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遠談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且天植其性宜一當可奪耶至河北復駢書言邊事 八年十二月權知相州上疏言莞權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樞務紛旨稍煩

永熙元年八月知睦州上疏言日近朝令夕改拾近謀遠之事 四年為起居舍人獻乾明節祝壽詩上覽之謂宰相曰錫有文行敢言事真可賞也因和而賜之又上書請東封太山即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上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悅益重焉端拱二年正月癸巳知制誥田錫奏疏言選將辨邊事用間謀發兵備糧等事 八月癸亥開寶寺浮屠工畢巨麗精巧錫嘗上疏諫其言切直者則曰眾以謂金碧煒煌臣以謂塗膏鬻血上亦不怒 十月田錫因旱降詔引咎責躬等事疏奏上不悅宰相亦怒錫疏有變調倒置等語尋罷知制誥以戶部郎中出知陳州 淳化五年八月兵

正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九

部員外郎田錫奏疏言制科鄉飲及建儲后正官名等事 至道三年七月丙寅直集賢院田錫應詔言拾遺武安開輔翌日又言務廣大圖幾微等事上他日謂宰相呂端曰羣臣奏對惟田錫康戩陳詞不繁指事尤切 咸平元年二月先是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上疏言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之死者十五萬此政化湮鬱之大者疏奏即日召對移唇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所錫予甚厚錫論星本三月七日三年三月知泰州田錫奏疏言選擇武臣旌獎助殺救民之家放稅賦免徭役等事 五年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事後三日錫奏訪宰相樞密以決勝千里之籌錫再掌銀臺每覽天下章疏有言民饑盜起及詔勅不便者悉條奏其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 丙寅田錫言民有餓死者乞引咎罪已然後振廉給貸以救其死 五年十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令中書檢尋轉對與獎諭或改官 六年二月田錫言建儲事 三月田錫言曹單等州縣集強壯事 五年乙未以兼侍御史知雜事田錫為右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弟安心著述必無差出欲升殿聽先奏尋又命錫兼史館修撰 六年十二月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脩撰田錫卒錫狀介寡合嚴恭好禮居公廷必危坐終日未嘗有懈容慕親誼李絳之

通鑑紀事本末

一

為人及居諫署連上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藏副示後誇時賣直耶志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猶勸上以慈儉守位以清淨化人居安思危居理思亂上覽之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速耶嬰疾以來朕日遣太醫診療卒不能起盡心匪懈終始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少有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孰肯如此朕每覽其章必特召與語以獎激之錫嘗慮奏疏不得達遂令每季具所上事目及月日以聞而所修二書竟弗克就深可憫也 壬申優詔贈工部侍郎時昭加等以其子將作監主

簿度遺慶餘並為大理評事給休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其後錫妻亡亦詔二子不絕原給

蘇易簡

淳化二年十月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為真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侍詔吳文賞刻之因偏賜羣臣以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勝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三年正月辛丑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 四年七

通鑑紀事本末

二

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敬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敬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即取至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如始因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十月翰林學士蘇易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實絕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賜春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

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關
失沈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生
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
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十一
月參知政事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上
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款接之意但嚴顏色
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 至道元年參知
政事蘇易簡罷為禮部侍郎以張洎多攻其失也 二年
禮部侍郎蘇易簡嗜酒初入翰林告謝日飲已半酣其後
沈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誠約深切易簡垂涕再拜翌日復
具表稱謝上親批谷以申獎勵又草書勸酒戒酒二詩賜
易簡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八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
客候之則已醉矣 十二月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
深可惜也

呂蒙正

淳化五年正月上元觀燈上御乾元門樓賜從臣宴語呂
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
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罹掠奪下則火光上則彗孛觀
者恐慄當時謂無復見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處
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
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常見都城外不數里
饑寒而死者甚眾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

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他日
上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
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
問蓋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奏書於地曰何太
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
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媮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播笏俛首拾其書徐懷之而
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
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重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
之志蒙正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生賊免或
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安肯受賂乃蒙正未第時自索於
紳不能如意致其罪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
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
相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

錢若水

至道三年六月乙巳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
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
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
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
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
祿榮遇之故而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
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謂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對曰屢

見之上曰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蓋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夙望亦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品崇重又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廢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以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道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人主特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早太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既而西邊用兵越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十四

年太宗宴駕章不果上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占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胷中豁如也

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頗顛倒又誤以對呂蒙正寂寞事為劉昌言按昌言罷樞密在蒙正罷相前三月蒙正罷相時昌言已在襄州矣今皆口正之又曰書記若水事云王曾罷心章聖語若水若水憤而出被道士服歸嵩山此尤誤今不取

貶斥邪佞

盧多遜

開寶六年十一月少府監致仕盧億惡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太平興國七年趙普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上怒戊辰責投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見秦王除惡丙子詔文武常參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願望呪咀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丁丑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多遜累世墳墓在河內未敗前一夕震雷焚其林木皆盡聞者異之及赴貶所食於道旁逆旅有姬頗能言京邑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十五

事多遜因與語姬不知其為多遜也多遜曰姬自何來此姬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銜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盡賢怙勢恣行不法無所避忌終當南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起駕去

彌德超

太平興國八年正月先是上念征戍勞苦月賜緣邊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都監酒坊使彌德超因乘間以急變聞於上云樞密曹彬秉政歲久能得士眾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皆曹公所致微曹公我輩當餓死矣又巧誣以他事上頗疑之參知政事郭贄極

言救解上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中己卯以德起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初德起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及為副使大失望時東上閤門使開封王顯同日為宣徽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官與柴禹錫同禹錫班在上故德起常快快一日詔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錢許大名位汝輩何人反居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為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都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上怒命膳部郎中知雜御史滕中正即訊之德起具伏 四月壬子德起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右拾遺直史館開封李韶德起塔也亦坐責為殿中丞知丹徒縣德起既賦上悟曹彬無他待之逾厚臨朝累日不憚從容謂趙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敗大事夙夜備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起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適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雖堯舜何以過此上由是釋然

王延範

雍熙二年十二月丙辰宰相宋琪罷守本官樞密使柴禹錫授左驍衛上將軍初上令琪娶馬仁瑞寡妻高繼冲之女厚加賜予以助納米而廣南轉運使王延範者高氏之疎屬也時知廣州鄧城徐休復密奏延範謀不軌且言依附大臣無敢搖動上將遣使案鞠會琪與禹錫入對上問

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或稱延範強明忠幹禹錫素與琪相結旁奏與同上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素好訟詰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 三年三月廣南轉運使司門員外郎王延範性豪率尚氣尤好術數先為梓州通判日有妖人稱杜先生以左道惑眾語延範曰汝意有所如我當陰為助延範心喜鑄黃金為杜象常頂戴焉自是所為益恣橫後為江南轉運使有劉昂者賣卜於吉州市謂延範曰公當偏霸一方又全日有徐摩推九宮算法□□□摩驚起曰君侯大貴不可言當如江南李國主前戎城主簿田辨自言善相謂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仙人眼龍耳虎頭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相也

即日當乘四明輦及至嶺南愈驕蹇自任不守法度又按部諸州遇猛獸伏於路從吏皆恐懼不敢進延範獨拔戟逐而刺殺之益以此自負與廣州掌務殿直趙延壽將作監丞雷說會宿共觀天文延壽指西方一星曰所謂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者延壽實不知星入南斗者乃太白也說因出南斗經證之延範久與監市船祕書丞陸坦計議會坦代歸延範寓書左拾遺韋務昇為隱語偵朝廷機事懷勇小將張霸給使於轉運司延範因事杖之霸素知延範與知廣州徐休復不協詣休復告延範將謀不軌及諸不法等事休復馳奏之上遣高品閻承翰乘傳會轉運副使李瑄暨休復雜治考掠過皆延範具伏於是與坦等

俱弄市廣州籍入延範家財務界除名配商州延貴等皆
法杖賜張霸錢十萬延範家富狀額奇偉喜任仗驕傲部
內官吏常奴僕視之復峻於刑責其下多怨感日者邪說
以冀非望故及於戮

馬周

端拱元年三月樞密副使工部侍郎趙昌言與鹽鐵副使
陳象輿厚善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
右正言梁顛嘗在大名嶼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
師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備書人翟穎者表險誕妄素與
旦親狎旦知穎可使乃為作大言狂怪之辭使穎出之仍
為穎改名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排毀時政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

為可為天子大臣及力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昌言內為
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知旦所為也李昉既坐黜趙普秉政深
疾之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中書侍郎兼工部尚
書平章事李昉位居元宰屬北兵入寇不憂邊患職但賦
詩飲酒并置女樂等事是年二月庚子昉罷為右僕射開
封府尹許王元僖使親吏儀贊廉得其事白上捕馬周繫
獄開封府判官張去華親窮治之馬周具伏上起詔決杖
流海島甲戌青昌言為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輿復州團
練副使儼海州旦坊州穎魏州司戶參軍

侯莫陳利用

端拱元年三月太平興國初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受

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旨陳從信得之亞聞於上即日
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加恩遇累遷至鄭州團練
使前後賜與寵澤其二遂恣橫無復忌憚至於居處服玩
皆借乘輿官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為用士君子畏其黨而
不敢言於是趙普使人廉得其專殺人及他不法事力於
上前發言之乃遠近臣就索利用具伏乙亥詔除名流商
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有殿中丞竇誼者儀
子也嘗監鄭州榷酤於是與班列言利用每獨南向坐以
接京使厚玉帶用紅黃羅袋澶州黃河清鄭州將用作詩
題談解舉人利用判試官狀言甚不進普聞之召至中書
詰得其實復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使宋沈初籍利用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

家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上曰利用罪
大責輕未塞天下望有之何益上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
庇一人乎普曰此巨盜犯天下死罪十數陛下不誅則亂
天下法法可惜一墜子何足惜哉上不得已命賜死商州
既而悔之遽使馳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澤而踏撤
於津而出換他馬及至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陳廷山

端拱元年閏五月初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廷山出護冀州
屯兵知州石熙古誣奏廷山縱部下卒劉福等放火焚民
家詔誅福等徙廷山知平戎軍自是廷山日夕憂懼心懷
恚望與親吏口珣程贊馬步正等謀為帝書置磔凡中道

部曲田勃齋入契丹召其大將于越令入寇廷山內為之
應知霸州大原石賊察知之會契丹亦遣謀者以蠟書報
廷山約入寇之日謀者至霸州反以其事報賊即遣戰棹
都監侯廷濟捕廷山至關下筠夢正聞捕皆自殺廷山至
上親問得實詔左諫議大夫李巨源判大理寺虞部郎中
張似雜治之獄具大理正李潤之齋按就中書刑房堂後
官李文議廷山謀叛未上道發覺當絞遣小吏就大理寺
印用之似初不預其謀因上疏言廷山具伏使棹筠等四
人作文字田勃送入契丹請發兵三五千入於某處應接
駐泊于越陣於某縣今輕騎自瀛州縱口以誘崔翰既敗
引兵南來廷山將所部同入幽州據此即與謀叛口異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二十

山當新上大起青宰相呂蒙正等并召似巨源與宰相廷
議呂蒙正固執潤之所定為允似曰臣祇能盡心於陛下
不能苟容於宰相以曲法也詔從似議六月丙辰廷山伏
誅磔於市三日贊等皆腰斬緣坐者免死籍沒其家

王淮

淳化元年三月崇儀副使王維德殿中丞王淮宦者懷志
同掌香藥植易院為部下所告犯贓錢二百七十六萬淮
參知政事沔之同母弟也事發自度當死遂亡命匿於青
州別墅有司名捕踰月不獲沔方得幸頗愜憤因上表待
罪獄已具惟德等皆坐弃市上以沔故盡貸其死甲子熙
惟德為殿前承旨淮為定遠縣主簿懷志杖脊配陳忠靖

後數月淮乃自歸沔以聞詔令沔就私第杖淮一百遣之
任 二年三月上以歲旱嘗召近臣問時政得失樞密直
學士寇準對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賂數萬計吉既
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於私室仍
領定遠主簿用法輕重如是亢暎之咎殆不虛也上大悟
明日見沔切責之初趙普出守西京呂蒙正以寬簡自任
至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聰察敏辨善敷奏有適
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謁見必甘言以啗
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矣 二年九月丁丑
參知政事王沔罷沔以弟淮故數為樞密副使寇準所詆
上亦寤沔任數奸作非廊廟器故罷其政事沔奉詔見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二十一

涕泣不願離左右不數日指髮盡白

趙昌言

淳化五年八月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
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
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
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為務每出入前後表音樂又令騎兵
持博局棊枰自隨威振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
掠子女金帛坐食玩寇轉餉稍不給軍士亦無胸志餘賊
屏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上屢遣使督戰意頗厭兵會
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書因召對滋福殿上謂之曰西川
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昌言揣知上意遂言國

家士馬精強所解無不克顧此草竊不足仰頌宸慮即於
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甚喜發卯命昌言為川峽兩路都
部看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昌言懇辭上不許厚賜遣行
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畧焉九月先是有峨眉僧茂貞
者以術得幸嘗言於上曰趙昌言鼻折山根此反相也不
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既旬餘或又奏昌言素有重名
又無嗣息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上亞幸北苑門召宰相
謂曰昨違昌言入蜀朕徐思之有所未便蓋蜀賦小醜昌
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為諸軍聲援但遣內侍
押班銜紹欽齋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
州詔追及之因留候館 至道元年正月趙昌言之出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

三十一

也意氣甚盛王旦與昌言外弟光祿寺丞石中立追錢於
路昌言一揖而去旦語中立曰婦翁此行得免禍幸矣敢
望成功耶既而有詔止昌言不聽入蜀留鳳翔百餘日或
又告昌言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遂斬關而入上不喜
癸亥以昌言為戶部侍郎知鳳翔府罷知政事始昌言在
中書與蘇易簡不協多忿爭上前上頗優容之昌言既罷
八十日易簡亦罷

按本傳所載如此則去年謂昌言不可入蜀者決非寇
準或易簡也故詳錄之傳云口昌言踰年易簡亦罷誤
矣其實八十日通出使才二百餘日也

趙贊

至道元年正月初趙贊自京北罷官歸才數月上復令贊
鈞校三司簿領贊自選置吏十數人為耳目專伺察中書
樞密院及三司事乘間白於上上以為忠實無他賜未察
也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
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稍遷侍禁嘗奉使西川奏在官
不治者數十人上頗嘉其直會官市物吏多因緣為姦列
肆累詣開封許之乃特置雜買務使昌嗣監領昌嗣因乞
著籍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親比互相表裏累遷至西
上問門副使監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由是益恣橫所為
皆不法上頗知之問左右左右畏贊等無敢言其過惡者
時上清宮成車駕初臨視尚未許眾遊觀宮中玉皇閣尤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三十二

嚴運他人不得至會上元張燈贊與昌嗣率其黨數人攜
妓樂登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官不能禁止因以其事聞上
怒已先知其恣橫猶疑之至是愈信丁卯詔削奪贊官爵
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投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並
於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上因謂近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蘭荆棘不能純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刑
罰焉參知政事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四凶在庭則三代以
前世質民淳已有小人矣今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朋
附小人為自安之計如昌嗣輩奔走賤吏不足言也始贊
復用勢益盛恣張齊賢切欲報之齊賢殊不屑意及是人
始稱伏焉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與贊素厚

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贊被罪昌言心不自安上因言近侍中亦有與贊交通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上曰卿勿憂也然頗疑其為人戊辰昌言罷為給事中

王壺野史載劉昌言奏袁上謂左右劉昌言奏對皆操南音朕一句理會不得遂出守蓋不知昌言所以得罪故云爾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

三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太宗皇帝

錢議

蜀錢

太平興國七年八月偽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錢一千以易銅錢四百凡銀一兩直錢一千七百絹一疋直錢千二百而鑄工精好殆與銅相亂既平蜀沈倫等悉取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制物價滋長尋又禁銅錢入川界鐵錢十乃直銅錢一太平興國四年始開其禁令民輸租及權利每鐵錢十納銅錢一時銅錢已竭民甚苦之商賈爭以銅錢入川界與民互市每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二

銅錢一得鐵錢十又四其明年轉運副使右贊善大夫張諤言舊市夷人銅斤給鐵錢二百望增為千錢可以大獲因復鑄銅錢民租當輸錢者許且令輸銀及絹俟銅錢多即漸令輸之詔許市夷人銅斤止給錢五百然卒難得銅而轉運副使右補闕薛詠同轉運判官秘書丞范祥皆言民樂輸銅錢請每歲遞增壹分後十歲即全取銅錢詔從其請詠祥因以月俸所得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於是增及三分民蕭然益苦之或刻佛像毀器用發古冢纔得銅錢四五坐罪者甚眾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詔使臣吳承勳馳傳至成都審度利害仲甫集諸縣令佐問之或潛持兩端莫敢正言仲甫責之曰君等御前及

第天子門生何不為長久計反畏轟補闕范秘丞乎乃皆言其不便先是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於充用多賦於民益為煩擾仲甫并罷之承勳復命已卯詔紐南東西峽路諸州民輸租及榷利勿復徵銅錢罷官酤酒禁諸州不得擅徵物價召轟詠范祥及東川轉運使覃同轉運卜倫皆下御史獄詠覃杖脊配役將作監祥倫免為庶人覃倫亦以月俸銅錢市與民厚取其直故也其後西川轉運使劉度建議請官以鐵錢四百易民銅錢一百既從之監鐵使王明曰若此重銅錢而輕鐵錢則物價彌貴矣淳化二年十一月己巳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嘗使蜀見鐵錢輕而物價踊每市羅一疋為錢二萬請如劉備時改制大錢

皇朝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二

十當百臣願得專其事不三二年民得輕貨物益賤有大功利詔集三省官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咸以為劉備時患錢少因而改作今安易之請乃患錢多必若改制必不能久而安易論請不已遂召見安易極陳利害事下中書咸以為便即遣安易馳傳詣劍南募工徒改鑄大錢未行監錢使李惟清言曰蜀土鑄錢行之已久公私獲濟官吏千百餘計未嘗有言者安易輕恣冒腹變易法制若以一錢當十貧民賣物舊得百錢者今但得十錢軍人官吏受俸舊千錢者今但得百錢此尤非便上以語宰相宰相復召安易語之利害鋒起宰相不得決度支使魏羽以為且可於一州鑄大錢行用以觀其效安易復私自募匠鑄成大

錢百餘銷煉數四皆爛然光潔可愛捧持求見云此堅好可行用因擲於殿陛下示不可破者上以其議堅乃從之御書錢式遣安易與供奉官尹榮貴詔詣川峽諸州治鑄所在並為御書錢監諸州舊貯小錢悉輦送民間小錢亦許送監計其數給以大錢若改鑄未集許民大小兼用既而一歲裁成三千餘貫眾口籍籍以為不便又遣使詢蜀之官吏居民亦皆以不便為辭會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即令罷治鑄

別本實錄遣趙安易尹榮等詣川峽鑄錢在淳化三年六月甲戌今從本志安易普之弟也

江南錢

皇朝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三

太平興國二年初江南李煜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樊若水請制監於昇鄆統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採並取以給官鑄諸州官所貯銅錢數盡發以市金帛輕貨上供及博雜穀麥銅錢既不度江益以新錢民間錢愈多鐵錢自當不用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且除銅錢度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七年四月詔江南民私鑄鉛錫及輕小錢頗亂禁法自今公私所用每千錢須及四斤先蓄者悉送官太平興國八年三月詔度州市鉛錫六萬斤斤為錢二十九增六錢信州市鉛斤為錢十五增五錢鏡州市炭秤為錢十增三錢從轉運使張齊賢之請也齊賢初除轉運使辭日上面

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事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錢為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初李氏炭鑄六萬貫自克復增治匠然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江南承旨丁鈞歷指既信虔州山谷產銅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炭鑄三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二十六萬斤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賢詞甚確乃可之丁鈞亦得復補殿前承旨掌錫場武又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引唐朝舊法

為言始不能奪然唐永平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麤惡矣 至道二年十月己未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半別置監於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十萬給亮合肥人也

農田

何承矩屯田之利

淳化四年三月初何承矩至滄州即建屯田之議上意頗嚮之既而河朔頻年霖雨水潦河流滿溢壞城壘民舍處處皆為陂塘妨種藝於是承矩請因其勢大興屯田種稻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作水田

懋自言閩人本鄉風土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内公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按視復奏如懋言 上予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入內供奉官閩承翰殿直段從古同掌其事以懋為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與堰六七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稻值霜不成懋以江東早稻以七月熟即取其種課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眾又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既而種又不熟羣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即載稻

皇朝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五

德教車遠吏部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蒲葦燕蛤之饒民賴其利

實錄於是月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大作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為判官按上得懋書又令承矩按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恐甲午日未有大作水田之命也今從本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陳堯叟等建水利墾田之議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弃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

賴暨蔡宿毫至於壽春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兵以充役每千人給牛一頭治田五萬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難修苟水旱之不時則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蠱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選廬江人亮南充人也二年四月丁酉皇甫選何亮等上言先受詔往諸州興水利按鄭渠元引涇水自仲山西抵鞏口並北山東注洛表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頃收皆畝一鍾三白渠亦引涇水百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表二百餘里溉田四千五百頃兩渠共溉田四萬四千五百頃今之存者不及二千頃乃二十二分之一分也皆由近代改修渠堰廢壞舊防失其水利故灌溉之功絕少於古臣等先至鄭渠相視用功最大並仲山東西鑿斷崗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岸壁墮壞堙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

淺直入渠口既年代遙遠涇河日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食之原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有斗門一百六十七以節制其水皆毀壞請悉繕治今用水有準渠口舊有大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若再議與制則其工甚大且欲就過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今渠官行視岸之闕薄水之淤損即時繕修疏治之禁豪民無令峻渠導水以擅其利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基址具在杜思曾獻議請興此堰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材一千三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七

百餘數歲出於淤渠之民涉夏水潦薦至渠暴漲水堰遂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修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自今溉田畢命工折堰木置於岸側可充三二歲修堰之用所役淤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二千人謂之水利夫將軍堰可造堰各有其利固不憚勞不煩歲役其人矣擇能吏專掌其事置於涇陽縣以時行視往復甚便又言鄧許陳潁蔡宿毫七州之地其公私閑田凡三百五十一處合二十二萬餘頃蓋民力不能盡耕漢魏以來杜預召信臣任峻司馬宣王鄭玄等立制墾闢之地由南陽界鑿山開嶺疏導河水散入唐鄧襄三州以溉田諸處陂塘坊埭大者長三十里至五十里濶二丈至八丈高一丈五尺

至二丈其溝渠大者長五十里至八里濶三丈至五丈深一丈至一丈五尺可行小舟臣等周行歷覽若皆增築陂堰勞費甚煩欲望於隄防未壞可興水利者先耕二萬餘頃他處漸圖建置時著作佐郎孫冕提監三白渠詔冕依選等奏行之募民耕墾七州之田自鄧州始皆免賦入復令選等舉一人與鄧州通判同掌其事選與亮分路按焉

陳靖墾田之議

至道二年七月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曰先王之欲厚生民而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務農也臣早任計司判官每獲進對伏聞聖訓以為稼穡農耕政之本苟能勸課田畝康濟黎元則鹽鐵權酤斯為末事謹按天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土田除江浙荆南隴蜀河東等處地里廣遠難加勸督亦未能遽獲其利況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十州幅員三數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逕里舍而稱逃亡弃農耕而事遊惰逃亡既眾則賦額日減而國用不充歛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眾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傷殺無所不至矣又安能致人康物阜地平天成者乎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略兼領大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知通明能撫民役眾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田民之利害污萊極目膏腴生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

累下許民復業蠲其常租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被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逃則鄉里欲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縣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適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言歸盡心既萌何所不至如投臣斯任則望借以闡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輩誘之耕墾未計租賦許令別置版圖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硯肥均配俾之無煩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投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菓孳畜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一

九

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於井田營造室居使立於保伍連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巾問遺之資咸俾經營並立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應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田收稅以司農新附之召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借值依時價折估納之於倉以其成數關白戶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朕思欲恢復古道革其弊俗驅民南畝至於富庶前後上書言農田利害多矣或知其末而闕其本有其說而無其用靖此奏甚詣理可舉而行之正是朕之本意因召對獎諭令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

委農官勸諭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試其差役
其之糧種耕牛者今司農以官錢給借民輸稅外有荒田
願附司農之籍者民有牛歲責以租課願隸籍受田者並
定其田制為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為上品雖沃
壤有水旱之虞塌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為中品既瘠瘠復
患於水旱者為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
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一二一家
有三丁者請加授田如丁數以給五丁者從三丁之制七
丁者給五丁十丁者給七丁至十丁三十丁者為限若寬
鄉田多即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及桑棗榆柳
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
其租餘悉蠲其課今常參官於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
人堪任司農丞者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
官屬分下諸州民頑已久未能信服更或張皇紛擾其事
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甸寬鄉設法招誘俟規畫
既定四方游民必盡聚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所立
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費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
鹽鐵使陳旭等於逐部擇判官一人通知農田利害者與
靖同議其事旭與戶部使張鑑度支副使樂崇吉戶部副
使王仲華鹽鐵判官唐堯叟度支判官李歸一共議請如
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等

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
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 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
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
靖為勸農使在八月辛酉今并書之

塞滑河

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房村泛澶濮曹
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有司
議大發丁夫塞之上曰鄉者發民塞韓村決河卒不能成
但為勞擾乃今出卒數萬人賜以內府金帛令內容者使
郭守文往護其役 九月郭守文塞決河議久不成上謂
宰相曰今歲秋田方稔適值河決塞治之役未免重勞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事者言諸河之兩岸古有遙堤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
咸居其中河之盛溢即罹其患當今按視苟有經久之利
無憚復修 戊午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務

本志作太常丞劉錫今從實錄及會要

供奉官葛彥恭緣河北岸國子監丞趙孚殿直郭載緣河
南岸西自河陽東至於海同視河隄之舊趾凡十州二十
四縣並勒所屬官司件析隄內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與
復遠隄利害以聞乎等使回條奏曰臣等因訪遠隄之狀
所存者百無一二完補之功甚大臣聞堯非洪水不能顯
至聖禹非導川不能成大功古者冰為九河始能無患臣
以謂治遠隄不如分水勢自孟至鄆雖有堤防惟滑與澶

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近作為斗門啟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溉農田如此則惟天惠民茂宣於德澤分地之利普洽於膏腴既防水旱之患可獲富庶之資也朝議以河決未平重惜民力履其奏焉時多陰雨上以河決未塞深憂之謂宰相曰修防決塞蓋不獲已秋霖洊降役民滋苦豈朕寡德致其災冷乎趙普對曰堯水湯旱時運使然陛下勞謙勤恤過自刻責下臣恐懼無所措望少寬宸慮以俟天災弭息 丁丑上以河決未塞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一大牢加璧以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十二月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先是役丁夫十萬餘功久不就議者多請罷之殿旨劉吉確稱役不可罷即令助郭守文監督及是而隄成未幾河復決 丙午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 雍熙元年正月丙辰遣使按行河決所壞民田 三月壬子遣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焉河決將塞故也先是塞房村決河用丁夫凡十餘萬自秋踰冬既塞而復決上以方春播種不可重煩民力乃發卒五萬人令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總督其役供奉官劉吉自督請行具言若河決不塞當夷族上壯之使副重進吉親負土與役徒晨夜兼作戒從吏勿言使者至密訪乃得之歸以白於上上甚喜 丙

侍石全振者領護河隄性苛志號為石爆裂數侵侮吉吉默不校一日吉與乘小艇至中流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爾將置口殺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吉乃止自是不復敢侵侮吉矣 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吉之功居多即授西京作坊副使賜予甚厚上作平河歌以美成功瀾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太宗皇帝

陳洪進入朝太祖朝附見

建隆元年十二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遣使奉表稱藩
上亦遣使厚賜以撫之 三年初留從効既來稱藩聞唐
主南遷疑將襲已頗懼乃遣其子紹鏐重幣往謝又潛遣
使假道吳越入貢紹鏐至豫章而元宗之喪已東歸 元宗
唐主李景 紹鏐因抵金陵唐主留之上亦遣使厚賜從効
未至而從効疽發背死少子紹鏐掌留務居無何吳越遣
使聘泉州紹鏐夜召其使與之燕語統軍使陳洪進誣紹
鏐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紹鏐送於唐推統軍副使張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漢思為留後已為副使 乾德元年張漢思年老醇謹不
能治軍務事皆決於副使陳洪進漢思諱于並為牙將頗
不平圖害洪進漢思亦患其專乃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
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傾側坐立者不自持同謀
者懼以告洪進亟出東驚悸而散漢思事不成慮洪進先
發常嚴兵為備洪進于文顯文顯俱為指揮使勒所部欲
擊漢思洪進不許癸卯洪進袖置大錄從二子常服安步
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以去之漢思方處內閣洪進即自
外錄其門謂漢思曰軍吏以公老荒請洪進知留務眾情
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愕不知何為乃於門扇間投
印與之洪進遽召將校吏士告之曰漢思不能為政授吾

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遷漢思外舍以兵衛送遣使請命於

唐又遣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十月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
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上先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
諭十一月丁巳賜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意且將授旄
鉞也 十二月陳洪進遣使來朝貢癸卯唐主煜以表言
洪進首鼠兩端不可聽乞寢其旄鉞上復以詔諭之唐主
乃聽命 二年正月庚子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
為節度使其子文顯為副使文顯為南州刺史洪進每歲
貢奉多厚歛於民又籍民貲百萬以上者令入錢補協律
奉禮郎而蠲其丁役子弟親戚交通賄賂二州之民甚苦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之 十二月癸卯朔泉州陳洪進遣使朝貢 三年九月
詔南州復為漳州 開寶九年六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
以江南平吳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顯
來貢方物且乞修親禮詔許之洪進行至南劍州聞國有
喪乃歸鎮發哀 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五月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言已離本國入朝閏七月庚寅以陳
洪進將入朝遣翰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八月丙
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甚優賜錢千萬白金萬兩
絹萬疋三年四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其僚幕劉昌言
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
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為

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洪進子前漳州刺史文顯為房州刺史文頊為登州刺史尋復以平海節度副使文顯為通州團練使仍知泉州衙內都指揮使文顯為漳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德音赦泉漳管内給復一年 七月賜武寧節度使陳洪進銀萬兩令市宅 四年三月詔泉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闕所過州縣口食 雍熙三年三月庚寅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陳洪進卒贈中書令岐忠順公

交趾內附太祖附

乾德元年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其參謀吳處坪奉州刺史楊知佐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頌等爭立交趾十

五

三

二州大亂寇盜羣起始楊處藝為靜海節度使遣牙將丁公著攝驪州刺史公著死子部領繼之於是部領與其子璉同帥兵二萬人擊破坪等境內以安遂自立為萬勝王以璉為靜海節度使遣使告南漢王因而授之

十國紀年丁部領自稱萬勝王以其子璉為靜海節度使告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并書之

開寶六年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五月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 八年五月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八月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為交趾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

彥符往使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十二月癸未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修貢賀登極 五年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及其父部領已死璉弟瑤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因而樹黨甚盛漸不可制劫遷瑤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摠其衆

會要及本傳皆云上聞桓劫遷其主始有弔伐意按交州之師蓋侯仁寶發其端恐此亦緣飾之詞爾今不取六月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寶因其父益居洛陽大地良田優遊自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之妹也普為宰相仁寶得分司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因白上以仁寶知邕州

五

四

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帥被害其國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傳詣闕面奏其狀庶得詳悉疏至上大喜令馳驛召未發多遜遣奏曰交趾內擾此天亡之秋也朝廷出其不意用兵襲擊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寶必泄其謀靈寇知之若阻山海預為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易於推枯拉朽也上以為然 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八作使郝守璠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為邕州路兵馬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副使賈湜供奉官閻門祗候王傑為廉州

路兵馬部署水陸並進討 庚戌全興等入辭命引進使
梁迥餞行營將士於玉津園 十一月庚子朔黎桓遣牙
校江巨湟王紹稱齋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自言狗將
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
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踰時上察其意止欲緩兵寢
而不報 十二月辛卯交州行營言破賊萬餘衆斬首二
千三百四十五級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言破賊軍萬五
千衆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艘甲鎧以萬
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
以攻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
村不遇賊復擅還花部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十二

所害有二敗卒先至邕州市奪民錢轉運使周渭捕殺之
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八民乃安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轉
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即分屯諸
州開庫賞勞給其醫藥謂人曰若妖報則此數萬人皆積
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知詔書嘉納之遣使就勅澄等會
王俱病死澄與賈湜並戮於邕州市徵全興等下獄全興
伏誅陳欽祚却守潘崔亮皆責授團練副使欽祚慶州守
潘磁州亮嵐州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孫全興伏誅陳欽祚等責降實錄在十二月丁巳侯仁
寶贈官在明年二月庚寅獨不知戮劉澄等是何月日
今并書於此

七年初嶺南轉運使許仲宣既分遣南伐之師乃檄諭交
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黎桓亦懼朝廷終行討滅三月甲
寅復為丁璿上表謝罪且貢方物 八年五月庚寅黎桓
遣其牙校趙子愛以方物來貢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表
言去年十月丁璿及其母率軍民以印綬與桓桓即領府
事上欲直除璿為統帥命桓副之或不可則當送母子親
屬等赴闕埃璿至乃昇桓節鉞遣供奉官張宗權齎詔諭
旨令桓審處其一亦賜璿璽書桓專據其國已久不聽命
九月丁卯交州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雍熙二年正月
甲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遣使來貢方物繼上表求正
領節鉞 三年九月癸巳權交州三使留後黎桓遣使來貢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十二

首方物 十月庚申以黎桓為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
若拙國子博士李覺齋詔往使桓制度踰僭若拙既入境
即遣左右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
於前若拙一不留眙又却其私覲惟取陷壘使臣鄧君珪
以歸桓又謂覺等曰此土山川悠遠中朝人乍歷之不亦
勞乎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
固此一方向何足云也桓默然色沮 端拱元年閏五月丁
酉靜海節度使黎桓遣使來貢 淳化元年正月庚寅命
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使交州以加恩制書賜黎桓
也宋鎬等抵交州境黎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正等以
船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頗

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日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桓張皇虛誕務為誇託盡出舟師戰權謂之耀軍自是宵征抵海岸至交州近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柔征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廣率其民混於軍旅衣以雜色之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以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接警偕行時以楫櫂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為軍營而府署秋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側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

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為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探魚得一魚左右皆譁呼歡躍凡有宴會預坐之人悉令解帶冠以帽子桓多衣花綉及紅色之衣帽以真珠為飾或自歌勸酒莫能曉其詞常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之為餌以獻焉又竊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却之不受卒三千人悉點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月給令自春為食其兵器止有弓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桓輕脫殘忍睨比小人腹心聞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狎飲以手令為樂凡官屬善其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即殺之或鞭其背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亦笞之三十至五十點為閻吏怒息乃召復其位有

木塔其制模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乃相顧而言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錫等明年六月歸闕上今條列山川形勢及桓事迹錫等自叙云爾十月甲辰黎桓遣使方物來貢 十二月占城國使來貢方物表訴為交州所攻國中人民財寶多被侵掠上賜黎桓詔令各保境 四年二月乙丑封靜海節度使黎桓為交趾郡王遣國子博士王則順殿中丞李居簡齋制書賜之 五年三月乙亥交趾郡王黎桓遣使來貢方物 至道元年十一月丙寅嶺南轉運使張觀言交州丁瑤逐節度使黎桓出境州民四千餘口內附 二年交趾黎桓性先狼負限山海屢為寇害漸失藩臣之禮上志在撫寧荒

服不欲問罪已而廣南西路轉運使張觀欽州如洪鎮兵馬監押銜昭美皆言風聞黎桓為丁氏斥逐擁餘眾山海間失其所據故寇抄自給今桓已死觀仍上表稱賀詔太常丞陳士隆高品武元吉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復命所言與觀同其實桓尚存而傳聞者誤觀等不能審覈既而有大賈自交趾回言桓為帥如故 五月戊申詔劾觀等會病卒昭美伏誅於如洪鎮士隆元吉抵罪有差 庚戌欽州言交趾蠻寇如洪鎮巡檢使董金斌擊走 先是欽州如洪吐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并家屬亡命至如昔鎮鎮將黃令德等匿之黎桓令潮陽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令德固不遣因茲海賊



連歲剽掠丁巳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桓詔書及堯叟至遣攝海康尉李建中齎詔勞問桓堯叟又抵如昔鎮詰得藏文勇之由乃盡擒獲凡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令潮陽鎮吏守之且戒勿加酷法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二十七人送堯叟且言已約束溪峒首領不得騷動矣 七月丁卯遣主客郎中直昭文館李若拙使交州以詔書國信美玉帶賜黎桓初待建中禮甚薄若拙始至桓出郊迎辭氣猶悒悒謂若拙曰向者却如洪鎮乃外境蠻賊耳皇帝知此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如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旋鎮固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一

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其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以為朝廷比建節帥以寧海表今海賊尚為寇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矣請發動卒數萬會交州兵以翦滅海賊使無後患上曰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至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致清謐故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恩過父母未加誅責自今謹守職約永清瘴海因北望頓首謝 至道三年三月壬辰真宗即位 四月交趾郡王黎桓進封南平王 九月黎桓遣其都知兵馬使阮紹恭等來貢詔以方物薦於萬歲殿太宗神御仍詔紹恭等行拜奠之禮 咸平四年正月戊申交州黎桓遣使貢馴象 六年四月廣南西路轉運使馮璉

言交州民四百餘戶來投欽州至海岸即準詔慰諭遣還本道 九月戊戌廣南西路轉運言黎桓迎受官告使黃成雅附奏自今朝廷加恩願遣使至本道 接王人以光海裔上以桓旁緣賦歛民受其福未許也 景德元年六月交州黎桓遣其子攝驩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慰撫避裔許之仍以明提為驩州刺史 二年二月乙酉以淮南轉運使工部員外郎邵□為交州安撫國信使從黎桓所乞也五月交州黎桓死其中子龍鉞嗣立龍鉞兄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闕寨兵攻戰國信使邵□駐嶺表以其事聞 戊午就命□為廣南西路緣海安撫使聽以便宜設方略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一

桓子明提先入貢還在路詔送伴使臣就加安撫 國史交趾傳載黎桓死乃以為明年事誤也邵□除緣海安撫使時桓既死矣國史使文因失事實今改之會要於明年三月始書桓死亦誤也 三年二月交趾兵亂黎明提等留廣州不得歸 三月甲辰詔別賜錢十五萬米五百斛仍並給館券先是有詔知廣州凌策與緣海安撫使邵□等同方略經度交趾事宜 六月辛卯策等言黎桓諸子爭立各聚徒眾散施寨柵官屬離析人民猜懼頭首黃慶集黃秀壘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族來奔廣州乞量出軍馬平定交趾慶集等願為先鋒剋日攻取臣等會議若朝廷允其所乞止廢



本道七兵益以荆湖勁卒三二千人水陸齊進立可平定
上曰黎桓繼修職貢亦嘗遣其子入覲海隅寧謐不失忠
順今聞其死未能弔恤而遽伐其喪此豈王者所為乃詔
策等撫安之屢集等仍計口給衣食賜田畧職務從優厚
□承詔遂貽書交趾諭以朝廷威德如有自相魚肉久無
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無遺種矣明護懼即奉龍廷主軍
事於是詔□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上言懷柔外夷
當示誠信不若換龍廷貢奉則加封爵而寵錫之上嘉納
焉 交州既定黎龍廷自稱靜海節度使開明王移牒廣
南欲遣其弟詣闕進奉邵□等惡其稱號不敢報具以聞
上曰窮荒異俗不曉事體安足怪也即詔□等諭意令削

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二

十一

去偽官乃得入貢 十二月邵□等言黎龍廷已遣弟入
貢乞加朝命 七月庚辰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留
後遣其弟峯州刺史明祖殿中丞黃成雅等來貢 辛巳
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給以旌節又遣
封黎桓為南越王明祖等皆進秩及合光殿大宴明祖等
與焉 大中祥符二年冬黎至忠卒交趾亂或云至忠為
其下所殺詔廣南西路轉運使於緣海州軍經度鎮撫時
具事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太宗皇帝

李順之變

淳化四年蜀土富饒絲帛所產民織作冰紈綺縠等物號
為冠天下孟氏割據府庫益以充溢及王師取之其重貨
銅布即載自三峽而下儲於江陵調發舟舩轉送京師輕
貨紋縠即自京師至兩川設傳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所
荷為一綱號為日進不數年孟氏所儲之諸物悉歸於內
府矣而言事者競起功利以惑人主成都除常賦外更置
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帛日進上供又
倍其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悉蜀地狹民稠耕稼不足

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十三

一

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糶賤販賣以奪其利青城縣
民王小波聚徒眾起而為亂謂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
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劫邛蜀諸縣是月寇彭山縣
令齊元振率兵拒之為小波所殺初秘書丞倚氏張樞使
蜀奏官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樞元振清白強幹
朝廷賜璽書獎諭元振實貪暴民甚苦之既受詔益恣橫
與民為仇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
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實以錢刀蓋惡其誅求之無厭也
賊黨由是愈熾矣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崇儀使張玘
與小波鬪於江原縣玘射中小波額既而玘為小波所殺
小波亦病創卒眾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為帥 初小波

之黨才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爭附之歿死之民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眾至萬餘攻陷蜀州殺監軍王亮及官吏十餘人又陷邛州殺知州孫保仲通判王從武及諸寮吏都巡檢使郭允能率麾下兵與戰於新津江口兵敗允能為賊所殺同巡檢毛儼徒步僅以身免賊眾遂至數萬人陷永康軍及雙流新津温江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成都 五年初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及還言於上曰蜀土久安其民流寇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閬門使吳元載實代驥為成都元載專尚苛察民有流犯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

通鑑卷之六十三

三

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閬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我領方面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眾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正月戊午己未兩日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帥餘眾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甲戌上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維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維恩制置不從中覆管內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

遣 二月甲申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昌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恩令隴蜀之臣陷於塗炭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並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為陝府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口州刺史王果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並受昭宣使王維恩節度李順分遣數千眾北攻劍門劍門疲兵纒數十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奮勵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麾下投劍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眾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悉命斬於城東門外初朝廷深

通鑑卷之六十三

三

以棧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閬道無壘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喜甲辰命正為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甲寅王維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脅從而能歸順者並釋之倍加安撫 四月壬寅王維恩言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強嶺遂平劍州 己酉王維恩言王師破賊五千眾於柳池驛斬首千六百級峽路行營言賊三千眾攻廣安軍擊走之斬首三百級 五月癸丑王維恩言王師入綿州境賊眾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皆不可勝計 甲寅維恩言克綿州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

漢賊萬餘眾依險為寨擊破之斬首三千級擁入江湖死者甚眾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達率兵破賊五十眾克巴州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及偽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并甲鎧僭服用甚眾順方欲索城中民點其面以隸軍籍前一日城破民皆獲免 戊辰王繼恩奏成都平羣臣稱賀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為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濟為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

皇朝紀事本末

李順亂西川即謀為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又募強勇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葦綿州金帛以資帑藏銷銅鍾為箭鏑伐木為竿紐布為索守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於朝既而斌以十州之眾援成郡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于城先為江水所毀斌復勸諭州民自城西大壕中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尋遣其黨相責率眾二十萬來攻雍與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羸形設伏伺我且城中吏民心未定脫為賊所乘則內外墮其姦計矣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譟與賊相應亟斬以徇斌遂突出與賊戰擊刺五十餘合賊少却俄復大鼓

梯衝大軍夜鼓譟攻城城中大恐雍命發樵石碎之火箭雜下賊復少却乃別治攻具於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赴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賊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於山之東隅眾萬餘以待俄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絕而下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為神先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圍全之計世卿正色謂曰食君祿當身死報國奈何欲避難他圖耶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口之適足以戕眾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

皇朝紀事本末

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口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破賊數萬眾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駝騎入奏上手詔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賞焉 初郭載奔東川上表自陳有詔復令知成都行府事載尋趨劔門逆王師與王繼恩入成都方平賊時頗有所全濟載終以失守故愆憤成疾而死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將士渴之會天雨軍人以兜牟承水飲之且行且戰至廣安軍壘瀕江三面樹柵會夜陰雨賊眾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

之賊眾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詔降成都府為益州
甲戌詔利州興元府洋州西縣民並給復一年以劔南用
師饋運之勞也 丙子李順支黨衛進計詞吳文賞李俊
徐師中吳利涉及其徒彭榮等十二人並磔於鳳翔市
五月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眾於新寧遂深入
梁山廣安渠里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恩雖徑拔
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黨所據偽帥張餘謂王師孤
絕無援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
州監軍秦傳序嬰城力戰既而賊勢轉盛傳序誓不降賊
遂投水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
復遣如京使白繼贊為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
夜兼行助討遠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
檢使解守口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級流骸塞
川而下水為之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 六月壬
午朔繼贊捷書聞上降詔嘉獎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復
以錢千萬賜其家 辛卯詔兩川軍民被李順脅從誣誤
者一切不問群盜保聚山澤令諸州各招誘倍加安撫
施州言賊數千聚眾攻圍州城指揮使黃希遜子文卓文
範文戰兵馬使黃延霸率丁男百餘人持挺開城門擊走
之擒獲百餘人悉皆溺死江中以知州著作佐郎李鵬為
右贊善大夫賞其守禦之勞也 戊戌峽路行營言破賊
萬餘眾於廣安軍斬首五千級生擒三十餘人又破賊於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二

嘉陵江口殺獲二萬餘眾又破賊於合州西方溪斬首五
十級先是雷有終率大軍抵合州境上賊眾一萬餘眾距
會尹元裴莊等亦領兵至因夾擊之遂克合州丙午有終
入成都 初賊帥田奉正蘇榮等據固州聞尹元裴莊等
至遂遁去斬其黨八百餘人因招聚民眾遣復業餘黨尚保
梁州又廣安梁山多遊寇乃分兵為二萬裨將常思德趙
廣安梁山元及莊抵梁州合勢進討皆平之 陵州言賊
五萬眾來攻州兵纔百四十六人舊無城壘知州張旦修
完戰具設鹿角招集民丁拒關大破之乘勝追北斬首百
千餘級獲甲鎧萬計詔書褒之 辛酉以知眉州殿中丞
李簡為水部員外郎通判光祿寺丞王象為左贊善大夫
先是兵馬監押李元汶聞寇作即白簡等繕修守備寇城
中兵得七千而邛黎雅州潰卒六百餘人相繼來奔因撫
而用之賊帥吳蘊帥眾十餘萬圍城自春訖夏凡百餘日
攻不能陷聞王師既入成都乃解圍去簡等出兵追之斬
獲甚眾詔書嘉獎而有是命 丙酉以知陵州國子博士張
旦為水部員外郎通判著作佐郎張翼為右贊善大夫旌
捍寇之功也以劔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
州防禦使 乙未詔川峽諸州聚山林為盜者並釋具罪
峽路行營言賊帥張餘眾二萬陷雲安軍率兵擊走之
斬首五千餘級復其城詔書嘉獎
此峽路行營當是白繼贊等非尹元裴莊常思德等也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二

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為樞密院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四川事詔詠知益州既而留半歲不行於是始命赴部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往當以便宜從事丁丑上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先是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詠至益州急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餘人而無半月之食訪之民間舊苦監責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雖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餉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曰國家征馬豈食錢耶

宋史卷之三

詠曰城中草場賊既焚蕩芻粟當取之民間公今閉城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銜紹欽亦以詔書來捕餘寇繼恩始令分兵四出紹欽破賊於學射山攻拔雙流等寨招降數萬眾別將西河楊瓊起邛州屬州盪賊巢穴遂克蜀州曹習等逆破賊於安國鎮誅其帥馬太保斬獲其眾繼恩常送賊三十輩請詠治之詠志遣令歸業繼恩起詠曰前日李順背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頗恃勢掠民財或訴於詠卒繩城夜遁詠遣吏追之且不欲與繼恩夫歡容戒吏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米也史如其戒繼恩不恨而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

分兵四出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轉糧上喜曰卿者益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先是王繼恩遣高品王文壽分領虎翼卒二千至遂州討賊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一夕卧帳中指揮使張璘遣卒數輩持刀排闥徑入斬文壽首以出會夜昏黑璘猶疑非真然炬視之曰是也時嘉州賊帥張餘有眾萬餘璘即以所領五百人與之合賊勢甚威素至上怒悉禁錮其妻子將誅之近臣或請勿誅悉索營中書遣使招撫彼知親屬皆全必自引來歸可因破賊上然之冬十一月庚辰命釋其禁錮遣中使齋詔令巡檢程道符諭旨亡卒果斬璘王首送繼恩繼恩因使為鄉導以

宋史卷之三

擊賊所至多平之乙未楊瓊等克邛州於是永康軍永昌導江雙流温江郫縣等賊皆平前後招降賊眾幾三萬人初賊攻眉州雖解圍去猶寇鈔近郊民情惶恐王繼恩遣宗議使宿翰都頭梁繼明等擊却之斬其偽中書令吳臨殺獲其眾州民始真居時陵州簡州賊黨亦相繼削平矣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帥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西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

縱肆殺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使臣數人繼與詠即遣部兵出境總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運督繼恩等討捕殘寇而繼等招輯反側蜀民始莫枕矣宿翰等自眉州引軍趨嘉州庚寅倫知州王文操以城來降翰等遂入據之賊引衆奔邛州復為官軍所敗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嘉州言獲賊帥張餘亟首送西川餘黨悉平五月西川行營事縛送賊勾重榮等五人至召見於崇政殿上謂近臣曰此輩皆平民官吏失於撫御遂相誘起為盜耳及用兵討伐將帥又恣行殺戮此輩懼死故亡命山澤朕遣中使齎詔招誘以誠信待之乃投戈請命亦可哀也以重榮為供奉官餘四人為殿直十一月以奉州團練使上官

正及右諫議大夫雷有終並為西川招安使召王繼恩歸

關時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剽劫未已繼恩百計招誘不至正既受任益勵兵政宣布朝廷恩德由是寇黨悉出降劍南以寧正之力居多焉二年正月辛酉宣政使王繼恩徵赴關對於便殿慰勞久之戊辰升眉州為防禦使陵州為團練使

李飛雄之變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初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有子曰飛雄凶險無行不為其家所容常游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年縱酒蒲博以若愚官秦州盡知其府庫倉廩所有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而鳳翔盤屋尉張季英者飛雄妻

父也飛雄自京師往者季英竊乘其馬詐為使夜抵驛廐呼卒索馬卒東炬出飛雄復以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纓即授以馬飛雄令一卒乘馬前導遂矯稱制以巡邊為名掠巡驛殿直姚承遠至隴州掠監軍供奉官王守定至吳山縣掠縣尉盧替皆令從行時秦州內屬戎人為寇都巡檢使周承瑒與田仁朗劉文裕王侁梁崇贊韋韜馬知節皆奉詔屯兵清水縣四月庚辰飛雄至清水矯制盡縛之承瑒等見姚承遠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求觀詔書飛雄起叱曰吾受密旨以汝輩逗撓不用命且令盡誅汝輩豈不聞封州殺李鶴耶詔書豈得見也先是上即位分命親信於諸道廉察官吏善惡密以聞嶺南使

者言知封州李鶴不奉法軍吏謀反誅之不問狀故飛雄以為言將以承瑒等詣秦州殺之因謀劫守卒據城為亂

飛雄初矯稱制自言上南府時親信會劉文裕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事晉即使者忍不營救之手飛雄曰汝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偽許之飛雄乃釋其縛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即佯墜馬若墮絕狀飛雄與從卒共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縛飛雄與文裕等共擒之飛雄尚呼云田仁朗等謀反殺使者既而繫秦州獄劾之具得其狀有詔夷其三族并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誅之及姚承遠等皆腰斬於秦州市先授飛雄馬廐置卒亦夷其族文裕保塞人也

馬和節傳云知節先辨飛雄之詐因語文裕與文裕傳不同當考

是月戊申以飛雄事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家子弟性懷凶險有乖檢率屢加教戒曾不悛改許其尊長聞於州郡錮送闕下常配隸遠惡處容隱不以聞者期功以上親坐之 六月戊申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先是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驛奉使於外但樞密院給牒至是以飛雄故始復舊制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三

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太宗皇帝

聖德

太平興國七年五月上嘗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拱嚴殿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豈能歸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間上求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為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開利病無不即日施行古聖人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八年六月上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始志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才技而用之庶使戴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十一

每見布衣搢紳間有端雅為眾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祥近臣必為擇良曰欲其保終吉地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 十一月丁卯宴錢越普於長春殿樞密使王顯等侍側數視上傍上怪而問之顯等曰陛下所衣袴文綵俱倒上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漸濯頻所致耳上因言此雖偏下已甚蓋念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樸為天下先也顯等拜舞稱謝 雍熙元年正月丁丑上謂侍臣曰朕讀晉史見武帝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始數千人深為煩費殊失帝王之道也朕常以此為深戒今宮中自職掌至於宦使不過四百人朕猶以為多矣 五月丁酉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索然顏色左右無敢欺

退一言朕每與卿等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以私口謀金為慮比來中外議朝廷政理為何如宋琪曰陛下勞心致治遠近無間言上曰雖妄言如昨日草澤上書者朕亦未嘗加譴琪曰狂瞽之人當置嚴辟但勿免不棄以開言路聖之德也 十月上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為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或著衣未嘗臥至於飲食亦不過差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飲食飽無不昏濁僕四支無所運用更復就枕血脉滯凝諸疾自生欲其清與得乎老子云我命在我不在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於攝養 瑞拱二年自三月不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至於口月戊戌上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囚多原減是夕大雨上因謂近臣曰為君當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氣如後唐莊宗不郵國事唯務吹遊動經旬次大傷苗稼及還乃降敕蠲放租賦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玄奏曰莊宗不獨如此尤惑於音樂縱酒自恣樂籍之中復與郡者數人上曰凡人君節儉為宗仁恕為念朕在南府時於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未嘗張樂晨夕下燕常以鹽湯代酒常服澣濯之衣而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親飛走真詰所不許朕常以為戒也 淳化元年八月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製作精巧者欲留以修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朕以慈儉為

賢卒皆毀之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賀曰聖意如是天下幸甚上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細條內服惟純絹或累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二年二月上修正殿頗施米繪左正言謝泌上疏陳終且命悉去米繪塗以楮瓦 三月己巳上以歲早蝗于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蠹其上三日不雨卿等當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惶恐謝罪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四年二月戊子有司言雨衣帶幕破損者數萬次毀棄之上令焚浣染以雜色判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萬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小大成出意表天生五材陛下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

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至道元年十二月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朝廷削弱王暗臣隳紀綱大壞僅成邦國朕承喪亂之後君臨大寶即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既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于時遠近騰口咸以為非至於二三大臣皆舊德書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于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為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于寰海宴清法令明著四表遵朝化百司絕姦幸固亦無慙於前代矣上曰朕自君臨未嘗不一日鷄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百司庶務雖微細者亦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

究安危之理也因無壁蔽陵替之事呂瑞等對曰臣等侍
罪廟堂曾無裨益拜謝而退

聖學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初太宗以字學批許欲刑去之學士
少能通習或為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普宰相方慶之後
書有家法乃召為衛尉寺丞文館祇候逾四年甲戌口口
口口遣著作郎充翰林侍書上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
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其妙嘗遣中使王審持御札示著
書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又以示著書谷如前仁家詰
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
以示著書曰工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

此類紀事本末

事且嘉著之善規益於侍書侍詔中絕無其比 十月上
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
須用文德政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酌前代成敗而
行之以盡損益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詔文館所修太
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當親覽宋琪等言窮歲短晷日
閱三卷恐聖躬疲倦 上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不為
勞也此書十卷朕欲一年讀遍因思學者博為卷書亦不
為難耳尋改總類名曰御覽 十二月戊申上於禁中讀
書自巳至申始罷有蒼鶴飛上殿鳴吻速捲卷乃去上以
語近臣對曰上好學之感也昔有鶴雀銜三種魚墜揚震

講堂下抑亦類此 雍熙元年正月壬戌上謂侍臣曰夫
教化之原治亂之本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聚遺
逸尚多乃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開館中所闕者具列
其名卷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既錄酬獎餘第
卷秩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書借其本寫還之自是四方
之書往往聞出矣 雍熙三年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書
賜宰相李昉因謂曰朕退朝未嘗虛度光陰讀書外嘗留
意於真草今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然不猶愈於吹
遊擊色乎昉等頓首謝 至道口年六月甲戌上遣中使
晉飛白書二十軸賜宰相呂端等人五軸又以四十軸藏
秘府字皆方圓徑尺呂端等相帥詣使殿稱謝上謂之曰

此類紀事本末

五

飛白依小篆書體與隸書不同朕君臨天下復何事於草
碑乎中心好之不忍輕棄歲月既久遂盡其法耳 端拱
元年五月庚辰車駕幸園子監謁文宣王禮畢升輦將出
西門顧見講坐左右曰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
令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坐上因降
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列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
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悅特賜帛百疋
平已上謂宰相曰昨聽覺所講文義深奧足為鑒戒當與
卿等共遵守之趙普頓首謝 淳化元年七月丁酉以御
製詩文四十二卷藏於秘閣二年閏二月秘書監李至進
新校御書三百八十卷上因從容謂之曰人之嗜好不可

楊崇勳後平章事乞元衡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
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街除
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先過正街並繫臨時持
旨書化俱為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
街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表疾且冒寵榮雖聖上
眷待老臣特推恩數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
自求優使今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
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
是詔仍榜朝堂 元豐四年十一月己酉侍御史知雜事
蒲中行言兩省臺文武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
軍臣一員押班聞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過休假

通鑑紀事本末

一

併三日以上應內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軍臣親王
以下應見謝辭者皆先赴文德殿謂之過正街然在京整
務之官例以別敘免參軍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
本朝又不常置故今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舊官侍
次階官而已今垂拱內殿軍臣以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
朝仍復不廢詳詳倒置其此為甚至於橫行參假與夫見
謝辭官先過正街雖沿舊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
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整正欲望持降指揮先次
罷去下詳定官制所本所言今天子日聽政于垂拱以接
執政官及內朝之臣而更於別殿置敘不坐實為因習之
誤兼有職事外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曰

參疎數之節尤為未當又辭見謝自乞入見天子則前殿
正街對拜一切自為虛文今後乞過朝假則百官自赴大
起居不當復有橫行參假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街橫行為
是從之

入閣

淳化二年十一月上以入閣舊國承五代革創禮容不修
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
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

實錄又云唐睿宗始於紫宸殿晨入閣之儀五代以來
革創禮容多闕國朝久廢其禮至是始復舊制理按太
祖即位之年八月朔御紫宸殿文武百官入閣伏衛如

通鑑紀事本末

一

儀既罷賜百官御膳至乾德四年四月朔猶講其禮非
久廢也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閣會而止
淳化二年十二月一日乃復行之若水倘指太宗朝則
可耳

古疎議大元張洎既與徽之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曰竊
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
朝冬至元日立金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
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街凡朝
堂起居及冊拜祀后生于王公大臣對四方君長試制策
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
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皇日常朝之殿也宋晉太

極有東西間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乙南面
向明紫微黃生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或御
殿則有勾陳羽衛之嚴故雖是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
之入閣儀者蓋是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
黃麾金吾仗俟勤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政謂之入
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蓋非憲度况國家
至承正統宇內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
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
殿以為上閣作是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
唐之延英殿是也為是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
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

通鑑紀事本末

無謂也臣又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司謂侍從供
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
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
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班
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惟合典禮臣又聞古之王
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疎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初五日一
判案案初始修正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政肅
宗而下咸莫日臨朝雙日不坐其是日或遇大寒或暑陰
霖沈浮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
召對或四方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
大有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親臨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

健不思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為息焉亦聖人之謀訓僕若
父焦勞于上臣子誠然于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志亮之
心有所不至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雙日視朝雙日不
坐其是日遇大寒或暑陰霖沈浮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
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軍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四方入
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並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
入不報 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閣舊制入
閣惟殿中省知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於庭上以為儀
衛太廟命有司更設黃麾仗其殿中省知仗仍舊從新制
也

歷代大綱

建隆二年五月欽天監推驗稍疎詔司天少監洛陽王處
訥等重加研覈欽天監初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且可
用不久即差因指其當差處以亦朴朴深然之 乾德元
年四月辛卯王處訥上新定建隆歷天監上為歷序頒行
之 太平興國七年十月初有司言應天歷氣數漸差詔
司天監王處訥等重加考定處訥列上新歷詔付本監集
官看詳會冬官正天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歷處訥
既卒所上歷遂不行於是遠內臣沈元應集本監官屬學
士參校昭吉等三歷之疎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吉歷差
誤昭素及瑩二歷以建隆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
惟昭素歷氣朔稍均可行用又詔衛尉少卿元象宗與元

應等再集官及明亞術者重定家宗等言昭素歷法攷驗
無差可施之永久 上乃自製手號乾元歷優賜昭素等
朱帛 至道二年四月甲申屯田員外郎呂奉天言司
馬達史記王起五位圖歲次朔閏皆與經傳不合以為唐
紀即位之年歲在丙子迨太平興國元年亦在丙子凡三
十二百一年高王甲申七年十二月甲申朔冬至自此之
後每七十六年得一朔且冬至此即古歷一節每一節積
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率以為常直至
春秋魯僖五年正月辛亥朔且冬至無差異用此為法
以推歷傳縱小有增減乃經傳之誤皆可發明也古歷到
齊梁以來或差一日更有近世校課亦得符同恭惟聖朝

文教事與禮樂咸被惟此一事久未刊修伏望聖慈許臣
撰進不出百日其書必成儻有可觀願藏秘府詔許之書
卒不就 至道二年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鑑
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二十年事下有司判司
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為無所稽據不可用 上曰文干相
承雖止于六十儻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
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為
限

釋老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唐自元和以後不復釋經江南始用
兵之歲有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者至鄆州與河中梵

學僧法進共釋經義如出無量壽尊勝二經十佛贊法進
華受緞文知州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天法進獻經閣下太
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請遊名山許之 上即位
五年又有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大息災為鎮襄國僧施
復繼至法天聞大息災等亦歸京師上素崇尚釋教即
召見大息災等令閱乾德以來西域所獻梵夾大息災等
皆曉華言 上遂有意翻譯因命內侍鄭守筠就太平興
國寺建輝經院是月院成詔大息災等並譯一經以獻譯
梵學僧常謹清沼等與法進同華受緞文光祿卿湯悅兵
部員外郎張洎參詳潤色之 癸卯年輝經院畫取禁中
所藏梵夾令大息災等視藏錄所未載者綴譯之

晉錄本紀皆不書今據本志及會要追記之

八年十月甲申上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
氏之教有裨政治遠者自悟洲微愚者妄立誣誇朕於此
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
獲利即釋氏所謂利他者也無人無位縱或修行自苦不
過獨善一身如梁武捨身為寺家奴百官率錢收贖又布
髮於地今桑門踐之此真大惑乃小乘偏見之甚為後代
笑為君者撫育萬類皆如赤子無偏無黨各得其所豈非
修行之道乎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
其教非溺於釋氏也趙普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如
來之行修心聖智高遠洞悟真理固非臣下所及 是歲

賜輝經院額曰傳法今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
字從天恩災等所請也 雍熙二年十月丙午以天竺僧
天恩災為輝經三藏明教大師施護為傳教大師並授朝
散大夫試鴻臚少卿仍月給俸俸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太平興國七年六月先是舒州懷寧縣有老僧過氏柯等
家率請萬歲山取寶僧以杖於古松下掘得物石上刻
總公記曰吾觀四五朝後次口丙子年趙號二十一帝敬
照潛山九天司命真君狂搜求安僧忍不見等以石刻來
獻於是詔舒州修司命真君祠黃門恭政敬督其役總成
六百三十區號曰靈仙觀 太平興國六年十月甲午蘇
州言太乙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乙天之青神也行度
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越分故今築宮以
祀之 八年五月丁巳相州言風運害稼司天春官正表
城楚芝蘭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今城之東南一
舍而近有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乙作宮則萬乘可
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為速趨江外以蘇壘為吳分乎
議者不能奪丁卯詔從之蘭議徙建太乙宮於蘇村東上
閩門使樂陵趙鉉督其役仍令芝蘭及樞密直學士張齊
賢同定祭法 十一月己未太乙宮成凡千一百區命齊
賢等共視之齊賢等言太乙五帝之佐天神之至貴者請
用祭天之禮故其半又少損之上今增故坊從官百人自
盛均至明如漢制每歲四五日行祀禮

賜拱二年八月先是上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閩
下廈開寶寺西北隅地連浮屠十一級以藏之上下三百
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於亥二年巨麗精巧近
代所無也和制語曰錫書上疏誅其言有切直者則曰衆
以為金碧焚燒臣以為遠青骨血上亦不怒
錫此疏必可觀惜其不載於史奏議亦無
至道元年正月初端拱閣詔於昭陽門內道北建上清宮
謂左右曰朕在藩時太祖持踵愛友賞春不可勝計今悉
貿易以作此宮為百姓靖福不用庫錢也時王沔參知機
務奏曰土木之工必有勞費不免取百姓脂膏而上然
及營繕命使董其役夫言不滿三千人有司率移撥
三五百人給他用中使言於上上曰有司所須之人皆要
切汝當自與計城固融勿令廢務既而數年功不就言事
者多指之有詔十觀後歲餘內設道場與道士言及之乃
復出南宮舊金銀若用數萬兩幣於市以給工錢訖其役
丙辰工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上親為書額車駕即日往
謁焉

聽斷

太平興國六年三月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齊吏旁緣
為兵逮捕證左洪曼踰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
慮囚情得者即決之上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限之制
大事四十日小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煩逮捕而易決無

過三日四月上規躬聽斷京城諸司獄有疑者多臨決之
是歲自春涉夏不雨上意欲訟有冤濫會歸德節度使推
官李承信市意有爛者苦園戶病劇數日死已叩承信坐
曹市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關下道路非理而死者十常
六七所在或實緣細微情可憫測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左
拾遺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強官慮問若顯百沈
屈則重罰本州官吏自今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干
繫人非正犯者具保轉運使詳的情理免錮送又言刑獄繁
簡乃治道弛張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與者況六合之
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吏皆欲多禁繫
人或以根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適欠至少而禁繫累日

通鑑紀事本末

六

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五日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
列置歷委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每月具奏下刑
部閱現有禁人多者即奏遣朝官馳往決遣若事涉冤誣
致為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歲獄無冤滯則刑部
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八月兩浙運司言部內諸州
繫囚滿獄長吏隱落妄言獄空蓋懼朝廷詰其淹滯也詔
自今諸州有妄奏獄空及隱落囚數者必加深譴奉告者
賞之 閏十二月丁酉詔諸州犯流徒罪人等並配所在
牢城勿使轉送關下仍不得輒以案情聞奏稽留刑獄違
者罪之 先是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刁衍上疏言濫刑
酷法非律文所載者並望詔天下悉禁止之巡檢使臣捕

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鞠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
諸人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家闕配於務役最非其
宜神京勝地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
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
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重生紫宸之中乃非行法用刑之所
望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鈔點法具並付
御史及廷尉之獄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廷尉京府
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明刑理法之意或有
犯劫盜亡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圍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
刑憲過於衣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彼其慘毒實傷風化
亦望減除此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國其主和氣無傷必

通鑑紀事本末

三

疏上瑞矣上覽疏甚悅降詔褒答焉 雍熙元年三月甲
寅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繫禁日數以聞刑部
專意糾舉先是諸州每十日一奏獄狀上聞所奏有一州
禁繫至三百人者五月乃詔自今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
邸店養疾者並準禁囚例併祈以聞其鞠獄違限可斷不
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奏之先是開封府女子李孝登
聞鼓自言無見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詔本府隨
所欲裁置之李無他親屬獨有父有司繫之六月己丑李
又詣登聞鼓訴其父被繫上頓駭其事謂宰相曰此事至小
至當禁勒輩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廣安得無濫枉乎朕恨
不能親決四方之獄因不解勞耳即日詔遣殿中侍御史

李乾等十四人分任江南兩浙四川荆湖廣南等道審問刑獄情得者即決之吏之怠者劾其罪以聞若臨事明敏刑獄無滯亦以名來上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七月乙卯上謂宰相曰御史臺閣門之前四方綱維之地願閣臺中鞠獄御史多不躬親無廉雍容以自尊大鞠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民之不寃法之不濫豈可得也乃詔自今決獄御史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八月戊寅朔上謂宰相曰每閱大理奏案或節曰小有未條必移文按覆封疆遠動涉數千里外禁繫淹久甚可憐也自今卿等詳酌如其非人命所繫即與重罪區分勿須再鞠始令諸州若杖罪不煩證遠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羣臣受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四

薄且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司刑知政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矣 三年正月庚戌令諸鎮繫囚不得過十日長吏察舉之從左拾遺張素等奏也 四月乙丑令諸州訊囚不煩求官共視但中長吏得判而後訊之 九月癸未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並須習請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試問若全不通曉則量加殿罰又召諸州所奏大辟案多抄略疑辨之辭或至愆誤自今並全錄以聞又詔奏案每下刑部大理寺詳斷頓聞諸州有喬貨賄索入京賄吏索法者募告者賞之判刑部張化上言果州徐州官吏枉斷死罪雖已駁舉而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非稍峻其條章何以責其明慎案斷獄律從流失入死罪者三等徒二年半公罪分四等望自今應斷失入死罪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削一任長吏並傳見任從之 十月丁巳令諸州決獄違限準律官文書稽遲論其罪踰四十日言上聽裁事頃墜遠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 瑞拱元年正月詔諸道州府不得以司理參軍兼洎它職 二年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戊戌上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囚多所原減即命起居舍人項城宋維翰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案決刑獄是夕大雨 九月詔京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大理寺官 蜀三歲連其秋 己丑賜近臣刑統各一部中令百官奉

公外常請律令格式之文用以檢月斷事 淳化元年四月更成以早親錄京城繫囚多所原減令尚食進素膳遣常參官分詣諸道決獄令中使詣五獄祈雨 五月辛卯合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問天下所上案情勿復遣鞠獄吏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解日上必臨道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要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之 二年二月戊午詔大理寺杖罪以下並須經刑部詳覆又詔大理寺所駁天下案情未具者亦令刑部詳覆以聞 四月刑部李昌齡上言曰來大理詳斷刑部詳覆並違著以聞此設兩司為之鈴鍵責於

通鑑紀事本末

三

議獄克正刑章既列奏以念同乃職分之無別案制大理定刑訖送省部詳覆官入法狀主判官下斷語然後具狀奏聞至開寶六年開法直官致兩司共斷定覆詞今若恣信信規慮成煩滯欲望今大理所斷案情令寺官書判印書訖送省部詳覆如其允當即刑部官吏印書送寺共奏或刑名未允即駁疏以聞詔從其請 五月庚子始命司馬員外郎董偁等十人分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公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有疑獄未決即馳傳往視之州縣故稽留人獄久而不決及以偏解按職情不得實官吏徇情者悉以聞佐史小史以下許便宜按劾從事上致函庶獄慮大理刑部史舞文巧欺己卯置審刑院於禁

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覆官六員凡獄上奏者先中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當即下之其未允者軍相復以聞始命論決蓋重謹之至也 司馬光記開稱趙普出鎮太宗志中書權重且事衆軍相不能悉領向敏中時為錄官上言請中書刑房置審刑院按諸錄向敏中雖以左司錄知刑誥初不聞有此議圖史及它書亦弗載不知光何所據也且置審刑院不過欵恤庶獄耳豈能分中書權省其事耶疑此說或誤史須考之楊億說苑但云審刑院本中書刑房宰相所領之職於是析出亦不云中書權太重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

三

三年五月壬寅詔御史臺鞠徒以上罪獄具令尚書丞郎兩省給令以上一人親往慮問 己酉上以久愆時雨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按決刑獄是夕雨 六月戊寅上御崇政殿親錄京城諸司繫囚流罪以下多所原減 四年六月戊午朔詔御史臺應令行政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臨鞠問不得專責所司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臺使來傳索鞠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上以徒增煩擾用勅袁杲詔志罷之歸其事於轉運司 至道二年七月上聞諸州所斷大辟情有可疑者權為有司所駁不敢上其獄人命所繫或政冤

濫乃詔自今所斷死罪有可疑者具獄中轉運司擇部內
之詳練格律者令決之須奏者乃奏又詔諸吏民詣鼓司
登聞院訴事者須經本屬州縣轉運司不為理有司乃受
今大理司所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
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教閱

太平興國二年九月上屬意戎事每朝罷即於使殿或後
苑親閱禁卒取伉健者親軍罷軟老弱悉分配外州自
是藩衛之士益以精強乃令築講武臺於城西之楊村
辛亥大閱上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殿前都指揮
使楊信初董其事上以信病瘳不能言命文武左廂都指

山莊記卷之四

三

揮使崔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
以號令將卒望其所舉為進退之節每按旗指蹤則千乘
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上甚悅即遣中使悉
以金帶賜翰謂之曰此朕藩邸所服者也因謂左右曰若
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朝將帥多不得其人軍政
隳紊故也楊信即楊義遜上召改焉 丙辰上始狩於近
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 三年十二月乙丑上幸講武臺觀
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上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
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上從之因謂左右曰老子云馳
騁曰獵令人心發狂夏書曰外作禽荒為人上者不得不
戒觀前代多惑於此而致喪敗朕今順時蒐狩為民除害

非敢以為樂也 四年正月親征河東 四月上幸城西
督諸將攻城先是上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舞且能
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
使修貢賜宴使殿因出劍士示之數百人袒裼鼓噪揮刃
而入跳躡承接曲盡其妙契丹使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
必令舞劍如前導各呈其技北漢人乘城望之破膽 雍

熙元年二月初上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自都指揮使
已下至百夫長皆按名籍參考勞績而陞黜之凡踰月而
畢白是率備其制謂近臣曰朕選擢將校先取其備謹能
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謹訪則士卒不畏服雖有一夫
之勇亦何用耶又曰兵雖衆苟不簡擇與無兵同先帝訓

遊藝記卷之四

三

練之方或盡其要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敵
不克止意將材難得耳舊制諸軍解見或行間馳果出求
者會將帥互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或遠不為眾所
保上曰此人材勇朕可自保之由是稍加進用 四月甲
午幸金明池親習水戰謂宰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
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亦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
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者或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
從臣飲 至道元年三月己巳上令衛士數百輩射於崇
政殿庭召張滿觀之先是李延信還上賜李繼遠弓三
皆力及一石六斗繼遠意上欲威示四方非有人能抗也
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滿大駭上笑問滿或人敢敵

石浦曰舊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固已逃遠况敢拒
敵乎上因謂滿而北人皆貧宴飲食被服粗惡無可戀者
繼遣何不來自歸求保富貴 十一月己未上閱武於
便殿衛士執弓有及一石五斗者天二十發而解有餘力
因謂近臣曰事有奇異驚聽者此是也方今寰海無事美
才間出悉在吾教中矣朕向於行伍中選氣質端謹勇而
知禮度無倫比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執強較
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各止中即上曰此殿庭間數百人
爾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政迹總類

太平興國四年正月癸卯新澤儀成司天監學生已中張

思訓所創也置文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澤儀丞
舊制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轉新創成於自然尤為精
妙 五年正月國初但有左右飛龍院以左右飛龍使各
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國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又與葦蕒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
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開廐之馬始修上既平太原遂
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
乃詔於景陽門外新作四廐名天駟監左右各二以左右
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開廐使為養儀使內廐馬既充粗
始分置諸州牧養
改崇儀使實錄在甲中今從本紀

八年四月上嘗作戒諭辭二付開門一以戒京朝官受任
於外者一以戒蕃職州縣官丁未令開門於朝辭曰臣言
勩力乃書其辭於治所壁壁連以為戒 八月辛亥詔增
周公誥法五十五字美謚七十一字為百字平謚七字為
二十字惡謚十七字為三十字仍令翰林學士承旨扈蒙
中書舍人王祐同詳定蒙等上奏所增五十五字皆可用
其沈約質樸賡廣謚請廢不行詔可 雍熙元年四月甲
辰布衣趙岳慶詣殿上書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
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後唐至國朝亦合為金德則自禪
代以來符瑞押至羽毛之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
也望改正朔易車服旗色以承天統事下尚書省集百官

五運相承

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
前載具有明文頃者唐末喪亂宋梁篡代莊宗平編屬籍
繼立世功親雪國難天下稱慶即比梁於羿況王莽之徒
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上運自後數姓相
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火天造皇宋運膺火德况國初使
祀大帝為感生帝於今二十五年而又國立長禮已經六祭
自是日歲一日年校豐登千戈偃戢若於聖統未合天心
焉有太平得如今日此皆上元降佑清廟垂休致我恢復
一統之運也豈可輒因獻議便從改易必違奉命深所未
安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我朝上繼唐統宜為金
德且後唐已下宅宅中居今改正統今便發地理費無謂

且五運代遷皆親承授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奏自魏晉至國隋皆不得為正統故唐遠繼漢統立周漢于祿為王者後修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至十二載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之後依舊為三恪崔昌獻已並皆遠賦此又前載之甚明也況今國家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益天休伏乞聖家永為大德從之 四年十二月國子司業孔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啟奏曰管子云倉庫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為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天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蠶

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以身以化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都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維請禁原蠶則利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審之理夫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林飼失於善視遂至元黃致斃之由鮮不階此今乃禁其蠶事甚無謂也唐朝書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况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藉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園必有因緣為弊滋彰執亂民宜違軍漢汗絲給所

宜慎重上覽之遂寢原蠶之禁維復抗疏論辨且言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至至之祇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春晚蠶且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上雖不用維言嘉其後引經據以章付史館 端拱元年正月乙亥上於東郊親蠶元農以後稷配遂耕藉田始三推有司言禮畢 上曰朕志在勸農恨不能終于十畝豈止以三推為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為鄉里所崇者賜爵一級 淳化三年六月辛卯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遠近義倉以貯之今日常平以常參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四 蠶

官頒之俟歲飢減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 五年三月甲寅宋老民市牛江淮間未至上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上亟令秘書丞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州依其製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服籍頒其式於天下凡一縣所管幾戶夏秋二稅苗口桑功正稅及緣科物用大紙作表表排行實為為帳一本送州府校定以州印印縫於表之腰側置庫作板櫃藏貯封鎖自今每歲二稅將起納前並令本縣先如式造帳一本送州本縣納稅帳簿亦以州印印縫給付令佐 九月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東五十萬石

載三十萬石惠民河東四十萬石載二十萬石廣濟河東
 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竭民租未嘗不及
 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丁未上因問近臣汴
 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曰今
 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卒于京師仍以亡國之民悉集于
 草下比漢唐京邑民無十倍其人矣旬服時有水旱而不
 至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
 天邑舳舻相接足京師以無匱乏也惟汴之水橫亘中
 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口天下之財賦并山澤
 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場帝開
 則以本巡遊難數陸廢而通流不絕于百代之下終為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三

冢之用者其上大之意乎 二年二月祠部員外郎王判
 都省郎官事王炳上言曰尚書省國家藏籍與治教之
 府所以周知天下地宜廣表風土所宜民俗利害之事當
 成周之世治定制禮首建六官即其源也漢唐因之軌範
 斯著簡冊所載煥然可觀蓋自唐末以來亂離相繼急於
 經營不遑治教致全載之政王於三司尚書六曹名雖存
 而其寄亡矣謹按六曹凡二十四司所掌事物各有圖書
 具載名數藏于本曹謂之載籍所以周知天下之事自中
 制外教導官吏與利除害如指諸掌臣故曰藏載籍與治
 教之所也今職司久廢載籍散亡惟吏部四司官曹小具
 祠部有諸州僧道文帳職方有諸司閏年圖刑部詳覆諸

州已決大辟素情及刑禁奏狀此外口口口欲望全諸州
 每年造戶口租稅實行簿帳寫以長卷者別寫一本送尚
 書省藏於戶部以此推之其餘天下官吏民口發置祠廟
 甲兵徒吏百工醴畔封誥之類亦可稽其名數送尚書省
 分配諸司俾之緘掌俟養歲之後可以採舉官可與崇治
 載籍之式如此則尚書省修藏天下事物名數之籍如秘
 閣藏圖書國學藏經典三館藏史傳皆其職也上覽奏始
 之詔令尚書丞郎及兩省五品以上集議其事吏部尚書
 宋琪等上奏曰王者六官法天地四時之柄文昌列著經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

三

象緯環拱之文是為布政之官王化之本與教所出何莫
 由斯然而古今異宜必革殊制或從權而改作亦因時而
 立法唐之中葉兵革鼎革始建使名專掌邦事權去省闈
 政歸三司五代相循未能復舊今聖文垂拱書軌無外將
 備名而責實無稽古以建官悉舉舊章以端前軌而歲祀
 運入曹局僅存有司失傳遺編多闕臣等欲望委崇文院
 檢討六曹所掌圖籍自何年不係都省詳其廢置之始究
 其損益之源別俟討論以期恢復上以其迂濶竟廢之
 王炳奏議不得其日宋琪自吏部尚書遣右僕射在二
 月今琪又以吏書見故附此事於二月末實錄別本亦
 載此事於二月乙未

一第 257 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卷 反文內

太平興國六年九月丙午詔應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
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
郭贊膳部郎中兼侍御史和雜事膳中正戶部郎中書德
顯同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副員類能擬定引
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按前代常參官自一品皆曰京官
其未常參止曰未常參官今謂常參曰朝官秘書郎而下
未常參者曰京官舊制京官有員數除授皆云替某官或
亡填已闕京官皆屬吏部每任三十月滿滿歲校其考第
罷任取解赴集國初以來有權知及過判諸州軍監臨物
務官無定員月限既滿有司往往給俸料而見差務者中
有司便文所置之務罷則已但不常參除授皆出中書不

復由吏部至是與朝官悉差遣院主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真宗皇帝

親征契丹

景德元年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達秦契丹已謀南
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徂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
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青
戎可也必若戎輕親征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郭郭非廣
久聚大衆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徐圖
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
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無合機宜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不虧瑾重所議進發尤宜緩圖若遽至澶州必不可久駐
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 辛亥以永清節度使周
瑩為大雄軍都部署知軍府事代河陽三城節度使王顯
也今顯歸本鎮顯上疏陳三策以為大軍方在鎮定敵必
未敢引兵南侵若車駕親征望且駐蹕澶淵詔鎮定出軍
會河南大軍合勢攻殺或敵人虛張形勢以抗我師潛遣
說兵南下迫河與駕前堵軍對敵即望令鎮定之師直趨
敵壘攻其營柵則緣河遊兵自退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
或分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
軍進北掩敵此亦出其不意也洛苑副使李允則轉西上
閭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

閏九月乙卯合代州副都督元澄侯敵人南牧即率所部於境上禦備葺制之仍令副都督雷有終至時領兵赴鎮州與大軍合寨於平定軍 庚申令北面緣界河都督康進邢州路劉用各率所部赴滄州邢州屯守敵人入寇即邀擊之 辛未北面都督雷有終等引大軍頓唐河樹營柵以備寇 癸酉契丹王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率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趨保州振武小校孫家頌十年領事中路遇敵前鋒寇等依林木設弓弩以待之敵下馬以短兵格鬪寇等射殺十數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敵進

遊擊紀事本末

三

攻州城不利而北是日二十二日也撻覽與契丹王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敵勢益熾其輕騎俄為我裨將所擊乃帥眾東駐陽城寇寇準言遣秦敏騎已至深祁以束縛三路大軍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來路別無屯兵乙未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則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仰求使掩擊仍令閻道約石普關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強壯口入敵境焚毀族帳討蕩主聚多遣探伺以敵動靜上聞燕報天雄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振石普關承翰軍威四與邢洛相望足為犄角之用又曰寇從之士

不當與敵兵爭鋒原野以決勝負今天雄軍至貝州屯兵不過三萬人萬一敵騎已營貝州以南即是定州發三萬人除人俾桑贊等結陳南趨鎮州及合河東雷有終所部兵由土門會定州雷量時勢至邢洛間鑿與方可順動更勅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敵騎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來邢洛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合魏能等遠還東下傍城葺制彼必懷後顧之憂未能輕議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部戍害生蓋或是羊祜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控扼 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知政事王欽若

遊擊紀事本末

三

以敵兵深入寇言於上請幸金陵余書拒寇院事陳亮史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亮更在傍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亮更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大駕親征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掩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棄廟社遠之楚蜀即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闕說疑沮大事固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固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職守禦 記聞載王欽若陳亮之言車駕時在澶淵按欽若以

閏九月二十四日除和名十月初二日行車駕十一月二十日方親征訖聞蓋誤也魏泰來軒錄載準召欽若至行府諭意及酌上馬杯合欽若即日馳騎赴鎮此尤謬妄今依約仁宗實錄準及欽若本傳刪脩其實準先已決澶州之議欽若與克己潛沮之準因斥言其過蓋未嘗面斥欽若等欽若等固亦不於上前公獻此策本傳遂云準斥欽若等恐未必然耳張唐英作準傳又有江南人勸準金陵蜀人勸準成都之語若準私以為然則可耳必不對上斥言也且唐英叙準事多失實今皆不取欽若既不能沮準則因請守魏以自動姦邪為月謀或多如此本傳宜得之劉放作丞相策公傳亦云

通鑑紀事本末

上北巡至澶州不設渡河準始請新建議幸金陵及蜀者與司馬光記開同誤今不取
切敗前都虞候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敵即授以官稍視信之繼忠來問言和好之利時敵人頗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雲州詔署石普且致書奉一封牘達連闕下辭甚懇激興等言敵主與母召至車帳前而授此書誠令達至雲州送石普復報簡即馳以還於是普遣使告其妻至上發視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先奉詔克定州路副都部署望都之戰自辰連西營帳未修資糧未至軍不詳甲馬不習林二日矣加以士卒之數日乎況聖日臣

整衣而前選其偏將雖勝負且平而策援不至為北朝所擒非唯王超等輕敵寡謀亦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嘗荷遠寄被以殊寵列于階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惟以息民止戈為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審慈俯從愚瞽上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時亦以和好為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故因太宗上休命使告訃次則何承矩謂因轉戰之後連意違臣朕以為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懷悍之性豈能柔服此秦雖至恐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款者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政深入為寇今既兵鋒屢挫又恥于自退故因繼忠

通鑑紀事本末

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所言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已安民持遣使命遺之財貨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則必須乞議朕當治兵整眾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忠曰朕王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忠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贖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眾區為人父母僕詔使革亦協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審實之狀即附遣臣聞奏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
國史契丹傳改北朝字作使中及削去王超等輕敵寡謀及上謂軍臣等未知其二等語今依舊錄並著之庶

其不夫事實爾

丙子以天雄軍都都周益為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都署
頴州防禦使杜彥鈞副之供備庫使兼政政為鈐轄馬軍
都指揮使葛霸為駕前西面邢沁路都都署步軍都虞候
中牟王隱副之西上閭門使孫全照為鈐轄上召全照與
詔命兼天雄軍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孫視北面機事全
照言敵若南迫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投奇取勝上賞
其志未足張兵威乃詔都都署周益若全照以擊敵即分
兵給之 乙卯知奇威軍開封奇宗奏敵騎數萬入飛車
城川率兵擊敗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有詔嘉獎
令轉運司及都署司具將士功狀以聞并代鈐轄高繼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晉平泉來援登高望軍城川謂宗曰敵來而陣不整將不
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今敵必南去爾
起乘之當大清與戰至寒光頓伏發果敗自相蹂躪者萬
餘人獲馬牛橐駝甚眾既而宗自供奉官閭門候使連儀
鸞副使繼勳自洛苑使連子前庫使 十月丙戌連儀鸞
庫副使安守志按行澶州已北頓逸命澶州兵為鈐轄內
一人兼統緣河兵時緣河州軍益兵倍敵人故也先是詔
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是以敵兵東行通武強
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王超言契丹引眾沿河盧河
而東詔諸將整兵為備仍令奇威威虜軍保州北平寨都
署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令石隰州都監王汀

率所部兵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即會代州都署折
州駐泊兵拒之如自奇威軍化軍入寇即令麟府鈐轄韓
守英赴之 庚寅命兵部尚書知青州伏齊賢兼青淄濰
安撫使和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
運及兵馬既而敵騎稍南氏大驚趨揚劉渡舟人遊利不
時濟謂結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敵呼聲聞百餘里敵遂懼去
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以懼敵呼聲聞百餘里敵遂懼去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 丁酉詔威虜軍魏能保
州張凝北平寨西敵等率所部兵屯定州先是詔能魏能
及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朗分遣精騎至則深入以牽其勢
王超嘗請四人志隸所部上以本段奇兵統取心腹若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取天將節制則四人無以自效不許超既赴行在乃詔歐
等移屯 壬寅命入內副都知秦翰乘傳詣澶州天雄軍
等處裁制兵要便宜從事 乙巳保莫州奇威威虜軍北
平寨並言擊敗契丹羣臣稱賀是役張凝曰敵皆以偏師
抵易州南虜獲人畜鉅仗凡數萬計獨魏能追挽無功
此據疑敵傳附見實錄于十二月辛卯乃書凝等虜獲
數今移入此
先是王繼忠傳上手詔即具奏附石普言契丹已預兵攻
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平遣使議和好丙
午上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俗非所憂也欲先遣使
固亦無損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為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

前赴敵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
自陳僕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寇想誠求結和
好使於兵開國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嘉也又授
利用開門候候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
手詔利用疎于趙州人也

利用本傳真宗幸澶州利用奏事行在王繼忠為之按
初遣利用時車駕未離京師也傳誤以再遣為初遣耳
丁未以雍王元份為東京留守 戊申以樞密直學士權
三司使劉師道充隨駕三司使兼都轉運使 己酉以衛
州防禦使李重為大內都部署 初契丹自定州帥來
駐陽城遂緣河踰關南是月丙申抵瀛州城下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美
人員板東橋乘牆而上知州西京左藏庫使李延禧率州
兵強壯又集日翼巡檢史普所部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
皆棄棄而陸瑜十數日多所殺傷敵主及其母又親鼓衆
急擊天集城上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者倍之竟弗能克
乃遁去獲鎧甲兵矢罕牌數百萬驛書以聞 十一月年
亥朔賜延禧及將士等錦袍金帶婚錢有差又特遣延禧
本州團練使通判陸元凱推官李翔錄事參軍蔡亨兵馬
監押王誨及史普並進秩 北面都督奉契丹自瀛州遁
去其衆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虛攻日翼大軍軍詔督
諸路兵及瀛州戍卒會大軍軍 自敵兵入冠河朔皆城

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常有破敵之志日聞戎兵又
其強壯練習之開城機謀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遊
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是遊騎遠城與擊走之有詔嘉獎
發折代兵赴諸路會合 丁巳詔德清軍如敵兵南侵
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赴瀛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
接應以其介澶魏之間素不修完屯兵寡少也 庚申上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去使皆有修故也獨通利軍素無城壁兵甲若敵兵漸南
王超等大軍未至而詔即可援也宜分兵益為之修 戊
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
陣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開門使孫全照為都
鈐轄南作坊使張昊為鈐轄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石保
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步軍都虞候王德用副之入內副都
知奏翰為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昊為定州行營
鈐轄平塔將問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昊身被數創殺一衆
將逆明復戰而繼忠為敵所執昊還言天道方利昊先起
者勝宜大舉克敵并上與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言
不可乃止於是車駕將親征昊方成并代復奏遣事十餘
多論兵貴持重及所以取勝者召還入對上曰契丹入塞
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瀛州扼揚而
而未得人如之何昊請行上喜故命為東面鈐轄先令至
瀛州候敵遠近是即馳騎往奏翰既受命五督眾環城浚

溝以拒戎馬功畢敵未至輪不解甲宵凡七十餘日
 去 己已發永興駐泊龍衝雲騎八指揮赴行在 庚午
 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且不戰而却有和祥
 之家 曹利用至天雄孫全照疑敵不誠勸王欽若留之
 敵既數失利便令王繼志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頗兵不
 敢劫掠以待王人繼志又與葛霸等書令速達所奏是夕
 奏入上因賜繼志手詔言已達利用又以手詔促利用往
 并付繼志使告敵遣人自抵天雄迎接之繼志亦開利
 用留天雄不行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
 緩誤 辛未車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答焉 壬
 申次華城縣詔知滑州張柬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二

河上邵丁夫壅水以防戎馬之渡 天雄軍聞敵將至圍
 城惶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塔門孫全照曰全照
 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所不肯當者全照請當之既而
 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南門全照曰
 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里請
 復侍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保固腹心處分四面
 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素教舊無地分弩手皆執未漆弩
 射人馬洞徹重甲隨所指揮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
 釣橋以倚之敵素畏其名莫敢近北門者乃環過水東門
 良久全東門趨故城城北城水詳矣所 夜復自故城潛師過
 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遣將率精

兵逆擊代起斷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退全照請於欽若曰
 若亡此兵是亡天雄也全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
 戰殺傷伏兵略盡天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敵遂陷
 德清知軍尚食使攷旦及其子三班借職利涉虎翼都虞
 候胡福等四十人並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
 踰月不至敵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珠
 去上宜且避其銳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辨入聞內
 人謂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京師準入
 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者婦人
 之言今敵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
 北諸軍日夜望驚與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二

毛解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過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
 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
 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中前議詞氣慷慨
 瓊復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
 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幸遣州臣
 等効死敵不難破準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
 帶口器械侍側上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
 退還不進恐敵勢益張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
 軍敵當自退矣上意遂決 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
 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奉露寒苦朕獨安用此耶夕次衛

南蘇連翰林侍讀學士潘謹儕先赴澶州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候車駕

記開云王欽若陳亮夏竦秦金陵之謀按欽若時已在大雉必無此奏亮本議幸蜀上既止出亮史固亦不復申言且改圖也此當是羣臣怯懦者別請南幸偶與欽若前謀合因誤以欽若等為秦耳亮先破二策於朝云不可遠之楚蜀今此但云金陵不可得至固亦不及蜀也他書載準語多差謬蓋不知準先議於朝後議於韋城凡兩對輒并言上幸澶州時故率不可據今略取記開所載稍刪潤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三

日州遣指使散直張皓持詣行關道出敵寨為所得敵主及其母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大雉以詔促書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敵主及其母賜皓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上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大雉督利用回北去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彼雖有善意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許之矣然彼尚率腥羶深入吾土又河水且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親臨金師况敵人貪憚不顧德義若盟約之際別行邀求當決一戰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便宜從事

沈括筆談云國史載講和未口不詳因著張皓往來及以敵謀告繼隆等書錄有之見景德二年正月甲戌所稱大雉圍合不知曹利用所在暮遣皓及召見皓此則恐非也皓乃石普貝州所遣者既為敵得始見上上因使至大雉督利用偕往其子當在貝州或在他所安得隨皓衛南乎括又云和議定始改元景德此則因王曾筆錄之誤改元既誤他所稱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先得繼忠書抑亦未信也今並不取括又為皓子汝誌蓋載皓事尤詳且云考諸國史而信蓋歸說也雖如括所載皓曾上所親遣則是上已即帥敵深入澶魏矣皓但當至敵所屯處乃曰臣不操質歸死不復入白溝蓋知所載皆失實蓋括乃皓孫女婿直取其妻父說又增飾之且以夸世耳不可據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三

敵既陷德清軍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軍圍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捷覽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其旗幟躬出督戰或虎軍頭張球守床子弩潛發捷覽中額隨其僕數十百輩繞前與戈至暮是夜捷覽死敵大挫却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王帥環毒光人也捷覽死時上猶未至澶州劉放所作寇準傳及它書皆誤今不取

乙亥內出陣圖二一行一止付殿前都指揮使高瓊等給
 諸軍介冑及賜緡錢有差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等
 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門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
 日次南城驛舍為行宮將止馬冠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
 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亦固以請且曰陛
 下若不幸北城百姓若喪考妣蒸書樞密院馮拯在旁呵
 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而府令飛騎充斥如此猶責瓊
 無禮君何不賦一詩咏退飛騎即即麾衛士進軍遂幸北
 城至浮橋猶駐車未進瓊乃執轡策鞞大背曰何不急行
 今已至此尚何疑焉上乃令進軍既至北城門樓張黃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敵相視益怖
 駭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
 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 曹利用自天雄
 赴敵寨見其國主羣臣與其宰相韓德讓同處一車羣臣
 與其主重行列坐禮容甚簡以木橫車輓上設食器坐利
 用車下隨之食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左飛龍使韓杞
 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引進使何承矩郊勞韓
 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定云
 十二月庚辰朔韓杞入對於行宮之前殿跪受書函於閣
 門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問承輪受而啓封宰相請
 訖命杞升殿跪奏去國母命臣上問皇帝起居其書復以

關南故地為請上謂輔臣曰吾固料敵如此今果然惟將
 奈何輔臣等請答其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
 給金帛助其軍費以固惟盟惟陛下裁定上曰朕守祖宗
 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
 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僕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
 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
 達此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
 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即日入解送與利用同往
 韓杞既受襲衣之賜及辭復左袒且以賜衣稍長為祥趙
 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
 乎杞即改服而入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卿使人逐回韓杞聞其來問
 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助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
 可畏也臣此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德博
 州並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 辛巳詔左神武軍大將軍
 王榮寄班供奉官鄭懷德預龍衛兵馬與滄州都署荆嗣
 會於淄青防敵兵南渡也 詔永興軍兵除先遣赴河陽
 及重留本軍外並令都署許均領赴行在何承矩言臨河
 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趙覽中天死其
 夕候騎自澶州繼至彼聞驚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
 騎往來傳報乃擊鼓騶噪悉遣去民被掠甚眾無守視之
 者因得脫上曰捷覽乃子越之儔也子越舊樂野戰頗難

制捷覽和勇不在其下而多格城守此所以不及也今歲
入寇皆其首謀或聞犯邊以來果戰不利固執令部下凡
復男子十五以上者皆殺之使既失其謀主朕親御六師
而王超等三路大兵亦合勢南來使奔北固其宜也滑
州言契丹引眾攻通利軍知軍正固棄城而遁契丹掠城
中民衆而東詔勅固罪以聞固至河陽為趙昌言所縛送
闕下付御史獄治會赦責監州銀錫賜茶未幸北寨又
幸李繼隆營令將校從官飲賜賜軍有差違給事中呂
祐之齋勅賜諭兩京以將班師曹利用與韓杞至敵寨
使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執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與師
尋盟若歲布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五

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
足樂殺人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自是不敢復談
東之又屢稱王繼志之材安仁曰繼志平事潘師聞其猶
謹不知其他也安仁敏於酬對皆切事機議者嘉其得體
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辭猶言曹利用所
稱未合王繼志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志具繼志器奉中
矣是日上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官召東之與馬
向成東之入解命西京左藏庫使口州刺史李繼昌假左
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
許其他亦依繼志所奉云先是上謂輔臣曰韓杞與東之
皆言其母附連起居而不送其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
其主也朕詢於利用其言亦同仍云聞樞之問蓋由其主
不忠如是則繼昌之行宜亦致書其母可令潛以此意訪
于東之既而利用言東之云國母比欲致書以南朝未有
緘題政覆而不議若南朝許發簡翰願合便宜遂并致兩
書又及送衣服茶藥金器等以答東之所獻者東之又言
又言收眾北歸恐為緣邊邀擊有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
勿輒出兵馬繫契丹歸師丁亥遣侍御史高貽慶等四
人分詣河北諸州安集流民瘞養餓羣盜未擒獲者督捕
之以殿直閻門祇候曹利用尚東上閻門使志州刺史利
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賜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
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陛下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五

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新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即對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數事當面奏上復問之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官惟淺迫利用再聞其語及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緘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曰三十萬上下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遣內侍左班副都知周承翰往德清軍規度修城戊子上午作四盤詩命近臣和幸北寨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或賜製衣金帶鞍勒馬仍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再拜言曰契丹無名犯塞此蓋將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寇兵之深入也軍議皆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盡出禁衛馳卒陳於北郊授以戎算則前日敵來侵突必不能發彼渠魁過其壯勢又寇兵之退走也若會將襲逐必立奇功陛下復念其請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邀擊開其歸路臣等無以長尺寸之功上曰北方自古為患僕思平情盡職職除則須曰奪于歲有勞費今得其長威服義息戰安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勤哀略至於敵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繼隆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然宜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共圖勳績軍旅之事朕復

何憂 北面諸州軍兵得契丹北去未即出塞頗縱遊騎騷擾鄉閭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入郭詔高陽關副都署曹瑛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保州路部署寧州防禦使張凝為沿邊巡檢安撫使洛苑使平州刺史李繼和副之選天雄騎兵二萬為塚後繼以攝兵寇敢肆劫掠則所在台勢剪戮仍遣使諭契丹以朝廷為民無尚有屬擾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志手詔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等遺州馬鋪小校華斌乘驛齎赴敵寨 己丑免澶州將校每日起居方移軍河內就使董率故也賜河東廣銳兵三十指使緹錢遣還本營 辛卯詔王超等分三路兵營在河南者步騎萬人赴澶州命李繼隆石保吉領之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七

富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屯所時王超等逆抗無功惟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 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寇兵蹂躪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軍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賜契丹三十萬為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彼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甲午車駕發澶州大寒賜道旁貧民糲糒張凝等奏率兵至貝冀敵人候騎各圍結北去不敢侵掠偵得其主與其母已過定遠軍乙未華斌自敵寨還王繼志具奏北朝已嚴禁熊采仍乞詔張凝等無使傷殺北朝人騎上謂輔臣曰昨僕狗羣議發大軍會石普揚延朗所部屯布隊河諸州邀其歸路

以精銳逆躡腹背夾攻則敵必顛沛矣朕念天石之下殺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蕃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況求結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警衆中外同情使其復亡諒亦未晚今張敬等出兵襲逐但欲絕其侵擾耳左右皆稱萬歲延朗常言敵頓澧州去北境十餘里許人馬難之難衆易敗凡所剽掠悉在馬上輒初諸軍扼要路殺彼兵即幽易數州可襲取也奏入不報延朗獨帥所部兵抵北界破古城俘誠甚衆李繼昌至北羣情感悅贈段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開門使丁振奉誓來上下自車駕西陳橋振謁見行在所賜宴令歸遣曹利用送之境上繼昌言契丹頓遵用漢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三

然未能開習動成乘慢上之人雖欲變改而俗不可易也張敬等言契丹已出塞疑等各歸屯戊戌車駕至自澧州寇準在澧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詎敢語澧州詳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敵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捍禦之者吾不忍坐靈重因姑聽其和可也準處分軍事或達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畫用詔命茲事宜得達上笑而勞焉辛丑詔契丹誓書頒河北河東諸州軍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曾言如其國號契丹足矣上喜納之然

事已行不果改甲辰改威虜軍曰廣信靜戎軍曰安肅破虜曰信平安戎曰保定寧遠曰永定定遠曰永靜定先曰德平虜城曰肅寧乙巳以天雄軍鈐轄西上開門使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若歸闕丁未廢右隰州部署置石隰縣遣都巡檢使仍命汝州防禦使高文誥口之西上開門使張守恩為都監領駐泊兵三河兵各即住來巡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真宗皇帝

王欽若等改定郊丘板位

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上封者言郊丘神板皆有司臨事題署多不嚴肅詔函簿使王欽若改造欽若言五方帝位板如靈威仰赤熒怒昏是帝名理當恭避望下禮官檢定禮官言按開寶通禮義纂靈威仰赤熒怒昏極短白招拒叶光祀者五帝之號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靈符文祖之類也既為美稱不煩迴避詔可欽若又言壇園神位升降未便漢書郊祀志五帝為天神之位今五帝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岳瀆之類同處北極星所拱今與尚書大理之類接席帝坐為天市之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并祀之類同在第二龕早主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天福當為天福望合司天監表官參驗開泰詔欽若與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同檢討詳定欽若言本因臣所陳請不可復同商確許之既而禮儀使趙安仁等言得崇文院檢討杜錫陳彭年狀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者也白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

草木麗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大星木非地則是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至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十九年司天中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准天寶中初並合升在第一等從之貞元二年親郊令禮官詳定大帝卿漢中即王珣與博方士璆妄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為定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郊祀錄又云壇之第三等有中官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罷去帝坐有五一在紫微宮一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大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宮陳中其神曰耀魄習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坐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天福主鑿與華較不當作福字天紀一星在午階第四龕別有天紀九星在寅階第三龕壇圖並載不當正而為一編惟壇圖舊定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星依星經悉依舊禮為定詔從安

仁等職欽若復上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
又曰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鄭元注周禮謂禮天者
冬至祭天豈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禮六宗亦升天皇列五
帝之上此皆良史鴻儒所述豈皆方士膠妄耶古禮舊制
未必全是至九宮青神天寶立祀在宗廟之上文宗初野
元與執索却見降為中祀厥後水旱作沴元與果以復族
往者陛下特頒明詔列為大祀靈心昭谷景福並錄今若
以方士為妄即九宮之祀可廢乎至若天市帝坐雖前代
未有吳瑜接晉書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天子吉威令行既
名帝坐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所議
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禘之慶以廣維城之

通鑑紀事本末

五

恭芻因前代闕文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元未適中豈
可信正元之末學輕疑夏經史之羣儒疎論除執法天福
天紀三星安仁已有典據今請如舊其天皇北極帝坐孫
星四星臣已新製板位恭俟宸旨詔天皇北極特升在第三
一龍又設孫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坐如故欽若復言帝坐
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惟天市一坐在第三等
此人情所未安也又晉志大角及心中心但云天王坐實
與帝坐不類詔特升在第二龍十一月乙巳朔南薄使
王欽若奉神位板對于便殿壇上四位坐以朱漆金字白
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
貯以漆押覆以黃練祀上降階觀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謹

其事謹儀使趙安仁上新定壇圖且言舊圖五帝五岳中
鎮河漢並在第三等檢詳儀注合在第二等星刊正亦可
恭成務等看詳編勅

咸平元年十一月先是詔給事中宋成務等重詳定新編
勅丙午成務等上言曰自唐開元至周顯德或有格勅並
著簡編圖初重定刑統止行編勅四卷洎方隅平定文軌
大同太宗臨朝聲教彌遠遂增後勅為太平編勅十五卷
淳化中又增後勅為淳化編勅三十卷編勅之始先帝親
戒有司務在體要當時臣下不能申明聖意以去繁文今
景運重熙孝心善繼自淳化以後宣勅至多乞命有司別
加詳定取刑部大理寺京百司諸路轉運司所受淳化編

通鑑紀事本末

四

勅及續降宣勅為八千五百五十五道備共披閱凡勅文
與刑統今式舊條重出者及一時機宜非永制者並刪去
之其餘舊禁法當與三司參酌者委本部編次之凡取八
百五十六道為新制定編勅其有止為一事前後累勅者
合而為一本是一勅條理數事者各以類分取其條目相
因不以年代為次其間文繁意類者量經制事理增損之
情輕法重者取約束刑名刪去之凡成二百八十六道準
分別為一卷附制儀令違者如違令法本條自有刑名者
依本條又以續降勅書德音九道別為一卷附淳化赦書
合為一卷其釐革一州一縣一司一務者各還本司今勅
稱依法及行朝典勘斷不定刑名者並準律令格式無本

條者準違制令致不躬親被受條處分臣等重加詳定表
職無殊伏請鑒核頒下與律令格式刑統同行優詔集卷
之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判大理寺王曾言自成平編勅
後續降聖勅千一百餘道及新行者又三千六百餘道條
件既衆檢視猶難望遠官制定乃詔王曾與翰林學士陳
彭年同加詳定 九年八月翰林學士陳彭年等言先準
詔看詳新舊編勅及取已刪去并林特所編三司文卷續
降聖勅重大中祥符七年總六千二百二道會要云二千
七百九十一道今從本志千三百七十四條分為三十卷
其儀制敕書德音別為十卷與刑統景德農田勅同行其
止是在京及三司本司所行聖勅別具編錄若三司例冊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三

貢舉圖信條例仍舊遵用

李京巧等脩定樂器

景德八年八月丁丑朔以翰林學士李京巧左珠璣大夫
張秉同判太常寺仍命內臣監修樂器時殿中侍御史艾
仲儒上言每監祠祭伏見太常樂器損闕音律不調郊社
在近望遣使修飾及擇近臣判寺致以命之京巧素曉音
律乃命大樂鼓吹兩署工較其優劣然去濫次者五十餘
人京巧因編錄律呂樂物名數目曰樂器又裁定兩署工
人試補條式及律呂程課皆施行之三年八月甲戌上御
崇政殿張宮懸閱試李京巧等新習雅樂召宰相親王臨
觀京巧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次合登鼓鐘磬均麓

琴阮笙蕭各二色合奏等瑟筑三色合奏迭為一曲復擊
鐘磬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文武二舞鼓吹導
引擊夜六周之曲信制兼呈每變宮之際必換義管然難
於運易樂工單仲年改為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諧宮調
頗為精習上甚悅賜京巧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頗
有倫理矣上以兩舞樂詞非雅乃命分兩制別為之 大
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己酉詔太常寺別制天書樂章俟親
鑿園立日以奉禮祀又詔取天書降及封禪以來祥瑞尤
異者別撰樂曲以備朝會燕饗於是太常寺請郊祀獻天
書用端安曲天書升降用靈文曲又上朝卿用醴泉神芝
慶雲靈鶴瑞木五曲請兩制撰詞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三

王欽若等編修冊府元龜事迹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命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
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請以直秘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
修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欽若登億看詳欽若等又自
撰其上進詔用欽若等所撰為定有未盡者未嘗增之又
命宮苑使滕州刺史勾當皇城司劉承珪內侍高品監三
館秘閣圖書劉崇超典掌其事編修官非內殿起居當赴
常參者先之非帶職不當給胥俸者特給之其供帳飲饌
皆異於常等 三年正月癸酉賜編修君臣事迹官太僕
少卿直秘閣錢惟演等從容舊制方物之賜止及近臣至
是優禮此職故也 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書及

所修君臣事迹編門類詢其次序王欽若楊億忠以俱對有倫理未當者立命改之工部侍郎曰朕此書蓋欽若前代事實為將來典法使開卷者動有資益也賜編修官金帛有差 四年四月丁丑上謂欽若曰近覽唐寶錄敬宗即位坐朝常晚羣臣班於紫宸殿有頌語者拾遺劉杓楚切諫和龍璋不已軍臣匡翰乃退恭宗為勳各遣中使慰勞諫臣舉職深可獎也而文臣以違言之黨目為鷹犬甚無謂也今所修君臣事迹尤宜區別善惡自前代集賢不當如此類者宜折理論之以資世教 八月壬寅上幸崇文院觀新編君臣事迹王欽若楊億等以草本進御上偏覽之賜修書官器幣有差乙巳詔編修君臣事迹官秘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三

使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上親製序賜名冊所元龜編修官並加賞養左正言直史館陳越先死無子同列為奉其事上聞之賜其兄咸同三傳出身 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甲辰內出手札示編修君臣事迹官曰朕楊為大司馬下人謀反輒原不問乃屬之仁愛門此甚不可者且將帥之體與牧軍不同宜威禁恭以刑止殺今先謀發覺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材春秋忠侯伐鄭大敗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宜其喪師今朕揚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也可高度改定之 王欽若校道藏經 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己酉樞密使王欽若上新校道藏經目錄名實文統錄上製序賜欽若及校勘官器幣有差尋又加欽若食邑校勘官階勳或賜服色初東封後命兩街集有行業道士修齋齋料儀 二月甲申命欽若詳定成羅天齋儀十卷 八月甲午又選道士十人校定道藏經 二月甲申年於崇文院集官詳校欽若總領鑄印給之舊藏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太宗嘗命散騎常侍徐鉉和制詰王禹偁太常少卿孔承恭校正焉本迭大宮觀欽若增六百二十二卷又以道德陰符經乃老君聖祖所述自四輔部升于洞真部欽若自以深達教法多所建白時職方員外郎曹谷亦稱練留欽若奉校藏經未幾出為淮南轉運使奏還卒業餘整部類升降品第多其為也仍令著作佐郎張君房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一

杭州監馬本初詔取道釋職經五相毀譽者刪去之欽
若言是月老子化胡經乃古聖遺跡不可削去又言五月
日九天生神車玉京通神消災救苦五生秘授延壽觀內
保命六齋十直凡十二經濟濟於民請篆印頒行從之
七年五月癸丑欽若上洞真部六百七十卷

田錫御覽

咸平四年初田錫知秦州歲三年不得代錫乃上章白陳
即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曰陛下治天下以何道臣願
以主王之遠治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略四部
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
切之言為御覽風十卷真宸坐之側則興亡治亂之事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在目矣上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
之職如成數表即先進內錫言臣所撰書每五日具單一
卷檢討疑五寫為淨業已十八日大率十年絕筆臣慮朝
廷俾臣蒞事或委一節授一職不若使臣常以主王之道
致主於克壽也陛下春秋鼎盛好古不倦若師主王之道
日新厥德十年之內必致太平臣雖衰邁得見其時私幸
足矣即先上御覽三十卷御覽風五卷手詔褒答之
按田錫集五月八日召對請修書二十六日進草稿降
詔獎諭不得其時今附見六月末
五年四月癸酉命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
諭旨曰卿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

之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
見即具奏聞 六年五月乙未以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
雜事田錫為左珠議大夫遣中使諭旨曰第安心著述必
無差出故并殿者聽先奏弄又命錫史館修撰十二月日
錫卒所修二書克弗克就

胡旦兩漢春秋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丁巳初胡旦編兩漢事為春秋言
於太宗頗給借館史繕寫太宗語侍臣曰呂不韋春秋皆
門下名賢所作尚懸千金咸陽市曰有能增損一字者與
之如胡旦所撰止用其家書錄出於胸臆豈得及易流
傳耶跋其工畢且命史館參校以聞旦懼遂止於是旦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判廣州書成凡百卷知州謝必又為言乃詔官給筆札錄
本以進天聖二年始上之 仁宗天聖二年二月年百卷
州上將作監致仕胡旦上所撰兩漢春秋上因問旦史歷
及著書本末軍臣王欽若對曰旦詞學精博舉進士第一
再知制誥然不矜細行數敗官今已退居嘗謂三代之後
獨漢得正統因四百年行事五廢敗以擬春秋上稱嘆之
於亥命旦為秘書監仍錄其子彬為將作監主簿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真宗皇帝

封泰山 天書附

太平興國八年六月兗州泰山父老及瑕邱等七縣民四千七百九十三人詣闕請封禪觀察判官廖文輝護送之上謙遜不允各賜束帛遣還 雍熙元年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詣闕請封禪 戊子羣臣上表奏請封禪表凡三上 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是月丙申詔翰林學士承旨包蒙學士賈黃中散騎常侍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乙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路庚子以宰相不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為副使賈黃中為儀仗使不琪等所過修儀仗導駕上曰朕此行蓋為蒼生祈福過白嚴飾非朕意也乃詔惟告廟及至泰山下用儀仗所過不煩陳設車末以駕部員外郎劉端監祭御史索相為泰山路轉運使癸卯遣儀駕副使康仁寶等部丁匠修宮墻於泰山 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六月壬寅上謂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人徐圖之亦未為晚也乃詔傳封禪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雍熙二年十一月甲子詔泰山前代石檢壇遺有壞壞者並令修葺如故州縣常謹視之 四年六月丙子起居舍人田錫上書請東封泰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一

山 真宗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趙鼎上言請封禪中書以聞上拱揖不答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上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設冠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變上厥兵即膠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刑此恥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為大功業庶可以鎮服四海誇示遠人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為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為之若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三

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且無不可乘間為旦言之促使然而從然上意猶未決吳通與善之者他日晚幸秘閣惟杜錫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所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錫老儒不測上旨謹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由此意遂遂召王旦欽于內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此據蘇轍龍川別志及劉攽所作冠準傳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上召宰相王旦知樞密院事王

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寢殿中帝奉皆青純
 為之且墓間非張燭莫能辨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
 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呈冠錄
 抱告朕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
 符三篇勿泄天機朕休然起對忽已不見遂令筆誌之白
 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絲壇九級又
 雕木為輿飾以金寶恭符神既雖越月未敢罷去適見皇
 城司奉在承天門屋之南甬有黃帝身於鳴吻之上朕潛
 令中使往視之回奏云其身長二丈許絨一物如書卷纏
 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
 之書也旦等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己愛

通鑑紀事本末

二

人夙夜求治以至殊却修睦廣俗靖吏于戈偃載年教屢
 豐皆陛下統統業業日誼一日之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
 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吉先期靈文果降寶勅上可佑德
 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啓封之際宜屏左右上曰天若
 爾亦闕政固宜與卿等故長改悔若城告朕躬朕亦當責
 身自修宜直德之而使眾不知也上即步至承天門焚香
 望拜命內侍周懷政並南繼明升並對捧以降王且跪進
 上再拜受置書與上復與旦等步導却燉蓋徹警蹕至道
 場授知樞丞陳克忠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與於宋付
 於肆各其器于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帝政賦命克忠
 靖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上

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承之
 志請託藏以金匱三等符寶于殿之北無是夕命且宿齋
 中書晚詣道場且趨往而上已先至 丙寅軍臣入賀於
 崇政殿賜宴上與輔臣皆蔬食遣吏部尚書張昞賢等奉
 告大北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丁卯設黃麾仗于殿前陳
 宮懸盛歌文武官契丹使陪列酌獻三清天書僅畢上步
 導入內行避黃道司天監奏三日五日有瑞雲覆宮殿乞
 付史館從之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
 門為左承天祥符門權護門親從官徐榮為十將賜衣服
 銀帶緞錢崇先親天書故也 三月甲戌兗州父老呂良
 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對于崇政殿上令引進

通鑑紀事本末

三

使曹利用宣等而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
 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
 昭顯威德固宜告成盛獻以報天地上復曰此大事不可
 輕議良等又曰歲時豐稔華夏安泰願上益靈祝早得成
 禮詔賜帑帑之知州邵華又平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
 已卯詣通貢舉人兗州進士孔穎等八百四十六人伏
 闕下請封禪 四月甲卯大書又降于大內之功德閣
 此據大禧元年正月壬戌詔述書本紀實錄並不載也
 先是宰相王旦等平文武百官詣軍將校州縣官吏四裔
 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八人詣東上闕門凡五上表請
 封禪甲午詔以今年十月有事于泰山揚德華詔有不求

神仙不為奢侈等語上曰朕不欲斥言前代帝王遠改云朕之是行昭答元祀匪求仙以邀福期報本而潔誠祛弊杜淫並資豐修服御供帳悉從減省遂遣官告天地宗廟庶績譜祠甲午以知樞密院事王致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上以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即詔謂計度泰山路種草引進使曹利用運政使李紳福相度行宮道述翰林學士晁迥李承巧楊億龍圖閣直學士杜錫侍制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儀注王旦請依郊社故事命五使上曰升中大禮五使之職當於中書樞密院以班次領之為極曰臣等叨居重任又添使名慮未為允乞仍舊貫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五

曰大臣為之蓋重祀事也丙申命王旦為大禮使王致若為禮儀使其禮儀樞密道顏述使事令拯洎免史分掌之致若安仁並判兗州仍更迭往乾封縣築於泰山熊孫者山下工役無得凋發丁夫止用兗州兵行宮除前後殿餘悉依舊儀金帛勿輕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輸供用他所須物悉自京軍致無得輒有科率戊戌命皇城使劉承珪龍圖閣待制成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事綸上疏言臣選覽載籍驗天人相與之際未有若今炳煥者也請詔侍從大臣奏為祥符勅於嘉玉藏之太廟別以副本秘於中禁傳示萬葉世世子孫恭戴天命無敢忘荒然臣竊謂流俗之人古今一揆恐託國家之嘉瑞寔主

叩感之狂謀或詐憑神靈或偽形土木妄陳符命廣迷休祥以人鬼之妖詞亂天書之真旨少君樂大之事位任有之伏望端守元符凝神正道參內景修行之要致五千資治之言建皇極以御蒸人賢大和而延聖算仰答天貺俯惠羣黎上嘉納為以兵部員外郎知兗州鄧華為京東轉運使延慶州泰山路禁止行人兗州別路公用錢月二十萬士民以吏部員外郎判三司勾院盧天豫京東轉運使詔東封錄路築采捕修建行宮無得侵占民田屯駕步騎輒踐苗稼者御史糾之兗州民供應東封外充今年徭役及支移稅賦丙午詔於皇城西北天波門外作昭應宮以奉天書命皇城使劉承珪入內副都知藍繼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六

典其役丙辰有司言巡狩有瑞策告行之禮皇帝親行事入封祀至泰山下築告天上帝於圓壇如巡狩告天之禮有司攝事即不戴攝事之儀車駕至泰山分行告至望令太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奉可又言車駕所過山川及古先哲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所經十里內神祠橋道並合致祭今參詳其數頗多慮有司供祀不逮請除名山大川先代帝王功德赫奕者遣官外餘委本州祭告從之遣使馳詣岳州米三餘茅三十束修繕神廟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岳州助教賜朱帛戊午詔東運取鄆州臨郵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先是自京抵兗州有路二由曹州者為南路太常卿當置

頤於此由樸耶者為北趾時命王欽若曹利用由南趾越
安仁李神福由北趾回赴泰山封上用之紫簡且言南趾
雖近而用功多北趾郵傳有素而功省故從北趾焉 五
月壬戌王欽若言泰山下醴泉出 有司詳定儀注請於
泰山上置圓臺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陞上飾以青四面如
方色壇外一遺廣一丈圓以青繩三周塗壇在圓壇東南
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山下封祀壇四
成十二陞如郊祀殊圓立之制上飾以元四面如方色設
三遺塗壇如山上社首壇八角三成八陞三遺如方邱之
制又為壘始於土地外壇之內天地玉牒玉冊並刻字填
金群以金塗銀繩絨以玉置置石城中祀玉冊絨以金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醴醪廣五寸兩廣一寸二分厚三分金匱之制並長一尺
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當壘繩處刻為五道封匱
以金泥和金粉乳香為之印以受命寶寶方二寸一分文
聖恭膺天命之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石域之制用石
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壘中廣深各五寸傍院檢處皆刻
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壘繩皆
刻三道廣一寸五分深三分又為石檢以壘繩皆長三尺
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壘其當封處刻二寸取足
容寶又皆為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立壘旁當刻處又
為金繩三以壘繩皆五周徑三分封壘以石泥石末和方
色土為之印以天下同文寶寶請以金制同御前寶距石

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尺厚一尺一尺一尺刻其道與壘
相應皆再累又為五色土圓封壘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
丈九尺其二寶分寸並以今尺為準金匱四日奉置太廟
本室詔皆從之 乙丑王欽若言賜山蒼龍見 丙辰命
王旦為樞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上諭之曰其文當
首叙上天降聖降臨端皆安次述為民祈福之意 初有司
請依唐故事皇帝吉期出京泰山社首山並用法駕上以
前詔惟祀事豐潔除從簡約於是改用小駕儀仗尋改小
駕名曰鸞駕 辛未趙安仁奏得太僕寺狀金玉輅令先
赴泰山轎馬二丈三尺闊一丈三尺所製州縣城門橋道
有隘狹處請令修葺上曰若此則勞人矣可於城外邊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噴蓋處避之令增州所貢方物並取十月以前集泰山下
甲戌上以東封路供頓易粮數廣召丁謂出扈駕兵籍
示之曰蓋有司不知此數廣為營修耳曹不慮煩擾于下
其少數未嘗轉送者俟秋成和市 庚辰有司請登封日
圍壘立黃麾仗至山下壇設燧人將行禮然相屬又出
漆牌遣執仗者傳付山下牌至公卿就位皇帝就望燎位
山下傳呼為歲下即舉燎皇帝還大火解嚴又傳呼而下
祀官始退其社首盛坎亦設燧火三為準從之始定公卿
就位亦用傳呼為節上以接神務在嚴靜遂更為漆牌禮
畢乃聽傳呼又恐傳付漆牌不即速辰刻或差先遣司天
以漏立設山之上下及以日晷覆校復於壇側擊板相應

又自太平頂天門黃壇嶺盛獻觀各以長竿揭龍燈下照
參儀使不愆其節云 年已對王三等於龍圖閣出封禪
壇圍視之上曰即禮曰祀昊天上帝位不以正坐蓋公啓
呈地祇今封祀曰昊天上帝坐宜當于位大書置於東側
太祖太宗位北郊禮曰次西北側向以中祖宗恭事上穹
之意 壬子詔大書出東口祇下曰用道門威儀百人在
路三十人舊制即祀正坐禱皆以黃蓋帝拜禱以雜玉是
詔既坐以雜拜禱以紫詔緣路行宮止以舊蓋就加整不
須別創詔於泰山要路置門非執事赴役者不得升 有
司言大書出是日創新几禱置玉輅中修儀仗導從七百
五十人前後部鼓吹中使二員夾侍仍命官充使 癸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以王旦為大書儀仗使王欽若趙安仁副之丁謂為扶持
使藍繼宗為扶持都監內官高品周懷政入內高品盧甫
繼明並為夾侍 詔車駕離京至封禪以前不舉樂經歷
州縣勿以聲使來迎 上謂王三等曰自醴泉發朕即周
問泰山祠宇有言王母池因念詔許來封以來凡有靈迹
靡不照告獨此尚闕乃令中使齋青祠致告未發而王欽
若奏至言池水變紫色驗之乃遣使之信宿也王等曰休
應鸞答如是之速實至誠所感也 六月壬辰詳定所上
封禪儀注上覽之曰此儀久廢非典禮具修宜為宜美即
手到缺五十九事令五使參議釐正而行之 丙申有
司請前祀七日遣官以社帶分致天齊等八神又祀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七

亭亭肅然但係會稽五山及于泰山下擇地望祭前代封
禪帝王前祀一日以文字祀泰山少年祀社首並從之
先是五月丙子上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
書于泰山即齋禱王欽若於是欽若奏六月甲午木工董
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革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
王居正居正見其上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視之
遂建道場明日既授中使捧詣闕奏至上亟召王三等諭
其事欽若自出表迎即命三為導衛使已有三與扶侍使而
下具儀仗迎天書入會芳園之西門 庚子羣臣詣園迎
導升殿 辛丑上致齋 壬寅備鑿寫以出北面拜殿下
道衛扶侍使自殿上奉天書置上前上再拜授陳充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

文既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民廣福賜爾嘉瑞黎庶咸
和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登遐歲增祀百官
亦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上先遣王等導衛扶侍至朝元
殿上迎拜入內時久而頌晴景色登廊苑中有雲五色噴
天書次黃氣如鳳駐殿上發叩權董祚為八作副都頭王
居正為右班殿直 壬子取封禪之義改即祀樂曲名侯
禮畢仍舊其後祀汾陰后土亦如之 七月廣州言大食
國船主陸安器願以方物至泰山修貢詔許之封禪用玉
牒冊凡七文思玉工言用玉造琢難成軍相請代以珉石
及階州來進上曰此賦狀之類目之為玉以奉天於禮可
乎即遣中使備勅玉工有趙榮者言太平興國中合與衣

一一三

工治是五為曠而歲除方就其崇收殿畢立取而用之上
曰此蓋先帝聖謀已成無裕冲眇也仍出沐輔臣時三五
宿齋中書即遣中使諭焉 乙巳今紀書五直史館到籍
攝將作監與內侍張永素預使封園臺石城太常博士直
某賢院宋舉與內侍都昭信封社首石城並先規度踏車
請對使殿以城式進御上起更袍而視之 年未慎刑舉
人郭主身四百六十二人以車駕來巡獄寂寒二千石車
四為園上曰意雖可嘉然納之則諸州盡以為高貴益或酒
樓耳即令優給其直仍諭京東諸州民無復然 八月詔
升山有大石雞越者築土平之或委曲而過樹宮道者用
絲布蒙其枝幹或勿動傷有司言西漢祭天子甘泉泰畤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上

祭地于汾陰后土後漢始定南北郊然則今之汾陰后土
本漢祀地祇之所也將采既禪社首祀地祇則后土不
當同日更祭又按唐開元十二年祀后土於汾陰雖工十
三年封禪不別祀后土欲望車駕出京日遣官就汾陰告
祭封禪日史不致祭從之乃令給事中馮起祭告 年丑
昭憲刑院開封府自九月一日後勿奏大辟案止令中書
擬定施行 丁未詳定儀注官死迎而下習春山園臺封
祀儀于都亭驛 乙巳命天下禁屠羊一月自十月五日始
丙午王欽若等奏泰山道路祀壇極成已畢工上謂輔
臣曰每有自泰山使至者朕必首詢殺作勞苦皆言景色
異常朕共樂成其事王王等固稱頌聖德上曰茲乃上天

教祐祖宗積累所至也朕何足以當之詳足儀注官再習
儀于都亭驛 乙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
九本 刑部尚書知陝州寇準奏請從祀詔可 九月己
未詔告太廟以芝草嘉禾瑞木列于天書壁前及陳于
六室仍各陳所貢之處 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權東
京留守即赴內殿起居上以敏中舊德有人望故自西京
召而用之 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
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侍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筆飛舞
良久翌日上頓謂曰昨所觀鶴但于筆上飛度若云飛舞
良久丈則文矣然恐不為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
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深皇帝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三

獻莫大于此望付中書載于時政上然許之
按實錄云劉承珪上法物有鶴十四飛舞于庭本志云
有鶴十四至殿上死轉飛舞正與御座相直封禪祀亦
同據丁謂所奏正有雙鶴爾至至殿上者凡十四而飛
度天書筆者特其十四之一即本紀并承珪上法物皆
不書乃于告廟日書有鶴十四來翔按實錄止于告廟
日鶴隨步筆至萬歲殿不言其數本志云還至乾元門
有八鶴盤飛空中又曰四鶴飛隨步筆天書初出及還
皆有雙鶴翔筆上下疑本紀所稱即通此數也然則上
法物及告廟皆有十四鶴來翔矣今而存之具載上塔
使後世有考焉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泉源素壑而濁初營頓置山下醴
泉發池水亦深及二使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醴味甚甘
美米類以濟王致若始治之池側有石像頗推折劉承桂
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輔臣臨觀 辛酉遣使鑿石為龕奉
著舊所令致若致祭禮儀使言準典禮皇帝致福酒以上
尊太酌而下以盃令參詳吉廟及封禪曰皇帝所飲福酒
蓋上靈降祚以交神明之福望令尚食奉御一員於上尊
酌酒以進庶叶禮文從之 癸亥以權三司使事丁瑄為
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持節之 是日奉天書于乾元
殿上齋于殿之後閣初有司撰儀止致齋一日持節散齋
二日甲子秋持使等奉天書升玉輅赴太廟南城門內徑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殿有項車駕至詣殿的獻其告六室至太祖太宗室告
以嚴配之意上涕泗交下左右執事無不感動行禮次白
雲如龍鳳仙人正在廟室上有鶴十四來翔 辛未詣款
聖院朝拜太宗神殿是行也詔祀事所用醴酒令有司別
擇器用精加醞釀至時進內朕躬親檢題以付有司印部
川蠻王阿道遣將軍趙勿遠來朝貢勿遠請赴泰山陪位
許之 癸酉詔文武官奉使至兗州當升殿者並公服令
王欽若等察之 步軍都虞候鄭師部前軍先赴泰山
甲戌命諸司副使二員祀嶽下諸壇往年祭器有不恭其
事者過赦不原詔諸司奉祀升山人官給衣服令祀日沐
浴服之從官衛士至鄆州即禁葷茹公私羊豕不得至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七

下 乙卯以恭書樞密院事馬知節為行宮都部署庚
辰趙安仁來朝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八千七百一十本
乙丑上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初禮官已再律習且言職
在宥司無帝王親習之文上曰朕以達冥恭之意豈憚勞
乎既畢謂輔臣曰通見典禮頗有未便如天書未下園壇
朕已先降天書置先天書降壇送神畢始奉玉匱置城石
禮儀使奏禮畢在望燎前以未協宜置置城石將作監即
頒使封固權為宜雜可與禮官再議以聞有司言按開寶
通禮則端燎畢封開元故事則封城後端燎今若不封
神封即未稱真恭或封城後送神則併為宜置城石
終獻畢皇帝升壇封玉匱奉置城石印訖次致福送神樂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止燎舉天書降次金匱降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還大次俟
封城訖再升壇省視緣祀禮已畢更不舉樂從之又以亞
獻終獻皆不作樂問禮官且言按開寶通禮親即壇上設
登歌皇帝升降奠獻飲福則作壇下設宮懸降神迎詛退
文舞引武舞迎送皇帝則作亞終獻在退文舞引武舞之
間有司攝事不設宮祭二舞改三獻升降並用登歌今山
上設登歌山下設宮懸二舞其山上園壺亞終獻準親祠
例無用樂之文上以對越天地嚴配祖宗不欲分等成持
命亞終獻並同登歌作樂 十月戊子朔上謂王旦等曰
朕以封禪非常祀自今日素膳三日陛下下方將冒寒涉
道遠保衛聖躬恐未得宜況南郊亦祀天地不開預禁葷

如望于致齋或散齋後議進素食遂三上表懇請終不許
庚寅詔以御史中丞王嗣宗攝御史大夫為考制度使
右正言和制培周起攝中丞為副使所經州縣採訪民間
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議制禁
之有四方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論為蠹毒擇獨
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官吏此逐尤異氏受其惠不守廉
隅昧于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
祈以聞 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仗衛于乾元門畫漏未上
三刻白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郵鼓
次道門威儀扶持使等導從而行從臣望拜于殿下有頂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大輦發京師次舍芳園之行宮詔

道經紀事本末卷三

三

行宮官職掌人盡恭奉祀有涉懈慢令憲臺及監祭使糾
舉過赦不原 壬辰次陳橋驛命宮苑使趙承煦等檢視
山上下諸壇屏帳詔行在諸邑人有犯罪並赴行宮都郵
晉馬知節詣軍即送殿前副都指揮使劉球量罪區斷情
理重者以軍法從事不須奏聞所在州縣犯罪人送軍頭
司未得引見令樞密院詳度指揮上虞心祀事不欲決罰
且虞小民輕冒禁法此預戒之自降詔至祀事未嘗戮一
人 癸巳次長垣縣 甲午次韋城縣王欽若等言泰山
芝草再主者甚眾 乙未次衛南縣 丙申次澶州今殿
前副都指揮使劉球西京左藏庫副使趙可倫於山門閱
視升殿之人著籍乃許上 丁酉次永定驛詔應乘輿儀

道經紀事本末卷三

三

仗如城門不可入者由城外而過時大輦至澶州有司以
城門庫下將撤之上不許因降是詔 戊戌次濮州郵港
單潘等州長史赴泰山陪位車駕所經黃河復歸軍士並
優與特支 己亥次范縣 庚子次壽張縣 辛丑次鄆
州 壬寅駐蹕和制詰未與官奉玉冊玉牒至翔鸞驛有
神光起昊天玉冊上上五連輪珠學士李承瓘馳往致謝
癸卯入內高班鄭守恩履視諸壇淨潔 乙巳發鄆州
夕次迎駕驛 丙午次翔鸞驛命行宮都部署馬知節於
山門駐泊都大管勾山下公事殿前副都指揮使劉球都
大提舉山下軍馬馬軍都虞候張昊步軍都虞候鄭誠扈
從升山提舉宿衛兵 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上即
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謝神光之貺占城大食諸蕃
國使以方物迎道左大食蕃客李麻勿獻玉圭長八二寸
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岳長者傳云謹守此侯中國聖君
行禮禮即馳前之 戊申上齋于穆清殿王欽若等獻奏
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五 己酉五色雲起殿頂上
與近臣登後亭望之各亭曰瑞雲和制詰未與奉玉冊牒
及團壘行事官並先升山上以回馬備至天門路險絕人
給橫板各二兩首施綵帟選親從卒推引而上 庚戌畫
滿木上五刻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修法駕至山門
改服緋袍垂步輦以登南簿仗衛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
親從卒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綵繡相間供

奉馬止于中庭御帳亞獻畢王允儀終獻舒王允儀面簿
使陳允史從登有黃雲覆華上道徑險峻必降華步進有
城盈扶衛皆却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上料氣益莊至即
惟召近臣觀玉女求及唐高宗明堂二碑前一夕山下大
風裂帝帳連明未已上之至天氣溫和感靈不動表祀官
點饌習儀于圓臺祥光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
場 辛亥享昊天上帝于圓臺以太祖太宗配命羣官享
五方帝結紳于封祀壇儀衛使奉天書于上帝之上上服
采冕與獻侍從導衛悉減去拂暨止于通門龍燭前導亦
徹之攝中書侍郎周起請玉冊玉牒文上致福攝中書令
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泉周而復始永隆兆人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七

會真宮增葺殿屋務從嚴潔九天司命上卿加執保生天
尊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遣使致告
癸丑有司設仗衛宮懸于朝觀壇下壇在奉高宮之南方
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陞其南兩陛 上服冕冕御壇上
之壽昌殿受朝賀中書門下文武百官上親詣軍校四方
朝賀使有樂人番各父老僧道皆在列大赦天下常赦不
原者咸除之內外諸軍將士比南郊例特與加給文武官
並進秩賜致仕官本品全俸一季京朝官在雜錄十五年
者改賜服色充鄂州元來年夏秋稅及至稅仍元二年支
移賦稅工役所過州縣元來年夏秋稅十之五河北京東
州軍供恩未封者元十之四兩京河北元十之三諸路免
十之二屋稅並元科折德清通利軍例外吏給復一年
令開封府及車馬所過州軍考送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
人其懷才抱器淹于下位及高年不仕德行可稱者所在
以聞三班使臣經五年者與考課兩浙錢氏泉州陳氏近
親滿蜀孟氏江南李氏湖南高氏荆南高氏廣南何氏劉
氏子孫未食祿者聽叙用賜天下脯三日改乾封縣為奉
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採大宴務清殿又宴近臣及奉
山父老子殿門賜父老時服茶帟始瑛肆赦上謂宰相曰
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行者卿等並錄出條目
共載之務令實惠及民也 上齋于行宮苑迺進所草赦
書故事召對學士天子著帽而學士止繫鞋迺以方行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一八

謹乃東勞請對上入改服見之 甲寅車駕發奉符縣次
 太平驛是日始復常膳詔以十一月朔三日幸曲阜縣謁文
 宣王 乙卯次回鑿驛 丙辰次兗州以州為大都督府
 持賜舖三日 十一月戊午朔上服釋炮詣文宣王廟酌
 獻有司定儀止齋揖上持再拜詔加益曰至聖文宣王以
 右正言和制詰水兵權知兗州 乙未上御回鑿驛車慶
 儀觀舖凡三日 庚申賜輔臣親王百官宴于延壽寺凡
 二日有金龜集游童衣袂大如榆莢丁謂得之以獻上正
 令中使齎示羣臣 辛酉上作慶東封禮成詩從臣皆和
 壬戌發兗州次中鄆縣王欽若趙安仁還奉符縣詔令
 蔬食并嚴省視園封 癸亥次鄆州 甲子宴百官于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元

宮 乙丑御升中延福樓宴從臣又宴父老于樓下詔節
 度觀察防禦團練判文因東封為增州駐泊部署幹轄者
 並賜紫衣金帶器幣舊制舊儀在外遇大禮無養及之例
 今持賜焉 丙寅次壽張縣 丁卯次范縣賜曲阜縣至
 聖文宣王廟九經三史令兗州選儒生講說又賜太宗御
 製御書又以經史賜兗州賜兗州知州羊酒緡錢令宴設
 寮屬 戊辰次濮州 己巳宴從臣于吉成均慶樓父老
 于樓下詔緣祀官物合輦還者俟來春于清河廣濟河水
 運至京師其舖卒悉放還營仍給賜 庚午次永定驛遣
 翰林學士李宗琦祭澶州河清廟 辛未次澶州幸河清
 廟酌奠以頌邱縣令兼充廟令以兗州父老呂良攝本州

助教良首請東封故也 壬申王欽若趙安仁自兗州來
 見 癸酉發澶州次韋城縣宴從臣父老于行宮 甲戌
 次長垣縣宴從臣父老于行宮 乙亥次陳橋驛 丙子
 發陳橋次舍芳園時近輔准向京東河朔之民自泰山迎
 候車駕奔走以望天顏者道路不絕詔增天書仗衛六百
 人其後遂以一千六百人為定制詔天書儀衛使副扶持
 使都監夾侍等自今著令凡遇大禮即與五使並命從丁
 謂之請也 丁丑車駕至自泰山扶持使丁謂奉天書歸
 大內 上御乾元樓召近臣觀衛士甲馬還營賜百官休
 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七日未
 嘗遇雨雪兼冬之候素氣恬和祥應紛委或以為誠感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元

假天意助順之所故也 壬午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
 為大慶節休假五日京師于上清宮建造場七日軍相造
 宿罷日文武官內職皆集賜會錫慶院是夕京師張燈五
 日內無得用刑仍禁屠軍諸州建造場三日羣官亦賜會
 丁謂請以天書降後祥瑞編次撰贊繪畫于昭應宮昭瑞
 與龍圖閣待制武備陳彭年同編次其贊令中書門下樞
 密院兩制尚書丞郎給諫侍制館閣官分撰 甲申命軍
 相王旦攝太尉奉上天祖太宗謚冊和樞密院事王欽若
 參知政事馮拯攝中書令讀冊文禮畢親享六室乙酉大
 宴舍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丁亥朔詔泰山路以解舍者
 驛為行宮並依舊其奉安天書位謹復之 庚寅和樞密

院事王欽若等言皇帝受冊尊號百辟就列稱慶臣等與
諸司使制于殿上侍立欽若上受寶冊畢太尉歸位臣等
于殿上率侍立羣臣致詞稱賀從之 年卯御朝元殿受
冊尊號 壬辰賜啟聖院太宗神御令丁謂李宗瑋成倫
陳彭年等編修封禪記從彭年之請也 丁酉內出泰山
封祀上尊酒及玉女白龍王母池水新醴求賜輔臣昭東
京留守司及在京掌事內臣不該賜物者持給之 二年
正月丁巳朔召輔臣至內殿朝拜天書自是歲以為常
封禪經度制置使王欽若等上疏應祀事京朝官使臣藝
術官功次詔第一等優與改轉其次遠官仍加階散藝術
官人第改革服 上自來封還羣臣獻歌頌稱賀功德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三

相繼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願陛下謹
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即召試中書吏于賜同
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安
逸而忽于兢畏願毋以盈成為恃上深納之 四月癸丑
權知兗州朱兵言泰山修封畢詔獎之賜兵匠等緡錢壹
高一丈五尺又增社首壇高一丈六尺並廣五十尺云
五月壬戌詔兗州長史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既殿建道
場設醮以其日為天既節令諸州皆設醮從和并州劉綜
之請也其後又禁屠宰刑法賜會如天慶節之制 丙寅
召宰相至龍圖閣觀道像又觀崇和殿瑞物凡四百餘種
王旦曰祖宗以來瑞象叢集四方無不傳聞今獲親觀實

為神異上曰國家符命彰灼蓋祖宗功德所致至于叢海
況同于戈不用成封禪之禮有由然也朕每念前代有德
之君能行封禪者蓋寡朕乃克行此蓋由雍熙中嘗有經
度制度已修朕何力之有且曰非陛下勸精善繼力致太
平則不能奉承先志今又歸美祖宗實宗社無疆之休也
十一月辛丑三司使丁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觀祥瑞圖
百五十昭宣使劉承珪上天書儀仗圖一召近臣觀于滋
福殿俄又示百官于朝 三年十月庚申丁謂等上大中
祥符封禪記五十卷上製序藏秘閣賜謂等器幣 七年
五月乙未詔撰刻天書奉安于玉清昭應宮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真宗皇帝

建玉清昭應宮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以三司使丁謂為脩昭應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為同脩宮使皇城使劉永珪為副使供脩庫使監繼宗為都監鑄印給之 初議作宮命謂經度謂欲殫國財力規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候張昺亦言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上召問謂謂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皇嗣建宮于宮城之北地正可以祈祐羣臣不知陛下此意或妄有沮止願以諭之既而王旦又亟疏味上諭之如謂所對且

建玉清昭應宮

遂不敢復言於是特建使名令謂專總其事 昭應宮言鄭州賈谷山棟脩宮石段葦載頗難望遣使計度自汴河運送從之 癸丑殿前侍衛司馬虎翼已下禁軍願赴昭應宮効力從之令列定漆給頻與換易 五月詔脩昭應宮自令八作司不須兼管領 丙寅以昭應役工宴丁謂以下仍賜復卒婚錢 六月甲午賜昭應宮使器幣 丁謂昭脩昭應宮役夫三伏日執土作者悉罷之自餘工徒如天氣稍涼不須停作時脩宮使丁謂欲速成請三伏不賜休假王旦言當頃時令上曰理固然也乃降是詔 知制誥王曾上疏曰臣伏聞朝廷設誅諍之官防政治之闕非其官而言者蓋表已志况宮不諱之朝復森非常之過

苟進思之無補懼竊祿以貽譏臣伏觀國家誕受殊祥為脩秘蘇祚洪圖於萬葉超或烈于百王陛下實畏賢荷涉封名岳功垂不朽澤浚無垠奉若之心斯為至矣而清表睿鑒成命五行統最域之北隅啟列真之秘宇式昭丕應特建嘉名自經始以來工徒斯廣草他山之石相屬于道遂伐豫章之材遠周于林麓系土陶甃揮錡運斤工極瀟年費料鉅萬掩祈年之舊制踰蔡日之前聞報費近以董臨假使權而預護如此則國家遵奉靈文之意不為不厚矣崇飾畫觀之規不為不壯矣然而臣之愚懇或異於斯既有見聞安敢賦然臣以為今之興作有不便之事五雖鳴俸已行未可悉罷苟或為一米芻蕘之說省其功用抑

建玉清昭應宮

其制度亦及民之大患而憂國之遠圖也所謂五者之目請為陛下陳之且今來所創立宮規制遠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檉楠竊聞天下出產之虞收市至多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率免煩擾平民况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便之事一也過者方畢封崇頗煩經費今茲興造尤耗資財雖府庫之中貨賈山積春菜之下工徒于來然而內帑則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歟之彌艱雖極量盈猶宜重惜此未便之事二也夫聖人責于謀始智者察于未形禍起隱微危主安迭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暑氣方隆作勞斯甚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竊郊堡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貽聖憂此未便

之事三也王者撫御寰區順承天地舉動必遵于時令財
或不失于物宜靡崇奢侈之風固淳陰陽之序臣謹按五
夏無發大衆無起土功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
傲慢厚坤年違前制刻復早暎卒瘁雷電迅風拔木飄瓦
溫沴之氣比至罹災得非似失承天地之明效與此未便
之事四也臣竊矜中間荷命之文有清靜育民之域今所
脩宮闈蓋本靈篇而乃過與剗剗之文有務雕鐫之巧雖
屢殫于財力恐未協于天心此未便之事五也伏望陛下
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深誠遠思回慮懲往念來詔將
作之官息勤勞之衆輯享羣品對越高穹如此則遐邇宅
心入祇伏望心若光昭大瑞須建靈宮將畢前勞幸綏戎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八

尚寧舍箱無紅腐之積况闕輔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民
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閑飢歎
是悲五經營于神館慮稍懈于輿情且任古廢興之端前
王得夫之事布告方冊足為商鑒者陛下覽之詳矣非假
愚臣一二言焉試觀自昔人君崇尚土木孰若清淨無為
者之安全乎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天下幸甚雖上
下之人皆知事理如此而人人自愛莫敢輕言免旒至于
左右大臣則慮獻計之不從致見疎之悔中外百執則慮
上言之難達招妄動之尤使忠諫之謀未行民為此也惟
臣出自幽介造遇文明特蒙聖知度越流華官為侍從身
服醫藥粗識安危之機未申補報之效捐軀忠奮今也其
時又安敢偕然苟容不為陛下別白而論之乎是以輒率
妾庸輕冒展嚴感發于中無所顧避陛下寬其罪戾之罪
矜其蟻蟻之誠深望古先試垂採擇無謂到一靈宮為一
細事而勿恤也臣以為與役動衆尤繁事機不可不察也
當使鄉校之中豪姦之黨無所開竊議之口則微臣之望
也天下之幸也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八

王曾疏在言行錄不得日月附見此當考曾疏有云功
極彌年恐合附來年五月疏又云早暎來今年五月庚
辰遣官祈雨來年五月辛丑京師大雨然則附今年五
月為允

昭憲宮初相地止畫內殿直班院丁謂等請增修之凡東

西三百一十步南北四百三十步多黑土疏惡乃于東京
城北地良土易之自三人至一丈有六尋日役工數萬上
以道里役遠憫其勇捷之勞令瑄等規畫有言載以素駝
驛車有言自新城北澤舟運由廣濟河入舊城可直抵宮
門外者瑄等請用車載為便上曰挽舟止役千人較之負
各省十倍之力而上可速致用舟為便也 壬戌詔三司
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仍浚治渠道 七月辛酉詔昭應
宮隸役禁卒自今每月更代廂軍及夕並休息之初禁軍
每季一易上欲均其給賜復有是命 辛未以昭應宮為
玉清昭應宮 三年二月右僕射判都省狄齊賢言玉清
昭應宮繪畫符瑞有損珠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
木之役不聽 七月戊寅朔玉清昭應宮紫微殿上梁車
駕親往觀焉 四年十月己酉觀玉清昭應宮正殿上梁
宴從臣賜物有差 五年六月壬子修玉清昭應宮使丁
謂上言大書閣望柱起真氣十餘條青氣黃白相間又吐
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之俄變五色上作瑞應詩
八月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
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治溥
預視之 丙午溥奏道場有神畫吳光慶雲之瑞詔修宮
使丁謂馳往醮謝宴犒官大夫將校耆老賜役大錢錢溥謂
相為表裏多戴奇木怪石畫招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
復言溥監鑄聖像疏食者因歲詔獎之 九月戊戌丁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五

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 九月庚
子同修玉清昭應宮使李宗瑋以丁謂參政請差降等威
辛丑改命宗瑋為修宮副使 閏十月辛巳玉清昭應宮
天書閣上梁車駕往觀為宴賜如例十一月初置玉清昭
應宮使命軍臣王旦為之詔赴上于本宮百官班賀如儀
既而以使署未備權罷班賀 十二月甲子朔以宣政使
應州觀察使劉承珪為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同修玉清
昭應宮副使先是承珪屢請以疾致仕修宮使丁謂言承
珪方領宮職藉其督轄望勿許所請而承珪繼請不已乃
許減去煩務持置此職以罷焉 六年三月乙卯建安軍
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
為迎奉修宮使李宗瑋副之 丙辰加都監李溥順州判
史旌其鑑範之功也 五月先是丁謂等自建安軍奉玉
皇聖祖太祖太宗四像各御大舟迎奉使副分侍玉皇聖
祖都監於太祖太宗舟檢校舟工設醴殿皆有內侍主供
具夾岸黃麾仗二千五百人鼓吹五百人別列舟十艘載
門旂青衣弓矢戈矛道衆皆所過州縣道門擊鼓吹
報作官吏出城十里具道釋威儀音樂迎拜所過禁屠軍
七日止行刑二日遣迎奉大禮使王旦詣應天府的獻奏
青詞宗室至故驛羣臣至通津門奉迎先于京城上升橋
北設醴殿大次宮懸 甲辰聖像至上齋于長春殿百官
宿齋于朝堂 乙巳上袞冕朝拜羣臣朝服陳玉幣冊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酌獻具大駕面簿自宮城東出景龍門至玉清昭應宮大
禮等五使前導載像以平盤盤上加金華蓋之飾以迎真
迎聖奉聖奉辰為名每乘二內臣夾侍其纓轡馬色玉圭
聖祖以黃太祖太宗以赤上具盤駕先由宮城西出天坡
門就宮門望拜殿惟奉安擇日各升本殿 丙午羣臣稱
賀曲赦京城建安軍揚州高郵軍楚泗宿亳州死罪囚降
一等流以下釋之升建安軍為真州竅聖像之地特建
為儀真觀真州故今年夏稅十之三至稅十之二聖像所
過州軍放夏稅十之一淮南災傷處去年秋稅並蠲之
已酉詔玉清昭應宮自今不得以章茹入如有妄設即就
他所賜迎奉聖像官行事官金幣有差 詔淮南諸州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緣玉清昭應宮所差民匠月給其家米八石 乙卯詣
玉清昭應宮謁聖像 劉承珪作玉清昭應宮尤為精麗
屋宇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
其費尋卒及宮成遣贈侍中仍遣中使詣諸祭告二聖像
殿塑配饗功臣特詔塑承珪像於太宗側以推三司使林
持為脩宮副使 十月癸酉謁玉清昭應宮禮儀院請太
切明慶殿親行禮神御殿親焚香紫箬已下諸殿遣官以素
薦獻集靈殿翔聖閣遣官焚香詔令近臣分獻遂著為永
式 七年正月車駕詣亳州謁大清真宮二月辛酉還 已
乙上宿齋于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薦獻之禮遂
赴太廟辛未饗六室壬申恭謝天地于東郊 五月乙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一八

詔撰刻天書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命宰臣王旦為天書刻
玉使王欽若為同刻玉使丁謂為副使兵部侍郎趙安仁
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都
監脩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
從之 六月辛酉詔自今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親為皆脩
樂用三十六 丙寅詔天書刻玉使副使等詣內殿觀侍
制威禿摹寫本三函上皆跪受置案向殿中陳亮覽丁謂
趙安仁捧持王旦與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體初有司具
儀上覽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 丙
申改命王欽若為天書同刻玉副使 八月庚申有司修
仗衛道門威儀教坊樂自萬歲殿道場奉天書赴朝元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後謹刻玉上親的獻自是刻玉使日詣焚香副使番往視
錫刻其篇就題記年月皆上親書 十月甲子以玉清昭
應宮成詔賜脯在京五日兩京三日諸州一日宮宇總二
千六百一十區切料功須十五年脩宮使丁謂令以夜繼
晝每繪一壁給一榻遂七年而成 十一月乙酉羣臣詣
崇德殿賀玉清昭應宮成賜宮使以下袞靴為器幣德音
減塔路繫囚流以下一等死罪可憫者奏裁米伐木石州
縣差賜民租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紫雲如蓋覆太祖殿
三鶴集殿樓宴近臣於集禧殿 己丑加玉清昭應宮使
王旦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尚書副使林持工部侍郎為
三司使都監監繼宗洛苑使項高州團練使置玉清昭應

官副使以丁瑄為之 年卅翰林學士瓦迺王清昭應宮頃
 以監修官步軍都軍頭邢興為馬步軍副都軍頭領賀州
 判文自餘軍校工匠第選者九百一十三人 終卅昭玉
 清昭應宮每歲正月朔望士庶焚香 已酉置玉清昭應
 宮判官都監以左正言直集賢院夏峽為判官內殿承制
 入內押班周陳政為都監味為判官月餘乃奏符符閣奉
 神果實早起視之無有餘滓狼藉左右殆神食之見
 先是九月甲卯內出御到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
 號曰太上開元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以來年
 正月一日躬中焉告仍定儀式頒下先是上于資福殿設
 玉皇像奉新撰聖號置匣中再拜授中書門下筆置刻元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元

殿後惟于是又奉御別於崇德殿庭設香案再拜授聖
 使奉赴文德殿宣訖左右正言捧香禮部侍郎奉以出安
 于朝元殿 終卅以奉上玉皇聖號分命輔臣告玉清昭
 應宮郊廟社稷 八年正月壬午朔修鑿駕臨玉清昭應
 宮太初殿奉表奏告尊上玉皇大天帝聖號陳設如大祀
 惟二進酒飲福並用金帳羣臣朝服陪列諸方客使百奉
 人番人酋長道釋耆壽坊市民無悉立諸方門外儀儀皇
 帝殿上再拜羣臣不拜以躬率臣庶有司口上再拜內外
 皆拜合諸州皆建道場設醮奉表臣庶家悉置香案上香
 望科官司檢察之是日遵奉安刻玉天書于寶符閣聖御
 像冠服立侍上升闕儀登歌酌獻運御崇德殿受賀大赦

天下非十惡枉法賊及已殺人者咸除之內外文武官滿
 三年者有司即考課以聞緣河江淮南兩浙及田畝水災
 者悉蠲其稅 丁亥賜玉清昭應宮園子監印本經書各
 一印 壬辰昭玉清昭應宮判官自今赴宴班在龍圖閣
 侍制之下 乙未謁玉清昭應宮前一日從臣悉屏革茹
 八月張詠臨終奏疏見 乙未以三司使工部侍郎
 林特為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班在翰林學士上
 九年五月甲辰朔昭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
 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符冊又以十一月有
 事于南郊行恭謝之禮 壬子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
 觀請于見役兵匠中選三百人以修繕修詔以二百人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二

頭 乙丑以王旦為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向敏中
 為儀仗使王欽若為禮儀使張旻為函簿使曹利用為橋
 道頭使又以王旦為大書儀衛使王欽若為同儀仗使
 丁謂為扶持使又以謂為修奉寶冊及詳參儀制使同玉
 清昭應宮副使林特翰林學士陳彭年分為副使 六月
 癸巳京畿蝗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建道
 場以禱之 七月辛亥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昭應宮焚
 香祈禱 八月丙戌上親製奉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
 同觀白禁中具儀仗迎奉赴天安殿奉馬刻玉 九月己
 巳詔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移牒並本使著檢副使
 以下悉銜發遣 十月樓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

朝拜玉清昭應宮者為定式 十二月壬申承天節羣臣
上壽賜會用蔬食有司修仗衛道門威儀鈞容樂導聖製
玉清昭應宮頌赴宮玉清昭應宮舊儀設上板位于丹墀
亞獻三獻板位于龍墀上以方上玉皇聖號板位于居寶
冊前未盡嚴恭之意壬子詔徙丹墀龍墀板位于沙墀俟
奉質冊訖為獻即如舊 丙申權三司使馬元方等詣宗
政殿上新作天書金輪上服祥袍命輔臣臨觀馬丁百有
司奉玉皇寶冊來服聖祖寶冊仙衣二聖絳紗袍至大春
殿中書樞密院修奉寶冊副使迎拜庭中道門威儀禁衛
接護安于崇德殿 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來
服二聖絳紗袍于文德殿上致齋于崇德殿 己亥上的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八

三

獻訖奉天書及玉皇寶冊來服赴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
仙衣赴景靈宮上遂宿齋于玉清昭應宮 天禧元年正
月辛丑朔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之禮奉上册寶來服
又詣二聖殿奉上册紗袍奉幣進酒諸路分設羅天大醮
先建道場前七日致齋禁屠刑罰止凶穢坊市三日不
得飲酒食肉軍校牙將道釋耆壽悉具寺觀軍營民舍就
門庭設香燭望拜官吏服非齋新悉預除不得慘服堵路
令轉運使察之是日上齋于景靈宮二月壬寅奉上册寶
仙衣于天興殿禮畢車駕還內羣臣入賀于崇德殿丙午
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己酉命攝太尉向敏
中奉上册寶六室加蓋寶冊 庚戌親饗六室是日上齋

于南郊之青城 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
配運御正陽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或除之賞賜如
未封例 九年上聖祖冊寶上册寶上尊號冊寶于
天安殿 壬子上與宰相及諸司三品宗室刺史知雜御
史以上駙馬都尉致齋以玉欽若為宣讀天書禮儀使設
玉皇像于天安殿天書位于東聖祖位于西建道場乙卯
三鼓四籌上于殿上西面立羣臣朝服升殿分侍儀衛使奉
大書置玉皇前攝中書令任中正跪稱嗣天子臣璋謹與
宰相等宣讀天書講求聖意虔思睿訓撫育生民王旦跪
取左承天門大書置殿中攝殿中監張景宗張繼能捧素
攝司徒王曾攝司空張知白跪展攝太尉向敏中宣讀每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八

三

句即沉思其旨云此句天命訓皇帝某事或云奉天或云
愛民攝中書令王欽若執筆抄錄宣讀畢攝侍中張旻跪
奏嗣天子臣璋敢不虔遵天命儀衛使跪納天書于匣中
又取功德閣泰山天書宣讀王欽若進所讀天書意上跪
受登歌酌獻奉天書于景靈宮于興運內遂詣玉清昭
應宮上作致承贊詞述示羣臣 戊戌詔以四月一日為
天禱節其制度悉如天祝云
功德閣天書至是始布天下不知何也
九月己酉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咸平初李文靖沆
在中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上之且參知政事以為細
務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然血

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儲備之事作矣吾
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達奏曰嘗使
殿廷訪或至吁足不達暇食三慨然謂沈曰安得及見太
平吾人當優游燕息乎沈曰國家強敵外患適足為警恐
異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枕無事吾宜念哉三固
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為致疎則業已同之欲
去則上過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真聖人祥符已來
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且為儀衛使常挹挹不樂既履
疾道令削髮披緇以歛蓋悔其前之為也議者謂三這時
得君言聽計從安于勢位而不能以正自終或比之馮道
云 十二月乙酉皇城親從官魏美何斌夜宿長春門袖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

三

日穿壁盜大書法物珠金斷手示眾三日斬之其本部將
校並降點皇城司官罰銅釋之 二年九月丁卯冊皇太
子 壬申皇太子謁玉清昭應宮 三年三月天書降乾
祐山中事見宋紀十一月甲戌皇太子言于玉清昭應
宮建殿置經藏以資聖學功畢有詔褒答賜殿名曰長生
崇壽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真宗崩仁宗即位皇太后垂
簾聽政 九月己卯上與皇太后瑜輔臣曰前後所降天
書皆先帝遵道奉天致靈昭昭答今復土育日其刻玉刻
本已奉安于玉清昭應宮元降真文止于內中供奉則先
意可見矧殊尤之瑞壽為先帝不可留于人間當從莫永
定陵以符先旨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天書從莫永定陵德國文寶呂夷簡建議魏泰來軒雜
此則以為王曾今內存之

大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千六
百一十楹燬長生崇壽殿存為聖曰太后對輔臣泣曰先
帝乃成此宮一夕延燭殆盡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臣副
使元雍復太后有再興葺意乃抗言曰不若燬之盡也太
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
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敬天戒也
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誅太
后然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

三

皇宗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真宗皇帝

謁諸陵

景德三年八月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初司大言歲在酉戌乃可行上曰朕遵用典禮意已決矣王旦曰春候和暖亦可順動推行宮掖味更須修葺上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奏并百司供擬及供御之物並令減省九月丙辰詔于諸陵置朝拜行事官齋宮十一月戊午三司請以陝五汝三州正稅芻糧輸送西路給朝陵之用詔不許但令取給畿縣十二月丙辰父老再詣闕請車駕朝陵畢臨幸召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慰勞賜物有差 辛卯以軍臣王旦為朝拜諸陵大禮使詔朝陵諸緣路禁樂五禮畢 四年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中祭后土朝用大祠禮告將朝陵也 甲辰以知樞密院事陳克爽為東京留守 乙巳以權三司使丁謂為隨駕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 丁未以皇城使勝州刺史劉承矩勾當皇城大內公事 己未車駕發京師 庚申次中牟縣除通員驛因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 甲子次華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或獻洛經上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 丙辰齋於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 丁卯夜漏未盡五鼓上乘馬却與羣織扇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宋

昌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用柱牢祝冊有司奉事下

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后陵奠獻又于陵南設牲殿祭如下宮禮上每至陵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上特制素服禮畢偏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淑德明德皇后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陵闕以內臣從及親奠愛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安王諸墳後復暫至惟次更衣復詣陵奉辭有司以朝拜無辭禮上感哀哀切未忍遽去致復往焉及還左右進蠟上却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宮始御常膳又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諸路流罪以下囚釋通大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官吏應奉者有司考上課績建永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鎮為縣改永熙陵副使司當都監為三陵副使都監度兩京及孟鄆州僧道籍有名者每五人放一人不及者每院與一人 二月戊辰朔車駕遂如西京次偃師縣始復奏嚴上始服緋袍不舉樂初朝拜前連日陰晦及禮畢天北澄廓氣候晏溫咸以上仁孝之感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請以事付史官及頒示中外從之 己巳至西京始奏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朝詔贈信為太尉恭為太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先登在洛者賜告祭拜 癸酉詔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又置園子監武成王廟 甲戌詔賜餉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權酌官曹趙如東京之制命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編集車

駕所經古迹 丙子加號列子為冲虛至德真人 戊寅
刑部尚書知陝州程準來朝召之也留決旬還任 己卯
上幸龍門觀嚴崖石佛會昌殿屋脊已摧壞左右曰非官
為葺治不能成此勝迹上曰軍國用度不款以奉外教恐
勞費滋甚故也上因覽西京園經頗多疎漏庚辰令諸道
州兩軍監選文學官校正園經補其缺略來上命和制結
孫僅等總校之僅等言諸道所上體制不一遂請制例重
修制可 年己以唐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為河
南府助教書令修奉靖靈影堂上之次筆縣也太子太師
呂蒙正與疾未見不能拜命申使板之以進賜坐勞問甚
久壬午幸其第賜製衣金帶器幣藥物上尊酒悉如宰相
例 乙酉遣宰臣王旦祭告三陵吏部尚書張齊賢告諸
后陵幸駕將還東也初西京父老懇祈駐蹕上因謂宰相
曰周公大聖人建都據形勝得天地正中故數千載不可
發今但艱于魏運耳 丁亥詔應還京危從軍馬無傷傷
殘田苗 戊子詔有司葺周六廟 庚寅詔河南府置五
代漢高祖廟 辛卯幸駕發西京謂輔臣曰歸還陵闕在
望雖已遣官祭告朕甚安然而過乎 壬辰上乘馬至孝
義鎮來營村設次與親王望陵祭墓近臣于惟愷殿來望
拜每遣酒食上執爵奉匕著哀感涕泗 甲午次鄭州
乙未發遣使祀中岳及周高陵終陵 丁酉發鄭州遣使
就賜德士楊璞補贈帛令吏部驗注其子從政近官以便

侍養 三月己亥上至自西京 年且詔昨日朝拜分屯
近郊禁兵悉召還之 丁未上謂輔臣曰頃者朝陵幸與
所過並從官給其不得已或假借于州縣朕猶遣使詢訪
民間皆云無所擾擾此甚慰朕心也王旦曰朝廷每舉大
禮或儀巡幸閭閻小民無不搖動此聞羣情安貼信不擾
所至王欽若曰幸駕所至民但折聞與馬之聲鼓舞道途
豈復有所勞擾耶 五月祠部員外郎知滑州朱博貴授
相陰縣令博去歲上幸言朝陵嘗用蒸食三謁拜邱墓一
家之私不足以動星辰其所述多厭勝事至是復言五緯
當合于星張周分也請以今夏幸洛都封中岳至秋乃還
泊朝陵詔下又言昨幸駕駐洛止二十餘日還京踰月乃
有中言之喪愚言多有預中且妄自誇誕以求信用上盡
出以諭輔臣王旦曰朝陵帝王之孝豈為私博言狂妄可
貴也故然之 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乙巳翰林侍講學士
邢昂等上景德朝陵地里六十卷詔褒之
祀汾陰
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癸丑屯田員外郎知河中府楊舉正
言得本府父老僧進十二百九十八狀請幸駕親祀后土
即度使李元僊復以為請上曰此大事也詔不許其父
老僧遣欲詣闕者止之七月辛丑文武官將校道釋耆艾
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許表既三上八月丁未
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汾陰先是上命陳彭年等討壽聖

代修廢后土政事出示軍相曰前史為節天而不祀地夫對偶之義朕既升中泰山唯上之祭要不可闕而河中父老亦再有所請然封禪甫畢遂行此禮保不以比遠勞費乎咸曰陛下為民祈福不憚御沐聖心始定固已達於神明矣上曰但英民復望讓於朕固無所憚也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克實為祀汾陰經履制置使翰林學士李宗瑀副之克實權判河中府宗瑀權同知府內各省使曹利用西京左藏庫使張景宗供備庫使監繼宗修行宮道路河北轉運使石珠璣大李士衡鹽鐵副使戶部郎中林特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士衡又獻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集之 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赴汾陰給役

通鑑紀事本末

五

庚戌命翰林學士范迪揚德龍圖閣學士杜錫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曾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御史中丞魚戶部侍郎王嗣宗罷為權州觀察使知宋興軍府兼兵馬部署上將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民田如東封之制 丁巳詔晉鼎縣不得管蓋人有罪並送府驅遣庚午詔如開汾陰路月當官除州縣供頓外別取常準備物宜令一切禁止 辛未命曹利用祭汾河有司定封玉冊玉匱度廟庭擇地為壇中置石匱方五尺厚二尺中容五匱刻金繩道三欄一寸深五分繫繩處刻深四寸方三寸五分各天下同文曹侯祀畢太尉奉玉匱置其中將作監項德舉

石蓋厚一尺繫繩填泥印習悉如社首封禪之制皇帝首視訖又加蓋其上封固如小壇廣厚五尺從之 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詣闕迎駕上勞問之賜以緡錢帛自京師往河中所有二路一由陝州浮梁歷白徑有一由三亭渡渡河司大保章正曹固言二路最險湍迅不若出潼關過渭洛二水越蒲津地頗平坦雖與功不過數十里事下陳克實等請如周所議而渭水當同州新市鎮多灘噴自此稍南而西行行十數里狹處可聯舟為橋又洛河上亦為浮梁直抵河中復以稠桑舊路緣崖而南有峭壁或霖潦多植北乃從路自靈寶縣南入魏州路至函谷關與漢武朝前舊路相合 九月戊寅詔西行宮宜令儀鸞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司止用油幕為屋以修宿衛不須覆以簷竹 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若拙請以所部緡帛易東十萬轉輸河中 以助經費許之陳克實言築壇于雒上如方止之制廟北古雙栢秀起堆阜即就用其地為有司請祭前七日遣官祀河中府境內伏羲神農黃帝禹湯文王武王漢文帝周公廟及于雒下祭漢唐六帝從之 己丑知華州崔端言父老二千四百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岳詔答之 陳克實至汾陰數奏雲物之祥辛卯羣臣詣闕拜表稱賀 壬辰詔應水陸路運祀汾陰物軍士並賜給錢切有司職祠宇之勞難行親禮欲裝運至河中朝會肆故于是陳克實等言費難行宮之前可以設壇壇如東封之制詔如克實等

秦 十月河中府民王沼詣陳克史言五世祖誠在德宗時夜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靈寶真文以金刻之明當往取侯天書赤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觀黃光下有塊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最藏于家城手筆為識後二百餘年屢經大兵飢家獨無苦其帛長二丈廣九寸迺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體詞類道經庚辰克史附中使趙敦信入獻以沼為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帶器幣 陳克史又言祥州父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克史諭止之 丁巳羣臣詣闕拜表賀得靈寶真文 戊辰令三司使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尋有詔謂至陝西薄稔處所輸稅令州縣勿督以常限 乙亥禮儀使王欽若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準儀注祀后土地祇禮畢太尉封玉冊於廟庭石匱百官班于庭中皇帝竭廟禮畢至石匱南北向省視翰林天文邢中和等請置于前殿西間近北壬地或不欲伸側與土即改後殿壬地福祥儀注本言封廟庭蓋以密通神明昭明典禮若或置之壬地奉于別殿縱于事為便亦在禮非宜且莫獻既周仍服袞冕偏歷廊廡以屆後庭往復過速儀儀未有再詳畫到廟圖未至迺欲望止于正殿欄楯之下奉安石匱庶令百辟共觀蓋壇詔付陳克史等詳定即請就正殿下安匱仍設檻護淨奏可欽若又請車駕所經路坊市三日禁止喪事從之 十一月詔將來出西京經麗景金程平頭門改乘小輦其金玉輦大輦並由城

外初有司言至京西具鶩駕儀仗皇帝乘大輦而城門畢屏不能容望高廣之上慮勞人故有是詔 庚子陝州言寶鼎縣黃河清遣官往祭羣臣稱賀 十二月乙巳朔陳克史白汾陰來朝宴于長春殿故事內殿曲宴三司使不預時丁謂計度糧草還持召預焉 丙午寶鼎縣黃河再清經度制置副使李宗瑞以聞上作詩近臣畢和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京留守三司使丁謂為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持副之 丁卯命蔡禧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行宮都部署昭宣使長州防禦使劉承珪管勾皇城大內公事上以汾陰辰禮有期詔大官進蔬食宰相百官三上表請御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膳上曰太祖太宗每奉節禮皆屏葷茹朕之祀園丘並遵行之額外庭不知耳東封亦自戒塗蔬食無勞園請也 己巳作奉天死民遂以諭王五等曰以羣情懇懇許至西京始却肉味禁屠從堵色人端裝道路草木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早京師近郡穀價翔貴龍圖閣侍制孫奭遂奏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增修德而改卜陛下才畢東封更議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行封禪欲優游其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優尋于泰山矣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園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惟立五

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祀于汾陰自元成以來
從公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
今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
汾陰至近今陛下經潼關越險阻京師根本未易遠離其
不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間
幸河東因祠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特然祠汾陰其不
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旱相繼
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遑勞民無忘
社稷之大計慕蕭鼓之盤遊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出
八月入育養萬物人君之家夫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
異尤甚大戒丁寧陛下未悟此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九

是以先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未牲以告曰博碩肥腍
謂民力之普存也奉或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飢
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
必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明堂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
名也陛下天縱欽明神資濬哲固當追繼二帝三王之事
豈欲勛此虛名乎此不可九也當明堂饗龍嘉政姦佞當
塗以至身播國屯兵壁觀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或
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為之臣竊為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
也臣猶懼言不盡意願少賜清問以畢其說 上遣內侍
皇甫繼明諭以若復有陳其具條上之於是與又上疏曰

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于調發理
須鎮安而矜恤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壤之盜公行北
寇治兵不遠遠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苦黃粟出自山飢陳
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嗚唐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
味遠防耶律德光因之謀夏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
因念民疾不虞遠患涉仍歲存飢之地修運經久廢之祠
又安和飢民之中無黃粟之劇賊乎役徒之下無陳勝之
異志乎時服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區脫之間無天驕之
觀繫乎陛下方祀后土駐蹕河中若寇騎猖狂忽及潼關
陛下和親或信能堅據河橋乎周塋居中山能推軛却敵
乎又或渠魁侯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使軼郊畿行在遠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九

聞得不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借筋出所以臣料
之恐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貞長天災詔停封
禪故贊陛下力行未封以為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遠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
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賊國
衆尚姑息于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
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舉未封使議西幸輕勞聖駕虛
害飢民莫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
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痛哭也夫天地神
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安在其違
道直道乎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國非

愚臣妄議也時羣臣數奏祥瑞典又上疏言五載巡狩嘉
言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煩紫氣黃雲始能封域嘉
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
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
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禍矣有職盡然
上站呈明不為細也疏入不報

後疏未必即是今年按今年九月丙戌內侍史崇奇言
經度制置使初至雅上一鹿自朝中出如引導之狀即
與疏所稱山鹿也疏又稱秋旱冬雷按是秋江淮不稔
當以早故前疏稱震雷在冬此時上猶未幸汾陰則冬
雷心指今年改併附此更須考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三

四年正月詔應分陰行事官及職掌人敢有懈惰者勿以
赦原乙酉觀習祀后土儀于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留壇
上儀上崇重大祀乃并廟庭及封石遺儀備習焉 丁亥
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皇后聖容告將行也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京師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
如蓋紫氣翔仗是夕次中牟縣 戊戌次鄭州命龍圖閣
學士陳彭年侍制王曙同詳定遊駕詞狀 己亥次滎陽
縣 庚子次鞏縣右僕射判河陽張齊賢見于汜水頓侍
食畢即遣還任 辛丑過管村設壇殿奉置三陵神坐上
禱祀拜哭真獻是日晴霽始就次蒼煙白霧起陵上俄覆
神壇壇畢乃散咸以為上哀慘所感夕次偃師縣 壬寅

車駕至西京 甲辰發西京至慈湖嶺大官始進香膳夕
次新安縣 二月乙巳朔次澠池縣 丙午次硤石縣
丁未入陝州 戊申賜色駕踏軍踏錢 己酉次靈寶縣
庚戌次湖城縣 辛亥次閿鄉縣 壬子出潼關度渭
河次嚴信倉遠近臣化西嶽 癸丑次河中府 甲寅工
部侍郎馮起為考判度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趙鼎副之 丙辰次永安鎮遠近臣祀河清 丁巳發永
安鎮有黃雲隨天書筆法駕入寶鼎縣奉城宮 戊午致
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言至雅上列
植嘉樹六師環植行闕旌旗帶奉相對照耀即次眺覽久
之 己未寶鼎縣漢水湧有光如燭 庚申羣官宿祀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三

辛酉具法駕詣壇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廟道盤曲周
以黃麾仗切路由廟南上以未修謁不欲乘輿輦過其前
令鑿路由廟後至是從新路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
地祇降三獻奉天書于神位之左以太祖太宗並配悉如
封禪之禮先是雅上多風及行禮頓止司天官黃氣逸壇
月重輪夜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
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遺遺官分奠諸神登即卸亭
視汾河望梁山顯左右曰此漢武泛樓船處也一時之樂
垂於千古即日還奉城宮鼓吹振作紫氣四塞觀者溢路
民有扶老携幼不遠十里而至者咸感泣言曰五代以來
此地為戰場今乃復觀天子巡祭寶千載一時之幸詔以

奉欣宮為太學宮增葺殿屋后上聖母像 壬戌御朝
親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來封例河中府特給
復一年半建甯縣為慶成軍給復二年距惟上三五禁
煎採文武官該叙封欲回授祖父母者聽四品以上官建
事太祖太宗切潛或嘗吏遷任家無餘積者錄其子孫建
隆位命公王將相印冢今所在致祭給西京分司官膏俸
三分之一諸處員犯人并部送闕下者皆刺滿面大字毀
形頗甚尤可憫傷自今不得更然律令編校內條日失于
重者宜令法官詳定聞奏務從輕典賜天下脯三日大宴
榜清殿賜父老百餘衣帶上作汾陰二室祀饗銘河清西
海等贊發慶成軍觀漢泉夕次永安鎮命龍圖閣侍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制查道先還東京備西等儀仗 甲子次河中府賜色駕
諸軍總錢幸薛嗣賜薛井名廣孝米親作贊復河橋觀錢
牛又幸河清廟西有西海望祭壇上額其壇制非廣合
有司討奪典故增築益後亭見民有慘舟而流東來而耕
者上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
遂幸開元寺紫極宮道進樓賦詩賜從臣召羊澤李清劉
吳清以疾解兵授大理評事致仕賜西京河中府陝鄭二
州賭錢為宴搗酒者之費也 乙丑御駐蹕宜恩樓觀舖
丙寅賜親王輔臣百官舖宴于行在尚書省凡一日上
作祀汾陰禮成詩就宴所賜之 丁卯賜河中尹寧王元
德衣帶鞍馬錢百萬銀千兩并短度制置使劉所過州府

長史志幣有差 戊辰發河中府以卷食中嚴火禁過新
市鎮度洛水橋次嚴信倉 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觀
希夷先生陳搏畫像除其觀田租 庚午竭西岳順聖金
大王廟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
神又幸巨壺真君觀並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于行宮之
宜澤樓亭紫氣如龍起殿上上作西嶽贊仙掌詩召見華
山隱士陳隱教水隱士李寧 辛未次閿鄉縣 壬申次
湖城縣宴統州父老于行宮門癸酉次靈寶縣 三月甲
戌次陝州召羊澤魏野野辭疾不至 乙亥幸順正三廟
作城十詩宴從官父老于霽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
觀山川形勝賜運船卒時暇作詩題棟間是日雨石普請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駐蹕城中勿涉泥濘上作詩賜普回令色從至西京 丙
子次陝石縣 丁丑次澠池縣 戊寅次新安縣上之還
也以道遠閱衛士肩輿執蓋之勞多乘馬御馬藤帽 乙
卯幸駕入西京賜迎駕僧道絹五百疋 庚辰上謂輔臣
曰洛陽宮殿壯麗然城北地隘穀洛淺帶草運艱阻諒非
久居之所第因巡幸行禮暫巡幸爾然遠中要有甘對之
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無恙服之患又晨務方與耕民
瞻望與駕歡抃相屬上作喜雨述懷歌羣臣畢和又以知
河南府薛映有治狀賜詩嘉獎 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
朝召之也 甲申幸應天禪院賜監脩太祖神御殿官及
工匠將士衣服磁錢又幸太子太師呂蒙正弟慈謙之賜

吟藥御酒衣帶鞍勒馬金幣 陳克復李承瑒白河中府
來朔初言經度祀事至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
役軍士輩送糧草供應頗速亦未嘗差擾編民上稱善
丁亥召軍臣編閱諸殿出御製再幸西京記示之詔所經
歷代帝王祠廟並令增葺 戊子丁瑀言有鶴二百餘翔
大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 乙丑御五鳳觀舖
甲午發西京次偃師縣與輩織蓋為鞘警場奏載金吾
喝探悉罷之 乙未上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
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元德皇太后陵上奠獻悲泣感動
左右初至永昌陵遇雨有司請徙板位遂奠于門廡間上
不許親涉泥塗而進未明禮畢復詣四陵奉辭首視凡違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九

五

奠酌如初禮又備詣諸后陵諸王墳致奠命巾使備祭主
視諸墳及詣汝州祭秦王墳 丁酉次鞏縣右僕射張齊
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幣如侍祠例 戊戌至汜水縣虎
牢關路險命執炬火以警行者河陽結綵為樓修樂奏上
以太宗忌辰前近亟止之賜物如例夕次滎陽縣改虎牢
關為行慶關 己亥次鄭州 庚子召從官宴于西鑿慶
賜樓父老于樓下不作樂 壬寅次中牟縣 癸卯次瓊
林苑賜諸部署鈐轄羊酒犒設將士 四月甲辰朔車駕
至自汾陰 乙巳賜皂從諸班直諸軍及所經戍兵鋪卒
諸司官銀錢有差道病死者悉給其家 己酉謁太廟又
謁元德太后廟 辛亥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

德皇太后聖容 癸丑詔迎奉天書玉牒將士例外別賜
緇錢遠近臣僚謝后土西海西清又遣官分詣諸陵廟致
祭 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遣中使增葺廟
宇令知河中府司起一月一檢校民庶祈養止拜庭中官
吏非祠祭亦勿上殿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試將作監主
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 六年八月丁丑參知政事丁
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編聯祥瑞所上祀汾陰后土
壇祠觀遺觀奠西獻鞠三園及祥瑞圖百四十八置龍圖
閣下召宗室輔臣兩制尚書丞郎兩省給諫三司副使判
史已上觀之 庚午十一月丁亥日 王旦言于上曰臣
頃為大禮使所奏祥瑞臣非親見也據司天監邢中和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九

五

耳願令史官并書其實
此據遺事錄附編聯祥瑞圖下初不與此相屬也其有
無亦當考
七年十一月壬辰戶部尚書陳克史上汾陰奉祀記三卷
有詔褒答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真宗皇帝

崇奉聖祖

景德四年先是汀州人王捷咸平初賣販至南康軍於逆
旅適道人自言姓趙氏是冬再見於茅山命捷市鉛汞鍊
之少頃成金捷即隨至和州詰山得其術又授以小錄神
劍蓋緘之戒曰非遇人主切勿輕言劉承珪聞其事奏之
改名中正得對龍圖閣且陳靈應持授許州參軍留止並
城解舍時出遊遠市常有道人偶語云即受中正法者司
命真君也承珪為築新堂至是年五月十三日降堂之妙
情中戴冠佩服皆青色白是姜降中正帝達其言既得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十

大書遂來封加號保主天尊曰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
是為聖祖凡瑞異中正必以先告焉 大中祥符五年十
月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降於延恩殿

按本志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即聖祖也實錄於六
年七月又書加上九天司命上卿保主天尊曰來獻司
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禮畢詔上司命天尊之號至
是以臨降名稱相類改改上為如此則當別一司命矣
又據降聖記加上東嶽司命上卿真君聖號但云來獻
司命上卿真君可加上東嶽司命上卿佑聖真君無九
天及保主天尊字然封禪記書九年十月壬子詔上九
天司命真君增號九天司命保主天尊實有此六字云

書皆丁謂所編乃如此不同當考

先是八月上夢景德中所觀神人傳五皇之命云先命汝
祖趙某後汝天書將見汝如唐朝供奉元元皇帝翌日夜
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
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開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
燈燭俄見靈仙儀衛所執器物皆有光明天尊至冠服如
凡始天尊又六人皆乘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
上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
坐侍從在末階上十西階再拜天尊令揖不拜命榻召上
坐欽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
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與之子非也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十

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
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蒼生無忘前志即
雖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即召至殿前歷觀臨降之
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
同觀 己未到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
而京來年夏稅放十二之賭路十一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
年奉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命參知
政事丁謂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與太
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
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要宗室諸親於萬歲殿
辛酉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社稷初宰相

準例進出即以下上特命王三等攝事又遣官告諸侯使
 備祠宇上親封香付之 己巳上天車號曰聖祖上靈高
 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於玉清昭應宮玉皇
 後殿為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為治事所詔聖祖名曰上
 曰元下曰顯不得斥祀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
 四日為降聖節並休假五日而京師州前七日建道場設
 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月改延恩殿
 為真遊殿重加修飾有司言道場所奏告白今用青詞云
 嗣皇帝臣著大事祀官朝服常時奏告加公服為獻則太
 祝請詞懇設止命道士備香酒時采碧幣詔可 癸酉詔
 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 乙亥詔上聖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五

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有司言聖祖母未有宮殿聖祖言
 於兗州曲阜縣壽邱奉告從之 戊寅改兗州曲阜縣為
 仙游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母遣
 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吏規度興作俟宮觀成日備
 禮奉冊 丁亥詔聖祖母徽號冊寶法物並飾以金尊號
 冊以塗銀為飾諸聖祖母冊以金宗廟飾以銀及是有司
 請聖祖母寶如宗廟之制上崇奉聖真志存謙抑故有是
 詔 十一月丙申上於朝元殿恭謝玉皇奉天書行事致
 齋三日禁屠軍備三獻薦玉帛進牲配坐以聖祖位在東
 梅用黃玉以四圭有節帶已蒼太祖太宗位在西陳宮架
 百官朝服率如祀口禮畢賜羣臣福酒有差 庚子上作

聖祖降臨記宣示中外 十二月先是詔丁謂等於京城
 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王熙元言按天文
 志太微宮南有大廟星乃帝王祖廟也直就大內之內地
 乃得賜慶院吉即命謂等與內侍鄭守恩修建 戊戌詔
 上新宮名曰景靈 庚辰知處州張若谷言黃帝任六相
 而天下治伏觀詔示聖祖降臨有科設六位之文以臣參
 詳必當時六相也按唐天寶教三皇五帝各有配享黃帝
 惟以后土配望於殿內塑六相像并加謚號有司言神靈
 之事不可倍知所云六相恐難執據其六位仙官望今編
 修道藏所增入醮位及於聖祖殿設像從之 六年正月
 詔仙官仙經之號有祀聖祖名者咸改之 三月乙卯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五

安軍購玉皇聖祖太宗尊像成以修玉清昭應宮使
 丁謂為迎奉修宮使李宗諤副之詔聖像所經州縣官吏
 各賜宴設井凡昭應宮門 五月辛亥丁謂請以恭孝太
 子魏懿王院增建景靈宮許之 七月甲午改上九天司
 命上卿保生天尊曰東岳司命上卿佑聖真君初封禪畢
 上保生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筆跡名稱相類故改上為
 捧此則保生天尊乃聖祖也佑聖真君乃東嶽也祥符
 初誤以聖祖為東嶽及今方知其別故改命要是聖祖
 及東嶽皆有司命之號云王正中事更詳之
 十年四月乙亥禮儀院請以聖祖降及迎奉聖像事迹各
 編集為記詔可 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為

州景靈宮朝修使王三言朝修景靈宮請用元天節設道
場禮畢詣至聖文宣王廟會真宮朱岳廟真君觀行禮畢
下禮官參酌儀制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中書侍
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為之 甲子以參知政事
丁謂為修景靈宮使推三司使林特副之崇儀使監繼宗
為都監 十月先是遣內侍於萊州采玉石造景靈宮像
於是詔采玉石處除兩稅外免其徭役 八年七月丙辰
王欽若準詔討論道藏趙氏神仙事迹凡得四十人詔置
於景靈之節廡 八月張球臨終奏疏元宗奉玉瓶乙未
以戶部侍郎同王清昭應宮副使林特為修景靈宮副使
兼管勾景靈宮事 十月壬辰歲度上聖祖天源錄五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登封諸縣元今年夏稅十二三未歲七縣及五州府縣縣
元十二之二 丁巳今年相向敏中為兗州景靈宮太極觀
慶成使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
尚書副使以下皆進秩各賜衣帶器幣宮宇總七百二十
六區 丙寅賜景靈宮宴從臣於明福殿賜宮使而下器
幣賜殿有差分遣官以功成告天地玉清昭應宮太廟后
廟社稷會靈觀太一宮 壬申置景靈宮副使以尚書右
丞趙安仁為之 七月丙辰賜景靈宮 八月丙子置景
靈宮判官以知制誥劉筠為之 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
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十月聖祖
降請以下元朝拜景靈宮著為定式切壬申正授左武衛
將軍致仕其後遂右武衛大將軍領高州刺史又改領汀
州又遣右神武大將軍領康州團練使每國家舉大禮及
有警繕中正必遣靈命以藥金銀為獻前後累巨萬數是
月丙子病卒贈鎮南節度使望像景靈宮命內押班周懷
正遺表並事官給 乙酉召輔臣至龍圖閣出聖祖為新
藥金銀像什器錢寶花樹等物及降臨內記真紀示之
丙戌賜景靈宮 十二月甲午命諸州以來年二月設贖
會用景靈宮成德音也 大禧元年正月二日壬寅奉上
寶冊仙衣并見玉清昭應宮 丙辰賜景靈宮 庚亥詔重
上野州靈山觀聖祖衣履 丙寅命宰相王旦為兗州太
極觀奉上帝寶使尚書右丞趙安仁副之 二月丁亥設

元天大聖后版位於文德殿上親酌獻并授冊寶於三旦
 仙衣於趙安仁旦等跪受奉以升輅具因濟法術所遊禁
 者軍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道官三十員榜摺前奉奉冊
 日上不視朝 三月丁未王旦言兗州自春元平行禮之
 夕降雨及尺 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 乙亥出聖祖
 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市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
 寸許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符文曰永鎮
 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苑之狀封以絳囊漆匣上親
 題置之 五月戊午和明州劉渾言諸州天慶觀聖祖殿
 請令羣官到任得替泊朔望並齋潔朝拜奉辭從之 天
 禧二年三月丁巳景靈宮判官和利語劉琦請令禮儀院
 宗正寺約唐朝太清祠合撰景靈宮祠合付本司遵守
 從之筠又言兗州景靈宮太極觀事體尤或亦望別賜撰
 集永使遵守詔付禮儀院 九月丁卯冊皇太子于中坐
 太子謁玉清昭應宮景靈宮 三年三月戊午內出聖祖
 降臨記示軍臣 四月癸巳謁景靈宮 五月戊申召宗
 室近臣館閣三司諫官御史法官京府官詣真遊殿觀道
 像賜賜聖祖降臨記一函 八月己亥大會道釋於天安
 殿凡萬三千八十六人先是建道場是日上親臨視以樂
 銀鑄大錢面賜之 十一月己巳謁景靈宮 庚午享太
 廟 辛未合祭天地於南郊 十二月戊戌謁景靈宮
 四年四月戊戌謁聖院太宗神御殿遊謁景靈宮 八

月丙戌謁景靈宮 十月戊子禮儀院言每歲十月十五
 日朝拜景靈宮今緣祭神州地被奏吉在散齋之內請權
 罷朝拜至日令宮使行的獻之禮從之甲午賜天下宮觀
 大中祥符降聖記各一本 五年七月戊寅新作景靈宮
 萬歲殿為上本命祈福也

崇奉五岳

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秘書丞董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為南
 嶽皇令壽州長史春秋致祀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
 上奏曰按爾雅云江南衡山注云衡山南嶽又霍山為南
 嶽注云即大柱山滿水出此則非特霍山為南嶽詳五月
 南巡狩周之王制皆以衡山為南嶽惟漢武帝以衡山遠
 遠取嶽緯之說而祭滿霍至隋復以衡山為南嶽況奉祀
 已久國家體守更廣難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持致
 祭即委州縣奉行從之 四年正月上祀汾陰田 二月
 乙丑次河中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馮贍少
 卿裴莊祭告 己巳次華陰縣 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
 羣臣陪位廟垣內外列黃麾仗遣官分奠廟內諸神 五
 月乙未詔加上東嶽曰天齊仁聖帝南嶽曰司天昭聖帝
 西嶽曰金天順聖帝北嶽曰安天元聖帝中嶽曰中天崇
 聖帝命翰林學士李宗諤龍圖直學士陳彭年與儀官詳
 定儀注又作奉神述降紀崇奉之意 六月庚辰詳定所
 言皇帝臨軒冊五嶽參詳舊典無作樂之儀上曰凡大朝

會公卿出入尚作樂且禮緣人情宜令有司別撰樂章王
三日冊乘當於門外設次俟一則樂作從之 詔丁謂李
宗瑒與禮官詳定五殿衣冠制度及崇飾神像之禮 九
月辛卯命資政殿學士刑部尚書向敏中為東殿奉冊使
兵部郎中能圓閣侍制孫奭副之工部侍郎某賢院學士
薛映為南殿奉冊使給事中錢惟演副之翰林學士工部
侍郎知制誥范迥為西殿奉冊使刑部郎中能圓閣侍制
直道副之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為中殿奉
冊使光祿少卿沈繼宗副之其玉冊如宗廟謚冊之制
據李攸編本朝事實云冊用珉玉長尺二寸闊一尺二
分量文之多少聯以金繩首尾結結前後四枚刻龍鱗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金若捧覆之狀藉以錦褥覆以紅羅泥金夾紀冊匣長
廣取足容冊塗以朱漆金裝起突龍鳳金鏤匣上以紅
羅紗盤龍夾金紀覆之承以金裝長半牀金龍首金魚
鈞藉匣以錦緣席錦褥其紐紅絲為條以紫匣冊素塗
朱漆覆以紅羅銷金衣其寶門下省造
戊申有司設五殿冊使一品茵薄及授冊黃麾伏於乾元
門外各依方所又設載冊格及衣冕與於乾元門外羣臣
朝服序班伏衛如元會儀上服衣冕御乾元殿中書侍郎
引五殿玉冊尚衣奉御奉衣冕升殿上為之與奉冊使副
班於香案前侍中宣制曰今加五殿帝號遣卿等持節
奉冊儀禮成承制再拜奉冊使以次升白朱階受冊於御

歷前降西階副使授衣冕於丹墀玉冊至乾元門列黃麾
伏設盤歌奉冊於車衣冕於與使副持褶騎從遣官三十
員前導及門奉置惟次以州長史以下充祀官致祭畢奉
冊衣冕置殿內
按事實又云在殿一品已下並避路至殿下禮直官引
冊使等白惟次奉玉冊衣冕由正門入樂作升殿置殿
宣門西階位樂止玉冊在前衣冕次之使副並列其後
禮生再拜應殿下官屬皆再拜禮直官引冊使當神座
前伏伏跪稱說太尉具銜某奉勅加工某岳某帝懿號
玉冊衣冕言訖興稱中書令使伏跪讀
十一月詔加上東殿淑明后南殿景明后西殿肅明后北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殿靖明后中殿貞明后之號仍遣官祭告 五年七月戊
辰新作保康門於朱雀門之東徙汴河廣濟橋於大相國
寺前榜曰延安又作橋跨志氏河榜曰安國時將建觀以
奉五殿故闢此門奉命修玉清宮使丁謂等就奉節致遠
三營地及填乾地之西偏與禁內侍節守恩置其役
實錄於八月己未書今中使節守恩修五殿觀九月丁
亥又書初建五殿觀於南薰門內之東偏既云修又云
初建不知何也今從本志及會要詳書之
六年四月辛酉修五殿觀賜官之器幣工徒賑錢有差
七年六月庚午夜京師新作五殿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
畫有畫狀如畫甲仗之狀觀者宜怖修觀使丁謂以聞詔

建道場 九月辛丑辛五載觀宴從官賜兵匠婚帛有差
 翌日上梁又命宗室輔臣往觀復賜許百司休務士庶行
 樂賜觀名曰會靈 八年三月甲午上作諸嶽祭告文皆
 遣使刻石於廟中 四月戊午丁謂言會靈觀頌記望賜
 御書從之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
 書張詠卒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
 民之命此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新謂頌置園門以謝天
 下然後新詠頌置丁謂之門以謝謂上亦不以爲忤云
 乙未以林特兼管內會靈觀事 十一月丁巳上幸會靈
 觀宴近臣於祝禧殿賜兵匠婚錢有差 九年正月丙辰
 置會靈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爲之仍加刑部尚書己未
 上詣會靈觀焚香命有司以朝拜之禮爲式 五月丙辰
 以景靈宮會靈等成羣臣稱賀
 會靈觀宇區數本志闕之當考
 六月戊寅幸會靈觀酌獻宴從官於祝禧殿 七月丙辰
 謁會靈觀 八月丙子置會靈觀副使以翰林學士李迪
 爲之又置判官以知制誥樂黃日爲之 九月命樂黃日
 權知開封府改命或度爲會靈觀判官 天禧元年正月
 丙戌幸會靈觀 二月戊寅上作會靈觀銘 三月戊午
 以樞密使王欽若爲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令參知政事
 兼攝於是王嘗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
 此嘗因懇辭爲上頗不諱謂嘗曰大臣宜博會國事何遽

自吳郡曾頌首謝曰君從疎爲明臣盡忠爲義陛下不知
 臣駕病使侍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十二月初
 加上五嶽帝號有冊無寶是歲始詔刻玉丁亥令會靈觀
 使王欽若奉安於本殿 三年二月丙辰軍相王欽若上
 會靈志百卷上製觀名五嶽廣開記 四月甲午幸會靈
 觀 仁宗至祐五年正月丁巳會靈觀大啓于仲家慈被
 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更名集禧觀
 詔太清宮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己酉亳州官史父老三千三百六十
 人詣闕請年萬朝謁太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 丁巳
 文武羣臣上表請年萬幸亳州謁太清宮詔許之 八月
 庚申朔詔以宋太祖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曰日
 恭謝天地如南部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
 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制之謂仍判亳州又命五
 使及進計度易糧詳定儀注部修行宮治道增置亳州官
 屬如汾陰之制 丙寅禁太清宮五里內採採亳州罪人
 至徒罪者送口州裁斷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
 上老君況元上德皇帝禮儀既請朝謁太清宮日設宮懸
 二十架牙型素醮樽蠶蓬立悉如朝元殿恭謝之制王用
 道士悉陪位詔改用蒼璧脩三獻以畫嚴恭除從之又言
 聖號冊寶請就熙壇天寶臺下以石匱封秘中設玉匱長

廣二尺高如之攸厚一寸二分刻金繩道五封以金泥印
以受命曆石歷三層各長五尺三寸下層高二尺中層半
之上層為蓋皆刻深四分填以石泥印以天下同文寶奉
可 十月己丑詔朝謁太后言自離京至奉祀以前不得
舉樂所過州縣無令樂人來迎 河北運使李士衡言助
奉祀錄牌懸帛各二十萬賜奠之 丁卯三司借內藏車
錢帛五十萬以修奉祀賞給 亳州言太清宮繪再主真
源縣粟麥再膏上作歌示近臣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
立等修車駕所過園經以修頓問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太清宮外
議藉藉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為功德之

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
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奸以事陛下者也明皇之無道亦
無敢言者及奔至馬羗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
始輸以燭理不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
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日覺悟抑損虛棟斥遠邪佞罷
興土木不繫危亂之迹無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
社稷之福也帝以為封泰山祀汾陰上陵履祠老子非始
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備用不可以大賢之亂舉謂為非
也奉為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奉舊蓋以人而
發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與朴忠雖其言切直容
之弗斥也 十一月甲寅丁朔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

七十餘本 十二月丙寅以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守
入內都知閻承翰都大管勾大內公事權三司使林特為
行在三司使 年未以翰林學士王曾攝御史大夫為考
制度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鄧洵中丞到之
知制誥錢惟演等編次迎駕父老及州縣繫囚右疎議大
夫慎從吉等詳定詞狀惟不置編次有奉 壬申的獻大
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七年正月壬寅
車駕奉天書發京師禁天下屠宰十日 丙午至奉元宮
齋於延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羣芝九萬五千本
丁未奉祀經度知制誥陳彭年詣宮殿大獻 戊申奉
聖號冊寶於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

上攝中書令丁謂請託置玉階中己酉三鼓具法駕赴宮
時雪驟驟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夫道設龍燈燦燦左右
右執炬問之熾耀如畫五鼓上奉玉幣的獻諸冊文令太
尉封石匱又遣分獻本宮之元中法師三師真武張天師
承殿之文子通元真人列子冲虛至德真人庚桑子洞室
真人莊子南華真人唐明皇太宗並如從祀例又遣宰相
等為獻真源觀之三清靈寶天尊先天觀之元始天尊元
母經師廣靈宮之先天太皇洞霄宮之先天太后龍女帝
色三清靈寶九始用碧太皇用蒼元母白皆如太祀禮餘
同從祀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宮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
真源觀周覽還奉元宮賜赦亳州及車駕所經流以下罪

並釋之死罪奏裁給假一年年未減歲賦十之二升亳州
為集慶軍改真源縣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
宮賜道士女官紫服師召復慶者八十人詔三官正殿庶
民不得執升官吏非朝修止拜庭中上作朝謁頌先天太
后老君像真武贊命書侍師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
中撰親祀頌並刻於石司天官含譽星見帝作歌賜近臣
屬和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樓
賜餼三日 壬子以順祖惠元皇帝忌罷賜餼詔緣路置
餉使民田者並據頃畝之數給復二年其頃永占者優給
其直 給亳州公用錢歲七十萬酒月十斛 甲寅發亳
州 乙卯次應天府元書升華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黃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五

如人連袂翔舞而行占雲者云如花木者未旺與德相主
如人連袂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之兆也扶侍使趙安仁
請播為樂章以偕酌獻從之 丙辰升應天府為西京正
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所過縣流以下罪並
放進膳太祖墓所元勳條落及錄常參官遺事者並進扶
杖授子孫者亦聽除民執食鹽踐御重照頌慶樓觀舖凡
三日改聖祖殿為鴻慶宮 二月丁巳朔發南京 戊午
次襄邑縣皇子來朝 庚辰次陳留縣 辛酉車駕至白
亳州 乙丑詔自今天書在朝元殿車駕由右升龍門入
自東上閣門就東階赴殿焚香無陟殿庭以盡嚴恭之意
所司者為定式 戊辰大風揚沙塵五日留儀於恭謝壇

有陸續者 己巳上宿齋於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 庚
午行萬獻之禮遂入太廟 辛未車駕至 壬申恭謝天
地於東郊還御乾元門大赦內外文武官悉加恩結駟
放租賦有差 癸酉以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知亳州
壬子開封府言築恭謝天地壇占民田四十八頃詔給直
外賜錢三十萬仍蠲其租 三月庚寅以奉祀禮成大宴
金元殿 甲子羣臣以次加恩 四月乙亥亳州言自車
駕臨幸後民復業者一千三百

建宮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六

建太祖神御殿 大中祥符二年六月起玉清昭應宮知
制誥王曾上疏諫又曰并觀西京造太祖影殿東畿置會
真之宮計其工庸亦昏不啻中人百家之產然於尊祖禮
神則或失其於邦國大計則猶未足以為當時之急務也
詳見玉清昭應宮 四年三月車駕自汾陰祀畢還己卯
入西京甲申幸應天禪院賜監修太祖神御殿官及工匠
將士衣服賜錢 大禧元年五月西京應天禪院太祖皇
帝神御殿成為屋凡九百七十一區 己未今年相向獻
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皆勾迎奉左疎
議大夫戒諭吉永昌陵 癸亥以樞密使王欽若為奉安
太祖聖容禮儀使贊導來興 乙丑自禁中奉聖容赴文

德殿備儀衛教坊樂前導 丙寅上服靴袍酌獻禮畢本
以升殿與而行具面簿鼓吹道釋威儀上出次奉辭羣臣
班辭於瓊林苑門外奉安日上不視朝自是正至朔望令
留司京府官詣殿焚香及別於正月擇日朝拜忌日就院
設齋行香 六月壬申德音降西京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父老年八十者賜茶帑除其課役 己丑向敏中至自西
京

據李攸所編本朝事實載天禧元年六月五日奉安太
祖繪像德音門下奉先昭孝列辟之大猷有過惟仁前
經之格到朕贈承鴻緒各毛中區司當不念王業之艱
難何中坊之春枯克洽三年之治強增永泰之懷雖遠

通鑑紀事本末

師定鼎之都舊臺祖誕置之壤與王之氣始兆於玉祥
布金之圖書新於紫垣爰修彰施之彩度園辟務之容
臨遣輔臣奉安秘宇必芬之薦既獲罄於嚴宮秀霽之
思宜曲率於眾庶云云於戲貽謀錫美通仰於威神布
德均禧禔周於京邑無協無疆之慶誕昭遠達之儀告
於明庭成體朕意

三年十二月丙申西京增給應天祥院常任錢日三十
從馮拯之請也

詔諸州府軍監建天慶觀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詔諸州府軍監開縣擇官地
建道觀悉以天慶為額民有願捨地材則益者亦聽先是

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入素崇重及是天下始
備有道像失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言今營造就起遠近
不勝其擾願因結舊觀為之詔從其請

建祥源觀

天禧二年閏四月先是皇城司官拱聖營之西南自去并
營卒有見龜蛇者因就建真武祠今泉源祠側汲之不竭
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道觀以祥源為名士
女奔走徒跣瞻拜屯田員外郎判度支司院河南任布言
明朝不宜以神怪街愚俗不報 癸亥詔祥源觀先營正
殿及三小殿除俟來年興葺 丁卯命軍臣王欽若嘗勾
修祥源觀事 右正言劉焯言前世言聖水者皆說妄不

通鑑紀事本末

經今盛夏元陽不直與土木以營不急既入不報五月六
日丁未加旌真武將軍曰真武靈應真君 八月庚寅朔
幸祥源觀 九月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以監
修內臣東染院使鄧守恩為崇儀使 三年四月甲午幸
祥源觀 三年十二月壬寅幸祥源觀 四年十一月己
巳以樞密副使錢惟演為都大管勾祥源觀公事惟演先
領會靈觀使於是已改命大臣故特置此職 十二月己
卯給祥源觀公用錢月五十千 五年十月戊申祥源觀
成總為屋六百一十三區都大管勾觀事樞密副使錢惟
演加工部尚書惟演詣承明殿納告教 上不許復令中
使執第賜之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大管勾祥源觀

事依景宗為正政使內殿崇班皇太子宮都監雷允恭內
殿崇班皇太子宮祇候劉從德並為內殿承制入內東頭
供奉官文崇信為內殿崇班並以祥源觀功畢賞勞也仍
以從德崇信同官勾觀事 仁宗至和九年四月祥源觀
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真宗皇帝

聖德

咸平元年十月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上自即位每
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
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食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
閱軍士校試武藝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
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聖政錄云召侍講諸學士按二年七月初置講學士此
時未有今改為儒臣庶不相妨

十一月戊午上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
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
有餘資自然無象與行盜賊鮮少蚩蚩之民登於富壽臣
等恭聞聖訓期共遵守 四年八月壬子上觀稼北郊宴
射於含芳園都人望見乘輿并躍稱萬歲呂蒙正曰車駕
遊幸百姓懽呼如此物情不可強致蓋陛下臨御五年務
行仁恤所以中外感悅上曰下民但不擾之自然快樂蒙
正又曰今秋大稔太平無象時和歲豐即為上瑞上曰朕
以造事未寧勞民供饋蓋不獲已也苟能還耕練兵驅攘外
侮使不敢侵掠則近邊之民亦獲安泰矣 十月上語近
臣曰近者慶州地震昨司天奏災惑犯與鬼口秦分野

時當有災宜戒違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惟慮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懼修省如惟憲院王繼英曰朕不勝德上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克復曰天大誦見資欲昭示時君楚莊王懼無災政恐其獲罪於天弗容自警爾今陛下克己愛民常慮一物失所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致因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頃防戒如荆河比年報食災沴滋甚尤可卹之 庚戌上以陝西二十三州圖示輔臣歷指山川險易蕃鄣居處又指秦州曰此處在隴山之外號為高無且與西北接珍昨已命張雍出守其綏撫有方也次復指殿北壁壘州圖曰此為業所畫頗為周悉山川形勢如此

安得智勇之士為朕守之乎又指南壁甘伊涼等州圖及東壁幽州已北圖上曰北方所據地南北千五百里東西九百里封域非廣也而燕薊淪陷深可惜耳 五年十一月壬寅合祭天地於圓丘大赦諸路人咸平四年已前殘稅河北河東欠五年貸糧并天下通負昇州廣德軍年分錢洪筠州臨江軍酒餉脚錢婺州竹園虛收孽生竹四十億六千一百五十一萬悉除之 六年十一月甲寅有星孛於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犯五諸侯歷五年入參凡三十餘日没上謂宰相曰垂象如此其咎安在李沆曰陛下修德布政實無所闕恐分野有災耳上曰朕德薄致茲孛見大懼災及吾民亟通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

答大遠沆曰星文變異陛下克謹天戒此是盛德也然其咎乃屬臣等至於東海上壽禮不可廢且遣使未軍大兵在境所慮物情固測固請不已乃許之 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巳上謂王旦等曰昨暮雪降遽止朕憂其未足夜分使人於宮庭視之乃云復降其勢甚盛今果盈尺未歲麥苗應有望也朕每念稼穡艱難嘗與卿等言力田者多值災沴焉云民之災患大約有四一曰人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牛羣必歲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早嘆為甚蓋田無畝澮悲不可救所損必盡即傳所謂大災流行國家代有者也烏久居田里尤熟農事自去驗之多矣比歲稼穡屢稔朕常以災沴為慮兼聞今年宿麥甚廣得此時

聖學

咸平元年正月上訪羣臣通經義者判國子監李至以直講崔頤正對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論因召頤正於後苑講尚書大尚諫賜五品服他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全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至十卷 咸平六年閏三月詔三館馬四部書一本來上一置之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文清樓以略觀覽 七月上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尚諫還幸崇文院登秘閣觀太

宗聖製墨跡測信久之賜秘書監茶酒以下器幣優位願
正弟也 丙午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
部侍郎夏侯嶠工部郎中呂文仲為之置翰林侍講學士
以國子祭酒邢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講高直
禁中以修顏問然名秩未崇上奉先志特建此職擇老儒
舊德以充其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致直廬於秘
閣侍講更直侍講長上日給上食珍膳夜則進宿令監館
閣書籍中使劉崇起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
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景德二年四月戊戌幸龍圖
閣近臣畢集閣太宗御書又觀諸閣圖書閣藏太宗御書
五千一百十五卷軸下段六閣經典閣三千七百六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四

卷文傳閣八千二十一卷子書閣一萬三千六十三卷文
集閣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圖書閣
一千四百二十一軸卷冊上曰朕退朝之暇無所用心聚
此圖書以自娛耳 四年三月上召輔臣坐太清樓閱視
太宗御書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鸞儀鳳閣玉宸乃上宴息
之所中施御榻惟帳皆黃繒為之無文采之飾殿東西聚
書八千餘卷上曰此惟正經正史彙校定者小說他書不
與焉 大中祥符四年九月丙子秘書監向敏中等請集
御製藏於館閣從之仍詔不得與太宗御集同處於是內
出雜文篇什付敏中等各以類分其繼作即續附之 天
禧元年二月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宣

和門之北閣侍制查道李虛己李行簡與馮自是聽政之
暇率以為常因數訪大臣能否而行簡無所忍恥必盡稱
道其長人推為長者 天禧四年十一月戊午上御龍圖
閣召近臣觀聖製文論歌詩上曰朕聽覽之暇以翰墨自
娛雖不足垂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丁謂等言聖製廣大宜
有宣布請鑄板以傳不朽許之遂宴於資政殿 庚申內
出聖製七百二十卷亦輔臣 壬戌宰相等言聖製已約
分部扶望令雕板摹印頒賜館閣及道釋經藏名山勝境
乃命內臣規度禁中嚴淨之所別創殿閣咸成詔可尋於
龍圖閣後修築命入內都知張景宗副使都知鄧守恩管
勾是為天章閣 仁宗乾興元年三月丙子賜羣臣御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五

白書各一軸上始未嘗好為飛白書一日至真宗靈御前
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
賜焉 戊寅中書請自祥符後復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
視事雙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雙日雖不視事
亦當宣召近臣入侍講讀莫不廢學也

政迹

至道三年十二月國初罷節鎮統文部以轉運使領諸路
事其合別未有定制京西或為兩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
東西路陝西分為陝西河北西南兩路又為陝府西北路
淮南分為西路江南分為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
兩浙或為東北路其西南路首兼福建徽南初曰四川後

分岐路四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河南路九曰荆河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咸平二年三月戊辰荆湖南北路始置兩使

凡租稅有穀帛金銀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雜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練九曰綿十曰布金銀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臘四曰銅鐵物屋之品六一曰大書二曰畫革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毛三四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葛麥五曰果粟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至道末歲收穀二十一萬七十一萬七十餘石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一百六十二萬餘疋紬純二十七萬二千餘疋絲練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斤芻茭三千萬圓葛二百六十八萬圓薪二十八萬束炭五十萬斤雜物雜類六十一萬餘石前幹八十七萬隻黃蠟三十餘萬斤此皆輸十萬數者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一

三十五兩防禦團練州三十兩中上判吏州二十兩下州及軍監十五兩遠遠小州上縣十兩中縣八兩下縣七兩轉運使副使十兩兵馬都監監押寨主監務官錄事參軍判司農寺比通判幕職之數而均給之初三司欲令職田戶依例輸納虞部郎中杜錫等言推尋故事歷代並無輸稅之文乃止 三年十二月河北河東強壯自五代時燕霸諸州已有之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為強壯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百人為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為柵官給錢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此據兩朝兵志寄錄無之團結勇敢附大軍志又在明年今亦附見 四月九月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就保毅軍給資糧與正兵分戍可城並遣御史兵衛與轉運使同主其事凡得六萬八千七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就保捷 咸平元年初置秦州極邊保毅事見年未吳備奏所請保毅軍數寄錄在明年正月己酉今并書 景德二年七月甲子詔復置醫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琦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遠寄等科尚書吏部傳告諸

一五七

路許文武羣臣華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
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時上謂冠準等曰方今文武多
士道無材誠優異未升進者耶至於將帥之位尤難得人
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不用求奇材亦為國之遠圖也因
出唐朝制科之目示其六用之 三年正月始置常平倉
先是言事者以為水旱災沴有備無患古有常平倉今可復
置請於京東西可東陝西江淮兩浙計戶口多少量留上
供錢自十三二為首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
司史寺總領二司無得輒用每歲夏秋準市估加錢收糶
青則減備出糶矣十年有增是則以本錢還三司詔三司
具議請如所奏而限過不增置於是司農官吏制解倉藏

正統紀事本末卷三

籍帳度支別置常平倉素大率萬戶歲餘萬石止于五萬
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則回充糧粟別以新粟補之 四
年七月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上出筆記六事
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遠東無官朕無日不念也所
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
事務雖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常選朝臣為諸路
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先命中書樞密院擇
官具名進內上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陞度
平和有執守者故親選太常博士陳綸李及自餘擬名以
聞咸引對於長春殿遣之所至專察視內禁書詳案牒州
郡不得迎送聚會所部每旬具囚繫犯由訊鞠次第申報

常檢舉惟督在繫久者即馳往索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
勘初官吏以聞諸已詞訴逐州斷遣不當已經轉運使按
斷未允者並收接施行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敢有
庇匿並當加罪仍借雜紫以三年為任增給婚錢如轉運
使之數內出御前印紙為憑書其績效中書樞密院集其
名代選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曠弛
不能彈奏務從畏避者真以深罪 八月壬寅自罷兵之
後議者頗以國馬煩耗歲費驟增雖市得尤眾而損失亦
多知樞密院事陳充史獨謂羣牧之說國家巨防乎悉淺
之說以為為不急之務則士卒亦當遣而還農也作羣牧
口以獻勒石大召監 乙巳制羣牧制置使命充史兼之

正統紀事本末卷三

充史初為羣牧使及掌樞密即罷其任於是內侍副都知
閻承翰為都監充史自陳職居近密而與承翰聯事合避
物議上曰國馬戎事之本宜得大臣總領不可避也充史
尋以本司事多請但看檢其帖謀委使副判官印書施行
從之尋又增置判官之員
增置判官在九月丁亥今并書之
咸平元年七月先是自詔諸路課民種桑素廣西轉運使
陳充史上言曰臣所部諸州土風本異田多山石地少桑
莖昔云八慈之綿諒非五嶺之俗度其所產恐在安南今
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耳麻苧所種與桑柘
不殊既成宿根旋摧新幹矣枝葉茂則刈獲是聞周歲

之間三收其爭後因其本十年不長始雖田時即可紡績
然而出每端止售百錢蓋織者眾而市者少故也亦有遺
利而民艱貧今臣以國家軍餉所急布帛為先因勸諭部
民廣植麻苧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六
萬餘疋自朝廷克平交廣市帛之供歲止及萬數今所得
何止十倍其多今樹藝之民相率競勤行袖之功日以滋
廣欲自今許以所種麻苧同故折桑棗之數詣縣令依
例書登為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
供亦皆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溥詔從之 二年四月先
是左正言歐陽修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漳河舊作堤戩水
入官渠溉民田三十頃宜城縣有望河溉田七百頃又有
元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
調夫五百築堤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刑湖市牛七百頭
分給之上曰元田之廢久矣苟如此亦足為勸農之始今
望躬按視即以望為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
未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望切
請以大理寺丞武程總管田務事程上疏言其不便詔移
程於它郡別選官代之後異日務成較其利害取進止行
賞罰焉汝州舊有汝陽南務遠內園兵士種稻應熟中以
所收奪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置募民
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京朝官專掌之墾六百頃
導汝水流溉歲收二萬三千石

耿望除右司諫直史館京西轉運使與副使未台符兼
制置營田乃此月丙子今并書之月末耿望未見
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倉庫部員外郎成肅以為遠
俗尤宜存撫請增置馬茂干詔從肅請丙子令諸路轉運
司中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熟則減價而
出之 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丙辰上作文武七條賜文
臣任轉運使以下至知縣者武臣任部署以下至巡檢者
賜募職州縣物務官戒勸勅上謂宰相曰羣臣奏事朕以
職業戒之因念漢制刺史以六條武臣有諸葛亮七戒朕
今求安道以儆勸羣臣又思先朝以儒行簡賜近臣今
可以并賜一軸 咸平二年五月丁酉以殿中丞郵城馬
蓋馬元方任三司實創此議雖布其法於諸道有即奉
行者亦未有即奉行者及李士衡在河北復以為請始
行於河北然諸道亦未備其後左藏內藏庫災又待行
於京東西范仲淹所謂今行於諸道者蓋指景祐間也
行於京東西乃祥符九年春
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監察御史張鼎上言天下曠土
甚多請依唐宇文弼所奏遣官檢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
遽行然今天下賦稅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瘠租重
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在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
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副政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
人今日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必集矣 天禧

班已十年又晚有嗣息年皆幼稚若得改官瑞按許學家
以往賜以都部書漆給敢不承命拙等以聞上曰齊賢言
為人所說斯過矣是皆不欲往也勿強之乃命絳為 樞
密直學士吏部侍郎張球為主於頭頻坊中擗求知頤州
上以球公直有時望再任益部顯著聲績不當蒞小郡令
中書召問將委以青社及真定使自擇球辭不就又問全
陵詠欣然請行辛酉以詠知昇州 十月以工部郎中直
史館馬亮為右諫議大夫知廣州亮自昇州代還表言松
栢在泥上求典廬嘉州以便營奉及請對但曰如國家必
有驅策豈敢以私自便為切平臣職上問以桂廣之政亮
曰高謹微高紳皆循謹非嶺外之才宜當擇其人如張球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劉絳可也上曰球有疾不可遠適絳在并門哥任已重切
致命楊章知廣州上察亮願行乃謂宰相曰亮之幹敏不
下輩也故授亮由兵部員外郎改官才數日擢升球垣以
重其命 景德三年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朝議欲以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任中正代之中正前知梓州又新自契
丹使還上恐其憚於遠適令中書召問中正曰益部重地
國家委使敢不竭誠以報上嘉其自劾士寅擢拜樞密直
學士工部郎中知益州 九月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
疾累表求解遂任上令自擇其代承矩為安撫使李允則
兩貢即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齊州團練使
使道之任 大中祥符三年昇州民以知州張球秩滿願

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獎焉 八月庚戌御
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嗣宗罷為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
府兼兵馬部著上將西幸以京兆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
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常自言知武軍可授口口使
當此任宜先召問觀其意既而嗣宗願奉詔即命之又作
詩賜焉

任藩方長吏

咸平三年四月初供修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行上召
謂曰朕在南衙舉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允則至
潭州除三稅假民官竹為屋請以家財為質發粟賑糶奏
罷新募兵出戍於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者以明詔書獎嘉及召運使對三日上曰舉士安不謬知
人矣 六年四月庚午徙知益州西上問門使馬知節如
延州兼鄜延駐泊部番知節在益州有訟龍騎卒謀變者
杖引千數知節亟捕其黨按實止誅為魁者七人餘悉不
問請擇廷臣首吏部送上供三歲一代而較其課承寇亂
之後戢兵撫俗甚著咸惠然疾惡太過兵民有犯多從配
它境人頗怨懼朝議務安遠俗恐知節不協蜀人之情以
其素有武幹改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安蜀之意成都關
守制議難其人上以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府張球前任在
蜀為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使之甲申加球刑部侍郎充
樞密院學士知益州民聞球再至皆鼓舞自慶 景德四

年九月甲巳上即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濬改工部
郎中出知杭州 上由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容疏
上言兵越尚每服法務以首末用瓦木杓為槁設之其
吏民竊哂之濟不為變上切與宰相議擇官王旦曰天下
重地為朝廷所給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
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為患上深然之時薛映知杭州歲
滿議擇其代馮拯曰餘杭凡諸道易治上曰方面之寄古
諸侯也常時無事則為易治吳人輕巧苟倖豫非常安可
謂之易也如宜州止因劉承矩信用其下聚為寇刺延及
他境若長吏得人豈致是耶因問班簿指孫德王濟謂王
旦曰二人孰優旦曰濟有文幹可副是選 十月詔翰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學士尼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上親閱班簿
擇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十人分保任焉 十一月甲
未權右正言知制誥孫德知永興軍代四方館使孫全照
也先是上謂王旦等曰德方長吏尤在循良全照取下埃
急當擇其代如德亦非佳誰可授此馮拯曰德嘗任京府
熟於民政可用也從之德既厚長者為政頗寬賜詔書戒
諭 大中祥符八年七月庚午徙知昇州樞密直學士工
部侍郎薛映知揚州給事中馬亮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
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李迪為右珠璣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
興軍上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河達物情遠
可除教愛民抑暴而已吏或兼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怠

招啟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怒如此則何由致治耶

大閱

咸平二年八月丙寅大閱先是詔有司擇地於金輝門外
東武村為廣場乙丑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二十萬分
出諸門迎明乃絕上按轡出東華門宗室近臣尚書侍郎
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賜戎
服以從上至行營諸軍陳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
班衛士異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觀
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超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
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
亦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鼓作而士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皆三跪而後進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
陣整而整士勇而勵啟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
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
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上御東華門閱諸軍還
警願謂王超曰士眾嚴整行陣練習卿之力也 丁卯近
臣諸軍將校內職皆賜飲詔大閱所踐民田蠲其租

大舖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大書降成後大赦改元詔東京
賜舖五日以二月一日為始 乙丑應致仕官並許赴都
亭驛舖宴御樓日合預坐者亦聽朝官已辭未見皆令赴
會凡賜舖今內諸司使三人主其事於乾元殿前築土為

露臺半門扉上設放坊樂又駢繫方車四十乘上起絳樓
者二分載鈞容直開封府復為棚車二十四每車連十二
東為之皆駕以牛被之錦繡紫以絳紉分載諸軍京城校
樂又於衛中編木為棚處之徒坊市郊肆對列御道百皆
駢布靛以絳旌鏤榜為飾上日御乾元門召京邑父老分
番列坐樓下傳旨問其安否賜以衣服綵帛若五日則第
一日近臣侍坐持召丞郎給珠上舉福放坊樂作二大車
自昇平橋而北又有早船四秩之以進棚車由東西街交
駑並往復日再為東距望春門西連閭闔門百戲競作狀
吹騰沸宗室諸親近列收伯泊舊臣家官為絳鼓棚於左
右廊無下士庶觀者駕肩疊跡車騎填溢惟呼震動第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二八

日宴軍相百官於都驛亭宗室於親王宮第三日宴宗室
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軍相第第四日宴百官於都亭驛
宗室於外苑第五日復宴宗室內職於都亭驛近臣於外
苑 上多作詩賜金帛和及列為勸酒詩樂軍將校日會
於殿前馬步軍之解 二月壬辰朔上御乾元殿觀餽詔
諸營教閱諸司工作各賜假一日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二

真宗皇帝 种放出處

淳化三年八月詔徵終南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
能屬文沈默高潔與其母偕隱於林谷中以講習為業學
者多從之得未脩以養母母亦樂道弄滋味善辟穀會陝
西轉運使宋維翰言放才行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
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又為果為人知不得去處我
時業汝深入窮山矣放遂緘疾不起其母盡取華視焚之
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喜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
問以錢三萬貫賜之不奪其志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二九

說苑載故事與國史不同今從國史

咸平元年九月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僅奴
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放先
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親是掠朝廷之美也士
中賜放束帛賜錢 四年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
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策孝行純至棲遯衡泌僅二十年
願以備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
遣官詣山倍禮發遣放辭疾不至 四年七月丙辰遣使
賁詔書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仍賜絹百疋錢十萬先是
判永興軍張齊賢使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且言臣前在
中書親奉先帝德音欲行不次之澤緣未和本末不敢奏

奏今茲出守始熟其為人改也 九月戊子種放以福中
 入見於宗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氏政遺事放曰明王之治
 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謀環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賜冠帶袍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上謂軍臣曰
 放亦有就祿任意且言迹孤朕諭以竣外班列必見朝廷
 清肅排擯之事無敢為者嘗一人可以動天下矣已酉放
 表辭恩命上令軍臣召問之又知放與同知樞密院陳克
 受游舊命諭旨且曰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
 未樂仕亦可遂其請也放至中書為軍臣言上虛懷待士
 所食憂民如此放固不敢以竊來為念軍臣以聞詔遂不
 許其策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笏帶銀魚及御製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二

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加惟帳什物銀器五百兩錢三
 十萬中謝日賜酒食於學士院光寵之盛前所未見也
 六年三月癸卯左司諫直昭文館種放再表乞暫歸故山
 詔許之 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詔
 三館秘閣官宴餞於瓊林苑上賜七言詩三章在坐皆賦
 十月上遣使就終南山撫問放圖其林泉居處以獻已
 未召近臣觀之翌日又遣使優詔促其入觀放以疾未平
 為請許之 景德元年正月癸巳遣中使賜種放茶藥
 十月壬午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自終南山來朝上言
 歸山之久請計月不受俸特給之 二年四月戊戌幸龍
 圖閣近臣畢集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與馬閣太宗御

書又觀諸閣圖書 五月以放為右珠璣大夫放謝病乞
 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賜宴賦詩
 錢行思禮甚厚 九月辛未遣中使齎詔撫問種放於終
 南山 十二月甲午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三年
 四月放有元喪賜告歸終南山宴於龍圖閣上作詩賜放
 侍臣皆賦放每至京師泰雅學徒多就而受業上面獎之
 放頓首謝 八月種放既歸終南教授山中表求太宗御
 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曰近中使還言放居
 草屋食野菜藟麥而已如此淡薄亦人所難能也 四年
 十月甲辰右諫議大夫種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
 謂輔臣曰放比高尚其事每詢放多有可採朝廷雖加爵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未厭因令陳亮史諭意且曰朕慮
 放卷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為美也既而亮史言放云自被
 聘召及還疎者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
 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亮史復手筆訊之放答
 疏如前上乃遣內侍齎詔賜放畧曰卿宜體茲眷遇整乃
 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志盡形奏贖以沃朕心
 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
 表固讓上曰是能守分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給事中判集賢院種放得告歸終南
 山是日召見宴餞於龍圖閣上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且
 製序杜鵑辭以素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鵑詞誦

北山移文其意蓋譏放也明日上出尾迎已下詩序示王
旦等因題品之以迴詩及楊億王曾序為優詔令別自繕
寫迭放時瑜榮之 三年正月放歸終南山有使來自秦
雍者放答陳克史詩五章以開上嘉之謂宰相曰放隱居
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苛時效古此最近於理乃詔放
赴闕放表乞賜告上許之詔答云倘再召勿復辭也又作
歌以賜并寄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
放為弟汝求官即授秘書正字 四年正月給事中种放
自終南山來朝 二月上躬祀汾陰后土三司車駕西還
至西京令京兆府禁民採种放莊園 四月甲辰朔車駕
至汾陰甲寅給事中种放還終南山賜宴賦詩如前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二

十一月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胎書湖
其出處之迹且勸以亟辭禄仕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
娶尤惡覓雜故京城賜第為擇僻處然禄賜既優晚間頗
飾與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致爭
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始甚敬放放
被酒稍偃嗣宗怒以語機放放曰吾不猶愈乎用力而中
第者乎初嗣宗就試講武殿嘗因戲口擢首科放放及之
嗣宗愧憾因上疏言所部蕪井之家侵漁民凌暴孤寡
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且逐放弟姪無賴據林麓採園
田二百餘里奪編氓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而賜放終南田
百畝使放嵩山疏耕極其耽耽目放為魑魅且屢遣人責

放不法上方侍放厚詔工部侍郎施護推充會赦思而止
於是放自己徙居嵩山大封觀側詔遣內侍就與唐觀側
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給其俸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
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詣驛使覘其器具之數時議侵
薄焉 八年十一月河南府言工部侍郎种放卒上甚嗟
悼親制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終南山贈工部尚書錄其
姪世雍放言事甚求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
篇其目議道議德議用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
罰議官司議軍國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將卒忽取前後
章疏葉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與飲酒數行而卒
楊億進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二

咸平四年三月辛卯以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
左司珠楊億並知制誥上切欲用著作佐郎梅詢命書
就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於上曰梅詢險
薄用之恐不協事議上曰如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武
名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乃以億望資素著但召映鼎就
試翌日與億並命 十二月奏疏議秦靈武其略曰今靈
武之存為害甚於蛟蛇供饋之費為虛過於蟻壤無滿毛
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大之害信悠悠之談 景德
二年九月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
代君臣事迹 三年五月有五大冲者初以事經中第罷
直黃主簿赴選調命為流內銓主事權授大理評事時知

制誥楊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即封還誥書以爲丞史之職不宜任清官不聽既而大中居職累歲無所裨贊丁未送番官院整務外州 四年秋若爲人傾巧同僚皆嫉之億在館中致若或繼至必避出宅所亦然致若出知杭州舉朝皆有詩獨億不作致若辭日具奏詔諭億令作詩竟遣延不送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秘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詩述前代被逐事詞涉浮靡上曰詞臣學者宗師也安可不戒其流若乃下詔風厲學者 三年二月庚戌命翰林學士尼迥楊億等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五年九月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遣中使扶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六

醫藥之科章爲謝上作二韻詩批紙尾有副予側席待名賢之句尋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惟與李維路振刁術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詆議者退多怨誹王致若驟貴億素薄其爲人致若却之陳彭年方以文吏售進忌億名出己右相與毀訾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六年六月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億嘗革成契丹書云鄰壤交歡上自注其側作朽壤成壤莫壤等字億遂改爲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革制有所改爲不稱職亟求罷上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皇后劉氏上欲得億革制使丁謂諭旨億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

年勉爲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革制億雖預許旨思禮猶不表王致若味彭年深害之益加譖毀上意稍怠億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文彙數篋以示億曰卿職職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億呈恐不知所對頭首再拜趨出知諧者之言得行即謀退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會得疾億遂留告孀子與孔日史中夕奔去先一日上問億母疾遣使告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已亡矣朝論益然以爲不可上亦謂輔臣王旦等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使三日億本寒士先帝嘗其詞學真諸官致陛下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爲罪人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六

陛下矜容不然顯階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上終愛其才諭司命帝下億素體羸於是稱疾請解官平未以億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疾俟損日赴任 黃庭堅云改命陳彭年革制命下之日億全家奔陽翟按立后在去年十二月億以今年五月出奔其出奔不緣此也歐陽修所記與江休復畧同今用之錢惟演奪坡遺事載億以五月二日奔陽翟使者及門始知億已亡其罪億去後始賜也本傳云億不待報行上親緘藥劑及金帛賜之蓋飾說也今用錢惟演所載庶得其實億既亡去朝論即宜然王旦等乞罷其近職此命當亟

下乃自五月二日至今月未幾四旬始肯降真宗堂
才容直之或德於此可見而實錄正傳並皆畧之深可
惜也今持著之德稱疾求罷因授分司本傳當不誤又
云有憲官彈德者則恐未然憲官蓋姜遵也彈德在明
年八月德降汝守時分司之授初不見憲官奉劾疑本
傳別有所據當考

七年八月秘書監分司西京楊德以疾愈求入朝上謂王
旦曰德性峭直無所附會文學固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稿
議朝政何也旦曰此蓋與德不足証誇構之耳德受國深
恩非土木類語過當則恐有之訟端之事保其必無也
戊辰命德知汝州既而監茶御史姜遵奏德頃以母疾

通鑑紀事本末

禮去朝廷所宜屏跡衡茅盡心甘旨或求頤郡深屬要君
請罷之上曰德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今以疾愈求
入朝故特與部遵未諭此意耳乃詔中書召遵諭之

按實錄及實訓並稱德求入朝獨姜遵言德忽求頤郡
不知何也蓋遵聽聞不審或實錄與實訓皆誤當考

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秘書監楊德言部內秋稼甚盛來
一本至四十餘麻一本至九百兩上覽其章謂輔臣曰德
之詞筆照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禹宋綬晏殊
宰相繼屬和文有正元元和格者自德始也 九年十一
月癸亥詔近臣觀書龍圖閣秘書監楊德預焉
據曾太史筆隆平集楊文公傳云疾愈知汝州會加王

聖統表請陪祠召為賓冊參詳儀制副使久之遷禮
部侍郎知貢舉生謹降秘書監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冊立皇太子命秘書監楊德撰皇太
子冊文 三年三月癸未工部侍郎楊德等並降一官以
貢舉生謹也 四年四月庚寅工部侍郎楊德為翰林學
士大中祥符末德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
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所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
畏賴上始終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表以全君臣之契
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 六月冠準為德草表請太子監
國且欲授德以代丁謂德畏事泄夜昇左右為之辭至自
起窮竭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海所謀謂等懼力諧

通鑑紀事本末

準授準太子太傅兼國公 七月周懷正事敗兄周懷正
謀與立 冠準又降授太常口卿知相州朝士與準相厚者
丁謂必斥之楊德尤善準而請太子監國奏又德所草也
及準敗丁謂召德至中書德懼便沒俱下面無人色謂素
重德無意害之徐曰謂當改官頃公為一好詞爾德乃稍
安平保全之當時宰相變才如此謂雖奸邪議者亦以此
稱焉 十二月丁丑朔起復翰林學士楊德平錄其子絃
為奉禮郎德天性稱悟自切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自
唐大中後詞氣衰濫國朝稍革其浮薄至德乃振起風采
與古之作者方駕矣又思敏速畧不凝滯對策談笑揮毫
無廢而精器有規裁不煩不艷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十言

不加點竄於是學者翕然宗尚名聞四方書無不覽善強
記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蓋一時文字之冠也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甲午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
誥楊億為禮部尚書賜諡曰文國朝政事非嘗任兩府及
事宋官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為冠準草奏請
太子親政為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沒準既贈中書令億宜
蒙旌奇故特贈之鎮國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乞加諡
德忠字泰雖不行詔送文館

王欽若事述

咸平四年四月己未翰林學士王欽若為左珠議大夫參
知政事 五年三月庚戌比部員外郎直史館洪湛別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流儋州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趙昌言膳部郎中兼侍御
史知雜事范正辭並削一任昌言責授安遠行軍司馬正
辭滁州團練使推直官殿中丞高鼎主簿王化並削兩任
鼎責授新州別駕化黃州參軍先是有河陰民常德方者
訟臨津尉任懿納賄登第下御史臺鞠得款云咸平三年
補太學生高僧仁推舍仁推聞懿就試言多識朝貴當為
道達懿者故許銀七錠仁推以謀之惠泰惠泰私德其二
易為五錠惠泰素識王欽若時已在貢院乃因欽若館客
爾文德僕夫徐興約署款欽若妻李氏李氏姦就家僕初
唇書懿名於其左臂并口傳許收之數入省告欽若及懿
過三場唇便持湯匙至省欽若遣唇語李氏令取所許物

懿未即與而懿預奏名登科授官未行丁內艱還鄉里仁
推為文德惠泰等所地馳書河陰於祖言德方者貴卜
縣市獲仁推書以告昌言昌言得其事白請逮欽若屬文先
是欽若為亳州判官嘗即其廳幹及代歸以嘗從行雖久
事欽若而未除州之役藉貢舉事舉州人張績還鄉里
持服欽若托為春解去名籍至是欽若自訴云春休役之
後始備於家而惠泰未嘗及門欽若方被寵顧上謂昌言
曰朕侍欽若至厚欽若欲與當就朕求之何苦受舉人賂
耶且欽若覽登政府豈可遽令下獄乎昌言爭不能得乃
詔翰林侍講學士邢昺內侍副知開承翰并驛召知曹州
工部郎中選肅知許州虞部員外郎毋爾古就太常寺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鞠得懿款云有妻兄張駕舉進士職湛懿亦與駕同造湛
門嘗以石榴二百枚木炭百秤饋之懿之輸銀也但憑借
連王司實不知誰何至是局等錄懿識湛以為湛納其銀
湛適使陝西中途召還時張駕已死實文德徐興悉遁去
欽若近參機務門下僕使多新募置不識惠泰故無與為
證又欽若固執知舉時未有初卷而懿款已具遂以湛受
銀為可議去當元持卷之懿杖脊配隸鄆州軍惠泰坐受
簡及隱銀入己以年七十餘當贖銅八斤持杖一百黜面
配商州坑冶仁推坐詛言懿杖脊配隸鄆州牢城是獄也
仁推雖坐詛言懿索銀而不窮用銀之端初王旦與欽若
知舉出為同知樞密院事洪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

畢及官收湛家資無物湛素與梁顛善假顛白銀為乃取
顛所假者輸官昌言等皆坐故入并及於青

此段實錄所書專為王欽若今用司馬光紀聞及欽
若新傳修入

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入寇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策參
知政事王欽若言於上請幸金陵命書樞密院事陳克
史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免史在旁準心知欽若
江南人故請南幸免史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
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
大駕親征彼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師以抗其謀堅守以老
其氣勞逸之勢我將勝算矣奈何欽若委棄廟社遠之楚蜀

皇紀卷八十六

三

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闕說疑
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欽若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
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
部書提舉河北轉運司 十二月戊戌車駕至自澶州
二年正月甲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自天雄軍來
朝 己巳欽若加階邑資封中謝又賜襲衣金帶鞍馬
四月欽若素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
教諭不能奪乃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
郎中書定其班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講學士之上 三年
二月契丹既和朝廷無事欽準頗矜其功雖上亦以自得
也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

欽若因進曰陛下欲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
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
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
秋時小國猶耻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盟於
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初議欽親征未決或
以問準準曰直有熱血相潑耳於是諧者謂準無受君之
心且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故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
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上頗準稍衰
戊戌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寇準罷為刑部尚書
以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
便坐上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

皇紀卷八十六

三

重柄無係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陝州將行又遣近臣傳
旨戒約
準知陝州嘗在三月庚申今并書之
封禪天書見封泰山 七月忠武節度使高瓊卧疾上欲臨
幸其第知樞密院王欽若恨瓊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
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倍宿衛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
問所以寵待勳臣施之於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
王欽若恨瓊附準此據王珪所作神道碑本傳云宰相
止上問疾按欽若此時未為宰相傳誤矣或當時史官
陰為欽若諱也
上以李濟林特劉承珪等所折表新法猶恐未盡其委命

恒滋直學士李潘劉維知雜御史王濟與三司同取舊法較其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惑不敢以時貨易然權務所納金帛其數已多於前歲矣 庚申特承珪請罷比較仍乞不議酌當從之 四年九月丁謂林特以王濟等較茶法持論多忤與王欽若迭致訾訾之 年已濟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十二月乙未王欽若等編修君臣事跡欽若為人傾巧所修書或當上意褒責所及欽若即自名表首以珪或謬誤有所譴問則戒書吏稱揚德以下所為以對同僚皆媿之使陳越履如尸以為欽若石中立作欽若妻哭其旁餘人歎嘆殞於前欽若聞之亟奏將盡繼責王且持之得獲德在館

江蘇紀事本末卷之二

五

中欽若或繼至必避出他所亦然欽若出知杭州奉朝昏有詩獨德不作欽若辭日具奏詔諭德令作詩克遷延不送

此據江休復雜志附見

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鑿鼓樓而為漏室其務為難宮豈若直指其名也宜改正之欽若曰此蓋泥迴楊億所修上曰卿嘗參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國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文官其初修或再看詳皆具載其名 五年九月戊子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為

兵部尚書安仁小心謹畏處事審詳特留意於刑名內外書詔關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上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然察其中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雖最為長者欽若欽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然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三司使權部侍郎丁謂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初翰林學士李宗諤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且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粟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謂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

江蘇紀事本末卷之二

三

因奏系賜員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償非為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所為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己丑以鹽鐵副使右錄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等善當時文士多賴其品題或被收議者退多怨排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為人欽若却之陳彭年方以文吏售進忌億名出已右相與欽若於上上素重億未始聽也 六年六月議立皇后劉氏億不欲奉制更命他學士以是頗忤旨恩禮

猶不喪王政若陳彭年深害之益加致階上意稍怠德嘗
入直忽被召至禁中既見賜坐從容顧問徐出大業數慮
以示德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
作德皇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諧者之言得行即
謀退適德有別墅在陽翟德母往視之會得疾德遂留謁
告榜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 壬申以右諫議大夫龍圖
閣直學士陳彭年為翰林學士 七年六月乙亥樞密使
王欽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堯叟為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
為潁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
嘗絕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欲白於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三遂止欽若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否以聞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非欽若幾為宋笑且
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
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
知節嘗於上前頓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龍顏方
深和節愈不為之下爭於上前者數矣及是王懷信等上
平清并監靈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堯叟請轉一官知節
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上從之
知節忿恚因面許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堯叟即超授懷信
等官上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議賞與不具劄子亦不
具進表使直到送中書與懷信供備庫副使始則稽留不
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

朕獨束手也又曰欽若等亦異常不知事無大小動輒爭
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耳其如事君之禮人所具瞻何於
是三人者俱罷 八年四月壬戌欽若復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 天禧元年八月庚午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
為右僕射平章事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隆
下恩禮之厚已合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
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乃可臣
位居元宰不敢阻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
相欽若欽若常語人曰為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
九月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
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 見崇奉五嶽上意不擇及欽若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相因欲排異已者數譖之會曹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
遷而曹令人輩土蓋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
若遂罷曹政事 十一月庚申日南至先是太常禮院言
宰相出瑞當報祝朝王旦以是日望望準禮例中書言其
日皇帝已有詔不受朝賀遂不下報朝之命議者謂其日
當罷百官拜表之禮時王欽若與旦不協故抑之 十二
月甲戌以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李士衡為三司使士衡
方進用王欽若害之欲言而未有路會上諭時文之弊欽
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
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顯人上頭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二年十一月七日員外郎判度支勾院任布青監鄆州酒

王欽若議論多相夫曰稱疾辭位丙午罷為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天雄軍上賦詩餞之三年六月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思過漢袁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之下御史臺覆實上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欽為人辨虛實耳欽若至恐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張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制詞以均勞之意從優禮云尋命判杭州實錄云初周懷正以上崇禋祀遂與妖人朱能輩偽造靈命異圖恩寵且日進藥餌欽若屢言其妄復表陳規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元

諫懷正懼得罪因共誣詆偁言捕獲金商州道士譙文易畜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上不復辨詰始有是命蓋當時史官見欽若復相故陰為之辭其言不然也今削去受金覆實事據記聞載蘇頌子公語此必不妄今從之

初王欽若嘗自言過園田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在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科儀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後又言度墳在鄭州祠宇毀壞欽若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為鄭州助教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作文者其事

凡天文及諸詞條皆欽若發之難以悉其邪佞亦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九月壬申王欽若來朝今入赴內殿起居十月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講太子講讀十二月乙丑王欽若為司空職任如故丁酉以資政殿大學士司空王欽若為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見丁謂考述五年十一月戊子責授司空判分司南京見丁謂考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二十二

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真宗皇帝

丁謂事迹

天禧三年正月丙戌知江寧府丁謂言啟承天節道場甘露降仍獻五言詩有詔褒答有和詩賜焉 四月丁酉知江寧府丁謂言中使雷允恭詣茅山投進金龍玉簡設醮次七鷄翔於壇上上作書賜謂 六月戊子保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 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寇準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保信節度使丁謂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政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為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宋綬革解謂甚恨為謂在中書事準謹甚常會食黃汚準稍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官拂謂耶謂甚愧之由是傾誣始萌矣丁未以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吏部侍郎林特為尚書左丞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性邪險善附會故丁謂始終善特亟引用之 四年六月丙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寇準為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為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匹夫耳豈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佛貽亦恨準及同為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離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竇為馬軍都虞候劉美妻時上不豫疑於語言政事多中

官所決謂等交通詭秘其黨日固故劉氏宗人橫於蜀李民暨井上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圖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上然之

正傳云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按此時惟演但為翰林學士不當使與丁謂同日而語附傳亦不載惟演恐正傳誤增今不取張唐英仁宗政要又載準言丁謂持才挾姦曹利用恃權使氣恐唐英所載亦不得實利用恃權使氣當在太后垂簾時今猶未也陳輝拜罷錄亦止稱丁謂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準乃為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為之辭至自起剪燭致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泄所謀

億至自剪燭致此據附傳今正傳削去龍川別志乃云億私語其妻弟張演曰數日之後事當一新語稍泄丁謂夜乘婦人車與曹利用謀之不知別志何所據然別志所稱立太子發劉后則自準罷相後周懷正之謀而億所草乃請太子監國表爾雖附傳亦以為微服過利用為在此時蓋誤也拜罷與附傳同今正傳已改之附傳及拜罷錄並云草制正傳但云草表今從正傳謂等並懼力諧準請罷準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

其請會日暮名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目殊曰臣掌
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推演頃火推演至極論準專恣請
深責上曰當與何官推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
上曰與太子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推演請封國公出袖
中具肩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策字推演曰如此則中書
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上曰姑徐之殊既誤召因曰恐世
機事臣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及宣制則非殊請昔所
見不知殊所見除目又何等也殊不以告人故亦莫得其
詳云

仁宗實錄寇準附傳陳輝拜罷錄司馬光記聞張唐英
政要曾氏隆平集蘇氏龍川別志並誤以準初罷相時

此是仁宗實錄

三

事即周懷正所謀蓋不考其日月故也國史正傳已悉
正之但不詳爾今取錢惟演日記及江休復雜志附益
之請太子監國準奏也傳位太子廢皇后周懷正謀也
準以監國表洩能相以懷正謀洩遠敗二事初不同詰
書見準坐懷正繼職謂準本謀如此其實謀出懷政準
未必知耳仁宗景祐元年四月以王曙言進益揚億亦
但云草奏請太子親政不云平制也龍川別志又言使
億草詔書遣曙出使殊異已者曙藏去之億實不然今
止從實錄

七月癸亥上對參知政事李迪兵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
錢惟演於滋福殿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

史文結中外再求用曉天文卜筮者皆過召以至管軍臣
條陛下親信內侍無不着意恐小人明黨誑惑聖聽不如
平今出外上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
見中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上
曰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上曰李迪何如惟
演言地長者無過只是才短不能制準因言中書宜早命
宰相上難其人惟演對曰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着三兩員
參知政事上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對
曹利用丁謂任中正並在李迪上上默然惟演又言馮拯
舊人性純和與寇準不同上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
惟演言知白有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上頷之惟

此是仁宗實錄

四

演又言寇準宜早令出外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
宮屬客誰不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知言
出禍從然不敢不言惟陛下幸察上曰卿勿憂惟演再拜
而退 丙寅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迪為吏部侍郎兼
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書馮拯為樞密使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樞密使蓋用惟演之言也迪既為宰相而準
為太子太傅策國公如故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
上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
此舍人職也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同平
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即以此命拯拯既受
命樞密口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人皆怪疑曹利用丁

謂因各求罷上徐覺其誤召知制誥晏殊詰之將有所易
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演入對曰為極故參知政
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應止用李迪一人蓋違曹
利用丁謂過中書上曰誰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為
使又言王清昭應言未有使謂若議建言宜即令領此又言曹
利用志亦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上曰諾庚子以樞密
使吏部尚書丁謂口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
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也

此段參取錢氏及司馬氏日記修入晏殊詔召恐不至
再當考馮拯自兵書加吏書必參此日記偶脫今追填
之楊億所云此舍人職蓋參政制乃舍人所當草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上既從錢惟演之言權丁謂首相加曹利用平章事然所
以待冠準者猶如故謂等權謀益深士中準入對具言謂
及利用等交通踪跡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
獨被斥上即召迪至前質之兩人論辨良久上意不樂迪
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冠準連敗
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
但乞一知州上沉吟良久色漸解曰將取文字來迪退後
作文字却進上遽然曰卿等無它且留文字商量更召謂
入對謂請除準節錄令出外上不許

此據錢惟演記刪修準迪謂入對皆二十二日

趙明曰楊崇勳等遂告變周懷政伏誅又三日準乃遠敗

告周懷政廢立事見懷政謀廢立終未能大書見未能偽
遣大書丁丑太子太傅冠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
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
坐與周懷政交通而曙又準婿也準親吏張文質賈德潤
並黜為普寧連山縣主簿後又除名配隸封貴州朝士與
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楊準尤喜準而請太子監國秦又
億所草也及準敗丁謂召億至中書億懼便液俱下面無
人色謂素重億無意害之餘曰謂當改官頃公為一好詞
耳億乃稍安卒保全之當時宰相受才如此謂雖在邪謀
者亦以此稱焉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位
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從知相州太常卿冠準知安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

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頓輕迪
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與小州謂
退而看紙尾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迪曰向者聖旨無
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故擅改聖旨以死準耶二人忿鬪
蓋如此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冠準坐未能叛再敗道
州司馬制詞云不務敦修益惡凶慝奪余輔弼玷乃縉紳
仍以其事傳告諸州御史查獨榜朝堂自準罷相繼以三
黜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日中久不見冠準
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此據司馬光記聞丁謂傳云周懷政事敗議敗準帝意
欲請準江淮間謂退而除道州司馬獨王曾以帝語質

之謂顧曰居停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按
居停之語在仁宗初再敗雷州時曾緣此遂謀去謂龍
川別志當得之以聖旨質謂乃李迪其事見記聞今從
之若此時曾已詰謂則當迪謂愈爭時曾亦必不助謂
矣國史恐誤也徐度國紀所載恐不然今不取

癸卯衛尉卿慎從吉為光祿卿致仕司封郎中兼侍御史
和雜事杜堯臣改衛尉少卿知陝州皆坐與寇準親善也
九月己未以樞密副使周起為戶部侍郎知貢川參書
樞密院事曹瑋為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都部署兼管勾秦
州兵馬起素善寇準而瑋亦不附謂謂惡之并指為準黨
故與罷職 十月丙午太常寺太祝丁翔為內殿崇班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七

其父宰相謂所乞也 十一月乙丑自寇準敗斥丁謂浸
浸種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適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
布衣十年除位至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
為自安計乎及是上對輔臣於永明殿欲令太子蒞政於
外皇后居中詳處輔臣等請以太子監國望令中書樞密
院大臣各兼東宮職任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尚
書謂執不可遂草奏狀謂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
侍郎兼左丞其餘遣改有差詳見輔導太子故事兩省侍
郎無兼左右丞者而迪舊人亦當遣尚書謂專意抑迪迪
不能堪變色而起 丙寅晨朝待漏謂又欲以林特為樞
密副使仍須屬客迪曰特去歲遷右丞今年改尚書入東

宮皆非公遷物議未息况已奏除唐事何可改也因詣謂
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同列極意和解不聽遂入對於
長春殿內臣自禁中奉制書置榻前上曰此卿等兼東宮
官制書也迪進曰臣請不覺此命因斥謂謂亦弄權中外
無不畏懼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具言昨林特子在任
非理決罰人致死其家詣闕訴寃寃而不理蓋謂所黨死
人不取言又曰寇準無罪見斥未能事不當顯戮東宮官
不當增置又錢惟演亦謂之姻家臣願與謂惟演俱罷政
柄望陛下別擇賢才為輔弼又曰曹利用馮拯亦相朋黨
利用進曰以片文見字遣逐聖世臣不如迪奮空拳捐軀
命入不測之寇迪不如臣也上頓謂曰中書有不當事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八

謂曰願以詢臣同列乃問任中正王曾皆曰中書供職外
亦無曠闕事項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上怒甚
初欲付御史臺利用極曰大臣下獄不惟深駭物聽况丁
謂本無紛競之意而與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宜上曰曲直
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即有處分惟演進
曰臣與謂相親恩加排擯願退就班列上慰諭久之乃命
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
制書猶未出 丁卯迪請對於永明殿又請見太子於內
東門其所言蓋不傳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已
失援白上欲留之并請留迪因言契丹使將至宰相絕班
馮拯舊臣過中書甚便若別用人則恐生事上可之

迪對承明殿不知言何事而實錄正文皆不載今持表而出之

戊辰命謂以戶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遂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筠所草制訖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曾等並如初議遣扶頭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極利用等皆制格

百官表謂以戶書知河南迪以戶部知鄆州皆係戊辰日

己巳謂入對於承明殿上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迪忿晉臣爾臣不當與之俱罷爾便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顧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托于進於是入內都知張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元

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時已命學士劉筠革制以極為相領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制入而未出也謂既復相其制亦卒不行謂始傳詔召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既出院過殊極極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焉

拜罷錄云迪欲兼左玉王曾等以為不可又云迪語極喧灰上連叱之又云上稱迪無禮又云時契丹使將至軍相絕絕於是復欲相謂錢惟演請并留迪王曾等言謂無過曲在迪請令出三四月復召之此皆陳輝私意曲筆與正文實錄及諸家書並不合今不取獨所云惟

演靖并留迪或不妄蓋迪與謂初並出守尋復留不知

何故當是從惟演議耳然惟演實為謂計當時不得已

且并留迪故謂卒留而迪竟出也龍川列志載二相忿

爭又與實錄正文不同且云劉筠辭不革制乃命錢惟

演按此時惟演已制極極別志誤矣記聞亦以為革制

者惟演也今皆不取然留丁謂出守迪其謀實自惟演

但不當革制而革制者晏殊也御史臺記劉筠傳云十

一月內長除丁謂兼少師李迪兼少傅為極與曹利用

並兼少保筠當制麻入未宣迪謂忿爭於帝前戊辰筠

便直謂罷為戶書知河南府迪罷為戶侍知鄆州極為

昭文曾為集賢制既入謂復留要筠改制筠不從卒命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元

他學士為之極遂為集賢曾依舊為副極此記載王曾事與他書不同當考宋綬作筠墓銘亦云上在東宮始議邦政以極務係三孤筠當上麻入而事遂易丞相要筠改詔筠拒不任卒用他學士為之然則迪謂等初領東官職及罷相兩制皆筠所草也

庚午吏部尚書平章事丁謂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

少師極極使同平章事馮極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

平章事極極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是日詔自今中

書極極院詰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務委

皇太子與軍臣極極使以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訖奏

壬申皇太子見軍相極極使於資善堂詰司職掌以次參

錫 十二月己丑以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太保王欽若為
司空職如故止立學士班 丁酉欽若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
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上之不豫久事多遺忘欽
若先以太子太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
欽若莫見上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為宰相安
取之中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
之曰上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
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
為西京留守上但聞宣制亦不知誤也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尋有詔欽若以太子太保歸班欽若袖詔書白上臣已
歸班不曉詔旨上留其詔改除司空按欽若以太子太
保歸班大禧三年六月甲午初罷相時事此時謂猶未
入中書也若已為太子太保又令歸班則詔旨果不可
曉恐謂亦不至此謬或記聞誤也改除司空參取記聞
及本傳押赴中書視事及為使相除河南則參取記聞
及江休復雜志稍刪潤之

五年正月丁酉翰林學士劉筠見上久疾丁謂浸擅權欽
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表求外任乃授右諫議大夫
知廬州舊制學士罷職多為侍讀學士或龍圖閣學士筠
但除諫議大夫謂沮之也 三月壬寅輔臣以天章閣成

並遷秋丁謂為司空馮拯為左僕射曹利用為右僕射任
中正為工部尚書錢惟演為右丞王曾為吏部侍郎侯士
遜為給事中初利用止加階邑謂等謂與同違命已下乃
帖麻宣授

范鎮東齋記事云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僕射
乃知進士之為貴也如此不知鎮何所添附傳正傳俱
無之當考

十一月甲申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王欽
若有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先是欽若累表請就醫京
師未報丁謂遂使人給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
第上表徑來上必不訝也欽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贊善大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夫從益移文河南府與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
人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豈恐伏罪茂子
青後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從益一官□□□□□□□□
口被罪仍班諭天下 十二月壬戌徙知應天府翰林侍
讀學士兵部侍郎張知白知亳州初知白在中書與王欽
若不協於是欽若分司南京丁謂欽知白修怨也已而知
白侍欽若加厚謂怒改徙之 乾興元年二月甲辰封晉
國公茂干真宗崩仁宗即位遣詔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
處分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廬革制軍國事
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欽去權字王曾曰政出房闈斯
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何可改也謂乃

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遠頃它日敬之不必載遺制中謂
佛然曰參政果欲擅改制書耶曾便與辯而同列無助曾
者曾亦止時中外洵曾正色獨立朝廷賴以為重詳見
太后在案 庚申命軍臣丁謂為山陵使先是輔臣請立
太后御殿太后遣內侍張景宗當允恭諭曰皇帝視事當
朝夕在側何煩別御一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後
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
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與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當允恭傳奏禁中畫可
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於亥
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畫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與聞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

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筆詞允恭
先持示謂聞訖乃進

歐陽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謂嘗利用各欲獨見奏事
無敢決其議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此無
得見職遂定附傳正傳俱无此今亦不敢取

甲子始聽政丙寅軍臣丁謂加司徒馮拯加司空樞密使
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參知政事王曾謂丁謂曰自
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詳詔可耳今
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位之官一旦除
授得無口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賊道州司馬冠準為雷
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迪為衛州團練使制仍

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坐明黨附會也始
職竄逐王曾疑青太皇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
允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蹶然懼遂不便爭知制誥
不較當直革青辭謂嫌其不切顧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
耶較避謝乞加革刑謂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
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昏語也
江休復雜志云呂文靖作舍人值句假丁晉公宅會客
忽來招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頭口口革冠策公當州
制既畢覽之不憚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耶呂避謝再
三乞口筆增補遂注兩聯曰當尊聖亂常之日乃先皇
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按呂夷簡天禧四年九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

月自知制誥改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不在舍人
院久矣又下詔責冠準等乃二月二十九日其革詔時
非句假可知恐江氏誤也今不取當從龍川別志當直
舍人乃不較龍川別志丁謂逐李迪命宋較革責詞較
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
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其言上前爭
議曰罹此震驚遂至沈頓謂所定也按實錄具載冠準
及李迪責詞準則云為臣不忠地則云附下濟惡並無
春秋漢法等語當是宋較但從謂指革詔卻自用己意
行文故不同耳罹此震驚遂至沈頓乃叙說周懷政謀
反事準坐與懷政通交地坐附會準初不叙爭議上前

事也蓋地與準同責而別志偶不及準致妄以爭職事
附著之然準亦何至震驚沈頓今不取

謂惡準也必欲致之死地遣中使齎勅賜二人中使承
謂指以錦囊貯飯獨作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
方與客宴多州使也起送中使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
之故不答求呈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
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勅準即從錄
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繞至膝拜勅於庭升階復宴至暮
乃罷及赴賊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與迎之準謂曰吾
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下既至
支獻以園經首戴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沈然曰吾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正

時嘗為詩有日到海六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人生
得喪豈偶然耶中使至鄂州地聞其異於它日即自裁不
殊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藉其名或饋之食留至
甚腐棄捐不與迪者歸餘怒曰豈子欲殺我公以榻下謂
耶歸餘不畏死汝故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
右迪由是得全或語謂曰迪若敗死其如士論何謂曰真
日好事書生弄筆墨記事為輕重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宣徽南院使鎮國軍留後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客州觀
察使知家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
北轉運使侍御史韓億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受詔為向
敏中瑋子析私財丁謂使所親瑜億欲市向氏長安華嚴

川田億至向第面戒瑋子曰上田衣食之原決不可割由
足許謂意謂欲緣是併中億而瑋得詔即日遣弱卒十
餘人不以弓報天服自隨謂卒不能加害戶部侍郎知
青州周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給事中知杭州王隨授
秘書少監知通州知海州王曙授鄂州團練副使兵部郎
中知光州盛度授和州團練副使凡前附冠準事者並再
加職銜六月庚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大內押班雷
允恭以擅易皇堂事伏誅詳見雷允恭傳易皇堂初丁謂
與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常以上
卧起晚今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吉馮極
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力陳其不可且詰極等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正

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
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問
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
白此謂不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藏禍心故令允
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辯於蕭
前未退內侍忽捲簾曰相公雖與語罵久起矣謂豈恐不
知所為以笏叩頭而出 癸亥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
謂獨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
馮拯視惟演惟演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
勇為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
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句皇城司及三司

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御等議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議其禍且營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違易幾誤大事極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亦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極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至球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夫泰山陵事耳太后稍解令極等即殿廡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曹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耶乃奇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政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改其妾作未必真有禍心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政歲久惡不可測雖曹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爲過也
魏泰云呂許公權知開封鞠雷允恭獄凡行移推劾文字及追取證左之人一切止自允恭略無及謂之語獄具欲上聞謂信以爲無疑遂令許公對公至上前方暴其絕地之事按劾獄就鞫縣內侍羅崇勳實王之許公但與魯宗道復視皇堂無與獄事也魏泰所聞誤矣以計傾謂乃王沂公然與獄事亦無與龍川別志所載蓋得其實泰又云沂公獨入劄子乞與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文字中書同宰相參政丞院須極等使劄書開方許中外承

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夫由是深憚沂公事俱不見於國史實錄以理勢度之謂方與允恭交結沂公雖有此奏亦未必從愕然自夫當是沂公獨對發其擅易皇堂事耳今並不取丁謂附傳及正傳並云遣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權字及太后稱制又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允恭擅易皇堂遂併錄謂前後欺罔事竄之按王曾言行錄謂乃欲去權字者傳誤矣僧文瑩湘山錄載仁廟恭臨才十二歲未能侍旦起已日高太后遣中人傳旨中書爲官家年少起晚恐稽留百官班次每日祇來廷裏體會了晉公謂在吉馮相復奏曰乞候丁謂出與商量及丁參告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后又傳旨晉公公奏曰臣等尚聞皇帝傳寶受遺若移大政於它處則理勢不順難以承稟晉公由此許太后意從面責同列曰此事堵君即當申覆何須某出足見顛藉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嘗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爲奉平乃真存心也丁謂許太后旨此當得其實然謂切議獨欲皇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帝召對輔臣決之今乃不欲太后獨受羣臣朝似與前相度或姦邪亦往往堅持小正以售其大不正又謂意太后未必罪已故敢如此也但文瑩所載尚多抵牾且丁謂未敗時魯宗道安得遽爲參政今夏則取并月進錢書之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為太子賓客知鄂州坐營救丁謂政也中正弟中行中師並坐降繼 七月戊辰朔降丁謂子太常丞直集賢院琪為太子中允落職監鄆州稅瑀比城各遣一官並勒令隨父知河南府薛願素與丁謂厚善庚午命知應天府趙鼎與願易任 壬申王清昭應宮副使翰林侍讀學士刑部尚書林持盈職歸班禮部郎中和判詒史館修撰祖士衡落職知吉州降侍御史知宣州章頌為比部員外郎監院州酒稅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禮部郎中蘇維甫知宣州權戶部判官工部郎中黃冠旦知袁州權監鐵判官工部郎中孫元方知宿州周嘉正知金州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上官儀知晉州金部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七

外郎權磨勘司李直方和淄州並坐丁謂黨也 己卯降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判鹽鐵司院潘汝士知處州汝士謹修子丁謂塔也殿中丞集賢校理和開封縣錢致亮落職監池州酒稅始丁謂知江寧致亮為府從事及謂入相權為館職知赤縣倚謂勢納賂謂敗并黜之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改遷繫德妙秋伏謂嘗敢言乃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神像夜燃於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及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乃復教云工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二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

妙語涉妖誕 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跽子並勒停此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其弟誦說誅悉降黜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家緩革冠準青解綬請其改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緩雖從謂旨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又當制即革詞曰無將之戒德典甚明不道之華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京師謂之語曰欲得天下軍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飛老不半歲謂亦敗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証也謂貶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僅謀欲報仇巫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壬辰詔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七

外臣條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侍御史方瑾言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謹言莆田人也 十月己亥左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泉州陳靖為秘書監致仕靖推善丁謂及謂貶黨人皆逐提點刑獄侍御史王取乃言靖老病無政事不宜久為鄉里官致有是命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離之與為婚姻謂逐冠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直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胄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為鎮國留後即

日改今命 天聖九年三月戊戌太常博士丁誦大理寺
丞丁說門祇候丁誦並與在外監當皆謂之弟也 七
月己丑給事中集賢院學士冠城知鄧州初上封言言城
與丁誦厚善故自成都代還持點之 三年十二月癸亥
從崖州司戶參軍丁誦為雷州司戶參軍誦家寓洛陽嘗
為書自克責叔國厚恩戒家人毋執怨望違人至西京留
守劉口祈付其家戒使者伺口會衆僚時達之口得書不
敢私即以聞上見之感測故有是命誦雅多智是猶出於
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氣之今不緣赦有未
可以內從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爾來耳
魏泰序此事謬妄甚今不取張唐英所載差近之故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三

史循用然謂必不敢上表特與其家人書耳唐英亦誤
五年十二月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為謂必還赦中侍御
史陳炎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左道懷奸有赦無赦
丁誦因緣險佞巧據公台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
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官闈易神寢龍尚莫消王氣
今烟紫展禮漢汗推恩必慮謂潛輸琛寶私結要權假見
委荒冀移善地李德裕祇因明黨不獲生還虛多遊曲事
王潘卒無辜復請吏不原赦上然之 八年十一月戊辰
南郊 十二月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誦徙道州司戶
參軍口口始南郊肆赦中外議謂必將內徙刑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

只合取彼頓顛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暢言謂奸邪弄
國罪當死無可憐者且大臣竄逐本與天下棄之今復還
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 明道元年十一月丙申詔
蘇州所沒丁誦庄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旨珮
為供奉官 景祐四年閏四月光州言秘書監欽任丁誦
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
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使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
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三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三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真宗皇帝

未能偽造天書

天禧三年三月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庭權任尤重附會者頗眾往往言事獲從同輩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庫帑皆得專取多入其家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未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中所奏性山狡遠昭其親信得見因與親事卒姚斌等妄談神怪事以誘之懷政大惑援引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至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殺直劉益輩造符命託神靈言國家休咎或感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為巡檢類準信望欲資其事準性剛強好勝喜

通鑑紀事本末

其附已故依違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能所為也中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

劉放作寇準傳云未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寇準也今天書降準所當令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肯而準塔王曙居中與懷政善遂固要準乃從之按王旦死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三年三月放誤甚矣或欺若爾為此非旦也

夏四月辛卯修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

臣恐其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未能者其險小人偶處驅使駭為故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掃秘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唇腹非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斗揚言斗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離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英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日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才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寶圖經寶券皆王洪鍾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誅於邪說自謂德寶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倘貴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越而都塗覆四海涕騰蓬元

通鑑紀事本末

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為李輔國劫遷卒以餘終室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屢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己若獨疎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執道缺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奸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即奈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此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未能所為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才法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亂庶災害不至禍亂不作與又言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未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新未能以謝天下上雖不聽然亦不罪與

也

與本傳載大且無言安得有書之對在祥符初恐誤也
移見祀汾陰前又見於此未能所獻天書其迎奉之禮
蓋不減祥符而國史實錄詳之遂不復詳載且夫其時
日按稽古錄於是年三月載飛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
今用此為據繫之三月末魯宗道孫與珠疏亦不得其
時因此附見國老閑談以宗道所諫為指祥符則誤也
今追用之記開載與珠語凡之正傳尤切直恐與不但
一疏今並載之可見先朝容直臣也按李維賢有賀天
書降兩表其一云四月四日迎奉入內其二云八月二
十四日迎奉入內今並用此月日載之長編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二四

壬寅召近臣詣真游殿朝拜天書 五月甲申飛準自永
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
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
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為宰相耳
準不擇揖而起君子謂準之卒及於禍蓋自取也

此出湘山野錄其言有理取之

六月準持授行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八月丁亥以天書再降
於乾祐殿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諸軍並與特
支屯駐在外舊無例特支者皆給與賜乾祐縣民秋租十
之五普度諸道釋童行廣南宮吏聽挈屬之治所制曰朕

寅奉丕恭撫寧中宇慶靈積厚高明博臨受河洛之圖書
開聖真之鴻禧陳嘉牲於崇獻沈瑄玉於隆澗順科又罰
之璽恭薦饗饗之板儲精淵妙敷化醇醪矧惟咸錫之巨
是為神明之奧名山之內福地在焉載嚴曲泰之都式行
鴻蒙之駕清心昭格塔極覽觀由茲鶴首之封薦錫龍綈
之檢諭朕以輔德戒朕以愛民告臨降之先期迷延洪之
景祐介子孫於千億保函夏於太寧而又瞻願皇儲繼嗣
寶命昭其仁孝之至示以報命之祥齋莊載披揚厲彌至
考諸冊牒允謂殊尤昔堯皇握機但有蒼渠之刻虞舜負
采止觀河渚之文豈若柞我菲躬慶及元嗣膺茲繁祉實
茂皇圖思與萬邦共均純嘏仰答高明之祝用推肆音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四

恩

郊恩悉遇忽降大赦蓋以乾祐天書再降故也及周棟
政未能等敗史官詳之遂改易制辭自恭薦饗饗之板
以下但云迨茲一紀制致小康邦本既寧天休允集願
惟陰陽與獨在于思與萬邦共膺純嘏遂大赦天下臣
查初靖晉錄國史固疑此赦之必有所為也檢會要云
以天書而赦文殊不及之因今口諸州赦文所編錄建
隆以來赦文內尋出全本則其辭蓋昭然且未能等偽
造天書實錄正文皆畧之惟此制辭差詳恐其亡逸而
持著於此原文官所以深諱者為過舉也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此尤可見真宗之盛德矣若乃末殺其事竄改

其辭使後人漫不可曉既夫史官之職又沒帝王改過之善臣素所不敢從也此會要乃三朝會要今五朝會要已改云以天下小康故隆赦蓋從史也祿與等陳疏或在此赦後然三月末已載之不復遷改且天書賈再降則與等於初降即上疎疏亦不可知爾

戊申自壞林元迎奉天書入內 四年六月準罷政事為太子太傅萊國公以奏請太子監國丁謂等力譖之也七月甲戌司隸政謀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事敗伏誅謂等并發未能所獻天書故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文慶馳驛詣永興軍捕能及其黨乾祐觀王王先道士張用和殿直劉益借職李貴康王殿侍唐信徐原並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五

死黜面配儋梅高崖雷瓊萬安儋州 朱能父左武衛將軍政任甥母周氏賄銅百斤并其子守昱守吉分配邵孫道州曾產沒官與巧往承結社人悉決配諸州自餘親事卒懷政僕使決杖分配海島遠州 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 并見丁謂事述八月辛巳入內供奉官譚元吉高品王德信決杖配唐州高班胡元則黃門楊允文決杖配西京坐嘗受命乾祐縣與周懷政協同故妄故也元吉尋黜面配賓州朱能聞使者至自度不免衣甲以出殺盧守明帥所部兵挈家屬叛逃永興軍奏其事詔遣內殿承旨江德明入內供奉官於德潤乘驛發兵捕之應能黨與分配嶺表者所至禁繫別族朝旨能求清勢窮

感入桑林自縊死永興乾耀都巡檢供奉官李興軍城十將孫順斷能及其子首以獻補興門祇候順本城都頭與順還官實在一十一月甲寅今并書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未能叛再改道州司馬 甲辰入內押班鄭志誠嘗納未能音問及被獲表章有請大子親政之辭令右諭德魯宗道御史劉平鞠問刑兩任配隸房州 九月丙辰詔劉益康王徐原等十一人並活釘令衆三日訖斷其手足具五刑處死王先道貴並斷手足處斬唐信八人並處斬又忠院畫匠軍士百姓十五人並免死杖斧黜面配沙門島及廣南軍城未能僕使及道士軍士十二人並杖斧黜面配江湖福建軍城能弟文顯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五

杖黜面配鄆州軍城初能將擇日行刺使文顯潛以告知府未與等故至是復用輕典能妻高母李弟婦陳洎女僕冢僅十二人並決杖分配湖南京東西州軍能子仲敬以幼不勝杖黜面配澧州軍城聽隨母之配所時命殿中侍御史王博文與內臣岑守素等乘傳詣永興按劾具獄以聞而降是詔初遣博文人謂連逮者必求博文唯治首惡脅從者皆為請得以減論 壬戌知永興軍府朱興陝西轉運使梅詢並削一任與為護國節度使詢為棗州團練使並不署州事本軍通判蕃職官並賄銅釋罪與等嘗為舉朱能及不察姦害妄致害制使故責之知鳳翔府成大圭賄銅二十斤通判軍州坐與能交結也軍士封進鳳翔

府孔目官朱日昌等八人皆能帶從預為矯妄者並決杖
分配海島遠郡守城乾祐如縣蒲城長安為年乾祐薄尉
並坐削絕

周懷政陰謀廢立

天禧四年七月甲戌昭宣使英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
懷政伏誅大中祥符末上始得疾是歲仲春所苦浸劇自
疑不起嘗卧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實典
左右春坊事出告冠準準遂請開建議亟令楊億草奏已
而事泄準罷相已丁謂事嘗丁謂等因誅斥懷政使不親
近然以上及太子故未即顯加罪懷政憂懼不自安陰
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而廢皇后與

迎駕紀事八下八

其弟禮部副使懷信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
吉問門祇候楊懷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一夕
崇勳懷吉悉詣謂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
用計之及明利用入奏於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
衛士執之

懷政本傳云上姑務含容不忍斥其過然漸疎遠之懷
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自禁中出詐稱宣召入內東門坐
別室久之而出以欺司軍曹錄亦云然收懷政時實在
崇政殿東廡則其出入禁中固自如也但丁謂等多為
之防使懷政罕得見上耳蓋未有疎遠懷政意也本傳
又云上怒甚而曹錄無此疑本傳師說今不取

詔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就御藥院鞠訊不數刻具引
伏上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西
普安佛寺斬之謂等并獲未能所獻天書妖妄事詳見未
能偽造天書懷政父內殿承制紹忠及懷信並決杖配復
岳州子姪勒停官在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嘗詰之曰
斫頭聖子終累及我懷信又嘗謂懷政曰兄天書事必敗
當早請上首盡無獲輕典及謀作亂又號泣伏拜而止之
皆不聽故皆得免死焉自餘親事卒懷政僕使決杖分配
海島遠州

迎駕紀事八下八

事乃命楊崇勳告變誅懷政既萊公按懷政誅在七月
萊公罷在六月若懷政於仲春為此則萊公不待夏末
始罷懷政至秋初乃誅也然真宗實以仲春疾益甚不
知緣何事耳記聞必誤今不取

丁丑太子太傅冠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學士盛度
樞密直學士王曙並落職度知光州曙知汝州皆坐與周
懷政交通也是日以客省使英州防禦使楊崇勳為鄆州
觀察使內殿承制楊懷吉為如京使並賜金帶及金銀降
詔褒獎供奉官京城四面巡檢楊懷玉既與崇勳等預周
懷政議崇勳告變之翌日始詣樞密院白陳政奇之八
月辛巳楊崇勳為內客省使頃桂州觀察使兼羣牧使崇

敷累辭鄧州之命改改任為 丙午入內供奉官石承慶
剛兩任配隸宿州先是周懷政嘗遣人召承慶欲有所議
夜二鼓不下皇城門鑰以待之上遣黃門黃守忠開太軍
詳符東華傳詔許王宮至則門不閉見承慶將入守忠
知其故戒令勿入於是門司不復納承慶守忠畏懷政不
敢言至是以開鞠承慶而責之 明道二年十一月甲戌
贈左驍驍使英州團練使周懷政安國節度使以其弟子
右內率府副率宿州安置懷政為禮賓副使 景祐元年
九月辛酉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楊崇勳降
落平章事知壽州崇勳子閻門祇候宗說監濟州稅先是
內侍押班周懷信言元懷政天禧中給侍來宮最處親信

通鑑紀事本末

九

真臣謀克皇嗣懷政心憤議除險黨為崇勳及楊懷吉誣
言被誅今懷吉雖死而崇勳尚居將相又乞正其事以慰
幽魂故有是命懷吉弟供備庫使懷志子閻門祇候承乎
入內高班承德入內黃門承成承遠並坐降

雷允恭極易皇堂

天禧五年四月丁未以內殿崇班雷允恭為皇太子宮都
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
真宗崩仁宗即皇帝位 庚申命軍臣丁謂為山陵使丁
謂潛結雷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詳見丁謂事述六月
庚中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
既與丁謂交結謂深德之允恭倚謂勢日益驕恣無所憚

始官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
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
於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非敢有靳於汝也顧汝少而寵
幸不歷外任今官品已高近下差違難以使汝若近上名
目汝不知法禁長有舉動適為汝累允恭泣告不已時按
行使副及修奉都監既受命諭司矣乃特命允恭與張景
宗同管勾山陵一行事 三月乙亥允恭馳至陵下判司
大監祁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于孫類汝州
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不用中和曰恐下有石若水耳允
恭曰先帝獨有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當即用之中和曰
山陵事重按行覆驗時日淹久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弟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奇
橫衆英敢違即改穿上穴及允恭入白於太后太后曰此
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
意不然之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見謂具道所以謂
亦知不可而重逆允恭意無所可否唯唯而已允恭不得
謂決語入班太后曰山陵使無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
石盡水出工役甚艱衆議藉藉步軍副都指揮使成塞節
度使黃守忠為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
以侍命時五月辛卯也謂死允恭猶欲違就成之不敢以
實聞 癸巳入內供奉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
后即使問謂謂始復遣按行使監繼宗副使王繼宗往參

定乙未太后又遣內侍押班楊懷玉與繼宗等俱內中又
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勳右侍禁閤門祗候李維新就鞏縣
劾允恭罪狀以聞允恭欲自持所畫山陵圖入奏詔不許
是月辛丑又遣內殿承制馬仁俊同鞠允恭癸卯又遣龍
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魯宗道入內押班奉保正入內供奉官任可志復視皇堂
既而或請復用舊穴乃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持命王曾
再往復視并祭告謂請侯曾還與眾議不異始復役詔復
役如初惟皇堂項議定乃修築曾卒從眾議允恭坐擅移
皇堂并盜庫金三千一百一十兩銀四千六百三十九兩
帛一千八百疋珠四萬三千六百顆玉五十六兩及常進
皇堂準帶一藥金七十兩又坐嘗令取玉帶賜輔臣而竊
取其三於是杖死於鞏縣籍其家弟侍禁寄班祗候允中
決配柳州編管邢中和貸命決配沙門島坐決配者又十
七人
仁宗實錄允恭附傳云允恭日益驕橫太后惡而疏之
故遣修陵城遂道按龍川別志乃允恭力請行太后始
命之又按太祖太宗山陵除五使乃按行使副修奉都
監部署外即未嘗別除同官一行事今特以命張景
宗允恭蓋寵之也決非疏惡別志當傳其實但誤以
官內一行事為都監耳都監乃盧守勳與按行使副相
繼受命在旬日前矣兩朝志丁謂傳亦以允恭為都監

昏誤也別志又云王曾獨對太后乃知其事亟命官按
劾亦恐夫實蓋事發當自毛昌達始曾既復視還因言
謂包藏禍心致容允恭擅易皇堂太后入其言謂果得
罪謂得罪實曾發之發種易皇堂事則非曾也
切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允
恭既下獄王曾欲以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同
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
疑曾有異志也曾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致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始大驚謂徐聞之力辨於前未退內
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皇恐不知所為以
易叩頭而出 發有輔臣會食資善堂謂獨不與知得罪
頗哀請錢惟演遂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拯熟視惟演惟
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丁謂身為宰相乃與
雷允恭交通因出謂嘗托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等
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勾皇城司及三司衙司狀亦
之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嘗言曰與卿等議定政皆可其
奏近方識其矯誣且嘗奉先帝陵寢所宜盡心而擅有違
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
議拯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此亦社之
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珠
大臣駭天下耳目謂豈有逆謀哉第夫泰山陵事耳太后
稍解令拯等即殿虛議降絀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

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曹曰請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
耶乃責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皇本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四

皇本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真宗皇帝

劉旰之變

咸平元年八月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行部至懷安帳下
獲武卒劉旰謀作亂夜率眾襲景祐踰垣獲免旰遂
掠懷安破漢州及永樂軍蜀州所至城邑望風奔潰時益
州鈐轄馬和節亦兼堵州都巡檢領兵三百追旰至蜀州與
之用關自未至旰賊懼走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和
節還成都計議和節曰賊黨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
津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出兵迎敵
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屯方井鎮與賊遇而正亦奔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領軍至共擊斬旰其黨悉平旰自起至滅凡十日庚申詔
以正為南作坊使賜和節錦袍金帶將士賜養有差遣使
按驗景祐及諸太守官吏第賊降之正始無出兵意知益
州張誅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饋餞之酒酣舉爵
謂諸軍校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
當珍珍賊無使越逸若帥老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
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旋誅迎勞大出金帛行賞士重傷
者尤賞之獲者次為眾皆悅服 九月丙子工因言西川
叛卒事輔臣或曰益地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 上曰在
德不在險倘官吏得人善於撫綏使之樂善雖無城可也
王均之變

咸平二年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鈴轄鳳州團練使符昭壽彥卿之子也驕恣不親戎務有所裁決但令僕使傳道多其錦工織作織籠所須物輒配市人買配踰半年不給其直又縱部曲畧取之廣種稻麥取即責僧道僱僕僕使乘勢凌忽軍校其下皆怨和州右珠環大夫牛冕竟死無政事時神衛軍成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福御眾整肅故所部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 十二月甲子冕與昭壽大閱於東郊蜀人喜為觀兩軍衣冠鮮豔不等均所部皆漸情出不遜語 戊寅晦冕以酒有鴆其才隊而昭壽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 三年正月己卯朔有中使自成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還京師昭壽戒取吏具鞍馬將出送之延順等乃悉解鞍中馬韉使臥躍庭下陽逐而繫之喧呼之際延順遂率其徒竟登殿事擊殺昭壽并殺其二僕據甲仗庫取兵器時冕方坐州解受官吏賀正聞變皆逃冕冕及轉運使張適總城出奔漢州惟都巡檢使劉紹榮冒及格關既而衆寡不敵延順等尚未有主或欲奉紹榮為帥者紹榮搆弓大罵曰我燕人也比棄使歸朝肯與汝同逆耶五殺我我寧死義耳延順等亦未敢害之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盍自往招安延順左執昭壽首右操劍傍徨未知所適忽見均至即平衆踴躍奉均為主指揮使孫進不從命亟殺之餘兵及統猛威武軍悉合而為亂紹榮繼

死均建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設乘輿以神衛小校張鉛為謀主鉛本名美大原舊卒也 辛巳王均率衆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王均自漢州引衆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劍門先是知劍州秘書丞李士衡聞寇作以州城難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劍門均至士衡與劍門都監左藏軍副使裴珍逆擊敗之斬首數千級民之脅從者率多奔潰士衡獨榜招降得千餘人悉置麾下示以不疑均衆之食度弊不敢由故道徑陰平還成都 甲午車駕自大石還是日次德清軍上始聞王均反即以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為益州觀察使知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招安巡檢捉賊轉運公事御封使李惠洛苑使富州團練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使帶御器械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為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又以涪州團練使上官正為東川都鈴轄西京作坊使李繼昌為峽路都鈴轄崇儀副使高繼勳王阮並為益州都監供奉官閻門祇候孫正解為諸州都巡檢使繼昌崇矩子繼勳瓊子也初知蜀州供奉官閻門祇候楊懷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刻期進討蜀民不從賊者相率抗禦僞伍自謂清壇衆又擇清壇衆之魁七十餘人悉捕巡檢將遣判官高本馳驛以聞 丙申懷忠率衆攻城成都先鋒自北門入遂燒子城北門西至三井橋時王均從劍門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威梓小校崔照及偽招安巡檢魯麻胡等陣於江清

廟前自晨至夕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眾退保江原懷忠所調丁夫多李順舊黨頗貪剽劫故致敗績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二月揚懷忠檄嘉眉七州調軍士民丁悉與懷忠會再攻成都時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卻

國史稱懷忠以三月十七日再攻益州據舊傳則所稱十七日再攻益州時雷有終等已至矣國史既云自益州還屯儲木寨又進壁雞鳴原以俟王師若有終已至又何疎乎蓋國史誤以有終十七日始攻益州為懷忠再攻益州而懷忠再攻益州實在上旬不得其的日也者舊傳及實錄載二月三日王均遣趙延順進攻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蜀州為懷忠所敗國史稱懷忠再攻益州時均方遣趙順攻邛蜀此可見其不出上旬在初四五間也疑不能決并書其事於此疏考

懷忠與轉運使陳輝麾兵由子城南門直入軍資庫署其庫鑰均所部皆銀槍繡衣為數隊分列子城中出通遠門與懷忠戰會豪懷忠復退軍梓潼背水列陣募於儲水橋南以杆邛蜀之路故賊不能復南畧既而賊黨自清水壩溫江金馬三道來攻儲木寨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斷邛蜀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眾入阜江獲甲弩甚眾乘勝逐賊至成都南才五里寨於雞鳴原以跋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 綿漢劍都巡檢

使邛州刺史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斬偽刺史苗進遠使來告捷 雷有終等自漢州與張思鈞帥大軍進討列寨升仙橋 壬戌賊眾來襲有終擊走之 丁卯王均開益州城偽為道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聞關發伏布床榻於路口官軍不得出頗為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墮獲免遂退保漢州初繼昌所部諸校聞城中格鬪聲立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埃王帥命於是自終馳報乃行益州城中民皆奔走村落賊皆遣騎追殺或因繫入城支詳族誅以示眾均又脅士民僧道之稍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斲首次點面給軍裝令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京城與舊賊黨相聞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於其衣袂著字釋之曰數百計故城守之外悉無剽掠揚懷忠受賊眾復南出引所部屯於合水尾浣花等處樹礮石設堿難以拒之雷有終等復自漢州進軍列寨彌年賊黨聚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十餘級遣其子奉禮即孝若馳奏四月丙辰王均自升仙橋分路來襲官軍聚兵於東偏雷有終率兵逆擊大破之殺千餘人奪其鐵蓋銀槍等物均單騎還城 辛未雷有終遣其姪奉禮即孝先齋所奪王均槍纒入奏上以示左右因問孝先破之由是謂殿前都指揮使范廷占曰此輩竊耳雖嬰城自可計日可擒矣 壬申右諫議大夫知益州牛冕削籍流信州西川轉運使

同部郎中直集賢院張適剛福捷連州參軍初張球自蜀
還聞冕代已誅曰冕非樞密才其能綏輯乎既而果然
五月丁丑朔德音降天下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益州亂軍
除王均及其同謀人不赦外應脅從軍民如能歸順並當
釋之 八月乙卯王均自升仙之敗撤橋蓋門雷有終等
以官軍進至清遠江浮梁而度直抵城下於北城門之西
奪舊草場因築壘為土山分設砲用造梯衝洞車
攻具石普壽主之高繼勳張煦孫正辭攻城東上官正李
繼昌王阮攻城西楊懷忠與巡檢馬奇攻南賊眾趨延順
盡驅山黨以拒官軍既而延順中流矢死仲衡軍使丁萬
重代延順據東城門樓官軍又射殺之然每攻城則雨甚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滑不能上官軍及丁夫為洞屋攻城者賊又鑿地道出
之多溺壕中死者千餘軍勢小沮賊大宴其山黨鼓吹之
聲達於城外時方暑濕攻城之人多被疾有終市藥他州
自和合蔡之詔復遣洛苑使入內副都知秦翰為兩路提
賊招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謀於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
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雁翅柵敵棚覆洞車以進逼羅城
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連樓 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
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均起農夫懸懦無謀其為宰相
張蹈者性狡獪粗習陰陽以焚惑同惡先是均每自言大
軍若至我當先路出迎自陳被脅之狀蹈聞之即揮軍中
子弟著哥班以防守均不合與人接於是詔遣均子姪親

族至城下招降官軍射箭開諭始得箭即盡焚之均皆不
知也王均多為棄夫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
穴城間道蒙毯東越而入悉焚其守具 甲午令東西南
寨鼓噪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是以進普又穴城為
暗門門成賊備我擁路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許以厚
賞乃麾戈直衝賊鋒稍靡遂克其城有終登樓下瞰賊猶
有餘眾寨於天長觀前因設砲架於文翁坊高繼勳白轉
運使馬亮願得指行油稅乃合眾執長戟巨斧乘垣以進
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馬
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日二鼓均領餘眾出萬里橋門突
圍而適有終尚執山黨潛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詔與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翰登門樓牙吏有受賊署為三司使者捕得立樓下乃積
薪於旁厝火其上盡索男子魁壯者令釋之曰某嘗受偽
署某職不復推究即命左右掉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
人頗為克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
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 十月王均自成都突
圍走渡合水尾由廣都攻陵榮趨富順監所過將軍民斷
橋塞路焚倉而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
二日石普繼往以全軍為援先是朝廷每歲孟冬朔詔富
順監具酒肴犒內屬蠻酋是日裁設具而均黨適至皆就
食馬將結筏渡江趨戎瀘蠻境聞懷忠騎且至甚易之均
謂其黨曰速降懷忠之眾令爾糧以行懷忠距富順六七

里地召陽家市少想為賊在後者遊戰市側有馬原陳
 志遠親信五騎盜原賊懷志語左右曰賊賊漫江後海
 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陣擊之賊散
 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適者懷志令強弩射之溺者數艘懷
 志張旂鳴鑼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多醉均窮賊猛死虎
 翼軍校魯斌斬首以誥懷志又獲備法物旌旗甲馬甚
 衆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賊馬懷志全軍出北門石普始
 至奔均首駝歸成都於北市賊初署親軍為天降虎翼
 終為虎翼軍所殺云 辛亥當有終遣奇班供奉官楊常
 勳馳奏益州平賜以錦袍銀帶器帑 乙丑當有終言王
 均伏誅德音赦川峽路死罪囚以有終為保信留後秦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六

等九人並遣扶初上言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變為曉譬
 和解之正尋移疾歸東川政實弗及是役也楊懷志功居
 最為普所掩上微聞之遣使按視戰所書得其狀既而懷
 志秩滿受代歸闕復自供備庫副使權崇儀使領恩州刺
 史 四年正月上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
 問以蜀事當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城
 中米斗十錢亮出原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
 送為賊所誣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
 亮曰愚民脅從者衆此持百分一二耳餘皆竄伏山林若
 不貸此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
 也上悟悉宥之 八月上以已蜀遐遠時有寇盜丁卯命

戶部員外郎直史館曾致允太常博士王勗供備庫使潘
 惟吉通事舍人焦守節分在川陝諸州提視軍器察官吏
 之能否

宜州陳進之變

景德四年初知宜州劉承規取嚴酷課澄海卒伐木葺
 州解數不中程即杖之至有率妻孥趨山林以米斫者雖
 甚風雨不停其役 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承規鼓誅殺
 承規乃監押 擁判官盧成均為帥偕號南平王據城
 反廣南西路轉運使許有移牒招撫發桂州潯等州兵趨
 柳城討之 十月甲戌奏至詔東上閩門使志州判史曹
 利用供洛軍使賀州判史張煦為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七

京副使張從古內殿崇班張繼範到之虞部員外郎薛頤
 同勾當廣南東西路轉運使發荆湖南北路先屯禁兵斬
 黃州虎翼判南雄路等軍赴桂州聞習行陣侯利用等至
 合勢攻討無得先遣上謂王三等曰司天臺上占候言當
 有兵方憂遠地故守不得其人今此賊果作延議擇官且
 言利用精於方畧悉心王事然多歷邊任尤熟用兵從古
 頗知嶺外山川險阨繼能勇敢可任然朕料此賊不出三
 策若保其家屬據城距守一也略城中貨以趨山林二也
 用此二策皆不足慮若選募曉果立謀王直趨廣州此賊
 之上策也然其知識必不及此但慮為人誘致耳又遣入
 內高班內品於德潤馳驛將詔諭城中能來身自歸者並

放罪仍舊收管逐州長吏倍加安撫如敢違拒即令利用
等進兵擒獲將士務令整肅無得妄傷平民莫湯問舍跡
踐田畝立功者所在以官物給賜即時遣權使宜從事諸
州縣官屬如賊至所部能規畫擒獲者厚加酬賞隨軍將
校日給有酒務令豐飲增置自京至宜州馬遠舖令內侍
高品周文質為廣州駐泊都監諭之曰番禺貨所聚民
無久安萬一賊流東下則其患深矣爾宜往與本州官
吏密設路梁緩急起至即集近州兵馬巡檢使臣控要路
以行之仍許使臣從事 丙子詔曹利用等將士立功者
不須給牒付之第據功狀速補內殊異者以名聞 庚辰
命閩門候張為正揚繼為津駐駐泊都監上以宜州
用兵此二州皆湖廣要地 壬子詔廣南幕職州縣官軍
校及配流之人委曹利用等所過延問詢求利使事可採
者疾置以聞先是被罪夫職者多誦嶺外時宜賊方擾上
慮因緣叛某議徙近北州軍政因合察訪之 乙酉許青
言是月朔陳進及盧成均等悉來攻柳城縣殺直轄明
許青郝惟和率所部兵千餘禦之明音戰死惟和僅以身
免成均乃奉宜州印遣使詣臣求赦罪臣察和其偽是夕
復進陷柳城官軍不敢還保來州望並發兵討擊上曰此
賊詐也能解甲歸降盡赦其罪仍加轉補 丁亥遣使賜
曹利用等將士衣服 八月甲辰詔以曹利用等出征遠
涉炎瘴令緣路諸州創造亭舍使得休息 乙巳增置廣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州鈴轄一員以內殿崇班閩門候何榮為之宜賊方擾
攻也以侍禁桂昭等州巡檢改守榮為西頭供奉官閩門
候候殿直知懷遠軍任吉融柳等州巡檢張崇寶並為西
頭供奉官三班奉職天河寨監押嚴吉為右侍禁仍就賜
錦袍銀帶器帛將士賜錢且令具立功人姓名以聞先宜
州賊攻懷遠軍城中固守賊退而復其者累日守禁等出
兵擊敗之獲其器甲又攻天河寨寨兵甚少吉部分嚴整
即出擊又敗之自是有賊中火歸者山黨再經敗歟多潰
散衆心離矣許青言民有自賊中逃歸者言盧成均陳進
等以衆心携貳棄宜州沉家島之陣死者五百人於江卒
其衆才三千趨柳泉將固守容管以知貴州初至柳州限
江不能渡知州王昱望賊進去城遂陷又言成均結謀擊
屬來降夜潛出城至江見舟小乃復還上曰柳州既限江
長夫何至怯懦如此信所任非才耳朕慮利用等以官軍
勇銳輕視賊黨使過官軍勢必奔逃難當擊逐不可使無
節制且不測山川險易地宜遠近苟師人勢傾則事益可
慮也軍行遠地宜守萬全之計今賊勢已蹙終當自潰即
遣使以手詔諭利用等時廣州駐泊都監周文質增築城
壘繕修器甲集東西海巡檢戰棹刀魚船據瑞州峽口以
扼之賊知有備遂不敢東下乃罕屬處思順州分兵以攻
來州許青遣內侍於德潤率兵千人倍道襲之己未于德
潤言宜賊尚據柳州洛容等縣上曰此不能離窟穴直自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三

素耳王三曰賊若遠去則社食無所仰給馮拯曰人或言其趨交趾臣以為必不然交之兵甲非賊比也王師即至恐其趨容管則王師亦須持久且曰山黨固不能久且苟延容刻之命耳上又曰袁州既被圍猶有封奏而桂州獨無若何師真善守者即遣內侍文崇奇馳騎至桂州撫問曹利用等仍令攝官入賊招諭 九月丁丑上謂輔臣曰宜州賊聞官軍至桂州勢頗窮蹙可令曹利用等分兵追捕以便宜從事仍降勅榜四十付利用等遣人齎示賊眾及揭於要路其後革歸順先於屠戮賊圍袁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趨救之 甲申與賊遇於武仙縣之李疎鋪賊初不知覺已而陳進獨率眾來拒直化前軍等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二

侍禁郭志言麾騎士左右縱擊賊衣順水甲執標牌以進飛天獨鋒不能卻前軍即持棒刀巨斧破其標牌內侍使史崇奇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心動眾遂潰逐北至袁州城下賊寨猶有據長竿以瞰城中者盧成均始擊其族持勅降遂斬進并其黨主擒賊帥六十餘人斬首級獲器甲戰馬甚眾利用等遂入袁州安撫軍民分兵捕餘寇遣于德潤馳奏其事 十月乙巳詔獎知袁州何邠等 廣南西路轉運使舒資坐不察宜州劉承規虐政御史臺遣官就劾罷其任詔以曹利用為引運使張煦為如京使張從古為莊宅副使張繼能為供備庫使自餘進秩有差

瀘蠻之叛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癸卯瀘州言江安縣蠻人殺傷戎州內屬戶同巡檢殿直任襄領兵追捕 四月戊子遣內殿崇班閻門抵侯侍其旭乘傳詣戎瀘招撫蠻人自任襄遇害之後蠻人不自安遂集眾為亂雖屢示招誘而僕擾不已故令旭與轉運使李士龍詢其便宜士龍言瀘州江安縣最命即召某酋首以兵威警之苟能悅心咸釋其罪倘執迷不改須至加兵即與鈔轄等經度以聞又令樞密院召前梓州路轉運使李士龍詢其便宜士龍言瀘州江安縣最當要衝望從富順監監押不貴知知縣事兼本路監押仍給精兵三百人從之 甲寅瀘州言近界諸蠻交相侵奪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三

請益兵禦之上曰遠方之人但當撫慰使安定耳七月侍其旭至瀘州蠻人即來首罪殺牲為誓旭按行鹽井蠻復拒之旭率部兵百餘生擒其首領三人斬數十級而部下被傷者幾二十人旭遂趨黎州以其事聞時黎州蠻人斗鬪行亦數出為寇上以旭輕敵致侮已未降詔諭旭令為恩信設方畧制禦毋尚討伐以滋驚擾 曹錄云旭按行鹽井部下被傷遂還黎州按旭受詔招撫戎瀘蠻人初不及黎州不知何以遂來黎州而曹錄且稱還也黎州與戎瀘蠻人固相通然道里亦稍遠矣其後遣將出兵又以黎州巡檢為名其所討伐則多戎瀘遠不知何也據旭本傳云蠻人斗鬪行出寇黎州

詔旭領兵討之乃不云治江安設任審事與哥錄會要
 及正史俱不合疑瀘州及黎州皆有蠻人作過而正史
 哥錄會要載首尾殊畧也今畧依旭傳刪修更須詳考
 八月侍其旭言蠻人僻在叢險未即首罪尚集徒黨拒打
 望發兵三五千與近界巡檢並赴清井監督誘如尚敢陸
 梁即因而討之 甲中以文忠副使知慶州孫正辭為黎
 推等州水陸都巡檢使來梁院副使環慶駐泊都監張繼
 勳及旭為同巡檢使仍從陝西兵營經戰陣者付之緣邊
 給兵器又錄曹利用討宜州縣賞罰格示正辭等遠陝西
 轉運使李士龍乘傳與正辭等偕行供給軍須其將士程
 俾冬初到彼以春夏瘴毒也峽路都監候延賞病止以蠻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寇未寧發兵招遏慮施然變峽蠻人懼擾戊子命門祇
 候康訓同管勾峽路駐泊公事往慰撫之 戊午孫正辭
 等以兵不諳山川道路因點某鄉丁日白兮子弟給兵
 器使為鄉導又請濟師上以遠徼窮僻供億非易不許仍
 詔正辭等如蠻寇不受招安已經誅剪畏服勿窮追之又
 言蠻性橫悍住者丁謂夏州安撫有誠誓並令歃血為盟
 署鐵石柱以志其事條制甚多詔樞密院錄示正辭等
 戊戌益州言黎州蠻已招安有未寧輯者望就選使臣撫
 諭詔梓州路轉運使滕涉及侍其旭等如孫正辭等未至
 第依前詔安撫按兵勿出候正辭等至彼即聽使宜從事
 益州言邛州川蠻殺保寨首馬蠻十八人即移牒黎州

得報稱邛州川與山後兩陵素有隙殺保寨蠻乃大渡
 河外蠻也因下詔戒勿使相侵擾又詔邊臣不得輒入
 溪洞邀功主事 辛丑令陝西轉運使李士龍權管邛梓
 州路公事時本路轉運使滕涉至黎州遇疾士龍部報赴
 彼因命之 十月辛亥中使文崇信言侍其旭等以衣服
 細布誘降蠻人斗婆行將按誅其罪上以旭召而殺之是
 遣招安之費乃降詔諭旭等有來招安者勿殺如敢抗拒
 即進兵討伐 三年正月上聞瀘州三月即吉彙毒詔孫
 正辭侍其旭等及二月即領軍馬分屯近郡如戎人尚敢
 旅拒重留兵守要害以禦之 二月癸未內侍史崇信等
 言瀘州蠻人有助斗引者剽劫商旅擾奪轉餉見與孫正
 辭等分兵討捕即遣使賜以辟瘴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去年十一月崇信入奏遣人就村舍詔諭斗引今尚有
 助斗引為寇者則斗引竟不赴招安也大抵圖史實錄
 序此段事迹都不詳修耳

上封者言孫正辭等不能以方畧招誘諸蠻入其境行無
 斥候粮既有限奪者出其狀示輔臣陳克臯曰已降詔督
 責然昨遣嘉州小校往彼招誘慮其邀功未即悉諭蠻人
 以朝旨致其疑而未復今指加申戒若蠻人安其則肯否
 則部送關下使有所畏懼上然之庚子孫正辭等言安撫
 蠻人志已平定降詔加獎正辭等又言蠻羅忽隸素忠順
 防援并監捕殺違命者不已上遣內臣柳昭信集慰之且

諭以故孽業前罪勿復邀擊又慮正辭等兵運嚴穴或有
 嘯聚乃命史崇奇權管勾瀘州軍馬事 三月壬辰以孫
 正辭為西染院使侍其祖為內殿承制賞平蠻之功也張
 繼勳先卒詔錄其嗣所部禁廂軍及革送獲獲兵健白分
 子弟皆賜緡錢隨行使成軍校及牙吏等各第其功而賞
 之 四月上封者言戎瀘州蠻人前歲為梗蓋清井監深
 在溪洞官所少人往來致茲愁惡 丁丑詔江安縣監軍
 量分兵巡警之 五月癸卯以益州路轉運使祠部員外
 郎張若谷為度支員外郎改西路轉運使屯田員外郎李
 士龍為都官員外郎皆戎瀘供饋之勞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五

二十六

村首領並來乞盟用夷法立竹為誓門橫竹繫猫犬雞各
 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刺謂之打誓曰誓與漢家同心討
 賊則刺猫犬雞血和酒而飲城給以鹽及酒食針梳衣服
 者大榜付之約大軍至白獨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幼不燒
 汝棚棚夷人大喜於是峽路歸轄田昭避言清井事狀上
 遣內殿崇班王據信乘傳與城等議攻討招集之宜城等
 以糾望當以二年春燒清井監殺夷民更赦代其罪而復
 來寇遣聲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若不討除則戎瀘資裝
 富順監諸夷統起為邊害今請發嘉眉兵捕翦以震懼之
 乃詔據信為嘉眉戎瀘等州水陸都巡檢使閩門祇候康
 訓符承訓為巡檢使乃發陝西虎異神虎等兵三千餘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二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真宗皇帝
 要夷糾望行牌之變
 大中祥符六年七月先是晏州多剛縣夷人糾望行牌率
 眾劫清井監殺駐泊借職年言大掠資蓄知瀘州江安縣
 本職又信領兵趨之過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趙
 城即令諸州巡檢會江安縣某公私船百餘艘載糧干張
 旂檝擊銅鑼鼓吹自蜀江下抵清浮岷樹營柵招安近界
 夷族諭以大兵將至勿與望等同惡未幾納溪藍順州判
 文史介杜圭南八姓諸團為蠻阻廣王子界南廣溪移流
 院等十一州刺史李紹安山後高華六州及江安界晏晏

令懷信與城高舉進討上因謂樞密使陳克復曰往時孫
正解討蠻有虎翼小校率眾冒險者三人朕志其姓名今
以配懷信正解嘗料簡鄉丁號白芳子弟以其山川險要
遂為鄉導今亦令懷信召募又義則有志勇軍士二百前
討王均有功可給懷信為前鋒又使臣家奇率規畫溪洞
事適中機會可逮其職使知江安縣令懷信等每與同謀
寄錄不載命王懷信等出軍但有上賜陳克復等語今
取會要及正史增入然會要及正史並以出軍為九月
事今因上謂陳克復等並載之於此承訓彥卿錄

九月庚寅朔賜戍瀘州軍士白芳子弟錢銀王懷信等
溪洞蠻人非同類者倍加安撫又遣賜番名方詣益州委

後策選醫給藥材赴軍中微應 十月丁丑詔獎戍瀘州
蠻同首領沮廣以轉運使冠域言其控扼道路功過外冠
故也 十一月甲午詔昌州牙校有願率子弟助討蠻寇
者俟其立功第賞之 庚戌遣使撫問戍瀘州巡檢王懷
信等仍加擢設 十二月壬午戍瀘州都巡檢使王懷信
等言蠻寇悉平詔獎之令籍立功將士以聞先是懷信等
分將諸州兵及白芳子弟緣溪入合巖至生南界斗滿村
遇夷賊二千餘人擊之殺傷五百人奪校槍勝牌會暮收
眾保寨夷黨三千餘人分兩道張旗喊呼來逼懷信出擊
皆潰散望安婆過夷二千餘於羅固募村又破之追至科
行村上屏風山連破四寨一日三戰俘賊百餘人奪糧

五十石鎗刀什器萬數是羅固寨牛引等三十餘村存全
三千區懷信又引兵至科行村追擊過羅虛射什三十餘
人然其柵欄十數部下於羅固頓羅能落運等村及龍我
山掩殺大獲戍具斬首級重傷投崖死者頗眾燒金數千
及積穀累萬兩路會兵於涇灘蓋寨轉運使冠域及懷信
議遣康訓部壞寨卒修涇灘路以度大軍俄為夷賊所邀
戰不利訓顯於崖死之懷信引兵急擊大敗賊眾追斬至
涇灘峽寨於安口城與符承訓偵知賊謀欲乘夜擊安口
馳報懷信即日涇灘拔寨赴之北至晏江山夷眾萬餘已
自東南合勢逼懷信寨懷信鼓勇擊賊賊等整眾
乘高口口夷人大懼而却分擊破之死傷千餘人夷酋斗

望又三路分眾來關又為官軍大敗射殺數百人弱江水
死者萬計夷人震擊詣軍首服納牛羊銅鼓器械等依
詔撫諭還軍清并斗望及諸村首領悉赴監自陳願貸死
永不寇盜邊境因殺三牲盟誓詞甚懇苦即擢以年酒感
悅而去 七月甲午丙申賜戍瀘州巡檢軍士白芳子弟
錢銀 三月辛卯戍瀘州巡檢使王懷信等言戍瀘州漢
洞悉已寧靜清并監屠無城隍今請發瀘州軍士沒隍寨
城又近界蕃人赴監鬻馬者請比戎州例給直市之詔可
六月癸酉丙申賜戍瀘州都巡檢使王懷信為供
備庫副使又以侍禁知江安縣宋貴為閩門祇候兼清并
監巡檢使自餘進補有差康訓以戰死錄其四子官賞平

監之功也 梓州路轉運使趙城言瀘州富義監牙校趙
 繼隆等却頭白芳子弟頗有勤效請補攝州司馬知戎州
 馬守遵防寇有勞在官歲滿望遷秩留再任瀘州進士白
 國春鄉丁隨軍請試其詞藝並從之 乙亥樞密使王欽
 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允史為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為類
 州防禦使初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允史
 請轉一資知節云邊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
 久不決上趣之知節忿恚固面許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
 更即起授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謀懷信
 賞典堅稱與侍其也例不同當項加等朕語之曰爵賞有
 勞國家不惜益懷信未嘗垣私院略無所獎止望依侍其

此類紀事本末卷之六

也例為幸欽若等奏當具取進旨今乃並與所奏不同不
 不具劄子亦不進表便直劄送中書懷信與供備庫副使
 始則稽留不行經久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為已任
 近位如此朕須束手也於是三人者俱罷 辛卯以益
 州路轉運使兵部員外郎趙楨為工部郎中梓州轉運使
 殿中侍御史趙城為侍御史仍加一階以請輝之勞也
 詔瀘州清并監駐泊并監并使臣自今能經撫蠻人邊界
 無事者代還日當議甄獎 九月丙申梓州路轉運使趙
 城請令峽路鈐轄司發弩弓手禁軍五十人屯瀘州清并
 監從之 甲辰合瀘州清并監戍兵自今分番而進以其
 地多瘴疫故也 十一月戊戌置戎瀘資榮州富順監都

巡檢使一員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馬守遵言戎瀘夷漢
 雜居本路鈐轄在遂州緩急不能捍禦故持置此職 九
 年八月甲申戎瀘資榮州都巡檢使張元普請城清并監
 上應擾人生事不許 天禧元年三月壬寅梓州路承受
 威遠言戎瀘資榮州富順監都巡檢使公署在戎州去清
 并監遠踰百里夷寇驚擾則應援不及望徙置江安縣從
 之

撫水蠻叛

大中祥符九年四月戊寅廣西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
 數寇邊知宜州董元己不善綏撫先是曹永吉知州蠻人
 飢來質餼糧者永吉優其聚量皆折漚而去元己未嘗饒

此類紀事本末卷之六

假又縱主者克削蠻人請赴閩供奉元己輒沮其意遂使
 忿恚為亂望融元己以漳州都監李守審代之詔可 五
 月戊申廣西轉運使俞獻可言撫水蠻拒命侵掠不已請
 益宜州戍兵從之即命東染院使平州刺史知辰州曹克
 明為宜融桂昭柳象邕欽廣白等州都巡檢使兼安撫使
 殿直閩門祇候馬玉為同巡檢兼安撫都監並管勾溪洞
 事歲給公用三十萬發漳州駐泊虎翼軍三百人付之切
 軍士與蠻鬪頗有中傷者王旦曰蠻衆無行陣非敢與官
 軍敵但潛伏山林要路施藥箭耳因賜宜州巡檢解刀劍
 藥且戒其倍預克明等既至蠻酋請罷兵克明不許又獻
 策一器曰谿洞藥箭中人可以此解克明曰何以驗之曰

請以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乃以箭刺首股而飲以藥即
元率蠻漸懼而去 七月乙巳俞獻可言撫水州蠻累為
魁盜宜旨招諭曾不悛革近復集眾鈔掠融州襄陽等寨
害巡檢樊明望許臣與曹克明以便宜拏殺詔從之 八
月壬午樞密使王欽若言宜州蠻人五月初既招安不旬
□□□□□□□□□□知朝廷多釋其罪故急則來歸緩
則叛去望詔俞獻可曹克明等或得蠻人要領即以所虜
人口資財付被劫家故血重誓乃釋其罪從之 九月丁
巳曹克明等言撫水蠻人雖已伏罪其虜鈔人口器械猶
未歸納請益兵討之即詔克明等曰依奏用澄海軍及募
丁壯可以平賊又俞獻可言蠻人去邊止二三程發軍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襲速可蕩定朝議慮其輕敵請遣某軍濟之且與舉甲兵
當謹密風聞汝等期以此月深入又令九州檢巡所設
蠻人出即留之騰說如此彼必為協勳則利害無夫機宜
尚道路艱險難於進討但攝其首領索所掠生口因而縱
之亦汝之功矣時克明與楊守珍領軍入環州掠嶺路馬
玉與內殿崇班王文慶趨宜州西路
王文慶據撫水州蠻傳則與玉至焉去撫都監克明傳
亦云然不知何時除授故但舉官當考之
又令宜桂都巡檢程化鵬取掠嶺西古牢隘路會化鵬過
蠻於上房兩水口擊破之文慶玉至如門圍為蠻所扼不
能進克明守珍乃過橫溪思德寨召山獠嚮道開路進師

蠻依崖竹間時出戰鬪輒敗走向餘上黃泥嶺杉木隘路
溪谷險邃蠻拒要害以拒官軍至午大潰其黨遂過霸苑
抵帶洞乃入中房前村克明等領兵下寨中夕羣蠻大譁
疎擊鉦鼓攻寨甚急出兵擊之殺傷頗衆因縱火焚其廬
室積聚自此恐懼竄入山谷又緣龍江南岸而東至昏暮
過石峽隘險士不並行蠻復連弩北岸克明遣猛士步與
鬪至即退走寨口下房博留村克明設伏寨外其夜蠻眾
復大集過伏發與寨兵合擊追斬殆盡衆勝搜山悉得馬
牛分犒士卒克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思信許其改過首
帥蒙水貴等面縛詣軍自首克明厚加犒安且數責之承
責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令勿殺莫不泣下北望稱萬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悉還所掠漢口資畜乃歛緇血立誓自言奴山推龍江西
流乃敢復叛勒銘山後二日遇文慶及玉於如門寨遂還
軍宜州蠻人納若甲凡五千數願還漢地者七百餘口詔
分置廣西及荆湖州軍賦以官田畝可等又言殿直蒙旺
如歸化州州與撫水相接數遣其子文賢及妻族甘堂偵
軍事又其子格與官軍鬪敵悉部送赴闕有蒙隻者亦旺
之子尤當告賊者為昭州押牙並黜配登萊州
克明入撫水州不得其的月日據克明正傳云是冬按
詔書云九月深入又克明傳云司餘乃至撫水州約其
時蓋秋末舉兵冬初平賊也今附見詔書後詔書以丁
巳降丁巳九月十六也徒配蒙旺父子賈誅在十一月

癸卯今亦附見

大禧元年二月庚辰以朱染院使平州刺史曹克明知桂州五社等州都巡檢使殿直閻門祗候馬玉為宣社等州巡檢都監並管勾漢河事以虎翼雄武二指揮隸之如蠻寇驚擾即益以成兵及新募忠敢軍給使冠平如故賜克明等油內侍王文慶楊守珍等帑賞其平撫水之功也初克明與玉分路入討玉所向力戰屢敗蠻軍是時朝廷意在招撫數詔諭克明而克明亦深入屢移文止玉至如門圍為壘所扼不得進克明遣延顧望月餘乃至撫水州與蒙承貴等約盟而還然其後撫水蠻亦屢入寇論者謂玉威震蠻中蠻人畏之至號為大王為克明所制不得前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終貽遺患人多歸咎克明 四月乙亥克明上討撫水蠻寇使臣將士立功者凡八百一十六人並等第建補及優便差遣賜器幣賚錢官吏應奉軍期者詔獎之 辛卯曹克明言知撫水州蒙懷必等請詣闕首奉 乙巳改撫水州為安化州從本州首領蒙承貴之請也

渭州蕃族喃所囉叛服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己酉以渭州蕃族首領喃所囉為殺直无巡檢使時所囉帥其帳下來歸給以土田播種求俸給贖用故有是命喃所囉昔踏出吐蕃贊普本名欺南陵温錢通錢通猶贊普也羌語訛為錢通生高昌磨榆圖既十二歲河州羌何郎業賢客高昌見所囉兄奇偉罕以歸

置刺心城而大姓保昌所均又以所囉居移公城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喃謂兒子所囉自此名喃所囉既而宗哥僧孛立遵邈州大首温通奇略取所囉如鄭州草立之部族寢猛乃從居宗哥城立遵為輪通位之立遵或曰李遵論通者相也 十二月時宗哥立遵喃所囉温通奇等懷族甚或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敵希望朝廷俸給而張信奏請拒絕曹瑋獨言宜厚喃所囉以托德明又請如所囉督例授立遵節度使乃詔輔臣共議量加官秩勿踰常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據會要則曹瑋請如所囉督例授立遵節度使 錄乃云其蕃部逐城蘭通叱亦望置節度使如所囉督例蓋立遵一名甄城蘭通叱也今且從會要然立遵蓋輔所囉者所囉猶未加以爵命而遽請遵為節度使不知何也七年冬瑋已奏請至九年春乃從之又不知何也當考實錄於此月士寅始置瑋此奏又云喃所囉請以馬直改賜金泊什物等今移入張信事後削去改賜馬五及日

八年二月丙辰西蕃首領喃所囉立遵温通欺木羅丹等並遣牙吏貢名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喃所囉等錦袍金帶供帳什物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十兩他物稱是 八月丙午曹瑋言喃所囉所部劉王奴遣使下青坡吉來吉近遣西京所囉督部兵十萬掩殺北界部寇勝後

續遣人獻首級次 十月甲寅以引進使高州刺史溫原
路駐泊都鈴轄知渭州曹瑋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兼隸
邊都巡檢使溫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引誘安撫
使印給之時宗哥喃厮囉立文法聚眾十萬遣人入秦願
討平西夏人以自効上以為北人多詐慮緩急寇邊侵擾
熟戶尤命周文質監溫原軍又從瑋是州兼五路事以修
之賜瑋公用錢歲三萬仍詔自今不兼安撫使者給其半
上謂宰相曰頃曹瑋入朝言立邊峻峭專恣已失部族心
恐必不久喃厮囉替普之後求新歸之威以立邊持權自
任不平其事王旦曰大抵好殺則欲恐弄權則敗亡雖在
蕃族亦不可不戒昨秦州言立邊自作威福屢恃朝廷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龍凌鏢邊部此亦近理始者飛準聞立邊之言以為必破
德明攻其賜與太過上曰王嗣宗亦言寇敵相殘中國重
兵填秦州常設警備毋得輕發此最為上策者也

經武聖略以此事繫之五年誤矣曹瑋入朝乃今年七
月事今因令瑋知秦州併書之

十二月丁亥侍禁楊承吉使西蕃南厮囉還言番部甚畏
秦州近邊丁家馬家二族此二族人馬頗眾依倚朝廷南
厮囉以立邊為謀主邊貪虐而好殺戮其下恐懼近築一
城周四二里許無他號今但急鼓則增土緩則下井不日
而就承吉圍上宗哥城東南至永寧寨九百一十五里東
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

里南至河州四百一十五里又東至龕谷五百五十里又
西南至青海四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 九
年正月乙丑宗哥喃厮囉立邊等遣使貢謝恩馬五百八
十二疋復賜以器幣緡錢總萬二千計初輔臣參議谷賜
咸曰立邊口口不識事機往因寇準輕信賜與過厚致其
增氣今當約所肯給以五之或求華靡之物止可賜金塗
銀器上曰來使自云立邊不法或不如所望回必見殺此
不足聽疑有教導之者曹利用曰立邊所為不法甚多皆
可詰責以抑僥求上曰或謂以敵攻敵朝廷之幸也向敏
中曰德明今方納款何用喃厮囉加兵未必能平豈能平
之其勢益大又須在撫之也王旦曰今觀秦章稱立文法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統來三十萬朝廷亦疑其所為故遣使深入察之及楊承
吉還言其趨向惟貪財殺人人既不附上下胥怨又無遠
慮何由成功或假恩寵則小小種落必遣凌脅若知朝廷
不加信用則當自相屠戮矣上然之 三月秦州番部賞
抹丹者喃厮囉弟也厮囉使與熟戶郭厮敦立文法於離
王族謂厮敦曰文法成何以使漢邊復蕃郭舊地曹瑋知
之厚結厮敦書解質帶予焉厮敦感激求自効問瑋曰吾
父何所欲得吾首猶可斷獻瑋察其誠謂曰我知賞抹丹
時至汝帳下能為吾取賞抹丹首乎厮敦愕然曰諾後十
餘日果斬其首以至 丙午瑋請加爵命上深嘉瑋功欲
顯賞厮敦又慮喃厮囉以瑋誘遣人害其親族為言或致

紛擾賜璋詔令詳度之璋方議築南市城奏所敷獻地宜實就以授所敷順州刺史南市本曰南使蕃語訛謂之南市西南距州百五十里東北距龍竿城八十里秦渭相接扼西戎要處也璋請用秦渭五州兵及近寨弓箭手城而居之異曰戍士代則別募勇士為南市城弓箭手以上璋靜而集事手詔褒美 辛酉以西蕃宗哥族李遵為保順軍即度使賜紫衣帶器幣鞍馬鎧甲等遵一名立遵一名魏成簡通元初為僧後自還俗佐喃囉囉制蕃族甚有威名屢祈朝廷爵命於是又求稱贊普曹璋言贊普可汗號也使遵一言得之則何以處所囉囉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請如所譯督例授官可也上與輔臣議其事王旦曰遵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五

輒求贊普居所囉囉上而所囉囉無所求遵駭甚矣然下可不納遂從璋請 四年丙申喃囉囉遣使來貢 五月初甘州回鶻可汗王夜落紇數與夏州接戰其貢奉多為抄掠及宗哥感悅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既而喃囉囉欲取可汗女而無聘財可汗不許因為仇敵聖祖降臨之歲秦州遣指使楊知進譯者敦敏送進奉使還甘州宗哥怒隙阻歸路遂留知進等不敢遣祥符八年十月敏得先歸既而即補借職復使貴賜之以器幣入蕃至口宗哥立遵留之於是可汗遣其首領李吉等九人迎楊知進立遵併留吉等遣回鶻語可汗曰楊奉職往甘州五年今欲借職往若更住則重煩朝廷取接可汗

宜急為預賜物表來就取所賜物當放吉等歸又語知進曰秦州大人部領軍馬直入撈囉囉慮蕃部有圖謀者遣其種人黨早逃送知進境上并獻馬知進言立遵取蕃部十八女為妻喃囉囉又取立遵妹女立遵御下嚴暴蕃部不樂歲早人多餓死止有前帳二三千其勢稍衰矣辛未丙出司天奏歲星太陰夫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分上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三蜀強境甚遠軍中不逞軍慮忽聚盜宜謹備之喃囉囉與才汗熟戶結為黨隙曹璋請益屯兵如所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地者代之 六月辛卯涇原駐泊都監周文質言喃囉囉遣人至渭州緣邊扇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五

搖熟戶且令納前不爾則破其聚落此雖未可憑信然蕃部之情或以類相嚮緣此等熟戶本依朝廷不加安撫恐惶惑無從忍致離異臣欲親至龍竿城已來告諭再令納質或有蕃兵侵掠則許其應緩詔曹璋裁定而行之 九月壬寅朔曹璋言緣邊熟戶近為喃囉囉所誘又立遵軍許以名職若無羈縻或慮脅去望給以告身從之 丁未曹璋言宗哥喃囉囉蕃部馬波叱臘魚用等率馬街山蘭州龍谷毡毛山沿河州兵三萬餘入寇在伏羌寨三都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首十餘級生擒七人獲馬牛雜畜衣服器仗三萬三千計馬波叱臘等遁去官軍被傷者百六十八人陣沒者六十七人其立功將校使臣

百三十九人望賜時獎賜律及駐泊鈴轄高繼志都監王懷信錦袍金帶器幣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陣沒者卹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筆詔書帝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遂解州事遣將推可代瑋者對曰瑋知兩廝羅欲入寇願親關中故請益兵為洛非法也且瑋有珠塔將皆非其尤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璽聖號惡兵出宜秋門即今關右兵多可會其羨益發赴瑋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條詞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自採取自內持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寨下上頷曰真所謂頓收在禁中未幾兩廝羅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五

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至上謂迪曰卿何料之番也迪曰兩廝羅大舉入寇使謀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司馬光記此事多差誤今不取並依本傳

涇原路駐泊都監周文質請令知鎮戎軍李餘懿以所部兵赴龍羊城駐泊防護涇州納質熟戶詔文質與曹瑋及餘懿叶議行之以渭州吹麻城張族都首領張小哥為順州刺史大首領葉錢等五人並為本族軍主秦州永寧小路門威遠寨大首領四十七人並補軍主加檢校官借熟皆其內附也小哥以兵助破魚角寨故命加等

己酉曹瑋言宗哥昨遣馬波叱臘率兵到大小路門脅誘熟戶奔呼集命納質於永康寨寨有隴波他廝麻二族不請高繼志王懷信領兵招喚績得繼志等報三族合眾拒戰破馬波叱臘斬首三百餘級晚渡渭河水漲夫道為著眾所襲溺死者二十五人傷死者百人庚戌涇原路走馬承安奏承慶言兩廝羅率蕃族人馬至青雜亭于畢栗川駐泊都監周文質王應昌領兵戍瓦亭寨防遏之賊尋夜遁去十月庚寅以引進使英州團練使知秦州曹瑋為客省使領康州防禦使崇儀使秦州駐泊鈴轄高繼志領高州刺史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王懷信為西京作坊副使職任如故渤海都虞候兼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李恕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五

為馬步軍副都頭領楚州刺史依前都虞候自餘將口口口錢賞其擊賊宗哥也十一月壬子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知秦州曹瑋為秦州都部署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天禧二年閏四月庚子曹瑋言緣邊諸寨蕃部納質者七百五十六帳自吹麻城文法破散之後其空命所難波等族先投質謀丹者悉來歸兩廝羅數為磨羅暗力骨所困今遷舊地

兩廝羅遷舊地不知何地也據西朝國史兩廝羅與立連不協更從居遼川至遼川即兩廝羅舊地乎明年春兩廝羅又與立連同遣使入貢則舊地又非遼川矣

三年二月丁酉宗哥喃厮囉李遵遣僧景遵來貢 四年
閏十二月西邊多言喃厮囉復作文法慮為邊患獨曹瑋
奏喃厮囉文法已散無足慮者朝議遣近臣察之 丁卯
命龍圖閣學士陳亮咨為郎延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秦州
路巡檢安撫使皇城使劉永宗副之 五年三月陳亮咨
等言涇原環慶等州蕃部族帳並各安居 九月戊寅涇
原駐泊都監王懷信言宗哥喃厮囉遣蕃部來請和詔懷
信答諭之懷信又言鎮戎軍環州約三百里請置巡檢一
員詔可 乾興元年二月仁宗即位 八月乙卯涇原路
總管司言西蕃宗哥與趙德明攻掠請益兵為備從之
十一月甲戌涇原部蕃司言宗哥喃厮囉立遵遣蕃部約
入貢 二年十二月庚午宗哥喃厮囉立遵遣大首領厮
驛正來貢方物 三年正月乙未涇原路總管司言宗哥
立遵乞給俸錢詔渭州月給衣着五十疋茶五十斤 明
道元年八月辛酉以遼川大首領喃厮囉為寧遠大將軍
吳州副總使亞然家首領溫通奇為歸化將軍始立遵與
曹瑋戰三部谷不勝又集西涼兵敗喃厮囉遂與立遵不協
要徙遼川用溫通奇為論通數使人至秦州求內屬故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六

是命已而通奇作亂因厮囉置奔中出收不附已者守奔
人間出厮囉集兵救通奇徙居青唐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真宗皇帝

莊獻垂簾楊太后附

景德元年正月乙未以後宮劉氏為美人楊氏為才人劉氏華陽人楊氏邠人也上初為襄王一日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才慧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貧欲更嫁之張昞時給事王官言於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固令王斥去王下得已出置其家昞亦避嫌不敢下直乃以銀五百兩與昞使別築館而居之其後請於秦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幸美因改姓劉為美人凡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司馬光載莊獻事自有兩說其間於襄王官指使若與神宗齟齬則永年傳首所書合今從之

四年四月辛巳皇后郭氏崩 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以美人劉氏為修儀才人楊氏為婕妤 五年五月戊寅以修儀劉氏為德妃今所司擇曰修禮冊命 九月參知政事刑部侍郎趙安仁罷為兵部尚書先是二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門上雖不樂察其守正不罪也他日與王欽若從容論方今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上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十二月丁亥立德妃劉

氏為皇后后性警悟晚書史聞朝廷事能記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織羅與諸宮人無少異莊穆既崩中宮虛位上即欲立之后固辭良久乃降詔而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他謀復固辭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官闈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問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預聞之周理恭恭益為帝所倚信焉

此固賈誼舊文蓋垂簾時奏篇其勢不免如此安皆刑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七

六年正月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令正四品在尚宮上著於今以婕妤好楊氏為婉儀初議冊皇后上欲得楊德草制丁謂諭旨德難之因請三代謂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制

江休復雜志云改命陳從易按從易此時為館職不應草制黃庭堅思賢詩云改命陳彭年彭年當此時亦未入翰林或持旨令撰如張齊賢封除目與呂夷簡曾致免例則不可知然江黃所記姓名必有一誤今但云改命他學士草制更煩詳考之盡得當時人文集檢討亦可推求其姓名

六月己巳中書門下請依宋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編入屬籍詔從之 七年皇后以後宮李氏所生子

為乙子使婉儀保視之皇子於是生五年矣故仁宗嘗呼
 后為大娘娘婉儀小娘娘 六月壬申封婉儀楊氏為淑
 妃姑皇后為修儀妃為婉儀位幾與后埒上封泰山祀后
 土祠太清宮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妃通敏有智思周旋
 奉順無所少忤后親愛之故妃雖貴幸終不以為已間及
 受冊上不欲令藩臣預賀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
 中書翌日宰相言官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
 令各省依例受賀上勉從之 天禧二年六月初皇后父
 通言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又累戰績勞至虎捷都指揮
 使領嘉州刺史太平興國中護輝太原卒於師權領京城
 西累贈永興節度使兼中書令母龐氏贈徐國太夫人是

通言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

二

月始葬通及龐氏贈通太師尚書令諡武懿命昇王府諮
 議參軍張士遜具南簿鼓吹護葬祥符之節公原皇后親
 臨口奠上御製祭文置靈之右 三年五月己未龍神衛
 四廂都指揮使夏守恩為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依前
 秦州防禦使洛苑使口州刺史同管勾皇城司劉美為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上不豫中宮預政以
 守恩領親兵倚用之故與美並命守恩尋遷殿前都虞侯
 美遷馬軍都虞侯守恩仍權殿前步軍司美權領馬軍司
 事
 守恩美等遠在七月壬申權領二司在八月丁酉今并
 書之美本傳云先是美與周懷政聯事懷政恣恣人多

浸憚美未嘗附懷政左右有過必痛繩之親從卒偵避
 者多不時更易美按籍分番次均使馬上屢欲殺美兵
 柄以皇后怨謀故中報者數四於是卒用之此傳蓋當
 時修史官以媚太后耳今不取

四年六月軍臣寇準請治皇后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事
 見丁謂事述翰林學士錢惟演女弟實為馬軍都虞侯劉
 美妻監察御史章頌當受詔鞠卬州牙校訟鹽井事劉美
 依倚后家受托使人市其獄頌請捕繫上以后故不問出
 頌知宣州 十一月己巳軍臣李迪以戶部侍郎出知鄆
 州放朝辭即時赴任事見丁謂事實先是上久不豫語言
 或錯亂嘗感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去劉氏獨留

通言掌禁旅從潘美征廣南

二

朕於宮中求皆不敢應迪進曰果如何不以法治之良
 久上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間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
 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耳 十二月乙亥上力
 疾御承明殿召輔臣諭以盡心輔太子出手書一幅付之
 其畧曰內廷有皇后輔位宜行庶無憂也 乾興元年二
 月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遺詔尊皇后為皇
 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軍國事權取皇太后處分百官
 見上於延慶殿之東極初輔臣共聽遺命於皇太后退即殿
 廡草制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守王旦
 曰政出房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尚足示後且言猶在耳
 何可改也謂乃止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遠須他日議之不必

載遺制中謂佛然曰參政顧欲擅改制書即曾復與辯而
同列無助曾者曾亦止時中外洵洵曾正色獨立朝廷賴
以為重

二事據王曾言行錄曾本傳無之丁謂傳乃云謂欲去
權字坐此許太后意謂他人必不能或謂竄逐後蓋悔
前作復語竊曾以為己力欲欺世盜名而吏官誤信之
今不取言行錄又云尊淑妃為皇太妃亦謂所增遺制
本無之則恐不然若遺制果無曾豈容不力辯蓋曾未
欲遽行將執奏而謂止沮曾耳曾自言此事宜不繆但
記錄者偶失之固當取其可信者江休復雜志亦云真
宗上仙明肅召兩府入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五

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公作參政兼華至淑妃為皇太
妃卓華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崖州曰遺制可改即來亦
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丁而嘉王之直按雜志與言
行錄畧同然丁謂但欲詒事明肅耳於淑妃何取焉若
明肅果無此語謂安敢強增加以拂明肅意且謂當此
時方寵幸未見惡也書允恭欺詐乃覺恐江氏亦傳聞
未審今不取

己未羣臣詣東上閣門上表請聽政又請東內門請皇太
后延對輔臣皆批荅不允表三上乃從之先是羣臣請皇
太后御殿太后遣內侍張景宗雷允恭諭曰皇帝視事朝
夕在側何須別御殿也乃令二府詳定儀注王曾援東

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皇帝坐右垂簾聽
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置帝朝坐見羣臣大事則太后與
帝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發亥太
后忽降手書處分畫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參與機
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詞允恭先
持示謂閱訖乃進

歐陽修作晏殊神道碑云丁謂嘗利用各欲獨見奏事
無敢決其議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無
得見議遂定附傳正傳俱無此今亦不取
三月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帷次於承明殿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五

簾以見輔臣丁謂等奏曰屬者太后受遺總政羣情協舉
實天命所定太后遣內侍荅曰先帝升遐內外晏然皆卿
等夙夜盡忠丁謂等各兩拜 四月壬寅光祿寺丞封氏
為季良家本茶商劉美女婿也於是召試館職太后遣內
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為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志主試者學士晏殊也
戊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太師尚書令通為彭城郡王母
徐國太夫人龐氏為越國太夫人兄昭德節度使兼太尉
美為侍中雷允恭擅易皇堂太后怒甚允恭伏誅見雷允
恭擅易皇堂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
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

孝臣朝謂適在告馮極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及謂出力
休其不可且詰極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
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游不說允恭既下獄王曾因是併
逐謂 六月癸亥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詳見丁謂
事 七月丁未馮極加司徒曹利用武寧節度使王曾
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夷簡為給事中魯宗道為右珠議
大夫並參知政事 己卯輔臣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
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法許合中書樞密院奏事與皇
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 甲午輔
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宜及臣下
陳乞恩澤並呈取旨若常事即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七

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即於殿前納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乙巳上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
議也軍相率百官拜表稱賀太后哀憫久之令內侍宣諭
曰候上春秋長即當還政為極等言太后臨朝蓋先帝顧
命之託也極繼丁謂為首相頗欲躡謂故迹王曾獨曉以
禍福且逆折之極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
后稱于謂殿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于而使殿
處分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十月己酉葬真宗於永定
陵禮儀院請避皇太后父祖諱詔惟避父彭城王諱仍改
通進司為承進司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
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也今天下

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茲邪熒忠直輔導皇帝成就聖德
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 甲子上與皇太后始復御
承明殿 十一月乙亥皇太后生日為長寧節中書言前
一日百官就大相國寺建道場罷日賜會於錫慶院禁刑
及屠宰七日前三日命婦進香合至日詣內庭上壽三京
度僧道比乾元節三分之一而奏罷紫衣師號詔進奉上
壽候真宗喪制畢餘從之初輔臣及禮官請如乾元節例
而太后多所裁損故中書更為此奏禮儀院奏制太后所
乘輿名之曰大安輦具太后出入鳴鞭儀衛凡御龍直總
五十四人青采直總八十四人弓箭直督直各五十四人
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各五十六人禁衛皇城司二百人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八

衣天武二百人儀衛供御筆官六十二人寬衣天武百人
其侍衛諸司應奉悉如乘輿 天聖元年正月丙寅贈侍
中劉美妻吳氏夫人錢氏封越國夫人錢氏惟演妹也
及卒輟視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賢院判吏部南
曹丁度當獻王鳳輪於皇太后以戒外戚 五月甲戌詔
承明殿垂簾日許三司開封府御史臺與屬官一員同奏
事 六月己巳右侍禁閣門祇候嘉州建為縣駐泊防邊
邊界公事王蒙正請過長寧乾元節就我眉山設齋及備
土貢令子弟入獻仍請給館券從之蒙正與太后有連其
女劉從德妻也 二年五月先是詔議上皇太后禮服太
常禮院言開寶禮皇太后當衣褱衣以青衣革帶青篋為

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素紗中單蔽膝大帶首飾花十二
珠受冊親慈朝會詣大會則服之又清制后服四等其四
曰朱衣以緋羅為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儀每朝謁神御
往還乘革服朱衣而蔽卻革帶大帶寶裝綬珮襪金飾履
悉如衣之色常視事去蔽膝帶珮襪或衣鞠衣則以黃羅
為之亦用寶裝綬大帶履命內侍周文質如所議以製至
是上之 七月初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山景
德院白金三千兩令市田院僧不敢受本路轉運使言舊
制寺觀不得市田以侵農上謂宰相曰此為先帝殖福其
勿拘以法仍不得為例既而寺觀稍益田矣皇太后做時
嘗過玉泉有老僧言後當極貴既如其言累召不至故有

通鑑紀事本末

元

是賜

邵伯溫聞見錄云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
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
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曷
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者贈以金百兩至京師真
宗判南衙因張耒納后宮中及即位為才人進宸妃至
正位中宮聲動天下仁宗即位以皇太后垂簾聽政玉
泉長老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召問所須則曰
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無三門后其念之
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為錢以建長蘆寺臨江門起
水中既成輒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錢數萬置其

下門乃戎裝是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

甲辰羣臣表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聖皆不
允表三上乃從之 丁未刑部郎中判戶部勾院李若谷
為吳丹妻主使使內殿承制問門祇候范守慶劄之若谷
等辭曰不俟垂簾請對遠詣長春殿奏事太后不悅尋命
章得象馮克忠代為 九月丙制定皇太后於崇政殿受
尊號冊上以其禮未稱 甲午詔改就文德殿回於天安
殿然太后意欲就大安殿受冊王曾言不可乃止 丁未
上諭輔臣曰昨燕宮中朕數四勉皇太后方聽樂王欽若
奔以上語問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
樂皇帝再三為請其可重違乎 三年正月辛卯長寧節

通鑑紀事本末

一

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 壬子
加贈皇太后兄贈侍中劉美中書令追封嫂越國夫人錢
氏為鄆國太夫人 四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
煜知河南府煜先世代郡人後魏遷都因家河南唐末五
代之亂衣冠舊族多離去鄉里或爵命中絕而世系無所
考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焉以下仕者相
繼環為主隋大理卿坦坦生唐渝國公政會由政會至煜
十一世皆葬河南而世牒具存煜當權發遣開封府事獨
召見太后問曰知卿族欽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煜曰
不敢他日數問之煜無以對因以風眩仆而出乃免 四
年十一月丁亥上謂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皇太

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受朝賀其令太常禮院草具其儀皇太后曰豈可以吾政而後元會之禮哉王曾等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因再拜稱賀上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五年正月壬寅朔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黎明百官並常服并契丹使班庭下內侍請皇太后出殿後嗵嗵鳴鞭升坐又詣殿後皇帝嗵嗵請服鞞袍於簾內皇太后前再拜稱賀皇太后曰復瑞之福與皇帝同之遂奉觴跪進曰謹上千萬歲壽又再拜皇太后曰恭舉皇帝之觴致坊樂止皇帝還陞宣事舍人引百官橫行再拜太尉自西階升賀伏與降遷位在位皆再拜侍中承旨曰復瑞之吉與公等共之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尉又自東階升奉觴跪進於簾外內謁者捧以進太尉北向拜進曰謹上千萬歲壽太尉降遷位與儀曰再拜在位再拜宣徽使承旨曰謹舉公等之觴典儀曰再拜分班序立宣事舍人引太尉以下升殿簾外及東西廂坐酒三行侍中奉禮畢皇帝乃服袞冕御天安殿受朝賀 七月己未上以災異數見詔羣臣毋得因郊祀請加尊號時太后欲獨加尊號遣內侍諭輔臣輔臣力言不可太后從之乃別下書於中外 六年三月戊申太后幸贈侍中劉美第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篤此據宋祁所作隨墓誌傳云太后不宜數幸外家恐誤也今改之

六月丁亥以太常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先是太后欲擢季良侍從王曾難之會曾移疾太后諭中書令亟行除命執政承順且遠追季良止以三丞充侍制蓋三丞未有預內閣清職者朝論譁然益重曾之守正云 七月乙巳以戶部判官左司諫劉隨知濟州隨在諫職前後所論甚衆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改隨請軍國常務專秉帝旨太后不悅會隨請外因命出守 七年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利用為太后所厭憚也 見利用罷樞密 二月庚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太后臨朝宗道集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后以問輔臣眾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筆前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亡從子太后驚後乘輿行 十一月癸亥冬至上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乃御天安殿受朝賀秘閣校理范仲淹奏疏言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對君體攝主威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委殊切焉仲淹為館閣閣之大懼召仲淹詰以任率遊名且將累萬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終辱公舉每懼不稱為知己蓋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味不能吞仲淹退又作書中理前奏

不少在殊卒媿謝為又奏疏請皇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
補外尋出為河中府通判

歐陽修作仲淹神道碑云太后特以至日大會前殿上
率百官為壽仲淹言之其事遂已按仲淹奏入不報上
壽會慶殿未嘗已也豈修謂止在便殿不在前殿為聽
仲淹之言乎然供張使殿實自王曾執奏非由仲淹矣
修蓋誤今不取當弼作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罷上壽
儀然後顧不擇尋出為河中府通判弼亦誤今但取其
出俸河中府附見於此僧文瑩以為仲淹時任右司諫
太后先遣中使諭令勿言此妄也今不取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運使部使為崇政太后姻家猶橫不法彬發其賊罪下吏
許太后意便從京東 六月賜和州刺史劉從德勅書獎
諭從德知衛州辟屯田員外郎戴融為同判而融楚人善
諂任固率州人千數妄言治有異狀已刻碑記之朝廷雖
不許以太后故猶降詔從德美之子也縣吏李熙輔者
善事從德乃薦於朝太后喜曰兒能薦士知所以為政也
即日權熙輔京官從事河南鄭驥因緣從德亦擢美官時
監司以太后故多假借從德獨轉運使王立按舉無所容
十二月己未詔長寧節百官上壽於崇政殿初上謂輔
臣曰昨節禮畢朕率文武百官詣軍將校賀皇太后於會
慶殿明年長寧節宜定百官上壽議下太常禮院議而太

后不欲御會慶 乙未詔上壽於崇政殿既而便就會慶

九年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六月翰林學士宋綬西上閣門使曹瑛夏元亨上新編
皇太后儀制五卷詔名曰內東門儀制 十月己卯以翰
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宋綬為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時太
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永明殿垂簾決事而上未始獨對羣
臣也綬言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
國重務除三品以上官決重刑明皇曰聽政除三品以下
官決徒刑今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取旨書上許
太后意故命出守 十一月曹修古等責降見外戚恣橫
明道元年二月辰妃李氏薨鑿垣出喪詳見通鑑莊獻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五

太后 十二月議太后謁廟儀注見籍田 丙午羣臣上
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崇德慈仁保壽 二年二
月乙巳皇太后謁廟見籍田 三月庚寅以皇太后不豫
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募天下善醫馳傳赴京師僧道童
行繫帳京畿三年而京南京五年諸道七年並與判度被
帶乾輿以來賦死者復其官 甲午皇太后崩遣詔尊太
妃為皇太后皇帝聽政如祖宗舊制軍國大事與太后內
中裁處賜諸軍婚錢 乙未帝御皇儀殿之東楹號勸見
輔臣且言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奎曰其在衣冕也然服之何以見先帝乎帝悟以后服歎
即命呂夷簡為山陵使既宣遺詔閣門起百官賀太后於

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正色謂臺吏母追班入白執政曰
上春秋長習天下情偽今始親政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
乎執政無以奪 四月丙申朔下詔求助削去遺詔皇帝
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會要云初遺詔有云皇太后與吾同事先朝備彰懿範
自今朝之臨御亦共贊於內誅爰屬慈哀允當崇奉宜
尊為皇太后往者皇帝踐祚方在冲年吾果先帝遺言
使權助軍國大事今皇帝君臨一紀威德日新此後聽
斷一依祖宗舊規如有軍國大事皇帝與皇太后內中
裁量之語往往竊議漫溢上聞乃令中書門下擬出遺
詔中皇太后事不煩並告天下於是羣臣慶帝之明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獨斷出前古遠甚有司因得用咸平舊章以正其體矣
或云遺詔以楊太后為太后上以問呂夷簡對曰與古
無此上曰奈太后已許之矣夷簡多智善迎合即問上
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夷簡即贊曰陛下自此言中甚
孤立之為使夷簡退以此意明語同列時諫官御史知
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夷簡多不正以結上皆有說
以勝人今皆不取但以齊傳為正龍川別志稱呂夷簡
謂蔡齊不知遺詔意今移見尚揚二美人爭寵時
丁酉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五上乃從之 庚子見輔臣
於星儀殿之東極進尊莊懿皇后 見本事 庚申太常博士
秘閣校理范仲淹為左司諫仲淹初聞遺詔以太妃為

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亟上疏言太后母號也未聞因保育
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削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訖
不改上罷其冊命而已

富弼墓誌云上悟止存后號而已恐當日削去參決等
語未必緣仲淹奏疏今且附見罷其冊命此據歐陽修
神道碑

壬戌始御宗政殿改命張士遜為山陵又園陵使發灰上
大行皇太后諡曰莊獻明肅 五月辛未七田蜀外郎羅
籍為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閤門取垂簾制盡焚之 癸
酉詔曰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一年恩勤至矣而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者罔識大體務欲計一時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
簾日詔命中外母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號
命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亦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
妄有改作賜與有節晚稍進外家任內臣然太后保護帝
既盡力而帝所以奉太后亦甚備太后常命工為帝結珠
鞵帝心不致之然不敢毀以真真宗神御殿其恐傷太后
意如此及太后崩言者多追垂簾時事左司諫范仲淹言
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矣宜掩其小過
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八月壬寅召莊獻明肅
太后新廟曰奉慈從翰林學士馮元等議也 十月丁酉
祔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己酉祔神

主於奉慈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真宗皇帝

訓導太子

大中祥符三年四月癸亥後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上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上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上命為司寢既有娠從上臨砌臺玉釵墜上惡之上私卜釵完當主男子左右取釵以進味不毀上喜甚已而果生子後封李氏為崇陽縣君復生一女不育

李氏所生是為仁宗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七年二月車駕祀太清宮還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三月丁未以皇子受益為左衛上將軍封慶國公月給俸錢二百千初宰相屢言皇子未議封建中外繫望今朝修禮成願特降制命上雖從之而謙讓未加王爵舊制國公食邑三千戶今止千戶有司之誤也皇子即後宮李氏所生於是五年矣劉皇后以為己子使楊婉儀保視之故仁宗嘗呼后為大娘娘婉儀為小娘娘八年十二月戊寅皇子加冠禮平卯以皇子愛國公受益為忠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壽春郡王舊制本州當選牙校僧道至闕稱賀詔罷之止令官吏附驛上賀狀九年正月壬申以兵部郎中張士遜為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在遵

度馬戶部員外郎直文館如故並充壽春郡王友賜製衣
 畢帶緞錢又賜遵度金紫作詩寵之時王爵受經命書
 擇書德方正有學術者為府官士遜時為河北轉運使以
 其平雅和謹歷外仕著治聲遷於榮利遵度同修起居注
 十年立殿塚上常退匿避閣慮上見之縉紳推其長者即
 召士遜赴闕而並命馬初宰相將用士遜等為翊善記室
 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友命之令王每
 見答拜示賓禮之意士遜嘗謁王且稱王學書有法且曰
 公為王友職止於是耶士遜媿謝
 歐陽修以此事為責諭德按二年八月始建東宮在遵
 度為諭德時王且已死矣今止從遺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二月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王子就學之所賜名曰
 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為都監入內
 供奉官楊懷玉為壽春郡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
 笑及陳玩弄之具燕事由禮使王親近僚友而申以後宮
 崇陽縣君李氏為才人 五月戊午詔獎壽春郡王友張
 士遜等以王請孝經徹章故也王初為詩即自成章有人
 心懷禮義之句上喜以語輔臣 天禧元年二月戊寅壽
 春郡王受益兼中書令 七月宰臣王且以病堅求罷相
 甲寅召對滋福殿因命皇子出拜且言皇子威德必任
 陛下事

且遺行錄及神道碑並稱皇太子按此時未建東宮今

稱皇子會要亦稱皇太子又以為祥符九年事尤誤也
 十月辛卯壽春郡王請諭語終上作詩賜王及王友張士
 遜等 二年正月辛亥幸元符觀資善堂宴從臣及壽春
 郡王府官屬出御製賜壽春郡王卹黎民等歌元符觀資
 善堂等記頌并出壽春郡王詩什筆翰示宰相二月丁卯
 以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壽春郡王為節度使加
 太保封昇王先是軍臣因對屢言王性聰悟好學樂善孝
 謹彌篤迥然老成而未正封爵中外人情咸有所屬望願
 乞依臣等奏早議崇建上謙讓久之洎固請再三乃許馬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士遜在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參
 軍左正言直文館委殊為記室參軍 八月丁酉羣臣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表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先是知梧州衛尉寺丞
 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上異而召之上時已屬疾春秋
 高大臣莫敢言建儲者執中既至進演要三篇以垂定天
 下根本為說翌日上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上指其袖
 中曰更有善於此者出之即演要也因召對使殿學問久
 之尋擢為右正言執中怒之于也
 資善載執中得見於崇政殿其日甲寅在立太子後凡
 十日據本傳則執中既見踰月乃立太子不知孰是以
 事理推之本傳當得其實蓋羣臣因執中言始有建儲
 議見於崇政恐非初對也今從本傳

甲辰立昇王受益為皇太子改名禎大赦天下惟十惡劫

殺謀殺故殺闕殺盜官物造符印官典犯賊論如律宗室
並加恩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者賜勳一轉 乙
己以翰林學士晁迥為冊立皇太子禮儀使命秘書監楊
德模皇太子冊文知制誥武彥書冊陳堯咨書寶 庚戌
以右諫議大夫知開封府柴黃目為給事中兼太子左庶
子并王府諮議參軍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張士遜為右諫
議大夫兼右庶子禮部郎中直史館薛遵度為吏部郎中
直史館兼左諭德記室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殊兼舍人
賜金紫右正言魯宗道為戶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賜緋魚
玉清昭應宮官宿善堂都監左藏庫使長州刺史入內押
班周懷政為左驍驍使入內副都知兼官勾左右春坊事

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上初欲授迪太子太傅迪
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
客如師傅詔中書門下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諸司三
品見皇太子並答拜自餘受拜 癸丑上作元良歲賜皇
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而下 丁巳詔皇太子月給錢二
十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教百官於皇太子稱名官察稱臣
續準初依皇太子所請官察止稱名詔如至道之制 九
月甲子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張士遜等言臣等日
詣資善堂參見皇太子猶令升階列拜口口口受皇令坐
受參見不許乙丑蔡州團練使德雅等請皇太子受拜不
許丁卯御天安殿冊立太子 壬申皇太子謁玉清昭應

宮崇憲宮 癸酉謁太廟 十月壬寅召知益州樞密直
學士右諫議大夫王曙為給事中兼太子賓客職如故
三年二月丁未出皇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上作學書歌
賜太子丙夜又作勸學吟賜之 四月詔太子右庶子張
士遜已下每過皇太子侍車行幸許依內殿起居陪從
九月丙子賜皇太子元良述六藝歲承華要略十卷授時
要略十二卷又以國史兩朝實錄太宗文集并御覽羣書
賜皇太子遂宴從官 辛巳給事中參知政事兼太子賓
客李迪言昨日未嘗賜宴臣獲陪侍皇太子舉動由禮言
不輕發視伶官雜戲未嘗妄笑左右瞻仰無不恭肅上曰
常日居內庭亦未嘗妄言也冠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嚴

重溫裕復秉聖訓勤道力學實邦家之慶也 十一月辛
酉問門太常禮院上大禮稱慶合班圖皇太子序位在率
相上太子懇讓上以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正陽
抑望遵儀制再請乃許 戊辰翰林學士錢惟演言正陽
門習儀皇太子立於御坐之向左右以天氣暄煦捧繖障
日太子不許復遮以扇太子又以手却之文武在列無不
瞻視有司設馬臺於太廟內太子乘馬至門命移出蕭屏
外下馬步進及南郊壇前驅者解青繩將入外壇太子亟
止之將及外壇即下馬伏以太子英睿之德既自天資謙
恭之志實遵聖訓雖漢儲被詔不絕馳道王官正服以見
侍臣比茲巨美不可同日而語矣昔桓榮以儲宮專精侍

學識之國家福祐書於史冊今太子持謙東樓發自至誠
士民傳說充溢都邑代望宜付史館以彰盛德詔獎皇太
子仍優畀准漢 甲戌皇太子言於玉清昭應宮建殿置
經藏以資聖算功畢有詔褒答 四年六月上不豫飛準
欲請太子監國事池丁謂等力諍之準罷政事為太子太
傅兼國公 七月癸亥上對參知政事李迪等於游福殿
上初欲相迪迪固辭於是又以屬迪有頃皇太子出拜上
前曰蒙恩用賓客為相敢以謝上頓謂迪曰尚復何辭耶
丙寅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迪為吏部侍郎兼太子
少傅平章事 甲戌同懷政等誅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
子而廢皇后事世懷政伏誅 世懷政既誅有欲并
謀見同懷政既誅有欲并

遊龍記事本末

三

青太子者上意惑之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為此
計上大痛由是未嘗得不動搖迪之力居多
此據記聞
八月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為左正言兼太子右
諭德初太子為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
元少更命崔遵度遵度卒乃命元代之 九月壬子以玉
清昭應宮副使尚書右丞林抃為工部尚書兼太子賓客
副使如故 十月己卯資善堂上梁皇太子會宮僚觀之
太子太保王欽若承詔言與馬 士辰以太子太保王欽
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丙午召皇太子宗室近臣赴玉宸殿翠芳園觀稻遂賜晏

遊龍記事本末

三

十一月乙丑上對輔臣於承明殿上曰朕適來寢膳頗漸
康復然軍國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素賢
明臨事平允深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以外皇后居中詳
處卿等可議之輔臣進曰臣等所奉德音皆邦家之大慶
况皇太子升儲以來日隆德望皇后輔佐歲久中外遵教
海內瞻企人無間言然太子既監總朝政望令中書樞密
大臣各兼東宮職任庶日奉謀議使於翼贊上許之於是
退議其等例傳旨命學士章利詔可自冠準殿斥丁謂漫
漫擅權至除吏不以聞李迪憤懣嘗慨然語同列曰迪起
布衣十餘年至軍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安能附權臣為
自安計乎及議兼職時迪已帶少傅欲得中書侍郎尚書
謂執不可遂準熟狀謂加門下侍郎兼少師迪加中書侍
郎兼左丞曹利用加檢校太師馮拯加檢校太尉並兼少
保任中正加右丞錢惟演加兵部侍郎王曾加戶部侍郎
並兼賓客玉清昭應宮副使工部尚書林抃持樞密直學士
右諫議大夫張士遜先兼太子賓客並改詹事翰林學士
戶部員外郎晏殊先兼舍人改左庶子餘官悉如故 丙
寅謂迪等入對於長春殿迪與謂忿爭上前上怒各降秩
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鄭州制書猶未出錢惟演恐
謂出則已失援自上欲留之并請留迪 戊辰命謂以戶
部尚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是日惟演及中正曹等並如
初議遷秩頭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極利用等制皆

格 己巳請入對請留詔送謂赴中書依舊視事仍詔迪
出知鄆州放朝辭即時赴任 錄見丁明事 庚午詔自
今中書樞密院諸司該取旨公事仍舊進呈外其常程事
務委差太子與軍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會議施行
奏差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
可謂以爲不可曰即日體平朝廷何以處此乎迎曰太
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地既罷出故有是詔

地本傳以謂此制詔在地未罷相時蓋誤也

辛未大司馬尚書平章事丁謂加左僕射門下侍郎兼太子
少師樞密院使同平章事馮拯爲右丞僕射中書侍郎兼
少傅平章事樞密使同平章事曹利用兼少保 中書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八

密院上言自今百官五日於長春殿起居其餘隻日親朝
詣御承明殿其或皆不坐則令閤門宣傳放朝從之 壬
申差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
甲戌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晏殊禮賓副使太子宮祇
候楊懷玉上新編賜東宮御製五十卷時輔臣論次御集
乞降賜皇儲文字遂命懷玉編錄懷玉請令殊同纂集至
是來上 十二月乙酉賜溼王元儼銀五千兩宗室防禦
使各十兩團練使八百兩餘各有差又賜太子少師丁謂
少傅馮拯少保曹利用各四千兩蜀客任中正錢惟演王
曾太保王欽若唐事林持三千兩左庶子晏殊唐事張士
遜各二千兩諭德魯宗道爲元各千兩自餘宮臣常從各

有差又賜殿前副都指揮使尉昭敏錢二百萬步軍副都
指揮使馮守信三百五十萬殿前都虞候夏守恩馬軍都
虞候劉美各三百萬四廂都指揮使諸班諸軍都虞候而
下視月俸給之以皇太子親政行慶也詔中書樞密院自
今內臣傳旨處分公事並須奏覆令中書提點五方堂後
宮樞密院承旨而下自今月十三日以後從軍臣樞密使
赴資善堂依候中書樞密院上言請自今遇隻日承明殿
不望朝則入內都知傳宣中書樞密院詣太子資善堂議
事應時政及後殿軍頭司公事素有定制者施行訖奏條
遂改升降者送中書樞密院進呈取旨如無公事則軍臣
樞密使已下遇參辭謝皇太子許三二人以上爲一班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堂延見自餘官僚並止留傍子詔從之自是輔臣每會議
皇太子東旁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遞進承令
旨時政之外京朝奉職州縣官使臣禁卒或引對馬事畢
接几輔臣如常禮 庚寅詔中書樞密院每赴資善堂議
事止令張景宗一員侍皇太子餘悉屏之 丁酉中書樞
密院言每至資善堂請皇太子無答拜詔不許 辛丑皇
太子會師傳官官於資善堂賜教坊樂 閏十二月上入
不豫前二日因餌藥泄瀉前後殿罷奏事 乙亥力疾御
承明殿召輔臣語其狀因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
書一幅付之其略曰朕近覺微恙發動四體未得痊和蓋
念太祖太宗創業艱難不敢懈怠憂勞積久成此疾疹今

皇太子雖至性天賦而年未及壯須委文武大臣盡忠翊
贊自今要切時政可召入內都知會議聞奏內庭有皇后
輔佐軍行無憂也丁謂等進曰陛下微與康和即當平
愈况元儲已親無此克國海內之心宮闈內助事皆平允
特寬聖慮勉近樂醫以寧福祉自是聖體漸平凡旬浹乃
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為
憂踐惟演后戚也王曾說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
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於太子則太子
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為然因以白后兩宮
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五年三月庚子軍臣丁謂請自今
兼太子師傅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已下其日更五陪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講學上可之 四月丁未以內殿崇班雷允恭為皇太子
宮都監同管勾資善堂左右春坊司事 戊午皇太子生
辰宴宮僚輔臣於資善堂 五月癸未詔皇太子請春秋
輔臣奏曰臣等時入資善堂陪侍講席太子天姿英邁好
學不倦親寫大小字示臣等天然有筆法上喜曰賴卿等
輔導也輔臣皆再拜 十月壬子輔臣以上違豫浸久上
表引漢宣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及朔望坐朝
春秋大宴及賜羣臣會並上就錫慶院如有軍國大事即
非時召中書樞密院參決其隻日資善堂議事及雙日中
書樞密院早入並如舊又請自今慶節上壽皇太子押文
武班悉從之 十二月癸亥上作歌賜皇太子獎其書翰

日進也 乾興元年正月癸未始命皇太子朝拜政聖院
太宗神御殿師傳官徐惠從 二月甲辰上對宰相於寢
殿之東偏上不豫浸劇宰相進曰聖體未和過於憂軫無
乃以皇太子春秋尚未富否上頷之數日宰相又曰皇太
子聰明睿智天命已定臣等竭力奉之况皇后裁制於內
萬務平允四方向化敢有異議乃是謀危宗社臣等罪當
萬死上甚悅自上不豫以來太子出則監莊軍圍入則省
視醫藥皇后悉傾言問中樞具財用遣使詣道宮佛寺天
下名山勝境為上祈福者不勝紀上每言皇后所行造次
不違規矩朕無憂也太子勤思必躬親調護暫去左右則
繼遣詢問至於乳保小臣皆輟勤慮歲久者旦夕教其恭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恪而太子純孝之德亦由天賦非常情所及焉
蔡夔州直筆載上疾大漸大臣扣門問候乃以指點胃
又展五指再出五指以示丁謂等時皇弟八燕王獨存
仁宗先已建儲方年十三觀上意蓋有所屬羣獻隔惟
見之候大臣退令近侍追之傳諭適來官家展五指又
出三指只說三五日來疾勢稍退別無他意謂等諾之
此事或政當此日然疑不敢著邵氏聞見錄云真宗大
漸之夕李文定與宰相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冲八
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宰相
患之無以為計過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曰王所須也
文定取盃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

意其有毒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抵皆類此按當此時
文定敗斥久矣或指他相則不可知又按仁宗實錄真
宗崩元儼以疾在告特遣中使告諭王扶疾至內庭號
泣見太后既奏慰遂廬於宮門之側如此則真宗未崩
以前元儼固不留宿禁中也恐邵氏誤爾今不取
戊午上崩於延慶殿仁宗即皇帝位遣詔尊皇后為皇太
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軍國事兼權取太后處分百官見
上於延慶殿之東楹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八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仁宗皇帝

講筵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 十一
月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
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講學士李維晏殊與馬初
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召侍臣講請王曾以上新
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侍上在經筵或左右瞻瞻或
足敲踏床則奭拱立下講每講體貌必莊上亦為悚然改
聽

史多載此事於天聖末今移見此帝意或不在書必初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年其後聖德日新決不然矣

十二月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學士孫奭講論
語既而上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召輔臣至經筵
多以御書賜之 天聖元年四月上初即位太常丞直集
賢院判吏部尚書丁度上書論六事一增口講官 九月
戊寅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為元講論語仍賜御飛白
書 二年二月乙亥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講幸經筵
太后諭宰臣曰比擇儒臣侍上講讀深有所益宰臣因言
上即中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年丑今宗
元直龍圖閣 六月己未賜馬宗元三品服以講孝經徹
也 八月己卯上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

堂令直講七田郎中馬適符講論語賜應符三品服 三年三月己酉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曲禮仍賜御書古詩各一章 十月壬申判國子監翰林侍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等奏近召河南縣主簿郭植充直講勅令發遣歸任所開直講別舉官以聞臣等知植文學優長履行修謹欲望且今在監分經講誦詔以植為國學說書仍令自今於參選人內保奏不得抽差見在任官四年閏五月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學士宋綬等講唐書上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静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勾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職呈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慆惟呈誠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僚所獻聖典所獻三卷君臣正理論三卷上之 七月上嘗謂輔臣曰比大暑罷講請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萬幾之暇留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九月乙卯詔曰講學入發士不知經筵上之教導不至耶其令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三五人以聞 庚申詔禮部貢院舉人有能通三經者量試講說特以名聞當議甄擢 十月先是孫奭馮元共為大理寺丞楊安國為國子監直講於是并召安國入奉禮郎兗州學講書光

輔入見上令說尚書光輔曰充爵之事遠而本易行臣願講無遺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上欲留為學官光輔固辭乙卯以光輔為國子監丞遣還 五年九月癸卯召輔臣至崇政殿西廡觀孫奭講書各賜織成御飛白字圖 十月庚辰以講禮記傲燕近臣於崇政殿仍詔兩制及館閣官賦詩以進 六年三月壬寅召輔臣崇政殿西廡觀侍講孫奭講尚書 九年三月己巳翰林侍講學士孫奭試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貴昌朝秘書丞諸王府侍講趙希言殿中丞國子監直講郭植左贊善大夫國子監直講楊安國講說於中書 七月癸酉以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孫奭為工部尚書知兗州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母御經筵設象架及書案外向以便侍臣講讀與年高視昏或陰晦即為徙御坐於閣外奭講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復規誦帝珠然聽之嘗畫無逸圖以進帝托於講讀問帝與太后見奭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數諭之與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帑二百足以得請求近郭致優賜為仍詔須宴而後行 明道元年正月甲辰召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講書 二年三月太后劉氏崩 景祐元年三月丁亥始置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貴昌朝七田員外郎趙希言太常博士崇政殿檢討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以二人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

上問與誰可代講說者與馬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
是始特置此職以處之復三歲乃遷天章閣侍講 五月
辛未御崇政西廡召輔臣講書 二年正月癸丑置通英
延義二閣馬尚書無逸為於屏通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
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是日御延義閣召輔臣觀成度
進請唐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西廡崇政殿 三年正月
乙巳賈昌朝言臣幸得侍經禁中陛下每以清閒之燕嚮
學稽古微言要道取高前聖事在聖日查陽殿辰時政記
史館日歷及起居注英得纂集臣自景祐元年春迄二年
冬凡書進侍臣出處計點封章進對燕會賜與皆用存記
列為二卷乞送史館詔以通英延義二閣記注為名命章
得承等接續修纂 九月辛卯召輔臣至通英閣觀講書
四年三月甲戌朔以崇政殿說書司封員外郎直集賢
院賈昌朝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王宗道毛田員外郎
國子監直講趙希言主客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楊安國並
兼大章閣侍講預內殿起居比直龍圖閣而班直閣本官
之上大章閣置侍講自此始 九月丁卯御通英閣講唐
書因詔唐書列傳止取事義切於規戒者讀之 十月甲
戌御通英閣讀正說謹罰篇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
奏帝曰深文峻法誠非善政宋綬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
刑則難夫以人主得專生殺一言之怒則如雷如霆是峻
易而寬難也 丙戌通英閣讀正說養民篇帝曰尸子言

通英閣記注卷之九

一

君如杆民如水何也丁度對曰水隨器之方圓若民從君
之好惡是以人君謹所好為 甲午通英閣講春秋上曰
春秋自昭公之後魯道陵遲家陪用政記載雖悉而與
則寡宜刑去蔓解止取羣臣此故事節講之因謂宋綬等
曰春秋經旨在於獎王室尊君道邱明作傳文義甚博然
其間錄說吳則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簡緩等對曰三傳
得失誠如聖言臣等自今凡邱明所記事稍近証及陪臣
借亂無足勸誡者皆略而不講 寶元二年十月丙寅上
御通英閣觀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上曰春秋所述前世
治亂之事迹敢不監戒正說先帝刻言敢不遵奉丁度等
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上復問度洪
範酒誥二篇大義度悉以對因詔度講周易李淑讀三朝
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文規監事迹 辛巳西廡近臣
於崇政殿以講左氏春秋微也 慶歷二年二月丁丑詔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通英閣政事盡必無在經筵者
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四月戊戌以講周易微召
講讀官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於崇政殿 四年三
月丙辰御迎陽門召輔臣觀畫因命大章閣侍講曾公亮
講毛詩王洙讀祖宗聖政錄翰林侍讀學士丁度讀前漢
書數刻乃罷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上疏
陳十五事其八曰延講讀王者必延學古之書以備顧問
及於問宴先帝時得布馬杜錫孫與馮元猶有正議聞於

通英閣記注卷之九

三

上名節若於朝漢家宰相精通一經天下大事據之以決
大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天下無事
右文之治於是在天下有事經武之圖於是出沉滯僻老
孤陋鄙生使之坐御塾訓民士者非帝王經意也今方外
少有事臣等不復進見二年矣苟不足以發大問奉大對
雖身棄之無足惜者以為先王之遺藉古人之陳篇可以
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因獻勸講
歲至是復命講經史 三月丁亥帝謂輔臣曰朕每令
講請官教經義於前未嘗令有諱避近講詩國風多刺讖
亂世之事殊得以為監戒章得象對曰陛下留意六經能
遠監前代興亡之迹此誠為國治之要也 五年二月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中御通英閣請漢書元帝紀上語及成帝政理丁度因言
兩者臣下不知大體務相攻訐或發人陰私以圖自進賴
陛下明聖覺悟比來此風漸息上因言攻訐之弊曰凡此
皆謂小忠非大忠者也 時范仲淹等上言成講詩起難
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帝謂公亮曰朕思為
君君道善惡皆欲聞况詩三百皆聖人刪定義存勸戒豈
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經史無得輒遺 庚戌御通英閣
進詩三朝經武聖略出陣圖數本并陝西僧所獻兵器鐵
渾機以示講官 三月戊午通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
烹魚既之益萬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
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

見古人求治之意乎丁度侍經筵歲久上每以學士呼之
而不名嘗問著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非聖人所為委之
一技而已不以古之治亂為監也 己卯通英閣講詩六
月篇上曰此序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
止當時事耶揚安國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
侵中國道微先儒所以作此序為萬世監也於是上再令
講之 甲申通英閣請漢書高祖封韓信為齊王事上曰
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
故臣下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 四月壬辰通英
閣講詩小采篇曰如彼采流無淪胥以敗帝謂趙師民曰
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通通則清逆故壅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周
幽王失道絀正用邪雖有善人不能為治亦將相率以淪
於汙敗也 丁未講詩至卷伯篇注有忠男子適處之事
帝曰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魯人姓氏豈聖人特以
設教耶 十一月癸未通英閣請三朝經武聖略 甲午
通英殿請詩角弓篇上曰幽王不能親九族以至於亡揚
安國對曰冬至日陛下親燕宗室人人撫籍豈不廣骨肉
之愛耶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千章百姓此帝克之盛德
也朕甚慕之 乙未通英閣講詩都人士篇上曰古人冠
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人也又請經武
聖略至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

留易佐公用或繩奏之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十二月癸巳以講詩徹宴近臣宗室及講諸官於崇政殿 七年二月己丑詔御史中丞高若納入侍經筵 三月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朝未始賜服至是上御過英閣面賜之乃宣諭曰朕即講席賜卿蓋所以尊寵儒臣也 四月己巳講筵諸省並傳諭三公三少皆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致少成若夫性習情如自然帝曰朕昔在東宮在遵度張士遜馮元為師友此三人皆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也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嘗講書禁中上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 皇祐元年十二月乙丑

通鑑紀事本末

御延和殿召虞部員外盧士宗講周易泰卦而授士宗天章閣侍講賜二品服士宗揚安國所薦也是日詔賈昌朝赴講筵備顧問不講書帝以昌朝前宰相又舊講臣特命之 壬寅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二年三月通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同音者前席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帝曰不煩回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暗不無悚懼須至回避帝曰但正言之 十月丁酉通英閣講易無妄上曰何云勿藥有喜揚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位為無妄之主天下本皆無妄而偶有疾非已所致疾當自損可勿藥有

喜也蓋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則偶有災若堯湯水旱非已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夫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心絲功不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喜之義也今河水圯決歷五十年後天下兵民耗天下財用未嘗息大河亦未嘗復改道也而兵民頓弊何嘗百千萬計地財委盡何嘗億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以為大河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 三年三月戊辰通英閣講易至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上曰人之情慾皆主於陰陽而節之在人揚安國對曰臣以為人有六情喜怒哀

通鑑紀事本末

樂好惡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故人之生天命之謂性而命人之所秉以生也性人之所賦以分也言情剛性之移也語欲剛人之肆也故六情相盛則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故聖人取損象以懲忿窒慾也上然之 四月庚子通英閣講易鼎卦上問九四之家能之人事如何揚安國對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上承至尊下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履棘矣其猶任得其人雖重而可勝非其人心有顛覆之患上曰任人不可不謹也 丁未御通英閣講易曰臣易旨精微朕每以疑難問卿等得無煩乎曾公亮對曰臣等幸承聖問懼不能對豈敢言煩上曰卿等宿儒博學多

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耳丁度復進曰自古帝王臨御日久非內惑聲色則外窮兵黷武陛下即位三十年孜孜學雖堯舜之聰明不過是因頓首稱謝八月庚寅詔天章閣侍講自今並依館閣臣僚例宣召頒賜從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請也九月丁丑詔通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教對除皆賜坐於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末皆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周詳志詢說卿等無乃煩倦否楊安國等進曰不敢至是有詔遂為永制翌日講讀並奏謝十月丁酉新作隆儒殿在通英閣後四年九月初前宰相賈昌朝初除母喪召赴通英閣講讀訖赴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稽

通英閣講讀官

首謝尋命昌朝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饒於資善堂

五年四月丁酉通英閣講讀書同命侍御僕從用匪正人帝曰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陛下聽明文思從諫固沛如水之走下視羣臣如僚友自古帝王未之有也帝曰臣下能進忠言朕何惜夏禹之拜至和元年八月壬子詔修起居注官入侍講進賜坐如宰相儀議戊午詔觀文殿大學士晏殊赴經筵賜坐如宰相儀戊午詔修起居注官入侍講賜坐於御坐西南九月己巳通英閣講讀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誣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則其窮也今欲持兵仗劫根原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

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恤賊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二年三月乙丑通英閣講讀周禮視禮上謂講讀官盧士宗曰妖祥之興皆由人事君人者必在修德以承天意乎己卯通英閣講讀周禮大聖王洙曰祠天地之器以質信為本帝曰昔樛不事質信而多詐忌何以事上帝乎洙曰天地之德非至誠之道至質之器何以動之張從請後漢書應劭議刑按曰當漢獻帝亂世有司猶能守法今天下奉法或違法出罪罪冤不伸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帝曰祖宗以來多用中典奏職者往往往貸之宜欲刑罰之濫也十月壬子通英閣講讀周禮祭紀劉羊杜登其首王洙曰祭陽以其首首主陽祭陰以其血血主陰也

通英閣講讀官

三

神明不測故但以類而求之帝曰然天道簡易非已誠其能應乎又講左氏傳鄭人鑄刑書洙曰子產以鄭國之法鑄之於鼎故使民知犯某罪有某罰也帝曰使民知法為亂可止不若不知而自化也嘉祐三年三月辛未朔翰林學士歐陽脩兼侍講學士脩言侍講十人外議皆去經筵無坐處矣臣既辱在翰林又充文館脩撰太常禮儀秘閣秘書尚書禮部刊脩唐書兼職已多而經筵固不闕人忽蒙除授蓋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為成例不惜推恩外議則云學士俸薄特與添請給爾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臣此命不使朝廷遴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元貞詔不許脩固辭不拜七年五月庚申能國問直

學士左司郎中兼侍講錢象先為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上聞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啓迪之益號知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特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進講象先已得請補外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所講秩於是同列罷講者十日五月癸亥賜講官宴於資善堂以請復漢書儼也

轉對上三制附

建隆三年正月甲午詔自今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未訪以聞仍須直書其事不在廣有牽引事關急切者許非時詣閣上章不須候次對 淳化二年十一月丙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中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問門受其

章

帝錄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奏乞傳五日轉對至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至是上屬精求治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按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繆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若水考之不詳故耳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工部尚書竇儀待制太常卿邊光範候對禮畢賜麻食明年夏四月壬

午朔工部侍郎文穎待制給事中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又書御殿入閣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即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令若水誤記也五云遂無轉對之事亦証矣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習于此風化之本 咸平三年十一月壬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詔曰問者深詔朝端大開言路而籍結相尚啟沃無聞豈朕誠之未孚耶庶官徂於困惰耶今順考舊規進讓議凡朕躬過失時政尤違教令之闕遺人情之壅遏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並可條上毋或咸藏言近許者亦議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其未預次對官聽封奏以聞 十二月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丙寅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兗州韓援上言代觀近制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此蓋陛下克勤念慮考採芻蕘幅員之間蹈詠斯極通者微有亢旱頽傷稼政天其或者得無以太祖太宗二聖在天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國未玉萬一聖心忽生輪佚政暫加災音用儆睿聰又曰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固倦嗚也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四年正月中外官

上封事者甚衆詔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
開 五年正月丙寅權官幹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田錫
言其略曰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皇家富有萬國
豈無人焉可以常參官自來五日一轉對中觀其所上之
言有遠大謀略經綸才業者可非次擢用若有其言而無
其實進之以禮亦合理體不然則臣恐國家未能早致太
平也 七月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伏觀內殿起居近罷
轉對封章迭送今已踰年班行之中頗有竊議今郊禮備
近慶賜將行可令中書檢尋轉對分其優劣奏其姓名或
降獎諭勅書或與轉改官秩所貴知陛下鑒其用意感陛
下賞其盡忠表明君好諫之心彰至仁待下之意景德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年四月乙未復詔羣臣轉對其在外京朝官內殿崇班已
上候得替先具民間利害封於閣門上進方得朝見
大聖七年三月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如舊儀
在外實封以聞既而上謂輔臣曰所下詔宜增明黨之戒
景德三年四月詔羣臣轉對不知何時罷今又復之羣
牧判官龐籍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
樞密院以帶甲馬二借內侍楊懷敏奉收復奏乃賜一馬
三日而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院命反覆如此平時
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得送中書樞密院蓋防備請
以啟侍門近歲傳宣內降浸多於舊臣恐法度自此廢也
住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政府吏法當贖金特停近任作坊

料物庫主吏官振之親盜官物輒自逃三司捕未獲連能
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前臣竊惑焉又祥符令檢史稍嚴
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今坐罷免若是則姑息者獲安而清
強者沮矣羣牧判官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
出有不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
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 四月乙卯詔進奏院自
今諸道州府更有附遞到三班使臣養職州縣官等實封
章奏並令收接進納 六月辛卯資政殿學士吳球能圖
閣侍制孔道輔馬季良香詳轉對章疏及登聞檢院所上封
事類次其可行者以聞右司諫范頤曰非上親覽決可否
則誰肯為陛下極言者不踰月詔罷口詳 八年九月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辰罷百官轉對言事者願求大臣不悅也故復罷之此據
此也 明道元年六月殿中侍御史張存上疏曰陛下嗣
統以來延納至言固有志諱函夏之人共思謙直自前秋
忽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
林獻可因奏封事氣遠惡州人心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
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
雲卓慶忌年此事以廣帝意存冀州人也時存上疏不得其
詳并見 皇祐三年六月辛丑天章閣侍制梅執請復百
官轉對上曰今朝廷得夫軍民利害自公卿至於士庶皆
許指事而陳之縱涉繆妄亦未嘗加罪何用此紛紛也
對

入閣禮神宗

景祐元年知制誥李淑嘗上時政十議入閣曰唐寶曆後常以月朔御紫宸行入閣儀後雖五代倣擾猶或不廢也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御紫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設待制候對官崇元殿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宗三行其禮別定新儀就文德殿延增設黃麾仗真宗亦三行之繪圖講習藏之禁閣茲禮之發向翰三紀願因盛時修起之 四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丁度等上所撰國朝時令一卷詔以五月朔入閣因請時令尋復問禮官朔日夏至入閣可否皆言五月朔朝會合唐舊制雖是大初比冬至圖立禮成受賀在質明後無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九

雖然據易象月令及祭豈有閉閣靜事不賀之說鄭康成振樂緯春秋說夏至有前殿從入罷作樂後漢嘗行其義今入閣請令既屬嘉禮在朔與假本無所礙惟夏至則經義有妨或自聖裁約用漢法詔以七月朔入閣請時令寶元二年十二月帝嘗問參知政事家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閣乃唐儀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南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復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

伏於正衙乘輿正御紫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此為殊耳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日假曰御崇政廷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雖亂五朝革到大所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閣圖者是官

通鑑紀事本末

卷二九

司記常朝之制如閣門有儀制初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閣之事哉况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元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蓋時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願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加商確以正舊儀然議者以謂今之殿閣與唐制不同難復行之 熙寧三年五月壬子詔罷入閣儀先是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謹按入閣者乃唐儀日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紫宸殿與今同而唐宣政殿即今天德殿唐制天子坐朝必立仗於正衙若止御紫宸殿喚仗正衙仗自宣政殿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五代以來廢正衙立仗之制今

來未嘗出請修此禮詔有司革儀選日命殿前馬步軍司
五出兵馬以從獵於近郊士成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
獵制度以聞十月庚午上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
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馭殿奏教
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
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軍臣賈昌朝等言陛
下暫幸近郊順時改獵取鮮殺以登廟祖所以昭孝德也
即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者年而秩飲所以養
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
伏望宣付史館從之

王安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鳴於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詔
止獵按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楊村六年十一月獵於
城南之東韓村七年三月即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
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
在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部奏議可考
恐安石誤也今不取

六年十一月辛丑獵於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羣乘馬
分騎士數十為左右翼節以旗鼓合圍場經十餘里部隊
相應上接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
蓄狐兔雉雞入場中上因謂輔臣曰田獵所以訓武事
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父老子孫供

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款其衣食養穡而能享壽人加
勞慰遠次近郊遣衛士吏奏技駕前而相當掉鞅挾擊以
決勝負又謂輔臣曰此亦可以觀士之才勇也况所過民
田在園內租稅一年七年三月乙未上因李東之建議
再改近郊南城之域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有雉鳴於殿
中諫者以為不祥是月乙亥詔將復出疎者甚衆
有雉鳴於殿中此據孫抗墓誌但年月差殊今參取附
見

御史何部言古者天子具四時之田所以講武而勤遠
略不從事遊戲而既細娛載之策書具有典法前日伏聞
法駕將獵近郊中外之人聽者頗惑良以去歲車駕已嘗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出改羣臣抗言隨即停罷若忽再舉未諭聖心伏以陛下
繼統以來勤遵法度不喜弋獵不數豫游恭儉之風足邁
前古而今之樂事固必有因豈陛下以宇內有年方備無
事故於農隙以講武經欲為都邑游觀之盛乎抑有欲議
者謂田獵之事具有禮文行之以時蓋舉廢典則嚮者諫
止之言不足顧乎若聖意果如是先定則非愚臣之所
敢議也然其中事有切於利害者尚可得而言焉恭自真
宗皇帝即位之後遂下詔罷放五坊鷹鷄獵事不講諭
四十年校獵之籍率非宿將士卒久不便習其事官司又
不素詳其儀倉卒而行必多曠闕竊聞去歲乘輿之出往
還甚勞一日之間造馳百里而又兵衛不肅警蹕不嚴從

官不及侍行有司不暇供億迨於暮夜始入部門此豈非
士不及其事官不詳其儀而致然歟而况以騎乘而有疾
馳之勞在原野而弛載衛之備或御者差跌變生街廛愚
民迷誤犯及車塵臣子之罪將何賄焉雖則仁聖之資固
有神靈之衛然不可不備非常且西北二隅變故難測豈
無姦偽雜於稠人廣眾之中由是而言蓋可深慮傳曰十
金之子坐不垂堂矧於萬乘之尊乎曾誼曰射獵之娛與
安危之幾孰急乎不獲狂歌而獵田廛不持強危而博蓄
先歌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伏望陛下罷省出
遊無重過舉遵烈考詔書之旨念前良警戒之規優游養
神樂過從侍拱揖在御慮無乘危則宗廟生靈實有慶賴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臣職當言責理合開陳周遊嚴誅青少云補編修唐書官
王時亦陳十事以誅是日有詔罷出獵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二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仁宗皇帝

聖德

大聖四年七月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鞋正等
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
先是上封者以此為言上謂輔臣曰朕意政欲如此宜互
行之王曾等曰錦綺纂組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費可為
絹數足陛下崇儉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十二
月壬午幸玉清昭應宮開寶寺景靈宮祈雪故事車駕還
必作樂前導上精意以禱命母作樂既雪輔臣皆賀上喜
曰力田之民自今有望矣 二月壬戌上問古今樂之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

同宰相王曾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
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傷人心志自昔
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由此上曰朕於聲伎固未嘗留意
內外燕遊皆勉謹爾張知白曰陛下威德外人豈知之願
令呂夷簡備書時政記 七年三月丙戌遣官祈晴上因
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而麥已播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
未當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
命如此其戒有司審獄議罪毋或枉濫又曰赦不欲數然
捨是無以召和氣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
租京師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八年八月丁
亥召近臣及宗室觀三聖御書於龍圖天章閣又觀瑞穀

於元真殿從臣賦詩賜御飛白字各一軸遂宴慈珠殿
明道二年七月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
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問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
數路艱食安可置而不恤 甲申命仲淹安輔江淮所至
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奉蠲廬野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
饑民有食烏味革者擯革還御請示六宮責成以戒侈心
又陳八事上嘉納之 十二月丙申上謂輔臣曰每退朝
凡天下之奏必親覽之呂夷簡曰若小事皆聞聖覽恐非
所以輔養聖神上曰朕承先帝之託况以萬機之重敢自
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事珍美衣服多以練縐為之至屢
經澣濯而宮人或以為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臨下
雖古或德何以加此上曰此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
嫌其近名耳 寶元元年帝留意農事每水旱為憂六月
甲申詔天下州軍每旬上雨雪狀著為令 戊子推知司
天少監楊惟德言來歲已卯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正月初
日當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上曰閏
所以正天時而投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
張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監上言明年正月三日
食此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
以為然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陽之長人君
之家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忽有所虧而致推修

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及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
谷天變上畏天之變不為日食所惑如此也
寶元二年四月乙丑放宮人二百七人上因諭軍臣張士
遜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可省宮掖浮費也近復有人進
車駕獻雙生二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遜對曰前代帝王多
為女色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獻又減放宮媵誠德之事
也然天聖末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彈
云 七月丁巳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
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問
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
靡不勤勤政事而後夫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太醫數進藥政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八月庚午上謂宰
臣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
士遜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材又邪正分
別堯舜不易此道也 慶歷元年八月甲申上謂輔臣曰
昨造一小殿禁中而有司不諭朕意過為侈麗然不致毀
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造殿藏太宗御書寺額可遷置之
因言朕於內殿多以黃布為茵褥呂夷簡等對曰陛下孝
以奉先儉以率下雖聖人之盛德孰加乎此上曰偶與卿
等言及之非欲聞於外恐其近名爾 乙酉詔兩制檢閱
唐書紀傳中君臣事迹近於治道者錄一兩條上之從翰
林學士蘇紳之言也紳言唐憲宗故事嘗令近臣具前代

得失之迹繪圖以備觀覽疎官張方平亦言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取其可行於今有益時政者日錄一二條上進
茲亦責誼尼錯借秦諭漢之意也 二年五月己丑罷左
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塔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
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三年九月丙戌
命文館檢討王洙集賢校理孫甫集賢校理歐陽脩同編
修祖宗故事先是樞密副使富弼言臣嘗觀自古帝王理
天下未有不以法制為首務法制立然後萬事有經而治
道可必未有天下九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
度太宗克紹前烈紀綱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
成憲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守便為成例施於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四

天下或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剗革臣今欲選官
置臣位二朝典故及討尋久矣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明
類聚編成一書置在兩府俾為模範庶幾類綱稍振弊法
漸除此守甚固救禍亂之本也上納其言故命洙等編排
綱總領之明年九月書成分別事類凡九十六門二十卷
其間典法深大今世不能遵守者於逐事之後各釋其意
意相類者止釋一事事理明白者更不復釋 慶歷四年
三月己卯上於通英閣出御書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
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
真宗愛民孝思感泣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頌
學八曰精六藝九曰謹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進靜退

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青衿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
儒籍十六曰議樺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
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分
市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戒滿盈二十五曰傷農
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
講遠圍術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詭佞三十一曰察
小忠三十二曰監迎合三十三曰罪己為民三十四曰損
躬撫軍三十五曰一善可求小瑕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觀
書之暇取臣寮上言及進對事自可施於治者書以分賜
卿等屢及曹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注釋其義帝
許之 丙戌丁度上答通英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五

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釋前所
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三十五軸仰
窺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即安危成敗忠邪善
惡之事詢謀下臣使進裨補敢不竭愚竊思自古求治之
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圖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
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威斷耳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
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之臣等嘗讀唐書
見憲宗英悟留心庶政軍臣陳說政要必往復詰問既盡
其理則曰凡好事曰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
常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陛
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

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深所嘉納
今臣等親承聖諭敷明治要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
日推而行之無使唐之君臣專美前代也 六年二月癸
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甚大
所以謹告人君願罪歸朕躬而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
益思詢究而安利之軍臣賈昌朝對曰陛下發德音足以
應天所變臣等敢不夙夜悉心上副郵民之意 七年三
月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早暵未已五種弗入農夫作業朕
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云
上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揚察當筆既進詔
筆以為未盡罪己之意令更為此詔下之 皇祐三年五

月辛亥眉州彭山縣上瑞麥團凡一莖五穗者數本上曰
朕嘗禁四方獻瑞今麥秀如此可謂真瑞矣其賜田夫未
帛以勸之 六月丁亥無為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上曰
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草木魚蟲之異為足尚哉
如軍茹孝標持免罪仍戒天下自今不得以聞 戊子汝
州部署楊景宗求為郡上謂輔臣曰景宗章忠太后之弟
朕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郡則一方之民受
禍矣不許 四年四月先是內出教器一陳於通英閣御
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教器之法試令工人制之以亦
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
淮南之說其制度精好度等列侍觀之帝曰日中則昃月

盈則虧朕欲以中立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
臣等亦願母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
嘗著論庚辰帝製後遂以賜度等 十月庚寅上謂輔臣
曰比日上封言此事得夫者少豈非賢路壅塞所致乎其
下閭門通進銀臺司登聞鼓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
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阻留 五年三月癸亥幸萬壽觀
解三聖御容甲子奉安太祖於滁州天慶觀瑞命殿太宗
於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於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
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內臣管勾奉安百官
解觀門外其後上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
太宗御容仍以平政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

役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
五月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毋得朋比以中傷善
良又詔兩省兩制臺諫官三館帶職省府推判官等次對
言事凡朝政得失生民利病災異時數直言無隱不得明
私狹情挾搆陰細無益治道務在公責觀文殿以下學士
至侍制合直牒閣門上殿者許請對餘官第奏封事涉機
密者並用薄紙重封以防漏泄 六月壬辰詔諸路轉運
使上供斛斗依時估收市之毋得抑配人戶仍停考課賞
罰之制先是三司與發運司謀聚歛奏諸路轉運使上供
不足者皆行責降有餘則加陞擢由是貪進者競為誅剝
民不堪命上聞之特降是詔天下稱慶 至和元年正月

士中碎通天屏和藥以療民疾時京師大疫令太醫進方
 內出半牛用一二折而觀之其一通天屏也內侍李祥卿
 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賦百姓哉立命碎之
 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
 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
 又幸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不速館閣作觀書詩韓
 琦等屬和遂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於閣
 庚子再會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天下入
 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中金花盃
 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卮從臣悉醉至暮而
 罷 八年正月丙戌中書樞密院奏事於福寧殿之殿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問見上所御帷帶榻褥皆質素暗弊久而不易上顧韓琦
 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亦生民之膏血也可輕費之
 哉

政迹

乾興元年上封事者言聖朝開國以來天下承平六十餘
 載然民間無蓄稍或饑饉立致流移蓋差役賦稅之未均
 形勢豪強所侵擾也又有諸般僥倖影占門戶其戶下田
 土稍多便作佃戶名字若不禁止則天下田疇半為形勢
 所占詔三司委京官定奪奏聞三司參議欲應臣僚不以
 見任罷任所置在田定三十頃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
 十五頃為額 天聖二年三月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諸

縣鎮公事張君平言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穎等州古
 溝壑與畿內相接歲久不治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
 鑿之詔從其請君平陳八事一曰商度地形循古跡深廣
 之數州計土工置藉以記其事二曰功不如所計或水壅
 害民田官坐罪備賞直三曰蔡吏貪墨傍緣役事莫欲民
 錢者四曰知州通判令佐能訪部民佐工費書為勞課與
 冢口便官功多與重賞五曰禁民築堰竭豬水捕魚以障
 河流六曰濬治卑按新書廣深凡幾何校功力因其所出
 上積為隄七曰凡溝壑上廣一丈則下廣八尺深四尺高
 阜加深為用此為率京隆折之便於覆視八曰古溝平淤
 為民田繫賦籍雖開治者以鄉縣保證除其賦悉頒為定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今三年四月丁丑三館所寫書萬七千六百卷藏太清樓
 初大中祥符中火焚館閣書乃借太清樓書補焉既而本
 多損蠹者因命別寫遠之 四年閏五月戊申初解州之
 永豐渠始後魏正始二年都水使者元清引平坑水西入
 黃河以運鹽而周齊之間發絕隋大業末都水監姚道決
 塘濬渠由陝入解唐末至五代不復治至本朝澶淺舟不
 通鹽運大艱主運者耗家產幾盡州校亦處厚誥調訴而
 右班殿直留遠因請治渠起安邑至白家場轉運使王濤
 文亦言其便復詔三司度利害是歲卒成之公私果利
 八月丁亥詔修泰州捍海堰先是堰久廢不治水患海濤
 害民田監西漢鹽稅范仲淹言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

之論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其役難者謂清忠忠則積瘵必為災論曰清之患十九而漆之災十一獲多七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驚濤洶洶至是役夫散走旋淨而死者百餘人求誰言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按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而仲淹尋以憂去猶為書狀論言復堰之利論表三請願自總役乃命綸兼權知泰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莊凡一百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踰年堰成流備歸者二千六百餘戶民為綸立主祠令儀及綸各遷官令儀陳留人仲淹吳人也 十月辛卯淮南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真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舟歲多壞

皇紀紀事本末

而監真州排岸閘監楚州稅王乙並請置水閘堰旁以時啓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卒十餘萬乃詔發運司他可為開處令規畫以開監乙等並遷官 五年十月丁卯太常博士直某賢院同知禮院王皞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克請編次本院所承詔勅其後不能就皞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勅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皞曾弟也 七年八月丁亥朔詔曰先帝患吏虐不給而潔廉者亡以勸故並賜之公田歲月浸深侵牟滋長獄訟數起反重夫先帝之意其嚴大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仍委三司別為條約先是上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住往多

取以殘細民請罷之詔資政殿學士晏殊與三司審官二班院吏部流內詮參議皆以為然乃降是詔 九年二月癸巳詔曰職田所以惠廉吏而貪者並緣為私侵漁細民滋益為害比詔有司罷職田如聞勤事吏祿薄不足以自贍朕甚憫焉其復給職田即多占佃夫若無田而今出租者以枉法論先是下三司取職田歲入之數計直而均給之未能即行上因閱天下所上獄多以賄敗者遂降是詔 明道二年十二月始天聖六年罷諸路提點刑獄官八年復置又權停於是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一一躬往獄問恐浸致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主事者委任之則民受其賜矣乃復置諸路提點刑獄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官仍參用武臣 景祐元年四月丁丑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監直講王洙同刊修廣韻略仍命知制誥丁度李淑詳定時祁等言廣韻略多疑混字舉人程試問或誤用有司論難各執異同乃致上煩親決故請別加撰定 四年六月丙申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釋又疑混聲與重疊出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字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疊出字皆於本字下詳注之 景祐二年九月壬辰詔翰林學士張觀等刊定前漢書下國子監頒行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

參雖至五代官始用墨板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乎使學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司馬遷班固范蔚宗諸史與六經皆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板訛舛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刊驗會秘書丞余靖建言前漢書官本謬誤請行刊正詔請及國子監直講王洙盡取秘閣古本對校踰年乃上漢書刊誤三十卷至是改舊摹本以從新校然猶有未盡而司馬遷范蔚宗等史尤脫亂備其後不復有古本可定正也 寶元元年正月甲辰雷而午以災異屢見下詔求直言曰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理刑獄未協於中在任壅蔽之人故官貪墨之吏仰誅官御史百僚悉疏以陳悉心無隱限半月內貢封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而良又詔曰比者善氣弗効陰音屢見地大震動雷發不時推原天譴之所由豈吏為貪死苛虐使控軍淹繫而賦調繁急歟或受賦常直下情壅蔽以虧和致戾歟轉運使提點刑獄其業所部吏以聞 二年三月編修院上歷代戶口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二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零九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太祖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

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元年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九先是上御適英閣請真宗皇帝所撰正統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梅詢曰先帝所作蓋謂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度則版圖喪耗炳然在目作監後王曰五代之季生靈彫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統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 康定元年五月己未權三司使鄭戩言諸道轉運副使即漢刺史曹觀察使之職其權甚重漢法刺史計六條問事唐校內外官考定二十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口觀察使在焉是必責功過明黜陟吏勤其官朝乃稱治今國家承平八十載不用兵四十年生齒之眾山澤之利當十倍其初而迎歲以來天下貨泉之數公上輸入之目近益減耗支調微屈其故何哉由法不舉吏不職賞沮之格未立也臣近取前一歲所謂銅鹽茶酒之課者以為比凡虧祖約實錢數百萬貫且前之夫既已數十百萬若今又括然不較則軍國常須將何以取辦臣故曰宜循漢唐故事行考課法欲乞應諸道轉運使到今後得替到京別差近上臣條與高官院同共磨勘一任內本道諸處場務所收課利與租額近年都大比較除歲有山荒到初權闕不此外其餘悉取大數為十分每虧五釐以下罰兩月俸

一分以下罰三月俸一分以上降差違若增及一分以上亦別與陞陟從之 九月合奉宸五庫為一庫在延福宮內舊宜聖殿五庫一曰宜聖殿內庫二曰務清殿庫三曰崇聖殿庫四曰崇聖受納真珠庫五曰崇聖殿樂器庫於是合五庫為一改名奉宸仍鑄印給之 十二月己巳詔討西賊 慶歷四年四月丙辰詔三司丞即給疎以上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中丞正卿監歲得舉正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三人起居郎舍人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歲得舉員外郎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左右司郎中司諫正言三院御史并館職知諫院天章閣侍講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并員外郎以上及正郎見任知州有出身無職罪者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並歲得舉太常博士以下朝官不得過二人安撫制置發運使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於本部內得舉正郎以下朝官提點刑獄使臣發運轉運判官得舉本部內員外以下朝官並限人數仍於狀內開說其人堪充何任使同口以聞 皇祐元年二年權三司使葉清臣以轉運司弛慢損失財用有誤支計言伏見提點刑獄朝廷以庶獄之重時置考課一司臣欲乞分從轉運使副得替亦差兩制臣條考校分上中下六等若考入上上與轉官陞陟差違上下者或改革服或外差違及中上者依舊與合入差違中下者差知州上下者與遠小處知州下下者與展磨勘及降官差違仍每到仕成考並先供考帳中省關送考課院

詔從之仍令磨勘提點刑獄院一處施行 四月錢彥遠上疏曰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荒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曠不闢而游手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劾結銜正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選清強奉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泉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與利除害以俟歲終轉運使考較賞罰之 二年五月庚午詔舉官為縣令自今河北陝西轉運使副歲各舉十二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提點刑獄各六人河東京東西淮南轉運使副各十人提點刑獄各五人兩浙江東江西福建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益祥轉運使副各四人提點刑獄各四人夔州路轉運使副四人提點刑獄三人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各六人府界提點刑獄三人知開封府并諸州府軍蓋各一人仍止得舉所部官初同提點京西刑獄張易官既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上因謂輔臣曰縣令與民最近故朕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很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 七月乙丑上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聞者多矣中書未嘗施行且長吏民之性命可不重乎宜擇其甚者罷之小者易之文彥博等懇謝而退於是自鄂州王開台州呂

士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而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嘉祐二年七月辛卯命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御史中丞張
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知院陳旭言朝廷有
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今輒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
其選用法曰以公正明斷惠愛為本公正可使糾肅官吏
明斷可使決治頑劇惠愛可使邇民之隱苟無數者之長
即以補他職其祿賜恩典視轉運使可也其責任法曰今
舉其功務有五一稱舉賢才各堪其任二按勅命汚修舉
政事三審戶口增墾田四財用充足民不煩擾五興利除
害仍令歲終條具所施行者以聞其考課曰故事轉運使
給御前座子歲滿上審官院考校之三司亦當立考校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黜條卒不行蓋委計司則先財利而忽民事在當官又因
循常務而無課第之實按漢世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今
直付御史臺考較為三等仍與中書門下參覆其晉其上
等量所部事之劇易而保進之中等退補小郎若風績尤
異即擢以不次其職事弛廢不俟歲滿明行黜削於是
歲滿所上功狀分殿最為上中下三等用唐考功四善之
法以稽行實其等亦如之始以命昇等然卒無所進退焉
八月庚戌韓琦言近頒方書諸道以救民疾而貧下之
家力或不能及請自今諸道節鎮及并益慶滑四州歲賜
錢二十萬餘州軍監十萬委長吏選官合藥以時給散從
之 三年十二月己酉翰林學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

所職而以他官判省名不相稱更定其制百司常務多白
二府請詳其輕重移付於下使大臣不為細故按憲得以
專意政事又章服所以別尊卑今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
唐制以品數為等其因年考及階品合服者須未嘗犯徒
罪乃聽又臺閣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有勅條文素而
已本朝故事名臣遺範無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為
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和制詰劉敞詳以聞敞等條列改
正裁損申明十事其後皆不果

詳定乘輿之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康定元年九月初三駕口口口禮事而車駕近出上用常
從以行議者以為近於湖澤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車駕
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由薄其常曰導從惟前有駕頭後
擁扇繼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
司官屬下至斯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
許人執轡而殿謂之禁衛諸班禁騎願與乘輿相遠而士
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者旗亭
市樓皆垂簾外蔽士民憑高可瞰而通司街使曾不可止
咸令弛發習以為常且黃帝以神功威德猶假師兵為警
衛蓋所以防微禦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
至唐又分殿中諸衛黃麾等代名數次序各有旌設國朝
承五代荒殘之餘事從簡略為鑿游豫僅同藩鎮而盡去
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謂旒頭先驅清道後行之謹也此皆

制度放失俾於改作之習謂宜委一二博學近臣按尋前代儀注及由簿令於三駕諸仗內參定今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三駕諸仗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尊宸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請班直禁兵步騎為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為五重騎而執罕罕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斿二十四堆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為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門間各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牙門旗前為禁衛執入者論以法禁乘高下瞰垂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於令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後漢弛云 嘉祐六年七月己丑太常禮部及整肅儀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閤門祇候并內臣各一員扶駕頭左右次扇篋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球御史中丞韓絳之增乘輿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議議而定此制

江休復雜志云韓絳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劉敞訪之王洙云御坐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定集議官制

明道二年七月己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言國家每有大事必集議於尚書省所以博訪論議審決是非近詳定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太后陞祔事而尚書省官有帶內外

制或兼三司副使多移文不赴且帶職尚書省官一時之選宜有建明而反以職任自高輒不赴集議未副朝廷博謀之意請自今每有集議其帶職尚書省官如託事不赴者以違制論從之 景祐四年三月先是詔從段少連所請尚書省官帶內外制及兼三司副使不赴集議者以違制論某賢校理趙良規以為不可上言曰國朝故事令初儀制別有學士知制誥待制三司副使著位視品與前朝異同無在朝叙職入省叙官之說若全不論職則後行員外郎兼學士在朝立丞郎上入省居比駕下知制誥待制入朝與侍郎同立入省分別散郎員外郎任三司副使郎中任判官在三司為參佐入本省為正員所以借來議事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集尚書省官帶職者不赴別詔三省悉集則及大小兩省內朝官悉集則及學士待制三司副使更集他官則諸司三品武官二品各次本司長官故事尚書省官帶知制誥中書省奏班部簿即是於尚書省御史臺了不著籍故有絕書之語又凡定學士舍人兩省著位除先後入外若有陞階皆持栗朝旨豈有在朝入省選為高下詔御史臺禮院詳定久不決於是判禮院馮元等奏曰會議之文由來非一或出朝廷副旨或徇官司舊規故集本省者即南省官集學士兩省臺官者各有內制給舍中丞集學士臺省及諸司四品以上者各有卿監集文武百官者各有諸衛蓋謀事有大小集官有差等率係詔文乃該除職段少連

以太常易名之細考功履議之常誤為羣司普當會序列
為具奏嬰以嚴科達使絕曹清列還入本行分句常員略
無異等瑣臣條擬茲止某南省官屬或事緣體大臨時初
判兼召三省臺寺即依舊例御史臺別奏云今尚書省官
任內判者繫臺省之籍無坐朝之實論職官之言正為絕
曹者設豈可受祿則繫官定休議事則絕曹為辭況王旦
王化基趙安仁范迪杜瑀楊德皆當預議於尚書者故相
李昉為主宴即中知制誥曰屢經都省議事散騎常侍徐
鍾見江南舊儒所說次第略同又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
入省唯僕射至廳下馬於今行之所以重本省也故都堂
會議列狀以品就坐以官忽此更張恐非通理禮官具育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

注

曰兩秦各有未安尚書制度雖崇亦天子之有司在朝廷
既殊班列入有司報易尊卑是以朝省為彼我官職分二
事也兩制近職若有事議而去絕班不赴非所以求至當
且知制誥中書省奏班簿是謂絕班翰林學士亦知制誥
不絕班簿此因循之制未為確據縱絕班有例而絕官無
聞一人命書三省連判而都無所係止為俸錢立命官之
理今取典故中最明一事足以質定 祥符五年僕射上
事儀絕班之官別頭贊引不與本省官同在迎班請凡會
議省官帶近職者別作一行而坐白為序列非以相壓若
詔兩制臺省諸司衛官畢集則各從其類自作一行書議
如其次詔尚書省議事應帶職官三司副使以上並不赴

如遇集議大事今赴列班坐次

皇不通過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

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仁宗皇帝

議樂

景祐初議

仁宗景祐元年十月壬午命龍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承和同按試王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準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磬剝滌考擊用律準按試其聲皆合 二年二月丙辰燕肅等上考定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音樂高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詳陳之照乃進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樂坊樂高二律擊黃鐘則為仲呂擊夾鐘則為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磬鐘無小大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為唐舊鐘亦有朴所制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傳之夏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蕙可使度量權衡協和有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承和上太常圖義二卷 四月丁巳李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湖州求上黨縣

羊頭山桓泰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苴茅從之 戊辰命軍

臣呂夷簡王曾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參知政事承綬蔡齊咸度同都大管勾集賢校理李照勾當御藥院鄧守信專監鑄造仍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始照既鑄成編鐘一蕙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桓泰累尺成律鑄鐘番之其聲猶高更用大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 庚午詔中外臣僚油革澤之士有知雅樂音律得失測候之法者許所在薦聞或自官司持較試之侍御史劉燾言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願博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一切罷之帝善其言亦不果從也 五月丙戌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磁瓦改為龍井自刻八音新器又請別鑄石為編磬平卯命內侍扶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石則絲竹匏土革亦當更制以備獻享乃鑄銅為合計計四物以與鑄鐘聲量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鐘之容合三倍於合升十二倍於合計十倍於升既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合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斛銘曰樂科及路州上桓泰照擇大者縱累之檢考長短尺成與太府尺合法愈堅定 六月辛酉左司諫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俾協純音

謂舊律太為裁之就下以高形下人固知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不差其度臣蓋不知其得於何道而輒敢變史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鍊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辰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師臣雖愚昧竊有所疑自祖宗以來考正大樂薦之郊廟垂八十年洪惟先朝備行或禮燭柴盛感盛玉分雅振前王久遠之風崇歷代難行之典藏事之際斯樂具陳固以格明神昭景配先儒審議曾歷問言若一旦輕用新規全照舊制臣竊以為不可望持詔罷之止用舊樂時帝既許李照制器業以為之且欲究其術之是非故仲孫之章卒不下有司馬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虞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除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懸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矣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樂三十六簧之管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疏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為不可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黃鐘至夾鐘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四清之意蓋為夷則至應鐘四言而設也夫此五音言為君商為臣用為民微

為事明為物不相凌謂之正逆相凌謂之悞百王所不易也聲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事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夾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夾則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禮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使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辛未御茶政殿召輔臣觀新樂見郊祀七月癸巳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召輔臣觀新樂於宗政殿自是再觀焉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頓為迂誕而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按劾之帝以照作鐘磬頗與眾音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知杭州鄭向言鎮東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詔令逸赴闕先是命翰林學士侍讀兼龍圖閣學士馮元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聶冠卿直史館同知太常禮院宋祁同修樂書上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鼓且舊用諸鼓率多陋弊於是初馮元等詳典故 甲午元等言建鼓四今皆具而不擊別設四散鼓於縣間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拙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使時雖奏可而

散鼓於今仍在又靈鼓雷鼓路鼓雖擊之皆不成聲故常
相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鼓靈鼓路鼓闕而未制今既修正
雅樂請中勅大匠改作諸鼓使擊考有聲及到為三鼓如
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如乾德詔書奏可
時有上言以為雷鼓八面前世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
而大梁所制以柱貫中故擊之無聲更令改造山鼓上出
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鼓以先
引之國師降神六變初八面皆二擊柱而立旋三步則止
三者取陽數也又再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
鼓亦如之建鼓植於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鐘
亥之位也中鼓黃鐘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辰隅
左鞞太簇寅之位也中鼓夾鐘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
位也辰隅右應中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
林鐘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
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
可

置散鼓國朝仍之郊廟宗廟設而不作景祐中為章靖
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考擊而散鼓請准乾德四年
詔廢不用然不言鼓之制是非甚可怪也
後元等復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韻無以節
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金奏應以施用詔依周官舊法
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鐃鐘擊為節檢而無合
曲之義大明有二鐃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鐃相生擊之
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鐃鐘而樂工相承殿庭
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太簇蕤賓也六曲者別調有
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別環而擊之宗諤言金部之中
鐃鐘為難和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鐃工皆精習
則進連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太
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馮元等詢考擊
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
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鐃依
辰列位隨均為節使於合樂仍得口施郊廟若軒縣以下
則不用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詔從之 八月己巳御
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上出雙鳳管下太常肄習之其制
合二管以足律聲管端刻飾雙鳳施兩黃馬而又出兩儀
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琴者施兩絃十二絃
琴如常琴之制而增其絃以象律呂之數又勅史造十絃
琴九絃琴皆合圓其首者以祀大方其首者以祀地 命

李照同修樂書 丁丑內出景祐樂隨新經六篇賜羣臣
其一釋十二均二明所主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主并
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歷
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
於親並演之於壬式適甲之法 九月辛巳朔李照言今
太常所用祀其四面皆盡時并未合古制請易以青龍朱
雀保蟲白虎元龜以配五方從之照又與鄧保信新作銅
方響五架詔效坊準其聲以授諸器初照既定雅樂而聲
極下故又製燕樂之器欲寫其聲已而樂工以為不可施
用罷之 隋制內宮縣二十簾以大磬代鐃鐘而去建鼓
唐武后稱制改用鐃因而莫革及是詔訪馮元等曰大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五

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 癸未元等言古者特磬以代鐃
鐘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東禪
梁甫西墜汾陰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用吉禮則中
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慈今之奉慈廟后廟
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簾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
之法謂宜同於鐃鐘比緣詔旨不俾備環五擊而立依均
合曲之制則特磬固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之樂節
也詔可 丁酉祠部員外郎某賢校理李照為刑部員外
郎賜三品服入內供奉官勾當御樂院節保信為禮賓副
使以造新樂成也自餘修製官屬諸工凡七百餘人悉遷
補有差初照謂舊樂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審比古一尺

二寸有奇照獨任所見史造新器所定黃鐘律又聲極下
樂工教其韻中無射倍聲又錢破舊鐘磬以一用新器上
時博求知音者聽照所言音官樂工雖知其不可而不敢
非之又因入內都知閻文應推言其功故特改官起五月
造止八月成金石七縣而照自造新樂望守瑟笛單葉等
十二種皆不可施用詔但存大笙大芋二種而已照謂今
單葉乃盛詩所謂箏管也詩云一之日載發二之日末烈
且今單葉昔伶人謂之箏子其石出此於是制大管單葉
為雅樂議者嗤之 壬寅御崇政殿按新樂詔中書門下
樞密院大臣與觀焉 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言宋祁所
上大樂圖義其論武舞所執九器禮經但舉其凡而不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六

言其用後先放旅進軍作而無終始之別且鼓者所謂導
舞也鐃者所謂通鼓也鐃者所謂和鼓也鐃者所謂止鼓
也相者所謂輔樂也雅者所謂陔步也軍有導舞方始而
參以止鼓和鐃既搖而亂以通鐃臣謂當舞入之時左執
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別使工人執旌最前鼓鐃以發之鐃
以和之左執相以輔之右執雅以節之及舞之將成也則
寫鐃以退行列樂雅以陔步武鼓鐃相皆罷而不作如
此庶協舞儀請如祁所論奏可 三年正月丙辰詔翰林
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
鄉貢進士胡瑗較定舊鐘磬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范
仲淹前知蘇州為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三月丙申詔比訪天下善候氣及曉鐘律之人未有應口
書者其令所在史博求之翰林侍講學士為元等上程泰
新尺別為鐘磬各一采 六月丙辰以新修樂書為景祐
廣樂記 丙寅禮部副使鄧保信上所製樂尺并籥且言
其法本漢志可用合律度量衡詔為元等冠卿宋祁同較
定以聞 七月戊子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禮部
侍郎馮元履支判官工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聶
冠卿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
元等皆遠官乙亥命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喬惟直史館
高若納直集賢院韓琦同詳定泰尺鐘律 八月甲戌右
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樂之情感於物則其殺聲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
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對齊宣王今樂
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唐太宗聽祖孝孫新
樂乃謂禮樂之作蓋聖人緣物設教治之隆替亦不由此
絕不封以樂在人而不由音調皆述樂之至言也臣奉
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詞璣鄧保信所造鐘律粗考前志
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蓋阮逸之五分方保信之
用長黍留之典據悉無所闡伏自藝祖以來通用王朴之
樂未嘗更易以至天下無事垂八十載為樂之用非不和
也頃燕肅妄加磨鑿會李照至闕謂其音未諧陛下再加
練教許之改作洎遠璣繼至咸言照樂穿鑿再令造律則

又圓徑平古保信續上新法亦復長廣未合竊以祖示舊
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
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
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歷觀前代議樂古之
管尺尚存而猶是非紛紜累年方就未見若今之速而易
也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此令平簡
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備
以若蒙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陸
久死邊修寇敵之性豈能常保此陛下與左右大臣宵旰
所慮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古遺之策惠其所急
在理為長請下有司且記二家律法及所造管尺鐘磬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量存而未行再訪天下有精曉音律者俾之詳正而後施
用一二年訖無至者則將王朴遠璣保信三法別詔稽古
之臣取其多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
詳定以聞 九月丁亥詳定泰尺鐘律丁度等言鄧保
信製尺用上黨柎黍圓者一黍之長乘百而成又律管一
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圓九分容柎黍千二百遠
用黍長為分再累成尺較保信尺律不同其命合什料深
闊推以算法類皆差舛不合周漢量法阮逸詞璣所製亦
上黨柎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律今用再累成尺比
遠璣所製又復不同至於律管命合什料斛豆區鬴亦率
類是蓋黍有圓長大小而保信所用者圓黍又首尾相銜

逸等止用大者故再考之即不同尺既有差改難以定鐘
 磬詳詳古今之制自晉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管不以權
 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極地傳
 古玉斗據糾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合周漢制度故漢志有
 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鐘今欲數器之
 制參互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逸等以大黍累尺小
 黍實論自度本法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
 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尾
 相銜又與晉命之黍再累成尺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
 古即權衡之法不可獨用詔悉罷之又詔度等詳定太府
 寺并保信逸等所制四尺度等言尺度之與尚矣周官璧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長以起度廣徑八寸表一寸禮記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
 粟為寸孫子十毫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
 志元始中召天下通知鐘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是
 時固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覽藝文
 曉達歷算有所制作直不凡迓其審度之法云一黍之廣
 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傳多引以為義豈
 世祖襲著之定合然而或有豐儉地有疏肥就令一歲之
 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是蓋天之生物理難均
 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尺非持累黍必求古
 雅之器以雜校焉晉泰始十年荀公曾等校定尺度以調
 鐘律是為晉之前尺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

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泉四曰金錯望泉五
 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公曾尺按校古
 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所載諸代
 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
 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竊惟周漢二代享年永久聖賢
 制作可取則焉而隋氏均毀金石典正之物罕復存者夫
 古物之有分寸明者史籍可以口驗者惟有法錢而已周
 之園法出載時遠莫得而詳泰之半而晉重八銖漢初四
 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洎隋朝多以五
 銖為號既歷年代尺度屢改故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
 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五莽元鳳元年改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復有鑄者臣等檢詳漢書通
 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銀如
 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
 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收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
 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今以大泉錯刀貨布貨泉
 四物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小大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
 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手足內好長廣
 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斛之尺從而可知矣况經籍
 制度皆起周世如劉歆術業之博祖冲之算數之妙荀公
 曾之詳密既合周尺則最為可法兼詳隋牛昱仁等議稱
 後周太祖勅蘇綽造鐵尺與宋尺同以調鐘律以均田度

地唐祖孝孫云隋平陳後廢周玉尺用此錢尺律然比晉前尺長六分四釐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泉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公曾所謂西京銅望泉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都爾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比西京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遠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心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周圖受禪則制垂法當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百七十年間薦之郊廟信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有妙造鐘律之學者詳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王朴律準尺比漢

通鑑紀事本末

三

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比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未嘗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易其遠環保信及照所用太府寺尺其制彌長去古彌遠又遠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疎舛不可依用謹考舊文再造景表尺一枚漢錢尺二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總十七枚上進詔度等以錢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遠環并太常新舊鐘磬考音之高下以聞度等言前承詔考太府等四尺定可用者止按典故及以漢志古錢分寸參校景表尺略合宋周隋之尺謂宜準景表尺施用今被旨造律管驗音高下非素所習乞別詔曉音者總領校定詔乃罷之 士辰以鎮江節度推官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鄉貢

進士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遠環作鐘磬律度按之雖與古多不合猶推思而遠之 寶元元年七月丙辰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視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昏率已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求論以為無所考據類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鐘磬不經照鑄磨者猶存三縣口七虞郊廟殿庭可以史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行

通鑑紀事本末

四

琦以五月上旬綬等以七月定議今從本志聯書之 康定元年三月癸丑太子中允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秘閣

皇祐再定

皇祐二年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太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祭明堂上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鐘磬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瑗本傳云并召阮逸阮逸此時寄教授睦親宅當考會要九月五日詔鑄鐘特磬未協音律令鄭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寺檢詳典禮別行鑄造實錄無此

三年二月己丑詔徐宿泗糧江鄭淮陽七州軍米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十二月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斌校書郎庶成都人未初嘗上書著樂書補亡二卷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鐘之長以子殺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十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十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尺以制律是律主於尺尺非起於黃鐘也且漢志一為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說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十二百實管中黍量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祠部員外郎直秘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二

二

閣判吏部南曹范鎮是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十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較前三說為是蓋累黍為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故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收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鐘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莫有所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求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范鎮同於修

制所如庶說違律尺命律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命律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無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為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黍二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者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大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旋相五音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書同律之義且昔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以行誅賞獨宜頒格律自京師及州縣無容軌異有擅高下者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命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二

二

配五音迭相為主行之成八十四調舊宮徵角羽商五音次第配十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生之法謂五行相克非是當改變徵為變羽易變為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為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已有定議持推思而遺之鎮為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於史以為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考無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

差誠如無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鐘之實一千二百黍積
音分八百一十於其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
十分積方音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
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凡古已大矣故圓
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積音亦八百一
十分律體不方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
分積音八百一十分非外來者也皆起於律也以一黍而
起於九分與一十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
於律則謂之索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圓九分長
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圓十分三釐八
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疎其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同較然可見何所疑哉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焉則洵
引歲月計費益廣又非朝廷制作之意也其淹久而計費
廣者為之不敏也今無言太常樂無姑洗夾鐘太簇等數
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每編牙易數枚因舊而圓
新敏而為之則旬月之功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
聽
考無上律呂旋相圖在四年二月庚寅今從律歷志并
考之樂志載無倫今樂猶古樂附五年九月
四年正月庚申乾寧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
晉錄明年二月未又書乾寧進古鐘本志亦在明年二
月此年所進志獨不書恐實錄重出也今止存其一明

并不復書

六月乙酉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書曰
陛下判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感德之事也
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識
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
音之生主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
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通也有形者柷秦也
律也尺也籥也編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鐘也磬也是十
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為非
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
條十者非是之驗惟載擇馬按詩誕降嘉種惟柷惟鼗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柷一栲二米又云一柷二米後
漢任城縣產柷秦三斛八斛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
瑞又古人以柷黍為酒者謂之柷也宗廟降神惟用一草
諸侯有功惟賜一由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柷
秦收之民間者動至數斛柷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米
設有真秦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柷秦為非是一也
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圓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
黍積音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圓十分三
釐八毫是圓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而後容千二百
黍除其圓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釐矣說者謂四釐六
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

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大引本起黃鐘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鐘之長者據十二百黍而言也十二百黍施於量則曰黃鐘之命施於權衡則曰黃鐘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鐘之長今遺十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鐘此尺之非是三也又按漢書命其狀似爵爵為爵蓋其體正圓故命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十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命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十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命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補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斛四勝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和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九

謂之度尺既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輔之方十寸尺為輔之深而容六斛四勝十二百八十命也補為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輔方尺積十寸此輔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斛旁有瓦為當隋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瓦旁九釐五毫黍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斛所謂徑三圓九方五斛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

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一十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輔其重一鈞聲中黃鐘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鐘輔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亮氏為鐘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今無小大薄厚而一以黃鐘為率此鐘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倍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鐘為率而無長短厚薄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臣章下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三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命之圓制與方制孰是輔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瓦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分孰是算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桓黍與一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不足定然後制命合升斛輔斛以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鐘磬量與鐘磬合於律然後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司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願謂

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
所以尤惑也僕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非其所非
陛下親臨決之願於政事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
傳鹽鐵論今方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議論不著
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令有司人人各以經史議論
條上合為一書別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
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並真泰至然後為樂則
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詔送詳定所錄說自謂得古
法然集賢校理司馬光數與之論難以為事今世詳鐘律
之學卒莫能辨其是非焉 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瑗落致
仕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十二月壬辰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府及侍臣觀新樂於紫宸殿凡鐘十二黃鐘高二尺二
寸半於黃一尺二寸鼓六尺四寸六角衡并旋蟲共高八
寸四分隧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蒙帶每面縱者橫者
四枚景伏鼓樂舞每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樂間一
尺四寸容九斗九勝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
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樂間遞減半分至應鐘容九斗三勝
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制本律
特磬十二黃鐘大呂版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又博六寸九
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版長尺八寸博九
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磬各中本
律黃鐘厚二寸一分太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

五分詔以其國送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
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
鐘宜厚小鐘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
十八斤則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倍句一恒有半博為
一版為二鼓為三參分其版博去其一以為鼓博三分其
鼓博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
鐘磬非是蓋與范鎮所上書略同本志誤載為二年十
二月事今從實錄按年光明年五月奏稱議者以鐘磬
之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而實錄闕
之乃今附此

五年四月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未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詳定大樂所言知制誥王洙奏黃鐘為宮最尊者但聲有
尊卑爾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為大小之制者
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古假設之法孔穎
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歷代文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
其樂成稱遠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
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據此
黃鐘為律臣曾依此法造黃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
隨律長短為鐘磬大小之制則黃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
應鐘則形制大小比黃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
射應鐘為宮即黃鐘大呂反為商聲宮小而商大是君弱
臣強之家今參酌其時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

長短小大各受數仍以五福中泰尺為法鑄大呂應鐘
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學士
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
律有長短磬有小大黃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
聲為宮為律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
一以黃鐘為準與古為異臣書詢既遠胡璠等皆言依律
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倍古
義參定之 辛丑知樞院李元言曩日紫宸殿聞太常新
樂議者以鍾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
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五沫不從
語言往往殆至詭譎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五

可輕議而漢去聖尚近有制比世與大樂但能記其鏗鏘
而不能言其義蓋况今又十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
難乎且阮逸罪發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務為異說欲
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用匱乏之時煩費甚費既
成矣又欲改高維命而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
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
用之冰既與珠逸史造鐘磬而無形制反受之別又數勸
上用新樂於南郊而議者多以為非後亦不復用 九月
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先是
鐘磬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
知鐘律者考定其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

各作鐘律以獻觀既視之然古黃鐘為萬事根本故尺量
權衡皆起於黃鐘至隋用累黍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
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與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
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漸散王朴始用尺定
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
減半然亦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然樂高三律上雖
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自先是鐘磬之音至尺生律也並范鎮所論本志削去
今姑存之然鎮所論亦略見於四年六月所上書矣當
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五

享蓋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大樂者樂也其造雖微妙難知
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
觀於太常其樂懸鐘磬項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
戚之制蓋皆倣諸古矣遠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
者厭焉蓋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忌鄭恐其亂雅
亂之去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
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曰李照胡璠阮逸改鑄鐘磬
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
其可用乎照璠逸制作久之卒無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
非是固昔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
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為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

響絲竹琴蕭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指之以斗項土也變而為甌羊麻料也擊而為鼓木祝敔也書之為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朝樂鐘磬為宮軒正聲而樂謂口部而部為法聲殊不知大略起於推輪龍蟻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會後世易之以枉孟古者箏箏以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捨枉孟榻按而復祖孟箏箏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尋古之聲去其惡惡靡曼而歸之中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效坊所奏豈宜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五

法聲哉數子紛紛改制鐘律而復古無之論指意獨如此故殿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庚寅尤林寺丞國子監直講胡璣為大理寺丞後勅傳人阮逸為戶部員外郎內侍押班右驍驎使英州團練使鄧保信為榮州防禦使入內供奉官賈宜為內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持遠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請一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及銅鐘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鑄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甯鑄鐘粵斯萬年于子孫孫永保用叩其聲與朴鐘是則

清聲合而其形側垂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奔騰而不揚其鑄鐘又長角而震聲不和者作位即劉義史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於是范鎮言臣復見國家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及今四五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大而不時寒暑不節不知之氣莫甚此者使樂無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求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雷大風宮架振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竟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積樂而輕用新樂也不然何以方作樂之時而陛下疾作此天特警陛下之深也自初議樂時臣屢論新樂非是其間書一通最為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其

政大臣參詳臣書如有可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埃異時別加制作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仁宗皇帝

修唐書

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宗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
盛度請命官刊修唐書故也 慶歷五年五月己未翰林
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充臣翰林學士史館修
撰張方平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官修撰余靖並
同刊修唐書 閏五月庚子度奏外郎集賢校理兼天
章閣侍講文館檢討曹公亮宗正丞宗文院檢討兼天章
閣侍講趙師氏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不敏求
大理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編脩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 七年六月
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 皇祐元年六月
甲戌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不邦為刊修官
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
館修撰不邦坐其子與張彥方遊出知亳州 三月乙卯
知亳州不邦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為集賢殿修撰至
和元年七月甲子詔修唐書不邦編修官范鎮等遂上所
修唐書 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
刊修唐書 三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歐陽修
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
用所修唐書新制最宜詳修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

傳記別說考正盛實尚慮闕略開西京內中省寺留司御
史臺及鑿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議案簿尚存欲
差編修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 嘉祐四年六月戊戌
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一卷刊修及
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修國史

景德四年八月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軍臣王旦監修
國史知樞密院事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翰林
學士范仲淹楊億並修國史初景德二年舉士安年時冠舉
止須集賢殿大學士旦以參知此事權傾文館事及旦為
相雖未兼監修其預史職如故於是始正其名 大中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符四年七月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上錄紀中義例未當
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鼓樓為室漏室
務為疑宮蓋若直指其名悉宜改正之欽若曰此蓋疑迴
楊億所修上曰卿嘗參之耶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
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
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看皆詳具載其名如有
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其勤惰焉
九年二月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
卷優詔答之 戊子加旦可司徒修史官趙安仁范仲淹
彭年夏竦崔遵度並進爵賜物有差王欽若陳堯叟楊億
嘗預修史亦賜之 天聖五年二月癸酉命參知政事呂

夷簡樞密副使夏竦修真宗國史翰林學士宋綬樞密直
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宰相王曾提舉之故事宰相自領
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降勅焉

會要云修兩朝國史時王三未領監修政特授勅曾已
監修而再授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

九月甲寅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講馮元同修國史 十月
曾監修國史王曾言唐史官吳兢於齊錄正史外錄太
宗與宰相對問之語為正觀政要今欲採太祖太宗真宗
齊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間史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
書與正史並行從之 七年三月壬午上謂監修國史王
曾曰先朝美政甚多可諭史官詳載之 八年六月癸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於崇政殿初太祖太宗
正史帝紀六志五十傳五十九凡一百二十卷至是修真
宗史成增紀為十志為六十傳為八十總百五十卷故事
史成由監修而下皆進秩而夷簡固辭之 甲午修國史
夏竦同修國史宋綬馮元編修官王舉正謝絳李淑黃鑑
曾勺內臣韓守英承宣藍元用羅崇勳供書呈前雖明並
遣官職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專督三司應報文字亦賜勳
一轉 嘉祐四年九月甲寅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
書以紀朝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
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革今史院但守空
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

從之

江氏雜誌陳相就史館檢先君傳云嘗為縣小吏因此
進本入內至今史館無國史與歐陽修所言不同當考
會要載修言但稱史館不出李淑姓名當考

刑定編勅

天聖四年九月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
等重修定編勅時有司言編勅自大中祥符七年至今復
增及六千七百八十三條請加刑定帝問輔臣曰或謂先
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儉人之言也咸平中
刪太宗朝詔令十存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
為不可今有司但詳具本末又須詔臣等審究利害一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奏果然後施行也上然之 十一月甲辰詔見行編勅又
續降宣勅其未便者聽中外具利害以聞 七年五月己
巳詔以新令及附令頒天下始命官刪定編勅議者以唐
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成三十卷 九月編勅
既成合農田勅為一書視祥符勅獨百有餘條其麗於法
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
之屬二百五十有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
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
於是詔下諸州閱視聽其言未便者尋又詔盡一年無改
易然後鑄板頒行 明道元年三月戊子始行天聖編勅
二年五月己丑詔曰勅令者治世之經而數動搖則求

臆滋惑何以訓迪天下天聖所修勅令既已頒宣自今有司毋得執請刪改有未使者中書樞密院具奏聽裁 景祐三年七月禁民間私寫編勅刑書及母得鑲板 慶歷三年八月天聖編勅既施行自景祐二年至今所增又四千七百餘條丁酉復命官制定翰林學士吳育侍御史知雜事魚周詢知珠院王素歐陽修並為詳定官軍臣晏殊參知政事賈昌朝提舉 十月丁巳史官修撰王質某醫殿校理天章閣侍講曾公亮同詳定編勅 四年五月癸酉司勳員外郎呂紹寧請以見行編勅年月後續降置勅今大理寺檢法官憲律門分十二編以頒天下庶便於檢閱而無誤出入刑名從之 七年正月己亥慶歷編勅成

凡十二卷別總例一卷視天聖勅增五百條大辟增八流增五十有六徒減十有六杖減三十有八笞減十有一又配隸減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減二十有一詳定官張方平采祁曾公亮並加勳及賜器幣有差 嘉祐二年八月丁未韓琦又言天下見行編勅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軍臣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勅 七年四月壬午軍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勅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勅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折為續附令勅凡五卷視慶歷勅大辟增六流減五十徒增六十有一杖增七十有三笞增三十有八配隸增三十大辟而

下奏載聽旨者增四十五云

修定歷法真宗附

咸平四年三月庚寅初乾元歷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考驗前法所履舊文取其樞要編為新歷於是歷成來上賜名儀天命翰林學士朱昂為歷序頒行之修歷官遷秩改服章賜帛有差 大中祥符七年七月乙未上覽司天監知歷數官表求改秩因謂宰相曰歷家陰陽家流之大者也以推步天道平秩人時為功究災祥吉凶者雖有妙術心待之而成近年惟秩官正趙昭遠能專其業始王熙元等上儀天歷獨昭遠請復其熙元等不從後二歲歷果差昭遠言楚感度數稍瑣推驗亦如其說平居

并策未嘗離手熙元亦伏其精一言後人鮮及也熙元處約于 天聖元年三月辛卯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命翰林學士晏殊為歷序 天聖九年閏十月壬戌司天監上重修崇天歷 慶歷元年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所修崇天歷 皇祐四年十一月甲辰詔司天監翰林天文院以唐成實麟德大衍五紀正元觀象室明崇真八歷及皇朝應天乾元儀天崇天四歷算此月太陰直食及時辰分野各具兩本以聞仍命知制誥王洙及編修唐書劉義史參定以司天監言此月十五日太陰當食也明年三月洙言括司天監李用晦等稱十一月望月食十分七歷並同復圖在晝不辨辰刻

推驗起虧時刻內宜明昇在丑正二刻儀天在丑正三刻
應天乾元寅初一刻崇天寅初二刻大衍景福寅初三刻
而其夜食寅初四刻惟大衍景福相近然景福算景祐三
年四月朔日食二分強而崇天乾元宜明不食後果不食
大衍歷算唐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日食八分半十三
年十二月壬戌朔日食十五分之十三至是皆不食所以
一行大衍歷議云假令理歷者因開元二食曲變交限以
執之則所傷甚少所失甚多用晦等亦不敢指定大衍景
福為晷伏緣歷數日月交食諸歷互有親疎不可常為準
的蓋日月動物豈不少有盈縮亦變常不定歷象必無全
至所謂大遠速而人道通古來撰歷名賢如太史公洛下

通鑑紀事本末

閱劉歆依術杜預劉焯李淳風僧一行等尚不能第究况
用晦等淺學止依古法推步難為指定日月所食疎甚又
據義艾言古聖人歷象之意止於恭授人時雖則預考交
會不必臆合辰刻故有修德救食之理大道神變理非可
盡設謂必可盡耶則先儒不容自為疎濶又大衍等七歷
所差不多法數大同而小異亦是連相因藉乘除積累漸
大是蓋且辰刻更善惟據刻漏或微有遲速未必獨是歷
差按隋歷志日月食既有起訖早晚亦或變常遲速於正
見前後十三刻半內候之今止差三刻或是大道變常未
為乖謬又一衍於開元中治歷以一行及李淳風麟德劉
焯並極三歷校日食三十七事大衍課第一所中饒二十

三麟德得五皇極得十如一行聰明博達時謂聖人宜考
古今尚未能盡如淳風輩益以疎遠况聖朝崇天歷法頒
用通三十年誕布海內熟民耳目方將施行無窮蕪所差
無幾不可偏緣天變輕議改移詰其本原蓋亦出於大衍
其景福歷行於唐季非治世之法不可口用詔乃用崇天
歷法

中書樞密分合神宗附

慶歷二年七月壬寅朔知樞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
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
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為二體別文武為兩途為政多
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違事日主西北又有堯陵之志

通鑑紀事本末

二府之中豈無才猷之士臣向書而論之而陛下瑜臣今
倚以為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之可使之人臣請於
外擇人陛下以為謹事未嘗遣臣無功豈當遽召而用之
若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
則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洲
未將發樞密院或重於改為則請併本院職於中書其見
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且皆如舊亦足以一政
事之本通責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
不傷體裁而刑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大臣舊老深圖
此議而必行之不報一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呂夷簡判樞密院戶部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樞密使樞

丞使晏殊同平章事初雷錫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
 軍國之事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改止令
 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選用錫
 張特降制命吏部判院事而得家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
 使如故 壬辰詔晏殊班張耒之上 九月初命軍臣呂
 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魯四憂罷風終日朝論甚盛
 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古
 正言曰況復以為言是簡亦不敢當 丙午夷簡改兼樞
 密使 慶歷五年十月庚辰罷軍臣兼樞密使時軍臣賈
 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
 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以後其職遂分是口兩司對持大柄晉選才士用講武經
 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
 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
 降詔許之乃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癸未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遠長吏路
 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軍臣同議從之 神宗治平四年
 中書樞密院議違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
 樞密院降納未郭達修堡柵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
 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樞
 密欲守何以今天下賴勅大臣凡戰守除即議同而後下
 上善之 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置審官西院上嘗語及西

院事安石曰止是五代分置曾公亮曰欲分宰相權爾上
 曰前代亂豈緣不分樞密院乎詳見審官西院 五年七
 月前處州緡雲縣尉編修三司勅并諸州勅并諸司車務
 歲計及條例刑定官郭達原上疏曰臣聞能自得師者王
 古聖人未嘗無師孟子稱堯所以待舜之禮可謂至矣以
 堯則堯長以禹則舜賤以德則舜固無以加於堯者而堯
 尚尊禮之如此今區區之末禮於安石尚如有惜不明亦
 於天下皆臣之所未諭夫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未聞
 持設事局補除官吏而宰相不預者也今之樞密是已臣
 愚以為當廢去樞密併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
 之事各責其帥命文武於一道歸將相於一職復兵農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一司此堯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相輔之重朝廷有所建
 置於天下特牽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蓋
 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達原必輕俊安石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養兵安
 石曰人才難得如達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閏七月壬
 戌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勇強壯不
 別名保甲上從王安石議文彥博請令王安石就中書一
 面施行上曰此大事須共議乃可詳見保甲 十一月丁
 卯貶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張商英為光祿寺丞監
 刑南稅先是商英言博州官吏失入賊不滿軍賊二人死
 罪樞密院檢詳官劉奉世黨死親戚分法官引用賊滿五

賈穀刑斷例稱博州官吏不見斷例奏裁止從杖罪取
勘又院吏任遠恣橫私徇凡十二事而樞密院黨死不業
治樞密使劉文彥博吳克恭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於
中書中書不受上聞之遣使促彥博等入院彥博等言臺
官言臣等黨死與人與之相和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
辨黑白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
州夫入刑名下有司定奪并以任遠事送開封府根治若
臣言不當甘伏斧鉞於是王安石曰臣院方治御史李則
事商英乃隨攻博州事以報之李則事御史所治談不當
不自守吏杖忿攻人豈所謂懷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
先是臺勘劫盜李則死罪夫出奉世駁之詔糾蔡刑獄司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初治商英遂上章歷詆執政言此出大臣私忿願陛下收
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為近臣脅遷
上為停詔獄商英坐是與安石許及言博州事彥博又疑
商英陰附中書故不能平商英既坐出上謂安石曰御史
言事不實亦常事彥博等別有意乃以為御史欲併樞密
院歸中書不知御史初無此議論也安石曰中書欲併樞
院果何利若謂臣與彥博等多異論故併樞密院臣故與彥
博合議政事姑以利害言之何苦欲併樞密院乎

禮儀院廢置

大聖九年四月辛丑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進等所
請也以知禮儀院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為

判太常禮院同判太常禮院官為同知院判太常禮院典
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
始罷

禮儀院占公人二十一人歲費錢十七百餘貫非汎行
禮支給在外日逐行遣祇應不多詳定儀制久未屬太
常寺及禮院嘗勾今請停罷所有承受宜初行違公案
諸般文字並付本院

明道元年五月庚辰詔太常禮院日輪知院一員在院點
檢典禮公事初同知太常禮院薛紳言漢魏以來每朝廷
大政必下禮官博士定議唐六典太常置博士四人今知
禮院官蓋古博士之任也國朝同知院四員日使直本院

通鑑紀事本末

三

其後或別領職事因循廢置請如故事輪一員在院乃下
兩判儀而翰林學士馮元等言咸平元年正月初太常禮
院同判院官四員張復揚楊專頌祠祭而家緩委殊常在
禮儀院祇應文字後移三館於右掖門西與禮儀院相接
而同判院官皆帶館職因而更不赴今既廢禮儀院又三
館移入禁中請如紳所奏施行紳映予也

咸平祥符二初會要有之實錄並不載今附見此不列
書

康定元年五月乙丑以判太常寺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李仲容兼禮儀事判太常禮院知制誥吳育天章
閣待制不卬並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先是謝絳判禮院

建言太常寺本禮樂之司今寺事皆本院行之於禮非使
請改判院為判寺兼禮儀事其同知院凡寺先中判寺然
後施行其關報及奏請檢狀即與判事同簽於是始從錄
言也

玉清昭應宮災

天聖七年六月丁未大雷而玉清昭應宮災宮凡二十六
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為翌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
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猶有一二小殿存爾福祿割
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華意乃抗言曰不若燬之盡也太
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運為反墟非出人
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恢天戒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二

宰相王曾呂夷簡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決範災異以疎太
后然則太廟齋即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
跌蹶而進疎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柔者必吐上
前奮寬者無至腹排然言之難不如否之難否之難不如
行之難有言之必否之有否之必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
下留聽為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小霽農田
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為任用失人政令多違賞罰弗中
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獄之濫陛下
下聽之政肆赦天下以為豫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
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
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霖及今前志曰積陰土陽陽生

則災凡為朱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宮雨雖下烈始四起
樓觀萬壘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
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
夫職之民蔡輔弼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稱弄威權者
去之念政刑之失收易免之論庶幾可以變災為枯決曰
之問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
惑聚首橫議咸謂非宜皆曰幸聖主幸勤儉十餘年天下
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工海內虛竭陛下即位
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政賦咸入而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
未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
何以為國况天災未已運之是欲統天無首己之意逆天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不祥安已難任欲求厚祇其可得乎今為陛下計莫若採
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
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濟矣夫賢君見變修德以除山崩君
無求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忍
我昔前漢宣帝之三年茂陵白鶴觀災詔曰乃者天災降
於孝武園館朕朕朕恐懼不殫變異罪在朕躬羣有司又
不肯極言朕過以至於斯將何藉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
鶴館天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古之帝
王憂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列官人有
序率由舊章禮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禮虛
偽境大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溫災兵起境

宗廟備宮室雖與師徒而不能致故魯成公三年新宮災
到而謂成公信三極子孫之說遂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
禾大剝而謂宋公聽境運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也今宮
災豈亦有是乎願陛下恭默內省而進革之罷再造之勞
述前世之法天下幸甚齊欽時年二十一歲易簡之錄書
之于也

齊欽上疏正文不載其月某亦不載月今附見
中興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王曾以使領不嚴累
表待罪乃罷相出知兗州尋改青州 七月癸亥以玉清
昭應宮災遣使奏告諸陵 乙丑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中書舍人同修國史不繼落學士綬領玉清昭應宮判官

通鑑卷八十八之三

而宮災故責之內侍為都監承旨侍降賻詞有差道士杖
笞者四人決杖者五人知言李和損仍編管陳州御史臺
鞠火起得和損善與其徒茹革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怒
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曙上言昔魯桓
僖宮災孔子以為極備親畫當設者也連未高廟及高園
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紀崇華殿災
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
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宜除其地罷
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
獄窮治監祭御史張協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
既求上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

宮殿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
必不為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已已詔
以不復修宮之意輸天下改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大內災

明道元年八月壬戌夜大內火延燒崇德長春滋福會慶
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上與皇太后避火於苑中 癸
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放朝近臣詣宮門起居以軍相呂夷
簡為修葺大內使楊崇勳副之殿前副都指揮使夏守贊
都大管勾修葺入內押班江德明右班副都知閻文德管
勾令京東西淮南江東河北路並發工匠赴京師 乙丑
詔軍臣直言闕失又詔夏日權御崇政殿視朝百官並入

通鑑卷八十八之三

拱辰門先是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
門進班百官拜樓下軍相呂夷簡獨不拜使問其故曰宮
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拜 丁卯
大赦口其宮殿庭宇宜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時百官置
獄治大事得疑人火斗已証伏下開封府使具獄權知府
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大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所
居隘其烟氣近望歲人嫌而焚此殆天意不可以罪人監
祭御史蔣堂亦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
今乃欲歸咎宮人且言人赴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
重天譴也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是月殿中丞滕宗諒
秘書丞劉越準詣上封事宗諒言夫攻玉必以石濯錦必

以魚物有至賤能成至貴者人亦有之此類考叔舍肉以
啓鄭莊公之孝少孺子挾彈而罷吳王之兵臣之區區竊
慕於此伏見擬庭遠遠延城宮闈雖公人事者繁天時詔
書亟下引咎條規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鞠訊尚
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宮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蓬
楚之下何求不獲萬一懷克足累和氣祥符中宮夜火先
呈帝盡索其類屬之有司明真以法欲中戒於後人若患
可防而刑可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警之未近在禁
振誠願修德以禦之思惠以防之凡遠繫者持其宗元無
幾咎矣可消而福社永格也又言國家以大德王天下火
夫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言尤較直皆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報宗諒湖南人越大名人也 九月庚午以景福殿使雅
州防禦使入內都知韓守英為都知仍月增俸五萬宮苑
使忠州防禦使入內都知藍繼宗為昭宣使西京作坊使
文州刺史入內押班江德明為如京使入內副都知禮賓
使入內押班盧守勳領昌州刺史又自上御藥而下至內
品凡遷擢十五人並以宮庭火跡衛乘輿之勞也火始作
小黃門王守規獨先覺自履殿至後苑門皆擊去其錫並
奉帝及太后至延福宮而視所經處已成煨燼及執政俟
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引朕至此幾與卿等不相見乃以守
規為入內殿頭守規成勳幼子也 庚寅重作寶冊命參
知政事陳克位書是帝受命冊寶參知政事薛奎書專執

冊寶宰相張士遜書上為皇太子冊寶參知政事晏殊書
皇太后尊號冊寶以舊冊寶為宮人所焚也既而有司言
重造冊寶其公寶法物凡用黃金一千七百兩詔易以
銀而金塗之 丙申詔以皇太后及上閣中金銀器物量
留供須外盡付左藏庫易給錢二十萬助修大內 戊戌
賜修大內役卒給錢 十月甲辰改崇德殿曰紫宸長春
殿曰垂拱滋福殿曰皇儀會慶殿曰集英承明殿曰瑞明
延慶殿曰福寧崇徽殿曰寶慈天和殿曰觀文大寧門曰
宣祐宣和門曰迎陽左右勤政門曰左右嘉福 己酉再
賜修內殿卒給錢 十月甲戌上以修大內成恭謝天地
於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優賞諸軍百官皆進官一
等是日還自延福宮 己卯冬至百官賀太后於文德殿
上御天安殿受朝 戊子如京使文州刺史入內副都知
江德明為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左藏庫副使右班都知閻
文德為洛苑使開州刺史並錄管勾修內之勞也其餘皆
作承安事遷擢者又十三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二

仁宗皇帝

追尊莊懿太后

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宸妃始主帝見莊懿母皇太后即以爲己子使皇太妃保視之帝即位踰十年宸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宸妃所出也及革乃進位遷薨年四十六二宮發哀成服苑中贈妃曾祖應已及祖金華王導延嗣爲先祿少卿父左班殿直仁德爲崇州防禦使母董氏爲高平郡太君始言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雙然曰宰相亦預言中事即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問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言歲時未利夷簡默其說請發哀成服備宮仗葬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夷簡遠求對太后猶知其意遣內侍羅崇勳問何事夷簡言鑿垣非禮臣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謂夷簡曰蓋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位宰相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退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

鑿垣事據魏泰未軒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薨報

規朝三日三月初一日發哀成服初四日贈三代十四日葬又報朝令并書之宸妃之號前此所未有恐是別創也當考

三月初宸妃入宮其弟用和才七歲後不復相聞用和窮困鑿賦錢爲業居京師妃既主于太后使劉美及張懷德訪妃親屬得用和於民間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閣門祇候終已持選用和禮賓副使二年三月庚寅太后劉氏崩四月皇太后既崩左右始以宸妃事聞者上號勸累日不絕 壬寅追尊宸妃爲皇太后 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大行皇太后五使並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上亦疑焉因易梓宮上遣李

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上嘆曰人言其可信哉乃於大行神御前焚香泣曰自今天壤壤平生分明矣

既葬易梓宮李用和視之據龍川別志邵伯溫見開錄乃云規視之蓋不然也 壬戌止始御崇政殿改命張士遜爲山陵及園陵使癸亥追尊太后諡曰莊懿 五月丁卯判河南府秦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請俟園陵畢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冊真宗之室詔太常禮院詳定以開禮官請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爲樂曲以崇世享詔恭依蓋惟演既罷景靈宮使

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希帝意始莊懿太后疾東梁院使張懷德押醫官楊可久等入侍 己巳進懷德為嘉州都監可久等皆坐黜罷 六月禮賓使李用和未有宅詔為館芳林園園辭不敢處丙午以惠寧坊第賜之 九月甲戌幸洪福院易衣服奠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又奠焉壬午莊懿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上頓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以中孝心乃引紳行哭出呈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縗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庭中皆改素服奉辭隨梓宮舉奠不已左右固請止上泣曰勿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 乙酉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兼侍講給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中馬元落翰林學士知河陽六宅使昌州刺史內侍押班盧守勳落押班為承興軍給轄前上御藥張懷德罰銅三十斤先是禮賓使李用和言發莊懿皇太后故陵有泉水沮洳以元暨守勳嘗同獲葬事故責及之懷德本擇葬地前坐依承信事已配廣南至是蓋徒遠處 十月丁酉柩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 己酉柩葬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主於奉慈廟 丙辰贈莊懿太后三代 戊午奉安莊懿太后神御於景靈宮廣孝殿 壬戌幸景靈宮酌獻太后神御 景祐元年二月庚子詔莊懿太后忌前後禁樂各三日不視事各二日 反莊獻太后之政

明道二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劉氏崩 四月戊申始聽政於紫政殿西廂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皇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特錄之

青瑛云獻可以天聖中上言按張存疏則當在明道元年又按蘇舜欽林書主詩乃元年五月間也今附蘇舜欽詩於此蓋轉對中張存疏下所注云張存上疏不得其時按蘇舜欽作林書主詩云主得罪未十旬宮中大則主奏封事蓋五月矣存上疏必相繼今附見林獻可本末丈夫不載今取舜欽詩附見更考詳詩曰狂說聖所擇愚謀幸不罪况乎言又文惠白明利害前日林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生自謂習曉大蓄心逃世病采成瑁可旨投願願殊函獻言何取介云昨見星山上帝下警戒意若曰曾極出處志峰憂安生弄神器開門納珍贖宗友若繫因親親禮日殺大臣尸其柄昨古希龍拜速速代虎叢無使自沈祭陛下幸察之聽臣斯不壞如觀賤臣言不瞞防禍敗一封朝飛入群日已醒毗力夫暮塞門縛急不容侍十手掉其詞如負殺人債幽諸死牢中繫灼如龜蒸亦既下風指點面播踏海長塗萬餘里一錢不得帶必令朝夕間渴飢死於械從前有一者縮肛氣如雞獨犬已驅除陽共吹糠稗奈何上帝明飛惡不可蓋倏忽未十旬炎官下其怪乙夜紫禁中一燎不容介天狂下林走

倉卒畏挂礙速延舊履延頭夫若空蔡明朝黃嫩出大
赦偏中外嗟乎林書主性命不可再翻合山惡人囚景
受恩貸法天又是年三月癸巳呈出中台貫河北入東
井沒別有聲場地食頃又有呈出大市垣中人側東流
入濁四月乙巳呈出貫索大如杯沒於鈞正側光熙地
又六月六日乙巳呈出東北方近濁水呈太徽有芒
呈至丁巳凡十三日而沒不知舜欽詩所指山呈者是
何也

士子詔內外無得進獻以求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若傳
宣有司責封復奏內降官輔臣審取處分罷制修寺觀毋
進乾元節香合及山儀帝始親覽殿政裁抑僥倖中外大

此類事不本末

悅 癸丑召知應天府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宋綬知應
天事見在兼通判陳州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范仲淹赴闕
通判河南事見在兼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事見在
相龍已未年臣呂夷簡判澶州樞密使張耒判陳州樞密
副使夏竦知穎州參知政事陳克佐知永興軍樞密副使
范雍知汝州樞密副使趙鼎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知
亳州皆太后所任用也 呂夷簡罷相事見在 范仲淹
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王德用為檢校太僕丞書樞
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
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故欲與之卒不奉詔
乃止興國寺東火近以省宅者乞兵防護德用不違太后

前有所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政事無為太后後坐甲者又
不奉詔上聞太后問中得德用前奏軍使事奇之以為可
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驅馳自効願
陛下威靈侍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帝遣
使者超入院降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馬季良為濠州
防禦使赴本州始太后疾加劇侍御史孫祖德請遷政已
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宮官還政者多進用
庚申擢祖德為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珠院降殿中
丞知吉州方仲弓為太子中舍監豐國監仲弓嘗請如唐
武后故事立七廟太后請其奏怒曰不作此員祖宗事製
而擢之猶用是得知吉州上以累更赦有止簿責為真定

此類事不本末

府定州路都監羅崇勳主仲弓者也亦降為鄂州都監其
後復降仲弓為河州別駕崇勳為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水
州安置 七月甲巳供備庫副使楊安節東染院使張懷
德並除名配隸廣南使術人張永信杖背初配沙門岳妻
文恭初配儋州又降內侍高品陳思忠為西京高品上清
道士韓文成配廣南初莊獻臨朝永信文恭杖杖安因安
節懷德偽為構詞以規取金帛文成亦因劉美家婢及思
忠請托禁中至是有司疑其姦狀故皆坐之 八月丙申
以太常丞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行州莊獻太后遣內
侍張懷信修山谷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使嚴忠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懷信歸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

為右謀議大夫修古雖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幸用事人願望畏忌而修古遺事出言無所回撓初貶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賜其家錢二十萬修古無子錄其婿劉勳為試將作監主簿十月辛亥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政為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下其敢言得失違政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許太后意出知崇州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其休務并假日並如舊制上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殿故也景祐元年正月壬申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上莊獻太后疏請歸政者也

莊憲嗣尊號

自入宮至稱太后詳見莊獻垂簾景祐元年八月尚楊二美人有寵楊太后亟以為言卒去之初蔡齊力爭削遺詔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為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合典雖或能整齊禁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大也

逐二美人據記開呂夷簡諭蔡齊據龍川別志

太后納陳氏女許立為后兄立皇后書氏九月壬子詔名

皇太后所殺曰保慶宮自今並以保慶皇太后為稱二年三、壬子加贈保慶皇太后三代十二月戊午禮保慶皇太后三代三年七月己卯新作延寧觀觀本王中正借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其地而建之癸卯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十一月戊寅保慶皇太后崩始上在乳保莊獻使后護視上起居飲食后必與之俱所以擁佑扶持恩意勤恪性慈仁謙謹寡過帝嘗召其姪承節承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僕小官可也乃命並為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尊尊號上奉錢稱臣后固辭之又歲奉錢二萬助湯沐后又辭曰此皆出民力願留以贍軍上從

莊憲嗣尊號

之上未有嗣后從容勸上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自宮即未踰亂養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主儀殿知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為后服總麻帝改用唐武口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中襖淺黃袍黑革帶踐虞主祠奉慈廟始復常服內出緡錢十萬位園陵費上益曰莊憲祝冊文並稱孝子嗣皇帝壬辰禮院言奉慈廟堂六間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室各兩間殿之東西穴室階藏尊號冊寶今請冊寶止藏於本室而分二間以奉安保慶太后神主從之四年二月己酉祔葬莊憲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己未祔葬莊憲太后神主於

奉慈廟 二月丙申內出莊惠太后閤金千餘兩市莊園
即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慶殿奉安莊惠御容
故也

廢皇后郭氏元仲女孔通補等林附見

天聖二年九月庚子皇太后手詔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
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詔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
貴日保故茲選於衰舊之門庶免他日或撓聖政也 十
一月乙丑立皇后郭氏 三年正月丁亥加贈皇后曾祖
中書令郭崇為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祖守璠及父允恭
並為節度使母祖母曾祖母國太夫人 四年四月天聖
初驍衛上將軍張美曾孫女與郭后同入宮上屬意之持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一

選為后而太后固立郭后於是以張氏為才人 六年九
月癸丑以才人張氏為美人時張氏已被疾後五日卒
明道二年三月立太后劉氏崩 四月己未門下侍郎兼
吏部尚書平章事呂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澶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蓋邪徑禁賄
賂辨佞士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
帝與夷簡謀以張書夏誅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
郭皇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即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
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召大駭不知其
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詞久乃知
事由皇后云 十月戊午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

州呂夷簡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十一月乙
丑追冊美人張氏為皇后上惟意所屬故也仍命內園使
奉守素即故堊為陵闕而不立廟 十二月初郭皇后之
立非上意浸見疎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為莊獻所禁
道希得進及莊獻崩上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
性妬屢與愈爭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後后不勝忿
起批其頰上亦起救之后誤口上頸上大怒有廢后意內
侍副都知閻文應白上出爪痕示執政近臣與謀之呂夷
簡以前罷相故怒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結諷乘間言后
立九年無子當廢夷簡替其言上意未決外人藉籍有
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諫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

通鑑卷一百六十一

一

不可使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勸有司毋
得受臺諫章疏 乙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淨
妃玉京冲妙仙師召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官章疏米不
得入仲淹即與樞密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
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
郊右正言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后不當廢願對以盡
其言色殿門者聞扉不得通道輔撫銅環大呼曰皇后被
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有詔宰相召臺諫諭以皇后當
發狀道輔等悉詣中書語夷簡曰人臣之於帝后猶子事
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疎止奈何順父出母乎眾譁然爭
致其說夷簡曰發后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公不過引

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大德何足法也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上躬克舜之資而公顧勸之效昏君所為可乎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詰君吏自見上力陳之道輔仲淹退將以明日留百官口軍相廷爭而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道輔等罪 丙辰三日道輔等始至侍滿院詔道輔出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初除道輔比還家初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並出城仍詔諫官御史自今並須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重中外絳平陰人也借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劾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少連疏曰臣初聞非時召而府大臣議皇后入道一日之內都

道輔等事

下嗟然以為母儀天下固無入道之理翌日又聞兩府列狀乞降后為淨妃臣與孔道輔范仲淹等恐詔命一行難於逆後是以羣臣詰殿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復面對令就中書商量宰相雖知其誤然猶責臣等翻覆率易故道輔仲淹斥守外郎臣等例皆蒙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聞言路天下無不歡忻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逐行黜責中外皆以為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絕來者之說也竊觀成論自今有章宜如故事表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違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盡陸贄元亮叩殿陸贄宋中錫前史以為美

今陛下未忍發出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為妃珠宮御寒安敢默然陛下深維道輔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又上疏曰高明粹清疑德無累者天之道也然氛穢蔽翳晦明偏差乃陰陽之沴耳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乘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淫德澤而氛穢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祿而不疎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負狂瞽痛陛下復仁聖之具美之肯綮之良輔固成不忍之忿又指不遠之復臣是以澄肝膽披情素為陛下廓清氛穢蔽翳之類易曰大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曰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昨者二

道輔等事

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中宮被譴入道又傳降為妃而離宮廷矣臣與道輔等皆在言職以謂皇后母儀萬方非有大過而動搖則風教凌遲况闖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出則告宗廟發則為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為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為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姦邪之人離間陛下耶臣等前詣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言修言中外之議以為本可宜速降明詔復宮中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擬廷具知持示合容未行廢然

置之別館俾自備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嘗懸置刻
館為后為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下紀有
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縉紳備無敢為
陛下言者臣所謂氣稜蔽翳以累聖德蓋臣職有曠耳夫
中宮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內外文臣以至戚里皆萌觀
之心或進女口以希選納或巧事寵愛以結內援則使陛
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之亂變故以生社稷可得安乎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斯大不可者一也
陛下舉事為萬世法苟因掖庭爭寵而遂廢后何以書采
示于孫况祖采以來未嘗有廢后之事詩云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斯大不可者二也臣竊恐委任之人引漢武幽陳

漢武紀卷之六十一

二

皇后故事以陷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
其行事而為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
皇后置別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
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嬖倖之如初天
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懼豈不美哉苟為邪臣所蔽不
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狂必見於他日言闕不正之亂
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訖不報

正文實錄並云范蠡權御之中丞按廢后時蠡罷中丞
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蠡前有此議今沒其官而
不書庶不相抵牾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陳氏勸進珠
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

氏無世間不可儀履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職遂廢按
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廢郭后同時今不取也

將作監丞富弼上疏曰郭皇后自居中宮不聞有過陛下
忽然廢斥物議騰湧自太祖太宗真宗三后撫國凡七十
年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宗之訓而遂有廢
后之事治家而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極
陳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含忍
以招諫諍况仲淹所諫大德億萬人之心陛下縱私忿不
顧億萬人之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昔莊獻臨
朝陛下受制事體太弱而莊獻不敢行武后故事蓋賴一
二忠臣救護之使莊獻不得縱其欲陛下可以保其位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三

二

忠臣之力也今陛下始獲暫安遂忘舊日忠臣羅織其罪
而遠逐之陛下以萬乘之尊發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
損之體則極大也夫發后謂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
唐姦臣許敬宗李季世勸詔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
欲發后但可不納所諫何必加責以重已過今匹庶之家
或出妻必告父母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責為天子莊
獻莊懿山陵始畢攻土未乾使以色欲之心發廢后氏而
不吉未嗣是不敬父母也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
下廢無過之后一也逐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
所行臣實痛惜之莊獻太后臨朝以劉從德死恩典太重
臺諫曹修古等四人連名上章極諫莊獻大怒陛下不得

已遂此四人然心甚惜其去莊獻覽佳陛下並行召命
優與恩獎復處憲署修古雖死厚加贈典如此者蓋陛下
憐其忠耿不避禍難耳今仲淹所諫又甚於修古等所陳
修古等追用而仲淹然素陛下何所見前後之異也况仲
淹以忠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以
此自擢用之既居諫列或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
無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哲王亦無以過此今仲淹
聞過遂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
不知自今後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
不信矣諫臣不諫大非朝廷之福今百執所為皆一司一
句豈常者皆能幹之是易為也如仲淹者乃為臣之難

頭監紀事大政卷三十一

能者也今幹一司一局者皆坐取遷陟立居顯要而仲淹
不惜性命為陛下論事而遠徙外郡臣恐百辟化之皆務
為易者而不為難者陛下一旦有難為之事不知何人為
陛下為之居諫官者務要訐直乃號稱職依違者為曠職
今循默者居顯要而訐直者尚居散地苟如是若不若發諫
官如不欲廢即循默者可去訐直者可用請陛下急圖之
今天下凶歎盜賊如麻國用空虛人心惶擾臣觀此已
有窺覷之心陛下當兢兢惕息宵衣旰食日與臣僚講論
安天下之計猶恐不及而乃自作非靖廢嫡后遂諫臣使
此醜聲聞於四方知陛下不納諫臣朝政不舉則姦雄益
喜以為內外皆亂事勢相持必可集事臣一念至此心寒

骨顛此已然之兆固非臣之臆說也望陛下審思之明察
之發后已行雖未能悔過臣願陛下急且遣還仲淹復其
疎職減二過之一庶乎疎路不絕紀綱復振使姦雄不能
窺陛下淺深社稷之慶也臣昨先父喪赴闕途中聞此今
至京師未及陛見乃忘不出位之責而味死有關於陛下
者臣實不惜一仲淹蓋陛下所舉錯耳流入不報 景
祐元年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 十月癸酉以
淨妃玉京冲妙仙師清悟為金庭教主冲淨元師美人楊
氏聽入道賜名宗妙並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瑤華宮
二年八月己卯古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為龍圖閣
直學士時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頭監紀事大政卷三十一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議者因知
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十一月戊子金庭教主冲淨元
師郭氏薨后之復葬也上直以一時之忿且為闕文應等
所措致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瑤華宮上累遣使勞問於是
又為樂府詞以賜后后和答語甚悽愴文應大懼會后小
疾文應與太醫珍視遺口口院數日遽不起中外疑文應
進毒然不得實其時上致齋南郊不即以聞及聞深悼之
詔以后禮葬其兄中和中庸並加遷擢右正言直集賢院
王亮臣請推舉左右侍醫者不報 十二月辛亥昭宣使
恩州團使入內都都知閻文應領嘉州防禦使遂都都知
為泰州鈐轄尋改鄆州鈐轄其子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

院士良為內殿崇班罷御藥院時誅官姚仲孫高若訥劾
文應方帝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
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真毒者請并士良出之故有是命文
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侍制范仲淹
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恚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勝必死
之卒聽仲淹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 三年正月士良追
冊故金廷教王冲淨元師郭氏為皇后命制誥丁度內
侍押班藍元用同復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傳其謚冊祔廟
丁酉葬於奉先資福院則由簿儀物並用孝筆皇后故
事 嘉祐四年上始欲於景靈宮建后影殿禮官言其不
可遂廢既而翰林侍讀楊安國請賜謚冊祔於后廟劉敞

等又言其不可議遂格

美人尚氏楊氏爭寵

明道二年十二月美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尚氏嘗於上前
出不遜語後皇后郭氏后不勝忿起批其頰誤查上頭后
以是坐廢 景祐元年四月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為開
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
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責美人詔
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 庚子美人尚氏父繼斌
為右侍禁從父繼恩繼能並為右班殿直
按實錄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為國
子助教今尚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

無所謂延福者蓋延福別一尚氏父即當考

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居洞
真宮楊氏別宅安置襄者母后臨朝臣僚咸屬多進文曰
入內今悉遠遷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
內治郭后既廢尚楊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殿上體為之
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
為言上未能去入內都都知閻文應平暮侍上言之不已
上不勝其煩乃頤之文應即命輦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
泣涕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博其煩罵曰官婢尚何言驅
使登車翌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遣詰中太后參決軍
國大事之語呂夷簡嘆曰蔡中丞豈不知吾豈樂為此哉

上方年少恣禁中事莫有主張者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

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職者以為人主
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宮中而垂簾
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為夫也

逐二美人指記開呂夷簡諭蔡齊據龍川別志

甲戌降六宅使從演為六宅副使東八作副使從演為內
殿承制仍絕朝謁母宮國夫人和氏坐不能到導自今母
得入內右侍禁尚美人從從受美人所寄金又為訪求其母
演嘗以婢遺尚美人從從受美人所寄金又為訪求其母
故皆責之 丙子編管繼斌於鄧州繼恩湖州繼能滁州
從從從演皆德芳孫也逾年乃復從從從演官仍許朝謁

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懷節為左驍騎上將軍坐令
弟懷德婦侍貨私遺尚美人求管軍上以其父繼忠嘗陷
契丹不欲重貶之 戊申詔入內侍省以所估尚氏等
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給軍費 十月癸酉美人楊氏
聽入道賜名宗妙居安和院 皇祐二年七月丁亥贈美
人尚氏為元儀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
瑤華宮至是復位號

立皇后曹氏

景祐元年九月甲子軍臣呂夷簡等上表請立皇后尚楊
二美人之出宮也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當求德
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綬誅曰

皇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宮中不亦與前日詔語相戾乎後
數日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上曰宋綬
亦如此言宰相呂夷簡副樞密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史
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卒罷陳氏或曰陳氏
父號陳子城使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后嘗許以為
后矣主掖廷將進御勾當御藥院閻士良聞之遽見上上
方被百葉擇曰士良曰陛下聞此何為上曰汝莫問士良
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上曰然士良曰陛下知
子城使何官上曰不知也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
名也陛下若納奴之女為后豈不愧公卿大夫耶上遽命
出之士良又應于也

甲辰詔立皇后曹氏贈尚書令其王彬之孫女也郭后廢
始聘后入宮 乙巳命宰相李迪為冊禮使參知政事王
隨副之宋綬撰冊文并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
監蘇御史襄行會稽孫馮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
而後行秘書丞曲江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王叢斐元祐繫年錄云呂相曰太后曰亦明聞仁宗罷
陳子城親事否太后曰仁皇聖明御藥閻安說得子細
其父士良當時正親近一日仁皇曰你可不賀我士良
曰賀甚事曰賀我奪得皇后士良曰誰家曰陳子城家
士良曰子城官職乃奴隸也富民用錢買到仁皇遂曰
幾乎錯了明日以語呂夷簡夷簡賀聖明又言夷簡先

皇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見非也却見仁皇說與聖明如此余曰願陛下體此意
呂相亦云然太后問曰當時因甚去明肅服內納后大
臣悉肯神宗曾問不知何故如此便是臣庶家也不肯
呂相等皆不對知樞密院先下余語韓師朴曰適來事
先令公嘗說及今再欲上奏既復對師朴奏適來聖問
明肅服內納后先臣却曾說與王叢斐余曰臣嘗聞韓
琦說此事當呂夷簡作宰相范仲淹作諫官仲淹語琦
曰呂相又勸上做一件不是當故事也須共理會仲淹
往見夷簡面責之夷簡曰固知非理司諫却不知裏面
事上春秋或妃嬪已雜進不早立后無以制非所以愛
上仲淹無所復言見韓琦曰呂相幸自不是被他有說

然沒可奈何太母笑曰元來却是恁地韓師朴又曰應是恐妃嬪中進起來作后太母曰口門穢甚事體余曰頃立后則事體自然正按立曹后時范仲淹已責知睦州詰使簡者必非仲淹也嚴史誤記

十月甲中以選納皇后賜在京結軍班侍走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戊申贈皇后三代祖彬進封魯王父妃為太傅兼侍中 庚戌封皇后祖母唐氏為延安郡太夫人

辛亥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曹瑋為衛州團練使瑋兄女為后禮皆瑋主辨於是奏曰陛下方以五公屬天下臣既被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托願真於理時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十二月己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

步軍都虞候康州防禦使涇原路副都部署曹儀為耀州觀察使落管軍皇后既立儀自乞罷軍職從之 二年十一月戊午贈皇后三代又進封延安郡夫人唐氏為舒國太夫人 慶歷八年十月王質以衛氏之變動極言中見帝北依氏龍幸初帝以閏月之望欲為禁中再張燈后力諫止其後三日衛士數人踰屋至寢殿時后侍帶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持連宮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給奏宮人歐小子曰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取妄言耶后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剪其髮以為識

諭之曰賊平加賞以汝髮為證改宦者爭盡死力賊即擒倉卒處置一出於后后問侍中有與黃衣卒亂者事覺當誅求表於帝左右帝欲赦之后具衣冠見帝固請誅之帝曰爾杖之足以懲矣后不可曰如此無以肅清禁庭矣帝命后坐后立請幾移兩夜帝乃許之遂誅於東園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仁宗皇帝

宦寺專恣

天聖四年二月戊申朔置上御藥供奉四人御藥院掌按
驗秘方和劑藥品以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 至道三年
始置以入內供奉官三人掌之或參用士人於是別置上
御藥供奉其品秩比內殿崇班專用內侍其後多至九人
三月辛巳許上御藥供奉藍元用等封贈父母妻元用繼
宗養子也 九月監祭御史曹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
人晨朝將至朝堂黃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及為所
嘗修古奏前代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和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答二

黃門 六年二月丁丑詔上御藥供奉藍元用張懷德羅
崇勳並落供奉為上御藥 七月丙辰以翰林學士兼侍
讀學士蔡齊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羅崇勳趨齊上修
景德寺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避其記不上崇勳怒
錢於太后命齊出守參知政事嘗守道固爭留之不能得
尋以親老易岳州 七年正月曹利用不恤中人羅崇勳
請往按治曹內不法事見曹利用罷極否內侍呈南繼明
等三人給事太后問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美利乞還官
事下羣牧司閱實無美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
欲附會為奏羣牧判官司馬池獨不可史拜曰三中貴人

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初至開

門為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糧州 五月
甲戌太常博士范頤為右司諫先是頤知廣德軍尋以疾
監許州仙臺觀上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頤頓妻結之懷
德屬於太后遂召還問所對曰今權臣騎將不可
制益指曹利用也久之乃授頤諫官 九月丙寅詔開門
自今入內都知押班如昭宣使以上即與各省使等為一
班皇城使副以下並在皇城使之上別作一行太祖朝都
知押班率供奉官為之內中祇應裏頭中衣褐衫而已羣
相呂夷簡不考故事輒升其班次議者非之 八年六月
丙辰韓守英藍元用呈南繼明並遣官職以上三朝國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也 九年五月己巳秘書丞知陳留縣王冲配雷州編管

初內臣羅崇勳就縣請官田不得使皇城卒盧告冲下物
有刺利事 太后令崇勳劾之冲不能自明故重責 明
道元年二月呂夷簡言出喪事太后不許夷簡謂羅崇勳
云云崇勳懼馳告乃許之詳見通鑑 七月乙酉封天
章閣待制范頤母為年縣太君劉氏為永嘉郡太君時上
御藥張懷德傳宣中書而持封之 九月大內火韓守英
藍繼宗江德明盧守勳並遣官自上御藥而下至內品凡
遠擢十五人並以宮庭火錄衛來與之勞也 詳見大內災
十一月戊子江德明閻文應等遣官並錄管勾修內之勞
也 詳見大內災 十二月癸亥詔上御藥院自今比內殿承

制上御藥供奉比崇班仍居本品之上 二年三月甲午
皇太后崩 四月帝始親政罷上御藥并上御藥供奉以
上御藥楊懷志江德用並為供修庫使楊承德楊餘懿並
為洛苑副使上御藥供奉蔡舜卿張懷信武繼隆任守忠
楊安節為供修庫副使以內供奉官四人勾當御藥院
如故事 丙辰降文思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江德
明為西京左藏庫使并代路鈴轄三陵副使宋染院使羅
崇勳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監洛苑副使楊餘懿為齊州都
監楊承德同州都監供修庫副使張懷信為岳州都監楊
安節為晉州都監武繼隆為新州都監任守忠為黃州都
監蔡舜卿為路州都監初大行皇太后輔政而德明等又
通請謁權寵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借以為
亂也上不欲暴其罪故止斥之於外
楊懷志江德明二人未見實官當考
七月辛巳楊安節張懷德並除名配隸廣南陳思忠降為
西京高品 八月庚子侍御史段少連言頃歲上御藥楊
懷德至連水軍稱詔市民田三十頃給僧寺既而不得民
市民田請下本軍還所市收其直入官從之 十月乙巳
左藏庫使普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并代路鈴轄江德明
洛副都知須果州防禦使為澶州鈴轄西京作坊使內侍
押班朱允中落押班為六宅使大雉軍鈴轄初德明等在
莊獻時頗用事至是言者猶以為不檢喪故落職而外遷

之

外戚驕橫

天禧四年五月己未洛苑使黔州刺史同勾當皇城司劉
美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領昭州防禦使詳見去歲
六月軍臣寇準請治皇后宗人橫於蜀奪民鹽井事見丁
謂事實監察御史章頌當受詔鞠邛州牙校訟鹽井事劉
美依倚后家受託使人布其獄頻請捕繫上以后故不問
出類知宣州錢惟演請除丁謂首相事見丁謂事實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仁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 四月
壬寅以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為口口家奉茶而劉美女
婿也於是詔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食促令早了主試分
為作之
此據江休復雜志主試者學士晏殊也
大聖元年正月庚寅贈侍中劉美妻吳興郡夫人錢氏封
越國夫人錢氏惟演妹及卒擬視朝三日上初即位太常
丞直某賢院判吏部南曹丁度嘗獻玉鳳論於皇太后以
戒外戚 三年正月壬子加贈皇太后兄贈侍中劉美中
書令追封嫂越國夫人錢氏為鄆國太夫人 五年三月
王蒙正為荆南駐泊都監挾太后姻橫肆知府李若谷絕
以法議事多異同轉運使王頊具奏頗右蒙正戊申徙若
谷知潭州蒙正女劉從德妻也 六年六月丁亥以太常
丞直史館馬季良為龍圖閣待制詳見去歲 八年四月

甲午從京西轉運使工部郎中王彬為河北轉運使部吏
 為崇正太后姻家猾橫不法彬發其贓罪下吏忤太后意
 復從京東 辛亥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錢惟
 演來朝惟演以疾求赴京師也 六月癸巳呂夷簡等上
 三朝正史龍圖閣侍制馬季良專督三司應報文字亦賜
 勳一轉 戊申賜和州刺史劉從德敕書獎諭從德知衛
 州碑屯田員外郎戴融為同判而融楚人善諂任因率州
 人千數妄言治有異狀乞刻碑記之朝廷雖不許以太后
 故猶降褒詔從德美之子也縣吏李熙輔者善事從德乃
 為於朝太后喜曰兒能為人知所以為政矣即日擢熙輔
 京官從事河南鄭縣因緣從德亦擢美職時監司以太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六

故多假借從德獨轉運使王立按舉無所容 八月丁未
 徙判許州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陳州 九
 月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指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
 趙損厚給之己已擢損為樞密副使 九年正月辛未改
 新判陳州錢惟演河南所始惟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
 州遣延不赴且固相任天章問侍制范頌奏曰惟演嘗為
 樞密使以是太后如屬罷之亦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
 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而惟演自言先家
 在洛陽願司官鑄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頌入對
 太后謂曰惟演去矣頌曰惟演奴僕皆得官不去尚美以
 為時惟演弟處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

澧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演不當為其弟求遷且就縱
 兵權乞罷之不報 九月王蒙正子喬維桂老卒死妻與
 子以病告聞封府已母驗死知府事程琳察其色有異令
 有司驗劾得桂死狀蒙正連姻太后家太后因琳對謂曰
 喬維桂非殺人者乃其奴蓄毒之耳琳對曰奴無自專理且
 使令與已犯同太后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其夫李
 成然而挈其女姪歸成熙訴之琳命遣女吳氏曰已納宮
 中矣琳即請於帝且曰臣不言恐誅臣有以議陛下者帝
 命亟出之 十一月初蔡州團練使知相州劉從德卒年四
 十二贈保寧節度使封萊國公謚康懷太后悲憐之尤甚
 錄內外姻戚門人及童僕幾八十人從德姊婿龍圖閣直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四

六

學馬季良母越國夫人錢氏兄惟演子集賢校理暖及妻
 父王蒙正皆以遺奏各遷而官七田員外郎戴融嘗佐從
 德衛州為度支判官侍御史曹修古殿中侍御史郭勸楊
 偕推直官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
 然修古知衛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為責輕丁酉降修古為
 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勸偕為太常博士勸監濰州稅偕
 監許州稅少連為秘書丞監連水軍稅曹修古改知興化
 軍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子時作監主簿館閣讀書直方
 為大理評事季良辭所遷官故以命直方也 明道元年
 王蒙正侍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高觀為益州路
 轉運使極論其不可 二年三月庚寅皇太后崩 四月

上始親覽庶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以景靈宮使
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錢惟演判河南府 己未降龍圖
閣直學士工部侍郎馬季良為濠州防禦使赴本州 七
月四方館使連州刺史王克明者承衍孫莊獻太后姪婿
也嘗令人入宮中言太后有災當禳禱之遂得白金百兩
至是御史發之降克明為正武大將軍壽州都監 九月
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章事
赴本鎮 甲申再貶濠州防禦使馬季良為左屯衛將軍
徐州安置御史中丞范祖禹言季良僥倖得官當行追奪故
也開封府又劾奏季良冒立券庇富民劉可謙免尸役詔
許季良自陳以地給還之初惟演欲為身計首建二后並

皇紀事本末

配議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曖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
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祖禹劾奏惟演不當擅議宗
廟又言惟演在莊獻時權寵太盛與后家連姻請行降絀
上諭輔臣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祖即袖告身入
對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
莫憂利害願納此不欲復為御史中丞矣上不得已可之
祖乃趨出丁卯復奪曖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堵
子皆補外州監當

貴妃張氏寵幸

康定元年十月癸未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
張氏並為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克封天聖初夏南郡依大

姓曹氏嘗以女妻之後擢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
卒京師從兄克佐將赴官於蜀而曹氏請以諸孤從行克
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克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歲與
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履長得幸於上性聰明便巧挾智
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
御累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朱氏並為才人朱氏開封人也
慶歷元年八月朱氏生子曦張后本傳云慶歷元年封
清河郡君誤也會要亦誤

皇紀事本末

慶歷元年十二月丁酉進封才人張氏為修媛 二年五
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為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
張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克封為秘書監 戊
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之成服苑中
羣臣奉慰殿門外 閏九月贈修媛張氏曾祖東頭供奉
官文漸為寧州刺史祖試校書郎額為光祿少卿外祖應
天府助教曹簡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修媛追贈三世前此
未有也 三年七月乙未封皇第四女為賢和公主而五
日薨追封越國公主生始二歲其母張氏寵愛日甚冠於
後庭忽感疾進白帝曰所以子災者貧薄而寵厚也願貶
秩為美人庶幾可以消咎謹帝許之戊申以修媛為美人
四年三月己巳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阮旻充侍從

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珠官余靖言外議皆云克佐職見
淺近託依後宮攝攝之勢已得內降指揮改賜章服又從

內批與省所差違大臣依違不能堅執遂與府不提點伏
惟陛下近歲以來每事忠治預節淫貨放減後宮絕糾封
之官無私竭之寵此皆日來親行至美之事安得更使外
議藉藉如此臣深為陛下惜之又言克佐修媛之世父進
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上曰朕
豈以女謁進人蓋因臣僚論薦而後爾如物議不允當更
授一郡耳

上雖有此言克佐不出明年五月除戶判

六年四月辛未進封美人張氏母安定郡君曹氏為清河
郡夫人 七年五月乙卯西頭供奉官閻門祇候口化基
為丞州觀察使化基美人之兄特誥之 七月壬午戶部

副使祠部郎中張克佐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轉運使

克佐此除獨無言者當考

八年閏正月辛酉夕崇政殿親從官為變他日上語輔臣
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危蹕功極密使夏竦即倡言宜
講求所以尊異之禮軍相陳執中不知所為翰林學士張
方平見陳執中言漢馮婕妤好男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心大萃
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從方平言而已

張氏此時未為貴妃墓誌及附傳皆云貴妃候也

四月甲戌祠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克佐為兵部郎中權
知開封府侍御史知雜事張昇言克佐緣恩澤進用太驟

非所以公天下不報 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為貴妃仍
令所司擇日脩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
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王贇因賊人根本起皇后閣前請
究其事英勳搖中宮陰為美人道地御史何邦入見上以
贇所言諭却却曰此奸人之謀不可不察也上寤事寢不
復究然美人卒用色駕功進妃位

此據鮮于侁所作墓誌及却奏議墓誌未議雖不出王
贇之姓名安為察已御史臺記載贇事七詳今取此以
為據

庚寅翰林學士古誥議大夫知制誥史館修撰承和承職
知許州國朝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有司必

進冊之禮人不知也

疾旨而後進又及制詞既授閤門宣讀學士院受命而書
之送中書結三省衙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
貴妃却通當制不俟旨為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
之亟封以進妃方受受幸美行冊禮得告大怒慚地不肯
受却坐是然初却亦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
之淑心知其誤謂却曰第進何所疑却果得罪去議者
益惡淑傾險云 十一月乙卯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
王贇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贇密賜金幣
以巨萬計嘗謂人曰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贇俸
冊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贇職
十二月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初禮官有議妃

當受外命婦拜者判太常寺張揆曰妃一品正與外廷王公等並可當命婦拜也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莫敢抗禮况貴妃乎同知院邵泌曰官省事秘不可知然今下有司議口在外一品南首上事儀爾而百官班見禮固無不容眾意乃定 皇祐元年三月癸卯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充佐權三司使 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充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充佐以後宮親不宜制國用不聽 二年六月戊辰贈貴妃張氏母越國夫人曹氏曾祖旭為秘書丞祖靖為祠部員外郎 丙子諫官已極陳旭與金等言今億兆之求皆謂三司使張充佐凡庸之人徒緣私寵驟加顯列是非倒置職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四

業都志諸路不勝其誅求而帑亦煩於借助法制口獎商旅阻行而充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梗厲實自斯人臣等竊以任用充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下拂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惡殊殊雖懷祈禱祠無以益也拂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攝無以極也陛下何底一充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而稔成危機者乎竊為陛下痛之也極又言竊緣三司使張充佐平緣恩澤驟陞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廢廢利權反覆公私困弊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又况庸常不才者乎但當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 庚辰特封貴妃張氏第八妹為清河郡君 九月兵部員外郎

如制誥稽顙為翰林學士未及上謝辛丑卒即其第賜告初製衣金帶鞅勒馬及明堂賞物張貴妃之父充封嘗從願學所為文多納頌家及貴妃為修媛令其第化墓詣頌求編次充封文稿為序以獻頌不答亦不以獻 閏十一月己未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充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 庚申又加張充佐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進士出身充佐之子也 癸亥知諫院已極言今充佐謂之親則若杜審象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則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并以此與之若非內外協應豈能稱福享至此哉充佐功據如此懸蓋不知真或朝之穢汚白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四

畫之魁魁也况下制之日陽精闕暴氛霧繼起天道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逆履充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宜撤節度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執政布上旨一日除充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懦儒或遠遜退避動經旬決則充佐之命必遂行瑜珠弗及矣 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充佐不當其疏曰臣伏觀張充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竊以充佐素乏材能徒以寅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辨經費充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縱有瑜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

加宗寵轉踰於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惠一詞無不差駭大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疎戚庸常之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先住居職物議紛紛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藉居位日親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即祇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度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戚本朝太宗皇帝誅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偕盛以取顯復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先住新命除與一部以息中外之議疏入不報 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五

廷諍復率殿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陳旭吳奎於上前相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 張未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先住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奎臺上殿爭之仁宗初或怒迎謂之曰宜欲論張先住乎節度使罷官何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表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太宗總曾為之恐非罷官上味然而先住之命竟罷按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表行張先住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在嘉祐間雜志誤今不取 乙巳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先住三司使及言親連宮掖

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差便遂除置徽使淮康節度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謹謹在法當斥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屬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並先中中書取旨時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極極劾使梁通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罷先住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先住亦奏辭置徽使景靈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屬卒不行 三年三月庚申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劉沆為參知政事先是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家也受富民金為偽告初事敗繫開封府獄人傳以為語連越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

五

沆知開封府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不聽 八月辛卯淮康節度使同羣牧處置使張先住為宣徽南院使判河陽 御史中丞王舉正言先住本常才但以夤緣後宮叨據非分自去冬冬罷三司除宣徽制命方出中外莫不駭聽其時臣與諫官御史至留班廷議而爭之奪罷宣徽尚恭節度名品今四方多虞災異數見若非獎擢有功任用賢直則何以以上答天戒下慰民望哉先住自罷宣徽使方逾半年端坐京師以尸學疎今復授之蓋增郵誦此乃執事之臣不念祖宗基業之重順願固罷不能執奏制命既行有損聖德陛下不納臣盡忠愛君之請必行先住濫當稱位之典即乞黜

臣以誠不識忌諱愚直之人不報知疎院也極陳旭天奎
相繼言亮佐判令使下物職騰沸况臣等以言為職豈敢
私自顧慮各為身謀哉直以告已再行若固守前議復乞
進身於朝廷事體亦未為當所以進退惶惑不即論列雖
然事體有必須裁判者不可不深察臣等不得不極疎也
張亮佐恬恩寵之厚使求親望不知紀極始欲得至使
今已行前命付之矣雖出領外鎮將來入覲即圍本院供
職以致使相名器之大者豈可皆緣恩私每求而不讓必
使足欲以重灼天下此不可不深察也伏望恩已然之夫
為社新之制特降詔旨申勅中書諭以亮佐皆緣恩私不
次超擢享此名位已為過越將來更不令亮佐相之任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四

不許本院供職及趨赴河陽任所無幾獻蓋人情防社間
陳臣等不勝為國納忠激切之至 庚子詔自今張亮佐
別有遷改檢會此劉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
得過二員 至和元年正月癸酉貴妃張氏薨初妃既受
封冊龍愛日盛出入車御華楚頌慶並后即嘗議用紅繖
增兵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上可法度事無
小大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
幸少比然終不得奏政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
殿廡傲衛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又朕嘗禱而言
中妃刺臂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奇之入內押
班石全彬探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

為可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頃翌日問宰相既而判
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和判培王洙等皆附全彬
張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莫於皇儀殿
移班慰上於殿末極持報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
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過禮
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四

大臣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殿按
張惟吉傳治喪皇儀諸宦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此當
問宰相然則言當問宰相者獨惟吉也全彬實與劉沆
王洙等合謀為非據之禮又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
據取以為出自全彬今不取且妃喪耶得闕學士院其
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
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用禮官議故當時皆謂拱辰請
之其實不自拱辰請也今夏如剛使不相抵牾
初有司請依判王故事報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口口
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
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過過刑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進冊貴妃為皇后賜諡溫成先是御史中丞孫抃奏
請罷進冊不報初賜諡曰恭德樞密副史孫沔言太宗四
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今恭德之諡其法何從且張鄂二
后不聞有諡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改因

改溫成林及侍御史口澆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等皆求補
外知雜事郭中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禁宮城樂一
月 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宰相率百官詣
殿門進名奉慰 壬午以溫成皇后薨遣官告太廟皇后
廟本慈廟 甲申軍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謚冊於皇儀殿
百官詣西上階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上宿
於皇儀殿 乙酉上成服於殿陛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
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始車發引由右昇龍門出右
掖門升大昇輦設遺殿先是詔樞密副使孫沔請奏冊沔
奏率穆皇后哀比葬行事皆兩制官分溫成進謚反詔二
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上上廟陳故事且曰以臣孫

此三言本末志

三

沔請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請冊則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
執中取而請之既殯百官復詣西上門進名奉慰 戊子
錄溫成皇后從弟著作佐郎希甫為太常博士光祿寺丞
及甫為秘書丞太常寺太祝正甫為光祿寺丞右侍禁閣
門祇候山甫為西頭供奉官姪大理寺丞素為太子中
舍西頭供奉官守誠為東頭供奉官妹婿左班殿直奇班
侯思廉左侍禁曹詢並為祇候姪婿太常寺太祝盛和仲
為大理評事又錄其妹屬十數人 己丑賜溫成皇后母
楚國太夫人曹氏教坊第一區 二月丁酉詔禮院考
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溫成皇后皆立小忌
先是有請立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來后廟

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愛而變古越
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使孫沔極陳
其不可御史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以為言皆
不聽尋罷之 壬申溫成皇后母楚國太夫人卒報視朝
三日幸其第臨奠 六月乙酉進封皇后父妃為東海郡
王溫成皇后父克封為清河郡王母曹氏為齊國夫人
七月丁卯禮院言奉詔參定即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
時早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太后太祖嫡配止即陵所置
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溫成皇后宜
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
皇后園 七月癸未禮院言今立溫成皇后祠殿而未見

此三言本末志

六

考惠故事請每行至真止令本處內臣主之詔孟享時差
知制誥侍制行事其制如后廟牙盤食差減之 九月癸
未禮院言溫成皇后葬所請稱溫成皇后園陵從之 乙
酉溫成皇后故殯上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
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既為宰相不當領溫成皇后監護
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固爭
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 丁亥改命劉沆為
溫成皇后園陵監護使禮院請溫成皇后廟祭若視皇后
廟一室之數從之 十月甲午禮院言溫成皇后四時薦
新及朔望並如皇后廟命宗正寺官行事從之 甲申軍
臣率百官詣奉先禪院奠溫成上不御前後殿 丁酉葬

溫成皇后御西樓望極以送白製挽歌詞軍臣率百官進
 名奉慰 丙午溫成皇后神主入朝上不視事百官進名
 奉慰 己酉葬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張堯封母齊國太
 人曹氏報視朝后臨終見帝以父祖未葬為托於是為葬
 其三世於冢旁 十一月甲子內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
 成皇后廟祭饗樂章四下太常練習之 嘉祐三年九月
 丙子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既舍錢日三
 千 四年六月自溫成之沒後宮得幸者九十人謂之十
 閹周氏董氏及溫成之妹皆與焉妹初進才人加賜銀五
 十兩金五百兩固辭不受上曰向也月奉二萬七千今也
 二十萬何苦而辭對曰二萬七千妄用之已有餘何以二
 十萬為卒辭之 七年正月乙亥詔改溫成廟為祠殿于
 歲時令宮人以常儀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
 順之事乃言溫成皇后立廟城西四時祭奠以侍制舍人
 攝事王帛樸獻登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
 於講求昔高宗遣變飭已思及祖已訓以祀無豐于况况
 以嬰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故降是
 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仁宗皇帝
 宗室遷官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祀天地於圓邱以太祖太宗真宗
 並配大赦錄唐梁後唐晉漢周及諸偽國後建隆以來臣
 僚將校沒於戰陣無子孫食祿者於所屬自言宗室並與
 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殿直皆換西班官 丙午宗子
 諸司使領諸州刺史者十二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團
 練使諸同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諸司副
 使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內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並
 為將軍率府副率用乙未赦書也先是宗子無遷官法惟
 過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及此南郊並備三聖宗子皆上
 表乞推恩故為此制舊自借職十遷乃至諸司副使令副
 率四遷即遷領刺史八遷即為節度使云
 宗子換官姓名晉錄與百官表畧不同今參取之凡自
 正刺史以上遷改者不在此數記綱載呂中言國見
 上體不安故擢允讓管勾宗正司宗室聽換西班官皆
 中公之策也故特自借職十遷至諸司副使及換西班
 官自率府副率四遷即為諸郡刺史俸祿十倍於舊國
 用益廣至今為憲按上不豫乃去年八月其九月即康
 復然則允讓管勾宗正司及宗子換官自別有所為也
 宗子換官沈括筆談當得其畧允讓管勾宗正當從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史筆談云宋子換南班官世傳王文正公三為宰相日始開此議不然也故事宋子無選官法惟遇希曠大慶則普選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禮乞推恩使諸王官口口約草表上之後見宰相王沂公公問前日宗室乞選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其意答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府沂公問之如前約愈恐不敢復隱遂以實對公曰無他但愛其文詞爾再三嘉獎徐曰已得旨別有措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屬自初除小將軍凡八選即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宗子以千餘謝約辭不敢受予與約親舊約當出表兼示予按實錄會要正史並補

迎駕紀事本末表五

換西班官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

十二月丁丑御史臺言諸衛大將軍將軍並係三品一行序正諸衛率府率副率並係四品一行序立今新除皇親諸衛大將軍將軍八十五員諸衛率府率副率五十一員緣皇親大將軍以下並內殿起居員數稍多幾乎難為排立及非次由宴殿上宰監亦是一行座次不得詔大將軍將軍率府率副率序排立如殿庭宰監重行 寶元二年六月癸丑詔宗室運郡并大將軍以上遇朔望令其長一人內出參起居 慶歷四年七月戊寅封武勝節度使同平章馮翊郡公德文為東平郡王餘皆封爵有差上始用舊例議見刑王元德事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尊屬

且賢方漢末平王蒼故拜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並列本班之上少前 八月丙午德文等十人既封拜又以宗室久不選官於是口進一等凡選者三百二十一人

置睦親宅

景祐二年九月初諸王邸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 已百詔即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令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令三司使程琳總其事入內都知閻文應等典領工作 二年七月初置大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仍賜器幣製衣金帶鞍馬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凡宗族之政令皆關

迎駕紀事本末表五

掌奏事母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記聞載允讓管內宗正事已於二年十一月宗室改西班官辨之云記聞載呂中公當國久上體不安懼允讓管內宗正司詳見宗室選官注下 八月庚戌大宗正事允讓等請自今宗室每朔罷各就位聽讀從之 年未三司使刑部侍郎程琳為吏部侍郎崇儀使英州刺史入內副都知張永和領貴州團練使引進副使王克基為西上閤門使並以修睦親宅成也監督工作使臣而下第賞之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賜宗室器幣有差時儒臣多為賦頌以獻者 乙未以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

道太常博士國子監說書兼口承事楊中和並為睦親宅
講書仍兼國子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康定元年二月
西夏反左千牛衛大將軍綿州刺史從誨等六人上言幸托
腹心尸辱祿餉無以自効願得從還以捍西賊大宋正糾
其事不由本司詔從誨等自今有所陳宜關大宋正司以
聞從誨德昭孫也 二年七月丁巳知宗正事允讓言先
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者襁褓已有恩澤
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孫餘須俟五歲方得授
官從之 慶歷五年十二月己未詔大宋正帥宗子勉勵
學業睦親宅宅無諸院教授官常具聽習經典或文詞書
翰功課以聞 七年九月癸巳以此宅為廣親宅先是帝

睦親宅宅無諸院

以奉王子孫衆多而所居隘狹乃命修王欽若故第增益
之徐國公承簡言於上曰陛下教養宗室無疎近之間既
建睦親宅亦願得美名以榜秦王第賜名 十月甲子
辛廣親宅謁太祖太宗神御殿宴宗室賜器幣有差

荆王元儼

乾興元年二月李文定墨筆攬水 事見列傳太子注 戊午
仁宗即位己未大赦詔有司議尊禮澄王元儼及諸皇親
優加恩命 丙寅楚王元佐加兼江陵牧澄王元儼加太
尉中書令兼尚書令進封定王克鎮安志武節度使賜贊
拜不名 天聖五年十二月辛未以南郊加恩百官賜定
王元儼詔書不名 七年口月戊午定王元儼改封鎮王

明道元年十一月恭謝大地大赦改元百官加恩鎮安
志武節度使太尉尚書令兼中書令鎮王元儼為河陽三
城武成節度使守太師從封王 辛卯孟王元儼從封
荆王為永興鳳翔節度使 二年正月乙未御端明殿閱
左右駢驥院馬賜荆王元儼馬二疋 三月庚寅皇太后
劉氏崩 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召養簡請出之太后欲
留使從帝詔請養簡曰上富春秋非親儒學之臣恐亡益
聖德即日命還郎中權御史中丞蔡齊為龍圖閣直學士
權三司使事時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
者內侍捕得三司小吏鞠之逮及數百人帝怒使齊按之
迹其所來無端而上督責愈急有司不知所為京師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恐動齊曰此小人無知非有他意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
疏一夕三上帝大悟止苦數人而已 十一月丙子加贈
荆王元儼母太儀王氏為德妃 景祐二年南郊百官加
恩荆王元儼為荆南淮南節度大使行荊州揚州牧仍賜
入朝不趨二州牧自元儼始 三年正月戊申置荆王府

翊善一員 四年三月濟州團練使劉從廣娶荆王元儼
女庚子從廣滁州防禦使時年十七帝過從廣持厚猶
以莊獻故也 慶歷二年五月甲子荆王元儼盡納公使
錢以助邊費詔以半給之 三年五月甲子復給荆王元
儼所上公使錢元儼領荆揚二鎮歲凡給緡錢二萬五千
西邊用兵富納其半上以元儼叔父之尊不欲裁損不踰

不踰年復全給之元儼用度無節每預借數年俸料翊善
 王渙上書諫以方有遺患宜助朝廷節用度元儼判其後
 曰慈殺人也曰又諫元儼又判曰仰翊善依舊翊善 十
 二月辛丑幸荆王元儼弟問疾 四年正月乙亥荆王元
 儼薨元儼生而穎悟太宗尤所鍾愛不次令早出宮母朝
 會宴集必侍左右期以年二十始得出就封故宮中呼為
 二十八太保黃顛豐顛奇最致不可犯其名聞於遠近
 性喜儒學在宮中時孫奭為侍講平曰與論經藝尤所親
 禮多蓄書好為文詞頗善二王書法及飛白書嘗自繪太
 宗聖容注謹約券書慈帝以十二歲即位莊獻皇太后訓
 朝事曰以高皇聖慈為太后所忌深自悔因問門部

絕人事不復與朝謁或故謬語陽為狂疾不慧及太后崩
 帝親政益加尊寵凡有所請報可王必自書謝牘嘗問翊
 善王渙曰元昊平未對曰未也口如此安用宰相聞者畏
 其言去冬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占者曰大臣憂既
 而元儼病帝憂形於色親至卧內手調藥屏人語久之所
 獻皆忠言賜白金五十兩辭不受帝教諭又固辭曰臣羸
 憊不能治且死重費國家多矣帝為嗟泣臨終誠諸子以
 孝友仍以太醫治不瘳應得遠嫁為表祈貸及薨贈天策上
 將軍徐克二州牧燕王謚恭肅詔取墨迹及所賦詩分頒
 輔臣餘藏秘閣范仲淹言昨奉旨令中書熟議荆王葬事
 者臣謂此有三說其一曰年歲不利此陰陽之說也其二

曰財用方困此有司之憂也其三曰京西寇盜之後不可
 更有擾擾此憂民之故也臣又別有四議乞陛下擇之其
 一曰諸侯五月而葬自是不易之典今年歲不利之說非
 聖人之法言也其二曰天下財利雖困豈不能葬一皇叔
 耶陛下嘗以荆王是太宗愛子真宗愛弟雖饒惑多端陛
 下仁聖力能保全使得令終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
 廢典禮使不得及時而葬恐未能副太宗真宗之意臣為
 陛下惜之豈不防天下之竊議哉更乞檢會先朝諸王之
 葬有無權晉者其三曰自來初葬多是妄生事端呼索無
 算臣請特傳聖旨令不却王可忠與三司使制并禮官聚
 議合要物色務從簡潔畫一聞奏與降勅命依所定事件

應副更不得於初外故生事節枉費官物仍出聖意特賜
 內藏庫錢帛若干備葬事使三司是為應副如此則陛下
 孝德無虧光於史策其四曰日來初葬枉費太多道路供
 應民不聊生臣乞特降嚴旨荆王二子并左右五口人送
 葬外其餘婦人合存合放便與處分更不令前去自然道
 路易為供頓大減冗費既減得費耗又存得典禮此國家
 之正體也乞聖慈從長處分臣侍罪政府不敢不盡從之
 四月乾元節罷垂拱殿置酒以翌日燕王葬故也 六
 月富弼上河北守禦策其六曰北人風俗貴率親以近親
 為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而信任焉所口視中國
 用人口口燕王威望著於外知是皇叔又為王爵舉天下

之尊無與二朝廷庶事皆決於王善用兵天下兵皆王主
之嚴刑好殺無敢當者北人疑此益所畏懼故燕薊小兒
夜啼輒曰八大王來也於是小兒輒止啼每牽牛馬渡河
張拒未進又曰必是八大王在河裏其畏若此北使每見
南使未嘗不問王安否及所在朝廷以王之故亦見重於
彼謂南朝有如是親賢每欲妄動未必不畏而止今春王
薨識者亦憂之謂王之立北人以朝廷為重王之薨則北
人以朝廷為輕矣臣亦嘗念國家將帥既未聞於外裔而
親王素有威望為北人所畏者又以論議且不復聞皇親
可以為朝廷屏翰者彼必謂王室孤危無所扶助本根不
固所以動搖此誠宜為北寇之視也臣願陛下親擇宗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中年長知書識道理曉人事者數人為王畿千里內州慮
宗室出外不達民政或有任性為事適到位下難以規正
宜擇方嚴公幹近上朝臣一人為同知州所責勢均力敵
可以共事而無所非俟歷一兩郡可以獨仕則罷同知州
又擇其次者數人為千里內州郡鈐轄恐未練軍馬職事
不舉其都監押未可減省宜擇歷事廉幹之人且令供口
乃選良守臣伺察而審處其年少官卑度其堪任差遣口
為畿縣都監押雖年少亦須擇二十以上者選良令守以
誅正之並限二年一替亦用文武臣察賞罰以勸沮之臣
知不數年當有賢宗室如前漢河間後漢東平二王者不
為難矣內以屏藩王室外可以威示四方此有國者之急

務也長久之策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三十五

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六

仁宗皇帝

王欽若復相

乾興元年十一月戊午大常卿知濠州王欽若為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天聖元年八月辛酉馮拯病太后有復相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上嘗為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紙置湯藥合遣中人諭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預聞 己未欽若至國門始命書從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 庚申王欽若入見 九月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知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大學士 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為秋遷圖以獻英使省覽然欽若亦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同列往往駭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晉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十月初欽若復相監察御史鞠詠嫉欽若阿倚數畔詭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延儀戍子責授太常博士同判信州 三年七月辛巳知鄂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除名與上佐官安道叙中丞余諤追一官勒停右侍禁鄭斌衙前編管初植為新繁尉王欽若安撫西土嘗薦舉之於是植被疾懼廢

乃附諤黃金二十四分納諸欽若求外從諤未納植又遣史抵欽若第問訊語頗咄欽若知不可將即補送開封府既又請付御史臺選中使監劾植初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史誤以問諤語達欽若侍御史知雜事韓億窮治乃得其實然金尚在諤處也斌以追植赴獄執受昧不即行故皆及於貶有詔撫慰欽若而億并奏欽若繆舉之罪詔釋不問時軍執晨朝某侍漏院魯宗道視欽若獨不語意亦慍甚既明欽上馬忽有鼠突出頗惶宗道曰汝猶敢出頭欽若甚愧焉 十月庚午軍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譯經論切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議者非之 十一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英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十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女壻大理評事張珠除秘閣校理珠伯孫也國朝以來宰相郵恩之厚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兒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頗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亦色色以沒 太后解體據溫公色色以沒據江氏 後有詔塑其家茅山列於仙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賊汚

無忌憚考其行宜神仙耶宜察其妄不報

晏殊作茅山五雲觀記載起觀事由或可附此

七年三月戊寅上謂輔臣曰王欽若人在此府察其所為
真妄邪也王嘗曰此皆與丁謂林特使彭年劉永珪時號
為五鬼其甚邪險詖之迹誠如聖諭

曹利用罷樞密使

天聖七年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保平節度使守
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鄆州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
人與責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勳舊日居不郵也
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貶曹利用誨寺中
而不召利用奏事兼前或以指爪擊帝程左右指以示太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三

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頤之利用奏抑內降恩
或屢節而復下則有龜僂從之者久之人口知其然或結
白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節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
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
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成初之利用去崇
勳冠帽詔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利用從子洵為趙州兵馬
部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洵言洵不法事奏上崇勳方侍
自請往按治乃詔龍圖閣侍制王博文監察御史崔暨與
崇勳鞠洵於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制辭猶以利用累
章請外為辭利用既受命請對不許而崇勳等窮深其獄
獄具洵被坐酒衣黃衣令軍民王元亨等呼萬歲且

傳致洵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執政皆顧望未有對者

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肯予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

大怒將并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為利用解太后曰卿嘗言

利用橫肆今何解也曹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理折之

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稍釋丙辰敗利用

為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令供奉官陳崇吉御史臺

驅使官趙崇諒乘驛伴送法寺議洵當斬王元亨亦抵死

洵之母妻皆緣坐徒三年詔杖殺洵妻論如法決其母杖

十五是杖殺配沙門島遇赦不還王元亨以喪明編管旁

州餘悉配廣南荆湖羊城和趙州及同判並責監當本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特釋之給趙德崇田五頃錢二百十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四

是館閣校勘彭東嘗與釣魚故事上未得魚侍臣雖先得
不敢舉竿反上得魚左右以紅絲網承之既而乘同列亦
得魚致舉竿者左右止之口侍中罕未得魚學士罕未可
舉也利用得魚左右復以紅絲網承之利用弗禁舉出謂
人曰曹公權位如此不以逼近自嫌而安於僭禮其能久
乎無幾何利用敗利用嘗辟太常博士夏人司馬池為羣
牧判官池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委池括大臣所買馬
價池曰今之不行由上犯之公苟尚多不先輸何以起他
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輸官數日而諸買者皆
入利用敗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眾池獨歸言稱利用
之狂朝廷卒不問

王陶談載曹瑋任守志二事今附見曹瑋利用晚節福過災生剛愎驕傲人怨神怒天聖中姪門門被候納為趙州都監娶一婢室家不和遂出為民妻民居左與其夫強爭內衣成色與子入其家民亦被誣因言山可之事既奏至朝廷奏則匿於利國家數日因鎮定走為任守信入奏達其事方免其罪曹瑋曰曹瑋用極惡使以節度司空侍中到鄆州未行物論甚望其去日聞達於天聽莊獻后垂簾臨朝上書奏曹瑋前在利州其事王沂公為昭文張郭公具奏曹瑋公是也公久為曹瑋所惡曹瑋公是也次而奏曹瑋所惡曹瑋公是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避十年同在宥宥以利用舉而大拜士避無一言辨白媿謝而已翌日再貶利用左監門衛將軍知隨州士避罷相守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內侍押班任守信為定州路鈴轄一日習射於園中其左右惟見守信獨語云侍中何故至此退立數步踏於地從者異歸正履風涎大作已不救矣先是守信天聖中為鎮定走馬承受時知定州曹瑋與大臣曹利用有隙會姪洵猖狂山呼於趙州奏入月餘未行瑋誣守信以違事入奏白於莊獻劉后遂貶利用致非命死於道後守信赴官定州經由趙之高邑縣道傍一噴莊詢之誰氏曰故曹侍中瑋守信自此不覺神色慘沮至定不旬日而疾作其年曹瑋

亦荒謬

二月丙寅禮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罷為刑部尚書知江軍府士遜得宰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樞丞憑寵自恣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得非士遜又營救之利用既斥士遜隨亦罷初曹利用領景靈宮使令樞密主事蘇藏用令史趙兼素中書堂後官五呈主宮中公使錢而利用嘗私貸未還法寺定利用為首當除名藏用等為從應徒二年半詔藏用兼素並勒停利用同時坐數罪而曹官錢法尤重 癸酉再貶利用為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令內侍楊懷敏護送之別選官知房州及監巡檢利用四子各奪兩官沒所賜第籍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家貨利用弟左侍禁閻門故候利涉前為趙州新監強市邸店役軍士治第利涉時在京師亦詔劾於開封府法當奪三官勒停除名編管既而曹州又言利用常監官物遂決杖二十利用舅太子中舍致仕韓君素居棣州領侍勢放恣錢侵民又私釀酒其家持除名配沂州編管有司藉利用家貨得水精杯盤十副賣人不能言其五曰此非人間所常有也有老貴人識之曰意此物官有舊價矣又何估為史詰之曰此丁侍中致物也侍中敗官藉其家貨吾蓋嘗估之矣聞視舊物果如所言時朝廷以利用嘗所薦擢者多兩兵守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反側詔從其言

曹侍中利用因姪洵聚無賴不軌欲既具有司盡劾交
給利用吉時檢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餘人與之俾
深治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僚內有先嘗與曹
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嘗親此之人並不得即外根
問其中雖有涉內之事者或恐註誤亦不得深行甄錄
其仁即至此是年聖算方二十此僧文瑩所錄也其事
不見於實錄止史然鞠詠請勿治利用所薦擢領兵者
不知其從違按此則詠言必從矣今但借此用記詠言
仍削而不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死陳敏乃奏利用恭平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
不就顧於時略無所定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
斬其數於國有勞既富貴時以為己功性又悍使少通
力裁流傳而其親舊亦有因緣以進者致及於禍然其在
朝廷忠盡有可始終不為屈柔死非其罪天下冤之後其
家靖居鄧州上惻然從之且命利用子內殿崇班淵監本
州稅

曹淵監鄧州稅恐自有時當考 景祐二年四月始聽
利用請于還京師十月以舊第四之一還利用子孫
景祐二年四月士中詔曹利用請于先從降者並聽還
京師尋詔給以所授舊第四之一 康定元年九月辛未

追謚曹利用曰襄悼 皇祐五年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
籍樂遊坊弟初上問利用死非辜既賜謚立碑至是以
其弟還之

王陳韓石罷政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
郎知鄭州陳克佐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克佐守本
官呂夷簡嘗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無越相遷
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革制因復不改工部侍郎同知樞
密院事韓億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石
中立為參知政事 寶元元年正月甲辰雷 丙午以災
異屢見下詔求直言云云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務蘇舜欽詣通疏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
於任使然盈廷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
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選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
起越十尚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
凡庸邪詭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議沸騰政疾纏其身
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
在朝行以詭譎自任士人或有莫其心置席間聽其語言
以資笑者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
災害屢降而朝廷不尊益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
此天下官吏可知也曹恩冠獻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
選賢才 二月甲戌右司諫韓琦上疏言有虞至聰也成

湯至明也其命相猶咨於岳選于眾不敢以獨鑒自決於上必命求而舉之始居其位故得百工信其治而不仁者遠未有求以為非才上獨以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求功盡美者也臣職在諫諍志無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承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軍臣王隨登庸以來求望不協差除任性褊躁傷體朝堂之上不聞大才遠望仰益感化徒有延納借通信奉正視之辭貽笑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隆禮求選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青躬訪道之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懼親舊治然自居監物致涕騰則商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吉都無省愧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心固寵慢上每職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志再加不能復指中書養疾陛下優選之禮既已倍矣彼人貪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次則陳亮佐男迷古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舉而引界滿辭獎之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况桂林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左藏庫具守則難界滿出刺而懷德過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猶不應酬獎條救保明之官以重真口罪以此校之則迷古之授是為欺同聖明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味不以資叙回授兄綱將朝廷委職從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固偏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成

福公然為不善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者兼領常司事尚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說諧之譽為人所稱處於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則誠非所長况仍歲以來災異間作求星流隕連次不順河東地震至多雖歷代所言謹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遭寒氣變之序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刑災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則獨使陛下引咎教詔尋求陳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勅天下偏責制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於政府之臣則以為過不在己泰然自處於幸變變契之右臣條欲黃陛下之德之禍前詔於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弱之明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也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浸成地慢之風必恐外高閣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者可消而福應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儻以退免大臣其事至重非下臣所宜輕議執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付庸臣恣其廢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諍之又况陛下置臣於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是以不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懲其瞻之望於己非私也於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危辭之資而為在位庶蔽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運無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缺斥疑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

不謬則乞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仲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害只是臣發於狂妄則誅戮敗竄之罪臣無所逃劫過陛下勤政登天中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衆之議上嘉納之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戶部侍郎平章事陳克任罷為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鄆州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玉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呂夷簡罷參知政事二人為相其意援引非才居己下者用之就他日上意見思而後相已及隨與克任意中玉等議改欽命於中言遠事為其在吉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克任復立高事多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三

舉時有中書省為養病坊之語又轉運使王軫求三路於隨隨以問關部詞為之一日隨方繕堂吏白事任意隨食未下咽而還斥之羹汚其面中外恥笑會災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克任亦先自授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皆俱罷

王巖叟作韓魏公道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克任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十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珠官屢疏不納後物議益宣公復上章乞廷辨上迫於正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中公杜沂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

某賢宋庠范宗懋參政天下大夫望公曰事固不如人意亦不能必也按巖叟此錄謬宋庠參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范宗懋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遜得家同入中書明甚宗懋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庠實切除翰苑然上意本用庠偶以境止更一年餘卒除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希文二年前權知開封府坐覽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統使開猶未復職驟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巖叟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遂筆之於書耳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六

三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口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駿龍團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字若谷並為參知政事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齊偃家即范仲淹家以為正直之臣可修進懼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家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未嘗舊恩或言又夷簡臣屬之得象入謝上謂曰位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大臣補外
克任出鎮天雄

天聖五年八月丙戌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陳堯咨為宿州觀察使知天雄軍樞密直學士陳堯佐權知開封府堯咨自勇其能冀速登用頗不快於執政者嘗有誘言達於上太后惑焉他日以問王曾等曾既具對且曰臣等職在例諳敢不心存公正然饒人固極亦不可不察也太后猶未信曾曰是非曲直在於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有謂藥有相使相反惡者而甘草為國老以其性能和眾藥故陽劑中不以寒溫多用之班固有毒苦與眾藥同用必致殺人此其驗也太后大悟不數日堯咨有換官出鎮之命堯咨內不平上章固辭時太后嘗以雙日垂簾特用吏日召見敦諭之不得已乃拜受堯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三

咨善射常取錢為的一發貫其中於兄弟間最為少文任兼節真宗嘗欲授以武職堯咨母不可乃止或謂太后此除哥用真宗適意也尋有詔堯咨過契丹使過大名權位坐即上及歲增公使錢百萬天雄城壁器械自契丹修好久不治堯咨至並加完葺然須索煩擾多暴怒列軍士持大挺侍前吏民語不中意立至困仆
堯咨曉誘事據言行錄百一編又云堯咨晚年以其兄堯佐妨己進用頗出怨言國史並不載或修史者陰有所庇蓋蒲宗孟與堯咨嘗同州里也不然王氏父兄雅不喜堯咨故云耳當考 又王公傳知開封府陳堯咨書酒發事公奏彈之亦當考

晏殊出知宣州

天聖五年正月庚申降樞密副使刑部侍郎晏殊知宣州先是太后召殊者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之賢亦宜使中材處之者無他熟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太后不悅於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王公等劾奏殊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忽疎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堯咨改知應天府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五

史不載也

六年七月賜樞密使張耒常樂坊第一區 八月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謂然欲復用之會李及卒乙酉召殊於南京命為御史中丞仍令班翰林學士上

錢惟演改判河南

天聖九年正月辛未改新判陳州錢惟演判河南府始惟演托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侍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隴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他日諷入對太后曰惟演去矣諷曰惟演奴僕

皆得官不去尚矣以為時惟漢弟處州觀察使知定州惟濟亦遷武昌留後知漢州尋復知定州勸又言惟漢不當與其弟求遷惟漢且就總兵權乞罷之不報

王敏出知河南

康定元年三月戊寅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敏石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陳執中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攸觀並罷敏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天聖中敏嘗知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敏曰何以敏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于元昊願保澤德明嘗使人推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誅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與漢推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夫求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六

心不可德明為貴不殺吾使人現元昊狀免異常他日必為邊患敏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判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相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敏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敏乃思瑋言固以語所親厚者云

張士遜得謝

康定元年五月先是詔御筆院揀下都軍官年四十已下為禁軍軍官千餘人携妻子遷軍相樞密使喧訴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墜地已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情付有司治詔樞密院推鞠以聞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

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士成優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中書門下班月給宰相俸三之一出入施徽又與一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

林瑀通判饒州

慶歷二年二月丙戌太常博士元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夜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秘閣詔賜瑀銀絹五十兩丙戌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六

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朝忤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臣願陛下頻出燕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卦體當天心矣上駭其言因問太宗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即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遇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瑀

余靖分司南京

慶歷六年七月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靖為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若孝謀不孝匡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

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勸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招其罪無所得惟得與靖口按坐主簿既以違勅停仕而靖受笞後乃更名取解他州及第宋牼具在故有是命

龐籍出知鄆州

皇祐五年閏七月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膏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既言籍甥也始為湖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既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既及堂吏皆坐贓刺配竊外行至許州死疎官緝錄言籍陰詆府杖殺清既以滅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改罷之然謂籍陰詆開封覆之無實

吳育判延州

至和二年七月戊辰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形之於事自古聖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姦險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違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違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不可

不惑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干權要不可不察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進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法邪不能陷善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益重之數欲大用而疎官或証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帥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育正傳云為欽官劉元瑜証奏按元瑜此時嘗知漳州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考之蘇軾言記王革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執中即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執中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革父素為革言此按育自陝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侍罪不知何時為育所云醉拊御床仁宗愕然因不便相育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証奏也然育為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西京留臺嘉祐九年五月乃自延州徙徙河中三年八月自河中徙河南革所云差誤姑附見侍考

宋祁出知鄆州

嘉祐四年三月己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鄆州右

使范瑗遣以銀鞍勒守則監左藏庫瑗為橋奏羨餘改一
官請付臺鞠其事宰相李迪推善瑗寢不報 乙酉籍生
言官禁事不實出為廣東轉運使 十月新廣東轉運使
龐籍言昨為御史奏強吳守則范瑗交通尚書瑗事既
出守兗州乃始言家貧假翰林銀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產
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請併行按劾詔瑗以所假銀器還
官 二年二月丁卯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范瑗責
授武昌行軍司馬不簽書公事廣東轉運使祠部員外郎
龐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東頭供奉官吳守則追一
官又降都官員外郎判刑部李迪知維州祠部員外郎知
信州路宗諒監鏡州稅屯田員外郎知宿州董儲通判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州光祿寺丞館閣校勘石延年落職通判海州殿中丞知
安吉縣范極為和州司馬仍下詔以瑗罪中防中外先是
瑗性倜儻好奇節不拘細行推善李迪嘗與張士遜議事
不合為中丞力擢士遜授呂夷簡入相又合謀發郭后欲
夷簡引已置二府然夷簡憚瑗終不敢為也瑗建議朝廷
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
三司使歷半歲以疾免管勾祥源觀又從會靈觀既久不
得志憤激求出於是知兗州及將行復請上曰陛下朝無
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將何益夷簡愈惡之至龍
籍數劾瑗宰相李迪佑瑗不治反左遷籍籍既罷益迫劾
瑗不置且言瑗放縱不拘禮法苟釋不治則敗亂風俗將

如晉之季不可不察會瑗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遣准
南轉運使黃璠提點河北刑獄張高訊之籍坐所劾瑗有
不如奏法當充瑗當以賄論瑗不待論報擅還兗州呂夷
簡疾瑗詭激多妄言且欲因瑗以傾迪故持寬籍而重貶
瑗凡與瑗善者皆絀刑延年嘗上書請莊獻太后還政瑗
任中丞欲引延年為屬延年力止之竟坐元人籍籍劾瑗
實夷簡陰啟之云

瑗請辨據王珪所為籍神道碑它書並無有也詔知兗
州在景祐元年七月

戊辰工部尚書平章事李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
上御延和殿召宰相呂夷簡家政未終次范瑗獄以延素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黨瑗不召迪是恐遠第翌日遂罷相制辭略曰姻聯之內
險詐相明靡先事而上言頗為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實
不察瑗之多誕也 己巳新知亳州李迪知相州庚午復
改授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
使上庚辰降為太常卿知益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世
之過盡心補位知無不為及呂夷簡繼入中書事頗專制
心忌迪潛誣之於上迪性直而疎不培也既坐范瑗黨罷
政恐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為補門下僧惠清
為守關鑿義夷簡請辨上遣知制誥胥偁度支副使張傳
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齋祠不預迪漸懼侍罪
故貶然補惠清資夷簡意迪但行文書頗謂夷簡獨私刑

王蓋迪偶忘之亡曰語人曰吾自為未嫁而以夷簡為妣
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

下王曾

景祐四年四月甲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
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平章事王曾罷為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吏部侍郎
參知政事宋綬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
參知政事蔡齊罷為吏部侍郎天聖中曾為首相夷
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為亞相未幾曾罷夷
簡為首相若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為次相與夷簡不
協夷簡欲傾迪乃授曾入使樞密不半歲罷曾即代之始

王曾與夷簡奏召曾

曾入外有復入相意綬謂夷簡曰幸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
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幸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
口口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
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請用曾為首
相帝不可乃為亞相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
論議多不合曾數求出夷簡亦屢丐罷帝疑其然問曾曰
卿亦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
秦州王繼明賄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論帝前夷簡
乞置對而曾言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
間附曾故併齊綬皆罷

范余尹歐繼出

景祐二年十二月丙戌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吏部員外
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詆之
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仲淹曰論思政侍臣職余敢不
勉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執以頌劇使不暇他議
亦幸其有夫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 三
年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改職知院
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惡之時呂夷簡執政
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
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圍指其次
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決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不可
不察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

范仲淹既敗諫官御史莫敢

淹迂濶務名無資仲淹聞之立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
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
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五莽之亂臣恐今日朝
廷亦有張禹張禹不疑舅家故終有五莽之亂臣恐今日朝
已或以急務為開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
語辨於帝前且疏仲淹越職言事屬引明黨離間君臣仲
淹亦交章對析辭愈切由是降黜侍御史韓琦希夷簡意
請以仲淹明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明黨
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絳集
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謂質質曰
希文賢者得為明黨幸矣 范仲淹既敗諫官御史莫敢

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職利大臣重加譴誦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況點在庭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羸疎漢皇天主熟聞警蹇兩用無靖豈損威德陛下自專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追改前命壬辰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鄆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常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為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雖國恩寬貸無所指名臣內省於心有愧面目况余靖素與仲淹分跡猶以朋黨得

五十五卷本末末十七

六

罪臣不可幸於苟免乞從降黜以明典憲軍相怒遂逐之戊戌敗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敗職之後臣諸處察訪端由參驗所聞與教榜中意頗同固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仍言今日天子與軍臣以許意逐賢人責臣不得不言臣謂賢人者國家恃以為致治也若陛下以許意逐之臣合諫軍臣以許意逐之臣合爭臣愚以謂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辜恐中外聞之天子以許意

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脩戒諭免惑眾聽因繳進脩書脩坐是貶西京留守推官仙遊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傳于時四賢指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泗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報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越職希恩宜重貶熙熙絕姦諛不報而襄事亦廢 先是臺諫官數言政事得失軍相召夷簡厥之澹州到都看對平奏疏曰臣見范仲淹等毀譽大臣此必有要人指授仲淹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臣於真宗朝御史頗當時同列未聞有姦邪黨與詐忠責直所為若此臣以淺文末伎偏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者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偏臣異路若倚拙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搖而怨結矣願

五十五卷本末末二十一

五

明諭誅官毋令越職仍不許吏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者德用之平疏蓋希夷簡意也 光祿寺丞王薄德舜欽上疏言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患不可以遍照故無問愚賤之言擇而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遺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丁亥詔書戒越職言事布告四方無不驚感往往竊議恐非出於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羣下勸求直言使百官辨對置函設直言極諫科合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墜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若大約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

多士盈庭禁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
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
納二臣者非不知賦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
注之意而皆為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雖士亦古日
觀時弊口不敢論昔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
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
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
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內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
耄疎隔之至也豈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忍二君從之後世
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志安可教
之循黑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為驚懼觀陛下發德音履前
詔勤于採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若詔榜
未削歎周成風剛不惟堂下逮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
事復見於今朝矣

國史薛欽傳及薛欽集皆稱乙亥詔書誤也今改之薛
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十八日上今附見月末按景祐
元年薛欽登第授光祿主簿知蒙城縣二年正月丁父
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喪才一年後爾昌哀時事前賢
不以為非何哉當考

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
請監泰州稅夷陵縣令歐陽脩為光化縣令上諭執政令

移近地故也

上諭執政據朔歷獨尹洙不從當考

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
也地以陰靜臣之道也天動地靜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
為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回
日震至五日止壞廬舍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獨
千五百里而及都下城大異也屬者焚惑犯南斗治歷者
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異仍
見必有下失民望上失天意欲垂戒以啟迪清衷而陛下
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走四方治佛事治道科非所謂
修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請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辭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元

不敢職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
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
皆得內徙 范仲淹既徙潤州曉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
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
既得免自仲淹既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
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上開說上意解乃已 寶元元年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踰
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士大夫為范仲淹言者
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使仲淹蓋以亟請建立蓋太弟
姪非但欲許大臣今中外臣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
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

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汚善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帝然其言

按實錄內寅詔書專戒朋黨蓋為稱薦仲淹者設仲淹

本傳載語張士遜云云與實錄亦同而若谷傳乃言若

谷建言帝悟為下詔諭中外按詔書則與若谷所言異

意矣疑此詔既下若谷始納說帝因若谷納說遂釋朋

黨之疑耳初下此詔決不緣若谷建議也今更刪潤之

政要云太平日久仕進人競於趨附多依託權要以希

進用又臺諫言事瑣細不根治體多遠怨報仇以害良

士上甚厭之乃謂宰相曰古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

庶人相與讓於道固成王措刑不用漢文之時恥言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十一

過今上下交誣口甚恥之乃下詔戒諭時景祐五年十

月也詔既下邪柔者頗增愧按景祐五年十月詔即此

詔也張唐英蓋不知事實妄載此耳今不取

二年三月丁未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 六月甲申徙

監泰州酒稅秘書丞余靖知英州崇信掌書記鄧州酒稅

尹洙為太子中允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脩為鎮南掌

書記權武成軍判官 康定九年二月德音悉許中外臣

庶上封議朝政得大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

院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

言盡除越職之禁於是上嘉納焉 三月吏部員外郎知

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 四月范仲淹未

至永興癸丑改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高若訥為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

前青繞州若訥實為諫官極致仲淹謀事疎濶今併共事

理實有嫌宜易以近任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雜事固

當體朕所以委寄之意安得以信事為嫌也宜詔諭之奉

留若訥判吏部流內銓 壬戌鎮安節度使平章事判天

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呂夷簡初以景祐四年罷相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

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

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初仲淹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三

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為長

者既而仲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向

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六月辛亥復權武成軍節

度判官歐陽脩為館閣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為陝西經

畧招討碎脩掌書記脩以親為解且曰今世所謂四六者

非脩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脩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成

事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人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

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

用今奇傑豪俊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耳然尚

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門下也

宋社異議

慶歷元年五月庚子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葉清臣知
江寧府權知開封府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知宣州清臣與
遵路雅相厚而家庠鄭戩皆同年進士也四人並據要地
銳於作事宰相以為朋黨請俱出之 卒未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庠守本官知揚州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鄭
戩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
事唯諾書紙尾而已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庠頗
厚夷簡忌之巧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
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
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它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遂請斬
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

通鑑紀事本末

三

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
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皇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
實為夷簡所責也於是朋黨事與戩俱罷時西兵數出
上憂之欲遣輔臣戩請行不許

庠戩俱罷戩獨加職此必有說當考

二任並副樞密

慶歷元年五月辛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任
中師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河南府任布並為樞密副使
先是布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布
下遂俱擢任或曰中師前罷廣州嘗納賂於夷簡於是樞
密副使關上謂夷簡曰用諫議大夫任姓者蓋指布也夷

簡遂進中師名上條曰今在西州夷簡因言中師可用乃
并用兩人 二年七月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為
工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軍
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林
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
布見其書遣之夷簡又起遜以書上遜復上書斥匿者上
問知匿書者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特繆懼辱朝
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
具知布遂罷去遜尚留京師望諫官夷簡尋以它事黜之
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云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富弼出使

慶歷元年九月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下于都市坐于
內降度僧叔內謁益童子三十四人也既覺開封府止按
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
吏付開封府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
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二年正月己巳遣
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使殿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二月壬申弼
為接伴 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弼曰國家
有志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遂以官爵賂之

固辭不受 七月朔自契丹還奏復授吏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又辭不受 癸亥朔再以議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
 帝旨令酌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幾為國書二誓書三朔奏
 於誓書內別增三事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骨誓書五函
 并副道及朔于武強投之朔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
 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彼必疑乃亟啟封觀之果
 如所料即奏疏侍報又遣其屬詣中書白執政乃詔朔三
 事但可口陳朔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北朝初議者
 乃以禮物屬副使張茂霄疾馳至京叩閤門入見曰執
 政固為此致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
 夷簡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朔語並使夷簡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四

殊言夷簡決不肯為此真恐誤耳朔怒曰殊奸邪黨夷簡
 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朔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九月乙巳朔等還 閏九月庚辰復命朔為吏部郎中樞
 密直學士朔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入莫敢抗朔既數
 論事侵之及堂吏以偽署度牒誅呂夷簡恨因薦朔使契
 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政陽脩上書引願真
 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而朔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
 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
 之曰徒擾人意耳 十月丙午富弼為翰林學士朔言于
 上曰增金幣與敵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
 暇與彼用敢不敢以死爭耳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

陛下益修邊俗無忘國耻卒辭不拜契丹既復修和好有
 忌朔功高妄指它事潛弼奉使不了已斬於都市者上雖
 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還官輒力辭云

此據朔叙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到子但不知讒謗者
 何人據魏泰雜錄則王拱辰益嘗毀朔於上前然不見
 它書未敢決信當考

三年三月右正言和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右諫議大夫
 樞密副使朔以來使故也朔辭不拜

此據朔叙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謗到子

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朔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

三

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
 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
 索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怠之臣今受責彼一旦渝盟臣
 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
 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
 可知其於守隘決不敢懈弛非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
 上察其意堅定特為改命焉 七月丁丑以資政殿學士
 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朔直攜詔命
 納于帝前曰陳所以年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新嘗膽不
 忘脩政上許焉及後以詔命送中書朔因乞補外累章不
 許 八月丁未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又諫議大夫富

所復為樞密到使弼又欲因辭會元吳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殿樞密班乃坐且使羣臣得來喻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仗敵故也弼不得已乃受要珠以弼其女婚引嫌求罷相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亦不許

孫沔蔡襄歐陽脩等言

慶歷二年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使降手詔曰古謂此可療疾今前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而府者其罷過如此

是年冬至不受朝不知所指何日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當時夷簡得疾實錄並不書此據本傳按朔歷而辰夷簡以疾請告上許之發夷簡又以久疾辭中書樞密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商量文字又詔大事即與夷簡議之然不載中書樞密商量文字元降指揮是何日又不載拜司空平章事及剪髮以賜不知何也今但從本傳稱是冬而畧其月日須細考之會慶十二月二十六日軍臣呂夷簡言所患未痊右手尚難舉泰居重位深不違安乞罷政事未賜俞允竊慮中書樞密院公事稽滯已而說與羣臣得家要珠等兩府事並請一面商量進呈先行乞持降指揮詔各依奏如有大事即與卿同共商量又云慶歷三年正月制軍臣呂夷簡進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素以疾求罷朝廷其數留之也所稱

正月與本傳不同當考

三年正月呂夷簡數求罷上優詔未許陝西運使孫沔上書言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紀綱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憫矣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痛之願陛下留聽夫州郡承風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老縣邑令者牧守也多昏賴罷軟制杖之下人以為不足信奏請已行人以為不能久未幾而吳罷利權反復民力殫竭師老於遠外寇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相目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往者章獻總政陛下恭然有王曾張知白魯宗道李迪薛奎蘇軾以正直迭居兩府

通鑑紀事本末

二

好名干進之致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名節淺者因循開葦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悉力攻之使森邪不敢凌成此風天下習以為俗以逐利為智能連勢為愚鈍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一思之施皆損出我門下或先漏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後與行之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文武監院冗官至多而增不減損奇材異績不開選拔資墨昏

老之人曾經免罪責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收錄會
廉況清善惡無別自關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積運易粟
科配百端悉出部州內則帑藏空虛外則民財殫竭嗟怨
嗷嗷聞于道致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口量也蓋由不
選賢才充三司副使發運轉運使非其人但務收斂人情
用為資歷錢至數司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
與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賦任福
以下死者數萬人豈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高浪敏
北人來降遣使入朝輒遣先帝之盟岳靖關南之地咸增
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子凌脅中國大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六

恥辱度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夷簡出入中書且二
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隳墮如此今以
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乞只令政府一兩人至家
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
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任責無所推避 甲子夷簡
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五月己巳司徒呂夷簡請罷
監修圖史不許又請罷所給俸料詔給軍臣俸料之半
九月司徒呂夷簡固請老 戊辰授太尉致任常朝朔望
及大朝會並縱中書門下班班官政陽修言呂夷簡為陞
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使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紀綱大壞二
十餘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害責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

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盈滿事迹彰著然偶不敗
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壽奪主權制中外人皆畏之不敢
發施及其疾病天下臣庶共喜其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
天廢又見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
德日新又新政誠者皆謂但得大毒已發不害陛下聖政
則更不得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正賴陛
下終始保全未汚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
今雖陛下特推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
須陳讓臣乞因其來壤便與履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
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 四年九月戊辰鄭州言太尉致
仕許國公呂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七

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

夏殊事述

不使契丹

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己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以左正
言直集賢院夏殊為之宰相王旦為兗州景靈宮朝修使
也殊嘗掌其燧奏殊嘗卧病旦親為調藥飲之數稱其才
因使致慶國公書又同修起居注及是為判官皆旦所薦
也初可謂欲大治城西較場口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
雖上林特欲跨元武門為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亭澤欲
致海上巨石於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起閣道凡遇神仙之
屬羣臣亦爭言符瑞殊獨抗疏言以為不可其事遂寢及

為判官居月餘乃奏賢符問奉神果實三起祝之每有祖
洋狼藉左右殆神食之

抗疏排丁謂等附傳有之正傳不載賢符問所奏正傳
有之附傳不載蓋謂正傳者以疎不正必不能諫前事
致削之但載賢符所奏可見疎奸邪故也然疎抗疏必
不誣附傳載其事于疎為知制誥後恐失其序此必未
為判官以前事也疎未為判官致數為正論王旦因喜
之及為判官即附會神怪使倖進賢符所奏是也既
有賢符之奏則必不排丁謂等矣今悉著之庶人情狀
或可由此見爾

天禧元年十二月庚寅王清昭應官判官禮部郎中知制

誥夏殊有授職方員外郎知黃州殊娶楊氏頗工筆札有

鈞距疎浸顯多內寵與楊不相睦楊與弟口疎疎陰事竊出
訟之又殊母與楊氏母相妬焉皆詣開封府府以聞下御
史臺置劾而責之仍令與楊離異 大聖三年七月壬寅
以前戶部郎中夏殊起復知制誥殊才術過人然急於進
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目為奸邪嘗上疏乞與修
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內官張
懷德為內助而王欽若雅善殊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凡
月以知制誥夏殊為契丹生辰使殊自言父承培與契丹
戰沒母喪未葬義不可行改命工部郎中馬宗元 明道
二年四月己未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夏殊罷為禮部尚書

知襄州尋改潁州以殊等皆太后所任用罷之也

深街石介

寶元二年夏殊議遣事詳見慶歷三年四月乙巳樞密
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以前官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志武
節度使夏殊越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殊于蘇州臺殊交
章論殊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每論遣事但列衆人
之言至遣教臨督始陳十策嘗去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
幾致軍變又元昊嘗榜塞下得殊首者于錢三千為賊所
輕如此卒與喪敗師徒屢無成效今而用之則遣將之志
怠矣且言殊欺詐任數在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
其為人不肯引為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方陛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三

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侍御史沈遯
又言殊陰反內侍劉從願內濟陰誦殊外專機務姦黨倚
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又切會殊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
毋令入見殊官余靖又言殊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
而馳若不早決殊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
解釋則聖聽惑矣御文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
起拱辰引上裾舉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殊而
用衍代之

此段當廣求臺殊章疏一一出其名姓乃善石介聖德
詩云用中丞拱辰御史平邀殊官修靖凡十一疏追殊
杖而殊正傳云十八疏今從正傳御史平蓋席平也平

尋以不才逐獨能言珠可怪也沈邈傳拱辰引帝裾據劉摯所作拱辰行狀也

七月己巳徙置徽南院使志武節度使夏珠判亳州珠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馬政既還瑛言者猶未已會韓億致仕珠請代之故有是命珠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除吏部尚書知亳州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辨幾萬餘言

改除吏書在此月二十一日丙戌後此十七日今并書之上書自辨幾萬餘言此據正傳珠有集百卷獨無此書當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謗言莫若修行竇珠得之甚恨語人曰吾子孫素無嫌而批益見疏如此何哉 四年四月造為黨論目杜衍范仲淹歐陽脩為黨人 六月偽作石介為富弼撰發立詔並見富弼等以明黨見現 十二月癸卯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珠為資政殿大學士 五年八月庚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亳州夏珠為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九月丁酉詔判并州夏珠軍事不及中覆者聽使宜行之 珠在并州嘗以私僕使盜產利杖殺之侍御史吳昌言珠為天子大臣而貪暴不法如此顯下有司正其罪 六年正月壬辰判并州夏珠請親領兵巡邊經置西北事詔從之 二月癸丑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夏珠加同

平章事判大名府河北安撫使 七年三月乙未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珠依前官充樞密使 政事文臣自使相除樞密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珠不然景祐元年八月王曾事可考

初降制召珠為宰相珠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珠與陳執中議論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貶麻改命馬珠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竇珠并書之今從本紀

慶歷五年十一月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侍制是歲七月病卒夏珠街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三

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發兵弒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竊管介妻子於他州 右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兼往登萊結金坑山惡事富弼未盡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叙前後辭免恩命辨曉謗到于按下列京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州也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珠但有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爾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劉子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竇珠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未也

時亦有詔下兗州勸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眾
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諫寧有
是耶願以國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葉示之曰老
大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 七年六月先
是夏珠讒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
疑之弼時知鄆州至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按堵如
故珠讒不効仍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珠在
樞府又讒介說契丹弗從更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
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中使持詔
至奉符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今破壞發棺而介實死則辨
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必賴眾乃濟若人人召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書

之尚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如此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
及還奏上意果釋介妻子初羈管他州事既辨明乃得還
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及御史何郊嘗極論其事却奏疏曰
代間朝廷近降指揮為疑石介過根問信來曾涉往還臣
條以舊存沒中外傳聞頗甚駭異緣石介平生頗為學問
所病者道未周而好為人師致後生從學者多流蕩狂妄
之士又在太學日不量職分專以時事為任此數端是可
深責其於他事計亦不為況介前年物故求已明知萬一
使介尚存一渺小丈夫爾亦何所圖臣聞此事造端全是
夏珠始初陰令人奉擬石介書迹作與前來西府臣僚簡
尺妄言事端欲傳播入內上惑聰明夏珠豈不知石介已

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蓋以范仲淹富弼在兩
府日夏珠曾有樞密使之命當時亦以羈議不容即行罷
退疑仲淹等同列排擯以石介曾被仲淹等為引故欲深
成石介之惡以汚忠義之臣皆嗜昔之憾未嘗獲逞昨以
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勢有所報耳其於損國家事體則
皆不顧焉伏望聖慈照夏珠之深心素來險詐亮仲淹弼
之大節終是忠純特排姦以示恩其石介存沒亦乞更不
根問無存大體自夏珠力行此事中外物議皆知不可然
而未嘗有敢言者蓋慮時論指為明比爾臣若更不陳本
末明辨即是深負言責伏惟聖朝矜其愚而圖之則天下
幸甚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書

再體量石介存沒實錄不書今據富弼辨境劄子及何
剡奏議附七年夏末呂居簡不發棺據魏泰來軒錄居
簡傳乃無之張昇辨明介實見本傳刻傳獨不載此當
考

八年五月御史何郊言夏珠其性邪其欲侈其學非而博
其行偽而堅有險人柔善之曾無大臣級直之望事君不
顧其節過下不由其誠肆已之欺誣竭可以蔽明任己之
側媚謂可以矯正紀律之所戒而不恥冒名教之所棄
而無疑聚斂皆殖以逞貪恣不可極以廉恥之行比周推
倖以圖進取不可語以忠正之方 辛酉珠罷樞密使判
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珠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

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上謂曰夏竦奸邪以致天變如此亟革制出之方平請傑駁辭上意遂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 皇祐元年七月乙未詔夏竦赴鎮 壬寅加兼侍中 八月丙子前判河陽武節使使兼侍中夏竦言已離本任就長假于東京尋求醫藥救療殘生自致仕已來尋求醫藥外更不敢有纖毫命坐十項朝廷從之 三年九月丁卯夏竦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莊 甲子為竦成服于苑中竦初以疾求還京師或言於上曰竦求還京師固大用耳稱疾詐也竦既平上臨真身內侍去竦面奉視之竦顏色枯瘁謂左右曰竦存若此疾豈非乎感誠者謂此言欲剖石介棺此其證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仁宗皇帝

富弼條奏十事本末

慶歷三年三月上令內侍宦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候選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劉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為又令琦等奏奏可代處選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尚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它人為代 四月甲辰以陝西四路馬軍步軍都部署兼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戩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畧招討安撫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言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許乃就道 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伏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說毀權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則太平不難致矣又曰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于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 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七月丁丑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先是諫官歐

陽降余靖蔡襄或言參知政事王舉正懦弱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軍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遂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以仲淹代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搢節命納於帝前亦不拜詳見前卷甲申以范仲淹為陝西安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留京師弟先移文陝西云八月丁未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復為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復為樞密副使癸丑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韓琦為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師中分路宣撫時月皆未行琦言於上曰賊請和無它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則二人選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忽盜邊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倍奔走中師宿舊大臣無勞住也乃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九月丁卯上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軍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陝西仲淹弼宜與宰相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為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墜于下民

困於外外高驕盛盜賊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然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約前代帝王之道求本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順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綱紀再振則宗社靈長天下蒙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選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革恩信十曰重命令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仲淹正傳刪取十事大畧又改革恩信為第八重命令為第九減徭役為第十上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者為今者皆以堵事畫一次第頒行獨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耳

十事據仲淹正傳及政府奏議其附傳并實錄皆無之實錄於十曰丙子載仲淹弼答手詔條上七事其四曰擇官長即附見丙午又壬戌日載歷勸年限蓋其一曰明黜陟也十一月癸未載試館職法丁亥載任子法二事皆其二曰抑僥倖也壬子載均公田乃第五議又明年三月乙亥載貢舉新制實十事之三其八曰減徭役後見五月己丑條六七九十並未詳

十月珠官歐陽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侍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今仲淹等過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

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
臣請事無不濟但願行之如何爾况仲淹乃是陛下特出
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皆已相賀然猶竊謂陛下
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持開天章從容訪問
親駕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宣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
固已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
天下之延首拭目以待陛下用此二人固有何口此二臣
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
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辰效陛下亦宜
立主張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
不知陛下專心銳志不自懈怠而中外大臣愛國同心必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不相忘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
息之事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
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譏沮若稍
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出力凡小人
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境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
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陛下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
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

慶歷四年四月朋黨論見富元等以朋黨見堯五月壬戌
朔樞密副使韓琦已自陝西還參知政事范仲淹並對于
崇政殿上四策見經卷西夏是日琦與仲淹指陳于上前

數刻乃罷 六月琦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

富元以朋黨見堯

慶歷四年四月戊戌上謂輔臣曰自昔小人多為朋黨亦
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為黨
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聖心所
察耳苟明而為善於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
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元韓琦范仲淹在
二府歐陽脩等為誅官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言進賢退姦
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誅銜之而仲淹等皆脩素所厚善
脩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諫因與其黨造
為黨論目行仲淹及脩為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曰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謂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
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然
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
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
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
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
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
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
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
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
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

明而進凡凱君子之朋亮之時天下大治及舜白為天子而臯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曰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海培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昭宗然則

北史卷之六十八

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為聰明之聖主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與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於是為黨論者惡脩德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振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列以固爵祿為私惠膠固明黨等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百人使此五六十人逐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

則缺朝迷國雖敢有言挾恨報讐何能不可九重至深萬幾至重何由察知上終不之信也

此一節恐在脩進論前更詳之

己亥命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往河東議廢麟州利害及晉州錢鑿事 六月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始范仲淹以許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瓊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思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奮過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濶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思薄磨勘法丞僥倖者不使於是謗毀浸

通鑑卷之六十八

或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書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介已又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發立詔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遼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正傳謂仲淹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以為不可行此當時之論小人謗仲淹及弼故云爾李清臣蒲宗孟因而著之未可信也今夏加刪濶無不夫事實正傳但云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會蓋下有謗仲淹因與弼請行邊於是使仲淹宣撫陝西河東今據弼自叙

去爾西界會兵討承兒族亦拔弼奏議國史及仲淹墓誌神道碑皆不明言也蘇轍龍州別志云范文正公為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明黨早歲排呂中公專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勸過真公亦不喜也自睦州遷朝出領西事恐中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登解仇而去後以參知政事直撫陝西中公既老居鄴相送於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有悔過之語於是中公欣然相與語終日中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制西事耳中公曰經制西事莫如在朝廷之使文公為之揚然故歐陽公為文正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欣然相得由此故也後主不知其然也

紀事本末卷之六

輒所言未必盡可擬如言經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使仲淹豈不知此但當時自以讒誘可畏不得不少避之政俾淹及富弼皆求出使其出使政知必不久安于朝非緣夷簡之言仲淹乃覺也魏泰東軒雜記亦云今並不取
是月辛丑右正言知制誥歐陽脩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 八月甲午樞密副使富弼為河北宣撫使其資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境誘也 十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富弼等出使境誘益甚人多指目介不自安遂求出也 十一月己巳詔曰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良垂榮

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吳會厲志庶幾治古而述明之敝流統相家人務交游家為激訐史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託為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紙片前聖放肆異言以訛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御史察以聞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

介去太學書錄不記其時今據尹洙與田況書云蔡石相次補外因附見十月末更考也

慶歷五年正月乙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

紀事本末卷之六

仲淹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為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遂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愈信得象言於是仍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布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勸朋黨心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發絀

以安天下之心使奸邪不敢效尤志實得以自立明遠疏
奏即降詔罷仲淹弼

明遠疏據墨史本傳仲淹遂上謝表據記開照司馬光

蓋得之寵藉恐未可信更須考詳仲淹謝受鄂州表詔

旨弟從留居弼弼之位表章再露願陳寇敵之機疑仲

淹再表必是請對致得象之諧得行之

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方班殿直劉吳大理評
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
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等侍講檢討知澤州太常
博士集賢校理司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
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為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
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臻知楚州殿中
丞周延讓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著書集慶
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緩監汝州京縣稅先是杜衍
范仲淹富弼等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
中丞王拱辰等不使其所為而舜欽仲淹所為其妻又衍
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便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
前口用幣致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風
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
于是舜欽及吳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

為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誘竄周孔坐之同時斥逐
者多知名士世以為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
盡矣

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違帝扶周公孔
子驅為奴蓋益柔所作也延為延讓皆起于

傲事起極極副使韓琦言於上曰昨聞官者操文符捕館
職甚急求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
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為是何也上海見于色白
仲淹等出使護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為拱辰既劾奏
宋初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故因益
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王拱辰等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
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
有所在不持為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
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賈同列尤不悅
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
按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劉元瑜姓名元瑜傳亦不
云嘗奏舜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并
出其姓名于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為知雜九月為外吏
十月為省副不屬御史臺矣當考宋初張方平同奏王
益柔此被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益諱之也
今仍出二人姓名 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

中舍李定也梅克臣為作一客不得食後乃傷衣履時
按舜欽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借此以傾社行與李
定無與今不取

陳執中排社行

慶歷四年十月御史王拱辰等劾奏蘇舜欽因欲搖動社
行 五年正月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
鄧州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用人孰先度對曰永平
宜用賢違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因對求大用請屬
吏上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願未嘗及
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誤力求與甫辨軍相社行
以甫方使契丹殺其奏度深銜行且指甫為行門人及甫

自契丹還五命出守

乙酉參知政事范仲淹罷院知邠
州樞密副使富弼罷知鄆州是夕并鑾學士院革制罷行
而行不知也自蘇舜欽等斥逐行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
又數與行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行所
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
既奏上頷之行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如故行
及得奏既看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
明旨當復奏何得遽爾吏曰行取劄子壞焚文執中因搗
行曰行當細二人苟欲其在諫院歟用種權及臣覺其情
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等俱
罷行為宰相繞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

樞密使社行罷為尚書左丞知兗州制辭畧曰自居內輔
靡協嚴瞻願張明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願軍機之難過
豈舊勞之敢私學士承旨丁度之華也

陳執中踏行據記聞然蔡襄以去年十月十七日出知
鄧州恐中書所奏但乞留甫不及襄也或襄雖已有除
今猶未至京師故中書并乞留二人更須考

三月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上疏言社行為人清舊
而謹守規矩詳見歐詳石青龍六年正月戊子尚書左丞
知兗州社行為太子少師致仕行年七十方正且日上表
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遽從其請議者謂行致年
相一上未即得謝且但三少皆非故事且昌朝抑之也

蔡襄等言陳執中

慶歷四年九月甲申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陳執
中為參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
面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即度
臣奉之幸有成爾因極言執中之美上益嘉永吉之環且
賢執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矣未
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執中參知政事
于是珠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沒不學若任以政天
下不幸上不聽珠官等不止上乃命使齋教告即青州
賜之且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為不可朕不惑人言力
用卿爾明日誅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

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十月秘書丞直史館同
修起居注知諫院蔡襄以親老乞鄉郡已酉授右正言知
福州襄與孫甫俱論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
俱求出而襄先有是請時甫使契丹未還也 五年正月
甲戌右正言秘閣校理孫甫為右司諫知鄧州先是甫知
言陳執中不効數請郡不許自契丹還以丁度故亟令出
守 八年三月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又出手詔賜輔臣曰
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蓋臣夙夜兢兢期至于治問者西
陞修禦天下輝煌越泰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
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履久任進多門人
游政盜負多於少又故軍之職以急於我民而平賊未最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五

將帥之任以威制四方而報于稱職宜制度未立不能變
通於時即簡擢靡臻不能勸屬于下即西北多寇寇難
常獻奇諫空言者多陳愆久實効者少修豫不虞理當先
物思濟此務固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
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
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機務其悉以陳
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而宰相陳執中固辭工復敦諭至
于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
少文故為帝謀以策訪大臣而使條對竦意實欲固執中
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宋庠進曰而漢對策本延
巖穴草萊之士今倍位政府而自凡諸生非所以尊朝廷

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屏為和體 八月口口
殿中侍御史何祁言執中味經國之大體無適時之長材
當四方多事之秋陛下欲倚之使致太平固不可望也今
陛下用執中則失天下之心退執中則慰天下人望陛下
豈可慮傷一執中之意而不念失天下之心失天下之心
而欲天下之氣和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依臣前奏罷免執
中以慰天下之望臣于大臣固無嫌隙不避其威權而言
者蓋慮陛下以淫雨未止憂勞過甚不責臣下而引咎聖
躬所以欲乞退強戾專恣之人免致壅蔽使上下情通則
災異可除和平可致茲事所繫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惟聖
心斷之不疑速賜裁決 其祐元年八月壬戌工部侍郎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五

平章事陳執中罷為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
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
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為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
下喜進無學匪人不協眾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
不願為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
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命學士院貼麻改
命之
據陳絳拜罷錄載執中為言者所攻乃罷下制云口以
河道溢決民版流移茲章祈退故從其請而實錄正傳
附傳但云執中以足疾辭位不載其嘗被言也疑本傳
或有緣飾今從拜罷錄

韓歐石以論救范富等責罷

慶歷五年三月己未杜衍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右
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相方及一百二
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夫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
附自乞保遣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
所損甚大臣始不敢言事臣僚與樞紳高識
之士必有為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
得非惜身畏禍人之常情臣愛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
干國家之大計惑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
竊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讓
書于朝廷倉卒之間命弼為使弼到老母之愛臨不測之

北史卷八十八

禍以正辨屈強寇卒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
李良臣自北來歸盛言北朝自其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
而今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速抑令赴上
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綱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
耳去年秋北朝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
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于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
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口及都門未得一陳
于陛下之前而責補開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亦痛弼
有何負于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
弼為戒孰肯為國家之用所損益細故哉臣固知朝廷成
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詳擇臣

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
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
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
覆河北公事赴任俟其陞對慰而遣之弼素秉忠義又感
此恩惟思効死豈敢更以職任為意別有論列如此則朝
廷以此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久經營防
二寇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人素知弼威望亦可以柱
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素於間都有事則責令捍邊不惟
措置大事亦自國家大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培
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
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上下漸圍進用而救辨得罪之

通鑑紀事本末

三

臣自取禍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
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
家之福惟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
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輔外 辛酉琦罷
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
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珠諍政臣不避羣邪
切齒之禍敢言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
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
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能
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嫉害忠
良其讖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

則必須証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當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謹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釋也蓋杜衍為人清嚴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切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八

同雖皆歸於盡忠而所見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沔仲淹則是劉沔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為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知之節而小人繞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行政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

淹于陝西琦等壞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會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欲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以冀久皆有劾弼性雖銳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三八

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汎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兵乘釁而動其書詳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情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以爭屈志賈和莫大之辱弼等見累年中國侵陵之志感陛下不次擢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公山防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方未見其使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質於內四方相質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西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

絕羣誇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寇
交爭未已正是大興陛下經營之時而與琦並可置之
閑處伏望早辨琦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
入珠院十月之內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
之所羣邪爭進競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
時豈可緘言而避罪疏入不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
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
言歐陽脩為知制誥知滁州太常博士權發遣戶部判官
蘇安世為殿中丞監泰州鹽稅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
春縣酒稅修既上疏論韓琦等不當罷為黨論者益忌之
初脩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貴前妻所生甫四歲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三

以無所歸其母携養于外氏及并脩以姪族兄之子歲會
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
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誅官錢
明逸遂劾脩私于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昭明雜治卒無
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泰安世等坐直
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故皆及于責安世開封
人七獄事起諸怨惡修者必欲傾修而安世獨明其誣雖
許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修論奏曰嚴據何鄭章疏錢明遠劾脩據脩與蔣之奇
辨第六劄實錄第三有脩八劄

十月上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充

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憂帝欲徙二人
淮南知政事吳育曰盜賊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
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十一月夏竦言石介為富弼入
契丹見夏竦事嘗乙未詔以邊事軍息盜賊衰止知鄆州
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鄆州范仲淹罷陝西四
路安撫使其言說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
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遷任是日改知鄆州七年二月壬
戌徙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為京東路安撫知
青州 知揚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為京西路安撫
使知鄆州 六月夏竦又請石介為富弼結金坑惡少見
夏竦事嘗十二月癸丑知鄆州韓琦知成德軍八年二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三

戊寅改知新荆南范仲淹復知鄆州仲淹在鄆二年人愛
之及徙荆南求遷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富弼范仲淹爭論救晁仲約事

慶歷三年十一月初羣盜剽劫淮南耕過高郵知軍晁仲
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
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
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弼曰盜
賊公事守臣不能戰而使民醜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不誅
則羣賊無復肯守者矣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
釋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過賊不禦而又賂之此
法所當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

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小民之情雖歸出錢物而
得免於殺掠理或喜之而去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上釋然
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既而炳溫甚謂仲淹曰方今憲法不
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答之曰祖宗以來
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
此同家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專
人主以殺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炳終
不以為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炳還自河北及
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并見外郎寇賊此反傍徨不能寐
遠寐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范文正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
西掠商鄆均光化軍棄城走秦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

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
所以棄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富公怒甚謂范公
曰六文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
理少定為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
盛衰何敢之殺人至手清吾輩首領將不保矣富公聞
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
云據邵伯溫見聞錄所稱光化軍蓋繆也今從蘇氏龍
川別志以為張海亦恐誤今削去賊名蓋慶歷間賊王
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聞張海嘗過
淮南也范仲淹正傳亦指王倫不稱張海所載守令富

誅者不但仲約一人今但從別志王亮臣虛史記此事
亦與邵伯溫同但稱王倫不稱張海伯溫蓋誤也

吳育貴昌朝張方平爭論唐均事

慶歷六年六月初吳育在翰林薦唐均為御史未至喪母
服除育方參政而宰相賈昌朝與均亦有親育數為昌朝
言詢用故事當罷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時四月乙卯
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
奏詢材實茂美宜留修官職 癸丑詔監祭御史唐均更
不赴廬州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均
且階育世皆以為昌朝意云 八月癸酉參知政事吳育
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

育昌朝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已乃請曰臣所
辨者職也願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始昌朝與育
爭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
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為至於
我耶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元
實為昌朝地也 七年三月乙未工部侍郎平章事賈昌
朝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樞密副使右諫
議大夫吳育為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上前論者
多不直昌朝時方問而昌朝引漢災異冊命三公故事上
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筠在經筵帝問以早致若筠因
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

其言即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八

五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仁宗皇帝

唐介劾張堯佐

皇祐三年十月丁丑殿中侍御史表行唐介言授泰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王舉正留百官班平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上諭唐介除堯佐初在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退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文彦博專權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詐問金哥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思州賊平卒會明瑞成功遂叨

皇末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五

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奏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彦博專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陷陛下有私于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又言彦博嚮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彦博相為表裏言彦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自彦博獨專大政比所除授多非公議思賞之出皆有實緣自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諸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威福一出于已使人不敢議其過乞斥罷彦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味生非敢私也上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竊介徐請舉曰臣忠義激憤雖鼎鑊不避敢詳貶竊上于歷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彦博因貴妃

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責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
可隱于上前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介
辭益堅立殿上不去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彥博再
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
廡單制而責之時上怒不可測羣臣不敢疎右正言直史
館同修起居注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受書言帝王
盛德也必望矜貸之翌日己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
介太重上亦中悔恐內外驚疑遂勅朝堂告諭百官改介
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必
全之無令道死而介之直聲自是聞天下介江陵人也
知制誥胡宿言唐介坐言事得罪責授春州別駕嶺南水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上表最惡口制出之曰咸謂介若至彼必無生還之理不
圖聖慈合垢哀其禍罪就死持改旼英州此城天恩于介
無量然臣愚見猶有未安或聞事差中使押至旼所朝旨
有在路不管疎虞之語此之處分頗非之常竊尋向前臺
誅官既無此體例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
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使朝廷負謗於天下其傷不小
就使介安全至于旼所然亦不可著為後法臣與介舊不
相識在朝亦不曾往還所以會陳區區不避干忤者正為
朝廷遠防一切伏望特垂聖恩留省愚言追還使人以全
朝體殿中侍御史梁備亦言陛下愛介故遣中使護送之
旼不幸介以疾死天下後世能無以致疑乎上曰誠不思

此也追還中使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
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或言張克任彥博父友也
彥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彥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
服之上驚顛曰何從得此妃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
與妾父有舊然妾焉能使之特以陛下致爾上悅自是意
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錫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妃
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妃悉令人語
彥博翌日彥博入對乞身任破賊上大喜彥博至恩州十
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相議者謂彥博因錫以成功其得
相猶妃力也介既用是深嫉彥博雖坐遠貶彥博亦出其
事之有無卒莫辨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自張克封為文洎至彥博因明錫有功皆據碧雲殿
按邵氏聞見錄云仁宗嘗幸貴妃問見定州紅菱若怪
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帝怒曰戒汝勿通
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擊碎妃媿謝良久乃已妃又嘗
侍上宴于端門服所織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彥
博以陛下春宴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其後唐介彈彥博
介難以對上失禮遂責彥博亦出守上蓋兩罷之也或
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獻妃彥博不知也介章及梅堯
臣書讀詩過矣
辛丑起居舍人知誅院吳奎知益州包拯奏乞留奎且言
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上曰介昨言奎誣皆

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四年正月辛亥徙英州列駕唐介為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三月戊辰全州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唐介為秘書丞六月壬辰秘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為主客員外郎通判漳州五年八月丁未主客員外郎通判漳州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兼行知復州 庚午和復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兼行唐介為殿中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遣內侍齎勅告賜之介既斥不二歲復召議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古未有也 十月丁巳殿中侍御史唐介為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入見無一言及遷諫上曰聞卿進諫以來未嘗有私言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

于上曰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意或更再點是臣重累陛下願聽詳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忞奏留介或補諫者不報尋以為開封府判官

介為府判乃明年三月

吳中復等論梁適

至和元年六月癸丑殿中侍御史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森邪上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唐室自天寶以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適至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于人主然治亂要在輔臣上曰朕每選用大臣未嘗不採天下公議所歸願知人亦未易耳 七月戊辰禮

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森邪貪賄任情徇私且弟戡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即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既可久官以賦發乃授左曹郎中又留家氏郭東社家賈賈奏與恩澤張掖遠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遠于文德殿庭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適居位猶自若中丞孫忞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未聞報可非罷適無以慰清議上知清議弗平乃罷之

王珪誌適墓云適論皇儀不可治妃喪又云將以適為園陵使適言墳御無園陵之制由是與陳執中不合御

文因得以傷適今適傳猶用珪志按適自以森邪貪賄罷相初不由議溫成禮與執中異也誌墓不免飾飾本傳不當因之今不取

己巳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殿中侍御史呂景初通判江寧府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兼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馬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左右或言御史括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云始遵等彈適多私又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負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遂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鞫其事宗孟嘗未嘗

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通親等皆坐是絀而中復又落囊
行知制詰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舍人亦
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

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駭他盡並無之然適嘗使
石全彬訴狄青等當簿責而遂罷樞密使則適已交中
官者也碧雲駭所載或過當今畧刪去云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等昨論列宰臣梁適事今日風聞呂
景初已下並議遣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
主意遂使邪正曲直淆然倒置況咸當二柄帝王之權古
先聖人尤所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
皆在其手嗟怨之聲騰沸中外陛下而不問臣恐緣此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之後朝廷事盡由柄臣壘珠之官禁口結舌畏不敢語陛
下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此非宗廟社稷之福非天下生
靈之福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營策權臣致令放縱私徇
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之罪多矣乞陛下奪
臣官職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公議又累奏乞召還適等皆
不報翰林學士胡宿言因召對乞留馬遵等退又上言
御史者天子耳目之官所以上廣聽聽下防威福若有畏
懦無狀緘默不言即是尸祿素餐辜陛下之任使罪之可
也若其不畏強禦糾發姦違可謂能言是其本職旌之可
也近聞臺諫彈劾事連軍相陛下不置詔獄按問止令開
封府訊狀憑劉宗孟一面單辭點三御史于朝政有損於

人情未服昨日聞御史差初留中未下外議皆謂必是聖
心覺悟不熱臺官人情莫不喜悅則猛御史自古難得今
若逐去別須舉之必未能勝此也近日請見未息姦究須
防古人有言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猶言直臣在朝姦
人遠避也臣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警姦邪臣已曾
面論此事欽乞聖慈更賜詳度 八月丁未徙知宣州殿
中侍御史馬導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
呂景初知衢州通判慶州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趙抃等論陳執中與范鎮爭辨附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至和元年請溫成皇后冊文見前七龍年十二月癸丑殿
中侍御史趙抃言臣竊聞宰臣陳執中本家桂籍女奴致
死開封府見檢驗行道道路喧騰羣議各異一云執中親
行杖楚以致弊路一云嬰妾阿奴酷虐用它物毆殺臣謂
二者有一于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是過犯自當送
官斷遣豈宜肆匹夫之暴夫大臣之體違朝廷之法立私
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奴所殺自當擒付有司以正典刑
豈宜不恤人言公為之死夫正家而天下定前訓有之執
中家不克正而又傷害無辜欲以此道居疑丞之任陛下
倚之而望天下之治定是猶却行而求前何可得也頃年
委珠嘗以笏擊從人齒落陛下不以珠東宮之舊而輕天

下之法故即時罷晏殊樞密院出知樞密院中連韓
病告堅求乞骸進無忠勤退無家節伏望陛下特賜展斷
允其所請罷免相位台鼎瞻望之地宜擇有賢德者朝夕
望亮大政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焦勞之念矣初執中家女
奴死移開封府檢視有痕傳言晏妻敬氏嘗殺之并即具
奏而執中亦自請置獄詔太常少卿直史館齊廓即口口
院鞠其事耶壽被病改命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張昇
又改命給事中崔暉既而追取澄佐執中守留不遣并及
御史中丞孫抃共劾之已而有詔罷做臺官皆言不可翰
林學士歐陽脩亦以為言逮執中去位言者乃止 二年
二月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近累次彈奏軍臣陳執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中興廢置獄已正其罪嘗言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
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讐熾隊排斥良善狠峻任情家聲狼
籍八事又曰執中有是可罷免者八奈何不識廉恥復欲
居廟堂之上其意非他是欲恩所未恩雖所未雖上損仁
明下快私忿而然耳方今天文瑞見未退朝廷紀綱未立
財用匱乏官師衆多冠驕無厭河決未復兵伍冗惰民力
疲弊當此之時正是陛下進賢退不肖之時也臣不勝大
願願陛下留神為祖宗社稷計為率土生靈計正執中之
罪早賜降黜取中外公論天下之所謂賢而有德業者陟
在公台之位委以股肱心腹之寄 甲辰殿中侍御史趙
抃言臣近累次彈奏乞正軍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

聞同知珠院范鎮妄行陳奏營救執中緣鎮始自常詞不
次遣陞小人朋邪不識恩出陛下但知率由執中今乃惑
蔽聽斷肆為周誣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跡取
內外之公議立朝廷之大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珠院
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焚感化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
婢使議者以為大變應此臣竊謂為不然執中再入相未
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德朝廷典政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
學士徐觀察使其餘借宿不可悉紀陛下罪內降五六年來
政事清明近日稍復本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
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謂兵多而
益兵不已執中身為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白大變之發實為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
捨大責細臣恐雖退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亦執中
宣示御史然後降附學士章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退大
臣不以其家事而以其職事於是鎮又言臣竊聞御史以
疎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疎官者其言曰聞執中
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打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
臣再三思惟就使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是阿張自
決打死有司亦未可以結案須執中澄辨乃可是為一婢
子令圖相下獄於國之體亦似未使所以不敢當同上言
又曰執中一為參知政事再為宰相無學術不知典故有
素矣至于決一婢死而後及之此臣謂御史觀大臣進退

之勢而言事也又曰御史言臣奉使河北中路奏理執中
是報執中之恩然則御史居常自守如此故亦以此待臣
此不足以責御史也臣之才否與臣立身之本末與出入
執中門下與不出入執中門下御史知之矣而御史言此
者近于誣臣亦近于自誣若臣中路奏理執中有無文字
則陛下知之臣不復言也又曰漢宣帝時魏相為丞相其
侍婢有過自死于是趙廣漢為京兆尹殺丞相夫人妬殺
之即上書告丞相罪魏相亦上書自陳妻不殺婢相自
以過謹言出外第死而司直蕭望之亦劾奏廣漢獲辱大
臣傷化不道廣漢并坐賊殺不辜等罪腰斬於市吏民
官守闕號泣者數萬人亦願有代廣漢死者皆不聽宣帝

漢書卷八十八

明主也廣漢能臣也吏民守闕數萬人非特御史中丞知
雜御史一二之為助也然而卒斬廣漢者以為蔽上下之
分戒險薄之俗不得不然也臣言此者非欲陛下斬御史
如廣漢比也直欲陛下知古人嚴上下之分戒險薄之俗
如此其決也乞以臣章并御史所奏宣示中書樞密大臣
詳正是非如以臣章非是則乞免臣所職終身不齒以御
史所奏為非亦乞以公施行 四月章臣陳執中初為御
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 庚戌復入中書視事此據
趙抃奏稿內長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昨自二月二十日
以前累上章疏乞正章臣陳執中之罪又條奏執中可罷
免者八事伏蒙陛下省納開寤宣付政府施行執中退處

私第不赴朝請前後兩月雖兩次大宴并乾元聖節亦免
上壽赴會外議以謂陛下禮貌大臣雖執中罪惡彰著不
即降黜是欲全而退之故臣不敢再三論列懼成喋喋煩
清宸聽也此月二十二日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供職
如舊中外驚駭未測聖情臣雖至愚不能無惑固不知陛
下以臣向來之言為是耶為非耶復不知陛下以執中之
罪為有耶為無耶陛下若以臣言為是而以執中為有罪
即乞陛下早正朝廷之法而罷免相位以從天下之公議
陛下若以臣言為非而以執中為無罪亦乞陛下正朝廷
之法而罷臣遠方宣布中外以誠後來臣孤危朴志不識
忌諱伏望陛下將臣前來累上章疏再賜覽則臣之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是非執中之罪有與無豈逃聖斷也 五月御史中丞孫
抃與其屬言臣等近以章臣陳執中家杖殺女使事有詔
置獄勘不盡情理斷朝廷之法各曾具奏彈劾乞正執中
之罪至今道路騰沸未蒙施行竊聞多有大臣及近侍臣
條曲為黨弱上惑宸聰伏緣黨弱之人盡是交結朋附樹
恩疎法伏望陛下特從聖斷早賜指揮正執中之罪以塞
外議又言執中誣罔朝端輕發詔獄緣昨既之私愛屈公
平之大法內則滅家法外則隳國綱又其作為全是虛詭
當居官之日則務揚聲言乞引退及待罪之時則多設事
意惑國召還罔上欺心志實何在陛下姑全大體不念遠
謀尚傳天音留任宰府人人側目憤惋不平況執中少不

讀書壯不居古及其寢老遂暗而荒寧之十端倒置七八
物職以為必不可更當大任臣等屢曾論列總是人言所
隔致茲聖口未回紀綱一差紛不可整且朝廷之法是陞
下之法陞下之法即祖宗之法祖宗之法乃一天下平元
元之大本臣等可戮不可屈其陳執中伏乞特行責降以
正本朝典章不報于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母徒
范師道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問門以違近制不許 壬
午詔抃等輪日入對 御史中丞孫抃侍御史知雜事郭
申錫入對言軍臣陳執中家聲醜穢物議喧騰不恤中外
之言復壞朝廷之法欺公用上愧心厚願宜更居台司
使輔國政其措置無狀職事不修臣等前後累曾彈奏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三

乞陞下持賜宸斷正執中虐奴幼弱遠拒制獄欺公用上
之罪使陞下之法不壞則宗廟社稷之幸也

孫抃抃奏葉此繫中丞知雜事上殿第六卷

六月戊子殿中侍御史趙抃入對言臣昨以宰相陳執中
狠愎昏暗詆証欺罔破壞禮法侮弄朝廷臣職忝御史以
身許國極口論列累章抃彈不敢阿容執中而上負陛下
者誠恐陛下不得聞執中之罪而外庭庸常之人又多附
會迎承之者如此積日持久使天下之勢危而臣之為罪
雖伏斧鑕肆市朝不足以償其罪也伏望陛下納忠直
鑒直之言開森然炎感之說特早發宸斷正執中之罪而
罷免之則聖德愈隆公議大協慶流宗社福蒙生民矣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文章
論列孫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明黨中傷之禍
于是得請始御史以執中校奸事欲擊去之上未聽而珠
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臺官
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
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諭鎮鎮復言朝廷制
御史以防讒惡非使為讒惡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
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
辨之不報鎮于是與趙抃有隙 嘉祐元年八月庚申起
居舍人直秘閣同知珠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三

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甲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去年
春夏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免之是時
范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救執中上惑聖聽臣尋
與御史范師道抃鎮阿黨之狀今朝廷除鎮知雜事臣見
后臺職風憲之地趨向各異難為同處伏望特賜指揮除
臣江浙一州軍分入差違且以避鎮亦臣之私便也范鎮
言臣竊聞趙抃因除臣知雜御史言與臣論陳執中事不
同乞准向一小郡者初臣自河北送伴還陞下諭臣御史
言卿中既有文字救雪陳執中不知卿初無文字臣奏臣
有無文字惟陛下可知臣在外亦聞此說未以為信今陞
下既宣諭臣家臣却與御史理辨自後兩奏仍乞特判堂

不蒙施行及陳執中罷去陛下諭臣御史言執中與其女
子姦通臣奏執中身為宰相有此大惡固當斬于朝廷以
令天下豈可復為使相兼判亳州如其無此為御史所証
亦乞斬御史以令天下無使說言公然得行自後三奏乞
窮死仍乞到付御史亦不蒙施行竊慮臣前後五奏留中
趙抃不知本末至今交結段臣不乞伏乞檢會前奏并令
狀降付中書明辨施行仍到趙抃免致小人陰相架扇以
中傷臣所有臣乞免知雜御史事已具前奏臣深不欲上
煩聖聽然趙抃為御史而持論如此平終深不覺悟反以
為能臣若不乞明辨竊恐珠圍傷化事體不細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十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九

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仁宗皇帝

張昇等劾劉沆

嘉祐元年九月癸卯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
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深疾言事官因言
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
勝而後已又專務扶人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
政畏其言進擢尤速遂舉行御史遺次之格滿三歲者與
知州而抃等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見趙抃言陳執中
沆遠引格出之師道及抃差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昇等言
沆挾私出御史請留抃及師道不報 十二月壬子兵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
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進
退用舍必由陛下奈何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
分又請與其屬俱出兵中便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
學俗謂劉沆為劉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誠臺官明黨
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極極使沆因奏御史去陛下將相
削陛下爪牙殆將有不測之謀而昇等益論辨不已凡上
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直學士守南京故有
是命昇等始沆過大朝會殿中書班出入視其儀物

唐介等劾陳旭等

嘉祐六年四月庚辰樞密副使古誅議大夫陳旭為資政

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又章間侍制知誅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包拯除樞密副使或言包拯因結宦者史志總王世寧等政有此命介等遂定章論列且言包拯為誅官因張彥方事阿附青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賊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舍恣行請託上以其章示包拯包拯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崇熙用事如楊懷敏何斌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熙逐今言者乃以此汚臣志總臣不職面世軍第娶臣妻弟之孤女久絕往來若言為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糾劾遂家居求罷上以

道縣等十本表上

予詔召出之介等復問門侍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一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

梁堅等劾滕宗諒

慶歷三年九月丁亥徙知慶州滕宗諒權知鳳翔府時鄭戡發宗諒前在涇州枉費公用錢十六萬緡而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之詔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鞠其事宗諒坐是徙鄭戡先與知渭州張亢議不合徙亢并代州副都部署戡尋發亢在渭州過用公使錢監察御史梁堅亦劾奏亢出軍跟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戊子命宣撫副使田況權知慶州范仲淹言臣昨日面奏滕宗諒事

當天威震怒之際臣言不能盡又章得象等不知彼中事理虛實皆不敢向前惟臣知從初子細又只獨自陳說顯涉黨庇宗諒雖已行劾勒必能辨明虛實然有未達之情願至上前聖聽今具畫一如後一梁堅元奏宗諒於涇州賤買人戶牛驢搗穀軍士臣竊見去年葛懷敏敗後向西州軍官員驚憂計無所出涇州無兵賊已到渭只是一百二十五宗諒起遣人戶強壯數千人入城防守其時又水水寒苦軍情悲慘得宗諒言說懷慶路即次出應軍馬四頭項萬五千餘人酒食柴薪並足衆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願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搗穀軍兵縱有虧損情亦可恕一梁堅奏宗諒在邠州聲譽數

道縣等十本表上

日樂人弟子得銀樣子二三十片者臣與韓琦到邠州遊會一日其時宋官射了各將射中樣子散與過弓箭軍人及妓樂即非宗諒又云士卒嗟怨況遠上進會是常當直軍人吏番抵假因何得其日使有嗟怨一梁堅奏稱宗諒到任後使過錢十六萬貫其間數萬貫不明今來中使體量却稱只是使過三千貫入公用已有十五萬貫是加誣錢數料是諸軍請受在十六貫之內豈可以堵軍請受亦作宗諒使過臣在慶州日亦借隨軍車錢回易得利息二萬餘貫充隨軍公用吏使外却納足官本今來宗諒所用錢數物料必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將充公用一環慶一器四州共二十六寨將位數十人兵馬五萬自宗諒勾當已

及八九月月並無曠闕遣將軍民亦無拘紘處置番部軍
馬公事又無不了若不才之人豈能當此一路一邊上主
帥若不仗朝廷威勢何以彈壓將佐軍民使人出死力禦
捍強敵宗諒是都部署經畧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朱
主帥豈敢使直行事一防秋是時主帥朱有顯過而奪其
事任將令下獄若遇賊兵寇境未知何人卒然處置此
路今差王元權頓沉王元在河東沮怯已曾責降今且在
邊上僞員豈可使當一路委寄恐更誤事一宗諒舊日疎
散及好榮進所以招人誘議易為取信一臺諫官風聞未
嘗朝廷即便施行臣目擊非虛而未蒙朝廷聽納臣若是
狂妄之人不當用在兩府既有目覩之事豈可危人自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一

四

誤陛下當行賞罰當西北未寧見披求稍可邊上任用之
人即加獎擢豈宜逐旋破疎使邊臣憂惕不敢作事雖國
家威令不可不行倘候見得實情方可點辱臣欲乞朝廷
指揮宗諒止在任勾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勸諭干連
人并將已取到慶州錢帛文帳磨勘如宗諒顯有欺隱入
已及非違大過即勾宗諒勸如無非違大過又無欺隱
入已即差人取問分析緣由入急遞聞奏別取進止所有
張元亦奉聖旨令使勸諭臣體量得張元不能重謹為事
卒易昨在渭州亦無大段過犯乞委范宗傑一就勸諭干
連人依勸宗諒事行違聞奏仍乞以臣此奏宣示臺諫
官候勸得勝宗諒張元却有大段非違過犯及欺隱入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〇

仰臺諫使更彈劾臣甘與二人同行收斂臣所以極言者
蓋陛下委寄邊任使一向外禦而無內憂之禍則邊上諸
路人人用心不至解體有誤大事 十月諫官歐陽修言
臣昨風聞張子與未有歸期賊吳又別遣人來必恐子與
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
要指將帥功力之秋近來傳聞燕度勸諭宗諒事枝蔓
勾追直使盡邠州諸縣城所行考據皆是無罪之人因
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差人人嗟怨自以青
紳世衛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臺諫官上言勝宗
諒用錢過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勸諭不期如此作事搖
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吳因此邊上動搖將臣憂恐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一

三

解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命向前臣忝為陛下
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部下喧傳邊將不安
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目見勝宗諒別無大段罪過并燕
度主事張差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又過作書告在
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况
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驚惶搖動
之事只如臣切聞勝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勸諭
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勸得宗諒罪深方
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
不合長言得罪于身不可今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
朝廷于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

三三三

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勸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
 張圭強動違却其膝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持降詔旨告
 諭邊臣以不枝蔓勾連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
 任從便宜不須畏避無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
 次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 脩又言臣
 夙聞邊臣張元近為使過公使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
 勸官所取于連人甚眾亦聞狄青曾隨張元入界見已勾
 連照對臣代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
 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元膝宗諒一例
 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
 意偷錢不過失于檢點致誤使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六

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為患必至使邊陲修邊防正
 藉勇將况如青者無三四人可惜因此小公用錢於此要
 人之際自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為得計伏望特
 降指揮元勸官只將張元一案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
 勾連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于邊臣本無干
 涉豈有愛憎但慮勸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
 國家難得之人而判推鞠一旦之人快事則悔不可追伏
 乞朝廷特賜寬信大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行要指之人
 以能賄過人人自勵將見成功
 張元以明年正月不候獄上奔引進使降本路歸轄青
 訖無行違

四年正月平未降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
 滕宗諒為祠部員外郎知杭州職如故引進使并代到都
 部看張元為四方館使本路歸轄宗諒及元皆置獄邠州
 縱未具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
 辯宗諒張元等非有大過乞元下獄及是又言今燕度勘
 到滕宗諒慶門一界所用錢數分明並無侵欺其毀却涇
 州前任公用唐勸到于連人只稱有送官前等錢物亦不
 願入已又是元彈奏狀外事件所有張元借公用錢買物
 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銀却留錢物準
 還皆無欺隱之情其餘罪狀多未據實其于連人黨或寒
 之月久在禁繫皆是非辜又曰臣欲乞聖慈錄燕度奏到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六

事節特降朝旨差使臣二人齎去取問滕宗諒張元如實
 是已犯使仰承認當議量情親斷如別有緣由亦具分析
 聞奏候到見得別無枉抑便可取旨斷遣如有異同即乞
 朝廷別選官勘免致冤滯其于連人且乞指揮放出知
 在臣則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狀伏乞聖慈先次免勘免
 令臣包蓋於朝受人指笑倘聖慈念臣不避艱辛尚留驅
 使即於河東河北陝西乞補一部臣得經畫邊事一一奏
 論或補三輔近州臣得為朝廷建置府兵作陪郡之武以
 輔安京師臣之此請出於至誠願陛下不奪不疑 二月
 平丑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言嘗罰者朝廷所以令天下也
 若此柄一失則善惡不足以懲勸今滕宗諒在邊盜用公

使踐不俟具獄正刑一官皆謂所坐太輕未合至公張元
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意不欲以督過之臣不復言宗諒
則不然事既發乃將所支文歷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
朝廷非充之比臣所以不避而固爭者誠恐來者相效而
陛下之法遂廢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賜責降一小郡
求戒妄言監察御史袁行李京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
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杭州近開與元府西縣又奏
宗諒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兩載茶三百餘籠
出引逐處不得收稅宗諒職在近侍而亂法太甚仍慮昨
來誰劾狀中猶未及販茶之事宜奪天章閣待制以懲貪
墨之人從知杭州滕宗諒知岳州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一

言也 已酉宣拱辰赴臺始梁堅劾宗諒枉費公用錢十
六萬緡及遣中使檢視乃宗諒始至涇州日以故事考
諸部屬先又問以饋遺遊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悉
焚其籍以滅姓名然宗諒所費纔三千緡堅并諸軍月給
言之故云十六萬貫參知政事范仲淹力辨之會堅死臺
官執堅奏劾宗諒不已致宗諒再熱然終賴仲淹之力不
奪職也 七月己卯復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張元為引
進使并代副都部署兼知代州兼河東公邊安撫使 八
年七月己亥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知壽州張元
為將作監知和州陝西轉運使言元所易庫銀非自入政
稍復還之

龐籍梁通言狄青拜樞密事

皇祐五年五月乙巳樞密使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為尚書
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判置使樞密
副使宣徽南院使瓊國節度使狄青為樞密使青既平嶺
南上欽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軍臣龐籍曰昔太祖時義
容廷到將兵一舉得荆南河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血刃
不過遣官加爵邑賜金帛不用為樞密使曹彬平江南擒
李煜此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為
使相那肯復為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已祖宗重名
器如山岳輕金帛如糞土此陛下所當法也青奉陛下威
靈殲戮山醜克稱聖心誠可優賞然方於廷到與彬之功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二

不遠遠矣若遂用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寇
盜之警不可前知萬一它日青更立大功欲何官賞且樞
密使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
賜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上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
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言若訥前導者數人致死何
謂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達官者猶不坐
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違也奈何以
此解其樞務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致人致
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府正其法若訥何罪哉且諫官
御史上言之時陛下既已赦之矣今乃追舉以為罪無乃
不可乎參知政事梁通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

而後之還為宰相儼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為樞
密使何足為過乎籍曰貝州之賔當時論者已嫌其太厚
然彥博為參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為之況有功
乎又國朝文人為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為樞密使非有大
罪不可罷也且臣不欲使青為樞密使者非徒為國家惜
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名再青起丁行伍驟擢為樞密副
使中外咸以此為國朝未有此今青立大功言者方息若
又賞之大過是復召衆言也籍爭之累日乃從上曰然則
更與其諸子官何如籍曰昔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此固
有前世之化無傷也上既從籍言後數日而府奏事上顧
籍笑曰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深合事宜可謂深遠矣是時

通志以若訥為樞密使

一

通志以若訥為樞密使位在己上年相有闕若訥當次補
青武臣雖為樞密不妨已塗撤故于上前爭之既不得退
甚不憚乃為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人又密使
人以上前之語告青又密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斌使於
禁中自訟其功及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適許為外助上
既日月聞之不能無信于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
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沔為副石全
斌先給觀察使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
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狄克位歸宣徽院聲色俱屬籍籍
愕對曰容臣等退中書商議明日再奏上曰勿往中書只
於殿門內議之朕坐于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于殿門

閣內具奏皆如聖旨復入對上容色乃和故事樞密使罷
必學士院降旨及罷若訥止命舍人革詞後遂為例
若訥傳云凡內降恩若訥多獲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
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若訥畏湯少過而前驕歐
路入輒至死御史奏彈之會狄青破儼智高遂帝欲用
為樞密使遂罷復奏內降恩若訥未必能再當考
閏七月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龍籍以本官知鄆州給事
中參知政事梁適為禮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歐陽脩呂景初到政論狄青可疑事

通志以若訥為樞密使

一

未見過夫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器而得
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青未是
奇材但於今世將帥中稍可稱再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
為軍士所喜深恐以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主事欲乞且
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
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
事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 殿中侍御史呂景初數詣
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彥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
為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衣心何益為小人無識
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八月癸
亥樞密使復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

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驩貴相與推說誦誦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聖路不得行 上自正月不
據青益為部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和制詰
劉敞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極言外
說紛紛雖不足信要當使無後憂軍員青無使員國家并
謂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憂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體
復平大憂去矣而大疑尚存具以青事告之宰相應對唯
唯敞既至官拜表又偏遺公卿書曰及點之忠不難于淮
陽而卷卷於李息朝廷皆知為青發也及京師大水青避
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部下嗔然執政聞之始懼以
執狀出青判陳州自皇祐末有日食之變敞嘗獻救日論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三

三篇隆言所以防姦禦變之術青見而惡之謂所親曰劉
舍人以此洗滌青邪敞初建言或以為過至是乃服
此據劉敞行狀放又云敞出知揚州見上請出青于外
上曰可謂中書按仁宗自正月得疾至七月乃見羣臣
邪所云必誤蓋上疏論列爾今畧加刪修庶不失事實
二年三月庚子陳州言獲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
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謚武襄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仁宗皇帝

減冗費

天聖元年正月自宋興而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強
相繼降附太祖太宗因其蓄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
下主益尚寡而養生未甚蓄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
城外無寇敵金縢之遺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故侈
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尸口咸增兵籍益廣吏
員益衆佛老寇敵耗盡中國縣官之廢數倍昔時百姓亦
稍縱侈而上下始困于財矣權三司使李誥嘗奏事兩宮
言天下賦調有常今西北獲兵二十年而邊澁如故它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一

二

漫廣戎兵雖未可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
以寬歛厚下鹽鐵判官俞獻可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
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
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私糶桑葉未吐而
私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
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于民是以物
價益高民力猶困也陛下試以景德中西戎內附北邊通
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
用之贏縮力役之寡多釋道之增減較之可知其利害也
況自天禧已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矣夫危不盈者渴在
下木不茂者處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于彼無益于此與

公卿大臣朝夕圍議而救正之上納其言於未命御史中
丞劉琦提舉諸司庫務薛昭卿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二月初自祥符天書既降建大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
及真宗誕節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熙京城之內
一夕數慶帝即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靡費甚衆至是或
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
曰此先意也會寢疾不果行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
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觀送熙儲一歲
醴四十九請損為二十大醴三千四百分請損為五百齋
官第給湯茗詔增醴分為十二百餘悉可既而拯又請天
慶等應天河南大名河中鳳翔江陵興元江寧兗并毫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洪抗津福益祥變黃桂二十一州醴如舊青徐曹鄆密陳
許孟滑棗鄆真定禮邢相滄貝定滋晉代京兆陝同華邠
涇鄜延耀慶成揚盛壽宿口宣度蘇婺明越永建彭綿漢
邛蜀嘉眉口利閬連蜀潮韶惠邕容宜六十四州府醴用
香燈花菜山泉菓苗餘十州悉罷詔亦可之 三司甲中
詔自今宣傳營造屋宇並光下三司計度雜用功料然後
給以物時上與皇太后宣諭輔臣曰凡來諸處營造內侍
省直傳宣不由三司而廣有支費且聞伐材採木山谷漸
深輦致勞苦宜檢約之乃降是詔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
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卒以分配諸軍其工匠送入作司
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舊殿直以上雖幼未任

朝謁過乾元長軍節皆賜服至是罷給 三司減省所言
在京四宮觀歲入錢帛百六十萬七千二百有餘皆本處
使臣專其出納恐有侵弊 乙酉以權戶部判官王獻閔
門祇候劉懷德同主其事四月辛丑罷禮儀院從樞密使
張士遜之請也 見禮儀院奏 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權
御史中丞曹昌朝右正言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內都知
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費先是方平奏
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劄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
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
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守戍未能撤修四方添置兵
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歛卒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望朝廷所以綏懷二邊者正謂寬財用舒民力以厚為之
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
計若遂恬然俾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
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
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哉臣欲乞于兩
省已上選差才略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劄據圖用或
計之數量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
害之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列中書樞密院開陳
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
成煩擾不煩施行所冀助財用舒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賈諒云切昌朝與權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西用兵

逆者不足請按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
志者一切減裁之故有是命按呂期建議口實元二年五
月時命依若谷任中即詳時定奪與此時不同實錄併為
一年按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詳財用益屈天子便詔內侍
以先帝時及天聖初舊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插外則命
丞曹昌朝珠官田况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知同三司議
元曹缺取天聖用度較近歲增插實張方平建議若景德
則昌朝前所建議也明記亦云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
軍甚衆乞依景德年用度規度外餘悉罷與實錄大同
與食貨志小異今志不取方平疏附見所以今昌期等者
必因方平奏也委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詳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裁減國用劉子云欲知慶歷二年裁制更比見今支費
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祈闕奏立可盡見言考求之
戊子詔近今三司減損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班軍料錢
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 五月先是張方平言伏
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
上調費浸廣倚于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
莊文急持在陛下身先率下推事事得其樽節而已臣竊
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珠玉菲薄而若中
外之論皆言用度太過臣竊疑之蓋言繁瑣呢左右近習
假為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輒
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私議累

乎或德國家奢藏之困乃臣下使年之盡也伏願陛下上
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使婦人官者何煩過於姑息
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大
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
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而為萬方廣富之本
壬子內降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節祀所賜之半著為
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
婦回賜權罷還事寧日聽旨于是皇后嬪御各上休錢五
月以助軍費宗室判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刑三元儼
畫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
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語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所廢其斥以助縣官 六月三司減省所言自今內府管
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
賜冠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賜長女或長子婦餘並罷之
初詳定減省所議罷天下職田及公使錢太常博士集
賢校理李昭遠以為不可惟三司使姚仲孫惡其異已且
詰昭遠所以興利之術而昭遠爭辯不已故罷其鹽鐵判
官尋為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上謂曰前所論罷職
田事卿言是也 三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賞
俸至有尚藥奉御而其入多于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
例折支從之 丙申曹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
或有臣僚于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

從之 已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官已下減半
則公卿近臣當以次減借賜銀絹三千者獨一千一千獨
三百三百獨百二十皆著為式

按察官史

慶歷三年五月先是諫官歐陽修既受命首建議天下官
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舊官三班二部
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
等除有職吏自敗者臨時發行外亦別無察按官吏之術
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
人布在州縣並無點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
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一

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為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內
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陪路
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以授
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効老病不才
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於名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効
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其雖是常材能專長于事亦
以朱書別之使選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
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點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平歲
之閒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
之事然朝廷重予特選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先
為御史中丞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吏能否而使

名未正于是參取傳職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
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筆錄其功過
若績效明著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
僅免敗闕者即每至年終撰寫附進以聞並須盡公論書
如能稱職別加進用倘務因循亦嚴行點降提點刑獄雖
不帶此使名並準此

兼按察使會要在三月二十七日

歐陽修復上言轉運使自合按察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
名更加約束則于常行之制頗為得宜必欲救弊于時則未
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為
開朝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一

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賦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
當放劾豈可動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
米鹽之繁供給軍項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過走州郡專心
察視則稽遲困弄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使不
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于
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與兵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疫癘
既無力以拯救調秋料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
絕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
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
勞况自近年累遣安撫蓋于今日頗以為難今必恐三丞
至郎中內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特使臣僚臺

官館職中選差十數處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僚仍各令自辟判官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僚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意在但著空文不肯實効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也不但略言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不報 十月丙午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張益之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知珠院王素為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沈遵為直史館京東轉運按察使用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內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史方伯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以分理外內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外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加選擇非才庸劣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訟獄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告訴必生怨怒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

甚叛去宜急效之救之之術莫若守軍得人欲守軍得人請詔兩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權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今權權通判人既已得即委逐州自擇知縣縣令不任事者奏罷之今權權幕職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效政績有聞一二平方真授之雖已精擇尚恐有不稱職者必行降黜直俟人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宜就與陞擢之若然官降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惟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上既納其言于是益之等首被選四年二月詔官歐陽偕言去年五月詔勅口口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貧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旋具狀聞奏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無告朝廷訪察得知並當劾罷嚴行黜降近賊張海等入金州劫軍資甲仗軍蓋知州王茂先老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欲宴留賊宿縣任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老昧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昇自五月受朝廷詔書半年內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換及廣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張昇自台依元降詔勅重行降黜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并作空文天下禍亂遺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若明降詔勅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

斷以警後來洎尋自河東轉運使降知懷州昇改知鄆州
按陳泊以二年三月為京西漕五年八月改淮南漕據
御史臺記泊改淮南漕未行又改河東尋坐為京西漕
不察光化膠政點知懷州范仲淹宣撫河東復起為京
東漕張昇以三年五月為京西漕後錄張海掠所部改
知鄆州昇詳親老且病言者以為避事范仲淹時在朝
言昇非避事者乃許侍養尋以憂去泊降知懷州昇知
鄆州必俱錄倚劾章也但實錄不書昇傳乃不詳不知
是何月日今附見後考

四月庚子度支判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李絢為京西轉
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二

任布知河陽並兩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
倚起居注 七月丙戌詔諸路轉運使副提典刑獄系所
部知州及知縣縣令有治狀者以名聞議進擢之或不如
所舉令御史臺劾奏並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請
也先是仲淹言以災異屢見請行四事一委天下按察使
省視吏官老老者罷之貪濁者劾之昏懦者逐之是能去
繆吏而糾慢政也至于激勸善政之術即未若明其官吏
中有畏上位之威帝意望進或矯飾廉節而爭為猛政求
集事之名者務為暴戾求盡公之稱者專用深文政尚虛
聲人受寄害資產竭于科率舉動觸于刑憲生民困苦善
人嗟痛此天下怨叛之本也秦以天下怨叛而亡漢以救

秦之弊而與臣請詔諸路按察官除常程糾察舉薦外于
轄下知州知縣縣令中別選潔已愛民顯有善政得百姓
心如倚父母者各具的實事狀舉三兩人特與改官再任
或陞陟委用如此則天下官吏知陛下愛赤子之心各務
愛民求理不為苛政足以息生民之怨叛也如所舉不實
仰御史臺彈糾當議重行取點今別進呈唐時選判文縣
令條目別乞約未施行 九月乙卯上謂輔臣曰如聞諸
路轉運按察提點刑獄司於通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
使下無所措手足可降勅約束之先是監察御史劉湜言
轉運使摺撫州縣苛求官吏人不得聘其材宜稍寬假恬
不為改乃加繩治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二

此據漢傳按漢三年六月為察官四年十月遷殿院後
恐非也因詔書約未轉運使附見此
已極言諸路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
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頓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素倍
於往年況無大斷罪名並是摺撫微累不辨虛實一例奏
論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耳遂使天下官吏
各懷危懼其廉謹自守則以為不才酷虐非法者則以為
幹事人人相劾惟恐不逮民惟此患無所告訴非陛下委
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
允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致亡由豈不痛惜哉
又言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

顧美溢編民則例遣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利為國歆怨莫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惟務苛細人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此幸屬郊裡感禮大霽慶澤欲乞于赦書內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苟其不悛必置于法庶使悔過之人免為終身之累其諸處奏鹽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珠利擾擾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惟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朝廷既降勅約未諸路按察使修職盡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曰臺官意謂按察使等所上之奏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矧夫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說

通鑑卷之八十八之二

臣每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當責人長勸之際弊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初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為一時之極選凡被選之人亦各負才業久無人知常惠無所施為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爭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事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為欺罔使狗思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說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或其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能力主張猶或有沮者何況過主疑慮使其各自心闕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為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下

當恐恐上迂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與行沮壞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惠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致瑋毀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劾而老耄昏昧之人聞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府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說其近降劉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為貪賊老繆之吏所快 五年三月甲申詔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自今按察官吏毋得差官體量以致主事 考當時歐陽修者十月

通鑑卷之八十八之二

年西村三后神主于太廟大赦天下 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諭有傷化風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辭故遂有此命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仁宗皇帝

明陟陟

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富弼等列奏十事一曰明陟陟處
書三載考績三考陟陟由明我祖宗朝文武百官皆無磨
勸之例惟政能可往者權以不次無所稱者至老不遷故
人人自厲以求請效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
之磨勸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陟陟由明
之意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于眾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
思與利去害而有為也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
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擿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祿安然而美

皇朝官本末卷四十二

有為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
郎者歷歷皆是雖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
政事之弊革紀綱之壞我在京百司金穀浩翰權勢子弟
長為占據有虛食糜俸待闕一二年者望臨事局挾以勢
力豈肯浴恭其職使祖宗根本之地綱紀日壞政在京官
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有私居侍
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勸一無勸劾例豈遷
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厲之由也臣請特降詔書今後
內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
時進秩其理狀備常而出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
京朝官臺省館閣職任及在番州大理寺開封府及本府

兩赤縣圖于監諸王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
務者並須在任三周年即與磨勸若因陳乞并予中書
官院願在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
五周年方得磨勸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如今日已前受在京
差遣已勾當者且依舊日年限磨勸其未嘗勾當勾當却
求外任者並聽其外任在京朝官到職勾當及三年者與
磨勸內前任勾當年月日及公程日限并非因陳乞而移
任在道月日及外朝官在京朝請月日並令通計其遠官
近地勞逸不同并在假待闕及公程外任帶或因公事非
時移替在道月日委有司別行定奪聞奏如任內有私罪

皇朝官本末卷四十二

徒已上者至該磨勸日具情理輕重別取進止其庶僚中
有高才異行多所為論或異畝嘉謀為上信納者自有特
恩進改非磨勸之可帶也又外任善政者聞有補風化或
累訟之獄能辨冤沈或五次推勸人無翻訟或勸課農桑
大獲美利或京城軍務能革大弊借費鉅萬者仰本轄保
明聞奏下尚書省某職為眾所許則列狀上聞並與改官
不隔磨勸或有異同各以所執取旨出於聖斷仍請詔下
尚書院流內錄尚書考功應京朝官選人逐任得替明具
較定考績結罪聞奏內有事狀堪溢并老疾愚昧之人不
堪理民者別取進止已上磨勸考績條件該說不盡者有
司比類上聞如此則因循者拘考績之限持違者加不次

之賞然後天下公家之利必興主民之病必救政事之弊必去綱紀之壞必革人人自勸天下興治則前王之業祖宗之權復振于陛下之手矣其武臣磨勘年限委樞密院比附文資定奪以聞 十月壬戌詔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能哲而惠克明俊德然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制太宰之職歲受官府之會以詔王發置三載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考課之法舊矣祥符之際治政昇平凡下詔條主于寬大考課則有限年之制入官則有備賞之格及比事違因循多致數被官簿審閱朝行思得應務之才知勸素養之道然非褒沮善惡則不激厲非甄別流品則不情然特頒程式以懲官成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非次罷免者毋以轉官帶職為例兩省以上舊法四年一遷官今具復歷聽旨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當有職罪先以情重輕及勤績與舉者數奏聽旨若磨勘三年職私罪杖以下經取旨徒以上再經取其能自新無私犯而有最課及有舉者皆第遷之自清篋物務于京師五年一磨勘因舉及選差勿舉凡有善政異績或勸農桑獲美利刑獄雪冤枉典物務能革大弊省錢穀數多準事大小違官陞任選人視此若朝官違員外郎項三年無私罪而有監司若清望官五人為保引乃磨勘違郎中少卿監亦如之舉者數不足增二年違大卿監疎議大夫弗為常例悉聽旨又定制監物務入親

民次陞通判通判陞知州皆用舉者數不足毋輒闕陞四年二月丁未詔審官自今磨勘轉運提點刑獄朝臣更不限舉主人數只舉在任勞績取旨范仲淹等以天下為已任謀致太平然規模濶大任子恩薄磨勘法悉從俸者不便是是誇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等所議弗變耳范百以朋黨見疏六月壬子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罷政事知邠州雷弼知邠州 二月辛卯詔曰凡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叙進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喻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通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的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政降是詔 抑僥倖事久之年歲世子附見 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言獨上疏陳十事其二曰抑僥倖臣聞先王賞延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秋職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致立一子為後者未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侍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未聞每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制亦不過此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惠漸廣大兩省至和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充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充試衛其正即帶職員外郎并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違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充爵即其大兩省等官既奏得子

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亦區別後更每歲奏為積成冗官
 假有任學士已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
 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
 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
 惠充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
 遇大理許奏一子充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則與試街外每
 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勲勞者開中外非時賜一子
 官者係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遺任文臣初除後合奏得
 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遺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
 非次修改者即許通計三年陳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
 監已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為子孫其正郎帶館職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外郎並省府推判官外任提點刑獄已上遇大禮合該奏
 為子孫者項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
 者委有司比類開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于其職不
 為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充塞銓曹與孤寒
 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違并大禮
 合奏為子弟者已下樞密院詳定比類開奏 十一月丁
 亥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于
 世胄而今之陰法推恩太廣以致疎宗蒙澤推齒授官未
 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政事民也
 其者為令使夫豕駟先祿以為後之體支子限年以明
 入官之重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古不云乎爵祿者大

下之故石人君所以勸世皆此咨爾庶位體茲意為宰相
 舊陰子為將作監丞恭親太祝奉禮郎自今于恭親悉如
 舊餘親以為遠近補試街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于為太
 祝奉禮郎恭親校書郎于孫及恭親尊屬如舊餘以次
 補試街僕射尚書于為校書郎或正字恭親寺監主簿今
 于孫并恭親尊屬如舊餘屬弟補試街三司使翰林學士
 侍讀侍講龍圖閣樞密直學士丞郎子為正字恭親寺監
 主簿今于及恭親尊屬如舊餘屬弟補試街或喬郎龍圖
 閣直學士給事中陳敏舍人知制誥龍圖天章閣待制卿
 監三司副使知雜子為寺監主簿恭親試街今惟女于聽
 如舊餘屬弟補試街或喬郎郎中省府推判官館閣職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即恩為補其常以職抵罪復故官至郎中及員外郎任館
 閣職止陰子孫親屬一人尚在籍籍者弗預轉運副使提
 點刑獄悉於印禮前到任踰一年乃聽陰補凡選人年二
 十五以下過印限半年赴試命兩制三員試于尚書
 省糊名錄錄習詳業者試論或詩賦詞理可掇不違程式
 為中格習經業者人專一經兼試律十道而過五為中格
 聽預選以上經兩試九選以上經三試五選滿有京朝官
 保任者三人補遠地判司簿尉無舉者補司士參軍或不
 赴試亦無舉者永不預選京朝官年二十五以上歲首赴
 試于國子監考法如選人中格者調官兩任無私罪有監
 司知州通判保舉官三人入親民經三試朝臣保舉者三

人與下等墜物務內任無私北監司或知州通判保舉者
五人入親民願易武弁者聽其武臣使相子為末項供奉
官養親左侍禁子及養親如舊餘屬自左班殿直第官之
樞密使副官殿節度使子為西頭供奉官養親左侍禁子
孫及養親專屬如舊餘屬自右班殿直以下第官之統軍
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為右侍禁養
親右班殿直子孫及養親專屬如舊餘屬自三班奉職已
下第官之客省使引進使防禦使團練使四方館使樞密
部承旨閤門使子為右班殿直養親三班奉職子孫及養
親如舊餘屬三班借職以下第官之正判文字子為三班奉
職養親借職子孫及養親專屬如舊餘屬為差使殿侍陪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衛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為三班奉職
養親借職子孫并養親專屬如舊餘屬為下班殿侍陪衛
將軍內諸司副使樞密院承旨子為三班借職當以入已
職坐罪遷至諸司副使陪衛將軍止蔭子若孫一人初任
川廣福建七路恩如舊凡三班試弓弩子軍頭司力及而
射有法為中格習書算者三班院書家狀狀三子算錢
教五事通三為中格習六韜孫吳書試義十而通五為中
格燕弓弩為優願試策者聽之五通三為中格或習武藝
五事馳射開敏通書算者亦為優等補選任武藝不軍策
詳而埋揚為異等引見聽旨蔭女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
項年過十五若弟姪項年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蔭已當

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任聽再蔭自是任子之恩殺矣然
猶未大艾也 五年二月甲卯知制誥余靖言臣代親近
降中書劄子今後臣僚養親屬子孫親屬內女子孫皆不
拘年甲諸子孫項年十五以上弟姪等並項年二十以上
方得奏薦所養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
賞比要嗣續門戶其有老登即著晚得職司親的于孫尚
多限以年幼不得陳乞而乃旁蔭疎遠房從年長之人則
是捨親而用疎遠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
伏况自來養蔭少年子弟並須二十五歲以上方許出官
雖受京官亦不破官中請受于國家別無嫌礙兼臣今來
奏臣親弟年已及笄不破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奏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親的而旁奏疎屬于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揮應合養蔭親
屬臣僚所奏子弟姪持令不拘年甲以廣延賞之典從之
三月己卯詔補蔭選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內銓候該參
選日量試所習藝業注官其慶歷三年十一月條制勿行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觀先降勅節文應奉蔭選人年
二十五以上過南鄆大體限半年內許令赴試投狀京官
每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
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
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違自初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
莫不靡然向風焉於為學詔書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
為臣正家晉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僚上言欲壞罷

知錄院范鎮請見任二府止許蔭已之親兄弟父之親兄弟父之兄弟之子正任團練使以上蔭曾孫知雜御史以上蔭孫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止蔭于其歲奉一人者三歲一奏之侍御史母漢請見任二府節度使以上再經乾元節蔭親屬一人知雜御史閭門使以上過節一奏為餘必再經節科場取士百司入流悉減半罷內臣蔭于孫及輸錢乘校官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今二府及使相宣徽節度使三年蔭二人已減舊恩之半餘文武官請一歲及三歲當任于者皆倍之內臣母得過二人嫡御皇族約此為法罷兩省特奏名百司入流者如吏部格弟聽減年或換武選初中書樞密院裁定于足詔見任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二府使相宣徽節度使御史知雜悉罷乾元節恩蔭學士以下過節聽蔭大功親再過節蔭小功親即中帶職員外郎初過節聽蔭于若孫再過節蔭蔭親四過節大功以下親初該蔭而年六十無子聽蔭蔭親皇族大功以上親皇族大功以上去各要作皇親大功以上去再過節亦聽蔭蔭親廣東南西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奏于孫若親兄弟一人益梓泰延并廣知州陝西河東河北廣西帶一路安撫使知州及益梓利愛路轉運使提點刑獄聽蔭親屬已有官入優使地一人若于孫仍陞一資京朝官陞一任其員外郎知州而理監司資序舊得蔭者罷之當任兩府分司致仕過節聽蔭分司大兩省官以上降一等即十以上

子孫未有官許蔭一人止凡致任恩大兩省以上降一等即中員外郎許蔭于孫若弟姪一人毋得奉同宗無服之親三丞以上止與親屬從優使官其武臣閭門使已上至節度觀察留後統軍上將軍樞密都丞旨及管軍節度觀察留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捧日天武龍神衛左右廂主帶運都團練使已上過節蔭大功親再過節蔭小功親諸衛大將軍諸司使樞密副都承旨副都承旨諸房副都承旨以上再過節乃聽蔭于若孫及蔭親初該蔭者過節即聽或已該蔭而于孫今未有官者亦准此自後須再過節始聽之諸衛將軍諸司副使樞密院逐房副承旨以再過節乃聽蔭于若孫陝西河東河北緣邊都督聽蔭親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有官入優使地一人若于孫與減磨勘年諸路鈐轄除廣東西及知益宜州聽蔭于孫及蔭親外益梓利愛四路但聽奏有官親屬入優使地于孫與減磨勘年諸司使除諸衛大將軍致仕聽蔭于若孫一人如無子孫降等蔭蔭親或于孫已有官願陞資者亦聽除並依累降條約自其武臣閭門使已上至條約據成都編錄條貫再增修國史遂削去武臣一節蓋比類文臣即可知然要未俗也 范鎮奏議國史所取甚略今取奏葉詳述之鎮言臣謹按唐制五品以上蔭孫三品以上蔭曾孫而無蔭兄弟叔姪之文今文官自知雜御史以上歲奉一人自帶職員外郎以上三歲奉一人武官自橫行以上歲

奏一人自請司副使以上三歲奏一人又無兄弟叔姪
曾孫之品限而考及疎從所以入流浸廣任路益雜臣
欲乞見任兩府聽蔭兄弟叔姪見任學士正國祿使以
上比唐三品得蔭曾孫知雜御史正判文以上比唐五
品得蔭孫帶職員外郎請司副使以上專得蔭子兄弟
叔姪降曾孫一等曾孫降孫一等孫降子一等又歲奏
一人與三歲奏一人者自有京官試銜爵即之列武官
亦宜如是欲乞歲奏一人者亦令三歲奏一人於所侍
官上遞加一等或二等以優異之若得奉禮郎太祝者
與大理評事諸寺監丞之類議者若曰今日學士而下
捨兄弟叔姪而專任子孫非所以廣親愛之道臣竊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為不然兄弟叔姪于公則刑不相及于私則財不相及
若今因官置到資產不及兄弟叔姪至於朝廷爵賞則
輕加之滿不可也臣欲乞除品令得蔭外朝廷必欲徇
其私愛加惠考宗但令奏補無使入流而有才藝自隨
科目有舉課試中科者自比類白身人優與推恩其無
子孫者持聽奏考親行人入流如此則下不夫私親之
愛上無冗官濫賞之弊鎮又言唐制皆無蔭兄弟叔姪
之文亦無一歲二歲三歲之差惟以品數為限今請司
副使才比太子中舍而與帶職員外郎同得任子為太
優幸欲乞請司副使須歷級分給轉以上差違方得奏
補以此而外郎帶職者固與章大抵皆留官故以其

近而可用也惟是奏補之法未盡備用蓋國初天下新
定人未樂仕至有敦違富人使為官者故于兄弟叔姪
之制未遠暇也今太平日久入官者眾其于條革非補
放唐制不可伏乞檢會臣前奏令執政大臣一處參酌
施行又言竊聞職者故自兩制以上二歲奏一人即官
以上六歲奏一人即官任官非三十年未能至乃是陳
力之人今既有品數又限以年竊恐未均未均則下必
怨下怨則行之不久

均公田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四

先養賢養賢之方必先厚祿然後可責廉隅安職業也本
朝初承五代亂離之後民無凋弊時物至賤整結圖收復
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曾罷者或饒罷去
便入見闕當物價至賤之時俸祿不報士人家無不自足
或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仕門多得官者求至有
得官者選一二年又被官待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
後而俸祿不繼士人家鮮不窮若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喪
不得葬者比比有之復於守選待選之日衣食不足求人
貸借以苟朝夕到官之後必求見逼至有冒法受職賂貨
度日或不恥賈販與民爭利既作員罪之人不守名節夫
有姦賊而不欺貧民有豪猾而不敢刑姦吏豪民得以侵

暴于是貧弱百姓理不得直充不得訴任不均刑罰不正比屋受弊無可奈何由乎制條之方有所未至真宗皇帝思深慮遠復前代職田之制使中常之士自可守節始嫁以時喪莫以禮昏國恩也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其有不均之考有使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錄而使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猶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若于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

職田

婚嫁食其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于為郡為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陞擢多得皆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 十一月壬辰詔限職田凡大藩長吏二十項通判八項判官五項奉職四項凡節鎮長吏十五項通判七項判官四項奉職官三項五十畝凡防團以下州軍長吏十項通判六項判官三項五十畝奉職官二項其餘軍監長吏七項判官奉職官並同防團以下州軍凡縣令萬戶以上六項五千戶以上五項不滿五千戶並四項凡簿尉萬戶以上三項五千戶以上二項五十畝不滿五千戶二項錄事參軍凡本判官普官比倚郭簿尉送運制置轉

運制使武臣總管比節鎮長吏送運制置判官武臣歸轉比防團州長吏塔路轉運判官比大藩府通判去撫都監路分都監比節鎮通判大藩府判官黃汴河許汝石塘河都大催綱比節鎮判官節鎮以下至軍監塔路走馬承受并寨主都同巡檢提舉提點兵馬監都大巡河不得過節鎮判官在州監當及催綱撥發巡檢私茶鹽賦盜駐泊提賊不得過奉職官巡轄馬道通鋪監堆并縣鎮監當不得過簿尉自此人有定制土有定限吏以職田抵罪比前日稍希濶焉其明年錄官余靖言伏觀去冬十一月初頒定天下職田項畝數目令三司指揮無職田處及有職田而項畝少處并元謀得山石積漆之地不可耕植者限三年

職田

內檢括官荒田并戶絕地土及五年以上逃田支撥添換以慶歷四年為始斯蓋陛下所以勸羣臣養廉吏之大志也然朝廷舉事當以民為本民患未去官吏何安而尚紛紛擾之伏見淮南江浙經春少雨麥田半損墾殖復生京東東西荆河南北廣南諸處盜賊未盡撲滅陝西河東等處運困苦且庶民惶惶失其農業而長吏以下各營其私憂民之心有所未至加之檢制軍不接擾况今來所定項畝比于舊日數三倍其多貧吏因緣其害甚大伏乞朝廷特降指揮舊有職田處即依慶歷元年已前舊制外其未有職田處更俟三二年別取制旨操擬

為公田非法意則必因靖奏遂有筮竿但史不詳載耳
初詔定天下公田諸路多誤以戶絕為荒田給官吏其後
國子博士華陽王罕提點河南路刑獄瑜所部以法不當
給聽自舉覺既而廣南諸州坐收戶絕田以贖廢者七十
餘人知審刑院張揆嘗見河南官吏列首狀他日過罕於
殿庭謂罕曰公德及人者多矣

王罕事據王珪誌罕蓋及本傳罕為湖南憲乃慶歷五
年十一月張揆知審刑院又在皇祐五年二月今并附
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二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三

仁宗皇帝

募兵 減兵附

寶元元年趙元昊反二年八月原州六宅使郭志高請部
均募置弓箭手五十人從之 康定元年正月詔陝西轉
運使明鎬往鄜州同州河中府點募強壯以備邊 二月
丁未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使量民力蠲所科芻糧
調民修築城池悉其數以開當加優卹官吏因軍興受賕
者聽人告比令諸州軍點集丁壯止欲防護城池亦不刺
手而改除習外無得它投若姦人妄有煽控委所在擒捕
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琦撫諭仍捉本路如詔言者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三

三

又以增數為請琦奏曰轉運使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
此事慮有驚擾蓋民丁既為強壯且憂利以克軍本路近
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虢二州各
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已下主戶內選差一名充弓手更
不差強壯使減稅免立階級分番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
悉如所請 三月己卯工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吳
遵路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遵路嘗建議復民
兵於是并詔遵路籍河東鄉丁為邊備仍下其法於諸路
四月大理寺丞秘閣校理石延年往河東路同計置糧
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嘗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
將練兵為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副吳遵

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為兵故也 乙巳詔河北都轉運使姚仲孫河北緣邊安撫使高志寧密下諸軍州添補彊壯初知制誥王拱辰使契丹還言見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兵而畏土丁蓋天資勇悍鄉閭之地人自為戰不費糧廩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而訓練之故降是詔 六月詔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為鄉弓手彊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彊壯自咸平以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於是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據本志并及諸路則據事修入實錄云詔陝西河北河東西路其量州縣戶口增置戶

手以備盜賊本紀但云增置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弓手朔歷同實錄皆無彊壯字惟稽古錄大事記有之今檢取修入蓋河北河東陝西舊已有彊壯之名河東及陝西舊已有弓箭手今并京東西新招弓手總得名彊壯也

八月丁亥詔諸路罪人多犯罪情理重選少壯者刺配永興軍牢城候及三百人選置軍校團為威捷指揮教閱武藝分隸逐路部署司以備前鋒有能致命者加之拔擢九月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彊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監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置指揮使皆以階級伏事年一十條籍六

十免取家人或他戶代之聽私益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勾集守城及捕盜賊日給糧二勝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舉按不如法者

實錄所書太繁今用本志及朔歷刪修河北河東彊壯事始見咸平三年及景德元年陝西河東弓箭手見建隆二年及景德二年京東西新置弓手當考也

十二月乙酉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李淑知制誥賈昌朝同修起居注郭稹天章閣侍講王洙同詳定弓手彊壯通制又命淑判兵部洙同判時諸路方籍鄉兵上兵部也河北彊壯在籍者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萬

四千

此據本志康定年兩路彊壯數今附見此弓手別見慶歷元年二月詔京東西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荆湖南北路始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為就糧禁軍先是河東北陝西與京東西皆增募鄉兵其後遍令天下各增募額外弓手於是始立宣毅軍額以統之惟陝西仍故號為保捷兩河彊壯雖別名義勇亦有隸宣毅者募額外弓手遍及天下此據張方平所陳八事疏不得其時當在康定元年十月以後正史實錄朔歷等書皆無之今附見蓋所招宣毅軍其軍士即去年增募額外弓手也

初募額外弓手著作佐郎通判睦州張方平上利害八事
 其一曰勅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戶每一千戶
 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戶五百人如不滿千戶及萬戶已
 上據今所定分數比量點差者伏以天下大縣有及五六
 萬戶者若縣管主戶五萬則所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
 過多民力煩弊或地處遠險或歲逢荐饑或守令非人或
 姦猾乘隙聚兵資寇亦不可以不過虞也欲乞諸萬戶以
 下縣所差人數一如勅文處分即萬戶以上亦以五百人
 為正緣雖小縣不可無備雖大縣而選兵五百亦足以自
 衛矣如此則輕重之勢平臂指之力均矣其二勅文其弓
 手須見管帳籍主戶差點者只知臣州管內戶籍有升降

帳有桑功帳並歲上於戶部升降帳所管主戶二萬一千
 二百有餘此蓋官吏受俸約此戶口數也桑功帳所管主
 戶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及州縣戶口歲有增益之數也
 州縣賦役各有五等戶板簿常所據用竊慮逐處拘於帳
 籍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
 等版簿見管主戶數為準則天下役均焉其三勅文所差
 點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戶如委實分關雖有丁數下得一
 例點差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丁數最高強戶點差第
 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差第三等比並資
 產丁力高強者點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輪流差遣
 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異役者却免弓手非惟先

富強而寬貧弱又高貴之人各有護惜家鄉親受之意故
 必重於犯法至于合用器仗亦有力置辦各得精好自然
 天下點差事體均當其四勅文今逐縣級置教場每歲起
 十月後至正月終常分番勾集教閱自教閱時每人支日
 食米三勝者十月後雖是農隙集教日長民亦不易又約
 計逐歲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諸州縣倉廩除上供外留
 州支遣例少儲蓄即如臣州在兩浙中戶口不多所差點
 弓手若據主戶實數猶僅二千人數例支給口食歲支米
 四千八百石將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百萬斛若
 令逐縣所點弓手便作三番教習時即支與口食已教放
 歸便哉日往支即如三千戶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

人赴教每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是減天
 下糧給之費三分之二也其五勅文自教閱時量借甲弩
 器械教習披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箭刀
 鋸及木槍桿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者夫查
 挺揭竿猶足以資肅聚之勢況人知關戰家有利兵不可
 啟也諸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每當
 教閱及遇有盜賊勾抽會合之時據數給付軍事隨納常
 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番次給出各令修換其六勅文
 所差弓手每五百人內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人充揮
 使者伏以內地州縣與河朔不同河朔所置鄉軍本備戰
 守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以相攝制又逐州軍屯屯疆

兵勢足強歷今內地州縣人不習兵但財力相維富役貧
強暴寡其兼并豪猾之民居常猶吞噬貧弱為鄉邑害況
公許之相制乎夫能為五百人長必鄉里大猾者非惟為
貧弱之暴更且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寇乘飢擾之弊
奮臂猶足以為天下患況使之有素練之士甲兵之利乎
並事大有安危之勢焉請令所點弓手每十人圍為一甲
置節級一人使歲一替換依次更番補充其指揮使之名
伏乞省去逐甲人少則節級易為拘管呼集吏番補充則
不相攝服亦馭民之上策也其七勅文所點弓手須是少
壯者充與色戶下諸雜差配伏以天下州縣人戶大抵貧
多富少逐縣五等戶版簿中等已上戶不及五分之一第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四等第五等戶常及十分之九故國家諸雜賦役每於中
等已上差科所以惠貧弱也今富強之家盡占為弓手即
諸雜科配悉出於貧弱儻又姦吏因緣操擾即縣鄉益困
若分番教習每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
未為有損而乃虛免差配貽患下戶欲乞今州縣諸雜差
配一切如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閱外州縣不得
妄有勾抽差借諸般追役或有強惡賊徒結成羣黨勾抽
會合之時亦只許隨例勾點令佐親自部勒揜逐不得令
公人押領淹延團聚如長役弓級耆壯等一例監捕之法
若縣鄉小小盜賊持杖竊盜非羣行攻劫者亦不得擅行
勾抽免致官吏挾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過於免差配之

惠也其八每歲教閱之時乞令逐州知州通判一次巡行
諸縣以按閱之或所點人非壯健器械不完行列不整訓
習不精移易簿帳減削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
其弛慢甚者具事聞奏嚴加點責方平所議如此然當時
不能盡用也 六月壬寅中書奏近添差弓手準備捕盜
昨今淮南江南兩浙荆湖諸州軍招募宣毅指揮充本城
禁軍令已成次第所有添差弓手須議減放欲於見第二
第三等戶內選留少壯有勇力者於舊額外增兩倍每五
十人置節級一名其餘揀退者及指揮使並遣歸農從之
罷指揮使蓋用張方平奏議當考方平奏議附二月辛
丑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八月乙酉中書樞密院奏京西弓手願充軍者已降宣命
並揀隸宣毅指揮都監等能召募及五百人已上特與酬
獎知州通判歲終委本路轉運使其所募人數以聞從之
甲午詔京東等路弓手強壯願隸宣毅軍者指揮使以
下降一資押官以下聽如故後差朝臣二員曉諭京東路
總管要募兵為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
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中招募願充
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竊思此舉事繁安危敢竭
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自去歲
初降勅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
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勅旨屢下丁寧再三

論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致鄉閭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多方安輯民猶猜詳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為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搖心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今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宣差命令止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貴之家例皆衣食無缺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使臣蓋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之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踏若其謀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姦猾乘釁相激噪聚萬一驚

上卷卷之三

六

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與州縣官吏相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戚離訣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敢各歸本土聚依萑蒲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之有謀乘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定輯此其不便三也今京東西路頗為飢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之備不因帑廩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令既藉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已降御札冬至將行郊禮遠近

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後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本事規未兆獎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愚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中唐之策讓是皆始于烏合之衆此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參國論贊聖謀但以職在諫曹當有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襄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費冬給衣口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籍之為兵者不惟前冒鋒刃矢

上卷卷之三

七

石之難且重夫鄉土終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別此其大口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太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悼其失業蓋不若因兩河疆壯使之扞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時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慮其亂乃密誡諸州郡剋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森謀相動不復及之令朝廷既惜疆籍之名又為必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十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

廷審如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使宣命停所
差官勿違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既入不報方平再疏
力爭之又報

按方平後疏云十日具奏不知是何月奏有已降御札
等語非七月即八月蓋八月十八日甲午初遣朝臣二
百詣京東招捕宣毅軍其翌日乙未或奏以此月十九
日上也今附見

乙巳詔諸軍諸班直子弟民間有材勇者如願効用聽諸
所屬自陳以補保捷蒲人即推遣成遠 十月知并州楊
偕言今雖得強壯百萬恐未可以應敵請益本路官軍六
七萬人詔報曰自有邊防悉用土兵願訓練何如耳所募

強壯若能以時閱習與正軍參用豈不可以應敵耶 已
丑御史臺推直官秘書丞李宗易言奉詔之河東募強壯
充軍其強壯避刺面多逃免乞刺其手背從之 十二月
丙子中書樞密院言京東西路所募宣毅軍令逐路各選
萬人赴京師隸禁軍從之 二年正月壬戌分遣內臣往
河北路催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二月乙未詔河北諸州
強壯自三月後致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
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
壯寢廢詔始下人情怵怛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
行數舍開諭父老眾始安 三月乙卯中書樞密院奏乞
簡河東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為義勇指揮陝西弓箭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三

刺面為保捷指揮從之 四月知渭州王汾請刺本路弓
箭手三萬人充軍從之 戊子詔河北教閱義勇指揮令
番休于家其惰游不業農者聽其家長告官重行科責
甲午刺環慶路保毅強壯人為軍 五月詔乃者以河北
河東弓手為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道游冗
之人皆願雇代之籍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 閏五月壬
申詔河北路義勇軍鄉兵死而其家有丁壯者令逐處選
補之十月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
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琦詳度以點到弓手選
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遠其
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

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
募燕面以名正軍年紀沒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
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鬪聖朝因循重改廣
置禁軍以安天下以服四裔亦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
自逆吳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
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
父子兄弟殊屬外觀或別在入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丁
不可別每過上州防口多是結聚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
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累陳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
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
點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

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檢會前奏令勿給琦復奏掠刺土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願無敢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軍仰戎立事豈不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 庚戌轉運使言刺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秦州既刺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是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為指揮三十一

此據本志因刺保捷附見

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歷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

十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簡強壯兵抄民丁涅手背為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俸廩犯罪斷此廂軍下番比強壯

此據本志因陝西刺保捷數連附見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備邊六事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寇敵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射自古禦寇却敵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

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貧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熟利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饋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 十一月戊戌詔河北見教習義勇宜並放歸田里候來歲正旦分作四番勾集訓練 三年正月口寅募關中流民補振武指揮咸平中選鄉兵為振武後益衰耗至是歲數不登因有是詔 五月丁丑詔河東義勇兵願隸諸州就糧神虎宣教禁軍者聽之 四年四月癸丑詔諸路招禁軍而人才小弱者官吏並劾罪以聞時上封者言招軍有常格而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至務振其數多得怯弱不及等之人比有復自禁軍降隸廂軍者故條約之 十二月丁未冊命元昊為愛國主更名曰曩霄 五年正月丙子樞密副使韓琦言當此之時若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志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利者一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宜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俗不可弛請仍選有材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羗人讎覆之變又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近襄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鄜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鈐給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

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敢執抽動其
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逐路所抽訖
糧土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者在邊一番
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火戍之勞又陝西
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
西宣撫又有軍閫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
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置宣毅兵僅一十
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
尉可以捕擊若防羣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
州盡要防守其宣毅軍欲乞除河北河東外其京東京西
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三百人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額後有關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盡財用陝西河
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內
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
言先是田況言觀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役歛重而
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歛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
窘由冗兵之日繁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先朝已三倍矣
自昔以來生費不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雖欲減不
重民不慈和氣不傷災沴不作不可得也云云夫國家所
養之兵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為冗食於諸路宣毅廣
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眾大不堪戰小不堪役遂處惟欲
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利害哉宜分遣幹臣簡選諸

路宣毅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為廂軍其不堪役者
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則恐立以致亂
此慮者之踈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強者亦恥為
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為亂者今天下財用
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卹細故而不忍裁弊之原臣
竊憂之惟陛下幸

此疏不得其時今附見正月末

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宮苑使周惟德
京西路北作坊使武繼隆淮南路東染院使任守志兩浙
路供備庫使陳延達江南東路左藏庫副使王懷正江南
西路內殿承制張志福建路王元吉荆湖南路供備庫副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一

使盧道隆荆湖北路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
用韓琦議也 八年二月壬申中遣內侍往諸路簡兵馬上
軍如京使陳延達京東路禮賓副使衛承緒淮南路文思
副使蔡舜卿京東路禮賓副使董元吉荆湖北路供備庫
副使盧道隆江南東西路內殿承制黃元吉兩浙福建路
三月甲寅翰林學士張方平條對所問曰康定慶歷之
間朝廷議判民兵陞廂軍充禁旅臣時任諫官屢上章疏
極言其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
用出入之籍及建隆以來共數乞朝廷速加圖議蓋太祖
蓄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時不過四十萬人章聖備禦西
北兵籍頗增祥符以後住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

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久安向因夏人阻命宰相非其人
慮害不深事幾先遂至大擾陝西河北東京西增置
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十四
指揮史於江浙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
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
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判員等不在
此數軍人日多農人日少三邊稅賦支絀不足募入中
糧草就京給還錢帛加棗則例價率三倍外則剗刷諸道
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幣官之令
苟循目前之急莫為經久之慮凡此冗兵非惟因天下之
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然茲事體

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陛下先
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別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淺
智所及若量入為出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令逐路轉
運使捉點刑獄分按所部揀選疲老便與放停歲須兩三
次更互巡歷只依常程口旋揀放無得宣露密旨若雖係
真兵禁口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
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其馬軍無馬願補
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
團併足成指揮以諸路經畧部署司使知朝廷深意有
專復自任無懼國之心者亦在陛下斷自聖心懲一足以
警眾矣

皇祐元年十二月何邦云昨詔諸路轉運使選退州郡
老兵弱兵必是用方平此議也

皇祐元年十月戊寅侍御史知雜事何邦言臣伏見陝西
路項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諸州引新子刺而充
保捷指揮用備戰手一路之兵僅增十萬緣當時倉卒不
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驅之行陣固難得
力自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費糜食不
可勝計況其人並是州縣第等之家係在軍籍甚非所願
伏望勅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兵士除人貧節
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軍
者計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

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
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其邊鄙每歲以北軍
番邊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時邊上或有緊急其罷放
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是亦無廢闕方今
財力大屈所患在於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供億陛
下幸聽臣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內可減三數萬人迺亦省
費之一端近包拯被命往陝西制置解鹽伏乞下臣此議
使其就近覆驗所冀審擇利害然後施行樞密使龐籍獨
以邦所言為是壬戌詔旨實自邦發之
十二月壬戌始聽保捷不任役者歸農此據鮮于侁所
為何邦墓誌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保捷軍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為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惟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陝西緣邊計一歲費給錢七十千卷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給錢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力稍蘇

減放保捷詔實錄有之其餘悉從記聞所載傳永之言永時將漕陝西也

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文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衆紛然陳其不可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散之間閭相聚為盜賊上亦疑焉彥博與籍共奏令公私因竭上下違違其故非他正由養

兵太多若不減放無由蘇息萬一聚為盜賊二臣請死之上意乃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羸兵無慮八萬有餘人其六萬有餘悉放歸農其一萬有餘各減衣糧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頭曲腦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樂歸農河為詐欺若此乎上益信焉其後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始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議者非之

簡汰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錄放歸農者六萬餘衣糧減半者二萬餘及文彥博龐籍首議并奏對並據記聞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

正月自河北漕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寧節度判延州四月改天平節度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文載省口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據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廢為半分甚者給糧遣還鄉里係化外居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刺負處之記聞惟不載刺負然減衣食之半即刺負居其間矣今悉用記聞稍刪潤之本志所云更不別出但取京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字改稽古錄所稱天下字王德用許懷德奏選廂軍補禁軍當考至和元年十月范鎮言大臣以募兵塞責指此也

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伏視朝廷昨降詔旨委諸路轉運使等第選退州郡老弱兵士所去者衰疾疴瘵之人所存者壯或伉健之人議者謂練士省財益實為利聞邊臣各有論奏皆謂選汰過多竊恐所言未悉利病緣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冗食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斂橫斂未除不可以寬民力民力未寬不可以圖至治欲圖至治宜以去冗食為先朝廷有此處置固亦計之甚熟今命令幾下若以橫議亟改則去弊求治無其日矣臣竊料招來邊臣之言亦恐緣轉運使銳於專行不與群帥協議所致伏乞特降指揮約束逐路轉運使所至州郡並令先與帥臣長吏同議然後選擇仍不得過有張

皇使眾疑懼其選退之人或力可耕墾而別無生業仍乞於所居州縣揔口量撥與徐官間田使之給養免至流離失所朝廷前議固已至當不可妄有改罷仍乞詔邊帥各令遵守施行

降詔諸路轉運使使選退老弱不知米是何時度歷八年三月甲寅張方平所對策可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四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四

仁宗皇帝

馬政

天聖四年九月戊申三司請市雜芻粟上因問轉臣諸坊監牧馬幾何王曾對曰當今比五代馬多數倍計芻秣費歲不下百萬蓋措置利害失其要若以陝西蕃部入中馬立定數餘聽民間市易二三年間必大蕃息此與畜之外廐無異也祖宗舊制以羣牧司總天下馬政其屬有左右驍驍院分領左右天驄監左右天廐坊畜病馬有牧養上下監收兵校長有提舉指揮使副使員察十將節級獸醫槽頭刷刷長行調上乘有小底諸監之在外者知州通判

兼領之各據曷地列棚并課士卒春夏出收秋冬入廐孳息有資耗亡有罰其為條教甚備然馬之孳息不足以待國用常市於邊州雍熙端拱間公邊收市河東則麟府豐嵐州大山軍唐龍鎮濁淪寨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靈府河西則靈綏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茂茂慶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惟麟府涇原秦階環州岢嵐大山保安軍其後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置場天聖中猶得蕃部者馬總三萬四千九百餘疋云 明道元年上封者言自河南六監廢京師須馬取之河北道遠非便詔遣左廂提點王舜臣往度利害舜臣言鎮寧靈昌東平淳澤四監

雖廢然其地猶收本監驛院馬洛陽軍鎮監去京師
近罷之非便乃詔復二監以收河北孳生馬 二年七月
范仲淹安撫江淮陳八事其五曰沿邊市馬歲幾百萬婚
罷之則絕邊人行之則因中國然自古騎兵未必為利開
元天寶間收馬數十萬正祿山為亂王師敗於函谷曾何
救焉且騎兵之費錢糧芻粟衣練之類每一指揮歲費數
萬緡其間老弱者尚踈於乘跨况戰鬪乎然西北戎馬不
可不收既至京師宜多鬻於民間假其舅牧或有邊用一
呼可集又重稅以禁江淮小馬勿使至近襄州軍則西北
之馬可行外慰邊心內為武備且減舅牧以億萬計上嘉
納之 寶元二年五月丙申奉收司請下秦州增價市馬

通鑑長編卷四十四

從之 康定元年二月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
戰馬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
千凡五等敢輒隱者重寘之法宰臣樞密使聽畜馬七參
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雜門使以上三陞
朝官閣門祇候以上二餘命官至諸司職員寺觀主首皆
一節度司至刺史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至軍頭司散員
副兵馬使皆勿括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關
者官給
出內庫珠還馬直乃月末今從本志書并本志云並違
七州軍免括馬蓋此後事今刪去
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此一路安

衆心從之此據家傳考
十二月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
討從陝西經畧使所上考策也

括驢五萬孫沔奏議或可刪附魏泰東軒錄云禁執中
天資滑稽詭玩無禮慶歷中韓魏公琦帥陝西將四路
進兵入平夏以取元昊師行有日矣尹洙與執中有舊
薦于韓公韓召之諭以入界事執中雅不欲為是行因
問韓公曰北之旅帳無定萬一遠從深遠以致我師無
乃曠日持久乎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倍道無程矣執
中曰程道豈能兼程乎韓曰吾已盡括關中之驢以馱
糧食驢行速與兵相繼也萬一深入而糧食盡自可殺

通鑑長編卷四十四

驢而食矣執中徐曰驢子大好酬獎韓大怒其無禮遂
不使入口然四路進兵亦竟無功按括驢乃康定元年
十二月事泰誤謂慶歷中今附見于此
慶歷元年七月詔諸路本州府軍軍員關馬聽白市三歲
以上十三歲以下高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給舅粟
八月甲申詔河北置場括市戰馬沿邊七州軍免之
按康定元年二月括市馬止是京東西淮南陝西等路
慶歷元年八月乃河北實錄於此即書免緣邊七州軍
蓋指河北而本志則於康定元年二月并書其事恐誤
也今從實錄又按朔歷河北轉運使乞於天雄軍等六
處置場買馬詔除雄霸等七州軍不買外餘二十七州

軍並依六場例收置然則本志誤審矣

二年六月戊寅詔河北轉運使司籍民間所養馬有邊警則給價市之五年七月甲戌樞密院言咸平初陝西振武鄉兵許結社買馬以升填廣銳軍往歲河東已嘗如此例令河東諸軍關馬又廣銳指揮人數不足欲聽本路宣毅義勇鄉兵結社置馬官助其價以升填廣銳之闕從之士子內出藏庫絹二十萬市馬于府州苛歲軍

營田

天聖四年九月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五分諸州所差耕卒并牛並放還先是襄州有荒田四百八頃餘八十畝唐州百七十頃自咸平二年轉運使

此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耿望奏置營田務每歲於屬縣差借種田人牛夏又借耨田夫六百人秋又借刈獲夫千五百人歲入甚廣後轉運使張巽改其法召水戶四十一分種之未幾皆訴免務遂廢景德二年轉運使許進復奏與之而歲添役兵夫至是轉運使言其非便詔遣屯田真外郎劉漢傑與轉運使同定利害而漢傑言務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三萬餘石為給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為給錢二萬餘而所給吏兵休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唐州四萬餘給得不償失故廢之

轉運使當是余獻卿耿望事見咸平二年四月與此差異歐陽修為許進行狀亦不載復營田務事當考

慶歷元年十月辛丑詔陝西用兵以來本路所入稅賦及內庫所出并留兩川上供金帛不可勝計而猶軍儲未備宜令逐路都部署司經置營田以助邊費十一月乙卯右正言直集賢院田況言鎮戎原渭州地方數百里嘗被西寇鈔畧無復農作今竭闕中之力耗都內之錢纔可贖延州保安軍糧芻之費若更供應它路則邦計危蹙可憂臣謂宜以賊馬所踐無人耕種之地大興營田以新揀選保捷軍每五百人置一堡等第補人員每三兩堡置營田官一員令以時耕種農隙則教習武藝以備戰鬪今老弱罷殺害而壯者悉被驅虜將來縱有歸業皆家資蕩然不能自耕其田土並官為收買之如願復舊地者以官所種

此紀事本末卷四十四

田苗半給之庶幾農田不荒而邊計可紓也是月范仲淹奏攻守二議其議守曰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地倚遠恃險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而不代員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庫繕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不絕困用民力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於外裔也臣謂寇敵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無謀臣觀漢趙克國與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武於戰伐之中令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不甚勞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

西收四十四萬石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利之使食其地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種世衛言欲于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今觀之邊寨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營田計畝定課兵獲羨餘中糴于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功相遠矣十二月戊寅詔陝西西路部署及轉運使並兼營田使轉運判官兼管勾營田事 戊子大理寺丞宋回為內殿崇班管勾陝西路營田 二年正月乙丑詔以同州沙苑監牧地為營田 三年七月范仲淹韓琦言臣等竊見陝

西昨來興置營田本欲助邊以寬民力除沿邊空閑膏腴地土處開墾外其近襄州縣官吏不能體朝廷之意將遠年瘠薄無人請佃逃田抑勒近憐人戶分種或令送納租課又自來人戶租佃官庄地土每畝出課不過一二斗今亦勒令分種每畝須收數斗致貧戶需納不前州縣追擾無時暫暇緣人戶自用兵已來科率勞弊至于已業尚多荒廢實無餘力更及營田其所出租課多是抱虛送納竊覩編勅指揮不得將逃戶田土抑勒隣人佃種蓋恐害民况今歲灾早猶甚理當優卹不可非理煩擾使之重困臣等欲乞特降指揮應陝西近襄州軍營田一切廢罷如元條租佃即令依舊額出租如元條遠年瘠薄逃田舊稅額

重無人請佃者即與減定稅額召人請佃所貴疲民受賜歸感睿仁詔罷陝西內地營田

均賦

慶歷三年十月丁未詔天下稅籍有為書逃徙或因推割用倖走移若請占公田而不稅輸如此之類縣令佐能究其弊以增賦入者議嘗初洛州肥鄉縣田賦莫口久不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一仕可立決也偕即以諮攝令并遣秘書丞孫琳與共事諮等用十步方田法四出量括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及王素為諫官建議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即言諮與琳方田法簡而易

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為然且請于毫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諮與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于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記聞以為執政不然其議沮罷之諮本傳以為遭母喪去今從食貨志

嘉祐四年八月己丑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棟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較帛之類無棟總

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既而或
 言滄州民不以為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
 琳都官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
 往諸路均田從中書門下奏請也本獨以為田稅之制其
 廢已久不可復均朝廷亦不遽止後雖均數郡田其於天
 下不能盡行 五年四月丙戌令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
 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 六月丙寅
 命天章閣待制張洎同詳定均稅 九月丙申樞密直學
 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同詳定均稅 十二月先是知永
 興軍劉敞朝辭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
 之又言均田擾民上令於所部採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

恐增起稅租因此斫伐桑柘轉運使薛向處張榜告諭
 方得暫止訪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頃一年乃畢收減者
 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且召
 還孫琳更迭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敞意謂琳用
 方田法步地千步為方方度之誠使其覈實無頗然但為
 能知田畝高下爾至於均稅之法以地肥瘠為差其勛力
 從事田畝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窳不事事而田畝荒
 瘠者因獲減賦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
 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
 人皆知之獨主事者樂其名故所以求待豐歲者惡斥言
 之耳敞又以為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

崎嶇三二百里口口而琳法非旬歲不可周備也琳皆不
 出一月而奏異功會故奏至中書信琳言即具報敞但降
 勅榜禁民毋得殘桑柘而已其後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
 不平凡數萬戶

故事具散行狀及奏議

歐陽修亦言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
 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
 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
 伐桑柘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軍有上言歲儉民餓乞罷
 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

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
 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
 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所以
 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以見在
 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
 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權數內均減重者
 攤與冒佃戶却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
 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見在管權管權外將帳頭自來結
 坐有名無納及失開闢兩項逐年稅數並繁祥符景德已
 前以至五代長興年結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
 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減帶賦地并賦自沙薄

可殖地死沙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有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於行鹽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民之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繁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民何以納也禮衛去京師近儘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地所謂均稅悉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哉故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控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

並且罷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今聞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

歐陽修言不得其時今附劉敞後當是未除樞副十一月已前或因敞對論此修亦具奏時為翰林學士九十月之間也

六年五月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七月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愚庸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

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建倉

常平倉

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願於司農寺至是月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卹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它無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散帶取贏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粟有所濟今豪姓蓄買乘時賤收

而拙業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則糶伏不出須其翔踴以年厚利而農民貴糶九穀散于穰歲百姓困于凶年雖勸課官家至日見亦矣益于事哉蓋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郡遠近戶口眾寡時有飢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糶未充則禁爭糶以規利者糶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借假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毋錢願斥賣賜之補取其乏

行傳常平議在行為中丞後今擬出附見行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

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錢助三

司給庫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有餘積矣而
 兵食不足故降是詔 慶歷二年八月壬申詔河南府孟
 鄭滑陳許穎蔡鄆唐隨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 四
 年正月陝西穀價翔貴丁丑詔轉運使出常平倉米賤糶
 貧民 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災異數見請行數事其三曰
 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常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逮遠處提
 點刑獄多不舉職盡改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
 能及時整頓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雖民委溝壑而倉廩
 空虛無所賑發徒有安撫之名而無救郵之實又國家養
 民之政本在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
 自養臣請選輔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

以時聚糶以防災沴首詔諸路提點刑獄令後得替上殿
 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
 須依此發奏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輔臣等
 速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 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
 詔天下常平倉依元糶價糶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
 恩賞

義倉

慶歷元年九月乙亥詔天下立義倉自乾德初置義倉未
 久而罷 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采景祐中集賢校理王
 琪上疏引隋唐故事請復置曰唐貞觀中自王公以下墾
 田畝稅二升其實太重至永徽以後自上戶以降計戶以

粟亦復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秋二斛別輸一升
 隨稅以入水旱稅減則免輸州縣擇便地別置倉貯之領
 于轉運使今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
 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為饑歉因
 家欲盡貸貸民則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無并
 之家出粟數千石即補官是豈以爵為輕歟特受民濟物
 不獲已而為之爾與夫兼歲之豐收羨餘之入于天下之
 廣為無窮之利豈不大哉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
 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
 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減中下之家實先受其賜
 矣倘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司會議者異同而

止于是琪復上其議上納之已而眾論紛然以為不便遂
 詔令第上三等戶輸粟尋復罷

止令上三等戶輸義倉乃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皇祐五年十二月左司諫賈黯建言天下無事年穀豐熟
 則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
 發倉廩以賑之則糶不足課粟富人則力不暇轉輸千里
 則不及事移民就穀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
 卒不知所出則民飢而死者已過半矣夫水旱之災雖堯
 湯所不克今不思所以備災之術而歲幸年穀之熟則是
 求出于堯湯所不可必者也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
 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于民下足以備凶荒而上實無

所利焉願做隋制詔做天下州軍過年穀豐熟立法勸課
蓄積以備災此孟子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亦不為
虐者也況取之以為民耶下其議司農寺且命李元與
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
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有常平足
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于是熙復上奏曰臣嘗判尚書刑
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十餘人其間盜賊率十七八
原其所自蓋過民迫于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故臣請
立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若謂賦稅
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備水旱官為
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賊則盜

賊利在輕貸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亦
不開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臣建此議欲使
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絕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此
正銷除盜賊之原也若謂已有常平倉足以贍給則常平
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傷或遇凶荒發以
賑救則已失其本意而常平之費又出公帑方今國用頗
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而小有水旱輒致流離餓殍
起為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賑給也若謂置倉庫欲
材木恐為煩擾則臣聞以供道使民雖勞不怨義倉之設
本為百姓曉諭誠至約未試動則下民雖愚宜無所憚況
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斂于民豈于義倉獨畏煩擾人

情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如臣言可採願自朝廷斷而行
之然當時牽于眾論終不行

廣惠倉

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樞密使韓琦請罷
舊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
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
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
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
一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常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場利害

天聖元年正月國朝惟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賣買其出境餘悉推犯者有刑在淮南則斬黃蘆舒壽光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官悉市之其售於官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因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抗蘇明越發處溫台湖常衛睦十二州荆湖則荆潭岳鄧岳歸峽八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飲之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口為六榷貨務凡民需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入金帛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賣于西北以至散于四裔其利又特甚焉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官鬻茶歲課銀錢雖贏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給錢香藥家並謂之三稅而塞下急于兵食欲廣儲峙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民茶商或京師坐賣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為邊糶錢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變而救之然不能無弊

已上據本志

癸亥詔曰三路軍儲出于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副都知周文質提舉諸司庫務王臻薛貽廓及三部副使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繼之計置司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銀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纔及銀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幣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給

錢實十三萬除九萬給為本錢歲得息錢三萬餘給而
官吏廉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稅
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併計其數罷官
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
其息如甯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
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實錄三月
辛卯然必革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予之給券為驗以防
私售致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
期而輸不足計者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
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實錄三月其入
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

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新口漢
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
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新口漢陽并三十場茶
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
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
六至是既更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
八萬六十真州無為新口漢陽增為八萬會要三年五月
商人入負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里遠近增其直以
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給券至京師一切以給錢償
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
聽實錄五月甲子大率使茶與邊羅各以實錢出納不得

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

李諮等新立見錢法實錄分載數處今悉從本志就正
月癸巳初命官日并書之朝廷用其說乃三月辛卯今
亦并書實錄分載有詳有畧今參以會要則本志所去
取蓋得之不可不從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場貼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時今從本紀特書此以表
事始

天聖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
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期年
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為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羅償以見錢

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
有滯積敗壞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
置司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且上言嘗遣官視
陝西河北以鎮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六千
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新州市茶本錢視
鎮戎軍粟直及亡本錢三之一所得不償其獎在于茶與
邊羅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軋與元年用
三稅法每券十萬茶售錢萬一千至六萬一千香藥象齒
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給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
入給錢七十五萬有奇邊羅第二百五萬餘園粟二百九
十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給錢每

給五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給錢入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給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造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萬餘圓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倍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責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于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已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軋興已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皆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給錢總直給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給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五

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敗壞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復故欲有以搖動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改易于是詔有司榜諭商賈

實錄但于此記遣使視積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見賜典史銀絹事餘皆無之今并從本志會要亦無遣使視積茶及李諮等條上利害榜諭商賈賜銀絹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諭商賈以

推行不變之意然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工部郎中盧士倫殿中侍御史王頊如京使盧守勳再加詳定

實錄但命奭與二人此從本志士倫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句尋改工中陝漕十月以度句為戶副

十一月乙卯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寃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知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壘市盜販及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擾之請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損為七萬一千皆有奇數入錢六務十三場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庚辰詔從奭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稅法舊給東南給錢者以京師權貨務錢償之

本志云十月遣罷貼射法恐脫誤今從實錄

四年三月甲辰前權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兼領計置司劉筠王珪范雍蔡齊俞獻可姜遵周文質各罰銅三十斤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各罰一月休先是入內押班張德明傳宣下御史臺鞠三司孔目官王舉勾覆官勾獻等云云各及未改茶法時不折虛實

錢而妄稱賣茶課增一百萬餘貫以覲恩賞朝廷以為然遂賜銀等銀五十兩絹三十疋士選等坐不合以舉等狀施行故及於罰詳定所孫爽等特釋之 閏五月初李諮等變法使茶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是大湖等九場凡通息錢十三萬緡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寇瑛瑛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史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樞密院副使李諮言天聖初行新定茶法而議者沮毀之吏人王興等皆生煎配今三司言歲課益虧請復用天聖初所定法舉等願為

非幸乞與優叙之詔舉等先依三司出職例各遣一資諮頃在三司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支月俸太后憂之命輔臣與諮經度其事諮以謂舊法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緡錢為虛實三估至用十四錢易官錢百坐困三司乃謂變法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謗起諮尋以病請外相繼坐變法詭跡踰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時三稅法盡耗日甚議者皆言諮前在被詘糾將復用見錢法故諮先有是請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諮參知政事茶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杜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法詔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三司使孫居中言自天

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輒與以前竄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三稅油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稅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贖一歲邊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楊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 本志即稱都漕蓋悞矣

三月權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城廓鄉村人戶其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兵食不充財臣兼利草莽木柴私不得專封國置吏隨處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刑刑既奪其貲又加之罪然流日報偷冒不收誠有厚利無咎既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無辜猶將弛禁緩刑

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收甚薄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虛濫之罰虛張名數刻蠹黎元建國以來法弊輒改詳改法之由非有為國之實皆商人協計倒持利權律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豪族坐以賈贏薄取下估日皆股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臣竊嘗較計茶利歲入則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忠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推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能取又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控易之官不興草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

時而窮盛德之事侯聖不惑議者謂權責有定率征稅無
 異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接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
 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
 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口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
 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
 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賦
 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計之
 又第損十錢歲計已支給錢四十餘萬權茶之利凡止五
 十餘萬給經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爲率可得一百七十
 餘萬給更加口賦之人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給或更於收
 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數所聚逾厚比於官自權易

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定所相度以
 聞皆以爲不可行及嘉祐四年卒行之 是月李諮等請
 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爲粟實錢舊茶皆如天聖元
 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爲之保任
 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費率多遂求三司
 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赴權務驗實立債之
 錢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爲利薄故競市
 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日以侵削京師少
 蓄藏至是諮等又請視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有其
 入中增直亦視天聖元年數加三百詔皆許之又詔前已
 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諮

等又言天聖四年嘗計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錢十萬在
 所給券徑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爭欲使陝
 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爲
 置籍召保期年半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
 輸五分錢召保立限見實錄康定元年正月今依本志
 附此
 諮等復言奭等變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
 至景祐三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中虛
 費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商不便依
 託權責以動朝廷請先期戒約於是帝爲下詔戒勅而縣
 官濫費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復行見錢法罷交引壬申權貨務給交引以
 景祐二年茶五月勅陝西入中交引並赴京師十二月
 禁豪商請託今並從本志聯書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詳
 定茶法所請自今商人對買全買茶每一百貫六十貫見
 錢四十貫許金銀折納從之 五月戊申命權三司使王
 博文同詳定茶法 寶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變茶法
 歲鞏京師銀絹易易粟於河北擾配居民內虛府庫外困
 商旅非便丙辰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
 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別議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學士
 晁宗慤內侍押班史崇信同議茶法 七月丁酉詳定茶

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元年十二月樞三司使葉清臣言新茶法未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號令數吏民聽眩惑乃詔即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卒無所愛也

鹽法

定陝西池鹽法

天聖八年八月丙戌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與三司詳定陝西池鹽法 年九月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歲

為鹽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計為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席百六十斤初以給京師及西京南京京東之兗鄆曹濟濮單廣濟京西之滑鄭頰陳汝許孟陝西之河中陝解虢慶成河東之晉絳慈隰淮南之宿濮河北之懷濮衛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總府州軍二十八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貼頭水陸漕運禁人私鬻京西之襄鄆蔡隋唐金商房均鄧光化信陽陝西之京兆鳳翔同華耀乾涇原邠寧儀御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保安鎮戎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總府州軍三十七聽商賈販鬻官收其真並遵秦延環渭源保安鎮戎德順九州軍又募人人中易粟償以鹽凡通商州

軍在西京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池則為東鹽各有經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軍官自鬻鹽百姓困于轉輸願受其弊有上書言縣官權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欲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乃詔盛度王隨議吏制度隨與權三司使胡則查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官伐木造船以給軍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無復其弊一利也始之以陸運既差貼頭又役車戶貧民懼役連歲逋逃今志罷之二利也又舟運河流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脰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諸之貨泉蓋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

故民用益覺今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利也丙申詔曰池鹽之利民食所資申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此據本志或云上書者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唐氏以來幾半天下之賦太宗時法令嚴峻民不敢私煮煉官鹽大售真宗務緩刑罰寬聚斂私鹽益多官課日虧景時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謂大臣曰聞外間多苦鹽惡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官中鹽苦爾外間皆食土鹽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議通商何如大臣皆以為如是則縣官必多所耗太

后曰雖棄數千萬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復言故命
盛度等與三司詳定利害卒行景策詔王蒲解之民皆作
感恩齋此據司內先記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放謀之入
官者耗矣 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樞密直學士權三
司使李諮翰林學士盛度侍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
聖八年始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損給
錢十五萬明年史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隨
度皆初以通商為便者也 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詔隨度
各與一子官以嘗詳定解池鹽法也度自言放行解鹽三
年收利種鹽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餘斤已更餘給內
池廣課種造務令大段增利故賞及之 慶歷二年正月

自元昊反聚兵西部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于兵食
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推貨
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力
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偷人乘時射利
與官吏表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
為鹽二百三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
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
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秘閣校理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
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樞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
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
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就解

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
私入蜀置折博務于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口貨易鹽趨
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太常
博士范祥乘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同議解鹽法從三
司請也慶歷二年既用范宗傑說復京師樞法久之東南
鹽地悉復權量民資厚薄役令執車轉致諸郡道路康耗
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棄田畝捨妻子亡匿東鹽

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築
鹽池則為東鹽

則咸置卒徒車運抵河而舟寒暑往來未嘗暫息關內騷
然所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幣益
虛詳本關中人熟其利害嘗以謂兩池之利甚博而不能
少取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僅一變法可歲支度支給
錢數百萬乃盡策而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
田況皆請用祥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會祥以喪去按祥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華州
除提舉坑冶鑄錢其以喪去實在於後行狀亦云本志
誤也八年十月乃復用祥當時祥與戡議不合故以祥
知華州明年三月除提舉坑冶鑄錢始遣父喪去爾
八年十月丁亥也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
置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

共議時慶歷四年也已而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
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
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蜀粟第令入實
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
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
七萬五千大席校以要券即池鹽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
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
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與券優
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
鹽之禁並遺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
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立使輸虧官錢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五

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
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給錢市並邊九州蜀粟悉留
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稍商賈實無所僥倖關
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已上並據食貨志 皇祐
元年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西轉
運使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
以為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卬言風聞
改法以來商旅為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
路即日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損
減責鹽見錢甚妨交用無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
鹽事敗刑禁頗口官私俱不為經久何以施行緣事有百

利如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況陝西調用多仰兩池
歲課今如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于朝廷乞支金帛
今改更日月未久為害猶淺速宜講求以救其弊望朝
廷指揮選擇明幹臣僚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使并
范祥面議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復舊免
致匱乏調用沒久為害極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陝西轉運
使備知鹽法自慶歷二年范宗傑建請禁權之後差役兵
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比皆是嗟怨之聲盈于道路
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
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
軍見其為患之甚遂乞依祥等對復用通商舊法令商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五

於公邊人納見錢收羅軍儲先虛擡貴價入中斛斛於權
貨務大口官錢兼寬得諸般差擾勞役此乃於國有利於
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
議者公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舊法
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寔深爾且法雖得數萬緡而
民力日困矣久而不勝其弊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
而終為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而
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有小
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
財用微窘亦當持經久之利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
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橫議不惟今數有改易無信

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
 細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
 損以致異同耳臣固非憚往來勞費妄有臆說實亦為國
 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及
 極至陝西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
 軍營監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
 京及河中等處官仍鬻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以謂京師
 商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買餘則禁止皆聽之
 沈括筆談云陝西額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
 負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官邊郡入錢四貫八
 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三七八

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犂車牛鹽以鹽役死者歲
 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又鹽
 價時有低昂又于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
 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欲而不發以長下
 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
 有定數行之數年至今以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
 損以聞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
 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微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
 范祥令與微之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為是故有是
 詔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員外郎范祥為陝西轉

運副使仍賜其金紫服以寵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復
 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鹽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史
 中丞包拯之言也

榷河北鹽

慶歷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
 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滄州務三
 濱州務四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
 東之淄青齊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
 北鹽聽人貿易官取其算最為額錢十五萬給上封者嘗
 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至言前歲軍興以來河
 北之民棟梁義勇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

續修四庫全書

三七八

臣嘗痛燕薊之地陷于北邊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
 彼國之法大率簡易鹽麩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
 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
 旦榷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
 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刈蘇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
 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眾近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
 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河北初議榷鹽實錄不載余靖諫章獨存此奏及王拱
 辰奏立榷法時靖劾責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
 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為河北漕臣
 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議增等拱辰更立榷法而張方平

至奏罷之實錄國文並跡畧今參取靖諫章及食貨志
并方平墓志修入

及拱辰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權三司
使

復建議悉權二州鹽下其議于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
以為不可

本志以為都轉運使夏竦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
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
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司政時竦無緣却為都轉運使據
何部奏議為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叟元祐初

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為夏竦

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算十無二三
請勅州縣以十分算之聽商人至所留州縣併輸算錢歲
可得給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頻食貴鹽
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方平見上問曰
河北再權鹽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也方平曰周世
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
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
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權之則鹽
貴彼鹽益售是為我歛恣而使彼獲福也彼鹽溢多非用
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

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
以手詔罷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
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迎于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

食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食貴鹽豈朕
意哉下詔不許若三司之請則不復下詔令既下詔益
已立法而未行墓誌當得其實今從之食貨志不載方
平事益疎畧也

熙寧八年六月章惇又議權鹽

易東南鹽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

淮南江浙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
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者鹽歲損所在積貯無幾因罷入
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於是參知政事王隨建言
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
湖網交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
不可食吏卒坐販笞配徒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
漕稅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
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
本錢或無以給故事戶因貧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
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
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于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

百萬石可得給錢二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廉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昔時鹽漕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慶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制置司益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後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并勅轉運使經畫本錢以償亭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三

戶詔皆施行

此事據本志附見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撫江淮或可附見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舊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而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

此據食貨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詔而實錄亦無有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歲又詔商人入易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

此亦據食貨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詔而實錄亦無有

今且附此

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稅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雜至二十萬石止

此據食貨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數與東南鹽下又云河北用三稅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給錢即第三卷所書也第三卷所書稍詳今用之

給度州鹽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盜販者眾又販者皆不逞無賴捕之急則起為盜賊而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度州地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三

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度接鹽既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四事畢往往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度汀漳湖循梅惠廣八九州之地所至劫人殺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格鬥至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浸淫滋多而度州官雜鹽歲繞及百斤朝廷以為患自慶歷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南鹽于南雄州以給度吉敷等即運四百餘萬斤于南雄州而江南轉運使初以為非便不往取其後戶部判官周港等八人復請運廣鹽入度州江西亦請自具本錢取之皇祐五年始詔屯田員外郎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轉運使議利害至和初

元長與轉運使閻詢元絳皆請如港等議獨發運使許元以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連州曾奉先請商人販廣南鹽入虔汀州所過州縣收其筭知汀州林東喬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通判真州阮士龍請毋運嶺外鹽入虔州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萬斤至汀使民間足鹽寇盜自息虞部員外郎朱泌請令虔州增散鹽錢知潮州呂琦知梅州王淑亦皆論其利害或又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州或請推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論者不一朝廷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于是炳等合議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糶鹽二斤隨夏稅入錢債官繼命提點錢沈扶履視可否扶及江西福建廣東轉運使虔州官吏請選江西漕船團為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表楚却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從益請即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三州貿易所謂變私鹽為官鹽易盜賊為商旅朝廷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纔增糶六十餘萬斤先是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安軍嘗條奏利害至是挺擬權提點江西刑獄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巡捕吏卒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不以

兵甲自隨者止輪筭勿補淮南既圍新綱漕鹽增為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鎖祇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昇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鹽運差善又損糶價歲課視舊額增至三百餘萬斤乃罷扶等所率糶鹽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百人已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稍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圍綱連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辛巳權江西憲九月丙寅落權字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轉運使資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陝西運副熙寧三年七月張頤論蔡挺指置視此畧不同今兩有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熙寧三年七月先是提點江西刑獄張頤言虔州地接嶺南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斤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而貴錢二十故虔人盡食嶺南鹽云云蔡口嘗議以鹽之雜惡皆舟人盜竊之弊然虔州經涉贛江三百餘里故令鹽船三歲一易增人二分舟人運鹽無火員而有羨及百斤者支半價三運軍部押人轉為押官若使臣即得減磨勘二年故鹽不雜惡有羨歲賣至三百六十一萬斤增二十倍食者既眾不復以稅錢約配盜販衰息因挺去船口歲始易人因稍減賞亦漸薄挺之法十廢五六無賴低冒之民稍集而官賣益虧願

盡復擬規畫以杜姦盜 辛丑詔江南西路歲運淮南鹽
十二綱赴虔州依嘉祐七年二月四日指揮運船三歲一
易鹽有羨十分以五分價錢與捐工充賞部押人三年遷
押官

錢幣

商州鑄大錢

真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屯田員外郎判河中府皮仲容知
商州兼提點銅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
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挫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
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於是葉清
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奏曰漢之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三二

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小大最為折中歷代更改
法雖指密不能期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
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
錢錢幣輕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
錢裁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程昂增價臣嘗
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
盜殺人取其幣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
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鎔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
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
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

鑄錢按實錄乃鑄鐵錢與本志不同當考孫沔奏乞罷
鑄大錢當刪附

慶歷八年六月初陝西軍興移用不足知商州皮仲容
定元年十二月始獻議采洛陽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
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度
歷元年五月奎為陝西都轉知永興軍范雍度歷元年五
月雍知永興軍事請鑄大錢與小錢無行大錢一當小
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錢鑄小錢 元年九月及奎從河
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錢錢于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
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錢而陝西復未儀州竹
尖廟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 其言在四年朝廷因勅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三六

南鑄大銅錢而江池號號州又鑄小鐵錢悉犖致關中江
池號三州見元年十一月號州未見當時范雍所議數州
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
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于是奎復奏晉澤
石三州及威勝軍 寶錄云在五年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
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
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毅 六年二月毅知
并州請河東鑄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
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遠 六年
四月昭遠知澤州 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索治之具盜
鑄者不可詰而北人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

害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四年三月歐陽修四年四月分
察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議正月己酉四月甲午是月翰
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
上陝西錢議曰六月乙未關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
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
于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
害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州大銅錢
一當小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錢錢者以鑄大銅錢
得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錢錢以
亂法請以小錢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
小錢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錢朝廷皆施用

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
鑄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
一當二嘉祐四年二月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
用類多恣恣久之始定

實錄于六月乙未載陝西議七月辛丑載河東議今從
本志并書之此月末

置交子務

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
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
負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諸官置交子務
以權其出入久不報寇城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城

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
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又
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於是
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實錄食貨志皆云寇城請官置交子務按薛田附傳正
傳則置交子務乃田為轉運使時所請城守蜀始用田
議然成都記載此事特詳城議蓋欲官司俱不用交子
而田議始終皆欲禁私造官為主之今置務置及田請
城無與也實錄附傳正傳食貨志皆誤

慶歷二年九月初閣校理孫甫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
以偽造交子多犯法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鐵錢可

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
利交子卒不廢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壬寅條例司言西
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詳交
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苦運鐵錢
勞費宜試如遵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
務從之四年正月庚戌詔陝西已行交子其罷永興軍
置鹽鈔場三月戊子己巳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
西轉運使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因
言行交子不使上曰行交子誠非不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
既足則自不須此今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
之事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

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則人心豈無不悅 四月癸亥罷陝西凡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陝西都漕沈起奏行交子法凡四月八日罷時三月三日文彥博所言可參考食貨志云四年詔交子法行于陝西而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如初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轉運使言嘉邛州罷鑄錢累年民間見錢闕乏乞下三司詳度減半鑄與交子相權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三九

仍令轉運使歲終具所鑄錢數比較本息以聞 七年九月癸丑提舉永興秦鳳路交子宋迪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乙卯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奪兩官勒停初迪來稟事于三司而從者遺火于監鑄之廢廳遂燬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權永興軍路轉運司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聚錢致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即耀紅崖清遠鐵以所取極廣苟即右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給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始乞委公弼總制管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潛西至乾寧軍沿永濟河合破船淀滿淀灰淀為一水衡廣百三十里縱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至信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鶩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濟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流得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一

南至安軍父母若合量料淀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歲平景德中胡馬劍河北以霸州保定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至北雄州合一百三十淀黑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淀白羊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邊共淀西至保州合齊女淀宜子淀勞淀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為塘衡廣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淺或三尺曰沈苑泊自

保州西合難距泉嘗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
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黃想為判官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
阻固其後益增廣之凡並邊諸河若滹沱苑永濟等河皆
滙于塘天聖已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綠邊屯田司而當
職之吏各從其所見或曰有甲兵將兵在敵來何所事塘
自邊吳浞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
敵騎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為無用夫以無用之
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
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員二千里地地平而無險阻
賊從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
以禦之自邊吳浞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三

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東有
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為無益論者自
是分為兩岐而朝廷以敵人忽荒無常故終不可以廢也
元年八月忻州團練使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是日壬
午奏曰臣嘗為沿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求見嘗陳
條邊之畧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肅保定州界自邊吳
浞望趙曠州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
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
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太宗皇帝朝
嘗有建諸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以引水
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墜四面穿溝渠縱橫一丈深二丈

鱗次交解兩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鮑河
徐河難距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漑甚便願
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載之後必有成
績遂密勅平與懷敏新建方田懷敏時為西路綠邊巡檢
都監也待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
云可以限敵騎也

此段取本志附見劉平自雄州徙成德乃去年八月丙
辰其奏疏則據會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會要云明道
三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劉平言安肅廣信軍并保州
各相去三十里其間平原廣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
掘作方田每年漸次開展乞口委西路綠邊都監楊懷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六

三

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必有成績詔令懷敏漸次興置
方田仍令劉平嘗切照管

寶元元年十一月己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撮口導水
涿河水以注綠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
水涸知雄州葛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壅界河
水注之塘復如故慶歷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
求開南十縣且曰營作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
軍既潛稔于猜嫌慮難敦于信睦四月復書曰營築堤壅
開決陂塘昨綠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導當稍
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其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
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葦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

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上問王拱辰對曰兵事尚說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誇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限寇敵也上深然之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兩界河淀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之量差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闕報之限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罷廣兩界塘淀約既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張皇使敵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急是月懷敏奏奏曰前轉運使張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劉宗言開五門嶺頭港下赤大溝柳林口漳河水不攸入塘

臣已復通之令注白羊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謹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名者重責之

修水洛城

慶歷三年九月甲子陝西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挨兀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利從之十二月辛丑陝西宣撫使韓琦言請令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畧司且并力修葺逐處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別奏聽旨四年正月戊辰詔陝西四路都部署司涇原經畧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司韓琦奏請也然劉滄時已與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

之矣三月甲戌命監錢副使戶部員外郎魚周詢官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因請終役琦遂是陝西即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滄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脩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遠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遠還又撤滄士廉罷役且召滄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滄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遠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築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

寨都監張忠往代滄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滄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燒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滄士廉令卒城之

據尹洙乞與鄭戩下獄狀劉滄董士廉先送順德軍獄後有旨送邠州獄又覆奏李京劉子狀士廉繫獄二十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械送司理院竊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

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
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懼見中執之後本路責見其經
畫不當故以死抗拒一面修興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
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邊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國家
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執行軍法則邊上將佐
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
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械勒蓋狄
青處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
于闕下亦更多有臣察上言紊煩聖聽雖知將帥得行軍
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師
成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兵皆釋罪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
惟德取勸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
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
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倘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
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效死以報聖德 四月丙申諫官
孫甫言畧曰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稟朝廷之命領千餘兵
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鬪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畧
之可尚也今以主將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
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
廷釋之青不無快快口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
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 余靖言畧曰今為

朝廷計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
詔青等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困之矣
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于滬倘有緩急通
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
到滬等公案特與疎放無使羌戎因此疑惑

此據余靖諫章附見實錄無有也

丁酉歐陽修言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
令周詢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眾蓋初有所稟且築
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
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
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口
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
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若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
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 庚子知永興軍
鄭戢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趨德順軍追搆知水洛城
劉滬及本司均當公事董士廉松項送獄稱洙累令住修
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
移文報洙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
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圍口滬等一旦用兵擒脅下狄
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讎殺別生邊患惟深察之 始
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

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 丙辰誅官
歐陽修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脩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狀
青械繫魚周詢等因致驚口今周詢却將寇往以此可見
寇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廢
之非寇守之不可然寇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
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私劉寇尚慮議者謂不可因寇而動
一大將今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從他路即
不是因寇而屈大將矣如此則于洙無損于寇得全其功
于邊防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否則有害 五月先
是鄭戩奏倚水洛城乞令韓琦不與商量琦言臣恐臣係
臨事多避形迹致賞罰間或有差悞因退思之臣任西邊

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
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
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戮執陳所見利
害凡十三條大畧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
奪取其地於彼置城于元昊未有所損于邊亦無益一也
緣邊禁軍弓箭手連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
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費二
也將來修城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
糧草並須入中和縣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
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
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修城黃若河路秦鳳兵往涇原

並從腹內經過逐城程有驛舍糧草石救靜邊寨比水洛
城遠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
如此又多踈虞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
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大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
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涇原秦鳳兩路
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兼元昊每來入寇
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口山堡以來
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
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于臨事一無所濟況
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萬人作節次前來只
是張得虛聲若先為賊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

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
路山阪隘險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
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遠在隴
關之外最為孤絕其東路限隔水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
通秦州恃之以為籬障只倚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
今來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烟耕種
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
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斷故關及水
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
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沿邊土地原為膏腴自
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求先

刺手背候有空閒土地標占謂之強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家逃入內地事過之後却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務求屬於新城內射地土居住取便與蕃部交易昨來劉滄下唱和修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官中未是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曹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州寨覆沒大軍事體一般所以涇原路志在添置城寨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言修水洛城不惟通兩路援兵亦要彈壓彼處一帶蕃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緣涇原秦鳳兩路除熟戶外其生戶有蹉鶻谷者連谷必利城騰家城鷓鴣城古渭州龔谷洮河蘭州靈宕州連宗哥黃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革賊素相仇讐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為無用九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州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彥博等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亦合動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効者特務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脩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與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戡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

城又差走馬承受秦知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得轉官酬獎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報希望轉官皆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後修則隴州城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劉滄堯特鄭戡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青等所以收捉送禁奏告朝廷今來若以滄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修水洛城經入利害只聽鄭戡等爭氣加誣則邊上使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畧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等殺無消息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人敵計大未可量朝廷當獎厲逐路帥臣預作支吾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詔劄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牆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韓琦十三條據司馬光紀開琦稱今已五月必是五月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涇原催修城

蓋魚周詢程戩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後一二日間故朝廷雖以琦言別付魚周詢等及周詢等奏到即從其請遣惟信催修城也記開稱五月十六日詔戩等卒城水洛豈悞以初六日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州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別徙洙于是渭州闕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西最為重地雖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彘暴所能專任章凡四上尋有詔徙青權并代部署 甲辰涇原路經畧安撫司言修水洛城畢 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為刑部郎中涇原路安撫經畧使

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賜修水洛城禁軍及弓箭手給錢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閻門祗候劉滄為東頭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口口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廷雖一使滄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滄權水洛城主終坐違本路帥命故責及之八月辛丑右正言直集賢院知晉州尹洙為上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澠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無待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闕洙心疑鄭戩語已奏乞與戩俱下御史獄辯水洛事且言戩交結走馬承安參知徽于是遷戩改命而所乞竟不從 戊申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戩言昨遣三司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興修水洛城

臣等昨雖永興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至德順軍仍令閻門祗候崔宣指揮使謝能等領軍馬就水洛城收捉劉滄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之初滄等不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訛劾又差平涼知縣李元規代頌面受其意不謂朝廷遣魚周詢周惟德來劉滄等生得出獄自後臣奉旨帶劉滄董士廉再往與禁臣以蕃部疑變乃慮狄青尹洙等破壞此城無以就功累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與狄青應副興修今幸滄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馬鈐轄高繼元著作郎石格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贊謀狄青謂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黨之人自懷疑忌兼聞既成

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格雖已離此繼元仲昌多陰戲計書務在間諜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為鬪亂雖水洛城不足惜奈何肩勳蕃部棄去漢土不惟為異類報怨兼欲將微臣稔過臣所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水洛固非臣速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過京師特賜宣諭此事庶到邊不為群小所惑其高繼元李仲昌乞早移別路一差違不爾阻撓邊事必起後虞詔權并代部署狄青為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 青自涇原權并代當在六月十三日以後朝廷不欲令青沮劉滄也但實錄不詳耳水洛既城劉滄又責官涇原已別命帥則青可復還特書此亦足見朝廷委曲任

一第 386 冊 續修四庫全書

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庶請開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韓琦不自安懇求補外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閻門祗候劉應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相城隅歲時祀之經畧司言熟戶蕃官牛獎迪等願得施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滄弟淳為水洛城都監 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涇原經畧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生戶蕃族多出內附請遞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為屬戶以扞邊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仁宗皇帝

塞河

修滑州決河

天聖元年正月癸未詔中書樞密院同議塞滑河決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由山間則不能為大患及出大徑走東北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并為一而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泉流之所會時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之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岸汨則易摧故聚芻藁薪條枚實石而絕之合以為埽及埽之法若高十丈長八尺其筭以徑圍各折半因之得積尺七千五百則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二

薪八百圍 史兼作薪五百圍 芻藁二千四百圍所謂筆索心索底筭搭筭繩首索發椿磁磁揚振後極其多寡稱所用若大小廣袤不同則隨時損益之而亦視此為率焉故凡置埽必伺水之深度岸之高或疊二疊三四一埽之長居岸二十步而岸長或數百步或千餘步埽壞輒牽連而去又置埽以補救之其費動為緣錢數萬凡埽初下水曰撲崖居上而捍水曰爭高關地置之以備水曰陷埽埽實墊為亡所患浮湍則危其卷埽之器則有制脚木制木進木拒馬短長木雙大小石雙雲梯引極推梯卓斧綿索其鼓旂所以利工作而為號令之節也凡度役事負六十勛行六十里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勛取土二十步外

者一工二十五尺上接邪高皆折計之水向背不常則塌各後地而易

自河入中國至此皆因本志附此李清臣史稿載埽法尤詳本志刪取之

四月辛酉以京西轉運使祠部郎中孫冲兼權滑州河陰至泗州都大循河東頭供奉官閻門祇候張君平發書滑州事初議塞決河也 五月甲戌命參知政事魯宗道按視滑州塞河功料 六月張君平求免發書滑州事專領脩河仍乞增置都監且薦太常博士李渭庶子渭換授北作坊使與君平俱為脩河都監魯宗道用渭策欲盛夏興役孫冲謂徒費榷薪困人力雖塞必決乃從冲知河陽既

而役兵多渴死君平議減其功半渭不聽君平獨以閻乃斥渭不用君平亦徙定河卒不塞 九月京東西路先配率塞河稍芟數千萬期又峻急民苦之王欽若召自江陵見其事言於上曰民方勤農豈可常賦外追擾 甲戌詔州縣未得督發別聽旨 癸未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閏九月壬辰朔詔如閻滑州修河役兵暴露作苦而所飯菽粟或糞未熟乃不可食宜遣使臣往視之 十月癸亥詔滑州募民入粟 二年八月戊寅遣度支員外郎祕閣校理李垂內殿崇班閻門祇候張君平按視滑衛等州河勢以歲稔將議塞決口也 五年七月丁巳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彭睿為修河都部署內殿押班岑保正為鈐轄禮

賓副使閻文應供備庫副使張君平為都監詔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八月戊辰朔命知制誥程琳往滑州祭告河 九月癸卯遣知制誥程琳西上閻門使曹儀往滑州按視修河初詔發增發丁夫二萬中書言調工已眾不可增發故遣琳等往度之 乙巳詔京西轉運使張意自今五日一具修河次第以聞 丙辰詔滑州修河兵夫比多疾病其令醫官院遣醫分治之候罷役較其全失之數以聞 十月辛未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戊寅詔修河兵夫候功畢日其少壯願隸禁軍者聽之 壬午遣知制誥徐奭往滑州祭告河 戊子賜滑州修河役卒緡錢 丙午滑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

休上與太后御承明殿召輔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等皆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臣僚勞效以閻作靈順廟於新堤之側 此據宋綬廟記乃十月事也

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麓故也 己亥以河平宰臣率百官稱賀遂燕崇德殿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積九載乃復塞凡費芻粟千六百二十萬他費不與焉遣官告祭天地社稷宗廟諸陵命翰林學士章得象祭於河宋綬撰修河記修河部署馬軍副都指揮使保順節度使彭唐加武昌節度使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范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右諫議大夫冠球

加樞密直學士凡督役者第選官民經率配免稅十之三
優卹災傷戶始役既興朝議以歲飢將復罷職言病民者
特芻橐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腐朽為弃物復興
功歛之是重困也乃詔訖役 壬戌錄故西京作坊使滑
州鈐轄張君平子造為三班奉職避達並為借職

修澶州決河

天聖六年八月乙亥澶州言河決王楚埽凡三十步 七
年二月河北轉運司言河平以來澶州諸埽未嘗完築恐
盛夏益復漲溢請募民入中芻糧以備緩急詔可 五月
先是侍御史高弁內侍楊懷敏往澶州視決河議築大埽
埽又遣內侍恭仲宣覆按之仲宣言大河已安流諸埽亦

此據高弁傳在三月辛亥實錄載弁議更考之

足恃帝亦重興役壬申以諸埽圖示輔臣罷大埽不復築
弁亦請弛隄防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敵兵不報

此據高弁傳在三月辛亥實錄載弁議更考之

九月戊戌澶州官吏並坐王楚埽決降官一等 十二月
河朔罹水患朝廷以民疲不任繇役故王楚埽尚未塞都
大循護澶滑河高繼密請自澶州蒐固埽下接大堤東北
即高阜築遠堤為備禦計侍御史高弁又請於澶州之西
分導二河以殺水勢 壬子命龍圖閣待制韓億左藏庫
使閻文應等往河北同轉運使相視之 八年正月癸亥
詔河北轉運司視澶州埽岸如稍交有備即議修塞或民
力猶困則須冬月乃議之 丙子前良山縣令陳曜請於

鄆滑州界疏黃河入麋邱河以分水勢詔京東河北轉運
使與韓億同規度之 戊辰遣禮賓副使江德源往澶州
視古遠堤 庚辰詔河北水災州軍募人入粟以賑貧民

三月庚辰詔河北被水州縣毋稅牛 景祐元年七月

甲寅澶州言河決橫壠埽命戶部副使王公供備庫使孫

昭等視之 十月初大名府言自河決橫壠而德博以來

皆罹水患請早行修塞即詔王公等相視公等以為河勢

奔注未定且功大未可遽興癸亥復遣侍御史知雜事楊

偕入內押班王惟忠閤門祗候康德興同往視度而偕等

言欲且興築兩岸馬頭令緣堤預積芻藁俟來年秋乃大

發丁夫修塞從之 十二月癸未以天雄軍部署萊州團

此據高弁傳在三月辛亥實錄載弁議更考之

練使邵福為都大修河部署供備庫副使王遇為澶州部

署右侍禁閤門祗候王昭厚為滄州部署兼修河事三門

白波發運使文洎言諸埽須新芻竹索歲給有常數費以

鉅萬計積久多致腐爛乞委官檢覈實數仍視諸埽緊慢

移撥并斫近岸榆柳添給免采買般運之勞因陳五利詔

三司詳所奏遂施行之洎介休人也 二年正月庚戌詔

自橫壠河決嘗下河北京東西路以民祖折納稍交五百

餘萬今河決處自生淤灘可省工費其三路未輸稍藁並

停罷 三月己丑殿中丞通判齊州張宗彛言大名府新

作金堤可以捍橫壠決河水勢請且緩修塞之役詔河北

轉運司繪黃河故道及決河至海圖上之 四月癸酉詔

澶州募民輸稍艾 三年正月丙午度支副使郭勸四方館使夏元亨同點檢修橫壠埽所儲錢糧芻蕘及行視王楚埽所閉減水河利害以聞 五月殿中丞王果言河北地勢厚下積沙為岸若導河東流恐不能禦湍悍之患欲望博詢羣議罷塞橫壠詔郭勸夏元亨同按視以聞果饒陽人也 辛卯以儀鸞使雅州刺史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澶州修河鈐轄內殿崇班李保懿為都監崇儀副使楊懷敏管勾黃河南岸諸埽內殿崇班呂清管勾北岸諸埽丙午詔澶州權停塞橫壠決河自是河東北行不復由故道徙修河都監楊懷敏專固護大名府金堤自是河東北行不復由故道此據去年八月戊辰稽古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六

錄所書明年十二月河北漕司又奏早撥修塞橫壠決河錢糧不知何也

四年十二月戊辰朔河北轉運司奏修塞橫壠決河合用錢糧乞早撥付河口以來春興役上令轉運司再計度從何處修塞河勢從何處赴海有無壅滯報明復奏此但據朔歷它無有也當考

再修澶州決河

慶歷八年六月癸酉河決澶州商胡埽 丙子遣權發遣戶部判官事燕度行視澶州決河 七月戊戌詔河北水災其令州縣募飢民為兵 甲寅命河北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施昌言都大管勾澶州修河事四方館

使榮州刺史知澶州王德基同都大管勾通判澶州屯田司員外郎張諤國子博士張士程同管勾河事 丙辰命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安留後郭承祐為澶州修河部署戊午加建武節度使庚申即以承祐權知澶州尋又加殿前副都指揮使 辛酉權發遣戶部判官屯田員外郎燕度同知澶州兼管勾修河事 甲子翰林學士宋祁入內都知張永和詣商胡埽視決河及覆計工料 八月判大名府賈昌朝請下京東州軍興葺黃河舊堤引水東流漸復故道然後並塞橫壠商胡二口口為大利詔待制以上并臺諫官亟詳定利害以聞 甲申宋祁張允和等言商胡水口見濶五百五十七步用工一千四十二萬六千八百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七

日役兵夫一十萬四千二百六十八人可百日而畢詔付詳定所 乙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辛卯觀文殿學士丁度等合奏修河利害曰天聖中滑州塞決河積備累年始興役今商胡工尤大而河北歲飢民疲迫寒月難遽就也且橫壠決已久故河尚未填開宜疏減水河以殺水勢俟來春先塞商胡從之前遣內侍募民入薪芻者皆還但令諸路自行誘勸 十一月癸丑鹽鐵副使吏部員外郎陳洎供備庫使恩州刺史入內都知張惟吉同相度商胡堤岸 十二月庚辰判大名府賈昌朝又言按夏禹導河過覃懷至大伾醜為二渠一即貝邱西河南渠書稱北過濟水至於大陸者是也一即漯川史說經東武陽

由千乘入海者是也河自平原以北播為九道齊桓公塞其八而并歸徒駭漢武時決瓠子久為梁楚惠後卒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後禹舊迹至王莽時具邱西南渠遂竭九河盡滅獨用漯川而歷代徒決不常然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即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由蒲臺入海者禹漢千載之遺功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鄆濮濮棣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傍尤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橫壠遂塞王楚於是河獨從橫壠出至平原分赤金於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口壅開漚不可沒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間者凡二十一今夏潰於高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八

遂貫御河歷冀瀛二州之域抵乾寧軍南達於海今橫壠故水止存三分金赤淤河皆已湮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汚民田乃至於海自古河決為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地禦備敵寇取財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瀛齊最厚自橫壠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况國家恃此大河內固京師外限戎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切者以此今為旁流散出甚有可涉之處臣愚竊謂救之之術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按橫壠以東至鄆濮間堤埽具在宜加完葺埽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導至鄆州東界其南悉沿邱麓高不能決此皆平原曠野無所阨束自古不為防岸以達於海此歷世之長利也謹繪漯川

橫壠商胡三河為一團上進惟陛下留省詔翰林侍讀郭勸入內副都知藍元用與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皇祐元年正月己亥命度支副使刑部員外郎吳鼎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藍元用往澶州經度治河功費 庚子徙河北都轉運使施昌言知兗州昌言議塞商胡決河今復故道與賈昌朝不合故徙之以吳鼎臣為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車駕朝謁停作樂 二月甲戌河北轉運使言黃御二河決並注乾寧軍請還其軍於瀛州

書云河合永濟渠注乾寧軍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九

郭勸等言與京西轉運使徐起河北轉運使崔暉自橫壠口以東至鄆州銅城鎮度地高下使河復故道為利明甚凡濬二百六十三餘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萬四千九百六十一工議雖上未及行也 九月乙卯遣龍圖閣直學士張奎入內都知張惟吉供備庫副使郭息往澶州經度商胡決口 二年正月己亥詔河北提點刑獄司自今歲調兵夫治河並親往督視之 丙辰御史中丞郭勸入內都知張惟吉藍元用同檢核黃河故道工料以聞 三年七月辛酉河決大名府館陶縣郭固口 八月己未詔三司河渠司與兩制臺諫官同議塞商胡郭固決河仍詔河北都轉運使呂公弼提舉河堤蔡仲宣赴關同議

四年二月乙亥塞郭固口 三月乙亥詔河北安撫轉運使知博州蔡挺與內都知張惟吉同議六塔河利害以聞時郭固雖已塞而水勢猶壅議者請開六塔河以分其勢故命惟吉等按視 至和元年六月壬寅徙知澶州建武節度使曹佺知青州時議將修塞六塔上賜詔問佺佺言河決殆天時未易以人力爭陛下念河北被患於工費無所惜然決口將合益駛雖用工如麻葦積藁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見不如徐觀其勢而利導之萬全之算也佺論與執政異故從之

此據李清臣墓銘按此時猶未修六塔恐清臣飾說當考明年十月二日趙抃有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十一

十一月戊辰命鹽鈇副使司封員外郎李參皇城使陵州團練使內侍押班武繼隆相度黃河故道 十二月壬子詔河北京東轉運使司詣鄆州銅城鎮海口審度黃河高下之勢如興工後水果得通流即條具利害以聞

開銅城塞商胡議自郭勸等始見皇祐元年二月河北周沆燕度京東陳宗古

二年九月丁卯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堤寢為河北患其故道又以汴北京東歲飢未能興役今勾當河渠司事李仲昌欲約水入六塔河使歸橫壠舊河以紓一時之急其令兩制以上臺諫官與河渠司同詳定開故道修六塔利害以聞 丙子歐陽修言伏見學士院集議修河未有

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謬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不可復之勢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待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者說云減大河水今六塔既已開而思冀之患何為尚有奔騰之患此則減水未見其利也又聞開六塔者云可令四大河使復橫壠故道今六塔止是別河下流已為濱棣德博之患若令回大河顧其患如何臣故謂近乎欺罔之謬也且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七

十二

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臣不敢廣述河源且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澱乃決天臺埽尋塞而復故道未幾又決於滑州南鈇狗廟今所謂龍門埽者其後數年又塞而復故道已而又決王楚埽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餘里其後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

既梗反決於上流之商胡口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議者度京東故道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銅城已上乃特高爾其東北銅城已上則稍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平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為之猶愈於害多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又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稍芟一千八百萬科配六路一百餘州軍今欲塞者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乃往年之商胡則必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所計工費甚大其後李參減損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小河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亦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自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能勝是則前功既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因國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患

之實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瀾棟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勝其患而又淤溢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爾是皆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大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費大眾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擇也大約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驗者較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十七

之亦願下羣臣議裁取其當焉
蘇轍作修神道碑云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導商胡入六塔河詔兩府臺諫集議陳執中當國主橫壠議執中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為然宰相蓋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言奉詔定黃河利害其開故道誠為經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導而東去可以紓患冀全堤患即乞許之
十月丁亥中書奏自商胡決為大石思冀患先議開銅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難卒就緩之則憂金堤泛溢不能捍也願備工費入橫壠宜令河北東預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

田從之始用李仲昌議也 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後李璋
為修河都部署河北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
權同知澶州都大管勾應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團練
使入內副都知鄧保吉為修河鈐轄殿中丞李仲昌都大
提舉河渠司內殿承制張懷恩為修河都監尋以北作坊
使果州團練使內殿押班王從善為修河都鈐轄 壬辰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點
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度支員外郎蔡挺都大提點河渠
司勾當公事太常博士楊緯並同管勾修河昌言辭之不
許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
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芟不可勝計 壬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中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伏觀今春朝廷指揮商胡北流
口候至秋冬閉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張懷恩等全不依稟
制旨妄稱水勢自然過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爾閉合
一日之內果即衝開失壞物料一二百萬溺役兵夫性命
不少民力疲弊道路驚嗟豈非意在急切力覲恩賞失計
敗事咎將誰歸伏望陛下特賜宸斷其仲昌懷恩及應管
勾臣等亟加貶黜以正典刑謝彼方之生靈戒後來之妄
作 六月戊午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樞密直
學士知澶州時六塔河既修復決朝廷猶欲成之因以澶
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據其本傳四月壬子朔六

塔河已決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職又後此三日李璋
等皆責而昌言獨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責殊不可
曉今據趙抃奏議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後李璋知曹州河北
轉運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員外郎燕度知蔡州提舉開
封府界縣鎮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員外郎蔡挺知滁州
修河都鈐轄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殿押班王從善為
濮州都監供備庫副使張懷恩為內殿承制提舉黃河埽
岸殿中丞李仲昌為大理寺丞 戊寅兵部員外郎知制
誥韓絳為河北體量安撫使西上閤門副使王道宗副之
時宰相文彥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議及敗事人莫敢
盡言絳至河北具得其狀始請置獄劾治仲昌等由是俱
被竄廢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此據絳行狀劉攽所作也
初議塞六塔河北轉運使周沆獨言近計塞商胡用新蘇
千六百四十五萬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計塞六塔用
新蘇三百二十萬共是一河所費財用不容若是之殊蓋
李仲昌欲先為小計以求興役爾又今河廣二百餘步六
塔方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壠下流自河徙以來填淤
成高陸其西堤粗完東堤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
天河之水不十分之三瀆水之民喪業者三萬戶就使如
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泛濫齊博德棣瀋五州之民皆

為魚鱉食矣今自六塔距海千餘里合欲壅河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堤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不可塞不從及仲昌敗沆又上言民罹水災皆結廬堤上糧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願大恩當自上出願亟遣使按視救恤從之

此據周沆本傳不知沆疏李仲昌議不可用在何時至和元年十二月遣臣與河北京東漕臣詣銅城鎮相度河勢恐沆因此上疏然二年十二月沆猶被命同權知澶州應副修六塔河若既馭仲昌議則不應更受此命或朝廷雖有此命而沆卒辭之故河決獨免責也今

附見沆事於遺韓絳體量河北後

十一月甲辰降知澶州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為左諫議大夫知滑州天平留後李璋為邢州觀察使司封員外郎燕度為都官員外郎北作坊使果州團練使內侍押班王從善為文思使度支員外郎蔡挺追一官勒停內殿承制張懷恩澤州編管大理寺丞李仲昌英州衙前編管先是宰相文彥博富弼主仲昌議開六塔河不聽貴昌朝所言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責中書議不勝昌朝因欲動搖宰相乃教內侍劉恢奏六塔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干禁忌且河口崗與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錫畚非便詔遣中使置獄殿中侍御史呂景初意昌朝為之時昌朝

通鑑卷四十七

一六

通鑑卷四十七

一七

已入為臣使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中傷善良乃更遣殿中侍御史裏行中復舉文思副使帶御器械鄧守恭等往澶州鞠其事趣行甚急一日內降至七封中復固請對乃行既對以所受內降納御座言恐獄起姦臣非盛世所宜有臣不敢奉詔乞付中書行出上從之時號中復為鉄面御史中復馳往較景德口籍乃趙征村實非御名六塔河口亦無崗勢但劾昌言等奉詔俟秋冬塞北流而擅違約甫塞即決損國工費懷恩仲昌仍坐取河材以為器盜所監臨故重貶之昌朝護雖不效亦即召為樞密使仲昌垂子也嘗上導河形勝書欲別派使緩而下決至仲昌乃塞河背矣家學遂以貶終焉仲昌既貶朝廷始專治西堤以衝北京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堤鐵面御史并付中書行出及內降七封並據曾氏南遊記舊曾氏又以治思冀河流斷趙征村崗勢為韓琦主議悞也專治西堤據稽古録江氏雜識云許州賈侍中坐語及黃河事賈云金堤只有西岸漢書左提疆則有堤傷既無東岸自無決理不須歲築然今每歲不減十萬夫役無敢減者者江志此事恐無稽古録所書相參當攷又云張安道云河決六塔口河北稅賦放百七十萬石今舉天下所得以奉河北歲三百萬者河決之患也原其所由下流多置橋水不通泄為世大患去澶橋則河患息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仁宗皇帝

賊寇外郡

慶歷三年五月辛卯京東安撫使司言本路捉賊虎翼卒王倫等殺沂州巡檢使御前忠佐朱進以叛遣東頭供奉官李沔左班殿直曹元喆韓周往捕久之六月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今沂州軍直王倫所過楚秦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返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假如王倫周遊江海之上南掠閩廣而斷大嶺西入巴峽而窺兩蜀殺官吏據城邑誰為捍禦者此可謂賊心之大憂為今計者必先峻法令法令峻則人知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七

畏自趨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並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專領兵在城若賊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監監押仍除名若賊發而朝廷別差捕獲其本界巡檢縣尉仍坐全火不獲之罪賊多於所領兵士弓手者差減之縣尉比多新進少年皆不能捉賊虛陷罪罰宜下流內銓別議選擇之格重賞罰以誘之自來所差巡檢下兵士不肯捉賊又多為州縣之患欲請先選能捉賊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廂禁軍欲指名抽射者亦聽凡都監監押巡檢因賊除名者仍勒從軍自効俟破賊日則許叙之詔送樞密院施行甲子右正言余靖言口口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

柄也今天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
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
家之患不在外裔而起於封邑之內矣南京者天子之別
都也賊入城斬關而入鮮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
城劫掠人戶鄧州之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
平軍賊入城失主泣告而軍使反閉門不肯出所聞如此
而官吏皆未嘗重有責罰欲望盜賊衰息何由可得今京
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二十人桂楊監賊僅二百人
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
罪當職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禁深可為國家憂且以
常情言之若與賊鬪動有死亡之憂避不擊賊止於罰銅
及罰俸誰惜數觔之銅以冒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
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貨亡夫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
之 七月乙亥江淮制置發運司言捕殺軍賊王倫於和
州倫初起沂州欲寇青州不得入遂轉掠淮南所嚮莫敢
當京東安撫使陳執中遣都巡檢傅永吉追之制置發運
使徐的督諸道兵合擊倫至歷陽兵敗被殺歷陽縣丁壯
張矩等得其首級的具以聞 八月辛亥賞捕殺王倫之
功和州通判都官員外郎李熙古等遷擢有差 諫官歐
陽修言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禦講求禦賊之策又
曰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又曰
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於色及退見

皇朝通鑑長編卷四十八

三

宰輔閒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賊數不
少想其為害必甚王倫 辛酉詔陝西比有賊張海郭選
山羣行剽劫州縣不能制其令左班殿直曹元詰張宏三
班借職黎遂領禁兵往捕之 九月羣盜張海等方熾
庚午以監察御史蔡稟為京西安撫往督捕之詔諸路轉
運使提點刑獄及諸州長吏舉所部兵馬都監及監臨場
務使臣有材勇堪任巡檢者以名聞若捕賊有功不次遷
擢之 丁丑羣盜晨入金州劫府庫兵仗散錢帛與其黨
及貧民知州比部員外郎王茂先將兵二十四人禦之既
不敵遂走城外羣盜恣行掠奪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
聞樞密副使富弼言臣前日曾具劄子奏乞於京西路擇
要害數州屯聚兵馬以為諸處聲援此最急務宜速施行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光隨均房
金商安郢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
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
及贓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或知縣中保舉人權
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
則就今選部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羣盜起帝
選能治之者丞相舉龔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
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
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
自然破滅之驗也今且以襄鄧十餘州論之其知州知縣

皇朝通鑑長編卷四十八

三

縣令皆庸謬懦怯尋常之人盜賊所到如入無人之境巡檢縣尉又一一不堪使賊不猖狂自恣復何為哉又曰臣所乞選差京西之轉運知州知縣不可稽緩蓋擾攘之際全藉有才謀轉運使往來按察經營又藉逐處知州知縣謹守城池安集百姓及設方略驅除冠盜其餘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揮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處置不至失事州縣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犄角救應則盜賊不難擒捕矣歐陽修言昨自軍賊王倫敗後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為備禦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眾為大臣者又無孳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橫自淮南新遭王倫之變今京以西

通鑑紀事本末

四

州縣又遭張海郭選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變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復賊十數人滑州又聞彊賊三十餘人燒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橫也又曰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勅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別有可為苟無他術則此四者宜可施行 十月丙申詔利州路轉運司如聞羣盜

入金州劫居民其令梁洋二州出兵邀擊之樞密院言諸路知州帶提舉兵甲盜賊處若素無材力及弛慢昏耄者請擇兩省以上或當歷轉運使提點刑獄官代之仍令體量所屬都監巡檢縣尉等不任事者以名聞從之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耐循士卒戍戍軍士邵興率眾盜庫兵欲殺綱綱踰城逃載其家小舟沿漢而下官吏亦皆逃去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越蜀道李美老不能行自縊死 十一月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越蜀道過華商號等州提舉捉賊土官瑛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校趙明以眾降乃自州北循山而西捉賊使臣陳曙領兵追擊興於瑯水及其黨

通鑑紀事本末

五

皆就擒壬午詔並凌遲處斬 韓琦家傳云琦遣秦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今不取 韓琦既至陝西屬歲大飢羣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選山党君子范三李宗者為之渠率眾相合涉西京界劫掠州縣環繞虢州盧氏之東洛陽長水之西脅從者僅千餘人繼而光化軍宣毅叛卒五百餘人邵興為之長至高於深口眾已千餘人與上官瑛戰瑛死之餘軍以失主將恣潰散於藍田藏匿山谷間邵興又距百里揭榜招誘本州鑄錢監兵約二千人皆鄜延涇原失陷主將正軍及鼎澧岳鄂累作過配隸籍中者商號藍田馳急報於延雍而帥臣未有所處琦尋遣屬官乘傳往商於料簡錢監役兵其

舊係緣邊禁軍即令却歸元配州軍仍隸籍鼎澧鄂岳州壯健役兵並押赴陝府填龍猛龍騎壯勇關額邵興誘致之謀遂不得行又遣內侍黃琮范遵齋宣撫司拷收集上官拱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邵興以無援竄入興洋界被殺張海等相繼殲滅擒捕餘黨殆盡關輔遂安堵矣 四年二月壬寅以東頭供奉官陳曙等遷職有差賞誅賊之功也

西邊屬羌之亂

天聖二年六月丙寅令涇原路置保塞五井川以捍西寇仍自今有內附者非先陷口軍民邊吏毋得受及環原州屬羌內寇 癸酉命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范雍為陝西

緣邊量度安撫使客省使曹儀副之先是知環州翟繼恩擅配州界熟戶買糧草因縱人入諸族帳催督羌性愚鄙初不知糧草數自催督者恣為姦欺誅求倍常小不如意則鞭撻隨之首領所鐸論有過逃去復歸涇原路都鈐轄周文質與部署王謙鈐轄史崇信共議斬所鐸論且加凌運諸族帳皆驚疑遂傳箭相結抄掠堡柵文質等與知渭州史詢美議放還質子招撫之變繕治兵器為攻討計賊益恐別部首領撤適渴又率其族千餘以叛環州諸族咸起應之大為邊患

翟繼恩事據趙珣聚米圖經實錄會要國史並不載珣以所鐸論為撤施龍今從實錄會要國史趙振傳以散

謂為薛適歌與博文傳不同今從博文傳蓋博文傳亦見於實錄而趙振則實錄無傳也凌持所鐸論修治兵器據會要實錄但載所鐸論及放還質子國史俱不載王博文傳所稱曹瑋曰故治邊平寇事皆不合當考

七月戊子環慶路鈐轄王懷信言蕃部龜通等九百三十五戶內附 辛卯以環州洪德寨主左侍禁閤門祇候趙振為內殿崇班羌亂始作王懷信分兵數千屬振游奕振屢捷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走而懷信與涇原都鈐轄周文質擁重兵逗遛大板寨不即掩捕既逾月賊數萬眾復圍平遠及定邊合道石昌等寨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開封趙士隆龍衛右第三軍都指

揮使梧州刺史杜澄死馬振引兵由別道力戰抵平遠寨奪取井泉七日夜率敢死士破圍斬首數千級而諸將救他寨亦盡力賊勢不敵乞兵于趙德明德明守境不應乃請和西邊以平振歸信人也

趙振本傳載振事差詳諸將救他寨及賊求援於夏人並略今取振子珣所為聚米圖經注附益之庶知羌亂始末振本傳及圖經並稱救平遠寨而實錄乃云救洪德寨王博文傳屬羌撤適渴以族帳數叛既又寇原州柳泉鎮環州鵠泉寨梧州刺史杜澄內殿崇班趙世隆戰沒寨名又與此不同當考

辛丑詔環州蕃部內附前後以萬計宜給土田處之仍戒

邊吏自今毋得妄納降者 丙午詔陝西遺戶為羌所擾者編秋租後役二年從安撫使范雍之請也 丙辰賜涇原環慶路曾經戰守諸軍緡錢有差 八月乙亥貶涇原路左鈐轄左驤使惠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周文質為右率府率衛州安置涇原路部署王謙鈐轄史崇信並免劾差替知渭州馬洵美罰銅三十斤移別州先是遣太常博士張仲宣右侍禁閤門祗候丁保衡就陝州鞠文質等獄具有司斷文質當徒二年半公罰當減贖銅四十斤持命竄責之 九月馬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康繼英為涇原路副都部署兼知渭州繼英以戎人雖內附而終蓄毒謀乃大索其嘗反覆者悉蕩除之由是名震西邊 范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八

還自陝西言蕃部因罪罰羊者舊皆輸五百比責使出羊而蕃部苦之自今請復令輸錢其罪輕者約以漢法贖銅從之 庚寅右率府率衛州安置周文質除名白州編管環慶路鈐轄內園使榮州刺史內殿押班王懷信除名連州編管文質既遠貶而內侍張懷德又以大板寨擁兵玩寇之狀聞故與懷信再加竄紕

桂陽蠻徭之叛

慶曆三年九月丁丑湖南轉運言桂陽監蠻徭內寇蠻徭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於桂陽柳連賀詔四州環行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徭人初有吉州人黃捉鬼與其兄弟數人皆習蠻法往來常寧出入溪洞

誘蠻眾數千人盜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招出而殺之又從山下它處至是其黨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檢李延祚潭州都監張克明詔發兵捕擊之

按歐陽修明年三月疏余請明年五月疏殺黃捉鬼乃提刑邵飾知衡州陳執方也

十月乙未朔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劉沆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經制蠻事 戊申知岳州楊畋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時方攻討蠻徭命畋督之 十二月乙巳桂陽監言

徭賊九百餘人復寇邊 湖南攻討蠻徭久之不克已酉詔轉運司郭輔之等如未能以兵剪除即便招撫之楊畋

至湖南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九

畏懼及戰孤漿峒前軍却口大兵悉潰畋踣巖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眾平六峒

楊畋兵敗孤漿峒不得其時此見本傳附見招撫後或因畋兵敗遂命輔之招撫也當考卒厲眾平六峒當是

四年冬末五年春初事 四年正月丁亥金部員外郎周陵為司勳員外郎荆湖南

路轉運按察司蠻徭未平更命陵往治也 三月乙丑以

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絲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

甲戌賜湖南路捕擊山徭軍士緡錢仍遣內侍齋手詔體量捉殺次第以聞諫官歐陽修言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雖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

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終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終到彼與政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政等急於展效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未見其利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軍守於東則彼出於西若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搖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死之因莫搖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討擊違蠻便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殺屢殺平人遂致莫搖驚惶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部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其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未必肯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揮可定修又言臣風聞楊政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歐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一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如此則計之大

失而事之深害也云云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盜官等見政獲賞爭殺平人而政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政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政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投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 五月余靖言聞蠻賊黃捉鬼等詣衡州請降知州陳執方既已納之尋差役官就驛勘問賊驚走因捕殺之至於餘黨雖欲歸降懷疑不信此皆中外措置乖錯之所致也云云亦當追罪執方乃能招撫 六月丁酉降勅榜下知潭州劉沆招諭桂陽監蠻賊有來首身者並與等第推恩 九月丙子殿中侍御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王絲為侍御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安撫絲在湖南凡十月蠻既衰息乃徙廣東 十月知潭州劉沆大發兵以勅榜至桂陽監招降叛蠻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 癸丑以蠻首鄧文志黃文晟黃士元並為三班借職 十一月諫官余靖言臣竊聞湖南賊人首領黃四鄧和尚等各已歸降又聞奏蠻首千餘人打劫宜章縣放火殺掠者臣初以湖南州軍山險之處即是蠻獠譬如蜂蟻若就巢穴安其棲息不生驚擾必不肆毒於人其間蠻人亦有不曾作過一例遭官軍就居處殺戮必然懷恨未肯歸降伏緣自古招撫山賊必先恩信如治亂繩緩乃可解今楊政銳於殺伐蠻人必不相信臣累曾奏陳乞抽回楊政乃能令蠻賊盡類歸降未蒙朝廷指揮必是大臣

曾與保任所以不肯移易雖略曾經邊任身耐勞苦與招撫蠻賊事體了不相同但移楊政却與近邊差違別以思招撫蠻賊使其降附不可恐收之怨而不憂賊之疑而不降也鄧文志黃文黃士元當是黃四都知尚五年二月已亥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殿中丞楊政為太常博士賜五品服前轉運使司勳員外郎周陵同提點刑獄內殿承制閻門祇候王翌降勅書獎諭並以招降蠻寇有勞也 癸丑桂陽監言黃捉鬼餘黨唐和尚復內寇 三月癸未詔荆湖南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應蠻事申覆不及者聽便宜從事 八月唐鄴等州都巡檢使禮賓副使宋吉為荆湖南路捉殺蠻賊 九月丁酉湖南安撫使劉沆言與

提點刑獄楊政等八路人討蠻徭破蕩挑油平能家等處巢穴廣勇副都頭夏吉等四十八人諸軍十將至長行兵八百八人各捕首級有差請遠遣一資仍加支賜從之其應募進士區有隣等十四人並錄以官 十月戊寅詔如聞湖南徭賊餘黨欲降其令本路罷出兵攻討及告諭逃者復歸舊處仍令州縣撫存之時唐和尚等猶未就執也 十二月先是桂陽監蠻徭唐和尚等復入寇與禮賓副使胡元右侍禁趙鼎三班差使殿侍王孝先戰於藍山縣華陰洞口元等死之 庚申以右諫議大夫劉燮為龍圖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 壬戌降知潭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劉沆知鄂州提點刑獄太常博

士楊政知太平州 癸酉新知潭州劉燮言唐和尚等比經胡元敗後益聚眾生變恐轉為邊患乞降空頭宣命十道欲招安與捕逐處溪洞首領從之戊寅開封府判官祠部員外郎益都周沆為荆湖南路轉運司代周陵也 六年正月丙申詔道州桂陽監徭賊未口權置都巡檢使一員二月周沆言蠻徭驕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惡其人驍悍善用鉞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技藝者三千擄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三月丙戌詔荆湖南路鈐轄官范使將偕令持選經制蠻徭事宜其務宣布恩信以招懷之若猶拒命即出兵掩捕毋得過行威虐 四月壬申以湖南都監供備庫副使宋守信兼知桂陽監候徭賊平乃罷 五月乙酉知潭州劉燮言擊敗唐和尚於銀江原變初至遣人諭蠻首使降不從乃出討之唐既敗遂進破其巢穴蠻遠遁去 十月乙巳戶部判官祠部郎中崔暉為荆湖南路體量安撫 壬戌湖南轉運使周沆言指使辛景賢招降道州蠻黨五十二戶二百九十五人詔其首領以次補授官職仍令所部常撫存之 辛未知桂陽監宋守信言徭賊嘯聚千餘眾為盜五六年卒不能克者朝廷不許窮討故也今衡州監酒黃士元頗知溪峒事願得敢戰士千人引路上下二百優給金帛使之捕逐并令鈐轄兀贊

等合力以進彼既勢窮必將款附詔用其策大發兵討之十一月癸未廣南轉運司言湖南徭賊千餘人寇英韶州界朝廷既用宋守信策大發兵討徭賊賊遁入柳州黃奔山由趙峒轉徙英韶州界依山自保時出抄掠丁亥上謂輔臣曰徭賊侵擾州縣官兵多暴露之苦其密諭主將務加安卹七年正月崔峯言太常博士楊政常戰孤聚峒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政不可乃換東染院使荆湖南路鈐轄五月丁亥廣南東西路轉運司傳惟幾高易簡等言徭賊唐和尚願貸糶米居保峒中請勅荆湖南路鈐轄楊政趣赴連韶州山下共告諭之使以兵械輸官軍其親屬仍請補為峒主先給旨下轉運司皆從其請

已丑補唐和尚盤知諒房承映承秦文運等並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峒主知諒等和尚黨也政曰賊剽掠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抱資糧據洞山穴其勢必不久復亂欲招賊出峒而賦以田與轉運使異議不聽明年賊果復出陽山政即領眾趨嶺外涉夏秋凡十九戰乃潰十一月壬午湖南徭賊平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仁宗皇帝

廣蠻區希範內寇

慶歷四年二月廣西環州隸宜州羈縻鎮思恩都堯二縣蠻區希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解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而知州馮伸已言其妄竊管全州正解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解率其族人與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為亂將殺伸已且曰若得廣西一方富建為大唐國會百日者石太清至因使人並太清曰君貴不過封侯乃令太清擇日

殺牛建壇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解為奉天開基建國桂王希範為神武定國令公桂牧皆北嚮再拜以為受天命又以區丕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署四十餘人正月丙子率眾五百破環州劫州庫焚積聚以環州為武成軍又破帶溪寨下鎮寧州及普義寨有眾一千五百是月癸卯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毋得深入四月丁酉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為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兼安撫使辛亥詔廣州發澄海軍一千人屯宜州庚午以宜州捉賊右侍禁李德用為閩門祇候宜融沿邊巡檢使先是德用韓婆嶺擊區希範斬獲甚眾俘偽將崔盈諱獲二人故賞之希

乾自是入保荔波峒間出拒官軍 七月丁卯詔廣西轉運安撫司出榜宜州有獲區希範正辭蒙起者人賜袍帶錢三萬監千劾 五年三月甲子廣南轉運使杜杞言宜州蠻賊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容脫其械與衣帶使入峒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區希範與蒙起散走杞使香趣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思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絕後患乃擊牛馬為羹陀羅酒大會環州坐中伏兵發擒誅七十餘人取五臟盡為圖釋病厄被脅與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三

因敗而降者一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以遺諸溪峒初區希範入保荔波峒間出與官軍鬪及杞至環州使攝官區口進士曾子華監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蔓陀羅酒中既昏醉稱呼起問勞至則推僕後廡下比暮眾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盡擒殺之後三日得蒙起區希範區丕績等十數人剖其腹績為五臟圖仍醢之以賜諸溪峒此實錄所書也今從杞本傳

閏五月己亥殿中侍御史梅執等言廣西轉運使杜杞誘殺降蠻五百餘人失朝廷所以推信遠人之意宜劾其罪上置不問詔戒諭之禮賓副使陳珙等四十三人並行賞

有差錄平蠻之功也賜廣西轉運使杜杞提點刑獄李永德器幣有差七月馮伸已為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討蠻賊有功也

清井夷叛

慶歷四年四月丁巳梓夔路鈐轄司言瀘州清井監夷人攻三江寨詔秦鳳部署司發兵一千人及選使臣三人馳往捕擊之 七月梓州路轉運司言瀘州教練使生南招安將吏受誘降清井夷賊糾教等請並補三班差使殿侍清井監一帶招安巡檢從之 甲申梓州路轉運司言夷賊復寇三江寨清井監指揮使散直王用等領眾擊走之 皇祐元年二月梓夔路鈐轄司言清井監一萬餘人內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四十九

三

寇初監戶負晏州夷人錢毆傷糾落妹其眾憤怒欲報之知瀘州張昭信勸諭既已聽服而清井監復聚寨然村夷人細令等殺長寧州落占等十人故激成其怒詔知益州田況發傍郡卒令梓夔路鈐轄宋定親討捕之 六月詔梓夔路鈐轄司乃者清井監夷人內寇嘗募樂擊手白芬子弟隨軍其所貸錢糧悉蠲之 七月癸丑賜知益州田况梓州路轉運司何知至勅書獎諭梓夔路鈐轄宋定知瀘州李道寧瀘州巡檢孔道嘉眉州巡檢陳遇知清井監劉繼英清井監押費元慶崇州巡檢李友忠王齊雄梓夔路都監王楷梓州都監張斌遂州巡檢王文質簡州巡檢孔惟恭梓州路走馬承受翟文秀或遷官或加職或減磨

劫年並以清并夷人平也 三年三月改瀘州三江寨為寧遠寨婆娑寨為安夷寨 乙丑龍圖閣學士田况言鄉者清并監夷人連年攻圍監城水陸不通益梓夔路鈐轄司官軍洎白芳子弟近二萬人討之兵戰死甚眾飢死者又千餘人蓋由本監不得人致此自今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為知監監押代還日待遠一資從之

保州兵亂

慶曆四年八月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天策先鋒以知州軍為使置副二人折所領率為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錢糧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為副數出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四

巡部卒徧得廉賜軍中以為不均通判保州秘書丞新昌石待舉獻計於都轉運使張昱之仍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萬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揚言為亂知州如京使興州刺史劉繼宗心不自安乃悉令納私所置教閱器仗會都監韋貴與待舉射弓賭酒而眾辱之貴憑酒慢罵曰徒能以減削兵糧為己功因激其眾是日給軍衣眾遂劫持刀兵入牙門待舉挈家上城出東門入無敵營會繼宗亦挈家至與待舉列無敵兵守關城率神衛招收兵却入東門以拒亂兵既而轉鬪不敵繼宗待舉復上城避之遂自下城繼宗渡城濠溺水死待舉藏鹿角中為亂兵所

害眾怨待舉甚揭其首眾射之又疑走馬承受劉宗言與待舉同議亦害之始迫緣邊巡檢都監王守一為首守一不從而死乃擁韋貴據城以叛禮賓副使兼閭門通事舍人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進軍來討遂復固守拒命

按保州兵亂乃八月初五日始命富弼使河北實以初五日受命此時朝廷未知保州兵亂也弼使河北但欲修飾邊備未行而保州亂作朝廷就安弼措置弼緣此遂行實非始謀也其後弼有辨護劉子却云因保州亂堅乞得河北宣撫蓋小誤然事適同日不妨便文而范純仁行狀蘇軾神道碑及朱墨史附傳並云弼因保州

通鑑卷一百九十九

五

平賊出則誤甚矣今不取

戊戌樞密院言保州兵亂詔遣入內供奉官劉保信馳往視之 庚子命知制誥田况往保州城下相度處置叛軍仍聽便宜從事賜保州投來人員兵士特支錢 壬寅降勅榜招安保州叛軍詔知雄州王德基牒報北界以保州兵亂本路方鎮兵捉殺恐緣邊人戶驚也 甲辰賜保州城下諸軍將校特支錢 甲寅朝議以諸道兵集保州城下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勅榜招安仍令田况等且退兵選人齎勅入城若遂開門一切撫存之如尚拒命則益兵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殺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保州攻城甚急會有詔

招安賊不肯降乘埤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田况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郭遠徑踰濠詣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為我下索就汝語賊乃下索即援之登城謂賊曰我班行也豈不自愛苟非誠信肯至此乎朝廷知汝非樂為亂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使汝至此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詔書來諭汝汝尚疑之豈有詔書而不信耶兩制大臣而為妄誕耶詞氣雄辯皆相顧動色曰果如此更使一二入登城即復下索召其所知數人登城賊信之爭投兵下城降者二千餘人遂開門納官軍其造逆者四百二十九人况具得其姓名令楊懷敏率兵入城悉坑殺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一

達本傳云范貴史克順侍其臻據保州叛按此時但有韋貴無范貴又云臻貴自經按臻亦未嘗死不知本傳亦何所據也當考今止用記間所載事李昭亮傳云昭亮從數十人叩城扉袒示城上不以甲盾自蔽為曉譬禍福賊遂降蓋飾說今從記間按會要亦云遣郭達入城諭賊昭亮不當專此功也

降卒二千餘人悉分隸諸州宣撫使富弼恐後生變與都轉運使歐陽修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有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

朱史附傳以富弼為夏竦令從蘇軾所作歐陽修傳

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滄州劉渙為吉州刺史知保州渙至踰月雲翼軍士又謀反居人皇恐渙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一軍帖然

此據渙本傳按雲翼軍叛既誅之矣渙至又復謀叛不知果否渙不踰年徙登州當考渙知保州乃此月癸丑九月辛酉田况奏保州平 壬戌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為殮殮兵官不從賊被害及戰退並優賜其家近城民田遭踐蹂者蠲其租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張昱之落職知魏州初昱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就坐反以兵自衛昱之曰諸將方集獨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一

敢以兵隨左右豈欲反耶因此去衛者故懷敏深恨昱之嘗密奏殺昱之則賊降矣會富弼力為昱之辨上意解猶坐前事落職

記間云初懷敏與昱之不協密奏賊於城上呼云傳得張昱之首我即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降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宣撫使富弼遇之亟遣中使還具奏曰賊初無是言必怨讎者為之藉令有之若以叛卒故斬都轉運頭此後號令何由得行乃落昱之待制降知魏州按以叛卒故斬都運使頭本朝固無此事況仁宗之德乎今不取若謂懷敏深譖昱之致令重貶則可爾

知守州皇城使賀州刺史王果降知密州坐攻保州城多
殺傷士卒也 乙丑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知成德軍田
况為起居舍人步軍副都指揮使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為
淮康軍留後知定州洛苑使晉州刺史入內侍押班楊懷
敏領通州團練使賞平賊之功也贈廣信安肅緣邊巡檢
都監王守一為成州團練使錄其子三班借職懷慈為西
頭供奉官保州沿邊走馬承受劉宗言為左千牛衛將軍
錄其子景賢為右班殿直以右侍禁郭達為閤門祗候升
保州第五指揮為雲翼指揮 庚午降權保州都監西頭
供奉官韋賢為右侍禁監岳州茶鹽酒稅兼監州倉草場
權保州兵馬監押左班殿直侍其臻為右班殿直監曹州
倉從監保州屯田務右侍禁賈世永監鄆州倉保州廣信
軍管界巡檢右侍禁史克潤澤州管界巡檢保州指使三
班奉職張清決脊杖二十刺配沙門島貴本劉從德家奴
也從德卒以恩補班行累遷西頭供奉官權保州廣信安
肅緣邊巡檢至是權保州都監會兵叛貴雖不能死節然
屢發奏城中又趣亂軍降及城將平稟疑為內應欲斬之
求哀得免世永解舍在南開城裏偶入城遇亂遂被留及
田况以勅榜招諭世永為亂卒遣出見况欲得走馬宋有
言入城乃開門有言既不去當令世永復入城諭亂軍克
順解舍在東開門是日領兵與亂軍格鬪矢中其肩潰府
谷人應進士舉因府州防城免解授長史試方略得三班

奉職韋賢既勸諭亂軍潰乃言我嘗請法書非可赦之罪
也御史包拯言貴罪大青輕如未欲便行嚴斷即乞於遠
惡處編管不從 乙亥田况上保州城下官員有功者第
一等三人詔遣兩資第二等三人遣一資第三等二十三
人與減三年磨勘第四等二十八人第五等十五人並賜
銀絹有差

貝卒王則之叛

慶曆七年十一月戊戌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
州人歲飢流至貝州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俗
嘗言釋迦佛哀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逐女與其訣別
判福字於其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福字應起事信事之

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濟諸州約以明年正旦
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黨人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
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
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走保驍捷營賊焚門
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鬥不勝而出城廡
闔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縋城出保南開賊
從通判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
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
河令齊開主簿王湊皆被害則潛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
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揚榜所居門曰中京居室
廡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德聖人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

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淫其面曰貝軍破趙得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禡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眾於是令守者五五為保一人絕餘悉斬初變起倉卒眾莫知所為元亨自天慶觀促馬馳還坐廳事賊黨十餘人擲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脅元亨曰大王遣我來索庫鑰元亨據案叱之曰大王誰也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爾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繼來索愈急曰庫幣今日大王所有也可不上鑰乎元亨厲聲罵賊用遂殺之賊爭携鑰去城破獲用斬之以祭元亨元亨來鹿人也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內殿承制郝質將兵趨貝州 十二月辛卯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

紀事本末卷之九

十

出劉子下中書樞密院丞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真定府預設守備毋至奔逸其契丹賀正旦使當由它道至京師 壬寅遣宮苑使象州團練使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資州團練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高陽關部署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間貝州亂亟領本路兵傅城下 甲辰即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提都部署 丙午河北轉運司言貝州軍民降者六百餘人詔王信等軍營在聞城內而與為亂者宜並行羈管之非為亂者常加曉諭勿令憂疑是夜有星大如彗墜賊城中 丁未詔諸道兵馬已會貝州城下令王信麥允言王凱郝質運行政討其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毋

得與攻討事 庚戌權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為河北體量安撫使 壬子詔訪聞貝州城下軍馬多致殺戮以邀功賞其令賈昌朝及王信等嚴切約束違者以軍法從事 癸丑詔貝州有能絕索引官軍致得城者與諸衛上將軍賞錢一千貫 甲寅知滄州西上閤門使崇州刺史高繼隆為東上閤門使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齋勅榜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納言河朔重兵所積今擇貝州不討後且啟亂階為四方笑不聽 八年正月甲戌度支副使工部郎中鄭驥權河北轉運使仍就貝州經度軍須 乙亥明鎬言貝州距圍火斬守圍三班奉職李興初貝州城峻不可攻乃謀築圍度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棚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圍將成又為賊所焚火三日不滅既斬興乃用軍校劉遵計即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城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贊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擊書射明鎬帳約為內應夜垂絙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眾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絙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絙而下是夜城幾克 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曰策將安出彥博乞身往破賊

紀事本末卷之九

十一

故遣彥博宣撫而改竊為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明鑑恐其成功竊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 戊戌詔許彥博以便宜從事入內供奉官李德和為走馬承受員賊謀竊出要劫契丹使明鑑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 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之 丁酉以降空名告勅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彥博至貝州城下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兵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

閏正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錫等導之既出登城守陴者垂絙引官軍賊縱

火牛軍稍却軍校楊遂援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王則聞東門道閤門祇候張細綠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於村舍皆焚死則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遂開封人也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所獲非真盜當覆視之乃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緡錢戰沒者官為葬祭之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為恩州 乙巳詔恩州置旌忠寺以追薦軍士又設水陸齋於京師普安院 戊申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文彥博為禮部侍郎平章事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明鑑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王信為威德

軍留後入內副都知宮苑使眉州防禦使參允言為昭宣使遂州觀察使西京作坊使資州刺史王凱為澤州刺史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恩州高繼隆為引進使陵州團練使崇儀副使真定府路都監張忠為西深院使資州刺史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京朝官選人預軍期者六十人都虞候至士卒八千四百人第其功為五等第一等一百六十人轉五資第二等三百人轉四資第三等三百人轉三資第四等六百人轉二資第五等一千八百人轉一資其餘賜緡錢有差贈馬遂為宮苑使遂開封人初隸龍衛軍補散直改三班奉職為北京指使閻王則叛中夜叱咤晨起詣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將榜入城招降賊

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欲其助已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然起投括抵賊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噪至斷其一臂猶罵則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執遂縛而支解之則倉卒被歐傷病數日乃起事聞上歎息久之則既誅乃追贈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驍捷卒石慶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乙卯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賈昌朝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進封安國公以貝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為有罪不當賞弗聽 辛酉降河

北轉運使兵部郎中皇甫泌監青州稅提點刑獄祠部員外郎田京監鄆州稅前知貝州四方館使昭州刺史裴德與追三官為池州團練副使前貝州鈐轄皇城使李昭度追三官為濠州團練副使貝州都監內殿承制文吉除名長流梅州監押右侍禁趙惟一杖脊配沙門島泌京坐賊發所部德與昭度並以妖黨結集久而不察也文吉惟一皆懦怯棄城而文吉願宣律得以減死論 丙寅磔王則於都市 丁卯誅張得一其弟兄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以西上閤門使知貝州視事八日而亂作賊置得一州廨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却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捐而後坐坐必東向又為則講借擬儀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十一

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則屋乎得一坐棄市得一既誅其第當沒官翰林學士張方平言得一父耆真皇寵臣也此第本恩賜得一今妻子免緹坐者在且子衆輒沒其第於法不類詔還之 二月甲戌皇甫泌改知澤州田京通判兗州文彥博言恩州賊起泌在河北有供饋之勞京到官未踰月其家嘗限賊故復之京初脫身趣南關入驍捷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偽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眾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憎服不叛州民之居南關者多與城中等得不陷賊京有力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繫

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率妻子去尋以御史言其失察過輕而忘家為國義重不宜左遷尋又改知江陰軍 戊寅右班殿直曹竭真定府守城指揮都虞候劉遵並為內殿崇班貝州平兩人力居多故優賞之 三月丙午贈恩州通判國子博士董元亨為太府少卿錄其子沂為太常寺太祝判官李浩子偃為縣尉球南和尉侃衡水尉司理參軍王獎子規觀清河令齊開子康民康功主簿王漢子安寧安世並為諸州司士參軍又贈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張細為右領軍衛將軍

通鑑紀事本末卷四十九

十一

親從顏秀之變 慶歷八年閏正月辛酉是夕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遠王勝孫利等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至禁中焚宮簾斫傷內人臂其三人為宿衛兵所誅王勝者走匿宮城北樓經日乃得而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夏竦言於上請御史同口官即禁中鞠其事且言不可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言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此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爭至食時上卒從竦議 爭獄據孫抃所作墓誌并司馬光記聞 甲子降勾當皇城司建寧軍留後楊景宗為徐州觀察使知濟州皇城使康州刺史入內副都知鄧保吉落副都知

為潁州鈐轄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楊懷敏為文思使賀州刺史北作坊使原州團練使劉永年為洛苑使英州刺史蔡州都監洛苑使眉州防禦使趙從約領陵州團練使為濮州都監供備庫使榮州刺史帶御器械王從善落帶御器械為曹州都監從善等五人皆外邊獨懷敏領職如故樞密使夏竦比之也先是有詔擇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邠等言殿庭所置宿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自生變故所為凶悖意不可測後來獲餘黨最為要切聞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休棄蓋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勤得情理深切所以容縱手下眾人殺死以圖滅口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竊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即擒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深恐朝廷法令從此寬弛伏乞斷自聖意持降指揮將應係勾當皇城及當夜直宿臣僚並等第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所貴禁近之司不敢曠慢從善等既外遷邠等又再具奏乞罷絀懷敏言伏緣衛兵竊發凶悖至甚懷敏適居官守不能先發奸謀致盜入宮闈驚駭御寢未行謹請深屈典章乘輿所係至重今文武多士以朝廷獨寬懷敏有心者無不憤激有口者無不驚嗟以至里巷愚民亦皆騰

沸國家用刑當示公共不可以一近習致失衆心尋有詔懷敏落入內副都知與在京差遣邠等又言懷敏與鄧保吉俱是勾當皇城司賊發之夜懷敏正當內宿責其贖職合重一等今保吉等例授外任懷敏獨留京師刑罰重輕頗為倒置中外聞見尤所不平伏乞特從聖斷一例責授外任上令中書召邠等諭以獨寬懷敏之故邠等又言若當賊發之際懷敏能於後殿即時捕獲猶可贖罪今賊已入禁庭通夕之間陛下被此震驚固亦甚矣懷敏縱有先報之效其可贖失察之罪乎伏望陛下舉祖宗之法以塞公議正左右之罰以示無私不惜出一懷敏慰中外臣子之望天下幸甚 二月癸酉文思使賀州刺史入內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四十九

都知楊懷敏落入內副都知復為左藏庫副使通州團練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之言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

仁宗皇帝

廣源蠻叛

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甯江之原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邑居聚落俗推髻左社善戰鬥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西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

皇祐元年九月

一

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虜全福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儂猶州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濃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歷文趾復拔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忌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是始入寇 十二月甲子禮賓使知桂州陳珙為洛苑使廣南西路鈐轄兼知邕州左藏庫使廣南東路都監陳曙為廣南西路鈐轄兼知桂州遣入內供奉官高懷

政往邕州與本路轉運督捕蠻賊 二年二月丙戌廣南西路鈐轄司請于邕州羅徇洞置一寨以扼廣源州蠻賊從之 五月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黨皆遁入山林詔本路嚴捕之 三年二月乙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儂智高請內附詔轉運司與本路投點刑獄鈐轄司具利害以聞初交趾發兵討智高不克轉運使新喻蕭固遣邕州指使升贊往刺候而贊擅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因問中國虛實贊頗為陳大略說智高內屬乃遣贊還奉表請歲貢方物朝廷以其役屬交趾未聽也固言智高必為南方患願賜一官以撫之且使抗交趾詔問固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不內

皇祐元年九月

二

寇則具以聞固言蠻夷如智高者宜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疆力非交趾所能爭而畜也就其能爭而蠻夷方自相攻吾乃得以間而無事矣朝廷訖不從固言

蕭固云云據王安石墓誌銘增入

三月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表獻馴象及生熟金銀詔轉運鈐轄司止作本司意答以廣源州本隸交趾若與其國同進奉即許之 四年四月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內附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亦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招納亡命數出弊衣易穀食給言洞中飢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也乃與廣州進士黃璋黃師宓及

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
衆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災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拔邕
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兵死是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
攻破橫山寨主右侍禁張日新邕州都巡檢左班殿直高
士欽橫州同巡檢右班殿直吳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儂
智高破邕州執知州北作坊使陳珙通判殿中丞王乾祐
廣西都監六宅使張立初賊圍城珙令乾祐守來遠門權
都監三班奉職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
自賓州來援既入珙搗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珙立乾祐及
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
執兵死者千餘人智高聞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三

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珙對嘗奏
不報索奏草不獲遂扶珙出珙病目不能視皇恐呼萬歲
求自劫不聽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
為屈逾月其尸如生而李肅武吉武緣令楊徽之支使蘓
從與賊黨黃師宓有舊獲免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
出庭中江水溢宋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珙珙
不聽宗旦言不已珙怒詆之曰司戶狂耶及智高破橫山
寨載其親往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
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大罵遂被害智高既得邕
州即偽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啟歷赦境內師宓
以下皆稱中國官名

會要云改年端懿今從正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
州即載其親桂州按五月一日邕州陷宗旦被殺八日
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傳蓋因曾鞏書亦稱橫
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誤今改之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知州秘書丞張仲回監押東頭供奉
官王日用棄城 丙辰入貴州知州秘書丞李瑤棄城
庚申入龔州知州殿中丞張序棄城 辛酉入藤州又入
梧州封州知藤州太子中舍李植知梧州秘書丞江鏞並
棄城知封州太子中舍曹觀死之封州人未嘗知兵士卒
才百人任門又無城隍以守或勸觀避賊觀正色叱之
曰吾守臣也有死而已敢言避賊者斬麾都監陳煜引兵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四

迎擊賊封州令率鄉丁弓手繼進賊衆數百倍煜兵敗走
鄉丁亦潰觀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戒勿殺梓使拜且
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付汝兵柄以女妻汝觀不肯拜且罵
曰人臣惟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耶幸速殺我賊猶
惜不殺徙置舟中觀不食者兩日探懷中印授其從卒曰
我且死若求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嘗
賊聲不絕投其尸於江時年三十五 壬戌智高入康州
知州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師旦監押右班殿直馬貴死之
師旦鎮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
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耶乃大索
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

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青部士卒固守城召貴食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安席師旦即卧内大軒運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眾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陷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賊僚朝廷員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害之 癸亥智高入端州知州太常博士丁寶臣棄城走

通鑑卷八十八

三

捕卒不勝乃去蓋飾說也

丙寅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仲簡以為妄因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不為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闔者求先入踐死者甚眾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壬申命崇儀使知桂州陳曙領兵討儂智高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余靖為秘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敞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盜賊後七日靖改為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後十日改召至都門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庚辰命同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內殿崇班閻門祇候李樞與知桂州崇儀使陳曙同捉殺蠻賊仍令廣南東路轉運鈐轄司發兵

通鑑卷八十八

六

應援之尋以曙為廣南西路鈐轄 辛巳如京使資州刺史張忠為廣南東路都監 甲申徙知廣州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是日廣端都巡檢高士堯擊儂智高於市舶亭為賊所敗 丙戌命知越州給事中魏瓘為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廣州給禁卒三千使往且聽以便宜從事洛苑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曹偁為廣南西路同體量安撫經制盜賊 庚寅廣惠等州都大提舉捉賊西京左藏庫副使武日宣惠州巡檢左侍禁魏承憲擊儂智高在於廣州城下死之 七月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為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中中輒洞潰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被圍謂其眾曰廣與吾州密通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蒐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於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宓者廣人也陷城中為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聞之喪氣時群不逞皆旁緣為盜緘捕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誣誤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南城番禺縣令蕭注者新喻人也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強壯二千餘人以海艇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烟焰蔽天大破之積尸甲如山即日發縣門

諸路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入城城中人每戰必勝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募民兵遂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縣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過廣東都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敗被殺度州巡檢董州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賀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沒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於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遠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融州巡檢馮岳西路提賊王興長用和皆沒丙戌贈張忠為感德節度使八月丁亥以蕭注為禮賓副使權發遣番禺縣事戊子詔廣南有捕獲儂智高者授正刺史賞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智高母授諸司副使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七

錢三千緡絹二千疋獲黃師宓黃璋授東頭供奉官錢一千緡辛卯改新知秦州孫沔為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安撫使內園使陵州團練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副之沔以南方兵連為賊所破氣攝不可用請益發騎兵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撤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昂州復有詔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知英州秘書丞蘇緘為供備庫副使初廣州以賊遠至不及清野故賊得勢掠後緘知賊將走分兵邊村渡扼其歸路布槎木巨石幾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遂緣繞數舍入沙頭度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路摧傷者多緘盡得賊所略之物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東

鈐轄蔣偕于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連三班奉職唐峴皆沒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下入城擄州官未定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又縱部兵試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圍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賊去廣州楊岐徽偕焚儲糧退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坐此敗甲寅桂宜柳州巡檢三班偕賊李貴擊儂智高于龍岫峒兵敗死之丙辰降廣南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起居舍人直史館同知諫院楊岐知鄂州落知諫院同體量安撫經制賊盜西上閤門副使曾脩為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提投變賊官苑使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八

州團練使蔣偕為潭州都監初改與修閤智高徙軍沙頭將濟江即命偕素英州焚儲糧及召內殿承制丁寶岑宗閔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退保韶州故并責之時偕死已九日矣供備庫副使蘇緘禮賓副使蕭注並為廣南東路都監兼管勾東西兩路賊盜事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再降楊岐等官爵又降內殿承制丁寶岑為內殿崇班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觀為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為光祿少卿庚申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洛苑使廣西鈐轄王正倫與賊鬥於館門驛死之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偕職文海皆被害賊始執

從政從政罵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楊吹曹
 倫經制蠻事既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上猶慶之或言
 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
 二廣非朝廷有也上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
 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
 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上
 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提舉廣
 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 丙子詔郎延瓌慶涇原路擇蕃
 落廣銳軍曾經戰鬥者各五千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
 廣南行營從狄青之請也 丁丑儂智高入賓州知州國
 子博士程東美棄城 乙卯降空名宣頭頭于各一百道

通鑑卷之五十一

九

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狄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
 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
 殿 辛巳內降手詔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
 賊勢為盜但非殺人及賊所脅從能逃歸者並釋其罪
 右正言韓絳言狄青武人不可獨任帝以問龐籍籍曰青
 起行伍若用大臣副之必為所制而號令不專不如勿遣
 乃詔廣南將佐皆稟青節制若孫沔余靖分路討擊亦各
 聽沔等指揮 甲申儂智高復入邕州知州禮賓使宋克
 隆棄城克隆承賊殘擾之後不能營葺守備頗縱士卒下
 諸山寨殺逃民詐為獲賊一級賞錢十千又詐給親兵帖
 以為賞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十一

月贈王正倫丹州團練使何宗古嘉州團練使 十二月
 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
 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璽死之曙素無威望既與賊遇士
 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宜州忠敢兵五萬為先鋒倉卒
 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五年正月始余靖向交趾李德政
 共擊賊德政亦乞會兵狄青奏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
 能討仍假夷蠻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
 罷交趾兵勿用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移文止交趾
 助兵狄青合孫沔余靖兩將之兵自桂州次賓州青以張
 忠蔭偕輕敵取死軍聲大沮前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
 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以步卒八千犯賊清

通鑑卷之五十一

一

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衣用等皆遣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
 敗已酉農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所
 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然靖嘗迫曙出戰
 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
 旅之責非所任也諸將皆股栗
 呂誨誌陳曙墓銘稱曙與孫抗有隙及青至抗恚以敗
 軍事歸曙故及誨當考
 狄青既戮陳曙乃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東莫測賊覘
 者還以為軍未必進也翌日遂進軍青將前陣孫沔將次
 陣余靖將後陣夕次崑崙崗黎明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
 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越諸將會食聞

外即歸仁鋪為陣 戊午賊悉其眾列三銳陣以待官軍 執大盾標鎗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却右將開封 孫節死之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著落 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者左者右者左者復 左右者復右賊眾不知所為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王 師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定儂建中智 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高夜縱 火燒城適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巨 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為賊所俘者慰遣 使歸某師定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 觀於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眾以為智高已死欲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

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 先是註言農家種稻家收而智高為青所破皆如其註戰 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為先鋒如京副使賈遠將左西 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 及節持賊死山下遠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土兵數因而 心憐易以苟待令必為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 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遠擁眾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 為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著落騎兵出賊後賊遂 大清遠乃詣青帳下請罪青拊遠背曰違令而捲權也何 罪之有 甲子內出手詔遣內侍撫問廣南將校仍賜軍 士持支錢 二月癸未宣徽南院使彭化節度使狄青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

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南捷書至 上大嘉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謀之力也遂欲擢青樞 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為不可乃止 乙酉廣南東西南湖 江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孫沔知桂州祕 書監余靖並為給事中仍留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候處 置畢乃還桂州 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 計收其保眾退守巢穴則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 為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 將成擒耳已而果然沔始受命數請騎兵又令軍中制長 刀巨斧人謂南方地形不便騎兵而刀斧非所用青竟以 騎兵破賊賊皆騎大盾翼兩標置陣甚堅矢石不可動竟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

賴刀斧雜短兵搏戰陣乃破人皆謂不及也 丙戌詔禮 賓副使廣南西路都監蕭注內殿崇班邕貴等七州都巡 檢使王成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廣南西路都監於震同 追捕儂智高仍詔有能獲智高者除正刺史同功人以次 甄賞之 廣南東西南湖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內 園使陵州團練使石全彬領綿州防禦使東頭供奉官閻 門祗候狄諮為西染院副使兼閻門通事舍人右侍禁狄 諒為閻門祗候諮諒皆青次子也 賜狄青導教坊第一 區 壬辰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田瑜為廣南東路體 量安撫使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周沆為廣南西路體量安 撫使貸知邕州禮賓使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

四二

儂賊再至素城也 乙未贈荆湖北路都監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為志武軍留後 四月壬寅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甲戌廣南西路轉運使孫抗轉運判官宋咸提點刑獄朱壽隆同提點刑獄高惟和廣南東路轉運使元絳提點刑獄鮑軻湖南路轉運判官李章提點刑獄李肅之同提點刑獄柳涉以邕州平並遷官 乙亥破蠻諸將分三等遷資遷者凡七十二人 戊寅御垂拱殿令蕃部騎兵布陣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都大提舉教閱陣法張玉遷內殿承制 給事中孫沔還自嶺南帝問勞解所服御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沔自請也 五月乙巳以狄青為樞密使 丁未樞密直學士給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一三

中新知杭州孫沔為樞密副使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為工部侍郎時御史梁滂數言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以著官蒲亞訥為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廣州魏權言智高圍城亞訥能以猛火油燒其攻具也 六月甲子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為大子中允知兗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十二月丁酉廣南西路安撫司言捕獲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隆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天姿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阿儂入保持磨依其夫儂夏卿收殘眾約三千餘人習騎戰復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

繼進士吳舜舉發峒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至和元年三月庚午三班奉職黃獻珪等遣官賞獲智高母子之功也 知桂州余靖加集賢院學士 知邕州蕭注遷東上閣門副使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應慶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為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二年六月乙巳儂智高母儂氏弟智光子繼宗繼隆伏誅初欲留繼隆等以招降智高日給食飲或傳智高已死遂并殺之 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為戶部侍郎東上閣門副使知邕州蕭注為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人與中國絕林菁險絕深接生靈語皆重詳行百日乃通智高亦自為大理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一四

殺函其首至京師 大理國函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儂智高死於大理當考嘉祐二年四月雷火峒儂宗旦者智高之族也據險聚眾數出剽略知邕州蕭注大發峒丁擊之知桂州蕭固獨請勅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保山溪篁竹間尚設伏逸吾軍未必可勝使滋邊患乃獨領兵次境上使人召宗旦于日新謂曰汝父內為交趾所仇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於是宗旦父子皆降南事遂平以宗旦為忠武將軍日新為三班奉職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仁宗皇帝

英宗冊立始末

景祐二年十二月安化留後允讓為寧江節度使允讓元份第二子也上之幼也真宗擇宗室子年相若聰悟可觀者與遊召允讓入禁中旦暮詢讀共學凡動作燕嬉無一中節及上出閣始用雲韶樂導從允讓歸外郎四年六月甲午皇姪太午左監門率府率宗實特選右內率府率宗實允讓第十三子也生四歲養於宮中時方六歲寶元元年九月辛未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右領軍衛將軍二年六月壬申右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右千牛衛大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十一

將軍始自宮中出還第時方八歲

英宗實錄正史並云豫王生英宗乃選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還第實錄正史蓋不審也

慶曆元年十二月丙申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為右羽林衛大將軍五年十月戊寅寧江節度使允讓為汝南郡王至和二年十二月上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述上言曰臣聞漆室之女有憂國之心倚楹而嘆臣任於朝二十五年而區區之慮不早為陛下建萬世之長策是漆室之不若也臣實恥之夫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之重而以繼嗣為之本匹夫匹婦有百金之產猶能

定謀託後事出於素況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願太祖皇帝享年億萬者端拱天禧之臣子其心亦莫不若此然而天地有運行日月有盈吳陰陽之數有闕有章氣至而回物極而變理之必然者也藝祖以神器付太宗太宗以傳真宗真宗以傳陛下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於千萬年斯為孝矣而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憂也陛下知此矣而以嫌疑不決非孝也羣臣知此矣而以避諱不言非忠也陛下享天下之貴而不自怠有天下之富而不自侈過成康文景遠矣謂宜默祈天地獄清分寵六宮用均受施或末之獲則選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賜以職務俾內外知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二

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曰臣聞明而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升西沒一晝一夜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為慮臣誠疑之使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之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官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闇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政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文多故不載上終不以為罪述小漢人也

皇祐五年仁宗春秋四十四述疏即以五年上傳云皇祐中誤也

嘉祐元年正月上暴威風眩 二月帝康復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躬謝之禮 右千牛衛大將軍宗實仍養於宮中上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諸宗室莫得比 上始得疾不能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富弼勸帝早立嗣上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為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上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嗣既具藁未及奏而上疾有瘳其事中報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三

至和議立嗣諸家各有記述要當以龍川別志為得實蓋彥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曾具奏俱未及上爾其詔草亦非偽也蓋當日羣臣預為此奏可即降詔事不容緩其理勢亦當爾今國史及大氏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必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載詔草更據考詳別志乃云事在嘉祐二年且謂韓琦與彥博弼同為宰相則誤也今不取

是日知諫院范鎮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也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者是不知諫官之任也陛下不以臣愚任之諫官臣敢不以宗廟社稷計獻於陛下乎二月中臣使契丹還過河北河北之人藉藉紛紛皆謂陛下方不豫時有言曰我惟宗廟社稷計以憂勞而成此疾陛下所謂宗廟社稷計而憂且勞者得非皇嗣未立乎是時中外皇皇莫知所為而陛下方且宗廟社稷計為念

是陛下之計慮至深且明也今陛下既已平復御殿聽政願推向者之言而終行之行之之術非明則不審非果則不決惟審與決而宗廟社稷之計定矣今祖宗後裔蕃衍盛大信厚篤實伏惟陛下拔其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下之心異時誕育聖嗣復遺選邸則真宗皇帝時故事是也初周王既薨真宗皇帝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太祖皇帝捨其子而立太宗皇帝者天下之大公也宗廟社稷之至計也伏惟陛下觀太祖皇帝大公之心考真宗皇帝時故事斷於聖心以幸天下不勝大願臣考之於昔參之於今謀之於心書之於疏疏成而累月不上者大懼無益於事死今之世以

皇朝通鑑卷五十一

四

累陛下之明伏惟赦臣萬死之罪審之決之以定宗廟社稷之至計非獨臣蒙更生之賜乃天下之人之心也

五月三日入范鎮奏疏並不載於實錄蓋實錄鎮所修不欲自表見爾今悉以月日追載周王薨真宗養宗室

子當考

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可亦豈得中報也六月己未殿中侍御史趙抃上疏曰向者伏覲陛下聖體偶小違豫中外之心莫不動搖賴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明之垂祐四海蒙福宸躬寢康然猶上有謫

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於再三其或者豈非以陛下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繫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戒陛下意欲陛下深思遠圖亞有所為而然也權宜也機會也此其時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為戲韓愈亦云前定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且亂臣不勝大願願陛下思所以答謫見妖星之警戒思所以固三聖百載之基業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惑思所以破姦雄除賊之窺覷斷宸衷發天意擇用宗室賢善于弟武教育官闈武封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道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有是二者惟陛下示天下之至公而裁擇焉伏乞陛下春

皇朝通鑑卷五十一

五

秋當歲福壽延洪一旦皇子履誕小陽正位儲或事體何損權宜方今施為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之勢為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臣職在言責計無家口為戴陛下之恩極泰山之重願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毫有補於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 庚午殿中丞集賢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多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務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愚臣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陛下自首春以來聖體小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恟恟然憂懼若蹈

冰炭間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訛言以相警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何所不慮也陛下何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未安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可乎當誼之時漢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為太子中外人安公私富益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日當何如哉陛下好學多聞且以前古之事實之治亂安危之機何嘗不由繼嗣哉蓋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愛身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賤賤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六

而不顧鼎鑊之罪也今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者猶不可信疎者庸足恃乎竊惟陛下天性純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動身苦體以奉承之況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措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謹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之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

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深念祖宗艱難之業斷自聖志昭然勿疑遠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僕未敢然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天地神祇宗廟社稷實賴陛下明聖之德況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蓋以魯國有難則身必危矣況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之典再之府非比於漆室之女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以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不勝憤懣之誠上在位久國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二

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聞而繼之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 己卯以都城大水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伏見天下以水災奏者日有十數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謂水不潤下也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祀天地神祇肅祇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於號令必順天時非逆天時非廢祭祀非不禱祀也然而上天出此變者既諭陛下以簡宗廟也宗廟以承承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貳以重宗廟也陛下即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

以政繫天下人心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
決政所謂簡宗廟也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深念宗
廟之重必有副貳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以塞天變

鎮以五月三月初上疏此云兩月餘則當在七月十日
庚寅未謝晴前或兩月餘字誤更詳之

七月文彥博等共議建儲未嘗與西府謀也樞密使王德
用聞之合掌加額曰置此一尊菩薩何地或以告翰林學
士歐陽修修曰老銜官何所知於是上疏略曰自古人君
必有儲副所以承宗廟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
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僚多以此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為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
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
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
羅列於朝者甚眾然其為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
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在至今則儲官之
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
云爾且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
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副所以安人
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副則人主安有
儲副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
儲副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為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

子則不敢專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為人後者皆被恩澤所
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
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羣
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
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養子如後唐明宗尤
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
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臣欲以汝為太子我將歸
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文帝立太子之後享
國長久為漢太宗是則何害為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
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覲陷於大禍後唐遂亂此
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僚所請但欲擇宗室為皇子爾未即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以為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古今必謂此事國
家之大口當謹審而不可輕發所以遲遲爾非惡人言而
不欲為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
首以來陛下服藥大臣侍於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
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
祈填咽道路務於至誠不不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
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為陛下慮也今之所請天下
臣民以為為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
言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
於左右然後羣臣奉表章為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末
之盛為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

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疏凡再上皆留中不出

韓琦舊傳云歐陽脩因水災再上疏皆留中脩傳亦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脩傳乃於作樞副後載之誤也脩奏議自有日月王德用事據江氏雜志誤云富范益誤以文為范也今改之

知制誥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廟必有主陛下在位三十五年而嗣續未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不然何以陛下無大過朝廷無甚失輒降如此之災異在禮太宗無嗣則擇天子之賢者漢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成之於哀帝孝和之於安帝皆兄弟之子也若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以近親言之則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侯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願優其禮數使不與他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臣願陛下勿聽陰邪巧說以誤大事使萬一倉卒之際柄有所歸致宗廟社稷不血食書之史冊為後世嘆憤臣不願陛下以聖明之質當危亡之比也臣恐此事不宜優游願速以時裁定定之不速必有姦人陰賊其間然亦不獨為陛下之過輔弼之臣未聞力爭致宗祀無本鬱結羣望感召冷氣毒流天下所宜深罪推之咎罰無大於此殿中侍御史呂景初亦言此陰盛陽微之戒也商周

之或並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為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故本支強盛有磐石之安則或雄不敢內窺而天下有所繫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

安侍膳於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典郡為夾輔之勢八月司馬光又上疏其略曰以臣之愚念當今甚大而急者未有過於本根未建衆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彼三者謂河患皆由逆寇是舍其肺腑而救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

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尚何益也況復細於彼三事哉今陛下聖體雖安而四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一有出於意外之事可不過為之防哉 癸丑范鎮又上言略曰陛下即位三十五年以納諫為德以畏天為心至於小小議論未嘗不虛懷開納今及宗廟社稷之計乃拒諫而不用違天而不戒乎臣職當言不敢愛死默默負陛下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何者陛下素有納諫之美因臣奏疏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更不敢奉朝請謹闕門以待萬死之罪 乙卯鎮又言臣前六奏宗廟社稷之計四奏進八兩奏奉聖旨送中書陛下不以臣章留中而今送中書者是欲使中書奉行也臣兩至中書遞相設辭以拒臣以此觀之臣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

為也為大臣而不欲為宗廟社稷計非所謂大臣也臣竊
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
也今星變主兵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且不保其為
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
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
庚申起居舍人直秘閣同知諫院范鎮為戶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曰陛下以臣言為非即當
加臣萬死之罪以臣為是豈可不先宗廟社稷計而遽為
臣轉官遷職也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其略曰自古
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
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未聞人主以為諱也及唐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十一

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獻言言則刑戮
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強則茂基壯則安
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
之務無此為大然而各畏忤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
犬馬之軀為陛下言之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
百年其間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艾夷僭
亂一統天下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
自上世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
尺帛未嘗不嚴固局鑰擇人而守之況國家社稷明闇茂之
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手陛下何
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

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則思之卧則夢
之感嘆涕泗而不能已也 范鎮又以書達執政曰諸公
視今日之事與前日為孰難必曰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
日不難於今日乎以為他日易而可為則今日不為難也
以為今日難而不可為則他日不為易也此所謂難易有
機而不可以忽也事早則濟緩則不及先聖賢所以貴於
及機會也諸公謂姦言已入今日不可弭他日可以弭乎
先是執政諭鎮以上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間言已
入為之甚難故鎮書及之 十一月辛巳范鎮入對垂拱
殿言臣待罪中蒙恩除知雜御史七降聖旨趣臣赴臺臣
雖甚愚知陛下必以臣言為是然久而不決者竊恐左右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十一

近習以為陛下已安不用為此以惑陛下是佞邪無識之
人不可不察古人所謂小人愛人以姑息者正為此輩臣
愚謂陛下既安尤當為之以答天意天意報況必蒙子孫
無疆之慶此天人相與之際必然之理願陛下黜小人姑
息之淺見察臣至言則大臣不敢畏避必能輔佐陛下以
為宗廟之計臣前後上章凡十九次竊慮留中大臣不盡
得見今錄進呈乞付中書樞密大臣同共參詳有異議者
乞令與臣廷辯謂臣不然即乞明加臣罪不加臣罪即乞
解臣言責臣之至情盡在於此鎮待罪幾百日鬚髮為白
至泣以請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
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 己丑新除戶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嘉祐二年二月己巳右正言吳及上疏曰帝王之治必
 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
 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
 宇之廣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繫心宗社之憂無大於此
 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
 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
 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為後使
 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宮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
 異其恩禮復令歸即於理無嫌於義為順弭覬覦之心屬
 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 二月己卯起居舍人集賢

殿修撰同儕起居注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
 嘗不以儲副為言冀上心感動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請之
 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六月庚戌龍圖閣
 直學士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包拯為右諫議大夫權御
 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
 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
 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願采
 詩人盤維之美固天下根本之地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
 非才備位所以乞預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陛下問
 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逸厚福者惟
 陛下裁察帝喜曰徐當議之 四年十一月庚子汝南郡

王允讓堯帝臨奠詔特屏柩於殿以示親厚時恤加等
 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贈漢王諡安懿命龍圖閣直
 學士向傳武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奠 六年閏八月丁
 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日曾三上章乞陛下早定繼
 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跡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
 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以國家
 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
 浼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菹醢伏
 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則斷自聖志早
 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羣臣百姓並受其福
 惟在陛下下一言而已光既曰劉子復面請之上時問點不

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沈思良久曰得非欲選
 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無人敢及爾光曰臣言
 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
 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
 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宰相問光今日復何言光默
 計此大事不可不使韓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
 宗廟社稷大計也琦諭意不復言 九月司馬光復奏臣
 前乞檢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
 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
 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
 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

入將左右之人有所問沮焚或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遠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眾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繫遠近之心它日皇子生復使之退居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歿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公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久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

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詔賜錢十萬

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仰藥死當考

十月壬辰起復前左衛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

按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並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議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墓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表文不存此本不知何時也誨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之孫僅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長編撮取附見九月末今此獨不載

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啟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所議當出聖擇上曰宮中常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名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啟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獨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

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 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既許之會疾愈寢其養既而言者相繼范鎮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急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於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欲以此感動上意乘間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太祖為天下長慮流福至今況宗子入繼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十八

則陛下真有子矣或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踰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也於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實猶固辭也

韓琦新舊傳云包拯范鎮交章論述每輒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二月召為開封府極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蓋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稱呂誨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先自納於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略加刪潤以俟考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穉為宗正寺

詳請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廡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茲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宗實表四上乃從其請 七年正月辛未復命宗實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濮安懿王服除故也 三月癸丑大宗正寺言右屯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告詔不許 七月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躬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栗栗惴惴無所寄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十九

命日望上穹蒼命降生聖嗣內承九廟祀享之重外安四海億兆之心天賦英期未如民志朝廷百執事州郡之吏下至韋布草萊之士抗章交疏引今古陳災異請擇宗室親賢早建儲嗣危言切論感動人聽者百數夫為是議者豈皆懷不忠孝為姦利托附之人哉蓋發於至誠為宗廟社稷無窮大計他日四海生靈死亡之命豫求安全深思遠慮而言也陛下納諫從善博傳古今治亂之要知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道在乎順民欲而安眾心也故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宗正寺上以先後天心導迎景貺而俟與子之祥次以尊崇宗廟欽重祭享而脩主鬯之職下以順悅人情表灼聖意而示彊

宗之勢中外聞之或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他日聖嗣降育則稍違其秩使還本即進退之命無傷國體莫不稱慶陛下有克之至仁舜之大孝漢文之恭儉以睿謀英斷非近代中庸之主所可企及厥後稍稍寢閣稽緩四方觀聽豈無憂疑或罪宗實以為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違何必過為辭讓或者流言云事由宮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且婦人近幸不識國家大計苟務一時慰悅陛下而不知反沮壞美政踰隔英斷為害甚大也風聞宗實自有此命而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獨百世之後使人嘆息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最雄之人得以窺伺間隙矣自古天下禍亂之始未始不由繼嗣不立付屬之心不豫定而遂至後世爭奪危亡使天下赤子糜爛塗地而受弊者也況數歲以來災異頻數不可勝紀今春徐陳許蔡迨京畿之民訛言相傳掘土而食近又龍關於南京之舊驛盛夏火王金當消伏太白芒角盛大凌犯熒惑又太白經天與歲星晝見天地人事皆見變異其占為兵為山為人心不安此甚可懼太史必有以其術為陛下言之者陛下於此時豈可尚復優游持養聖斷不早恐懼脩省急蒼天戒哉夫天下者聖祖神

宗天下傳至陛下當思先帝付託之重使宗廟社稷生民有所依賴天下忠臣節士有所取正無令漢成帝獨有美名也前日未命宗實人人上言早建儲副今日乃無一人敢言者非今日之人不忠也蓋前日未有主名泛為公言而陛下不疑也今日補一宗正官雖非繼嗣似有主名而陛下猶豫遲疑自冬徂秋十月矣中外之人無貴賤賢愚人人自顧私計懼陛下見疑獲罪不敢出一言但日聽朝廷所為以小治亂而已臣職為諫官儻又不言則誰為陛下言者故臣區區憂國之心顛沛傍徨而不能自己也陶因請對言宮嬪宦官有以上惑聖聰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上問陶欲別與一名日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一

與執政大臣議之上曰當別與一名日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為皇子之議 八月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告勅上謂韓琦曰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者召之稱疾不出琦與歐陽修等言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勅付閤門得以不受今立為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先聽宗實辭所除官上曰勿更為他名便可立為皇子明堂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昇至帝面諭之昇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斯可

矣昇遂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退輔臣未至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 丁丑琦召翰林學士王珪令草詔珪疑為成寅請對言此大事也後不可悔外議皆云執政大臣強陛下為此若不自陛下則禍亂之萌未可知也上指心曰此決自朕懷非由大臣之言也不如此衆心不安卿何疑焉乃再拜殿上曰陛下能獨斷宗廟社稷計此天下之福也退而草詔以進 己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茲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迎宗執諫退久不受命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十一

朕默嘉之朕蒙先帝遺德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宗廟也其以為皇子 辛巳上悉召宗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詔入內侍省皇城司即內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暉 八月辛卯司封郎中李象為皇子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為皇子位說書受江南人進奉也 壬辰詔以皇城司解字為皇子位仍命入內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內上既下已卯詔書皇子猶堅卧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背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過於人遠矣

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上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本宮族屬敷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論旨彼必不敢違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 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寺從古沂州防禦使魏國公宗鄂敷勸皇子仍與潤王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 己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留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為人臣子豈得堅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一

十一

拒君父之召而終不受耶我非不能與衆人執汝強置汝於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於惡名爾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之筆也每一表餉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為謝俟得請於朝方得厚謝爾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卧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卧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避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太尉事兩宮以父母中外所聞主上為萬世計而立為子矣今固辭不拜假如得請歸藩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不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

外間之相賀 甲辰皇子見上於清居殿自是日再朝於
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
使進封鉅鹿郡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一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仁宗皇帝

李璋尚福康公主

慶祿七年五月丙子東頭供奉官李璋為左衛將軍騎馬
都尉選尚福康公主也璋用和次子上追念章懿太后不
已願無以厚其家為使長主降焉 嘉祐二年六月丙寅
進封福康公主為充國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戊
辰淑妃苗氏為賢妃充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
是命國朝公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多不行禮只以給
告進內於是翰林學士胡宿言充國公主議行冊禮然於
事體頗有未便前未有此禮祖宗以來公主長主未有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二

者昔漢明帝封皇子悉半諸國明德馬皇后曰諸子食數
縣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敢與先帝子等也唐正觀中太
宗長樂公主將出降帝令有司資送倍於永樂公主魏徵
曰不可引漢明帝之言為對且曰天子姊妹稱長公主加
長字示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太宗然
其言入告長孫皇后遣使賜徵金帛陛下即位以來屢曾
進封楚國魏國二大長公主亦不曾行禮今施於充國公
主是與大長公主相踰越魚以貴主之故賢妃亦蒙殊典
自昔令進給告若不行冊禮是母子之間一行一不行禮
意尤不相稱書於史冊後世將有譏議必謂陛下偏於近
情虧聖德之美臣願陛下採漢明之言開文皇之聽遵祖

宗舊典如國朝公主曾行此禮行之且無嫌如其不曾則宜且罷臣以陛下好忠諫納至言臣職在論思不敢緘默不從 七月丁丑特贈賢妃三代為東宮三少官 乙未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夫家採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廟卜而獲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吉不待問名而卜之若納成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義也欲竣公主降日令李瑋主婚之人具合用鴈帛玉馬等陳於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受之其馬不入從之 丁酉充國公主受冊百官拜表稱賀 八月戊申充國公主出降 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燕於禁中 五年九月庚子降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為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公主意公主夜開皇城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劾故有是命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三十斤留京師 吳及傳云及為諫官論入內都知任守忠陵驃駙馬都尉李瑋及內降當考陵驃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閤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啟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郵彈拒闕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

明日賞郵彈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查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真偽執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中禁略無機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以為言皆不報 十月庚申充國公主宅都監入內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並遠小處監當入位祇候梁懷吉配西京灑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別選內臣四十以上三班等院使臣五十以上無私罪者二人在宅勾當內臣年十五以下二人入位祇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遂之因省員更制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三

七年二月癸卯梁懷吉又勒歸前省不知何時復召入也 六年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奉詔舉官為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崇宗慶等當時得與禁近往還臣輒援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見賓客以聞 七年二月癸卯詔充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宅勾當內臣梁懷吉勒歸前省諸色祇應人皆散遣之瑋貌陋性樸公主常庸奴視之韓氏復相離間公主常與懷吉飲楊氏窺之公主怒毆楊氏夜開禁門訴於帝所言者皆咎公主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恚懟欲自盡或

縱火欲焚第以邀上必召懷吉等還上不得已亦為召之
諫官楊政司馬光龔鼎臣等皆力諫上弗聽光又言太宗
時姚坦為究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
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
疾爾太宗怒曰壬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
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
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
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然公主意終惡璋不肯復入中
門狀若狂易欲自盡者數矣苗賢妃與俞允儀謀使內臣
王務滋管勾駙馬宅以伺璋過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
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請以卮酒了之苗俞白上上不

通鑑長編卷五十二

答頂之上與皇后同坐苗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
皇后故璋得尚主今奈何欲為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
后言是也務滋謀訖不行尋有是命
此據司馬氏記聞及奏議懷吉先配西京灑掃班在五
月十日庚申其復召不得時月
三月壬子究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察使李璋為
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璋兄璋上言璋
過職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上將許之司馬光又言陛
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尚主欲以申固姻戚常貴
其家今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
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

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璋璋既蒙斥公主亦
不得無罪上感悟遂并責公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黃
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貴亦不必為主婚也

此據司馬光記聞云

十一月乙巳進封沂國公主為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
衛州李璋改安州觀察使復為駙馬都尉熙寧八年二月
丙寅濟州防禦使李璋復為彭信軍留後駙馬都尉璋以
莊孝大長公主薨故請至是復之

文彥博叱史志聰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受朝前一日大雪至
壓宮架折上在禁處跪禱於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既捲

通鑑長編卷五十二

簾上暴感風眩冠冕敬側左右復下簾或以指扶上口出
涎乃小愈復捲簾趣行禮而罷 戊午宴契丹使者於紫
宸殿宰相文彥博捧觴詣御榻上壽上顧曰不樂耶彥博
知上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宴 己未契丹使者入
辟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上疾呼曰趣召使者升殿
朕幾不相見語言無次左右知上疾作遽扶入禁中彥博
以上旨諭契丹使者云昨夕宮中飲酒稍多今不能親臨
宴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竣於殿閣久
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
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嚴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
得疾繫宗社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閣豈可不令宰相知

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少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引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愿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聰曰汝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 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官人扶持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且為天子賜赦消災彥博等始議降赦茂則內侍也上素不之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謗語爾何遽如是汝若死使宮中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者惟十閤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一六

宮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二府謀以上躬不寧欲留宿禁中而無名 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帳宿於殿中西廡史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留宿殿中者彥博曰今日何論故事也 近臣禱於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於岳瀆諸祠 壬戌上疾小間暫出御崇政殿以安衆心 癸亥賜在京諸軍特支錢兩府求詣寢殿見上史志聰不之口富弼責之曰宰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違是日兩府始入福寧殿臥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蠲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上神思浸清寧然終不語

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辛未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 壬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第者各宿於其府 二月甲午詔兩制以上日問候於內東門餘皆罷之 甲辰御延和殿帝康復 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壬申以聖體康復命宰臣謝天地社稷宗廟寺觀諸祠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

英宗即位

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庚申皇城使端州刺史入內副都知石全育管勾皇子位 十月乙亥皇子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十一月戊辰皇子徙入位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同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二

一三

門定皇子齊州防禦使立班請於皇親本班之前別為一班閣門祇候在使相之下從之是歲冬至皇子由內東門入賀時與駙馬都尉李璋同幕次中使以官先入璋璋曰內朝以親皇子天下本不最先中使復入奏乃先皇子 此據政和會要

八年二月癸未帝不豫 甲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三月乙丑以聖體康復宰相臣僚詣東上閣門拜表稱賀辛未晦上暴崩於福寧殿是日上飲食起居尚平寧甲夜忽起索藥甚急且召皇后皇后至上指心不能言召醫官診視投藥灼艾已無及丙夜遂崩左右欲開宮門召輔臣皇后曰此際宮門豈可夜開且密諭輔臣

明入禁中又取粥於御厨醫官既出復召入使入禁中守之 四月壬申朔輔臣入至寢殿后定議召皇子入告以上晏駕使嗣立皇子驚曰某不敢為某不敢為因反走輔臣共執之或解其髮或被御服召殿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侯及宗室刺史以上至殿前諭旨又召翰林學士王珪草遺制珪皇懼不知所為翰琦謂珪曰大行在位凡幾年珪悟乃下筆至日昧百官皆集猶吉服但解金帶及所佩魚自垂拱殿門外哭而入班福寧殿前哭止韓琦宣遺制英宗即皇帝位見百官於東楹百官再拜復位哭乃出帝欲亮陰三年命韓琦攝冢宰輔臣皆言不可乃止 蔡氏直筆云仁宗暴崩慈聖光獻皇后秘不發喪密召

通鑑卷五十二

八

英宗又禁中降內批宣大臣明日却問候曉開內東門乃啟垂拱殿後門宣上旨令大臣升垂拱殿入宰相韓琦而下至福寧殿下再拜升階扣簾欲進內侍言皇后在此琦却立后發哭曰天下不幸夜來官家忽然上僊大臣發哭后曰怎奈何相公官家無子琦曰皇后不可出此言皇子在東宮何不便宣入后曰只是宗室立了他後莫有人爭琦曰更何可議擬后乃曰皇子已在此方命捲簾時英宗已即位了琦退謂同列曰適來敢亂發一言耶於是宣珪草遺制殿帥郝質戒殿前班兵曰今入殿候見吾山呼拜時汝輩方得山呼質扣殿陛曰宰相欲上殿看官家琦東后后許之時英宗散髮被面

覆以帽子質徐播笏拂開髮密觀之降殿山呼拜殿前班亦山呼拜時朝論稱有如此宰相殿帥天下豈不晏然按司馬氏日記則英宗在外翼日召入韓琦家傳亦云遣中使扶侍皇子須臾皇子到與日記略同如直筆所載琦對后語若果有之家傳必不肯遺恐出於傳聞未可信也又此時殿帥乃李璋而郝質實為馬軍帥直筆蓋誤今不並取邵氏見聞錄亦云仁宗大漸之夕光獻即召英宗入翌日大臣方入英宗即位與蔡氏直筆同然實錄本紀皆云輔臣至福寧殿皇后傳遺旨命皇子即位不云先召入也實錄曹太后傳獨云先召皇子入翼日乃召輔臣更須考詳

通鑑卷五十二

九

癸酉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進官一等服緋紫及十五年者與改服色優贖諸軍如乾興故事所費無慮一千一百萬貫足兩在京費四百萬 乙亥羣臣表請聽政不從詔天下官名地名人名姓名與御名同者改之改名部署曰總管 己亥立京兆郡君高氏為皇后北作坊使遵甫之女遵甫繼勳之子也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禁中仁宗嘗謂太后必以相配太后許諾既長出宮慶曆七年歸於濮邸封京兆郡王於是正位 己酉追贈皇后三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英宗皇帝

講筵 神宗附

嘉祐八年七月英宗即位先是十月輔臣請如乾興故事
隻日召侍臣講讀上曰當俟祔廟畢擇日開經筵尋有詔
直須來春司馬光以為學者帝王首務不宜用寒暑廢上
納其言 十二月己巳始御延英閣召侍讀侍講講論語
讀史記呂公著講學而時習之曰說命王人求多聞時惟
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然則人君之學當觀自古聖賢之
君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用心以求治天下國家之要道
非若博士諸生治章句解訓詁而已又講有朋自遠方來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二

不亦樂乎公著言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朋友講習然士
之學者以得朋為難故有朋自遠方來則以為樂至於王
人之學則力可以致當世之賢者使之日夕燕見講勸於
左右之賢為未足於是乎訪諸巖穴求諸滯淹則懷道抱
德之士皆不遠千里而至此天子之友朋自遠方來者也
其樂亦大矣又講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公著言在
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未有見知於下者
也故古之人君令有未孚人心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
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也劉敞
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因陳說曰舜至側微也堯越四
岳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其孝友之

德光於上下何謂孝友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辭氣明
暢上疎然改容知其以諷諫也左右屬聽者皆動色即日
傳其語於外既退王珪謂敞曰公直言至此乎太后聞之
亦大喜 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御延英閣上諭內侍任
守忠曰方日永講讀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
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母拜後遂
以為常上自即位感疾至是猶未全安多不喜進藥呂公
著講論語子之所慎齋戰疾因言有天下者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其於齋戒祭祀必致誠盡恭不可不謹古之人君
一怒則伏尸流血故於興師動眾不可不謹至於人之疾
病常在起居飲食之間眾人所忽聖人所謹況於人君任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三

大守重固當節嗜欲遠聲色近醫藥為宗社自愛不可不
謹上納其言為之俛首動容後因輔臣奏事語及公著歐
陽修曰公著為人恬靜而有文上曰比於經筵講解甚善
九月丁卯初有詔以是日開延英閣至重陽節當罷呂
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
於端午及冬至以後盛暑盛寒之際權罷數月今陛下始
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
筵從之 二年冬十月庚寅天章閣待制呂公著司馬光
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寅司馬光言臣以駕朽得
侍勸講竊見陛下天性好學孜孜不倦然於經席之中未
嘗發言有所詢問臣愚意陛下欲護羣臣之短恐於應對

之際倉卒失據不能開陳稠人之中受其覬覦此誠聖心
仁恕之極羣臣捐軀無以報塞然臣聞易曰君子學以聚
之問以辨之論語曰疑思問中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
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以此言之學非問辨無由
發明今陛下皆默而識之不加詢訪雖為臣等疎淺之幸
竊恐無以宣暢經旨裨助聖性伏望陛下自今講筵或有
臣等講解未盡之處乞賜詰問或慮一時記憶不能備者
許令退歸討論次日別具劄子敷奏庶幾可以輔稽古之
志成日新之益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 四月壬申
同知諫院口口請開經筵且講喪禮詔俟祈廟畢取旨
丙戌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講 九月癸卯右諫議大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三

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光辭呂公
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論光曰適得卿奏換卿禁林得兼勸
講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
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筵英之席得卿朝夕討
論敷陳治道以箴遠闕故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
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告勅直付閣門
趣光等令受 十月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 熙寧
元年二月庚申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
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縱事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
乃能如是乎光對曰秦儀為縱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
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朕聞卿進

讀終日忘倦光曰臣空疎無取陛下每過形共飾不勝惶
懼 四月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
講王安石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以後講者
始立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使立而講者當賜
坐乞付禮官考議詔禮院詳定以聞後判太常寺韓維刁
約同知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
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來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
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禮則加異太祖開寶
中李穆王昭素口口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端
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坐因召學官李覺講說
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堂太宗為之降輦令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二

四

有司張帝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
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義為未安
臣等以為宜如天禧舊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判太
常寺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
言竊謂侍從之官見於天子者賜之坐有所顧問猶當避
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為宜若
謂傳道近為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為
師之實豈可專席安坐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
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本意輕重可知矣今若侍講輒
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
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

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為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侍侍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與坐講仁宗尚幼板案以聽之與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為是及公著等奏請眾議不同上以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講禮記自今今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是非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皆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它經故有是詔 丙午上問講讀官富民之術司馬光言方今之患在於朝廷務名不務其實求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三

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縣令最為親民欲知縣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轉運使陛下但能擇轉運使使轉運使按知州使知州按知縣何憂民不富也 二年二月甲寅初開講筵 己巳召御史中丞呂公著來旦赴講筵 十一月庚辰御過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為相一遵何故規因言參以無事鎮海內得持盈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疆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

矣故當急於得人緩於立法也 壬午御過英閣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咎單遂訓伊尹相湯立典刑以傳後世及其歿也咎單懼沃丁廢而不用於是訓其事以告之與曹參遵蕭何之法其文則似其實則非也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節國典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二載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法者則刑罰世重世輕是也有數十世而改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有雖百世不變者尊尊親親貴貴長長尊賢使能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為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六

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為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章帝除誹謗詆言除秘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固此規規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看詳中書條例故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則當從之若光為非則陛下亦當播告之修不置厥指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光曰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周禮所謂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舊

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歲首四時之首月屬民而讀邦法也天子恐堵侯變禮易樂壞亂舊政故五載一巡狩以考察之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非非一世一變也且臣所謂率由舊章非謂坐視舊法之弊而不變也臣承乏經筵惟知講讀經史有聖賢事業可以裨益聖德者臣則委曲發明之以助萬分本實無意譏惠卿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陳得失如割置條例司之類皆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三

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也至於言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辭上曰相共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進讀通鑑畢降階將退上命還坐墩於閣內御坐前皆命就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洵洵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其不便者果何事也光曰朝廷散青苗錢甚事非便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所以利民也光曰昔太祖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衆命和糴糧艸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斛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不以為病其後人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三

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為膏盲之疾朝廷雖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為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為至論光曰此等細事皆有司之職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乃陛下職爾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惟司之牧者此也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三年四月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滅絕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三

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為護安得不黜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眾論也 司馬光讀資治通鑑張釋之論番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主苟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則邦國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坐光所為論專指惠卿也 七年四月王安石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安石既出呂惠卿欲引安石親暱置之左右薦朱明之為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為誰惠卿以季長對上即

四四三

召季長與惠卿弟升卿同為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目季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季長辭屢屈上問從誰此義對曰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季長雖黨附安石而嘗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為以為必累安石雱等亦惡之故不甚得進用 元豐元年三月壬午侍讀呂公著讀後漢書畢上留公著極論治體至三皇無為之道釋老虛寂之理公著問上曰此道高遠堯舜能知之乎上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之然當以知人安民為難此所以為堯舜也上又論前世帝王曰漢高帝武帝有雄材大畧高祖稱吾不如蕭何吾不如韓信至張良獨曰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九

吾不如子房蓋以子房道高尊之故不名公著誠如聖諭上又曰武帝雖以汲黯為慙然不冠則不見後雖得罪猶以二千石祿終其身公著曰武帝之於汲黯僅能不殺耳上又論唐太宗公著曰太宗所以能成王業者以其能屈已從諫上臨御日久羣臣畏上威嚴莫能進規至是聞公著言竦然敬納之 丁亥御通英閣講官黃履進周禮八柄上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而八柄非太宰所得與何也履曰八柄以馭羣臣馭者主道也故非太宰所與上曰善 八月丁卯黃履講宰夫之職正歲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上曰或言詔王廢置或言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或言以告而誅之或言以告於上何也履對曰詔冢

宰而已以告而誅之以告於上者或詔王包王及官長皆不得專也上曰或三年或終歲則書能否告之以為廢置此獨於正歲何也豈非舊歲之所考書以告乎履曰然 六年四月壬申御通英閣蔡卞講周禮至司市上謂卞曰先王建官治市獨如此其詳何也卞對曰先王建國面朝而後市朝以治君子市以治小人不可略也上曰市眾之所聚詳於治眾故也

編修通鑑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難以衛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二

周漢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備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竊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它書凡闕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辨徒有其志而無功頃臣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為名其書上下貫穿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縣令廣西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為眾所推欲望持差二人與臣同修庶使早得成書不至疎略

詔從之而令按所進書八卷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園子監直講劉放代之恕均州人君錫良規之子也放敬之弟也 四年正月丁巳神宗即位 十月詔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詔五日一直修資治通鑑故也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上親製序面賜光賜名資治通鑑令候書成日寫入又賜類印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賜舊書不在此時今從帝學并書之新紀書賜翰林學士司馬光資治通鑑序此固當時書也

熙寧元年二月丙辰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論蘇秦張儀事詳見講筵 三年六月戊寅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試校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三

十一

書郎前知瀧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祖禹鎮從孫也 元豐元年十月己未詔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乞子康充編修資治通鑑所檢閱文字從之 二年二月壬子司馬光言同編修資治通鑑范祖禹已改京官罷任乞留在局編修從之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賜銀絹衣帶馬奉議郎范祖禹為秘書省正字並以修資治通鑑書成也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光乞以劉恕趙君錫同修君錫不赴劉放代之放在局五年通判泰州范祖禹代之每修一史畢上之至是上五代紀三十卷總二百九十四卷

目錄考異各三十卷時放出監衡州鹽酒務而恕已前卒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 八年四月丁丑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知陳州 己丑承事郎司馬康為秘書省正字以康與修資治通鑑故也 元祐元年三月丁丑宰臣司馬光言校書郎黃庭堅好學有文即日在本省別無職事欲望特差與范祖禹及男康同校定資治通鑑從之 七月辛酉先是秘書少監劉放等言光與故秘書丞劉恕同編修資治通鑑恕於此書功力最多比及書成編修屬官皆蒙紀錄唯恕身亡其家未嘗恩子孫並無人食祿請援黃鑑梅堯臣例除一子官於是司馬光亦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三

十二

之請詔與恕一子守郊社齋郎

撰定麻法

治平二年三月丁卯上初即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及司天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用安世馬傑判臺郎楊得言作新麻三年而成琮言崇天麻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遠更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園子監直講劉放考定是非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食參今麻之所候而易簡道遠等所學流潤不可用新書為密乃賜名明天麻詔翰林學士王珪序之琮等各遷兩官賜物有差其後明天麻亦

不可用而琮等皆奪所遷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京師地震 乙酉又震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麻不效當改麻詔司天麻官雜候星畧更造新麻

此據沈括奉元麻序八月麻成

八月乙丑詔復行崇天麻供備庫使李元亨權知司天少監周琮各奪一官秋官正周應祥周安世中官正馬傑王棟冬官正楊得言各奪兩官初司天請重造麻元亨監應祥等同知算造琮提點既成各進官琮子及姻戚皆預焉在監善麻者琮未嘗與議至是占驗頗差故並削奪 二年秋七月提舉司天監所言自今每歲造大衍宣明景福崇天明天等麻其歲若有日月交食令具著所食分數及

一

三

虧初食甚復未時刻遇交食集算造麻官於渾儀下對所差勾當御藥院官與兩判監測驗渾儀官驗分數從之 三年八月戊午詔直舍人院呂大防監司天監官詳定今年八月進行朔望有無差繆先是崇天麻以八月戊午為朔而望在十七日司天中官正周宗撰明天麻則以己未為朔而望在十六日琮言古今注麻望未有在十七日者崇天麻官舒易簡等言乾興元年麻七月注十三日望則今注十七日望不為非朝廷從易簡等說而琮爭不已故命大防詳定既而大防言易簡等所指乾興麻注十三日望乃私麻舛誤已自屈服然據諸家麻議雖有十七日為望之法但頒麻既無注十七日為望有自天聖三年後三

望在十七日皆注十六日為望盡十七日辰度已前定屬十六日夜故也今年八月朔於崇天麻本經不當進但於十六日注望可矣詔如大防議 四年二月癸酉詔司天監印賣麻日民間無得私印以息均給本監官屬後自判監已下凡六十八員皆增食錢判監月七十五官正三千見賣麻日官增食錢外更支茶湯三千時初罷司天監官監在京庫務及倉州場門而中書議增其俸故有是詔 六年六月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薄氣朔差互而崇天麻氣後天明天麻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考正及集眾官詳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監天文院渾儀亦各有舛矣若止因舊器粗為增損不免疎繆詔氣朔

三

四

令司天監指揮校定麻書人衛樸別造麻與舊時比較疎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裝造司天監別測驗以聞 八年閏四月乙未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麻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銀絹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麻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改撰明天麻行之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聽至熙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旦月食東方與麻不協乃詔麻官雜候星畧更造新麻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略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衛樸通麻法召樸至樸言崇天麻氣後天明天麻朔後天又明天麻朔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麻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閏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為疎崇天麻以熙寧元年交食視明

天爲密然但見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又以日法除得氣後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樸改造自以已學爲天口視明天麻朔減二刻麻成行之賜樸錢百千至紹聖初又改麻五月癸酉補司天監生石道爲靈臺郎道嘗言明天麻未經測驗不可用生是奪官既而月食與律不協麻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爲監生至是與修奉元麻成故有是命九年正月甲申權發遣三司使沈括言前提舉司天監嘗奏司天監測驗天象已及五年蒙差術樸算造新麻後考校司天所候星辰晷漏各差繆不可悉用其新麻爲別無天象文籍參驗止據前後麻書詳酌增

損立成法難以頒行尚慮未能究極精微乞令本院學生等用渾儀浮漏圭表測驗每日記錄候及三五年令元樸麻參較如有未盡即令審行改正已蒙施行今若測驗得此月望夜不食及逐日測驗過日月五星行度晷之類乞下司天監逐旋付術樸參較新麻改正從之先是奉元麻載今月望夜月食不驗詔問修麻推恩人姓名至此括有

此奏八年十一月壬寅初行奉天麻十年八月己丑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爲遼王生辰國信使故事使遼者冬至日與遼人交相慶是歲本朝麻先契丹一日契丹人固執其麻爲是頌曰麻家算小異則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

後各從本朝之麻可也契丹不能屈遂各以其日爲節頌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對極得宜元豐元年閏正月甲午又詔提舉司天監近校月食時分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見新麻爲密又前閏正月歲在戊子今復閏於戊午理恐亦不繆宜更不須攷究其所差講究新麻官等並罷術樸給路費錢二十千先是樸在熙寧初更造新麻至十年議者以爲占月食差故再詔樸集議至是罷之十二月辛丑朔詔提舉司天監集麻官考算大遼高麗日本國本朝奉元麻同異聞奏其後麻官趙延慶等言遼已未年氣朔與宣明麻合日本戊午年氣朔與遼麻相近高麗戊午年朔與奉元麻合其二十四氣內有七氣時刻并逐月太陽過宮日數時刻不同五年正月乙巳翰林學士王安禮言詳定渾儀官歐陽發言至道皇祐之器皆差而無據今造渾儀浮漏木樣準詔進呈及歐陽發其新器之變舊器之失臣等看詳除司天監浮漏疎繆不可用依新樣改造外至道皇祐之器及景表各有差繆欲依歐陽發條具施行從之五年六月丙寅司天監麻算天文三式三科令丞主簿並減以冬官正王賡言因減罷司天監官監倉州場門故增置三令丞主簿於職事無補故也七年十二月辛未詔許四選命官通算學者依參選入赴吏部就試合格人上等除博士中下等爲學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英宗皇帝

光獻垂簾

嘉祐八年四月先是輔臣奏事帝必詳問本末然後裁決莫不當理中外翕然皆稱明主是日晚忽得疾不知人語言失序復召已責降醫官朱道安就立里秦宗一王士倫等入侍疾 丙子尊皇后曰皇太后 丁丑羣臣三上表請聽政 戊寅詔許之既而以疾不果 己卯大斂上疾增劇號呼狂走不能成禮韓琦並投杖褰簾持上呼內人屬令加意擁護又與同列入白太后候聽政日請太后權同處分禮院奏請其日皇帝同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

中書樞密院合班起居以次奏事或時召學士亦許至小殿皇太后處分稱吾羣臣進名起居於內東門從之

韓琦投杖褰簾擁護英宗事據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國史並無此

壬午輔臣入對於柔儀殿西間皇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初議帝與太后同御東殿垂簾輔臣合班以次奏事及見上方服藥權居柔儀殿東間之西室太后居其東室輔臣既入西室候問聖體因奏軍國事太后乃獨御東殿輔臣以故事復奏於簾前 甲申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大行皇帝天性至仁羣臣之功或未足言而賞之已厚罪或不可容而罰之至輕善則善矣而小人不識大恩者

或幾於驕慢臣竊意陛下今茲繼而為政必糾之以嚴糾之以嚴誠是也然天下之涵濡大行皇帝聖澤日久一旦暴加繩檢恐駭而離心伏願殿下徐以義理教之戒之有不聽從而尤無良者然後加刑罰焉則誰敢不肅此善之善者也又曰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覘盛德臣以為凡名號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又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況后妃與國同體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況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 上自不豫以來喪皆禮官執事羣臣奉慰則垂簾不坐 乙

未大祥上始親行禮又卷簾坐受慰人心稍安 己亥羣

臣上表請臨朝聽政表三上乃許之詔禮院別擇日御正殿上疾猶未平命輔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及景靈宮寺觀又遣使二十一人禱嶽瀆名山 六月癸酉上復以疾不出是時惟兩府得入對柔儀殿退詣內東門小殿垂簾之外覆政事於皇太后如初帝自感疾即服藥餌韓琦嘗親執藥杯以進帝不盡飲而却之藥汚琦衣太后亟出御服賜琦琦不敢當太后曰相公殊不易皇子仲鍼侍側太后曰汝盍自勸之帝亦弗顧也 帝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過宦官猶少思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譏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

太后曰臣等只在外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爲縮頸流汗或謂琦曰亦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帝在宮中過失事衆頗惑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稍息

此據琦家傳及別錄但略加刪潤大意與十一月末所載略同蓋此時琦未赴昭陵彼時歸自陵下不妨兩出之

七月壬子初御紫宸殿退御垂拱殿中書樞密奏事帝自六月癸酉不御殿至是始見百官感動者久之其後復日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三

御前殿雙日御後殿惟朔望則前後殿皆不御至祔廟如故九月帝既視朝前後殿而於聽事拱默謙抑御史中丞王疇上疏曰廟社擁護陛下起居平安臨朝以時僅踰半載而未聞開發聽斷德音過塞人情缺然臣屢嘗論奏願陛下撥去疑貳自與二府講評國論明示可否而迄今言動寂寥中外未有所傳此蓋議論之臣辭淺情狹不能仰寤君聽伏望思太祖太宗艱難取天下之勞真宗仁宗憂勤守天下之力口於聽決大政以慰母后之慈母疑貳謙抑自使威德聞然不光十一月方帝疾甚時云爲多乖錯往往觸忤太后太后不能堪左右讒間者或陰有廢立之謀昭陵既復土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持一封文

書付琦琦啟之則帝所寫歌詞并宮中過失事琦即對使者焚毀令復奏曰太后每說官家心神未寧心神未寧則語言舉動不中節何足怪也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且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驕恣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也太後曰得諸君知此善矣修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後意稍和修又言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深居房閨臣等五六

通鑑卷一百六十四

四

措大爾舉動若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它日琦等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等對曰自古聖主明王不爲少矣然獨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正恐陛下事父母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

焚歌辭據韓琦家傳謂焚歌詞時琦在陵下恐不然別錄稱琦在中書今略加刪潤其他則據蘇轍龍川別志但別志云大臣有不預立皇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計既不出主名深恐必無之或當時宦官輩有此議非大臣也如家傳所載太后問昌邑王亦竟不知何人爲太后

言此今輒改為左右議問者庶不失事實別志又云歐陽修獨見帝按傳則云韓琦獨見其勸帝盡禮於太后語意略同今改為琦等云云或得其事之實也

治平元年三月司馬光言皇太后有莫大之德三陛下奉養之禮若絲毫不備天地鬼神其謂陛下為如何此不可不留聖心也又言宜詔侍從近臣每日斡一員直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其餘羣臣見及奏事者亦望細加訪問以廣聰明裨益大政他日光進對又言陛下昔在藩邸事濮王承順顏色備盡孝道凡宮中之事濮王皆委陛下幹之無不平允陛下事皇太后當一如濮王然後可視天下之政當一如宮中之事然後可光尋以言

五

五

不用懇求外補帝令宰臣宣諭曰卿所言事略皆施行且供諫職未須求去光復奏今陛下雖奉事皇太后加於往日猶未及事濮主之時承順顏色盡歡心雖省覽庶政猶未嘗訪問羣臣講治亂之切務臣雖日侍丹宸有何所益 呂誨言近日聖體平復中外均慶萬機之事未聞親決議者謂陛下避讓有所待焉果如是恐未為順當陛下遠豫之時非皇太后內輔則政無所寄大臣建策於國忠也然而陛下臨朝御前殿百官朝罷兩府大臣方至內東門是綱領柄權皆在於陛下猶未專決何所待也誨遂言於皇太后曰萬機浩繁殿下焦心勞思曾未稍休非所以燕怡福壽之本況皇帝躬親治事勤勵如此在於聖慮

應已慰安臣愚以謂東殿簾幃宜五七日一御諮詢大臣無俾曠事庶少均暇逸於朝政之道亦無所損當在沉機奮於獨斷豫宣教命誥告於朝廷外形謙讓之宜中遂優遊之樂 四月權御史中丞王疇上疏請車駕行幸以安人心於是執政及諫官相繼亦有請上曰當與太后議之韓琦以白太后太后曰上疾新愈恐未可出琦曰上意亦自謂可出矣太后曰今素仗皆未具更須琦曰此細事不難辦也乃詔有司擇日以聞 甲午祈雨於相國天清寺醴泉觀帝久不豫至是士庶歡呼相慶 戊申皇太后出手書付中書還政是日遂不復處分軍國事先是上疾稍愈自去年秋間日御前後殿視朝聽政兩府每朝入內

六

六

東門小殿覆奏太后如初太后再出還政手書大臣以白上輒留之不出上既康復無他太后復降詔書還政韓琦久欲太后罷東殿垂簾嘗一日取十餘事併以稟上上裁之決如流悉皆允當琦退與同列相賀因謂曾公亮等曰昭陵復土琦即合求退觀上體未平遷延至今上聽斷不倦如此誠天下大慶琦當於簾前先白太后請一柳郡侯公等贊成之公亮等皆曰朝廷安得無公公勿庸請也於是詣東殿覆奏上所裁決十餘事太后每事稱善同列既退韓琦獨留遂白太后如向與公亮等言太后曰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宮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且容老身先退琦即稱前代如馬鄧之賢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

能復辟誠馬鄧所不及因再拜稱賀且言臺諫亦有章疏乞太后還政未審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即厲聲命驚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屏後微見太后衣也

太后還政撤簾事據蔡氏直筆邱氏見聞錄并參取韓琦家傳及王巖叟別錄及家傳所載太后不樂還政等語皆虧損聖德且非事實今並削去直筆誤云琦告樞相文彥博亦不取

嘉祐初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詢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撤東殿簾惟弼大驚語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與弼共之

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衆弼自是怨琦益深

富弼怨琦事據司馬氏記聞邱氏聞見錄稱弼謂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恐弼無此言也

呂誨上言皇太后罷同聽政謙尊之德光輝益著在皇太后則為得之在陛下宜何如哉伏望降詔曲形謙讓至於再三感動羣情庶幾中禮誨尋又言皇太后事先帝日久稔詳治道方罷共政雖陛下至明燭理凡百官關白示未敢專之則上慰慈顏所得多矣 庚戌上始日御前後殿如故 御史中丞王疇上疏云云願詔二府大臣講求所以尊崇母后之禮若朝廷嚴奉之體與歲時朔望之儀車

服承衛之等威百司供擬之制度他時稱尊之美號外家延賞之恩典可以稱奉親之意者皆宜優異以發揚母后功烈是日詔中書樞密院參議尊崇皇太后儀範以聞

壬子詔皇太后令稱聖旨出入唯不鳴鞭他儀衛如章獻明肅太后 丙辰上皇太后宮殿名曰慈壽加宣徽北院保平節度使判鄆州曹佺同平章事初議除拜上以問宰相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以問樞密使富弼弼對如琦遂降制而太后持其制弗下上固請久之乃許

司馬光記聞載韓維說慈壽將歸政穎王謂維及孫思恭曰慈壽欲為曹佺求使相二人不應王竟使王陶達

意於政府果得之它日二人獨見維以是戒王曰今陛下已親政內外上下事體已定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它事勿預也按實錄佺制下太后猶持之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當考

壬戌以帝康復命輔臣謝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癸亥司馬光上皇太后疏曰臣在闕門之外無由知禁廷之事竊聞道路之言未詳虛實皆言近日皇帝與皇后奉事殿下恭勸之禮甚加於往時而殿下過之太嚴接之太簡或時進見殿下雖賜之坐如待陳客語言相接不過數句須臾之間已復遣去如此子母之恩如何得達婦姑之禮如何得施所以使之疑惑恐懼不敢自親者蓋以此也 臣竊惟殿

下母儀天下踰三十年柔明之譽洽於中外皇帝龍潛落
即進德修業仁聖之望光於遠邇先聖以至公大義選賢
建嗣海內之人皆謂繼統之日慈孝之風必自家刑國誠
不意閭巷之民忽有今之異論推其本原蓋由皇帝遇疾
之際宮省之內必有讒邪之人造飾語言互相間謀一則
詐效小忠以結殿下僥求祿利二則自知過失素多畏嗣
君之嚴有所不容三則欲竊弄權柄惡長君聰明使已不
得自恣是以日夜窺覘拾掇絲毫之失無不納於殿下之
耳殿下雖至聰哲不能無疑雖至仁慈不能無怒皇帝以
剛健之性屈於眾口無以自伸不能不憤悒遂使兩宮之
間介然相失久而不解流聞於外朝野之士有敢竊議其

是日

九

是非者深可惜也今天誘其衷殿下潛發慈旨卓然遠覽
舉天下之政歸之皇帝此乃宗廟之靈生民之福然臣竊
料讒邪之人心如沸湯愈不自安力謀離間彼皆自營一
身之私非為國家與殿下之計也臣願殿下鑑察其情勿
復聽納斥遠其人勿置左右召諭皇帝以向來紛紛皆此
屬所為自今以後母子之間當坦然無疑皇帝必涕泣拜
杖感激推謝然後兩宮之歡一皆如舊皇帝進見之際殿
下宜賜之溫顏留之從容往來無時勿加限絕或置酒笑
語與之歡欣相待一如家人之禮則殿下坐享孝養何樂
如之 呂誨言於太后曰臣伏覩殿下近降手書以皇帝
既安堅罷同政聖子恭孝遂成母德雖前世有還明辟之

事亦未聞恭月而成輔翊之功及形謙之美者休聲茂實
當垂光於萬世矣然聞外議以符寶未歸於上前臣有以
知非殿下之意焉何則國政猶不欲其久而復眷留符寶
哉萬一所司行遣之間稍有稽緩涉此議論無益於聖躬
亦恐前降聖旨或未孚於中外則有累全德始終之際不
可不審臣所以滙懇而言萬死無避惟祈鑒照天下幸甚
侍御史知雜事龔鼎臣上疏曰伏覩手書還政殿下優
游房闈尊安內朝人心悅舒天意調順昆蟲草木無不放
喜然自降手書今二十日矣惟御寶尚未致上前符寶之
重與神器相須久而未還益招羣論臣竊為殿下惜宜戒
職掌之吏速歸御用之寶不可緩也 閏五月戊辰宰臣

是日

十

韓琦等遷官樞密使富弼遷戶部尚書 辛未富弼具奏
辭所遷官曰陛下錄臣事先帝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
之大恩恭惟先帝無子立陛下為嗣中外皆知當時盡出
皇太后密諭料陛下自知之又竊聞陛下初立為皇子召
居禁中其時先為姦人所謀不無小惑內外之人以至陛
下舊印諸親無一人敢通信問者陛下飲食以來悉皆關
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曉夕惶恐百方為計偷送
食物之類者甚多陛下豈不省之乎洎先帝晏駕之夕中
外惶駭皇太后立陛下於倉卒中天位遂定無何兩三日
後陛下以積憂成疾天下萬務無所取東大臣列奏請太
后權同聽政此決不是皇太后本意蓋不得已從大臣之請

也陛下繞康復皇太后即日還政還居深宮此天下之人有識無識盡知皇太后始終無所負於陛下也臣自去歲六月初被召還朝充位樞府凡百幾務先於陛下處奏定指揮次至簾前關白而已並無一字可否一依先得聖旨如此者凡近一年此足以見皇太后至公之心不以尊且親有所凌壓而執生異同也臣又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為思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何如報答則可以稱副而反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況敢更望他有所報乎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胡宿吳奎曰

皇宋通鑑卷五十四

二

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為傷心必料中書亦聞其說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居以安已女此知者尤甚痛心亦未嘗聞陛下略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德恩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白幼女失所如此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還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為報臣於陛下不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小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奏入不報弼又奏曰臣願陛下奉仁宗祭祀盡恭敬之道事皇太后顏色極誠實之禮若勤勤

不已則孝德自然彰聞於外京師翕然歌詠傳達天下遂成風教陛下可不勞而治至時推恩數倍今日臣自不辭讓君臣之際兩得其宜奏至六七上乃優詔答焉弼又奏曰聖詔云鴻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子育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夕矧敢曰養之至乎臣謂天下為人父母者咸願陛下踐此說行此心蓋欲其子孫化之而盡為孝子順孫也況近在陛下左右日夕輔導傾耳凝聽尤甚於天下人之心也但聞陛下於仁宗祭祀皇太后孝養略有加於前則臣倡一為十傳於士大夫使展轉宣布於天下以慰天下為人父母者之心且以廣吾君至孝之德於外所恨近日寂無他聞與嚮時所聞者多

皇宋通鑑卷五十四

二

無小異此臣所以不得不竭盡肝膽思有補於聖明也又詔曰今既最朕以事親之道而拒君命不受豈其言之戾耶此乃視草學士不盡見臣文字始末故有相戾之語耳臣累奏勸陛下事親之道如此之切反自違君命者蓋有上口之所說云耳豈可使謂之為戾乎弼又兩奏卒不聽乃受之 八月丙辰宣政使入內都知安靜軍留守後任守忠為保信節度使蘄州安置初上為皇子令守忠宣召守忠避不肯行及上即位不豫遂交關兩宮間於是又擅取奉宸庫金珠數萬兩獻皇后因受賞賜呂誨言昨嘉祐中臣僚請立皇子先帝與太后屬意陛下屬日久守忠百端沮抑幸立幼君以遂後福賴天意不移宰臣韓琦等力

贊成之先是誣毀宗懿不孝乃其本謀也連先帝晏駕太后主持神器大臣盡力守忠何力之有陛下服藥經年守忠醜造言語交闕兩宮惟幸慈孝有所不至暨迎先帝木主下降禮院定太后出入儀式守忠堅欲用乾興之例非聖后明賢幾為守忠所誤今春揣知太后有罷同聽政之意因陳還辟之說掠功於己以奉陛下口臣自去冬以來但聞陛下孝養之闕今夏以後只聞太后慈愛之失騰謗之由又可明也然反覆語言離間宮禁者非一不出守忠朋黨眾所共知原其用情誠國之賊自先帝棄世守忠於宮禁公取財貨其數不貲近又取奉宸庫金珠數萬金兩獻於中宮不惟自邀厚賜以固恩寵其實窺伺陛下將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諛言狡計乘間而入矣司馬光又數其十罪乞斬於都市以懲姦惡帝納其言翌日遂絀守忠

文潞公私記治平元年八月諫官司馬光呂誥言入內都知任守忠交闕宮闈光又數其十罪乞斬之時富弼為樞相乞行諫官之言英宗命竄逐之弼與中書同奏事殿上宰相韓琦進曰陛下登極之時守忠亦預有勞願少寬之弼奮而前曰先帝親受陛下以大器皇太后叶贊有功陛下宜追先帝顧復之恩報太后擁佑之力而此輩乃自云某人有某功某人有勞臣不知此何等語且將置先帝與太后於何地耶上黜弼之言於是琦悚然失色却立數步邵氏見聞錄治平初英宗即位有

疾宰執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謀兩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為侍御史凡十數章請誅之英宗雖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參政歐陽公已簽參政趙鼎難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劄子向任守忠者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新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也嗚呼魏公真宰相也歐陽修云吾為魏公作畫錦堂記公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以此二書所載不同又私記毀琦特甚見聞譽琦又過今並不取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十一

丁巳司馬光言陛下即位之初奏事皇太后度恭教至太后撫愛陛下恩渥周備數日之間慈孝之譽達於中外播於遠近聞者無不相慶自聖體不安旬月之間道路之人漸有異議皆云因守忠等不樂陛下為嗣故於皇太后則言陛下與中宮之短於陛下與中宮則言皇太后之失遂使兩宮之心互相猜貳間隙一開粹難復合今陛下奮發英斷屏黜詭邪守忠等皆降逐出外中外之人不勝忭悅然臣愚竊恐皇太后尚未能盡知姦人之情與陛下所以斥去之意伏望陛下與中宮親詣皇太后閣頓首陳謝具述從來為守忠等所誤致屢有忤違太后之意今守忠等既去願與皇太后母子之恩一如舊日然後朝夕與中宮

侍養左右膳藥羞餌躬親進獻承順顏色皆如臣庶之家
母子婦姑之禮若左右之人尚有敢相離間者願陛下立
行誅竄勿復有疑如此則讒慝之人遠黜內外雍睦善氣
興行災沴消亡宗廟永安令聞長世若失此之際兩宮之
歡不能復舊則恐長無可復之期豈惟天下之人以陛
下爲非將傳於史冊取譏萬世矣 治平二年八月大雨
地涌水壞官私廬舍漂沒人民畜產 乙未詔中外臣僚
並許上實封言事司馬光上疏略曰先帝擢陛下於衆人
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
梓宮在殯已失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宮希
曾見省臣請以小論大設有閭里之民家有一妻數女及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四

二五

有十畝之田千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
人既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
則鄰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
見貶於鄉里況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此陛下所以
失人心之始也 熙寧元年三月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請
建太皇太后宮殿並以慶壽爲名 元豐二年十月乙卯
太皇太后崩於壽慶宮餘見神宗朝奉太后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英宗皇帝

濮議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韓琦等奏陛下即位以來仁施
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
禮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燕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
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
詔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
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奏
進呈故也六月初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
等相顧不敢先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五

二

即勅吏以光手藁爲案其議曰口前代之入繼者多宮車
晏駕之後援立之冊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
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
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
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
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
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淺不達古今竊以今日所以崇奉
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
極其尊榮燕國襄國太夫人仙遊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
人考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
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

帝宜稱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議者或欲稱皇伯考
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真宗以太祖為皇伯考非可加於
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書又奏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
母報及案令文與五服年月勅並云為人後者為其所後
父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即出繼之子於
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
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
省御史臺官議奏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臺
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議稱皇伯
考為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曰如聞
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

五服本末卷五

三

以聞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即率禮官上言漢宣帝
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
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
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
稱帝稱王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
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
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耶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
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於是臺官自中
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
誨言臣謹按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蓋為大宗斬還
為小宗口不二斬明於彼而判於此也又按令文與五服

年月勅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稱父母者所以別其
本正於後也在屬籍當行除附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漢宣
光武皆稱父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於今事
體略不相類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為兄
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儼稱皇
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臣竊原勅意直
欲加濮安懿王為皇考與仁廟同稱如是則尊有二上服
有二斬禮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開廣聖慮精
勤孝治不作無益以害至公既罷三省集議當別降詔旨
以王珪等議為定以前後所獻不一盡降出外辨正是非
明其有罪真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奏留中不

五服本末卷五

三

行司馬光又言臣伏見鄉者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
禮翰林學士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恭
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所以言者蓋欲奉
懿王以禮輔陛下以義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
巧飾詞說誤惑聖聽不顧先王大典蔑棄天下之公議使
宗室疎屬皆已受封贈而崇奉濮王之禮至今獨未施行
此眾所以抑鬱而未為稱愜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議
是非臣請為陛下別白言之政府言禮令文五服年月勅
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即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臣
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

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為法則可矣若為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矣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議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館修撰同知諫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五

院蔡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初議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帝雅信重抗因感悟亦泣會京師大水推原咎證在濮王議執政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罷其諫職 九月丙子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賈黯為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為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為先帝後乃阿諛取悅違背經義建兩統二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出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為請 十二月郊祀既畢侍御史知雜事呂

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國家承五代餘英文武之政二府分領然而軍國大事皆得合議今議崇奉濮安懿王此事體至大者而終不謀於樞府臣所未諭兩制及臺諫論列者半年外臣抗疏者不一而樞府大臣恬然自安如不聞知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誨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上諭誨曰羣臣慮本宮兄弟眾多將過有封爵故有此言誨即辨其不然退又言臣竊思仁宗於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其誰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四五

敢聞近日中宮與皇太后受冊內外歡慶必若恩及天倫乃為風美雖甚愚者不應獻此言欲乞宣示姓名與眾共罰誨前後既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琦請下有司議濮王典禮比再下兩制用漢宣光二帝故事欲稱皇考竊原詔旨本非陛下之意琦導諛之過也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尚在乃心已革謂天可欺致兩宮之嫌猜賈天下之怨怒謗歸於上人所不忍言者辨論半年不決琦猶遂非不為改正得謂之忠乎又曰陛下即位以來進秩疏封賞功報德不為不至而琦略無謙損益肆剛愎半歲之內兩次求罷無疾堅卧要君恩命猶曰自謂孤忠之可立豈知直道之難行果知人臣進

退之分天道盈虛之理不應形斯言於章奏也又曰方今士論沸騰人心憤鬱得不攬威柄之在手戒履霜之積微罷琦柄任黜居外藩非止為國之福亦以保琦族於始終也

濮王申陳以誨劾琦疏附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後又疏斥琦不忠者五并及穎府僚友不用正人頗與此異此據誨章奏馮潔已御史臺記亦以此為第六疏與申陳所載並同然修稱濮議半年不決則恐不當在明年且明年誨已累章彈歐陽修不應後章全不及修今來參酌附此年末更須考詳不知直道之難行自謂孤忠之可進按琦集乃甲辰冬罷相表甲辰治平元年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五

三年春正月壬午呂誨以前後十一奏乞依王珪等議早定濮安懿王追尊典禮皆不報乞免臺職不報即與侍郎史范純仁太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呂大防合奏曰豺狼當道擊逐當先姦邪在朝彈劾敢後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說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政典之所不赦人神之所共棄當屬吏議以安眾意至如宰臣韓琦初不深慮固欲飾非傳會其辭絳誤上聽以至儒臣輯議禮院講求經義甚明命言無屈自知已失曾不開陳大臣事君詎當如是公亮及繫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嘗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臣等地

居言職勢不嘿全請尚方之劍雖古人所難舉有國之刑況典章猶在伏請下修於理及正琦等之罪以謝中外且議既不一理難並立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於家臣等及修豈可俱進言不足用願從寬責上不辜陛下之任使下不廢朝廷之職業臣等之志足矣 戊辰又奏修博識古今精習文史明知師丹之議為正董宏之說為邪利誘其衷神奪其鑿廢三年不改之義志有死無貳之節仁宗虞主始附陵土未乾而遽開越禮之言欲遵衰世之迹致陛下外失四海臣庶之心內違左右卿士之議原修之罪安得而赦 癸酉又奏修備位政府不能以古先哲王致治之術開廣上意發號施令

動合人心使億兆之民鼓舞神化希意邀寵倡為邪說違禮亂法不顧大義將陷陛下於有過之地而修方揚揚得志自以為忠及乎近臣集議禮官討論遷延經時大議不決而又牽合前代衰替之世所行繆迹以飾姦言拒塞正論挾邪罔上心實不忠為臣如此豈可以參國論哉琦在惡逆非沮抑公議公亮及繫依違其間曾不辨正亦非大臣輔弼之體伏望聖慈奮然獨斷將臣等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庶分邪正以服天下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辨於上曰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為事體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

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爲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爲陛下條列而辨之又曰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平晏等以爲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之定陶共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於漢統之漸遂大非之故師丹議云定陶共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爲不可耳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所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

本謂稱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母之義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等誣朝廷以爲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又曰爲人後者既以所後爲父矣聖人又存其所生父母者非曲爲之說也蓋自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者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爲後是禮之所許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爲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爲後也亦不諱爲人後者有父母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爲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徃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

者理不可易也又曰子爲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齊衰謂之降服又爲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爲皇伯則濮安懿王爲從祖父反爲小功而濮安懿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爲義服自宗懿而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爲大功是禮之齊衰奉今反爲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爲義服於本生止服小功於宗懿兄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爲伯叔者稱之則禮典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上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即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又令上下詔謚讓不受葬號但稱親即圍立廟以示非上意且欲爲異日推崇之漸

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上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既退外間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陽修手爲詔草二道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齋實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即奏臣自去秋以來相繼論列中書不合建議加濮王非正之號不蒙開納又於近日三次彈劾歐陽修首啟邪議導諛人君及韓琦曾公亮與趙鼎等依違傳會不早辨正乞下有司議罪亦未付施行蓋由臣等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明早正典禮又不能擊去姦邪肅清朝綱遂至大議久而不決中外之人謗論洶洶若安然尸祿不自引非則上成陛下之失德下隳臣等之職業因繳納御史告勅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上以

御寶封告勅遣內侍陳守清趙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勅猶居家待罪 丁丑中書奏事上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即降勅稱準皇太后手書吾聞羣臣議稱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又降勅稱上手詔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榮為國即國立廟俾王子孫主祭祀皇太后諒茲誠懇即賜允從詔下判太常寺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蓋漢宣帝時有司奏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請史皇孫故事按曾孫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為昭帝之後是以兄孫遙繼祖統於漢家無兩考之嫌史皇孫初無爵諡有司奏請之始故且稱親其後既已立諡只稱悼園然則親字非所以為稱謂且陛下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其親字既稱為難立且義理不安伏乞寢罷不報 戊寅呂誨等又奏臣竊思前勅三省集議因皇太后手書切責大臣遂罷集議今有此命始末相戾羣情震駭重以疑惑又曰蓋首議者欲變茲事自外制中苟道深責使天下怨謗歸於人主今復貽於母后得謂之忠乎純仁又奏皇太后自

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嘗預聞外政豈當復降詔旨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嘗母后詔令於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后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為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后之詔令以行其志今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甚非人主自安之計韓琦見純仁奏謂同列曰琦與希文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姪乃忍如此相攻乎是日閣門兩以詔諭赴臺供職誨等又奏云今濮安典禮雖去殊號而首舉邪議之臣未蒙顯責中外猶以為惑臣等何敢自止 己卯又奏今濮王陪葬熙陵列子孫之序奉邑守衛皆已嚴具必別起園寢增廣制度當須改卜易其靈寢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十二

惟熙陵隔絕亦與潤王分別顧其典禮疑有未安 庚辰又奏近觀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並用哀感衰世故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議皆以為韓琦密與中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迹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 辛巳又奏若欲準漢宣故事以濮王為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為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又曰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特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跋踏未敢承命以此故也上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

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栢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寧世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懿王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呂公著言晉尚書王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當四邊當時以彪之議爲當臣愚欲乞特降旨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惟上書奏事者並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諱避庶與祖宗文廟名諱小有差別

壬午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何如琦對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爲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誨罷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待御史通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口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皆有詰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繳詞頭不肯草制及封駁勅命遂徑以勅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闕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有甚於此宜追還誨等勅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勅令百官詳議以盡人心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史知雜事司馬光言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仁宗後志意不

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也呂公著言陛下自即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何罪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臣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勅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

三月辛酉同知諫院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淄州侍御史趙瞻通判汾州瞻自契丹使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首上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上數諭留堯俞等終求去故有是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五

命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濮王稱親事云此字朕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至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改除現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今忽聞傅堯俞等二人相繼皆出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胃臆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傅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忻諉誹之語更爲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等同責且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即位之年臣已曾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臣

即與堯俞等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當兩制禮官共詳定時臣又獨爲衆人手撰奏草若治其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既蒙譴逐如臣等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有詔促光赴經筵供職光又奏臣與傅堯俞等七人同爲臺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衆人共爲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爲人非徒如是而已又使譏謗上流謂國家有所偏頗臣用是畫則忘餐夕則忘寢入則媿朝廷之士出則慙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

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御史

中丞彭思永上疏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因自求罷不許思永以去年十月爲中丞方呂誨等爭論典禮思永不應默誨等既斥逐而思永居位如故則思永雖言之必不力本傳云乞召還斥逐者六人及自求罷今且附見當考御史臺記云臺僚以濮議俱被黜思永始阿不一言營救議者醜之

壬戌屯田員外郎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爲監察御史裏行甲子都官員外郎黃照爲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昌齡及源明而尚闕

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照中選上又特批之奇爲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之奇前舉制策不入等嘗詣修感言追尊濮王爲是深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即與照並命 庚午新除監察御史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本生父稱曰親又謚曰悼哉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孝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立園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推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

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愈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詆誣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衆聽以至封還詰勅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訛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堯俞等不顧義理更相倡和既撓權而示衆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

十五

之衆不詳本末但惑傳聞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過牒告示庶知朕意四月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禘喪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乙未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讀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卞議濮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

卞本傳云上疏言外憂可以預防姦邪無狀所當深察富弼有大臣器不當在外當考

皇宋通鑑長編卷五十五

十六

六月辛卯太常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七月甲寅屯田員外郎吳申爲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上曰朕固知申遂擢用馬庠申門人也自傳卞議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與卞協故相繼並居言職八月己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崇文院檢討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濮安懿王不當稱親乃頒諱於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皆不從即稱疾求補外官家居者百餘日上遣內侍楊安道即家敦諭又數令公著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不數月復上章請出而有是命四年五月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爲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爲人後者

爲之子恐它日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故薦之熙寧三年三月因言青苗法上曰人言何至此趙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爲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養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爲礙而兩制臺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爲皇伯歐陽修笑其無理故衆怒而攻之此豈是正論司馬光爲奏議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袞服冕世世子孫南面有天下豈得復顧其私親哉如此言則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棄其父母悖理傷教孰甚於此且禮爲人後者爲

皇宋通鑑長編卷五十五

十七

之子雖士大夫亦如此豈是以得天下之故爲之子也司馬光嘗問臣臣以此告之并諭以上曾問及此事臣具如此對呂誨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臺諫言濮王事全無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雖非盡理然當時言者以爲當更追崇未已及罷稱皇亦以爲言有力當時言者雖未盡理於時事亦不爲無庸按安石初對上所言則如此不一年即深故臺諫謂安石不姦邪可乎因擬取注此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英宗皇帝

教養宗室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增置宗室學官詔曰以宗枝甚衆而誘道之方未至故命近臣舉有學行之士爲之教授傳不云乎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蓋子弟之學非尊屬勉勵則莫知勸若不率教其令尊屬司以名白大宗正司教授不職大宗正司察舉以聞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始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學教授十二員舊六員爲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口於漸久而怠廢況爲學之道尤戒中正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惰可召舍人論此意作詔戒勉之故有是詔

兩朝正史從質傳云從質字子野少篤行爲人修潔嘗割股療其兄從謹疾已而自被疾廢朝請行已儉薄歲時得祿賜博致珍異物獻御厨以萬計帝異之遣使問所欲對使者曰臣蒙國厚恩不幸嬰疾今無以將誠意故爲此耳非有所覲也帝復遣使固問之乃曰陛下過疑臣有所覲必不得已願爲臣諸位擇儒官教導子弟使不隳忠孝足矣帝嗟異之爲增教授員從口左屯衛

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口宗室無少長哭之盡哀贈定州觀察使博陵侯按質德昭孫惟忠子卒於皇祐四年八月甲午實錄有傳但載官爵遷改並不及他事不知正史何從得之割股已見天聖五年十二月庚寅獨請增教授員及從質建議今因治平元年增置宗室學官附從質傳當考

上既命增置宗室學官以謂宗室數倍於前而宗正司事亦滋多丁未復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以左龍武衛大將軍寧州防禦使宗惠爲懷州團練使領其職且降詔申警之宗惠允口子上在藩邸凡宗室人材能否皆詳知之頗賢宗惠故擢用焉謝日吉以選任之意宗惠乃即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居築室曰闡義日與學士大夫講肄其間以自倡率宗屬兩召對延和殿許條奏朝政由御藥院進入舊制大宗正司正領宗室事宗室文口中人主之內外僕使隸管勾所宗惠請悉罷之總於宗正人以為便初宗室坐序爵仍自爲賓主講官位主席之東隅於是睦親宅都講吳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爲序與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大宗正不能決因內朝出申二書上是之宗室正講席自申始申建安人也 作睦親廣親北宅於芳林園初睦親宅密州觀察使宗旦等五位廣親宅原州團練使克戒等二位言子孫衆多而所居狹隘遂命度故上清宮地爲七位以宗旦等五位爲睦親東宅克戒等二位爲廣親東

宅有司方營造而天章閣待制王愷建言取睦親四旁官私屋以廣西宅既遣戶部副使張燾等按視而上以撻勸居人頗多不許然上清所修七位無復餘地而皇族蕃衍恐後有當遷者命擇地蓋言芳林園中居宗室已多其地有餘可不起民而足遂作宅於此園徙宗旦等七位而其後有求徙者又廣宅而徙焉克戒德雍孫也 三年四月壬子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十五以上通經者大宗正以開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孫也

疑蔡襄

治平二年二月辛丑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為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上自濮邸立為皇子中外無間言既即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嘗為中書言仁宗既立皇子因追思鄂王等悲傷涕泣宦官官妾爭相熨惑而近臣中亦有異議可怪者乃一二知名人也近臣文字只在先帝卧榻上近已於燒錢爐內焚之矣中書不敢問其姓名但唯唯而退已而外人亦稍稍言蔡襄嘗有異議莫知虛實上疾既愈數問襄何如人一日因其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人材識名望過襄者亦未有歐陽修又奏襄

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起起居爾日高後即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司上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却涇原上遂督中書以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選人琦等初尚諫解上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上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上上曰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即已聞之琦曰事出露昧若虛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後來喜造謗議一人造虛衆人傳之便以為實前世以疑似之言陷害忠良者非特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為患修曰陛下以為此事固有果無上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

修曰疑似之謗不惟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偽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仍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偽撰臣乞沙汰內官奏葉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判銓才六日為楊永德所讒以差船事罷知同州亦賴仁宗保全尋知其無罪遂却留住至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偽況無迹狀陛下幸不致疑琦及公亮又各進說上曰造謗固不及它人遂命襄出守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公弼奏事畢上曰卿繼蔡襄為使襄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留事卿何以處之公弼知帝未悅襄對曰襄勤於

事未嘗有慢失恐言者安爾帝以公弼為長者

刺陝西義勇

治平元年十一月乙亥命屯田郎中徐億職方員外郎李師錫屯田員外郎錢公紀刺陝西諸州軍百姓為義勇初宰相韓琦秦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為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所以維制萬寓而威服四裔又非近世所蓄冗兵可及也唐置府兵最為近古天寶已後廢不能復因循至於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困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為弓手其後刺為保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五

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刺及諸郡一時不無小擾而終成長利詔從之樞密副使胡宿請且刺緣邊州軍上曰不若即了之韓琦意亦欲如此乃命億等往除商鞅二州不籍餘悉籍義勇凡主戶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止刺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使并副二人正都頭三人十將虞候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上閱教一月而罷又詔秦州成紀等六縣有買保毅甲承名額者三丁刺一六丁刺二九丁刺

三悉以為義勇人賜錢一千總得十五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人其後復詔秦隴儀渭涇原邠寧環慶鄜延十二州義勇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給醬菜錢三百

實錄云刺義勇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會要與實錄數同今從本志十二月別給米及錢會要及三年八月十五事本志以為是歲今從本志並附見於此

於是知諫院司馬光奏曰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敗乏少正軍遂籍陝西之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為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於沿邊戍守閭里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鬪官中既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陝西之民至今二十餘年終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復舊者皆以此也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朝廷但藉其民以充義勇不刺為正軍今議者但怪陝西獨無義勇不知陝西之民三丁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西事以來惟陝西因於科調比於景祐以前民力減耗三分之一加以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眾心已搖若更聞此詔下必大致驚擾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缺乏何為據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循覆轍之轍又奏曰昔康定慶曆之間籍陝西之民為鄉弓手始者明出勅榜云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屯戍邊境榜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地屯戍當是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兵革一旦調發

為兵自陝以西間閭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往往逃
避於外官中繫其父母妻子急如追捕鬻賣田園以充贖
賞暨刺面之後教頭利其家富百端誅剥衣糧不足以自
贖須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邊更須千里供送父母財產
日銷月縶以至於盡況其平生所習者惟桑麻耒耜至於
甲冑弩架雖日加教閱不免生疎臨敵之際不便即思退
走不惟自喪其身兼更搜動大陣自後官中知其無用遂
大加沙汰給以公據放令逐便而游惰已久不復肯服稼
穡之勞兼田產已空無所復歸皆流落凍餒不知所在長老
至今言之猶長歎出涕其為失業較然可知今朝廷雖云
所籍之民止刺手背農隙之時委州縣召集教閱止在鄉

皇宋通鑑卷五十六

里不令戍邊而民間懲往年之事必大興訛言互相驚擾
朝廷號令失信前後已多雖州縣之吏徧至民家面加曉
諭亦終不肯信逃亡避匿刑獄必繁足以動搖羣心感傷
和氣若使分毫有益於國亦無所顧此有害無益顯然明
白伏望陛下軫念生民早賜寢罷 又奏曰康定間揀差
鄉弓手時元不曾刺手後至慶歷中刺充保捷富有之家
猶得多用錢財在名壯健之人充替今一切皆刺其手則
是十餘萬無罪之人永充軍籍不得復為平民其為害民
尤甚於康定之時也 又奏曰臣比日以來熟思其事誠
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
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六

諸般色役並是上等物力人戶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
二稅之外更無大殺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
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歷之間將陝西一路弓手盡
刺充保捷正軍自此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民比於陝
西路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
過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盡田產欲浮游作客皆
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
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是以常時色役之外
添此一種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縣之義勇皆有
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然義勇之身既羸
靡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壯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

皇宋通鑑卷五十六

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也故臣曰於民有
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難者曰古之兵皆出
民間豈民兵可用於古而不可用於今乎臣對曰三代之
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為比閭旅黨州鄉行
則為伍兩卒旅師軍為之長者皆鄉士大夫也唐初府兵
各有營府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
日數萬之眾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紀綱素備
故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
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
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
鼓開弓演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戰敵者設若聞敵寇大

四六七

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
員節級將為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
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 又奏曰今
建議以義勇為便者必曰即河北河東不用衣糧而得勝
兵數十萬皆教閱精熟可以戰敵又兵出民間合於古制
臣請言其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教閱精熟者外貌也
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也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
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
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又藉農民之身以為兵是一家獨任
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安得不屈以臣愚見河北河
東已刺之民猶當放遣況陝西未刺之民乎陛下欲知利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元

害之實何不試召諫議者而問之河北河東自制義勇以
來敵寇凡幾次深入腹內州軍用義勇拒戰而敵寇敗退
今既有義勇之後三路之正軍皆可廢罷此乃萬世之長
策也願陛下行之勿疑若自置義勇以來未嘗經陣敵使
用今來雖有義勇正軍亦未可廢罷則何忍以十餘萬無
罪之赤子盡刺以為無用之兵乎 又奏曰臣昨上殿乞
罷刺義勇陛下宣諭以為命令已行臣退而思之不勝鬱
悒終夕不寐深病陛下此言之失自古明聖之君聞一善
言立為之變更號令者多矣不可悉數惟近歲大臣自知
惡慮不熟號令已失無以抑臺諫之言則云命令已行難
以改更此乃遂非拒諫之辭陛下新臨大政當求善無厭

從諫如流之時而亦有此言天下將何望焉且唐室以前
諫議大夫拾遺補闕皆中書門下省屬官日與中書令侍
中侍於天子之側議論大政苟事有關失皆得隨時規正
今國家凡有大政惟兩府大臣數人相與議論深嚴秘密
外廷之人無一人知者及詔勅已下然後臺諫官始得與
知或事有未當須至論列又云命令已行是難以更改則
是國家凡有失政皆不可復救也如此豈惟愚臣一人無
用於時諫爭之官皆可廢也以臣所見但當論其事之得
失言之是非不當云命令已行不可改也終弗聽光凡六
奏及中中書自劾求去亦終弗許嘗至中書與韓琦辯琦
謂光曰兵貴先聲後實今諒祚方桀傲使聞陝西驟益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

十萬兵豈不震懼光曰兵之用先聲謂無其實也獨可以
欺之於一日之間爾小緩則敵知其情不可復用矣今吾
雖益二十萬兵然實不可用過十日西人知其詳寧復懼
乎琦不能答復曰君但見慶歷間陝西鄉兵初刺手背後
皆刺面充正軍憂今復然耳今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
軍戍邊矣光曰雖光亦未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此
語之不信光曰光終不敢奉信非獨不敢但恐相公亦不
能自信爾琦怒曰君何相輕甚耶光曰相公長在此可也
萬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見成之兵遣使運糧成
邊反掌間耳琦然竟不為止其後十年義勇運糧成邊
以為常矣 熙寧元年五月丙申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

一第205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北義勇每指揮揀少壯人材武藝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
量免戶下支移折變別國會教閱依日限於放散並給口
食即及百人而又有出倫者聽注籍候有闕收補從之
戊戌詔諸路籍義勇有膽力者別為一等以備非時捕盜
候有功當議量材優與名目并立呈試武藝法三等許諸
色人自陳中不等許義勇陳乞餘見神宗朝

去冗官

治平三年八月初帝欲去冗官之弊獻言者皆謂三歲一
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詔悉付兩制
詳定最切刊去姓名其言曰伏見審官院京朝官以上磨
勘轉官者舉一歲中約有千數其因職任陞擢者尚不與

馬國朝會要真宗用諫官孫何等疏遂罷郊祀序進之制
即令有司考其殿最臨軒引對親加陞黜又令審官院考
校京朝官經任五年以上磨勘無贓私罪即以名聞當議
遷秩又令在京臣僚已經三年磨勘改轉後依舊勾當直
候得替後更及三年再令磨勘當時條制雖前後不同然
大抵不限定三年亦不以在任得替一例磨勘今自寺監
立簿以上率三歲遷外任者不俟替歸在京者亦無候替
別限年磨勘之制至有待闕於家動踰歲時居無職事祿
廩不絕苟及三年則又磨勘臣謂考課之弊無甚於今而
亦無速於今也欲乞朝廷檢詳舊制以見今內外京朝官
及兩制以上磨勘之法別立中制雖未能如虞舜三考陞

黜之典且復祖宗之制亦庶幾抑僥倖之弊矣權御史中
丞彭思永相繼言乞今後前行正郎該磨勘依轉大卿監
例候四周年方得施行及自歷任正郎後須得舉主五人
內有本路提轉及大兩省三人方與改轉少卿監直龍圖
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院傳下言乞今後京朝官至員
外郎且依舊年限磨勘外其前行員外郎入正郎磨勘並
限四周年至前行郎中更不許磨勘兩制臣僚自待制以
上並乞五周年磨勘至諫議大夫更不許磨勘殿中侍御
史吳申言乞從今裁節如有前行郎中合轉少卿監者且
令權住先立定員數候有闕則以次遷授仍以歷任年深
無贓私罪或曾歷職司差遣不經責降或前後歷官可稱

及素有文行者先次遷轉前行員外郎合轉郎中及太常
國子博士合轉員外郎者亦且權住先立定員候有闕則
以次遷補監察御史裏行劉庠言欲乞少卿監合磨勘轉
太卿監者如年已及七十以上更不許磨勘監察御史裏
行蔣之奇言兩制以上四年轉兩官北京官乃是二年一
轉欲乞兩制亦依京朝官例五年磨勘轉一官至前行郎
中後更添左司郎中一轉於是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
奏檢詳祖宗朝中外官不立遷轉條限大中祥符八年始
降詔京朝官並以三周年令審官院磨勘引對與轉官是
時仕路猶清官員數少厥後及今五十餘年約祥符初略
計十倍以故員多闕少坐糜祿俸才否無辨差遣不行考

課之法雖復施用官制之弊無甚於此今詳定且欲京朝以上磨勘一例各展一年世朝官至後行郎中更不磨勘其才望或有勞績或因繁雜任使即自朝廷甄擢蓋登仕性朝累至正郎奏蔭子孫稍奉法循理自應至州郡長吏以此處常調固已為優厚其待制以上既處顯近請遵祖宗故事更不磨勘若因事功或因居事任上自聖衷推恩遷改應見資品已高各據所居官止自餘條例一切仍舊其任卿監不曾歷職司差遣只自常參官累遷者並送審官院依例差遣其老或疾陳乞留臺宮觀監當者更不磨勘如此則權柄歸於君上勸沮行於朝廷人材有所甄別重難繁劇之地可以用人事體均平簡而易守比於祖宗

續修四庫全書

三

之制猶為優倖 癸亥詔曰朕惟制治之本必始於官設官之方其亦有擇國家承累聖之祚躋時丕平而假省寺之官出釐庶務復許以三祀俾之一遷歲月既深吏員猥積雖海宇至廣工師實繁以官率人倍者數矣肆我臺閣敷陳其故並用博議審求減謀而封章亟來請從更制朕嘉與卿士圖惟厥中庶幾流弊由此其息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 待制以上六年一遷官至諫議大夫止不知何年却改此法當考 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大夫卿監仍以七十員

為定員有闕即檢勘前行郎中遷官及四歲以上校月日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即不在此例

據會要及當時頒降條貫冊令實錄正史載詔書餘並削去要似可惜故復存之初獻言者當考其姓名張舜民退休小史云京朝官四年磨勘元無著令熙寧中審官院率行之至今為常格案此詔書及臣僚申請甚備安得謂無著令豈舜民不詳考之手

訓導皇子

嘉祐八年五月甲辰詔歲給皇子仲鍼公使錢千五百貫仲糾仲恪千貫 甲寅右司諫王陶為戶部員外郎直史

續修四庫全書

二

館充皇子位伴讀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秘書丞孫思恭充皇子位說書宣慶使安靜軍留後入內都知任守忠提舉管勾皇子位司馬光言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與皇子居處燕游講論道義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糾舉施行若皇太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疎誠天下之幸也 戊辰皇子仲鍼仲糾始就東宮聽讀九月庚戌詔以皇子位為慶寧宮 辛亥皇子光國公仲鍼為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改賜名頊樂

安郡公仲糾為明州觀察使祁國公賜名顯大寧郡公仲
恪為耀州觀察使鄆國公賜名顯 壬戌皇子位伴讀王
陶為淮陽郡王位說書孫思恭為侍讀講太子中允集賢
校理兼史館檢討蘇維為太常丞充記室參軍陶等請王
受拜不許 呂誨言王今未出閣當且設師友不宜遽置
僚屬臣欲乞朝廷先正王陶等名位名位既正則禮分自
安況王年已長當早令出閣開府建官翊善侍講自為僚
屬於事體即無不順也 十月戊寅賜淮陽郡王公使錢
貲二千貫祁國鄆國歲一千五百貫 十一月呂誨口乞
早建東宮其書曰陛下踐祚而來聖體遠豫雖天光臨下
而德音鮮聞萬機之事未嘗可否悉付中書樞密院皇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六

后關決於中自非輔臣承旨兩制近侍亦不得造籬箔之
下況疎遠之臣耶如是爵賞刑威一歸於政府使政府盡
公則已脫有差繆何由取正下情所以壅閉中外所以慊
然不安也為陛下謀者莫若早建元良內輔號令威福自
中而出人知所歸而下無異心此當今之速效也漢文帝
即位之初有司請豫建太子文帝英睿之君景帝賢明之
嗣尚以不豫建為憂誠有謂也況淮陽王天資穎悟法當
冢嫡宜豫建立以固本根旁絕闕親慰安人心斯萬世之
慮也伏望陛下廓開聰聽俯納愚忠審權柄不可移於下
思機會不可失其時法漢文豫建之策為廟社長久之計
上有聖后之翊輔下有元良之倚賴陛下高拱巖廊仰成

庶政泰山之安何以踰此如此則遊心清淨不言而化人
神胥悅天意昭輔勿藥之喜計日可期矣 十二月乙亥
淮陽王項出閣王辭兩宮悲泣不自勝太后亦泣慰諭遣
之自是日再入朝 治平元年六月己亥進對皇子忠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淮陽郡王項為穎王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 丙午宰臣韓琦等表請序位在穎王下詔答不
允 戊申詔大勅繫位皇子項在富弼上顯在宋庠下
丁巳詔賜皇子穎王公使錢三千貫顯二千貫顯一千五
百貫 戊午淮陽郡王府翊善王陶為穎王府翊善賜金
紫淮陽郡王府記室參軍韓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記室
參軍侍講孫思恭為直集賢院諸王府侍講 初淮陽郡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六

王將出閣以陶等為翊善記室侍講至是封穎王而東陽
郡王顯又將出閣故遷陶命兼翊善東陽而維思恭為兩
王記室侍講穎王性謙虛春禮宮僚遇維尤厚每事諮訪
維悉心以對至於起拜進止緩急皆陳其節一日侍王坐
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王有愧色亟令毀去
上始疾甚時出語頗傷太后太后泣告輔臣并咎兩王口
口維等極諫曰上已失太后歡心王盡孝恭以彌縫猶懼
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禍矣王感悟他日太后謂輔臣曰王
子近日殊有禮皆卿等善擇宮僚所至宜召至中書覆論
之 曹佺之除使相也王欲使維等傳太后意於輔臣維
及思恭不可王卒使陶言之維及思恭戒王曰陛下親摠

萬機內外上下事體已正當專心孝道均養三宮而已他
 勿有所預也 二年二月甲申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邵亢為直史館頴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
 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真國器也
 故命為王府官 十月戊申都官員外郎中發遣三司開
 拆司孫永為諸王府侍讀屯田員外郎中書編修文字孫
 固為諸王府侍講 頴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
 屬府僚繼校永曰韓非險薄無足觀王曰錄此備藏書之
 數非所好也 三年二月乙巳頴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
 頴王天質早茂嫺嫺及期方陛下即位之初而元嗣克家
 之日推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

三

二

通禮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至有敲門羊酒鎮櫃銀
 錢乃里巷常談蓋薦紳所不道行於聖日竊所未安欲乞
 下太常禮院博約舊典修撰頴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
 者悉罷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
 采問名納吉納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
 到國朝會要皇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
 月壬戌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為皇子頴王婦封安國夫
 人 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之家為王擇配記室韓維
 奏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於今卜姓
 受室其繫尤重宜歷選勳望之家精揀淑哲之媛考古納
 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封安國夫人在

辛未日今併書之 四月乙未頴王府翊善同修起居注邵
 亢知制誥知諫院度支郎中王稷臣直集賢院充頴王府
 翊善於皇子兩位供職 十二月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
 史裏行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
 琦等問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於色願謂琦曰奈何琦
 曰願大王朝夕勿離上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
 為此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於紙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
 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衆心帝領之琦請帝親筆
 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為太子琦曰必頴王也煩聖躬更
 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頴王項琦即召內侍高居簡授以

四

六

御劄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帝
 灑几出數語方平不能辨帝以手指畫几方平因請進筆
 書所諭遂進筆帝書來日降制立某為皇太子十字所書
 名不甚明方平又進筆請書之再書頴王二字又書大大
 王三字方平退而草制 壬寅立皇子頴王項為皇太子
 帝既用大臣議立皇太子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
 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間亦不能無動也琦曰
 國事當如此可奈何皇太子始聞命辭於榻前者久之
 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為父後者勳十轉 乙巳詔以來
 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為禮儀
 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

寶 四年正月丁巳帝崩於福寧殿神宗即位時年二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六

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神宗皇帝

宰相不押班

治平四年四月己卯初御史中丞王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疆乞行罷退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始失望辛酉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勅應正衙常朝及橫行並須宰臣立班常朝日輪宰相一員押班尋常多據贊引官稱宰臣更不過來竊慮上項編勅儀制別有衝替更不行用伏乞明降指揮時閏三月己丑也己丑三月十一日中書不報中丞王陶因以狀白宰相云天子新即位不應廢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元

廢朝儀又不報陶遂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等事為諭斥韓琦驕主之色過於霍光且言欲保全琦故劾奏之其畧曰琦等久居重位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茂如房闈艱再拜表儀之禮重若邱山沮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顯罰用肅具察

據會要陶以閏三月十一日問押班事其彈奏必在此月但不得其日耳趙鼎日錄閏三月十一日呈臺官言宰相合逐日文德殿押班呈訖以過退朝早即輪正衙押班四月八日王陶言二相不赴文德押班進呈及留身說呈訖可參考更詳之

甲子韓琦曾公亮再上表待罪詔答不允仍斷來章

得科名及為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為培植維持之計為唐介彈擊被然時措紳朝士配其為人目為諫賊奎為小官時亦嘗為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闕弼以奎朋黨又為仁宗所疎薄久之不補奎大懷怨懟輒口韓絳口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人主而附權臣及為諫官又言其黨人韓絳陳升之等連文彥博自是與臣匪怨為仇後韓琦引用為樞密大使諫官揚政憤其姦邪論奏會政病死遂盜厥位及昨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陛薦乃自陳頃為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發揚彥博前事及欲

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押彈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觀奎此數節天資險薄惟勢利視事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耶奎自謂耶又曰仁宗自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屬精選任差除盡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恐懼不敢恣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政危疑自處惟恐凌奪欲為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牽制口屈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思所以固寵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洪王盈廷正議忽而不顧思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諫之士譴逐外郡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為以至憂悒

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顧命傲然自居顧視朝廷惟已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自兩府大臣中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已者必逐附已者必陞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東宮舊臣復為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乃為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執憲之位未滿兩月而遽口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權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惟哀矜使臣得脫強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中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

宣召入臺至於再三確辭然後聽去所以重風憲之任罷耳目之官體貌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過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并上疏劾奎有無君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起進入陶學士詰亢逆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皆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軌廢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士光退翌日二十日己丑也復奏曰侍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畧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必未肯出陛下新設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

更有過當若五行罷免則深失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中丞時舊職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出陶既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虛已下問不敢不奏 庚午上批付中書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吳申呂景過殿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為內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官知澠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籍籍皆以為奎不當去所以然

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言語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為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勅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然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雖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一出入問何為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

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為朝廷惜大體耳上不憚光中丞告時在閣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為之動問制誥知諫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為跋扈則為欺天陷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伺趙鼎復奏增奎一官為戶部侍郎 辛未公亮入對懇請留奎上許之 壬申追取奎青州告召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為參知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上初議罷奎謂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

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意欲保全奎奎罷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手方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於是遣內侍張茂則賜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間言昨王陶等所言過為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口斥頗動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寔使去言路不謂卿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為憊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于誠想宜知悉吳奎既復位邵亢更以

為言上手札諭元曰此無它欲起堅卧者爾堅卧者蓋指
琦也陶為人高利眉目疎秀美書翰惟辯急色厲而內在
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除知上不悅執政
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陳薦察勸琦
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

琦傳云英宗既立琦編羣臣姓名各品題之以進然最
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覺陶佞疎之及為御史中丞意
猶不滿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為難按所稱覺陶佞稍
疎陶恐飾詞今不取

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抗為詹事琦因薦陶文彥博私謂
琦盍止用抗琦不從遂並用二人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琦曰願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曰見事之晚真宜受杖

此據司馬光日記云彥博謂琦詹事舊無二員按太宗
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並兼詹事舊無二員或是唐制
今不取日記又云樂道以太子登位不受詹事勅執政
許之當考 舊紀書詔王陶過殿大臣罷御史中丞為
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位執政彈劾中丞格手詔三
日不下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青州新紀但書奎罷仍不
載因由據五朝史例當從舊紀

五月御史臺官既被劾罰宰臣韓琦曾公亮言臣等近以
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
晚及中書聚廳北窗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殿已

久即非始自臣等今檢詳唐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廷
英則明其餘不生之日宰臣須赴正衙押班及廷英對宰
臣日未御內殿前令閣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
衙押班明矣本朝自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臣奏事祥符
初勅宰臣依故事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嘗討論故行
之不久漸復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踰時刻若日赴
文德殿押班則於機務嘗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
典故從之及司馬光為中丞即奏臣竊聞宰臣復有文字
乞下禮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
一體以宰相為股肱以臺諫為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
元首若各分彼此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
從其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
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謂朝廷可
以無事矣而宰相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者以
為宰相不合押班臺司欲然而不言則朝廷之儀遂成廢
廢欲辯論是非則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即大位四方之人
舉首傾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敷有變
色分爭之醜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
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奏
未上批自今宰臣春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更
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前下太常禮院詳定指揮更

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於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自今以後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臣竊以為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嘗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並依手詔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乃詔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德殿押班

寔錄云故事宰相奏事訖赴文德殿押班其後奏事有至日昃未下以故不復過殿習以為常及王陶為中丞劾宰相違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已後數刻未退人厭苦之故有癸未之詔今不取

戊子龍圖閣直學士韓維知潁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庭對群臣使是非兩判及兵奎御批罷參知政事遷一方知青州維以為

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大政衆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便加斥逐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罷免則為降黜今復遷官則為褒進理難並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乎陶既出維亦累求外補上從之未行改汝州

日記云樂道之與長文闕也東國曼叔彥先更上殿言樂道出東國亦求出命知潁州

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于體非便乞罷郭遠簽書并宣撫之任又宰相于文德殿立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乃祖宗舊制今既廢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入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超擢太優陳汝義貪邪險不當召試不蒙施行益臣材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郎而臣止從罰在臣之義豈敢苟安望罷臣言責顯加點降三奏待罪故有是命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言專欲毀執政其畧曰預知孤忠必犯衆忌方權臣之火威復衆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謙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為大惡以顯心附己者為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陵豈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次輔劾尤而愈

悍夜取勅告於上閣藏在私家朝請宣召於御前押歸政
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真宗久疾丁謂
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告病少挾正以為邪
不敢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
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辭
狂率恣為詆毀多過其定欲有數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
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
誠為太重加以臺諫官被貶者多因斥大臣之過失少因
犯人主之顏色是威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威
德伸元后之威斷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禍
心失於詳慎言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寔有罪然陶前者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知陳州陛下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
若又以表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
臣之勢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
陛下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踪人之辭不
足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
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言
朕亦未嘗加怒欲以開廣言路豈可以觸犯卿等則必欲
再三責降方為快意邪若猶執意不已者陛下但不復應
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餘臣僚
知陛下英武萬一它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為大罪者群臣
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屑屑盡言者

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効不復自顧形迹之嫌故也
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惑陶說將復召之即奏疏曰臣伏
見自陛下即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明昨因王陶責亂天聽
上下震駭尋已默守外藩繼一露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
大臣不軌又漏泄上前密語陛下以其官師之藉嘗加眷
遇兼謂出於一時獨念特賜函容不加重遣陛下之恩德
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咎愆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
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獨愆也
且以陛下之聰明至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群臣之長短固
亦有然者矣若遂以為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固
不以為然朝廷士大夫皆不以為然也今議者以為陶雖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七

在外而陛下眷念不衰向後必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
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合上旨蔽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
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採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
杜絕阿黨之原毋為偏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

宰相辭郊賞

熙寧元年八月癸丑宰臣曾公亮等言伏見故事南郊禮
畢陪祀官並蒙賜方今河朔舊疹調用繁冗所宜自內裁
節凡二府祿廩豐厚頒賞頻仍更於此時尚循舊式定非
臣等所安欲望特從減請大禮畢兩府臣僚罷賜銀絹詔
送學士院取旨司馬光奏曰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
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

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家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餓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明君臣上下皆當深自戒損以救民急也向者慶歷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決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且乏何暇及民冬夏之交民必大困甚于慶歷之時國家豈可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况復城櫓須修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際朝廷上下安可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高

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于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費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無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況其自辭裁之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革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損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群臣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眾如此則是國家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竭涸窮極然後止也且君子之所向者義也小人之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衰君子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

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可褒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制銀絹止於二萬疋兩未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禮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大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它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安石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算欲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窮困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高

用饒光曰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洪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遺繡衣使者追捕之手非民疲極而為盜耶此言豈可據以為實安石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齋匹兩不過三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泰中嚴外耕沃盡奉帳中有何功勤而得此普等乎與安石爭論久之王珪曰司馬光言者貴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光同今且以不允

答之可也是日適會安石當制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辭或受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馭臣責賤有等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繁而賦入又為不少理財之義殆有可思此不之圖而姑務自損祇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所乞宜不允公亮等遂不敢復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神宗皇帝

歐陽修誣謗

慶歷五年八月甲戌降河北都轉運使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歐陽修知滁州事見韓歐石黃龍至和元年七月戊子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上惻然憐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恐修用乃偽為修奏乞汰內侍挾恩今為姦利者宦官人人忿恚揚承德者陰求所以中修會選人張傑胡宗堯例改京官批書以二人嘗犯法並循資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當遷諫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持庇之奪人主權修坐是出守修在銓曹未浹旬也八月癸巳判吏部南曹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太常丞直集賢院馮京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為歐陽修辯不報勅修罷判流內銓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讒人以為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凡再言之帝意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留修帝謂沆曰卿召修諭之沆曰修明日陛辭若面留之則恩出陛下矣戊申令修判修唐

書 治平四年正月丁丑神宗即位 三月降工部侍郎御史中丞彭思永為給事中知黃州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襄行蔣之奇為太常博士監道州酒稅先是監察御史劉庠劾奏知政事歐陽修入臨福寧殿縗服下衣紫衣上寢其奏遣使諭修令易之朝論以濮王追崇事疾修者眾欲擊去之其道無由有薛良孺者修妻之從弟也坐舉官被劾內真會赦免而修乃言不可以臣故徵幸乞特不原良孺竟坐免官怨修切齒修長子發娶鹽鐵副使吳充女良孺因謗修惟簿事連吳氏集賢校理劉瑾與修亦仇家並將其謗思永聞之以語其僚屬之奇始疑議合修意修特薦為御史方患眾論指目為奸邪求所以自解及

治平四年正月

三

得此遂獨上殿劾修乞肆諸市朝上疑其不然之奇引思永為證伏地叩首堅請必行之奇初不與同列謀之後數日乃以奏藁示思永思永助之奇言修罪當貶竄且曰以陰訟治大臣誠難然修首建議濮園事犯衆怒上乃以之奇思永所奏付樞密院修上章自列曰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為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苟有之是犯天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乞選公正之臣辨理先次詰問之奇所言是臣聞門內事自何所得因何彰數據其所指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寔上初欲誅修以手詔密問天章閣待制孫思恭思恭極力救解上寤復取之奇思永

所奏以入并修章批付中書令思永之奇分析所聞具傳達人姓名以聞之奇言得自思永而思永辭以出於風聞年老昏繆不能記主名且言法許御史風聞言事者所以廣聰明也若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不得聞矣寧從重譴不忍塞天子之言路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朝廷福修復言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本期朝廷更不推窮即有行遣及累加詰問懼指出所說人姓名朝廷推鞠必見虛妄所以諱而不言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推究虛實使罪有所歸章凡三上而充亦上章乞朝廷力與辨正虛寔明示天下使門戶不致枉受汚辱於是上復批付中書曰凡朝廷小有闕失故許傳議聞

治平四年正月

三

奏豈有致人大惡便以風聞為託宜令思永等不得妄引浮說其傳達人姓名并所聞因依明據以聞思永與瑾同鄉力為理諱乃言臣待罪憲府凡有所聞合與僚屬商議故對之奇說風聞之由然曖昧無寔當戒之奇勿言無所逃罪而之奇亦奏此事臣止得於思永遂以上聞如以臣不當用風聞言大臣事臣甘與思永同貶故思永之奇同降黜上手詔賜修曰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數批出詰其所從來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榜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它日上謂吳奎曰蔣之奇最言而所言曖昧既罪

其妄欲賞其敢奎曰賞罰難並行乃止

墨史孫思恭傳云思恭性不忤物犯之不校歐陽修初

不知思恭以為詐及修為言者所攻上將誅修手詔密

問思恭思恭極力求解朱史以為言者攻修先帝加詰

問既辨明賜手詔召之豈有誅修之意遂削去按司馬

光日記以之奇等奏付樞密院後數日乃復取入密詔

問思恭必非墨史之妄今仍擬取附見

壬申尚書左丞參知政事歐陽修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口

口知豪州彭思永等既以論修貶而知雜御史蘇宋御史

吳申言猶不已修亦三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

親政太皇太后垂簾修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合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

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白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

夫建明利害口口前此執政多姸阿不明白是非至修

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誅者益多

英宗嘗稱修曰性直不避衆怨修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

曰思欲歸已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上六表乞致仕不從

修年纔六十也

司馬光彈劾

治平四年四月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於百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詰奏既曰臣蒙陛下拔於衆

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

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

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姬妣姑息

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

者非煩苛向察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

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

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

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

而不仁猶知獲而不知種也三者兼修則治國而疆闢一

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

或改焉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

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之

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官終

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故人

主誠能收採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功者勸之

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之乘輕車駕駿馬總其六

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時臣初為諫官上

殿首曾教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又以此語載

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下問之際臣復

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平生力學所得至精至要盡在于

是願陛下勿以為迂濶試加審察若果無可取則臣無所

用于世矣 論宰相不押班元本事 六月庚申兵部負

外郎直龍圖閣兼侍讀王廣淵知齊州先是司馬光言王

廣淵以小人之質負傾巧之才外依政府內結近習國家本以館閣寵賢彥選英特儒推皆非廣淵所宜濫處伏望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品庸凡天資險諂先帝校自常僚置之文館不思獻納忠規而乃肆為奸佞方擢用之際司馬光列章數十上事寢不行愈自矜誇藩邸故舊入則結高居簡為內應出則與孫固為死交陛下重明初升四海皆照豈容魁魁尚在朝廷廣淵亦自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今聞廣淵帶職知齊州仍賜章服乃是賞之非黜也嚮使廣淵自改官以來謹身守分不為奸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豈可謂姦諂無益哉且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下使廣淵補外者心已知其奸邪之迹也今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效廣淵所為恐非國家之福不聽廣淵入辭延和外殿上哀慟久之衛士皆感泣 七月戊寅上初即位內臣以覃恩升朝者皆罷內職獨勾當御藥院高居簡等四人留如故天章閣待制孫思恭嘗以為言上曰居簡有功思恭退詢于人云劉庠之績建儲也居簡覘見太子二字亟報上於顯妣及英宗升遐居簡亟出召二府中宮聞之怒詰居簡曰召二府誰之命也居簡曰太子令召之又于懷中探黃衣以被上體此上所謂有功者也思恭復奏疏陛下先帝之嫡長子當為嗣者非陛下而誰居簡當先帝大漸之時已懷二心私自結納又矯稱太子之命

召兩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當誅之罪奈何反以為功上不聽司馬光奏言居簡性資姦回工諛善佞久處近職罪惡甚多謹案祖宗舊制勾當御藥院官至內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寢久官資稍高則防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沉居簡于眾人之中最為狡猾伏望遵祖宗舊典應藥院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速加竄逐以解天下之惑又言居簡所能止於讒佞任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于荒宴而不自知也諛者不過離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八

君臣間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主陷于傾危而不自悟也有是二者其可近乎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臣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者年有德聞望素高一日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若居簡閹闈小臣罪盈惡積所宜肆諸市朝以戒儆人而尚足為之隱乎 壬午光對延和殿又極言之上曰祔廟畢自當去光曰閹闈小臣何繫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賤丁謂不為不孝上命留劄于光請以付樞密院上從之 癸巳高居簡為供備庫使罷御藥院司馬光潔劾居簡上雖以章付樞密院猶未施行光言與居簡難兩留求外

郡請對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時光立殿下上指之曰已來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上曰今當如何公弼曰罷其御藥優遷一官可矣上命與供備曰先得毋復爭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語以居簡已出矣光必自止上從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須才智但令謹朴小必不為過斯可矣 八月辛亥司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也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收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舉姦惡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尸祿偷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罷黜大則誅寃誰則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臣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肘附耳之奏不驗虛寃即行賞罰臣恐纒臣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勾當公事有知涇州劉漢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遷漢鎮寧留後知恩州舜臣降華州鈐轄衆人皆言中正所為審或如是中正弄權已有明驗伏望聖慈詳忠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庭之人其王中正不可令勾當御藥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光既早入職後上以手詔問王中正事得之

於何人光即具奏中正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關門之外何由知其虛寃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為戒若其無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光蓋得之孫永亦嘗以為言上曰舜臣本隸溫成閻先帝嘗言其不才昨聞邊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熟之非緣中正也 九月己亥司馬光上疏竊聞邊臣言趙諒祚部將輕泥懷側欲以橫山之衆攻諒祚歸命朝廷許令招納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為今之計莫若收拔賢俊隨材受任以舉百職有功必賞有罪必罰以修庶政選擇監司澄清守令以安百姓屏絕浮費沙汰冗食以定倉庫詢謀智畧察驗武勇以選將帥申明階級剪戮桀黠以立軍法料簡驍銳罷去羸老以練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卒全整屏利變吏苦窳以精器械俟百職既舉庶政既修百姓既安倉庫既寔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惟陛下之所欲為復重夏取介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疏奏上責樞密使文彥博曰輕泥懷側司馬光何由知之且言光愈躁欲加重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叛臣以興邊事上曰此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之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嗾羌叛而招之以為功今以其父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為端方以為險巧上曰固非端方

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抄至今為利邊事則未知也又言張方平文章之外奸邪貪狠上曰有何定狀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耳又審諦者不敢言請言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奸邪若臺諫猶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乃非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遠光曰言者已多何必臣若其才也臣安敢與人朋黨言事乎上曰遠內行不修光曰此纔人之言也欲以曖昧之事中傷之使之暗鳴無以自明亦猶蔣之奇言歐陽修內亂願陛下但察遠之才不才而進退之勿信纔言也上曰兵奎附宰相

通鑑卷之六十八

十一

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光曰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向而順之者亦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所當採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選以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也
癸卯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滕甫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光言臣昨論張方平參知政事不協眾望臣識淺材下其言既不足采辨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諫官共言方平奸邪貪狠欲知方平為賢為不肖乞盡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奏

章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并方平在泰州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所有新命臣未敢祇受光等詰勅下通進銀臺司呂公著且奏對駁上手詔諭光曰通得卿奏換卿禁林復兼勸講倘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將開廷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歲遠闕故命進請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知此意耳於是取告勅直付閣門趣光等令受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呂公著上言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故其封駁耳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臣近為降司馬光等告勅以為不便遂具封

通鑑卷之六十八

十二

駁竊知已直降付閣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顯然然責其所降勅告亦須經由本司蓋臣雖可罪而此職終不可廢若因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能復舉其職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奏可一兩日求對來當諭朕意以釋卿惑它日登對上願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湖何公著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迂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先是御史臺門無故自壞後十餘日而光罷

呂誨劾王安石

熙寧二年四月戊戌權知開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諱
辭改知鄆州李肅之為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先
是知定州孫長卿廣滿上欲令甫與長卿易任富弼曾公
亮未對王安石獨以為宜弼請徐議之既退安石謂弼公
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進見上又欲令肅之代長卿弼
極稱其才公亮曰肅之不如長卿安石曰長卿細密然兩
人者皆可試府事也於是命肅之代甫而長卿再任知定
州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
膈上待甫甚厚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往往諍
示於人或見御札用字有誤者因譏甫以為揚上之短上
由是疎焉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故極

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
人願陛下少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之
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五月癸未鄭
獬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獬與滕甫
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為滕屠鄭誌嘗言於上曰獬極險
不宜使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
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
意御史中丞呂誨即奏曰待臣者蓋近於尊寔陸廣隆峻
之級也進之以禮退之以禮乃君臣之分邦國之禮也宣
徽使王拱辰陛下即政之初還其舊官委寄北都召入供
職不聞有過遷謫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薦論而召之

因何人訾毀而無之翰林學士鄭獬在三班院皆稱公當
權府亦甚平允不聞疎曠遽然補外傳聞見禁罪人喻興
與妻阿牛謀殺婦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斷將欲
論列故有是逐雖轉官得郡定奪其權也知制誥錢公輔
先因營救滕甫遂罷諫院今又被逐蓋甫與王安石素所
不足今無罪被黜甚傷公議龍圖閣直學士韓贄代還未
及兩月亟除知江寧復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者
朝廷之體無俾權臣盜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還四勅以
臣言非願并臣屏逐又奏曰近除陸說知成都府就移吳
中復知成德軍數日之間差除特異況宰相不書勅本朝
故事未之聞也傳云御批付臣竊疑焉陛下進退近臣

通鑑卷一百六十八

必有常理不應有加滕陸淵之意如從執政進擬則是自
外制中尤非聖哲取下之體也上出誨奏示執政曰王拱
辰等出外間紛紛知否趙抃王安石皆曰不知上曰除拱
宸宣徽使自為再任豈是拔擢又謂安石曰誨為人所使
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盡理論
情暴其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如此丙戌
王安石以呂誨勸章乞辭位上即封還其奏令視事如故
丁亥安石具表謝上又令中使撫諭趣入安石亦稱病
乞告上又再令中使趣入甲午安石乃入見上謂安石
曰誨殊不曉事詰問又都無可說上又謂安石曰誨言
卿每事好為異多作橫議或要內批以自贊證又詐妄希

會朕意此必是中書有人與如此說朕與卿相知如高宗傳說亦豈須他人為助安石曰高宗用傳說起於匹夫版築之中所以能成務者以旁指俊又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中只有呂公著又與呂公弼相妨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時婦翁晏殊為相此亦近例如呂公著行義陛下所知豈兄弟為比周以負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不逆流俗不更與法恐如此難持以久安難望以致治上亦患之六月丁巳詔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前此誨上疏曰臣竊以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唯其用舍繫國休戚知少正卯之才言偽而堅順非而澤強記而博非大聖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奸雄唯德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不知終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難堯舜猶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寧府未幾召為學士搢紳皆慶陛下得人及參機務命論未允臣謹案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眾所共知今畧疏十事臣指陳猥瑣煩瀆高明誠恐陛下悅其不辨久於倚毗情偽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群陰彙進則賢者漸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性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瀆禍况陛下志在剛斷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

知臣言之中否然詆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違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請避怨敵疏奏安石亦求去位上賜安石詔曰昨日已曾面諭朕意謂悉諒也今得來奏甚駭朕懷今還卿來奏天下之事當變更者非止二三而事事如此矣政之為也卿其反思職分之當然無恤非禮之橫議視事宜如故安石既留而誨坐貶八月癸卯侍御史劉琦監處州監酒稅御史襄行錢顛監衛州監稅初御史知雜劉述及琦顛等言竊見陛下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翕然不安蓋以其專肆習聽輕易慮度而無忌憚之心也時述坐判刑部徽勅別被勅未伏故琦顛先貶顛將出臺於衆坐罵孫昌齡曰平日士大夫未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

五

知君名正以王安石昔居憂金陵君為幕府官奴事安石故安石薦君彭思永得舉為御史今日亦當少念報國奈何專欲附安石求美官顛令得罪分當遠竄君在後為美官自謂得策耶我視君大蟲之不如也遂拂衣上馬司馬光言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被劾侍御史劉琦錢顛皆以論執政降監酒稅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鷙也執而烹之將何用哉如皮公弼陛下下明知其貪闕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顛止以迂犯大

臣降充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于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恐天下側目藉口以言為諱威福下移聰明壅蔽非國之福乞赦劉述勿劾琦顛與本資不報 丙午詔同修起居注范純仁罷同知諫院初純仁以言薛向不可為發運使事不合又申中書曰今日忽聞詔命以臺官劉琦等言多失實事軌近名擅去官曹規喧朝聽各落御史降充監當者聞命之際中外震驚蓋人臣以率職為忠人君以納諫為美是以仁宗開言路優容諫臣執政不敢任情小人不能害政以致太平日久億兆歸心先帝容納直言未嘗變色是時呂誨等與純仁為御史亦嘗極論告身皆蒙慰諭主上思紹先烈而因二三執政不能以道致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八

君教化或失其後先刑賞或垂于輕重中書藏其本末但致外議喧騰凡居言責之臣敢不即時論奏既許風聞言事即是過失得知而柄臣遂據撫其罪主上將何所賴且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類率易輕信難回舉意發言自謂中理欲求近切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疆兵之術尚法令則稱高歎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異己者指為不肖合意者即謂賢能所以薦薛向為周才指呂誨為無用主上無從諫之美時政有有推苗之憂曾相公年高不退廉節已虧且欲見容惟務雷同苟且舊好拘文守法今則一切依隨趨參政心知其

非而辭辯不及凡事不能力拔徒聞退有後言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無失公亮等以純仁狀進又落起居舍人同修起居注 三年十二月辛酉右諫議大夫知鄧州呂誨提舉嵩山崇福宮先是九月上欲移誨知河南命未下而寢誨雖在外過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於是疾求閑故有是命 四年五月丙戌右諫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誨致仕誨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幸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寔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療治有後先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扈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亦及此為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八

憂是思逃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送政蓋以身疾論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為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之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定勉之遂卒

誨卒在十日甲午今并書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丁丑侍御史劉摯言故諫議大夫呂誨為御史中丞為人忠信剛正立朝行已有古人之節大臣之風在言路前後三黜皆以擊奸邪忤權勢最後尤以直道大義為公議所高誨死於散地在熙寧四年官至侍從朝廷未嘗有所贈卹誨之妻今在生事微薄有子皆碌碌小官臣愚欲望聖慈嘉誨之有識敢言不獲用祿不得

及於世哀其至即特賜褒及以表顯之錄其諸孤稍賜任使非獨以慰幽壤蓋亦以勸天下之忠義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上

皇祐三年五月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措紳之間多務奔競非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推踪求者庶幾知耻伏見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選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且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賜甄擢詔召安石赴闕俟試畢特取旨安石辭不就 至和元年九月殿中丞王安石為群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郡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 嘉祐三年十月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為度支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畧曰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方今急在於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

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澤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教為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陛下誠有意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斷之而已不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識者以為迂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四年五月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賢院安石猶累辭乃拜 五年十一月辛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齋勅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勅於案而去安石遣人進還之朝廷卒不能奪 六年六月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於是徑還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中

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百司之事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真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嚴塞近臣議論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己者又曰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治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又曰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為不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備從官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

政忤 七年十月甲午知制誥王安石同勾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鷄其同儕借觀之因就乞之鷄主不許借者恃與之狎暱遂携去鷄主追及之踢其脅下立死開封府按其人罪當償死安石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為盜此不與而彼疆携以去乃盜也此追而毆之乃捕盜也雖死當勿論府司失入平人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詳定以府斷為是有詔安石放罪舊制放罪者皆詣殿門謝安石自言我無罪不謝御史臺及閤門累移牒趣之終不肯謝臺司因劾奏之執政以其名重釋不問但徙安石他官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閏三月工部郎中知制誥王安石既除喪詔安石赴闕

進修記言卷之二十一

安石累引疾乞分司上語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起或以為不恭今召又不起果病耶有要耶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時之全德宜膺大用累召不起必以疾病不敢欺固吳奎曰安石向任糾察刑獄爭刑名不當有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沮抑以故不肯入朝公亮曰安石真輔相之才奎所言熒惑聖聽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制備見其臨事迂濶且護短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公亮熒惑聖聽非臣熒惑聖聽也上未審奎重言之 癸卯詔安石知江寧府眾謂安石必辭及詔到即詣府視事或曰公亮力薦安石蓋欲以傾韓琦也 龍圖閣直學士韓維言臣今日聞除王安石知江寧府然未知事之信否若

信然者臣竊以為非所以致安石也何則安石知道守正不為利動其於出處大節料已素定於心必不妄發安石久病不朝今若才除大郡即起視事則是安石僥蹇君命以要自便臣固知安石之不肯為也又其精神可以為一大郡而反不能奉朝請從容侍從之地豈寔人情臣久知安石之不肯為也所可致者惟有一事即陛下向所宣諭臣向所開陳者是也若人君始初踐祚慨然想見賢哲以圖天下之治孰不願効其忠伸其道哉使安石甚病而愚則已若不至此必翻然而來矣臣竊恐議者以為安石可以漸致而不可以猝召若如此是誘之也是不知安石者之言也惟賢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計取陛下稽古講道

進修記言卷之二十一

三

必於此理繁然不惑惟在斷而行之毋以前議為口則天下幸甚

韓維論王安石據維奏議具載之足明安石進退失據也

九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安石即受命知江寧上將復召用之嘗謂吳奎曰安石真翰林學士也奎曰安石文行寔高出於人上曰當事如何奎曰恐迂濶上弗信于是卒召用之 熙寧元年四月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謀當不惜告朕方今治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何如主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

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度但乘隋極亂之
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世道有升降處今之
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為法堯舜所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
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
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
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
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輔朕庶幾同濟此道上問安石祖
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
奏書其畧曰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
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
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寇盜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九

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
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以聰
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之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
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寔倍
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
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始終如一未嘗妄興一
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
己棄財於寇敵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
誅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譏因任眾人耳目
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
弊而無親友群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

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
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
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
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側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
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
料名資格叙朝廷之位而無官私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
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吏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
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
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
庸人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抹卹又不為之設官以
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中勅訓練又不為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五九

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
有以變五代姑息羈靡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定而
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
儉約而民不富雖勤憂而國不强賴非寇敵昌熾之時復
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
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
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
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怠然則大有為之時正
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忌諱之誅伏惟陛
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
奏書至數遍可謂精盡計治道無以出此所條眾失卿必

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見設施之方對曰遠敷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而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是為上畧陳設施之方上大書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對曰臣已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擇術未明寔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 七月丁丑布衣王安國賜進士及第仍注初等職官先是樞密副使韓絳劾充獻安國所著序言五十篇上手詔安國翰林學士王安石之弟久聞其行義學術為士人推尚近聞序言文辭優贍理道該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可令舍人院召試試入第三等下故命以此 八月甲寅通英講讀罷上獨留王安石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至晡後乃出 癸亥通英講讀罷上又獨留王安石賜坐 十月壬寅詔講筵權罷禮記自今令講尚書先是王安石講禮記數難記者之非是上以為然曰禮記既不當法言擇其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對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是日上因留安石坐曰且欲得卿議論上曰唐太宗必得魏鄭公劉備必得諸葛亮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對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管夔稷禹陛下誠能為高宗則必有傅說魏鄭公諸葛亮皆有道者所蓋何足道哉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為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料卿學問如此亦欲施設必不固辭也安石對曰臣所以來事陛下固願助陛下有所為然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頽壞在廷少善口人口下庸人則安常習故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於前而無所和者知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効功而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幾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適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安石對曰經術者所以經世務也果不足以經世務則經術何賴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以禮義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閉而亂也閉而亂者以小人道長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禮義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變為君子者多矣禮義廉耻之俗壞則中人以下變為小人者亦多矣上以為然 四月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曾公亮因薦之參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濶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等曰異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因擾諸公當

自知之耳時執政進除目上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問
王安石以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擇大臣付以天下
之事此中書小小遠除陛下尚未以為信雖廣詢博訪亦
宜謹密今明白如此使中書政事決可否於翰林學士臣
近每聞陛下宣諭某事問安石以為可即施行某事以為
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必以臣為不才當先
罷免此語傳之天下恐非信任體也安石既執政奏言中
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聖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
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聖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時寇準用
劄子遣馮拯等官不當極訴之太宗曰前代中書有堂牒
指擇事乃權臣假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趙普為相堂牒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重於勅命尋令削去今復置劄子何異堂牒張洎因言劄
子乃中書行遣小事若廢之則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
降勅其常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今安石不
欲稱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
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政上曰太宗制置
此事極當及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介數與安石爭論
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
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耳安石強辯上
主其語介不勝憤悶居頃之疽發背而卒 呂誨勸王安
石 見本事 王安石信呂惠卿 見本事 王安石毀蘇軾
見本事 推陳升之為相 見三司條例司 三年二月韓

琦言青苗不便上疑其事安石稱疾不出 詳見論青苗法
上欲置司馬光西府安石謂為異論之人立赤幟 詳見論
青苗法 三月己未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
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謂天變不足
懼人言不足鄙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
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
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
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豈
是不鄙人言然人言固不足恤者苟當於理義則人言
何足恤故傳稱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
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人所刺則以人言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不足恤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
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勅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
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
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
紛 四月己卯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事絳問
與王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
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九
月庚子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為司空兼侍
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公亮初為王安石可大用
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
例司更張眾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

上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任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
 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乃天也 十二月丁
 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正月辛亥著作佐郎宋明之為崇文院校書明之王
 安石妹婿也 四月甲戌上謂王安石曰人不能無過失
 卿見朕有過失但極口相救正勿存形迹安石謝曰當盡
 死力不敢存形迹上慮難濟安石曰此在陛下不可以它
 求又曰陛下聖德日躋風俗會正變何憂難濟 五月庚
 戌王安石既對留身請去上固留之曰風俗久壞不可猝
 正事方有緒卿如何却要去且體念朕意不須卸流俗紛
 紛安石曰臣材薄恐誤陛下屬意試觀前代興王亦有為

紀事本末卷九

政數年而風俗不改紀綱不立如今者乎上曰前代或因
 衰亂方人情急迫為之解患釋難所以易今頽壞之俗已
 久方收欲使就法度則不得不難其紛紛亦固宜但力行
 不變自當改如富弼事向時宜有按劾今乃按治如此等
 事行之已多人情恐漸變安石曰以臣所見似小人未肯
 革面臣愚以為陛下誠能洞見群臣情偽操利害以御之
 則人孰敢為難但朝廷之人莫敢為邪即風俗立變何憂
 紀綱不立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修為太子少師觀文
 殿學士致仕修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
 不許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謂韓琦為社稷臣尤惡綱紀
 立風俗變上曰修為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後日

所為考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王
 珪曰修若去位眾必藉以為說上曰固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眾說何足恤修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
 州則壞一州留在朝廷則附流俗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
 用上以為然揚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
 鎮年六十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
 十八而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
 不思其故耶又言兩制多闕負堂陞相承不可少眾皆以
 繪言為然王安石曰誠如此然要須基能承礎礎能承梁
 梁能承棟乃承堂以冀壞為基爛石為礎朽木為柱與梁
 則室壞矣上笑 八月己卯前旌德縣尉王堯為太子中

紀事本末卷九

允崇政殿說書堯安石子也為人剽悍無所顧忌安石與
 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誦琢磨堯從旁剽聞習熟而下
 筆貫穿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洸
 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
 患博矣故安石力主其議治平四年堯舉進士授旌德尉
 未赴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所施行又
 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有以堯書聞者於是
 安石方奉祠上遽召見而有是命安石亦喜堯得親近能
 助己固不復辭 十月壬申前武昌節度推官王安國為
 崇文院校書安國自西京國子監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
 安石故召對謂安國曰卿學問通古今漢文帝何如主也

對曰三代以後賢主未有如文帝者上曰但惜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夜入未央宮定變故於呼吸俄頃之際諸將武夫皆帖息待命恐無才者不及是然能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幾致刑措使一時風俗耻言人過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上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而不能使人何也對曰王猛睚眦之忿必報專教符堅以峻刑法殺人為事此必小臣刻薄有以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理順而勢利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安石秉政外論謂何對曰但恨聚欲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初召對人以為必得經筵由是別無恩命久

此類言不亦甚乎

之乃得館職安國為國子監教授頗溺於聲色時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也又嘗力諫安石以天下洵洵不樂新法皆歸咎於兄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于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慘及先人發掘邱隴豈得不預我耶五年正月辛丑司天監靈臺郎亢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罷免王安石於西北召拜宰相斥安石姓名著字引童謠證安石且為變仍乞宣問西南京留臺張方平司馬光并都知押班御藥看詳所奏及崇太皇

太后上以瑛狀付中書安石遂詣告馮京等進呈送英州編管上批令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壬寅上批送中書畫旨施行事止用申狀或檢正官取索到文字此事體不便可檢會熙寧三年條約遵守先是三年有詔須急速公事方得用申狀施行王安石曰近緣河上事急速所以只用申狀施行且用申狀施行亦必得旨乃如此即於事體未有所傷理分不為專輒但要事務早集而已非過也臣竊觀陛下所以未能調一天下兼制寇敵止為不明於帝王大畧非謂如此小事有所不察也上曰天下事只要賞罰當功罪而已若賞罰或以親近之故與疎者所施不同則人不服安石曰臣自備位以來每自省念惟斷

此類言不亦甚乎

法官罪與在外官失出入人罪不同蓋以為不如此即法官不可為非敢私之也它即不省覺乞宣諭令臣得以思愆上曰法官即當如此安石曰法官之外不知陛下所見聞何事上曰朝廷固無阿私但外方似未免有用意不均事如勘河決事乃獨遣程昉安石曰陛下已令分析但恐有說緣昉開漳河後來又在京師提舉淤田當以此故不勸兼程昉要作第五埽堤被外監丞不肯所以致河決昉恐不當勸上曰如此亦合聲說安石曰若不當勸又何須聲說縱失聲說亦有何利害未得為阿私傷政體陛下修身齊家雖堯舜文武亦無以過至于精簿書刀筆之事群臣固未有能承望清光然帝王大畧似當更討論今在位

之人有事韓琦富弼如僕妾者然陛下不能使之革面契
母非有政事也然夏國事之極為恭順未嘗得稱國主今
秉常又幼國人饑饉困弱已甚然陛下不能使之即叙陛
下不可不思其所以此非不察于小事也乃不明于帝王
大畧故也臣蒙陛下加獎拔擢在群臣之右臣但敢言不
欺陛下若言臣為陛下自竭即實未敢緣臣每事度可而
後言然尚或未見省察臣若自竭陛下豈能察臣用意此
臣所以不敢自竭臣尚不敢自竭即知餘人未見自竭者
忠良既不敢自竭而小人乃敢為誕謾自古未有如此而
能調一天下兼制寇敵者如臣者又病疾屢與馮京王珪
言雖荷聖恩然疾病衰憊耗心力於簿書期會之故已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三

不逮但目前未敢告勞然終恐不能上副陛下責任之意
上然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錄進安石曰臣所著
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詁文字容臣綴緝進御 二月甲寅
上謂安石曰舉官多苟且不用心宜嚴立法制安石曰舉
官法制今已畧備不知更欲如何上曰如舉監場務官增
判則舉者當預其賞虧欠則當預其罰上又言三司判官
當督察安石曰中書於諸司非不考察須自陛下唱率若
陛下於忠邪情偽勤怠之際每示優容但令如臣者督察
緣臣道不可過君過則於理分有害且刑名法制非治之
本是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
善遠罪者主道也今於群臣邪正情偽勤怠未能明示好

惡使知所勸懼而每事專仰法制固有所不及也當更講
論帝王之道術而已若不務此而但欲多立法制以馭群
臣恐不濟事 五月辛卯上論人有才不可置之閑處因
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
即止衛霍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減匈奴上曰武
帝自為多欲耳安石曰欲亦不能害政如齊桓公亦多欲
矣而注厝方畧不失為霸于天下能用人才故也上曰漢武
至不仁以一馬之欲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若
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
如此 是日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上甚怪安石如此
曰卿所以為朕用者非為爵祿但以懷道術可以澤民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二七

當自理沒使人不被其澤而已朕所以用卿亦豈有它天
生聰明所以又民相與盡其道以又民而已非以為功名
也朕願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
開悟卿師臣也斷不許卿出外
陳瓘論曰熙寧之初神考以安石為賢自鄧綰黜逐以
後不以安石為賢矣安石退而著書憤鬱怨望當此時
傲然自聖於是書託聖訓之言曰卿朕師臣也又曰君
臣之義重於朋友朕既與卿為君臣宜為朕少屈此等
不遜之言託於聖訓前後不一又謂呂惠卿亦師臣也
又謂如常秩者亦當屈已師之惠卿師臣則假曾公亮
之言常秩可師則假張戢之言神考嘗謂常秩不識去

就安石親聞此訓書於日錄豈有不識去就之人而可
以為聖主之師乎况張戢言行出處自有本末豈有崇
獎不識去就之人而請聖主以師之哉神考以堯舜之
道光宅天下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安石乃欲與呂
惠卿常秩俱為師臣輕慢君父不亦甚乎其事矯偽臣
故繫之於寓言

六月先是東上閣門使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往往施
行然天資刻薄中外側目又嘗言助役法以為不可王安
石尤惡之初紫宸上壽儀儀但言樞密宣徽三司副使不
坐而故事親王皇親並坐唯集英大宴乃有親王駙馬都
尉不坐之儀時評定新儀初無改易而遽劾閣門吏不當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六

令親王皇親駙馬於紫宸預坐以為不遵新制賈佑馬仲
良皆坐免官王安石具奏評所定自不明而執妄加他人
以罪而評訴上前自謂所論列非不當安石執奏閣門官
吏無罪上曰若新儀制果不明亦非獨評罪安石曰中書
但言新儀制不明固未嘗專罪評評所定儀制既如此
不明乃妄劾閣門官吏此則評之罪也上曰評固有罪然
亦未可姑罪評也安石遂留身乞東南一郡上即不許至
丁卯安石惡李評必欲去之既辯其上壽新儀不可用謂
閣門吏不當劾而閣門吏因言評所脩新儀卒不可用遇
不可輒擅改於是中書取新儀看詳其間如政元會殿前
等三帥起居皆非是及三帥論其不可評又擅令用舊儀

而不奏至中書責問仍迫取吏人狀云使副已令中舉然
至今不曾中舉吏又云寔未嘗未使副指揮又沈衡判刑
部評已令告謝及杜紘判刑部評乃止之中書詰其故輒
詆云儀制在中書無所檢用方欲中稟然中書先所取儀
制乃其副也安石具以白上曰評誕說大抵類此上曰第
恐評有說安石曰陛下若偏聽則評必有說若推鞠即明
見欺罔之狀上令送宣徽院取勘已而上批閣門失點檢
二事尋召問評口更無他辭並各引罪縱加推鞠不過如
此其狀詿張戢一止是偶失點檢罪可矜恕皆由評故至
此滋蔓若不罷去事必愈多煩費推求何日窮已可令評
更不管勾閣門事餘悉放 己巳王安石謂告上令馮宗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七

道撫問安石因附表劄請解機務上怪安石求去安石曰
疲疾不任勞劇兼任事久積中外怨惡多又人情容有壅
塞上曰卿從來豈畏人怨惡者人情有何壅塞得非為李
評事安石曰臣所懷具如奏狀所陳非有它也上曰卿無
乃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詰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
卿少正卯虛杞朕固知卿不為呂誨所惑安石曰臣平生
操行本不為人所疑仁宗朝知制詰只一次上殿與大臣
又無黨及蒙陛下拔擢曾未及一兩月初未嘗有所施為
呂誨乃便以方虛杞此不待陛下聰明然後可知其妄若
任事久疑似之迹多而詭誣之人或過於呂誨即臣未敢
保陛下無疑也上曰呂公著與卿交游至相善然言韓琦

必以兵討君側惡人朕亦不為公著所惑安石曰公著此言亦非特陛下聰明然後可辯明明在上豈有如此之禮上曰卿之所存雖朋友未必知至於眾人見朕與卿相知如此亦皆不知其所以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義固重于朋友若朋友與卿要約勤勤如此卿亦宜為之少屈朕既與卿為君臣安得不為朕少屈安石曰大臣久擅事未有無釁者及其有釁然後求去則害陛下知人之明又傷臣私義上固留之比三四退上又固留約令入中書安石復具奏而閣門等處皆有旨不許收接安石文字 甲戌王安石見上曰陛下不許臣去臣不敢固違聖旨然臣是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若更黽勉半歲不可疆即須至再煩聖聽上曰卿許朕就職甚善如何却半年後又乞出且勿如此 七月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司勅并諸司庫務歲計及條例制定官郭逢原上書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為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而後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然臣尚有疑者殆恐願過師臣之禮未有隆者焉古者天子尊師之禮有隆而無替君臣之分有時而不行陛下固以師臣待安石矣而使之五鼓趨朝僕僕北面而五拜奔走庭階侍立左右躬奏章牘一切與百僚胥吏無別過師臣之禮未極優異尚守君臣之常分臣之所未喻也又上疏曰臣聞能自得師者王古聖人未嘗無師孟子稱

堯所以待舜之禮可謂至矣以齒則堯長以爵則舜賤以德則舜固無以加于堯者而堯尚尊禮之如此今臣區區末禮於安石尚如有惜不明示於天下此臣之所以未喻宰相代天理物無所不統未聞特設事局補除官吏而宰相不預者也今之樞府是矣臣愚以為當廢去樞府并歸中書除補武臣悉出宰相軍旅之事各責其師台文武于一道歸將相于一職復兵農于一民此堯舜之舉也今王安石居宰相之任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特牽于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益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逢原必輕朕安石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逢原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且曉事可試用也 閏七月御史張商英言判刑部王庭筠立法應蝗蝻為害須捕盡乃得聞奏今大名府祁保邢冀州順安保定軍所奏凡四十九狀而三十九狀除捕采盡進奏院以不應法不敢通奏且蝗蝻幾遍河朔而御史拘文封還奏牘欲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欲於此時恐懼修省以上答天戒而下卹民隱亦晚矣惟陛下裁省御批近亦據瀛州安撫司奏本司近據轄下諸州縣申到飛蝗蝻蟲遂具奏並準進奏院遞回稱近制安撫司不得奏災傷必是緣此條約之故可速除去仍令進奏院遍指揮諸路安撫轉運司并轄下州縣府軍監縣令後應有災傷並仰所在畫時聞奏以稱朝廷寅威天戒過災恐

懼之意王安石曰條貫已令本州提點刑獄轉運司申奏
安撫司自不須奏上曰安撫司奏何害安石曰朝廷令本
州及轉運司奏已是兩處奏亦足矣更令提點刑獄司奏
誠太多一處有蝗陛下閱六七紙奏狀如此勞獎精神
翻故紙何如惜日力深思熟講御天下大畧只如經畧安
撫司有何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災
陳瓘論曰神考當旱暵之時遇災而懼天下蝗蟲之奏
皆欲覓焉四方奏狀已至京師而奏師却之不得通奏
以新立不得奏蝗之法故也創立新法疑誤奏師壅天
下之情啟蒙蔽之患此宰相之過舉臺諫之所當言也
神考用臺諫之言改不得奏蝗之法所以恤民隱而開
壅蔽也而安石乃奏曰不知何用更令安撫司吏人枉
費紙筆近銷虛費脚力又一處有蝗蟲陛下閱六七紙
奏狀如此勞獎精神翻故紙何益何如惜取日力深思
熟講御天下大畧嗚呼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漢宣帝時
郡國不上災變則丞相魏相輒奏言之故天下無蒙蔽
之患神考曰漢之文宣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何安石
之對異於魏相之所奏言乎夫聽課改法以正紀綱御
天下之畧正在於此而安石乃以為勞獎精神虛費日
力甚哉言之乖悖也舊紀書詔諸路被災或有蝗者亟
以聞新紀因之

乙丑王安石曰陛下天資聰明群臣上殿陛下皆相其材

十得八九此非特群臣所不可及載籍以來亦少及陛下
然陛下知人情偽或不及常人多為人所蔽故此陛下昨
為臣言林廣拜官追思先帝對使人涕泣陛下即稱其忠
既不親見廣但使人論奏耳虛寔固未可知若詔附使人
即從容游說必得簡在聖心上曰此在所使人如何而已
安石曰太祖敢於誅殺然猶為史珪丁承裕之徒所欺而
監及無辜不知陛下於欺固尚不忍有所詰問而望所使
人不敢臣竊以為難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

神宗皇帝

王安石事迹下

熙寧五年八月辛丑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垆為潮州別駕垆初以王安石薦得召見驟用為諫官數論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越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垆堅請上殿讀疏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說激故貶垆疏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腹心張璪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作姦令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祖之心保甲以農為兵凶年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必致怨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令監司壓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情欺誣人主以為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安石比李林甫虛杞自文彥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奴事安石猶懼不可翌日執政進呈安石曰垆素狂不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庫 十月癸未王安石白上曰姚原古勸李定等故變易情狀其意有所附會而然也上曰勸見有情樂否安石曰情樂如何勸見但事理分明上曰當得何罪口口僉曰杖一百該去官上曰與街替情理輕安石曰詐欺如此似不宜作輕陛下過君子小人不可分明為天下須用君子若用小人必亂陛下於小人每事寬假于君子不

能無疑君子小人誠難知然忠信即君子誕謾即小人誕謾明白方更寬假不肯致法未嘗見其誕謾乃更懷疑所以小人未肯革面君子難為自竭陛下但有所疑即仔細窮究若見其誕謾便須致法若未見其誕謾即須以君子之道遇之不可過君子以待小人之道知姚原故事陛下已是不能窮究作奸之本末又務寬假此極為好惡不分明 丁亥上謂安石曰文彥博稱市易司不當差官自責果寔致華州山崩安石曰華山崩不知天意為何若有意必為小人發不為君子漢元時日食史高恭顯之徒即歸咎蕭望之等望之等即歸咎於恭顯之徒臣謂天意不可知如望之等所為亦不必合天意然天若有意必當怒望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之等怒恭顯之徒上因歎人臣多不忠信安石曰陛下勿怪人臣不忠信也有臣三千惟一心又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武王時也非特武王時如堯舜禹湯文武之時皆如此望之與恭顯等更相譖愬乃元帝時趙惲裝延齡之徒傾害陸贄乃唐德宗時揚嗣復陳夷行之徒交相非毀忿爭乃唐文宗時陛下能為堯舜禹湯文武所為即群臣自當同心同德若與漢元帝唐德宗同道即不須怪人臣多乖戾不忠信也 六年二月丁丑詔開封府判官梁彥明推官陳忱各罰銅十斤 三月十四日宣德門親從官王宣等與宰臣王安石家人從宦競指使李師錫擅傳語開封府官行違而彥明忱不察虛實親從官阮霽

本不與喧競亦決杖御史蔡確彈奏開封府官吏曲意迎奉大臣之家望特加重貶故罰及之先是安石從駕觀燈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搥傷安石馬安石大怒請送衛士於開封府又請罷勾當御藥院內侍一人上皆從之安石猶不平確奏疏曰宿衛之士拱衛人主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衛士所應呵也而開封府觀望宰相反用不應為之法杖衛士者十人自是而後衛士孰敢守其職者上善確言然宰相乘馬入宣德門非是上卒亦弗究也安石自叙其白上語云親從官搥擊坐車及姪游臣至宣德門依常例於門內下馬又為守門者搥馬及從人臣疑親從官習見從來事體於執政不敢如此今敢如此當有陰使之

者臣初所以不敢辯者疑有條制從來承例違越及退檢會乃無條制問皇城司吏亦稱無條制及問體例却據勾當皇城司繳到巡檢指揮使畢潛等稱從來合於宣德門外下馬臣初執政即未嘗于宣德門外下馬且宣德門內下馬非自臣始臣隨曾公亮從駕亦如此上曰朕為親王時位在宰相下亦於門內下馬不知何故乃如此安石曰此所以不能無疑欲具劄子乞勅會依條例施行上許之安石又曰檢到嘉祐年後行首司日記並於門裏下馬然問馮京則忘之記得亦有在門外下馬既而文彥博遂揚言云我從來只於門外下馬先是王安石以病謁告彌切乃求解機務且入對上面還其章安石固求罷上不許曰

卿每求罷朕寢食不安朕必有待卿不至處且卿豈以宣德門事否安石曰臣所以辯宣德門事正恐小人更以臣為驕借事既明白又復何言上曰今子細推究寔無人使安石曰臣初豈能無疑既已推究復何所疑上曰卿如此必是朕終不能有成功久留無補所以決去安石曰陛下聖德日躋非臣所能仰望後來賢俊自有足用者臣久訪賢路又病所以求罷非有它上曰朕置卿為相事事賴卿以濟後來可使者何人孰可以為相者卿所見也安石曰豈可謂無其人但陛下未試用耳上曰卿頗求出於四方觀聽不美又引古君臣相終始者曉譬安石安石曰臣前所以求罷皆以陛下因事有疑心義不敢不求罷直以病

故非有他且古今事異久任事積怨怒眾一旦有負敗亦累陛下知人之明又且病若冒昧必致曠敗上再三曉譬安石乃乞告將理既而上又召安石子雱再三問勞又令馮京王珪論旨於是安石復入視事留身上謂安石曰卿今如何安石曰猶病昏煩憤後來有可用者陛下宜早甄擢臣恐必難久任憂責上曰雱說卿意似不專為病朕亦為雱說必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去爾安石曰陛下至仁聖臣豈有它但後世風俗皆以勢利事君臣久冒權位不知避賢即無以異勢利之人況又病必恐有曠敗致累陛下知人之明所以力求罷也

陳瑾論曰雱聖其父父賢其子而謂在廷之人皆小人也

君子小人自有公論無足辨者至於造神方之言曰度朕終不足與有為則是託聖訓以薄君父也可不辨乎三月癸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親事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不急變革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固易變但要措置有方詳見減兵議七月龍猛軍級經章惇所乞於懿洽効用上怪禁軍不由軍帥擅經惇投狀王安石曰軍士乞効用雖不由軍帥恐無條口禁止上以為軍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後有何害上曰經章惇乞効用猶可恐有妄作安石曰別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經有所征討官司乞効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吳充曰軍當聽於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五

安石曰今乞効用不知何害軍聽于一若令彼經殿前司投狀即殿前司必不許不許則壯士何所求奮發挺曰若別有結連奈何安石曰結連即自有重法陳升之曰臣見韓絳宣撫時兵級亦經絳求効用上乃令勘會進呈既而上終以為害事安石曰士卒固欲其願戰請効死反以為罪何以奮其志氣上曰禁軍令如此不便若如臨淄王事其漸豈可長安石曰經朝廷所差官司與臨淄王事豈類上曰如保甲別司募去司農亦必有言安石曰保甲固有經章惇者上曰司農奏非經章惇安石曰亦有經章惇者陳升之又言有經韓絳乞効用者上曰郝質言經絳者蓋是合往本路軍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終欲治其罪安石

固以為無罪上令放罪取戒勵八月高陽關路走馬承受任克基言市易司指揮馮崇與北人買賣不依資次非便上曰崇不信無行可令丞還彼自有官司交易悉舊存規王安石曰崇一白牙人耳安足責陛下左右前後所親信孰為忠信孰為有行竊恐有未察者上曰審是非察忠邪今昔所難然不忠信之人跡狀著顯者未嘗不行法其未顯者吾取其潔不保其往也如昨知澶州李曼可謂有過矣而黨庇者甚至范百祿受命體量獨排群議而奏其寔此可褒進矣而近臣亦有言百祿不當得館職者不可不察也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守條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堯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人明白使人不敢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六

誕謾自不須多立法禁上曰要審察安石曰陛下每如此盡善也癸丑輔臣奏事已上顧安石曰聞卿子雱久被病比稍愈否安石曰雱苦足癆下漏編用京師醫不效近呼秦州癆醫徐新者治之少愈上曰卿子文學過人昨夕嘗夢與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七年三月甲寅上患置官多費用安石曰凡創制官皆須度可以省費興治乃創置如將作監即但用諸置局處食錢已足養創置官而所省諸費不可勝數如帳司即一歲磨勘出隱陷官物亦少數倍其他置官類此豈得為冗上曰即如此何故財用不足若言兵多則今日兵比慶歷中為極少安石曰陛下必欲財用足須理財若理財則即須斷而不惑不為左右

小人所移乃可以有為上曰古者什一而稅足矣今取財百端不可為少安石曰古者非特什一之稅而已市有泉府之官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有欵布總布質布經布之類甚衆關市有征而貨有不由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古之取則亦豈什一而已今之稅亦非重于先王之時但不均又兼并為患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曾布因言市易事詳見市易務 乙丑詔中書曰朕涉道日淺昧於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陰陽之和乃自冬迄今早暵為虐問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燮歷月滋久未蒙休應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諫言蔽于上聞而阿諛壅蔽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定封言朝政闕失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倣成朕志焉翰林學士承旨韓維之辭也先是維對延和殿上曰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上感悟即命維草詔詔出人情大悅

維本傳云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然實錄不載是日雨乃恐本傳或有潤飾今不取本傳又云有旨根究市易免行利害權住方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川市易按此詔未下維已同孫永根究免行利害矣權住方田保

甲等見四月二日亦當就此并書會要三月六日有詔求直言而實錄無此二十八日乃有此詔一月不應兩詔會要誤也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嘆惻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遠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 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編排方量了畢止是撰造文字處許依條限了絕外其見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雨 先是監安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門光州司法參軍鄭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十九懼死逃移南北困窮道路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購升米草木魚鱉亦莫生遂寇敵輕肆侮君慢國皆由中外之臣輔佐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伏願陛下開倉廩以賑貧乏諸有司培歛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蒼生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君臣際遇責手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民庶甚於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便物之事靡不毅然主張而行之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乃恣其叨憤剝削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

而不聊生夫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會千載一特欲何所為臺諫之臣然其位而不敢言凡百執事又皆貪穢近利以陛下仁聖當御撫養為心甚於前古而群臣所為如此其非抑陛下所以駕馭之未審爾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上忠無兩心與其見怒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上與其苟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以告陛下誠以上畏天命中憂君國而下憂生民耳於身之死使其粉碎如一螻蟻無足顧惜臣又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折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糶米違違不給為圖而獻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九

不敢以所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為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不必多見已可咨嗟涕泣使人傷心而况於千萬里之外哉謹隨狀呈進如陛下觀臣之圖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於十日不雨乞新臣於宣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少有所濟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俟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俠疏及圖以示輔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勅俠擅發馬遞之罪

司馬光記聞云俠上言新制使選人監京城門民所齎物無細大皆征之使貧民怨望人主居深宮或不知之乃畫圖并進按俠此疏乃無之當考俠六月九日責明

年正月七日又責林栗言行錄載俠以三月二十六日上疏神宗多所聽用蓋因俠上蘇軾等啟然考他事或失先後如責躬詔乃三月二十八日而以為四月一日蓋誤也今但取其合者

已卯王安石懇求去位引呂惠卿執政 乙酉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司馬光上疏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泣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以四事求諫聖人所為異世同符凡詔書所言皆即日之深患陛下既已知之群臣夫復何言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復能斷志無疑不為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之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十

高宗之雄雉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更為宗廟生靈之福乎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缺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戶爭利而寔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裔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凶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瑣未盡之事皆不足為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所不敢為也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

此據滕甫墓誌附見當考鄭俠言行錄云時詔求真言
欲應詔者甚眾聞俠被劾皆沮縮唯司馬光輩一二文
字得達上前儉佞之黨日於匭函假名投書乞留王安
石堅守新法仍乞治俠狂妄之罪光疏已具載甫疏但
存此其它疏又俱不見言行錄或可據今且附此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
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級
中書門下班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
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齎詔召絳
赴闕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安石為執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色每輔臣進對嗟嘆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
悅屢求去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
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
之以師傅之官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賜手詔曰繼得
卿奏以義所難處欲得便即休息朕深體卿意更不欲再
三遣卿之留已降制命除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
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對具存無或食言
從此浩然長往矣又賜手書曰韓絳欲得一見卿意者有
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
石薦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
絳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人 己丑詔曰朕嘉先

王之法澤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可謂盛矣故夙興夜寐八
年于茲度時之宜造為法令布之四方皆稽古先王參考
羣策而斷自朕志已行之効固亦可見而其間當職之吏
有不能奉承乃私出已見妄為損益或以苛刻為名或以
因循為得使吾元元之民未盡蒙澤朕終不以吏違法
故輒為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按違法者而深治之間或
未安考察修完期底至當士大夫其務奉承之以稱朕意
無或徇於故常以戾吾法敢有弗率必罰無赦先是呂惠
卿慮中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達諸路監
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又白上降此詔申明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元祐本白字下脫漏結與本因之當求別本考定恐尚
有他語也今但云白上降此詔申明之朱史云呂惠卿
慮中外以下三十餘字却先書上以朝廷所降法令官
吏推行多失其意乃下詔申明之發云徐黃庭堅手筆
並無底本照據并起居注時政記元不如此故削去時
政記起居注亦何嘗能說事意朱史私為惠卿諱爾今
復存之
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雱以疾不能朝又詔
特給俸免朝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王安
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呂惠卿同
提舉 五月丙辰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呂升卿大理寺丞
國子監直講沈季長並為崇政殿說書季長仍改太子中

先是上每以外事問王安石曰陛下從誰得之上曰卿何問所從來安石曰陛下與它人為密而獨隱於臣豈君臣推心之道乎上曰得之李評安石猶是惡評竟擢而逐之他日安石復以密事質於上上問於誰得之安石不肯對上曰朕無隱卿卿乃隱于朕乎安石不得已曰朱明之為臣言之上由是惡明之明之安石妹夫也安石既出呂惠卿欲引安石親履置之左右薦明之為侍講上不許曰安石更有妹夫為誰惠卿以李長對上即召李長與呂惠卿弟升卿同為侍講升卿素無學術每進講多捨經而談財穀利害等事上時問以經義升卿不能對輒自李長從旁代對上問難甚苦李長辭屢屈上問從誰受此義對曰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十三

受之王安石上笑曰然則且爾李長雖黨附王安石而常非王雱王安禮及呂惠卿所為必謂以累安石雱等深惡之故不甚得進用

此據司馬光記開升卿無學術不能對上所問不知詩序何以却用呂升卿所解當考

八年正月甲午著作佐郎秘閣校理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詳見鄭俠點點 二月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石上為右贊善大夫權發遣度支判官安石安石幼弟也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數與絳忤絳采問曰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翌日上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貴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卿等且可以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安石曰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以待陛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粗有所助以報陛下知遇然投老餘年豈能久事左右欲及時粗有所効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十四

形迹最害事 又言呂嘉問降點事詳見市易榜 四月甲子上與安石論河北事安石以為募兵不如民兵程米不如興農事先是安石在江寧嘗言兵少乞募兵於是上舉以問安石曰今廂軍誠少禁兵亦不多然早訓練民兵民兵成則當減募兵上曰禁軍無賴乃投募非農民比盡收無賴而厚養之又重祿尊爵養其渠帥乃所以弭亂安石曰臣在翰林固嘗論點兵未可盡廢但要民兵相制專恃點兵則唐末五代之禍可見且點兵多則養不給少則用不足此所以須民兵也上言宋守約不可得安石曰自守約死軍制已稍寬弛上曰只為賈遠寬弛安石曰為遠者逸樂為守約者憂危謂如守約宜褒勸如遠者宜督責

安石又言番兵當什五之設階級部分乃可用今一凶歲一路至費二十八萬賑貸而其丁壯老弱有馬無馬皆不敢閱寔不知何用此蕃部或以為煩豐熟乃可閱寔臣以為賑貸時正好閱寔其充以為坐論則易行則難上曰此何難但邊帥不為耳安石又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廩為之一空非計也此乃馮京故為此與蘇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借常平物與轉運司修城塹之類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費出上以為然閏四月乙未上又論王猛曰符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託垂於符堅也上曰猛可謂忠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

五

矣安石曰如此為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貴上志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寔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見即無赴功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論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別我友敬矣諛言其與善人君子方念亂不暇至彼不蹟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後不同

如此用心當與差故也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收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則非張仲在內吉甫無以成其功詩稱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則宣王之德薄于先王亦可知矣上欲用張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翌日再進至其事遂寢五月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前在市易司坐去銜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舉官不拘條制且七八萬貫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上曰且令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住如何絳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

六

獨以為不可再拜乞辭位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益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弗能爭況大事乎翌日安石又為上論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為眾所攻陛下不察而保之則天下孰肯為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亦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于國事有何所損如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乃可責上曰如文彥博等才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文彥博等雖未可厚責亦不足尊寵上曰彼皆先帝時將祿已尊貴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上曰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狀比眾人合轉數官即繞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

置獄豈得謂是且陛下前日宣諭程昉情中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歎息而已昉乃為臣言不煩為昉深辯但令昉得罪追一兩官或被停廢蔡諫議自然息怒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昉但得為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昉亦能營生必不餓寒相公不煩過憂其言如此乃非情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昭明則事功何由興起 丁丑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曰上宜罷劉佐勉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於此者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劄諭絳令就位絳復起 八月庚戌韓絳罷知許州仍詔出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三

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縱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忠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固求罷而有是命十一月丙戌先是王安石以疾居家上遣中使勞問自朝至暮十七反醫官脉狀皆使駛行親事責奏既愈復給假十日將安又給三日又命輔臣即其家議事時有不附新法者安石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爭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豈恤也上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上遣使慰勉之乃出其黨為安石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者恭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矣安石從之上亦喜安石之出凡所進擬皆聽由是安石權

益重 九年五月丙寅上謂執政曰以耒耜養生以弼夫防志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勅諸侯稼穡匪懈如何新會群臣戒天子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壽命充詰戎兵以涉禹之跡則生民所務誠如陛下所言而已然非明于道術則不能役群衆孰與成此功者上又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靜交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知何用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復何憾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名譽結游談之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為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為文此亦識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見無以勝俗故也無以勝俗則反畏俗俗共稱一事為是而已無以揆知其為非則自然須從眾若有以揆知其為非則眾不能奪其所見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於乾卦言之上又論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釋氏所談妙道也則禪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然尚有法可以證之則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該極道術文章然未嘗以文辭獎人誠知華辭無補于治故也風俗雖未正變然事於華辭者亦已衰矣此于治道風俗不為小補上因言讀經者須知所以緯之則有用不然則不免為腐儒也 呂惠卿出知陳州 見呂惠卿奸邪 王安石禮知潤州求惠卿過失 見呂惠卿奸邪

六月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安石盡棄舊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慝帝持蔽賢黨奸移怒行根方命矯令罔上要君上以惠卿所慝事示安石安石由是愧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詳見呂惠卿奸邪 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事上曰恐四方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窮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與王唐太宗周世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蓋朝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說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安石爭不能得遂移疾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于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安石乃出詳見陝西錢錄 丙午詔以王雱病特給王安石假令在家撫視 己酉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王雱卒年三十三贈諫議大夫手詔即其家上雱所撰論語孟子義雱性刻深喜殺帝稱商君以為豪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僕慧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為師講官策試諸生論及時政皆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富弼言竊聞累年新法所行之事條日甚多陛下近亦深見為害但虛心隱忍未即更張此誠大得為君之道從容優裕而不欲迫急也然群臣所謂

為害者皆害及天下之人被害既久則豈尚容舒緩哉度今時勢正如解倒懸之急惟恐解之不速也向天下不以賢愚共知陛下始欲講求大治比迹唐虞前代帝王用心非所能及而不意為人所誤至此事皆成災究其端由寔顧陛下于臣僚中不以職事高下常視其反覆狡獪者疎之純良方正者與之反覆狡獪者本無一定之志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必無忠蓋慝實安肯乃心于國家也純良方正者才辨誠有不及狡獪之人然其心不二持守堅篤中立不倚旁無朋比用之則直道而進舍之則奉身而退不為利回不為義疚忠亮一節至死不移不肯欺昧朝廷自求多福如此等人終無妄謀必能為國家立事者亦不為害也天子無職事惟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竊乞重之又重也此劄子只欲陛下畧知外事一二而已乞不降出庶免後悔 七月壬戌詔宰臣王安石候王雱終七供職 己卯復放歸田里人王安國為大理寺丞江寧府監當命下而安國病死矣 十月戊子上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好回論事為人不能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魏州 陳瓘尊堯錄言口上皇帝封事其三十問曰臣又望陛下特垂聖問問詢仁等曰日錄有云余為上言與陛下開陳事退而聚錄以備自省及他時去位當繕寫以進

此安石初作參政時奏於神考之語也又云十年然後去位後九年而薨于其中間不踐寫進之語者何哉臣聞呂惠卿訟中丞鄧綰進日錄三策神考察惠卿日錄果非臨時撰造之文發于聖批鄧綰既去而安石亦不得留矣嗚呼他時繕寫之語不謂之欺誕可乎下武繼安石之志昂等述蔡卞之事而執事欺誕以為國是豈不誤朝廷之繼述乎臣道之事彊可不辯乎

壬辰詔橫海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為漳州軍事判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憂傷不接人事以故眾人所傳議論多所不知昨日方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三十一

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兼綰近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相失綰聽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審如所聞即綰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故有是命初綰以附會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之黨相傾綰皆極力奏劾之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上怒欲絀綰安石亦懼乃奏斥之亨甫行險薄論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乃斥 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安石之再入也多稱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亦滋厭

安石所為故有是命

呂本中雜說王安石既去嘉問因對上問曾得安石書聞陛下不許安石久去亦不敢作安居計上曰是則是為呂惠卿所賣有何面目復見耶

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性謹密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中立無私故相之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馮京為給事中知樞密院事先是呂惠卿悉出安石前後私書于筆奏之一云勿令齊年知齊年者謂京也與安石同歲在中書多異議故云又其一云勿令上知由是上以安石為欺故復用京 十二月判江寧府王安石奏乞施田與蔣山太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三十一

平興國寺充常住為其父母及子雱營辦功德從之 元豐三年九月乙酉舒國公王安石為特進改封荊國公五年十月壬寅朔王安石言江東轉運判官何玘奏江寧府禁勸臣所送本家使臣俞遜侵盜錢物事已經年呂嘉問到任根治累月案始具深恨俞遜翻異故加以論斷不干已罪如玘所言則是嘉問為臣遜獄事有奸臣與嘉問親厚交利而已竊恐陛下哀憐舊臣不忍暴其汚行故不別推究如此則臣與嘉問常負疑謗不能絕玘等交結誣罔望特指揮以江寧府奏勸俞遜事下別路差官重鞠詔送樞密院下兩浙轉運司鞠之 七年五月庚申詔中書舍人蔡卞給假一月令往江寧府省視王安石疾病 六

月戊子集禧觀使王安石請以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為僧寺乞賜名從之以報寧禪院為額或云安石愛其子雱雱性險惡安石在政府凡所為不近人情者雱寔使之既死安石哀悼久而不忘嘗恍惚見雱荷鐵杵如重囚狀遂請以園屋為僧寺蓋為雱求救于佛也 七月甲寅尚書左丞王安石為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初侍御史張汝賢言安禮乞子坊勾當九龍廟引用都省批狀外起例上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格不下汝賢又奏安禮素行貧穢所至狼藉上謂安禮曰汝賢彈奏卿子姪差違用例奏鈔在法所許汝賢固有罪其言卿奸汚事卿果如此何以復臨群官安禮猶辯訴因奏往以安石疾病嘗乞知江

寧府願申前請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跡速變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於今此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謂如何更不煩答以筆劄庶前力主張則仗晦叔也 詔再輟視朝贈太傅推道表恩七人命所在應副葬事 新錄王安石傳辯誣曰王安石學術政事敗壞天下至于今日而舊錄所傳多取安石私史之語以文之安石

居金陵閱佛書恍然有得是非不在六經而在佛書古之學者以其所得施之政事今安石以道自任而所得乃在為相之後顛倒如此今止以神宗寶錄事寔修改而不敢以私言增損之陳瓘尊堯序畧曰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歿之初衆皆謂罪在惠卿或以安石為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以闕向為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汚忠賢凡愠懟曾布之言與怒詈惠卿之詔例皆刊削意在宰籠欲使述其私書將以濟其私欲布等在其術內卞等計無不行良由議贈之

初不稽其獎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誣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腑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奸以忠大佞以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舊學而隆尚縱橫之才欲以此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奸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為不可用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

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妨嫌豈可為安石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竊謂元祐臣寮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趨向雖二至于論王安石之罪獻忠于神宗則其言一也豈可尚譽呂誨而偏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以益熾元祐之偏可不鑒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

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神宗皇帝

呂惠卿毒邪

治平四年七月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惠卿南安人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于曾公亮公亮遂舉惠卿館職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請以呂惠卿為制置條例司檢詳文字五月上問王安石以蘇軾為人安石知軾素與己異疑上亟用之也因極稱呂惠卿上許召見之惠卿最為安石所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于上事無大小必與之謀時人號安石為孔子惠卿為顏子九月己卯條例司檢詳官李常呂惠卿看詳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書編修條例先是王安石數為上言今中書乃政事之原欲治法度宜莫如中書最急必先擇人今編修條例上曰見在館職無足與修法度者唯呂惠卿材高朕嘗問呂公著何不舉惠卿作御史公著言惠卿材雖高然毒邪不可用朕見惠卿論事極有本末召置講筵公著說書似不能到惠卿所到處安石曰惠卿學術豈特今人少比似前世儒者未易擬議能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臣獨見惠卿而已其材他日必為陛下用人所以言其毒邪者以為阿附臣惠卿自為舉人即與臣相從非臣執政而後從臣也惠卿既有所附誠於人少所降屈雖與臣亦未嘗降屈以此口為人毀上曰惠卿負其材以取人怒亦似其所短安石

曰惠卿非以其材敢有所矜傲但於上無所附麗在下無所結納而已上曰如此即善又曰小臣上殿應對倉皇惠卿極從容蓋其中有所蓄問之不窮亦不憚安石曰有道術之士視外物固輕亦何至有所憚臣嘗以謂姦邪者大抵皆內無所負之人若內有所負亦何肯為姦邪今有資財之人尚不肯妄與人相歐搏况於有道術之人豈不自愛曾公亮亦稱惠卿有行義上乃許用惠卿又欲擇人發言李常上曰未見常倫稱其有行義上曰亦須是有材識但行義之人未必能修條例安石稱常難比惠卿然亦聰明遂並用之 甲申條例司言本司檢詳官呂惠卿近差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惠卿自置局以來詳知本末故令兼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本司職事從之 十月甲午朔著作佐郎編修集賢書籍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後九日又加集賢校理初欲置惠卿經筵曾公亮以為京官無例須換朝官乃換中允公亮又曰經筵官不可復兼修條例王安石以為無例乃已 己亥翰林學士司馬光對延和殿上因歷問群臣至呂惠卿光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惠卿所為也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眾心上曰惠卿應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有學辨慧然用心不端陛下更除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 閏十一月先是御史張戢言呂惠卿姦邪不可在左右王安石曰戢所言惠卿姦邪有何狀上曰戢言嘗排司馬光令

去上又論毀惠卿者甚眾安石曰陛下於群臣當有所舍殆而臣之義亦當包荒故於此亦有所執言然在陛下不可不察也數日安石又獨對力陳惠卿所以被譖及譖者之情并請姦利事上然之 十二月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絳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踈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非臣等所識然取於眾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用事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上又曰孫覿近日議論全別稱張戢學問不在呂惠卿下覿專附呂公著安石曰今戢鞠獄自是陛下意中書本不差上曰本置校書政欲如此差也 司馬光言呂惠卿姦邪為安石謀主詳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論書法 三年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布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所託布巧點善迎合安石悅之欲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辭卒罷之 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曾布同判司農寺布尋奏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四年曾布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兩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它日間彼為侯勅出令押字耳 六年三月命知制誥呂惠卿兼修撰國子監經義 六月呂惠卿判軍器監 七月甲子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乞自今實

封文字及于機密者進奏官并諸司吏傳報者以違制論承虛進事謄報交構誣詆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許人告賞錢三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餘人決配其知情及同撰人首告並免罪仍支賞錢進奏官告獲不候年滿優與授官出職副知告獲與進奏官畫馬人告獲與副知上名如止願請賞錢者亦聽從之 七年二月己巳朔知制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軍器監呂惠卿監判司農寺 三月曾布聞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辛酉對于崇政殿具言曲折王安石言布與呂嘉問不足於是有所詔令布與呂惠卿同根究市易務不便事安石意王嘉問不以布言為是故使惠卿居其間也惠卿至三司召魏繼宗及行人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問狀無一有異辭者布即具陳行人所訴并陳惠卿姦欺以聞 四月初以布言為是已而中變從惠卿請送魏繼宗于開封府知在布又言云云上笑而頷之謂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與之喧爭于朝廷觀聽為失體布退與惠卿召行人於東府再詰其所陳如前不變而王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上既許之 乙酉布復與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 丙戌王安石罷相 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 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戊子詔韓絳居東府第一位呂惠卿第二位自是居東西府八位不以次

八月壬午翰林學士行起居舍人權三司使曾布落職知饒州以軍器監具布坐不覺察吏人教令行戶添飾詞理不應奏而奏也 詳見市易務 八年正月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著作佐郎秘閣校理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汀州編管人鄭俠改英州以惠卿憾俠上書言事且惡馮京異議欲藉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也 詳見鄭俠言事 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 二月丁卯前曲陽縣尉權軍器監主簿呂和卿為奉禮郎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寔法至是判軍器監章惇請以為丞仍特改官 癸酉觀文殿大學士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始安石薦韓絳及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欲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聞命愕然翌日上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賫詔往江寧召王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 三月戊午上謂王安石曰小人漸欲得和卿者臣初不知其人昨送臣至陳留道中與語極曉事 五月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丁丑進呈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官劉谷谷必通經義

惠卿言其人有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官須有補于修經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休令教小兒而已安石時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言蓋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事無助極不易韓絳須令去不然扇動小人苦無已大害所事安石固留絳請待其後口拒絳之未晚又以為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則每事必言其非安石曰惠卿於括恐非忌能如括反覆真是任人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曰大抵兄弟總好勝忌能前日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頗橫警曉事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已即忌疾之安石曰升卿年亦屢為臣言練亨甫亦屢勸彼令勿如此逆欲廢人因為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又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 七月崇政殿說書同管勾國子監呂升卿擢發遣太常兼修一司勅升卿乞罷管勾國子監從其請而有是命蔡承禧勸升卿升卿既自辨析且乞劄付承禧王安石白上恐不宜如此若承禧紛紛則煩陛下處置上乃已初宰執同進呈

承禧勸升卿事惠卿乃謂告上表求補外者三上曰卿為參知政事天下事責不在卿一人何必爾惠卿曰比安石之去一時之人所以受命不辭安石復來理宜決去上曰卿豈以承禧故耶承禧言卿弟無與於卿惠卿曰縱使承禧言臣臣為參知政事苟自度無過豈至為之求去況臣弟分析事又如此乎上曰豈以安石議用人不合耶安石必不忌卿惠卿曰安石於臣何忌但陛下初用安石以其勢孤助之故每事易今日陛下以謂安石之助多節之以每事難就則臣之在朝廷所補者少而所害者多不若遂臣之去陛下一聽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也上曰終不令卿去惠卿曰陛下數宣諭臣以參貳安石不識何也參知政事莫參知陛下之政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石上曰安石政事即朕之政事也惠卿因言承禧所以言臣弟者意乃在臣上曰朕已曉無過慮惠卿不得已乃復就職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零奉詔撰進詩義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己見為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有所未安所有經局改定諸篇謹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并予新本畧論所以當刪復之意詔安石並刪定升卿所解詩序以閱呂惠卿緣升卿事乞罷政既後就職與安石益不協于是留身白上曰臣意安石在江寧時心有所疑故速來如此既至必是陛下宣諭及寄借臣奏對日錄觀之後頗開解思兩日前余中葉唐勉來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

義中語昔與臣同進呈安石以為忘之當時只進呈詩序
今但用舊義爾臣意以為未審遺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
曰家兄與相公同改定進呈安石怒曰安石為文豈如此
賢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收所為訓詁亦不識臣甚怪之而
未論其怒之之意此為人所問爾臣之弟兄於安石陛下
所亮臣所以事臣親者移之以事陛下外心所欽服安石
一人而已臣為之官屬安石亦尊禮臣不與他等至與之
極口爭事未嘗怒也近議市易依雜事臣意以謂常平法
行之方漸安貼又為此法呂嘉問必不能辨所以往復與
之問難以避其事及將上陛下果以為問臣不敢不言然
安石未必怒此只是為人所問爾上曰安石無它意經義

此類事不亦太甚

只為二三十處訓詁未安今使不動序只用舊義亦無害
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刪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
用而轉官受賜于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上曰豈有此理惠
卿曰縱朝廷不奪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萬世妄誤學者
洪範義凡有教本易義亦然後有與臣商量改者二三十
篇今市肆所賣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條例司前後奏請均
輸農田常平等無不經臣手者何至今日遽不可用反以
送練亨甫臣雖不才豈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須去位惠
卿曰臣豈可以居此 十月己丑朔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崇政殿說書呂升卿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升卿初
為御史所攻王安石雖數為口釋然其寔不樂升卿也非

卿復于上前評安石之短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出
升卿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
不法威福賞刑天下共憤是日手詔給事中參知政事呂
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
直呵蔽所與屈履與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守本官出
知陳州 庚子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權三司使章惇
知湖州先是御史中丞鄧綰言臣伏見陛下近日斷然罷
黜呂惠卿令按治其罪惠卿執政逾年所立朋黨不一然
與惠卿同惡相濟無如章惇今惠卿雖已黜逐而尚留惇
在朝廷亦猶瘡痍四體而止治其一遺棄除一堂而尚存
鐵之半也於是罷惇三司使以本官出守 壬寅新管勾

此類事不亦太甚

福建路常平等事常州團練推官曾致罷為漳州州學教
授初致乞朝辭上殿問門以前此無選人入辭上殿例詔
特引對致因自言願得閑官而有是命其寔上惡致交關
王安石呂惠卿故絀之 十二月己丑王安石禮知潤州先
是呂惠卿言安禮任館職押遊無度于是安禮乞出即從
之王安石猶以惠卿昔居憂在潤州欲使安禮求其過失
故也 庚寅呂升卿落職降授太常寺太祝監無為軍酒
稅升卿對上言得解進士李籍不識字中書取籍試卷視
之應格詔升卿分析升卿言不識字者猶言不別菽麥也
法寺當以對制不以實追兩官初升卿於上前言練亨甫
以鐵德為主雋所昵且曰陛下不信臣有老母敢以為誓

於是臺諫言王安國非議其兄呂惠卿謂之不便故歸由里今升卿對陛下親誚其母比安國不既重乎於是重責之九年六月辛卯給事中知陳州呂惠卿奏往者鄧綰言臣丁憂日託張若濟貸部內錢聞推究所窮究首尾七月乃畢今朝廷復差塞周輔推鞠其初遣使之措事本緣臣臣事既明更爲何人置勅周輔乃鄧綰人嘗爲御史推口官不惟有嫌於法亦礙乞別選官置院詔屯田郎中新權發遣秦鳳路提點刑獄李殊與塞周輔同推鞠初以惠卿奏進呈王安石曰徐禧本惠卿所薦自布衣不旋踵爲美官尹政亦惠卿與章惇所獎擢因何不言恐人疑其不盡今乃言周輔不可用不知周輔有何嫌上口惠卿言綰

已是罪人難更用其言安石曰綰爲言事官縱不寔無罪上曰綰言借錢事亦已有不寔安石曰綰以根究爲不寔即未見其爲罪况言事官許風聞言者自有主名安可遽以罪綰上曰惠卿必緣罷卻溫卿故云爾上又曰惠卿言觀宰相氣餒必欲致臣於死於是安石因請改差人上難之安石請添差一人上許之遂以命竦安石既與惠卿交惡令徐禧王古等按筆亭獄不得惠卿罪更使周輔按之安石子雲猶恐不得切責練亨甫呂嘉問亨甫嘉問共議取鄧綰所條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惠卿素結臺吏遽告惠卿于陳惠卿即自訴且訟綰及安石前後凡數十紙其畧曰綰等入奏中書出勅如出一口又曰

夕出于權勢之口朝書于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教以爲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其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追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雖然安石忌臣之心有甚而無已故其所爲無所顧藉又曰今中書乃用罪人綰等之誣辭出降勅命又曰匿其忤心託情小事以脫誤詔令之出此皆奸賊之臣得以擅命作威于閭世者也奈何安石今日之所爲乃與之同事耶又曰安石矯誣勅命以令勸官又曰前之矯誣必當彰

敗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出於此而不稍裁抑猶恐非長久之道又曰安石必不敢以此爲名而求去若以此求去是敢以不義要陛下也其可從乎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入自任不意窮急乃至於此又曰君臣妨嫌豈可爲安石廢也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上既以惠卿所訴事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而問秀秀乃言其情安石始咎秀秀先病疽愈惠增劇而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上數求去上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矣十月丙午宰相王安石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呂惠卿發安石前後私書事見王安石專政下十年正月戊寅詔前光祿寺丞知秀州

華亭縣張若濟貸死杖脊刺面配沙門島試將作監主簿
 鄭膺彬州編管先是塞周輔李疎同鞠若濟獄溫卿皆就
 勅於是獄具若濟坐枉注賊膺呂惠卿之舅干請扶惠卿
 勢豪橫兩浙人皆呼鄭六舅或言周輔初按得呂氏姦私
 事推治甚急會鄧綰敗呂氏家人饋藥名藥曰瑄出湯因
 以告周輔周輔得之遂不肯為王氏盡力抹殺呂氏事而
 上其獄云 元豐五年五月己丑承議郎試御史中丞徐
 禧談給事中先是龍圖閣待制鄧綰知永興軍事禧言永
 興故為浩穰其民闕累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
 才閎肆偷惰無居縮右者伏乞移館內郡別選有才之人
 詔知青州龍圖閣直學士劉庠與綰對易上謂執政曰徐

禧舉孔武仲邢恕為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
 豈可為御史張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
 意漸可見大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
 已叛去王安石欲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為黨唐炯
 仍上書薦惠卿天下奇才蓋炯通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
 禧自為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王珪曰願陛下早辨
 上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豈宜又在此位張璪
 曰今日即欲別除一官安禮曰禧孰能治邊或授以帥為
 宜上曰雖稍加進寵與外任無害安禮曰事君者不可以
 貳苟或焉無所不至禧尚是知縣資序陛下拔擢過分宜
 何以為報而懷奸若此上曰禧何曾有資序自布衣即擢

至此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豈知論報安禮
 曰禧論鄧綰非才不當除知永興事上曰此亦用惠卿之
 意也故雖改綰青州亦罷禧中丞仍詔中書省命詞止云
 門下省開掌出納命令之重選材換授勿言禧不當處言
 職也 辛卯上因言李稷呂惠卿所薦人物甚似惠卿王
 珪曰稷深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執政知
 臣與承禧有隙授以淮南意在授臣不知承禧之除出於
 陛下安禮曰承禧何足畏惠卿居長有何事今承禧得以
 報怨上曰惠卿性極貪鄙閉居不免私汚干擾州縣慮為
 承禧所持所以心不自安 十月癸酉新知太原府資政
 殿大學士通議大夫呂惠卿落職守本官知單州八月十

三日改知太原惠卿初除母喪即有太原之命及一見上
 將改授鄜延且諭令總四路守備惠卿手疏言陝西之師
 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為今日之計要在大為形勢
 形勢之說非一二可盡因請三省樞密院議邊事日乞召
 臣同對上謂輔臣曰如惠卿之言陝西一路無可守之理
 則陝西可棄也所謂形勢者惠卿欲得執政宣撫四路已
 為副乃可行用意如此豈宜委以邊事可卻令赴河東王
 安禮曰既不令往陝西恐不可更令帥太原與一閩郡如
 陳頴可也上曰與頴州或蔡州張璪曰與蔡州上可之命
 未下翌日三省樞密院對上語及惠卿王安石曰臣再三
 思之自古禍福藏於無形如惠卿用舍寔繫朝廷禍福且

惠卿久在朝廷朋附者衆今日罷卿與郡曾不明示過惡
議者必謂惠卿論事公當主上能容受直言輔臣中有擠
之者故及於此惠卿亦必有此爲解臣以謂宜於告命中
明言惠卿之罪落大學士與一小郡如單州之類爲允使
中外小大之臣知惠卿過惡所在人人警懼因又知名位
不可以計數取兼足以整勵風俗緣惠卿肆爲浮言覲動
朝聽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踪輕矯誣出于爲利若行制誥
當如此命詞則惠卿雖被重責必無以說未審聖意若何
上曰甚善可落職與通議大夫知單州召舍人以此命辭
張璪曰欲召舍人論以意上曰趙彥若安能爲之便可指
揮令用此詞行下三省至都堂召中書舍人趙彥若論以

聖意王珪書告詞付彥若彥若以故事未有定草令舍人
行者退而論列上不許乃用先擬詞彥若書名行下 八
年三月哲宗即位 四月庚辰知太原府呂惠卿遣兵入
西界破六寨斬首六百餘級 五月戊午資政殿學士知
太原府呂惠卿爲資政殿大學士 是月西賊犯廊延路
供奉官王英戰死
此據劉摯王觀劾呂惠卿擅興章疏增入摯云西人復
仇以五月犯塞疆臣戰歿士卒陷亡今實錄乃無此當
考觀云供奉官王英戰死不知戰處是何城寨當考八
月十四日錄王英二子則死處寔葭蘆寨也
元祐元年三月己卯呂惠卿提舉崇福宮以引疾從其請

也 五月乙亥右司諫蘇轍言伏見前參知政事呂惠卿
懷張湯之辯詐兼虛祀之毒回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爲心
腹安石山野之人強狠做誕其於吏事宜無所知惠卿指
摘教葉以濟其惡青苗助役錢出於其手其後又建手寔
簿法尺椽寸土檢括無遺小民愁苦甚於苗役又曰安石
之於惠卿有如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
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服相
噬化爲齟齬又曰自去歲以來朝廷廢兵居厚呂嘉問蹇
周輔宋用臣李憲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黷兵一事害
民皆不得逃諛今惠卿身兼衆惡自知罪大而欲以閑地
自免天下公議未肯赦之伏乞陛下斷自聖意若正典刑

縱未以污缺鑕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魘魅 六
月癸巳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觀去年三月六日陛下登極
赦文應緣邊州郡仰兵吏巡檢使臣鈐轄兵士及邊上人
戶不得侵擾外界靜守疆場當此之時知太原府呂惠卿
輒于四月中旬被受勅律之後連遠部將折允行皆虎相
次以數萬人入西界討蕩所得首級皆是緣邊老弱虛誇
以爲功而官軍人騎死傷甚衆未幾西人復仇以五月犯
塞疆臣戰歿士卒陷亡臣以謂勞師動衆奏功不寔以至
結怨邊裔猶未足論也又其公違詔勅擅出師旅寔無人
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伏請以臣章付外議下惠卿
罪狀考古之義依律處分以伸大公之法爲奸雄之戒左

司諫王巖叟言惠卿為國生事構怨連禍左司諫蘇轍言
 安石凡害民處國之事皆惠卿發其端右正言王觀言惠
 卿妄興師旅違聖孝之情廢格赦勅無人臣之禮 癸卯
 資政殿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階為中
 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丙午左司諫王巖
 叟等言呂惠卿前後所犯皆在不赦朝廷擬欲貸而不諫
 只乞檢臣前奏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辛亥呂惠卿責受
 建武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
 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付三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
 行而臺諫彈劾不已難居善地可竄逐一遠小處以允公
 議始惠卿責受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

續修四庫全書

六

百祿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法弊不可
 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為厲階右僕
 射呂公著以手簡與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
 祿如公著所論但以人言孔多為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
 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莫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
 治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扶穿窬之
 智諂事宰相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
 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勅使均輸之政自
 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盡國以害民率皆攘臂
 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
 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誦之輔郡

尚疑改過稍異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復
 教戒惡心不悅踪姦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為欺君
 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
 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
 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
 永樂之禍與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
 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漢汗之文止為欵賊之具
 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
 常典朕不敢私

李定姦惡

熙寧三年四月己卯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

續修四庫全書

七

權監察御史裏行定素與王安石善孫覺歸自淮南極口
 薦定因召至京師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
 為如何定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是方爭此君見
 人切勿為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
 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遂奏以定編
 三司歲計及南郊式且密薦于上乞召對謂定曰君上殿
 當且為上道此及見上果問常平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
 上悅批付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為前無
 此例固爭之乃改命焉十二月二日 右諫議大夫知制
 誥宋敏求言中書送李定除權監察御史裏行詞頭伏以
 御史之官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未滿任者去歲

驟用京今又幕職官使陞朝著處糾絕之地臣恐弗備官制之舊未厭群議其詞頭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壬午敏求罷知制誥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請資治通鑑退上留光語光曰李定有何異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孫覺薦之即亢亦言定有文學恬退朕召與之言誠有經術故欲以言職試之光曰宋敏求敏定詞頭何至奪職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令草呂公著諸詞不遵聖旨而承公亮之語但云據按非亮而已五月司封自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蔡延慶兵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益柔直舍人院王安石謂益柔得人且行義修飭不廢學問故與延慶並命直舍人院自太平興國以後不復除時安石建議欲令

直舍人院者草李定詞已乃除知制誥因舉祖宗舊例初

以命陳襄襄辭不為遂并授兩人天章閣待制孫固兼權管勾御史臺知道進銀臺司代陳薦也王安石謂陳薦必封駁李定除命韓絳又疑薦不放定入臺故言于上罷薦而用固癸卯上批近以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知制誥李大臨蘇頌累格命不下可並以本官歸班大臨及頌時皆為郎中先是宋敏求封還定詞頭詔送別官而頌當命辭頌言未敢具草詔再送舍人院次至大臨大臨亦封還既而安石進呈舉御史新條并錄初立條時奏對語白上曰胡宗愈以此為臣私意蓋不知陛下立此法時德音故也上批檢會去年七月六

日詔今後臺官有關委御史中丞奏舉不拘高下官職令兼權頌大臨又言臣等看詳從前臺官須得于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後來為難得資序相當之人故朝廷特開此制云不拘官職高下者止是不限博士與中行員外郎耳非謂選人亦許舉奏也所謂兼權者如三丞以下未為監察故且令上權前行員外郎以上不可為侍御故令下兼皆不為選人設文也若不拘官職高下并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以權襄行不必更改中允也後詔頌依前降指揮撰詞頌執奏如初又言果出聖意拔推即須非常之人昔馬周為常何作奏條陳得失二十餘事皆當世切務唐太宗拔於布衣近世張知白上書

言事議論卓越真宗拔于河陽職官此二臣者可謂有顯

狀矣逢時遇主可謂非常矣然周猶召直門下省明年方用為御史襄行知白召還奏對稱旨亦命該舍人院然後授以正言非如定遠州職官素無聲稱便蒙超擢故有是責大臨及頌之未責也詔起直舍人院蔡延慶等就職及責大臨等延慶遂草定制既進草文上奏乞罷知通進銀臺司孫固再封駁卒行下六月壬戌駕部郎中朱壽昌者其之子也其母劉氏壽昌行四方訪求不獲飲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以浮屠法灼臂燒頂刺血寫佛書冀遂其志又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劉氏時年七十餘矣永興錢明逸表其節孝癸亥

詔壽昌赴闕朝見先是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止但付審官院壽昌前已再典郡於光州通判河中府四年正月丁未降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林旦為著作佐郎知黃縣薛昌朝為大理寺丞知宿遷縣先是旦昌朝言李定當為所生母追服不報旦六疏昌朝七疏故有是命辛亥權監察御史裏行范育罷為崇文院校書育前後七奏李定不服母喪及奉使河東又面諭之且乞罷免臺職既辭七日而有是命元豐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元祐元年四月癸丑右司諫王巖叟言龍圖閣直學士新知江寧府李定既仕官之久避其持服明知仇氏其母不認及致人言乃歸過其父

而左右反復巧為疑辭以欺其心而背其親遂若平生無母者熙寧中知制誥與諫官御史文章論奏有司考覈迹狀明甚天下無不憎其惡而宰相王安石曲法枉道獨為主張殿中侍御史王陶中丞劉摯等相繼有章乞明正典刑乃詔開封府及淮南提刑司根究定不持母服端的因由仍就便移文問定結罪保明以聞五月壬申中書舍人范百祿奏刑房送到詞頭奉聖旨李定備位侍從終不言母為誰氏強顏匿志冒榮自欺落龍圖閣直學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許於揚州居住臣等看詳李定所犯若初無人言即止是身負大惡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會得定而使無母不孝之人猶自得以通議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

廷亦許如此等類得據高位傷敗風俗為害不淺所有告命臣等未敢撰詞六月甲寅左司諫王巖叟言李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逐詔定責授朝議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滁州居住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神宗皇帝

蘇軾詩賦

治平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上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使授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今驟用之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為然適足累之上曰知制誥既未可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于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近例當召試上曰因未知其人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琦言不可乃試而

蘇軾詩賦

命之他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所以待軾之意乃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也 六月壬辰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死其子殿中丞直史館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將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熙寧二年五月群臣準詔議學校貢舉力欲變改舊法獨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蘇軾奏云云上得軾議喜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釋然矣即召見問何以助朕軾對曰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它日上問王安石以城為人何如安石知軾素與已異軾上至

用之也因問上曰陛下何以召見軾上曰見軾議學校貢舉異于諸人故召見之且道軾對語曰陛下何以召見臣朕為言見卿議事有所未喻故召問卿曰陛下如此則錯矣人臣以得召見為榮今陛下實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見恐人多為利以進又謂朕與人官太速後或無狀不能始終此說何如安石曰陛下與人官意在考察雖與官速不害上曰軾又言兵先動者為容後動者為主主常勝客常不勝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動當用靜以應之於後乃能勝天下之事此說何如安石曰軾言亦是然此道之極也非所謂道之變聖人之於天下也而後應則軾之言有合于此理然事變無常固有舉世不知出此

蘇軾詩賦

而聖人為之倡發者譬之用兵豈盡須後動然後能勝敵願其時與勢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極精又言軾宜以小事試之如何安石曰臣已屢奏試人當以事此言誠是也安石因極稱呂忠卿其後上復謂曾公亮曰蘇軾奏對明敏可試也公亮曰京師無可試者王安石曰軾亦非久當作府推上曰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以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書條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軾非肯違眾以濟此事者也恐卻故為異論沮壞此事兼陛下用人須是再三考察寔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見軾之言其言又未見可用恐不宜輕用也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軾

言子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中本司具述
 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上閱狀問擬
 與執如何觀其學問頗相類王安石曰臣已嘗論秦越元
 弟大抵以飛指押閣為事上曰如此則宜合時事何以反
 為異論十一月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
 言直其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
 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以為人
 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險之人臣非苟
 言之皆有事狀作賞誣論言優游浸清深交絳灌以取天
 下之權欲廢附歐陽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
 排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適又與韓琦等送金帛

蘇軾傳

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呂惠
 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為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
 朕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非無才智以
 人望口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
 判資序豈可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十二月有中旨
 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推官殿中丞直史館
 蘇軾言陛下遊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
 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哉
 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且貴燈皆知民安可賤酬其直
 願並罷之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上言曰願陛下結人心
 厚風俗存紀綱書凡七千餘言軾素不為王安石所喜使

推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斷精敏聲聞益
 遠論事益不休三年三月壬子上御集英賜進士第葉
 祖洽以阿時置第一軾奏欲別定等第上不許詳見科舉
 初軾為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
 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
 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厥專任管仲而霸燕會專任
 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
 石必沮毀之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
 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
 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選
 之故其言遂佚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其論耳無

蘇軾傳

可罪者它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為其材
 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蓋扑使其貼服乃可用
 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絀其不逞之心安肯為陛下用
 且如軾輩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
 也七月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言應受詔特舉官者發
 奏日其所舉官姓名報壺以憑審察詳見御史門
 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軾欲害之未有以發會詔
 近侍舉誅官謝景溫建言凡被舉官移壺考核所舉非
 其人即坐舉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鎮薦蘇軾景
 溫即劾軾向丁父憂歸蜀往還多乘舟載物貨賣私鹽
 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

按問水行及陸行所歷州縣令具所差借兵及稱工訊
問責監卒無其寃眉州兵夫乃迎候新守園送款至京
既無以治故會款請外例當作州折其資以為抗倭卒
不能容賦士論無不薄景溫云

八月乙丑司馬光上殿乞知許州言廷王安石者如蘇軾
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詳見論青苗法下元豐二年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
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御史舒宣言軾
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志義
之士無不痛惋恭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
語音好一年僅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該群吏則曰讀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二

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
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開
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
一不以詛諂為主小則錢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
能并上載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惡弄朝廷是
自尊大詔知諫院張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
選官參治乃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上批令御史臺
選牒朝臣一員未詳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疎虞狀其罷湖
州朝旨令差去官齋往 十二月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
軾責受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令御史臺差人轉押前去謝馬都尉王詵追而

官勒停蘇軾監筠州酒稅務正字王鞏監眉州酒稅令開
封府差人押出門趨赴任太子少師致仕張方平知制誥
李清臣罰銅三十斤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工部侍郎致仕
范鎮知開封府錢藻知審官東院陳襄京東轉運使劉敞
淮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常知福州孫覺知亳州曾華知河
中府王汾知宗正丞劉摯著作佐郎黃庭堅尚書丞丞
東道正字吳瑄知孝城縣風僑知滕縣王安石樂清縣令
周敏監仁和縣稅杜子方監涇州酒稅顏復選人錢世雄
各罰銅二十斤初御史臺既以軾其獄上法寺當徒二年
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言軾起於草野垢穢之餘朝廷
待以郎官館職不為不厚而乃怨未顯用張意欲言譏詛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二

時政自熙寧以來陛下所造法度悉以為非古之議令者
猶有死而無赦况軾所著文字訛上惑眾豈徒議令之比
乞特行廢絕以釋天下之惑御史舒宣又言駙馬都尉王
詵收受款諛詛朝政文字原情該罪寔不容誅王詵王鞏
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張僑蓋皆畧能誦
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顧可置而不誅乎既
奏軾等皆特責獄事起詵嘗屬軾容報軾而軾不以告官
亦降熱為軾初下獄方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
朱本改墨本云軾坐久不得進恚望凡上所施為皆作
詩詆訛無所不至
軾既下獄求危之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未間進

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誦人按載文士本以才自奮
謂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中不能無缺望今一旦致於
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上曰朕固不
深聽特欲仲言者路耳行為卿實之既而戒安禮曰第去
勿漏言載前賈恣于求忍言者錄載以客卿也始安禮在
殿廡見御史中丞李定問載安否狀定曰載與金陵相公
論事不合公幸毋營解人將以為黨至是歸舍人阮遇諫
官張璠恣然作色曰公果敢耶何為詔起其獄安禮不
答其後獄果緩卒薄得其罪 三年三月庚寅御史滿中
行言近論奏乞進履翰林學士李清臣新命未蒙施行案
清臣前任京東提點刑獄蘇載在部中親見載革悖恣恣

此類事三卷六三

謗附下訕上而不能制舉則清臣失職之罪已在可誅劫
復與之更唱迭和相與朋比而怨懟譏諍之辭又特過之
固治世之刑所不宜赦也不聽 四月辛亥前絳州團練
使駱馬都尉王訛復慶州刺史聽朝參訛前坐蘇載奪官
蜀國長公主久病上欲慰主心故特有是命及上視主疾
問所欲主但謝復訛官而已 七年正月辛酉責授黃州
團練副使蘇載移汝州載言汝州無田產乞居常州從之
元豐中載繫御史獄上本無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
忽言蘇載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載固有罪然於朕
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珪因舉載摺詩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間惟有螫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載以為不知

已而求之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上曰詩人之詞安可
如此論彼自詠檢何預朕事珪詰塞章惇亦從旁解之曰
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俱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
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豈人君也遂薄其罪以黃州團
練副使安置然上每記憐一日語執政曰國文大事朕意
欲俾蘇載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載則用曾鞏鞏亦不
能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載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確張璠
受命王震當封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
格不下於是卒出手批從載汝州有蘇載然居思啓閣歲
滋深人材寔難不忍終棄之語載即上表謝前此京師以
傳載已白日仙去上對左丞蒲宗孟嗟惜久之故載此表

此類事三卷六三

有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繼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
生之句也
此據李丙丁未錄增入不知丙得之何書八年五月六
日起知登州朱勝非秀水問居錄云蘇載既貶黃州神
考每記憐一日宣諭曰國文大事朕欲用蘇載成之執
政有難色帝曰載不可用則用曾鞏鞏亦不能副帝意
又有旨載以本官知江州蔡持正張粹明皆稟命而王
禹玉以為不可又令與江州太平觀禹玉亦以為不可
其後禹玉作相帝語及載後欲用之禹玉曰載有詩云
此心惟有螫龍知方陛下飛龍在天而不知載何求螫
龍乎章子厚曰自古言龍非獨人君之稱人臣亦有稱

龍者帝曰然如荀氏八龍孔明卧龍是也既退子厚謂禹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王曰此舒亶語耳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勝非所錄比兩差不同如王珪獨不可江州及太平觀再命并章惇所言珪云云當併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二

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神宗皇帝

王安石毀去正臣

治平四年九月戊戌知制誥知江寧府王安石為翰林學士韓琦數因入對懇求罷相上察琦不可復留賜手札曰今許卿暫臨藩服朕將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辛丑特授琦守司徒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是日琦入對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遂泣下琦亦感激稱謝 十月甲午富弼判河陽從所乞也 熙寧元年二月壬子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判河陽富弼判汝州仍詔入見乃赴任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上以弼足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元

疾許肩輿至崇政殿門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且免拜坐語從容至日昃 乙巳除集禧觀使弼懇辭乞赴汝州上不許弼又言云云上乃聽弼依舊判汝州罷集禧觀使 十二月乙丑韓琦判大名府降手詔聽使宜從事 二年二月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初以集禧觀使召弼赴闕弼既辭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罷集禧之命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庚子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四月戊戌權知開封府滕甫知鄆州先是知定州孫長卿歲滿上欲令甫與長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對王安石獨以為宜弼請徐議之既退安石謂弼公亮曰甫姦人宜在外安石嘗與甫

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甫故極力排出之甫入辭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當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 五月癸未鄭鮮知杭州王拱辰判應天府錢公輔知江寧府鮮與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惡之目為滕屠鄭沽嘗言于上曰鮮極險不宜使在內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遠自當筆議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 詳見呂龜為安石

六月丁巳詔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呂誨落中丞以本官知鄧州前此誨上疏言安石驕蹇慢上陰賊害物十事安石求去位既留而誨坐貶 八月御史知雜事劉述侍御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二

史劉琦御史裏行錢顛等言竊見陛下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未踰半年中外人情驚然不安蓋以其專肆習臆輕易憲度而無忌憚之心也時述坐判刑部繼勅劾被劾未伏琦顛先貶琦監處州鹽酒稅顛監衢州鹽稅 十月丙申開封府儀同三司行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富弼罷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 三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判尚書省兼提舉集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二員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不可無義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為但聞其資歷上曰但聞其資歷安石曰聞其資歷是何

義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為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云云方平亦堅乞南京留臺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國之大本云云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二月壬戌朔韓琦言青苗事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云云又曰文彥博呂公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甚雄或可指以為說動百姓安石云云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為批答曰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選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三

固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手札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而跌失于詳閱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上固留之先是文彥博屢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養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卧或閉門不出壬申上又面諭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 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外北剽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者盡害政之事所與者盡善政之人彼得高位則懷陛下眷遇將草心

易慮助陛下所為乎將因陛下權寵構合交黨以濟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為乎臣以既然而事觀之其沮陛下所為必矣於是安石復謁告而光有是命 辛巳司馬光言臣嘗因經筵待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云云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真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 乙酉韓琦言河朔連歲豐稔編戶安復兼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安撫使止為大名府路安撫使從之其實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 庚寅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勅仍舊職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權在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四

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曾公亮以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數論奏上曰此事何與於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 三月乙未制置三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今畫一申明始知法意云云條例司奏專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為之 呂公著累奏乞罷提舉官王安石讀至取大臣章奏疏駁巧為辨說數告天下上曰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鎮逐條駁駁而執法乃不以為非方鎮作無理章奏朝廷諄諄

曉諭而執法乃謂之巧為辨說即非理之正言事官當逐條辨論其非以開悟陛下之聰明可也今但為巧言辨說而不見辨說之不當則其情可見矣 丙辰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孫覺降知廣德軍初曾公亮陳升之趙鼎等皆以為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上違覺出系其事覺喜奉行遂詣覺同開封府界提舉提舉官體量有無抑配以聞既而張戢言不當違覺覺亦奏疏辭行上批覺上殿稱敢不虔奉詔命即日治行今乃及覆如此付中書勅問已而王安石獨對言直可降責不須勅問初欲落修起居注今歸館供職安石謂不如與一小州或軍上曰留覺在此必更鼓動流俗遂有廣德之命而體量官亦罷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五

四月詔御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與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心深駭予聞乖事理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穎州初上諭執政以呂公著自貢院出上殿言朝廷推沮韓琦太甚將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怒公著報已用此為罪及中書呈公著責官詰詞宋敏求但云數陳失實據非宜安石怒請明著罪狀陳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安石曰公著誣琦於琦何損如向日諫官言升之嫺內臣以求兩府朝廷豈以此遂廢升之皆使首不敢對或謂孫覺嘗為上言今藩政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枉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公著也 己卯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張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抃欲俟安石參假由是新法不罷抃大悔恨乃上言乞罷諸路提舉官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程顛權除東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顛先上疏云云臣奉職不肖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宋敏求言中書送李定除監察御史襄行詞頭伏以御史之官舊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未滿任者去歲驟用京令又募職官驟升朝著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其詞頭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 壬午敏求罷知制誥詔右正言秘閣校理李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三

六

常落職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錢流毒四海又州縣有錢未嘗出而徒使民入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絀上批監察御史襄行張戰侵侮柄臣誣罔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內懷朋姦之實所入章疏與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戰江陵府公安子韶江寧府上元戰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錢取利為害及王安石處事乖謬專為聚斂好勝遂非狠愎日甚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依違不斷觀望畏避顛危莫扶初戰子韶皆以知縣資序為御史至是曾公亮請皆以為通判王安石不可上

從安石議戰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辭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戰怒曰參政笑我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戰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戰顛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其日遂與子韶同絀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試知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未下上批別進呈而改是命 五月詔歐陽修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擢止散青苗錢特放罪修在青州嘗奏既條陳三事中書言修擢止散青苗錢欲特不問罪王安石論修殊不識著鎮體乃降是詔先是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三

二

復欲用修執政問王安石以修何如邵充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為勝抃它日又問何如呂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問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有補與否上乃遣內侍馮宗道賜以太原告勅諭令赴闕朝見訖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雖善然見事多乖理陛下用修修既不盡理有能感其視聽者陛下宜務去此輩上問誰與修親厚良久曰修好文華入安石益指蘇軾輩而上已默諭明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見多乖理恐誤陛下所欲為時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上曰待修到更徐議之於是安石

知修決不附已益毀之曰臣固嘗論修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爲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紛爾它日上論文章以爲華詞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詞誠無用有吏材則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從事於華詞而不知道適足以亂俗害理如歐陽修文章於今誠爲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中開學士爲其所誤幾至大壞時修方力辭新命上未許也 七月辛卯詔新判太原府歐陽修罷宣徽南院使復爲觀文殿學士知蔡州先是修以病辭宣徽院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 壬辰樞密使刑部侍郎呂公弼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王安石變法公弼數言宜務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三

八

石曰但當移鎮曾公亮曰移鎮必不樂不如且已上曰蔡挺已轉官遠如何且已公亮言程戡例安石曰節度使豈可輕授人上曰節度使誠可惜既又與樞密院議之文彥博議與曾公亮同彥博曰唐時藩鎮從尚書轉尚書云軍中但聞尚書轉僕射武臣與文臣不同文臣不計館職但知報國武臣一資資計官職安石曰唐時藩鎮與今事勢不同太祖使將帥平江南尚只賜錢今遠何功便敢望節鉞彥博曰太祖時事今日又不同上曰郭遠不至如此若果如此尤當節限不可妄與官職唐藩鎮與今日事勢不同今移鎮再任厚加賜錫可也 勅蘇軾取鹽及蘇木瓦器事詳見本末 九月乙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韓絳爲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三

九

靜又與韓絳不協從子嘉問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執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 先是貶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胡宗愈通判真州仍落館職宗愈爲諫官遇事必言然不肯出姓名辭多微婉故御批有潛伏中傷等語或曰御批乃呂惠卿筆也初欲與知縣曾公亮不可始除通判 在六月丙辰安石嘗對上言近陛下累宣諭胡宗愈事既已盡其情狀誣而不決今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難任人勝流俗之道也願陛下并慮及此 八月戊午宣徽南院使靜難軍留後判延州郭遵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今再任先是夏人侵順安綏平黑水等寨遠遣李安等合攻之敵皆棄城遁去於是上與執政議欲令遠再任王安

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更張眾事一切聽之每
 遣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然安石猶以公
 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
 去亦弗勇安石黨友尤疾之上御集英策進士公亮陟降
 殿陛足跌仆於地明日以病告連乞致仕於是乃聽公亮
 罷相 癸丑司馬光知永興軍 十二月開封府判官祠
 部侍郎中趙瞻知鄆州瞻因出使得奏事上問曰卿為監
 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李世擾
 攘中措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久計愛百姓誠不便王安
 石陰使其黨俞允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
 是不待留京師 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一

禮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五月辛卯太子中允崇文殿校
 書范育復為光祿寺丞知韓城縣育自光祿寺丞為御史
 故遷中允以言李定罷御史為校書既而又請與林旦薛
 昌朝同貶先是育言心術者為治之本今不務此專欲以
 刑賞驅民此天下之所以未孚也上謂王安石曰人主不
 用心術何由致治安石曰有為固由心術但術有廣狹遠
 近功業大小亦從此分上曰育盛稱張載程顥以為有道
 君子乞召還此何也安石曰育前辭檢正高論不避及至
 中書乃云未得劄故未敢就職馮京曰育畏繼勅得罪耳
 安石曰觀育所論彼豈畏繼勅得罪乎遂從所請而有是
 命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修為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

致仕修以老病數上章乞骸骨馮京固請留之上不許王
 安石曰修附麗韓琦謂韓琦為社稷臣尤惡紀綱立風俗
 變上曰修為言事官獨能言事安石曰以其後日所為考
 其前日用心則恐與近日言事官用心未有異王珪曰修
 若去位眾必藉以為說上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眾說
 何足恤修頃知青州殊不嘉安石曰如此人與一州則壞
 一州留在朝廷則壞朝廷必令留之何所用上以為然楊
 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
 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被勅引
 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
 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永城等七縣令佐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二

十八人皆衝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勅治而有是命弼先許
 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州乞以先詔養疾西京上
 不許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
 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為上言弼雖降責猶不
 失富貴之利何由沮姦又言行弼事要未盡法無以方命
 極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弼生平自以寬
 恤百姓為事今所以不放統其情可見也 七月劉摯論
 助役之法其害有十楊繪又言助役之法難行之說有五
 判司農寺曾布言御史所陳皆失利害之實請一一陳之
 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劉摯繪等今分析於是詔繪落翰
 林侍讀學士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衛州鹽倉

後兩日以繪知鄭州 九月丙申知制誥直學士陳襄知
陳州襄與王安石嘗華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
明堂赦書有奉祠紫宮語犯俗嫌故出陳州 右僕射知
汝州富弼至州踰兩月因稱疾求歸詔聽之 五年三月
富弼屢請老戊戌復授司空同平章事武寧節度使致仕
進封韓國公 閏七月丙辰知穎州翰林侍讀學士賈文
閣學士呂公著判太常寺先是侍御史劉孝孫劾公著在
穎州多飲宴子弟以公庫器皿於家民家質錢由是部吏
無所畏懼多縱逸踰矩詔轉運副使陳知儉按覆皆不實
唯幕官程嗣先等踰法事乃在熙寧三年十月敕前時公
著尚在御史府前守嘗以公庫銀錫質錢於視代供宴飲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三

賈既去公著為贖之非公著子弟所為也上謂安石等曰
因知公著必無是事今果然安石曰公著實病郡或不治
宜與依新法置通判上曰置通判公著安肯聽安石曰公
著但寬弛非強愎也上不欲令公著治郡安石曰今入京
主判開局亦無害故以太常寺處之至次月己卯呂公著
提舉崇福宮從所請也上始欲令公著歸朝公著以病辭
王安石因言公著既証韓琦欲舉晉陽之甲乃自晦匿云
未嘗言其意恐公著復用故力排之 甲戌知青州資政
殿學士趙抃為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抃在青州踰年
京東旱蝗蝗飛入境輒遇風墮水而盡於是上欲移抃知
成都或言前舊執政不差知成都成都今又少有人欲去

者上曰今人少欲去但為職田不多爾抃清苦必不為職
田蜀人素愛抃抃必肯去王安石曰陛下特命之即無不
可乃詔加職遣內侍齎賜召見勞之曰前此無自政府復
知成都者卿能為朕行乎抃曰陛下宣言即勅命也願豈
有例上甚悅 八月壬午穎州言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修卒 六年五月癸卯詔文彥博嘗受先朝顧
命今罷樞密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送下中
書事見王安石專用小人 七年二月壬申龍圖閣直學
士孫固知成德軍先是上以固東宮舊僚嘗問固王安石
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宰相自有
度而安石為人少從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固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三

數議事不合故出 四月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
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知大名
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 五月戊戌朔左司郎中天章閣待制李師中
言伏望陛下詔求方正有道之士召諸公車對策如司馬
光蘇轍輩復置左右以輔聖德如此而後有敢言者又言
臣愚不肖亦未忘舊學陛下欲為富國強兵之事則有禁
暴豐財之式欲為代工熙戴之事則必有利用厚生之道
有臣如是陛下其舍諸上批師中敢肆誕謾輒求大用朋邪
罔上愚弄聖躬肆其奸欺所宜顯黜可責授檢校水部員
外郎利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王安石甚

惡即中嘗欲奪其侍制上未許及是呂惠卿請出師中所
上疏付外因摘其語激上怒遂廢斥之 癸丑翰林學士
承旨兼侍讀學士韓維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龍圖閣學士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數求去會兄絳入相
又援故事乞補外遂出 七年十一月韓維落端明殿學
士以侍御張璠言維與孫永同定奪免行錢不當故責
八年正月甲午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呂惠卿惡
京因鄭俠上書斥逐事欲藉俠以排去京獄既具上以京
大臣今推究官取信否狀京等皆引罪遂罷京政事使雖
薦京宜為宰相然實不識京俠又稱元絳孫永王介凡四
人自言讒絳餘皆未識而御史張璠等斥京益希惠卿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十一

旨也 乙卯詔宣徽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歸宣徽院
供職罷知青州先是方平與滕甫易任方平又辭應對延
和殿袖英宗所書立上為皇太子十五字面進逆有此詔
二月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
依前官平章事貽文館大學士 閏四月癸卯宣徽北院
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判永興軍方平乞免官使求近郡
乃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方平為樞密
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晚集更議
之因私於王安石曰安平入必為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
其事遂寢 丙午賜大理寺丞歐陽修進士出身發修之
子以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乞特加獎擢真之文館故

有是命上因問修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
冊其文詞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修止於如此每
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皆可嗟嘆 是日韓琦奏倚閣
預買綢絹賒買借貸斛斗王安石曰云昔蘇秦說齊侯
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契齊今方鎮用心有
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薦饑乃
其所願也前訪以北事乃云須改盡前所為契丹自然無
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
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啟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
用心如此琦嘗對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
得奸臣便面澗微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稱郭子儀事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三

十五

宗以為忠順 六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薨年六十
八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極馬皆驚上聞赴觀視朝三日發
哀於後苑 十一月己卯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
綰言馮京為性庸根朋邪徇俗而藻乃稱京執政不回一
節不擾乞加點責上從之綰知王安石惡京又恐京復用
故為此以附會安石也 九年十月丙午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平章事貽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樞密使工部侍郎吳充依
前官平章事監修國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四

神宗皇帝

王安石專用小人

熙寧二年二月庚子王安石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甲子安石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惠卿自有本

事三年四月前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為太子中允權監祭

御史裏行定素與王安石善殊覺歸自河南薦定極口因

召至京師定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何如定

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

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

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奏以定編三司歲計

一

及南郊式且密薦於上乞召對謂定曰君上殿當且為上

道此及見上果問常平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悅批付

中書欲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為前無此例固爭

之乃改命焉淮南轉運使屯田郎中謝景溫為工部郎

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

姻呂公著之為中丞也人謂景溫必先舉御史及公著罷

乃有此除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

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群臣無術

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

紛也於是專用景溫六月司勳員外郎權河北監牧使

崔台符權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台符聞之

舉手如額曰數百年來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

已故有此授七月癸巳賜秘書省正字唐垌進士出身

垌上書言事召對試學士院而有是命垌詢子也初垌為

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

王安石謂垌宜在館閣故得召對垌有才辨韓琦甚愛之

既去乃聞其言九月癸巳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

布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人

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知腹心

所托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

布資序甚淺人尤不服而布固辭卒罷之十月職方員

外郎鄧綰為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

二

清雙流入舉進士高第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

之佐作青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臣以所見

寧州觀之知一路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百世之

良法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又與王安石書及頌

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關又累詔趣之比至上使數

人迎於中年八角順天門詢候之抵暮入門就舍詢候者

夜飛奏於右掖門殿中進入詰且召對時慶州方有夏寇

綰進呈邊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

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

欣然如舊交安石問家屬俱來乎綰曰承急召未知所使

不敢俱來安石曰何不俱來君不歸故官也後數日值安

石致齋陳升之與馮京以館知遺事奏呈知寧州館聞大恨公語朝士曰急召我來乃使我還知寧州也我已語介甫甚不平朝士問曰君今當作何官館曰我不失作館職或問君得無為諫官乎館曰正自可以為之明日果有此命館自至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相笑罵館曰笑罵從汝笑罵好官須我為之尋又命館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二月丁卯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安石為禮部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丁亥詔遺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夔州路夷戶先是李承之薦惇於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惇惇才可用否素行何累馬公試與語自當愛之安石見章惇惇素辯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三

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脫博浦城人怵薄穢濫向以擢第不高輒拂勃於廷嘗為御史呂景蕘之奇所劾故也 四月甲戌試將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書獨以為是被召遂起 十二月乙亥武寧軍節度推官知南川縣張商英為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商英唐英弟也初為通川縣主簿轉運使張詵等討渝州叛夷王象永降商英言於詵曰彼亦人也諭以禍福宜聽詵檄商英往詵哀遂歸命因辟知南川縣時章惇經制夷事官吏多為所狎侮獨商英與抗論不少屈惇奇之乃薦商英於王安

石於是召對擢用 五年三月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嘉問呂公弼從子也初王安石變法公弼為樞密使數言宜務安靜嘉問竊公弼論事奏章以示安石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故安石信任之 七月前處州縉雲縣尉編修三史勅并諸司勅并諸司庫務歲計及條例制定官郭達原上疏曰臣竊觀自周文武以還盛德有為之主固無如陛下而懷道之士由孔孟以後如王安石者亦未之有也又上疏曰臣愚以謂當廢去樞府并歸中書令王安石居宰相之重朝廷有所建置於天下特幸於樞府而不預則臣恐陛下任安石者益不專矣疏奏上甚不悅他日謂安石曰達原必輕俊安石曰陛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四

下何以知之上曰見所上書欲併樞密院廢募兵安石曰人才難得如達原亦且曉事可試用也 八月貶太子中允同知諫院權同判吏部流內銓唐垆為潮州別駕垆初以王安石薦得名見為諫官數論諫事不聽遂因百官起居趙班扣陛請對上諭止之垆堅請上殿請班論王安石用人變法非是上怒其詭激故敗垆留中其畧云安石用曾布為腹心張璪李定為爪牙劉孝孫張商英為鷹犬元絳陳繹為廝役逆意者久不召還附同者雖不肖為賢又作姦今章惇變李定獄事又擅議宗廟事有輕神祖之心保甲以農為兵山年必致寇叛免役損下補上人人怨咨而今監司壅塞州縣事不上聞又保甲事曾布蔽塞人

情狀証人主以為情願又置市易司都人有致餓死者以
安石比李林甫盧杞自文彥博以下皆畏安石又言王珪
叔事王安石猶懼不可翌日執政進呈安石曰桐素狂不
足深責乃改授大理評事監廣州軍資事 十一月丁卯
貶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張商英為光祿丞監荆南
稅先是商英言博州吏失入賊不滿軍賊二人死罪樞密
院檢詳官劉奉世黨庇親戚令法官引用賊滿五貫絞刑
斷例稱博州官吏不見斷例失奏裁止從杖罪取勘又院
吏任遠恣橫徇私凡十二事而樞密院黨庇不按治樞密
使副又彥博吳充等因此不入院遣吏送印於中書中
書不受上聞之遣使促彥博等入院彥博等言臺官言臣

通鑑紀事本末

五

等黨庇吏人與之相知漏泄乞以其章付有司明辨黑白
然後正臣等違命之罪商英又言乞以臣所言博州失入
刑名下有司定奪并以任遠事送聞封府根治若臣言不
當甘伏斧鉞於是王安石曰樞密院方治御史李則事商英
乃隨攻博州事以報之李則事御史所治誠不當不自咎
更挾忿攻人豈所謂懷忠良以事君者故有是命先是臺
勘劫盜李則死罪失出奉世駁之詔糾察刑獄司勅治商
英遂上章故毀執政言此大臣私忿願陛下收還主柄自
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為近臣脅遷上為傳詔
獄商英坐是與安石忤及言博州事彥博又疑商英陰附
中書故不能平 六年十二月庚辰修撰經義所檢討洪

州進士徐禧為鎮南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禧
與吳著陶臨皆以白衣為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以選
人入中書習學行檢正字初呂惠卿薦禧所為治策二十
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經術變士人十已八九變矣
然盜襲人之語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觀禧
文學曉政事宜試之於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書檢正官
如章惇輩朝廷當即有差除後更用人如有不稱艱於退
絀欲置人為習學上以為然於是禧為之中書五房習
學公事自此始 七年三月乙巳鄧民憲言奉詔同熙河
路經畧司相度借助應募弓箭人買種程牛具造屋及今
夏耕種乞帶審官西院主簿舒重往從之重慈溪人前為

通鑑紀事本末

六

臨海縣尉縣負山瀕海民悍成俗有使酒逐其叔父之
妻至口者置命執之不服即斷其首投檄去王安石聞而
異之欲召用會丁父憂服闋乃除審官西院 曾布言市
易事詳見市易務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府呂
惠卿參知政事 八年二月癸酉王安石再入相 十月
參知政事呂惠卿守本官知陳州事見呂惠卿去邪 九
年八月甲申朔侍御史周尹言河北西路轉運判官李稷
苛刻仇薄務為氣勢推辱官吏至相州專摠吏人小過委
官法責務以凌蔑韓琦從來州有兩西門其東知州出入
其西以待賓客稷怒聞者不啟東門追赴本司杖之知琦
適與客會食故往謁琦聞稷來撤食退客遽易冠帶迎

稷復引去行移公牒言詞侮慢吏民皆以琦將相大臣而為稷肆意辱罵口嗟憤及體量司程之才等欲按劾其人乞罷稷監司以快眾怒據稷罪狀如修趙州城枉費財用募伐林木當北使路削白大書充修城木後安撫司恐北使見之遂遣人塗抹又移牒相州通判稱郡守以下不如一逃走賊人意在罵琦又牒諸州稱如謀利增剝即其他細事一切不問如課利虧少即一一案劾前後不法又沮抑體量司般糧種等事未觀朝廷施行詔提點刑獄司案責以聞後提點刑獄司體量伐木罵琦等事皆無有其他如尹所言詔劉與稷令知尋命稷與河北東路轉運判官汪輔之兩易其任 十月戊子尹又言稷無行父死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七

二十年不葬乞罷稷職事十月戊子批翰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學士中丞以兵部郎中知魏州 壬辰詔權橫海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兼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練亨甫身備宰屬與言事官交通罷為漳州軍事推官先是王安石言臣久以疾病憂傷不接人事以故眾人所傳議論多所不知昨日方聞御史中丞鄧綰嘗為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婿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兼館舉御史二人尋却乞不施行聞其一人彭汝礪者嘗與練亨甫游說故乞別舉官審如所聞即縮豈可令執法在論思之地亨甫亦不當留備宰屬故有是命初綰以附會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

卿之黨相傾館皆極力奏劾之上益厭安石所為綰懼安石去而失勢屢奏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上怒欲絀綰安石亦懼乃奏斥之亨甫行險薄諂事安石子雱以進至是乃斥 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 元豐元年諫官蔡確以相州請求事欲陷宰相吳充見蔡確欲陷吳充 二年五月戊子蔡確參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代何相漢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遂不變 七月己巳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八

科遂叨儒館有可廢之罪四 御史舒亶言載上謝表頗有譏切時事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志義之士無不憤惋云云并上載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載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十一月庚子詔國子直監潁州團練推官王洙之除名永不收叙先是監生虞蕃訴學官上下共為奸賊敗罔事狀不一洙之等皆口是下御史臺案劾又用御史何正臣之請獄辭所及雖蕃所不言皆得究治洙之等雖會赦猶特責之然文學一獄踰年方決退逮徧四方蓋舒亶何正臣為之 三年九月庚子知諫院舒亶言中書檢正官張商英與臣手簡并以其婿王為之所業示臣臣職在言路事涉干請不敢隱默其商英手簡并為之所

業一冊今徽進詔商英落館閣校勘監江寧府江陵縣稅
初置為縣尉坐手殺人停廢累年商英為御史言其其才
可用乃得改官至是反陷商英士論惡之 五年四月癸
酉王珪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甲戌太中大夫知定州張惇
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參知政事張璪守中書侍郎翰林
學士承議郎蒲宗孟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
奉郎王安禮為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翰林學士朝奉大夫
李清臣試吏部尚書 五月己丑口議郎試御史中丞徐
禧試給事中先是龍圖閣待制鄧綰知永興軍禧言永興
故為浩穰其民鬪暴加以兵政所寄千里折衝於今人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聞草偷情無居縮右者伏乞移縮內郡別選才望之人詔
知青州龍圖閣直學士劉庠與綰對易上謂執政曰徐禧
舉孔武仲邢恕為御史如何王安禮曰武仲與恕志趣豈
可為御史張璪曰此兩人皆異論者上曰徐禧論事其意
漸可見大率懷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已叛
去王安石故多結附往時異論之人欲以為黨唐垆仍上
書薦惠卿天下奇才蓋垆通過揚見惠卿其事可知禧自
為中丞昨日方請對情狀已露云云故雖改縮青州亦罷
禧中丞詳見惠卿奸邪 辛卯上因言昨陝西初有師期
李稷奏運糧夫已備及師行夫數甚不足蓋稷所奏具文
耳無實也稷言多欺罔幾誤朝廷大事呂惠卿所薦人物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甚似惠卿稷好大言無誠實外似剛直實極汚邪王珪曰
稷深為惠卿所知惠卿奏乞避蔡承禧乃言執政知臣與
承禧有隙稷以淮南意在撓臣不知承禧之除出於陛下
之意上曰惠卿性極貧鄙慮為承禧所發所以心不自安
六年八月辛卯詔中大夫尚書左丞蒲宗孟守本官知
汝州坐違法繕治兩府也先是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之
嘆宗孟曰人才半為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
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為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
光也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副使朕自即位以來
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論古
今人物宗孟盛稱揚雄之賢上作色言揚雄著劇秦美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十四

不佳也它日宗孟又因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
無思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
王安禮進曰修書儀鸞司人恐不預上為之笑罷朝安禮
戲宗孟曰揚雄為公坐累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五

神宗皇帝

常秩擢用

嘉祐五年五月己亥穎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於鄉里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年為學求自得尤長於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耳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皆有誅不近人情甚矣 治平四年十月癸丑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便殿引見令穎州長史敦遣仍賜裝錢百千無得受秩辭章表 熙寧二年六月丁未翰林學士呂公著言穎川人常秩道德修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一

於鄉里名實著於海內欲乞召置臺閣詔本州長吏敦遣赴闕 四年四月甲戌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為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初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在閭閻見所下詔書獨以為是被召遂起及對垂拱殿上問秩先朝累有餘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辭免故臣得以久安里巷今陛下迫臣不許稽違詔旨是以不敢不來豈敢有所辭擇去就也上嘉之徐問當今何以免民凍餒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通時用願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乎侯異日不能用卿然後有去就可爾初議除秩官王珪曰可太子中允上曰

待此人當適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五年八月穎州言太子少師致仕歐陽修卒初諡曰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文忠修善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修門下者甚眾而薦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修自以為失庶終不出修自以為得也 六年三月右正言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常秩罷天章閣侍講及諫院從所請也秩初免修起居注未幾復面乞罷去上驚曰方賴卿德義何遽求去也於是又以疾求歸上遣內侍就第諭旨秩固稱疾詔賜告仍聽免二職王安石石白上曰風俗患不忠信無廉恥至甚如秩美行宜加崇獎留之在朝足以表勵風俗如諸葛亮以許靖有人望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二

為三公此已自不情非所以率人為忠信上曰卿者秩人望極威曾公亮嘗言召出必壞却安石曰人各有所用如秩安貧守節在朝不為無補也 五月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滿百日聞有司以例停俸秩家素貧父子卧病僦居京師復罷官俸則遂絕需藥之資甚無以稱朝廷過秩之意可毋停給月皆給之 八年十月丁未穎州進士常立為天平軍節度推官崇文院校書立秩之子 十二年二月右正言管文閣侍制權判西京留守御史臺常秩卒詔秩久以懿行見稱鄉里朝廷特起置之侍從而恬靜自居不替素守宜優賚贈以勸廉賜右諫議大夫賜絹三百疋秩起處士在朝廷碌碌無所發明問望日損為時議

笑

鄭俠貶黜

熙寧七年四月先是監安上門光州司馬參軍鄭俠言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麥苗乾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五穀踴貴民情憂惶又言臣又見南征西伐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為圖而來料無一人以天下憂苦質妻賣女父子不保遷移逃走困頓藍縷折屋伐桑爭貸於市輸官糶米違違不給狀為圖而獻臣不敢以所聞聞謹以安上門逐日所見繪為一圖詳見王安石事迹俠福清人也於是上出俠疏及圖以示朝臣問王安石識俠否安石曰嘗從臣學因乞避位上不許乃詔開封府劾俠擅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三

發馬遞之罪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兼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韓絳拜相呂惠卿參政 八年正月甲午朔諫議大夫馮京守本官知亳州權發遣戶部副使王克臣追一官司封郎中集賢校理丁諷落職監無為軍酒著作佐郎秘閣校理王安國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內殿承制楊永方追一官汀州編管人鄭俠改英州御史臺奏前慶州錄事參軍楊忠信檢院吏孔仲卿撫州進士吳無志並決杖編管忠信彬州仲卿邵州無志永州忠信仍除名永不叙用俠既竄汀州人多憐之或資其行呂惠卿憾俠不置且惡馮京異議欲籍俠以排去京并及王安國乘間白上曰俠書言青苗免

役流民等事此眾所共知也若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詔

罵此禁中事俠安從知此蓋俠前後所言皆京使安國導之上亦疑焉他日問京曰卿識鄭俠乎對曰臣素不識俠侍御史知雜事張璠聞之陰訪求京與俠交通狀或語以京嘗從俠借書遺之錢未璠即劾奏京與俠交通有迹而敢面諍云不識又俠所言朝廷機密事非京告教何得聞此上以章示京京對實不識乞下所司辨璠又言俠自言京為之主按京身為輔弼政事有所未便自當廷議可否豈宜懷二陰結小人若京實無此俠當坐誣大臣之罪俠雖逐而京之事狀未明乞追俠付獄窮治詔送御史臺京乃言俠事因璠按劾則御史官屬不得無嫌且朝廷欲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四

不過臣與俠有無往還問遺實迹耳乞治於他司或遣官就御史臺根究詔知制誥鄧潤甫往推究璠請遣奉禮郎舒亶乘驛追俠於陳州索其案中文字悉封上之獄官又掠治俠令具疏所與交通者皆捕送獄僧曉容善相多出入京家並收繫考驗取京門歷閱視賓客無俠名潤甫等深探俠詞多所連引獄久不決臺官皆不得歸家上以其枝蔓詔趣結絕璠又言俠事連京理須考實而證左有所畏望未肯盡情通說劾司又被旨催迫無緣窮究况俠毀斥朝政搆罵大臣非有所恃安敢如此若不推見事情明正國典則小人朋比何以禁止乞令盡理根究從之時十二月丙戌也俠素事王雱而議論常與雱異與安國同非

新法安國親厚之嘗謂安國曰使前後以書諫丞相不聽得毋為人所誤安國曰安國言且不聽子言彼豈肯信乎彼作一事必得四海九州怨怒然後行何謂為人所誤及使上書安國索其草視之使不與安國曰能言之者子也能掄揚宣布於人者我也子必以其章示我使曰已焚之矣使詣登聞檢院上書諷判檢院延與坐啜茶詢其所言稱獎之諷又嘗見京語及使京稱使文辭甚佳小臣不易敢爾使監安上門時克臣為監鐵副使薦之其遜也有求於克臣克臣命長子公約諭次子駙馬都尉師約饋之師約曰師約連姻帝室不敢與外人交請具白金大人自遺之克臣從之遺使以白金三十兩使往辭安國安國謂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三

子可謂獨立不懼矣及是臺司鞠諷安國及克臣子公約等安國初不承獄吏引使使證之使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不道今乃更教小人欲為抵諷邪安國即承永方忠信仲卿無志皆嘗與使游者也獄既具上以京大臣令推究官取信否狀并問克臣京等皆引罪潤甫及中丞鄧綰疏使肆意誘誣朝廷議罪投之遠方此人臣之所共嫉克臣以戚里受國厚恩知使國之所棄而資給之安國以下士擢置文館而獎激狂妄非毀其兄及永方忠信等傳言惑眾尤為可惡雖犯在赦前及元非朝旨推究之人據其狀不可不懲遂罷京政事使遠徙諷等皆得罪曉容勒歸本貫呂惠卿議使當大辟上曰使所言

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念豈宜深罪始惠卿事安石如父子安國負氣惡其佞巧數面責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使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貶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使雖為京宜為宰相然實不識京使又稱元絳孫永王介凡四人自言識絳餘皆未識而疏等獨斥京蓋希惠卿風旨也十一月己卯錢藻罷直舍人院御史中丞鄧綰言馮京為性庸狠朋邪狗俗而藻乃攝京執政不固一節不擾乞加點責上從之綰知王安石惡京又恐京復用故為此以附會安石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六

蔡確欲陷吳充

元豐元年閏正月庚辰御批近降相州吏人於法寺請求失入死罪刑名事緣開封府刑獄與法寺日有相干深恐上下忌礙不盡情推劾致奸賊之吏得以幸免宜移送御史臺初韓琦判相州有三人為劫高情里所逐而散既而為魁者謂其徒曰自今劫人有救者先殺之眾諾他日又劫一家執其老姥榜撻求貨鄰人不忍其號呼來語賊曰此姥更無他貨可惜榜使其徒即刺殺之州司皆處三人死口後官周清本江寧府法司後為三司大將王安石引置中書且立法云若刑房能駁審刑大理寺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遣一官故刑房吏日取舊按吹毛以求

其失清以此自大將四年遷至供備庫使行堂後官事相州獄已決數年清駁之曰新法凡殺人雖已使其為從者被執雖考掠若能先引服皆從按問欲舉律減一等今盜魁既令其徒云有救者先殺之則魁當為首其徒用魁言殺救者則為從又至獄先引服當減等而相州殺之刑部不駁皆為失入死罪事下大理大理以為魁言有救者先殺之謂執兵仗來鬪者也今隣人以好言勸之非救也其徒自出已意手殺人不可為從相州斷是詳斷官實草周孝恭以此白檢正劉奉世奉世曰君為法官自圖之何必相示二人曰然則不可為失入奉世曰君自當依法此豈必欲君為失入耶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為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開齋貨詣大理行財枉法初殿中丞陳安民簽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彥博之子大理評事及甫安民之婦子吳充之壻也安民以書名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竭其家資入京師欲貸大理胥吏問消息相州人高在在等在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貨與中書吏數人共耗用其物實未嘗見大理吏也為皇城司所奏言齋三千餘緡賂大理事下開封按鞠無行賂惟得安民與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吳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其獄御史臺蓋從確請也 四月乙巳知諫院蔡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五

既彼旨同御史臺按潘開獄遂收大理寺詳斷官實草周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賂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為草孝恭等其實他囚也潤甫心非確所為慘刻而力不能制確引陳安民置枷前而問之安民懼即言嘗請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吳充也確得其詞善處欲與潤甫登對且奏充受請求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甚冤大理實未嘗納賂而蔡確深探其獄枝蔓不已寄草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全膚皆銜冤自誣乞蚤結正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亦以為言上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至殿門上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詣聞御史臺勘相州法司順失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宜遣知諫院黃履勾當御藥院李舜舉據見禁人款求引問證驗有無不同結罪保明以問履舜舉至臺與潤甫確等坐簾下引囚於前讀示狀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寬前此確屢問因有變詞者輒答掠及是因不知其為詔使也畏獄吏之酷不敢不承獨實草翻異驗考掠之痕則無之履舜舉還奏上頗不直潤甫等言 乙卯蔡確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中丞鄧潤甫落職知撫州上官均責授光祿寺丞知光澤縣潤甫責辭云奏事不實奉憲失中言涉欺欺內懷顧避均云不務審知苟為朋附俾加閱實不知所言先是上別遣黃履及李舜舉赴御史鞠臺相州法司獄確知上意不直潤甫等即具奏潤甫不悅推見陳安

五四五

民請求執政情節責罵吏人均亦在傍憤恚見臣不與之同潤甫使行公文云未敢上殿次日却聞因進請留身請又與均密自奏事不令臣簽書必以臣見其朋奸之迹恐臣論列故造飛語以中傷臣蒙陛下遣黃履李舜舉詣臺審問潤甫與均以聚廳引問罪人處猶敢對使者交口紛紛意欲開誘罪人翻異而罪人了無異辭履及舜舉備見上始亦疑相州獄濫及無辜遣使訊之乃不盡知潤甫等所言確從而攻之故皆坐貶遷中丞凡朝士繫獄者確令獄吏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澗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 六月辛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九

西詔殿中丞陳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太常博士吳安特追一官免勒停銜替前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劉奉世落直史館免勒停監陳州糧料院詳斷官賈草追一官勒停詳議官周孝恭大理評事文及甫並銜替安民當官相州坐與失入死罪屬及甫言於宰相吳充安特坐受及甫屬以論奉世奉世坐論法官令指定不須作失入草孝恭坐定為非失入其牽連得罪者又數十人充釋不問周清遠一官初蔡確斷勘是獄欲鍛鍊以傾充既為中丞遂收繫及甫及甫懼即如安民前款稱嘗白充諾之且稱嘗屬充子安持確又收奉世奉世先為樞密院檢詳充自樞密使拜相奏奉世檢正中書充雅信重之確令大理官吏稱受

奉世風旨欲出安民罪奉世懼亦稱於起居日嘗受安持屬確又欲收安持詰第今即訊安持恐被收亦稱嘗屬奉世時三司使李承之戶部副使韓宗彥皆上所厚忠彥琦子而承之嘗為都檢正確皆令囚引之承之和之數為上言確險陂之情上意稍解趨使結正於是獄成忠彥猶贖銅十斤充上表乞罷相及闔門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安持太輕上曰子弟為親識請托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劄還之言者乃已

墨本云獄成人以為冤朱本削去今詳述其事則究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一

自見也

何正臣誣呂公著

元豐元年六月前國子監丞陳世儒毆婢逃且告世儒及其妻李氏與羣婢共害其母張詔開封府鞠之世儒執中子也 三年二月詔知濠州秘書監集賢院學士蘇頌歸班羣收判官都官郎中龐元英送審官東院大理評事呂希口贊善大夫晏靖並銜替頌坐前知開封府鞠陳世儒事而元英詣頌偵問頌嘗對但言其情狀極醜惡刑名未可知法寺當頌元英以不應為從重希與靖亦嘗偵問後坐報上不實始頌鞠世儒獄具鞫為法官所駁或謂頌欲寬世儒夫妻上詰頌且曰無縱有罪頌對曰事在有司

臣固不敢諭之使重詔移獄於大理大理因言頌當受呂公著請求遣官即訊於濠州而世儒獄又移付御史臺頌自濠赴臺置對御史曰君素長者必以親舊之情不能違速自言毋重困辱頌曰誣人以死不可為若自誣以得罪雖甚重不敢避遂手書數百言付獄吏上覽奏燥疑之詔御史求實狀御史反覆究治無所得乃詰大理獄吏所得公著請求之說吏窮吐實曰此大理丞賈種民增減其辭為之也今其素尚在取而視之信然於是種民抵罷而頌得辨明猶坐酌對元英等為泄獄情故罷濠州 四月已未同知樞密院呂公著時為端明殿學士兼侍讀世儒妻李將就逮亟謂其母呂曰幸告端明翁為祝蘇尹得即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十一

於家呂即夜至公著所知女言公著曰不可比相州獄正坐請求耳逮繫者數百人况此豈可干人即呂涕泣而退其年九月公著除同知樞密院明年正月遷其獄於大理又遷其獄於御史臺逮公著塔那籠及二婢仍撥閣門止公著朝謁上召公著入謁如常公著即避位待辨於家上數遣內侍勞問促公著復位公著訖不敢起何正臣治獄皆無左驗遂詔停獄遣中使諭公著獄事已解可亟入就職越三日壬寅公著入謁告謝上曰有司考覈都無一事比拜起上如是言者再始公著被誣或謂公著以輔弼在吏議當隨事自承不宜有陳公著曰不然自古公卿大臣遭枉濫而不能自直者多矣皆不得其時也今吾生治世

事明主近在帷幄之間一旦被誣而不能申理則四方疎遠之人何以自明將恐治獄者徂以自張被罪者望風畏却一罹訶問例自承服至朝廷有濫罰之譏罪乃在吾而不在朝廷也 二年九月丁丑詔前國子博士陳世儒并妻李婢高張等十九人並處斬婢高凌違妻李特伏死婢等七人貸死杖脊分送湖南廣西京西路編管世儒宰相執中子執中妻妾張氏淫悍不制生世儒未久而執中死詔張氏為尼世儒既長迎歸與妻李事之不謹李龍圖閣直學士師中女母呂氏夷簡孫也世儒知舒州太和縣庸駭不樂為外官與李諷諸婢欲謀殺張欲以憂去諸婢以藥毒之不死夜持釘陷其背骨以喪還京師為諸婢告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五

十二

發而李辭屢變凡三易獄始得實於是元勳官皆得罪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神宗皇帝

三司條例司

熙寧二年二月甲子命知樞密院陳升之參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應於條例文字者詳具合行事件聞奉別為司名曰同制置三司條例先是上問何以得陝西錢重可積遺教安石對欲錢重當修天下開闢斂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推折兼并均濟貧弱變通天下之財而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誠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能者理財則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敗事况所擇而使者非一人豈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能無此失上曰自來有一人敗事則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條理司以講求理財之術焉安石因請以呂惠卿為制置司檢詳文字從之 三月戊寅上曰近聞內藏庫奏外州有遺衙前一人專納金七錢者因言衙前傷農令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立法 癸未前權大名府留守推官蘇轍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先是轍奏疏略曰臣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疏奏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如轍潛心當今之務願得其要請於下僚無所伸誠亦可惜因召對而有是命 乙酉陳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與利非合眾智則不能盡

天下之理乞詔三司判官諸路監司及內外官有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諸色人聽於本司陳述於是詔令三司判官及發運轉運使副判官及提舉輩運使羅市舶榷場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限受詔後兩月各具所知本職及職外財用利害聞奏詔曰朕理財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壞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色人亦且事理於制置三司條例司陳狀在外者即隨所屬州軍投狀繳申條例司 戊子兩府同奏事上即問王安石制置條例如何安石曰已檢討文字畧無倫緒亦有待人而後可舉者然今欲理財則須使能天下但見朝廷以能使為先而不以任賢為急但見朝廷以理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財為務而於理義教化之際有所未及恐風俗壞不勝其弊陛下當深念國體有先後緩急上領之 八月庚戌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以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詔依所乞 九月丁卯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累有臣僚上言糴常平廣惠倉及振貸事今詳比年災傷賑貸多出省倉切以為省倉以待稟賜尚若不足而又資以賑貸此朝廷所以難施惠而山年百姓或不被上之德澤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畧計十五萬以上貫石斂散之法未得其宜故愛人之利未博以致更出省倉賑貸今欲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其

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
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
斛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青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在
優民如遇災傷亦許以次料收熟日納若此行之非惟足
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患闕食因
可選官勸誘今與水土之利則四方田事加修蓋人之困
乏常在於新陳不接之際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
貸者常苦於不得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餘物
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大抵城市游手之人而已通一路
之有無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
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三

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欲補助衰多益寡抑民豪奪
之意也舊制常平廣惠倉專隸提刑司緣今來創立新法
合有兌換錢斛籍轉運司應副乃克濟辦乞委轉運司提
舉仍令提點刑獄司依舊管轄毋得別以支用兼事初措
置非一欲量諸路錢數多寡分遣官提舉仍先次於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候其有緒即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
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其法給常平廣惠
倉錢依陝西青苗錢法於夏秋未熟已前約運處收成時
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斛備召民願請仍常以半為夏料
半為秋料並從之 辛未條例司請以太常博士秘閣校
理李常前許州司理參軍國子監直講王汝翼為檢詳定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六

官殿中丞知寬句縣張復禮前明州司法參軍李承之為
相度利害官 丙子條例司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已行於
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訪聞諸路民間多願官中支貨乞令
司農寺遍下諸路轉運司如有便欲施行即具以聞當議
遣置提舉官詔可條例司言銀銅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
而費出諸路故轉運司莫肯為謀入遊失今既假發運司
以錢貨聽移用六路之財則東西兩南經費皆當責辦請令
發運司副兼提舉九路銀銅鉛錫坑冶市舶之事條具利
害以聞此以上據本志增入乃詔發運使薛向副使羅極
兼都大提舉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南等路銀銅鉛錫坑
冶市舶等從之上手詔向日東南利國之大市商亦居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四

一馬昔錢劉竊據浙廣內足自富外足抗中國者亦由籠
海商得術也卿宜創法講求不惟歲獲厚利兼使外蕃輻
湊中國亦壯觀一事也向既兼總九路財賦即奏移用金
穀要當不失事機如響應聲遠近一體則功利易集而民
亦受賜今九路監司鮮能協力徒害成事請辟置本司官
屬分隸諸路參舉眾事糾其弛慢不職凡財貨輕重郡縣
豐山山洋之利廢興府庫之積虛實可以周知其數以通
有無從之於是置勾當公事官九員分領九路凡移用財
賦與置坑冶茶鹽酒稅錢監造船雇程輦運等事先是漕
運吏卒上下共為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而
官物以故濕惡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姑蘇容舟

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禁悉去 十一月乙丑命樞
 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制
 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
 與王安石提舉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無可改者
 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
 曰於文反后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攝司
 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攝安
 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
 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執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
 六尚書也安石曰三公無官惟以六卿為官如周公即以
 三公為冢宰茲其它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五

古之三公猶今三司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
 不統然亦不週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於邦教
 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
 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安
 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
 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司何故乃以為不可上曰乃者
 陳升之在樞密院今俱在中書并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先
 王制事各因事勢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準陶一人
 領之後世兵事愈多而重則分為司馬司寇兩官非欲苟
 變先王之法以時勢不同故也今天下財用困急尤當先
 理財易曰理財正辭先理財然後正辭先正辭然後禁民

為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教之孟子亦
 曰喪使無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理財而制置一司
 使升之與臣領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時事宜恐不須併
 升之以為併之無傷安石曰今分為一司則事易商議早
 見事功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異議然後草具文字文字
 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於白事之人亦須待四人皆
 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
 與臣專事而為姦况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書審覆然後
 施行自不須併入爭於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
 升之固以為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日獨領安石以為非便
 曰陛下本置此司今中書樞密各差一人今若與韓絳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六

事甚使上曰善故有是命升之深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
 貴為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為揚
 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憲同執政
 者問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引司之共事凡所欲為自條例
 司直奏行之無復阻礙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
 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深德之
 故安石推升之使先為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
 不復肯闕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事盡歸之三司何必
 攬取為已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 閏十一月
 條例司又言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
 交子於本司詳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

東公私鐵錢若運鐵錢勞費宜試如邊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十二月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絳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疎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於眾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用事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 三年諸公論青苗新法不便詳見論青苗法 三月國子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檢詳文字 五月甲辰詔近設制置三司條例司本以均通天下財利今大端已舉惟在悉力應接以取成效其罷歸中書先是文彥博等皆請罷制置條例司上謂彥博曰侯羣言稍息當罷之不欲亟罷恐傷王安石

石意故也

議減兵數雜數

熙寧元年六月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曆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若但欲如慶曆一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此止當下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立可盡見不必更差官置局上因問五者利害先具悉以對上深開納明日即罷裁減局但下三司供析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詔京東武衛四十二指揮並分隸河北都總管司六指揮隸大名府路三

十六指揮分隸定州高陽關兩路分番往戍先是此軍本脩河北戍守近歲分屯諸路朝廷將減緣邊土兵以省三司餽餉故有是詔 二年正月乙酉樞密院進呈減住營尚多而驅策之方猶少但如神古之徒已不獲自盡矣 十月成戍上問節財如何王安石對以減兵最急上曰比慶曆數已甚減矣惟別有措置乃可耳安石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百姓習兵則兵可省先是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從之淮南呂公弼上言以為既使之去本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難遂行也於是上問升之退軍事當時曾與密院眾商量否今却皆爭論以為難此乃是合退作剝員優假

之故別立等有何所傷公弼言臣不比它人立事取名恐誤陛下事若二十萬眾皆變為之奈何升之具論祖宗舊法曾公亮曰為之當有漸王安石亦云上曰但執政協心不扇動人情自無事安石曰公弼來陛下處言止是臨事而懼固無所害若退以語眾乃為扇搖人情上曰柴世宗如何得兵精安石曰亦只是簡汰然柴世宗精神之運威令之加有在事外者乃能濟事而無悔敗 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言大臣建退軍之議損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兵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情既安習一旦革徙去國客食卒伍眾多非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 閏十一月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

與祖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上者即以衣糧給之則無
貧富皆可入衛出戍雖未有祖庸調法亦可為也但義勇
不須刺手背刺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良民為之當以義
禮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擇其鄉閭豪
傑為之將校量加獎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宿衛乃有積
官至刺史防圍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陛下審擇近臣使
皆有政事之才則他時可口數且祖宗朝北鄙無警即便
罷兵今既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文彦博曰自古皆
募營兵遇事息即罷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
實然因用兵卒致公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
為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七

橫有費用止緣眾人妄耗物力府庫遂空韓絳曰朝廷須
修法度愛惜財帛乃能休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
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特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
年可見効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閱人
數全少北人觀之非便彥博曰自有造戍兵不至闕事也
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 九月乙亥上謂陳升之王安石
曰今賦人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
言兵及宗室之費上曰朕嘗問王存以兵費乃言臣不曾
講兵書因問安石如何省兵安石曰陛下今欲省兵當擇
邊州人付以一州令各自精練仍鼓舞其州民使各習則
兵可省前日陛下所召神古等數人臣畧與語似亦皆可

付一州臣因與言古今邊州有兵五千處若止揀留三千
仍以二千人衣糧之費今以鼓舞所留兵及州民使習兵
戰則可以戰守否古乃言若果然止得二千人兵亦可矣
上言太祖付邊將事安石曰今有可勝太祖時並邊民戶
日蕃息所恃不盡在募兵而已若募兵今邊將得自揀擇
訓練如太祖時則尤易以待敵上言五代時方鎮皆豪傑
所以能自守一方不須朝廷之助安石曰五代時方鎮豈
皆豪傑如羅洪信乃是眾人求主不得大呼於眾誰能為
節度使者洪信出應募遂立以為帥然亦能獨保一鎮者
以其任事得自尊故也今朝廷待邊將拘制之法今將此
等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為軍廟主則近臣以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

豈可不及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上極以為
然 十二月乙亥上論及邊兵已不足以守雖費衣糧然
又不可減王安石曰今若更減即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
費用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強
之理上因言義勇可使分為四蕃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
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
義勇補之可也上問唐都關中府兵多在關中則為強本
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
處處可為又可令入衛公弼與韓絳皆以入衛為難文彦
博曰曹濮人專為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濮人豈可
應募諸班諸軍者應募皆最惰無賴之人尚不以為虞義

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戶為將校豈可却以為虞陳升之
欲令義勇以漸戍近州安石曰藥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
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今本末備具
不然無補也上以為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
可也樞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為柴世宗能關土疆服
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斷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
威復振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而已天下盜賊殺人
亡命日募以為禁軍史臣以為當時孤子寡婦見讎仇而
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謂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
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為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借偽
之國及所募已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六

六

計數於前必事成功於後豈以為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
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為禁衛不以為虞者誠有帝王威畧
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衛有爵賞之勸祿賜之利而乃
更憂其為變恐非薦論益令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
事久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兵之法不變乃實有
可憂

此據目錄乃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朱本繫三年十二月
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義勇數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
五萬三千四百益以環慶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
十五萬六千八百為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
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為指揮四百

三十而河東二十郡自慶曆後總七萬七千為指揮一百
五十九凡三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餘三千五百人河
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
西十郡并寨戶舊籍四萬六千三百惟秦鳳有寨戶陝西
無戶籍數其後義勇寔消悉聯以為保甲云

聯為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並據兵志第三
卷熙寧二年事增入

二年三月壬辰樞密副使韓絳與文彥博呂公弼爭議
揀退禁軍彥博公弼極言其不便上命且依舊制是日絳
亦稱疾在告 是月詔併龍猛八指揮為六萬三百五十
八為額自康定慶曆以來諸軍間有併廢至熙寧初大整
軍額有就而合者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為二十有以全
部付隸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
神騎而契丹直撥罷有併營而增額加宣武二十指揮四
百人額併為十二指揮五百人為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
猛四指揮以第四一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
整肅無有名存而實闕者 七月丙申王安石進呈蔡挺
乞以義勇為五番教閱事上因論及民兵安石曰募兵未
可全罷民兵可漸復雖府界亦可為至於廣南尤不可緩
今中國募禁軍往戍多死此害於仁政陛下誠罷軍職以
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傑使趨為民兵則事甚易成
上患密院不肯措置義勇安石曰陛下誠欲行則孰能禦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六

三

之此在陛下也因為上言國之大政任兵農上曰先措置
得兵乃及農緣治農事須財兵不省即財無由足安石曰
農事亦不可在兵事之後前代興王知不廢農事乃能并
天下興農事自不費國財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則亦因民財
力而用也涇渭儀原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制戍守經畧
使蔡挺始令選上番依諸軍結陣隊分隸諸將選藝精者
選補給官馬月廩時帛郊賞與正兵同遂與正兵相參戰
守時土兵有關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
練以時而未施於征防意可以集府兵遺法俾之番戍無
補所闕土兵詔復問以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
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午十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三

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之募土兵歲
減糧八萬石料錢六千餘緡春冬衣萬五千足綿三萬七
千兩詔從之行之諸路 十二月壬申詔樞密使文彥博
等對資政殿彥博等出上在京開封府及京東等路禁
軍數上亦自內出治平中兵數相參照頗問久之遂詔殿
前司虎翼除水軍一指揮外存六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
額總計三萬四五百人在京增廣義勇五指揮共二千人開
封府界定六萬三千人在京東五萬一千二百人兩浙四
千人江東三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
人湖北萬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廣南東西各千二百
人川峽三路共四千四百人為額在京其餘指揮并河東

陝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撥并其河北以人數尚多須後議
之 四年三月癸丑上諭農兵事欲行宋道之策古人免
稅充弓箭手事文彥博以為決不可行安石曰恐可行但
亦不須如此誠以利害驅民訓習則何必用宋道之策上
欲擇人判兵部如司農安石曰京諸司固足以提天下之
綱要非特兵部也上曰兵部最所急故也安石曰誠如此
陳瓘論曰安石曰民可以利驅使趨為兵安石此語亦
欲變募兵宿衛法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四

乃得戰士二十萬事多施行云 七月詔揀諸路兵半分
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并為大分五十以上願為民者聽
之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即許也至是免為民者甚
衆 十二月樞密院言諸路廂軍名額很多自騎射至卒
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間因事募人團立新額或因工
作權酤水陸送運通道山險橋梁部傳馬牧提防堰埭若
此者事存而名未可廢及判員府宰城皆待有罪配隸之
人壯城專治城隍不給他後別為一軍而教閱廂軍亦自
為額請以諸路不教閱廂軍併為一額餘從省廢其移併
如禁軍法奏可遂下諸路轉運司以州大小高下為序始
自某州為第一指揮差次至某州凡為若干指揮每指揮

無過五百人河北曰崇勝河東曰雄猛陝西曰保寧京東曰奉化京西曰勁武淮南曰寧武淮兩浙曰崇節江南曰効勇荆湖曰宣節福建曰保節廣南曰清化川峽四路曰克寧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其為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 五年正月先是曾孝寬為王安石言有軍士深詆朝廷尤以移併營房為不便或言今連陰如此正是造反時安石具以白上文彥博曰近日朝廷更張人情恟恟非一安石曰朝廷事合更張豈可因循如併營事亦合如此此輩乃敢紛紛公肆詆毀誠無忌憚至言欲造反恐須深察吳充曰併營事已久人習熟何緣有此近來惟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三

甲事人請不安上言太祖善御兵又言新川班事安石曰五代兵騎太祖若所見與常人同則因循姑息終不能成大業惟能勇故能帖服此輩大有所為然恃募兵以為國終非所以安宗廟社稷上曰如慶卒柔遠之變類屬戶乃能定然則募兵豈可專恃上欲得詠毀軍士主名樞密院請責殿前馬步三帥安石請委皇城司上曰不如付之關封府乃令安石召元絳至安石第諭意 林希野史云初司馬光貽書王安石闕下爭傳之安石患之凡傳其書往往陰中以事民間又偽為光一書詆安石尤甚其辭鄙俚上聞之謂左右曰此決非光所為安石盛怒曰此由光好傳詔書以買名故致流俗亦敢

之使新法沮格異論紛然皆光唱之即付獄窮治其所從得者乃皇城使沈惟恭等指斥乘輿汎海島祀口棄市以深禁民間私議已者其後探伺者分布都下又明年曾孝寬以修起居注侍上因言民間往往有怨語不可不禁安石乃使皇城司遣人密伺於道有語言戲笑及時事者皆付獄上度其本非邪謀多寬釋之保甲民有為匿名書揭於木抄言今不聊生當速求自全之計期許于朝安石大怒乃出錢五百千以捕為書者既而村民有偶語者曰農事方興而驅我閱武非新王相我輩不得休息通者得之付獄安石意為匿名書者必此人也使鍛鍊成獄民不勝榜掠而終不伏法官以詆罵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十六

大臣坐徒三年上笑曰村民無知止今杖脅十七而已開封推官葉溫叟在府不及一歲凡治竊賊時事及詔罵王安石者三十餘獄林希野史云頃細考之七月己亥閏七月癸酉皆有匿名書事當并考之四年三月己酉孝寬乞立賞捕扇惑保甲人與此相關云 七月壬寅詔步軍司床子弩肆武五指揮九百三十九人撥并為兩指揮飛山雄武指揮一千二百人亦撥併為兩指揮每指揮並以五百人為額仍契勘在京見今諸軍已來撥并數目以聞 六年三月癸亥上謂王安石曰宿衛親事官有擊指揮使傷首者而主名未立宿衛法不可以不急變安石曰臣固嘗論此此國易變但要措置有方

陳堦論曰安石欲變宿衛之法先於經義創立新說然後造為神考聖訓謂當急變其法蓋托於先訓則可以為聖王遵行文以經術則可以禁士大夫之竊議二者行於前三術作於後新危根本忠義寒心人皆獨罪於一京安知謀發於私史若非陛下守藝祖之宏規備累朝之成憲使彼二書之說以叙行之今日不知其如何矣

十月甲戌併龍衛三十九指揮為二十指揮庚寅上曰裁併軍營凡省軍員四千餘人此十萬軍之資也若訓練既精人得其用不惟勝敵兼亦省財王安石等曰累歲以來陛下選用使臣專令訓練間御便殿躬親試閱賞罰既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一

士卒知勸觀其技藝之精一人可敵數夫此實國家安危所繫也安石又言併營練卒事既有効凡此皆無害於人而不道者乃妄相扇動上曰須漸定去之安石曰今已帖息矣八年三月乙卯閱諸軍轉員三日止舊制捧日都虞候四人至是五人而馬軍都指揮使但開驍騎一人以捧日一人補驍騎軍主餘四人如故則以次軍分皆不得違乃補四人者並為馬步軍副都軍頭又以龍衛拱聖驍騎武騎寧朔神騎舊百三十一指揮後省五十指揮而兼管馬軍指揮使以下已補八十一指揮正額外數猶有餘乃於所省指揮內未移併者四十三指揮且置下名指揮使副使各一人軍使三人以次第遷元豐二年六月詔

捧日龍衛鉉直左射指揮均撥入捧日龍衛諸指揮更不補入其四指揮請受錢帛等委羣牧司提舉提點倉場司封樁八年三月凡禁軍之最親近者執事殿宿衛官省處從乘輿號諸班直非諸班直隸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驍驍院餘軍皆以守京師備征戍其出戍遠或諸州更戍者謂之屯駐非戍諸州而隸于總管司者謂之駐泊非屯駐駐泊而以雜賤留便廩給謂之就糧諸司募者曰役兵諸州募者曰本城廂兵教閱者為教閱廂兵蕃人內附糾合其人而用之者曰蕃兵什伍其民而教之武事曰民兵熙寧元豐之間兵制大倫矣此兵志首篇新叙今撮取附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二

凡禁軍奉錢千為上軍五百以上為中軍以下為下軍其賞罰遷叙視此為等其政令掌於樞密院歲以秋月校其藝能而賞勸之熙寧之籍天下禁軍凡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豐之籍六十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三人初上即位總治平之兵一百十六萬一千而禁軍步騎六十六萬三千校慶曆之籍減幾十萬開寶增至七十萬二千上患兵冗邦用不繼始議銷并及親制選練修飾武備之法甚衆一日顧謂輔臣曰前世為亂者皆無賴不逞之人藝祖平定天下悉招聚之刺以為兵連營以居什伍相制節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愛重付以生殺寓威于階級之間使不得動既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俾各安

田里所以太平之業定而无叛民自古未有及此者藝祖
養兵止二十二萬餘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民以制諸
道而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内變内外相
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有餘年蓋本於此初上欲省
兵王安石對曰棟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
省其後遂什伍畿甸之民以為保甲諸路亦以次推行元
豐中義勇保甲遂上番以代禁衛其巡檢縣尉司所省募
兵數萬詔闕額弗補者會其財費儲之專以待武備之用
自後民兵數遂踰募兵而國用紓又議欲擇民之材武者
若唐府兵蕃以上備宿衛事雖未行然其規模宏遠矣

此兵志首篇所云今附見須詳考存兵數也國朝以脩

戰衛為禁軍以給徒役為廂軍各隸其州之本城內總
於侍衛司而尚書兵部掌其政令因事立名者各隸於
其部又以廂軍教閱者始號廂禁軍後皆以為下禁軍
其給始於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屬焉熙寧三年詔以
禁軍分五都法檢治廂軍其後禁軍或降剝員或陞階
以脩廂軍諸路力役之事廣則間詔增募而京西轉運
司所募多至三萬人陝西減額五千人亦至三萬人河
朔流民寓京東者如舊制募士教閱以為忠果二十指
揮分隸河北總管以除道恤飢河北及熙河路修城壘
河北所募五千人熙河亦三千人修京城以廢馬監兵
置廣固保忠凡十指揮亦五十人湖南益人平戎瀘軍

興化河轉漕又皆增置大抵熙寧元豐之間廂軍之數
視祖宗時益眾矣自五代後凡國之役皆調于民故民
以勞獎宋有天下悉役廂軍凡役非工徒營繕民無與
焉故天下民力完固承平百年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七

神宗皇帝

裁抑臣僚奏薦

熙寧元年九月先是殿中御史裏行張唐英言仁宗以來屢革京官之授知諫院吳申言今卿監七十餘員將來子孫盡奏京官少卿監郎中帶職員郎共五百餘員員外郎八百員數年之後盡遷郎中將來奏薦復倍於今同知諫院吳充言官掖妃嬪恩例亦乞裁酌都官員外郎龐元英言入官之弊獨諸副使未甚裁損四狀並批送學士院某兩制同詳定 丁亥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舊制宰相使相子除將作監丞弟兄孫姪並授太祝奉禮郎親堂弟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一

姪與守校書郎今定宰相使相奏親堂弟姪只與試校書郎舊制大卿監子與在京主簿弟兄孫姪與試校書郎今定大卿監每次郊禮親子與試校書郎一人候該參選並與注初等職官弟兄孫姪降一等內曾任知雜省府副非青降者依舊少卿監子並與試校書郎兄弟孫姪與齊郎今定少卿監每兩次郊禮許奏一人內曾任知雜省副非青降者依舊制諫議大夫侍制觀察使以上兩遇郊禮許奏子姪親一人今定三遇郊禮許奏一人舊制諸祀過聖節奏親屬一人每兩年許奏二人郊禮許奏一人權御每遇郊禮各奏一人兩遇聖節與一次依南郊例今定諸祀每遇聖節并南郊只奏一名惟許奏有服親淑儀姪好育

人遇南郊許奏小功以上親一人位號別而資品同者許比類奏薦舊制皇親妻兩遇郊禮方許奏一人親伯叔兄弟姪今定皇親妻更不許奏舊制郡縣主遇郊禮方許奏親生子與右班殿直其夫之親屬及庶子須兩遇郊禮許奏薦一名與借職今定郡縣主遇郊禮許奏親子一人只舉幕職若奏孫及庶子即兩遇郊禮許奏一人更不許奏夫之親屬舊制臣僚之妻為國夫人者遣表奏子孫恩澤今定更不奏人舊制諸衛將軍諸司副使樞密院諸房副承制以上自轉授後兩遇郊禮方許奏薦今定累奏不得過兩人如被奏人亡沒許別奏其將軍副使路分都監以上須入仕及三十年以上係親民差遣其見任監當但曾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

歷親民非青降者亦同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定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生日更不許奏其遇聖節并郊禮所奏依治平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條貫須于有服之親舊制分司官兩省以上官遇郊禮許奏子孫仍舊例止降等與恩澤其郎中以上如遇郊禮子孫並未育官者持奏一名其兩省以上致仕遇郊禮比分司官更降一等并大兩省致仕依見任官所奏親疏施行其降等與恩澤即依舊制今定分司致仕兩省以上不許奏恩麻以下舊制兩府遇郊禮奏爵人一名與四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及教練使一名憲衛逐次奉聖旨依理例內教練使多奏作試衛不理選限

及奏薦試銜不理選限人多却用陳乞奏換三班差使殿
侍舊許將合得轉官及其餘恩澤若人吏等出職陳乞迴
授與親戚官者今並乞不許迴授兩府初除及轉官罷任
各奏門下人吏恩澤舊例多至十人以上並乞減半其兩
省以上奏補子孫京官難減者切緣有出身選人例須五
人與主方得改轉京官今奏補人便充京官遠轉更無限
碍但監當六年便入親民比之有出身選人實為優倖今
乞奏補京官並須本部通判知州職司及內外兩省以上
官四人奉舉內仍有本籍官一人兩任實滿六年方入親
民差遣若奏補頒行入監當有舉主二人兩任六年者準
此詔並從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朔詔近降宗室授官條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三

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蔭補親屬例有當裁定者太皇
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親並與右侍禁奉
禮郎小功左班殿直試大理評事總麻右班殿直試秘書
省校書郎異姓準此有服女之婿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
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職總麻女三班借職諸妃大長公主
至公主遇南郊許奏有服親兩人聖節更不許奏使相子
西頭供奉官親孫弟姪與右侍禁大功以下親三班奉職
樞密使副使宣徽節度使子右侍禁親孫弟姪右班殿直
大功奉職小功以下親借職六統軍諸衛上將軍節度
觀察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左班殿直親孫弟姪右
班殿直大功以下親借職諸衛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

院諸房副承旨子奏職親孫弟姪借職大功以下親三班
差使殿直總麻以下親更不許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評事
餘依舊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許奏有服外親
其待制觀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許奏異姓準此郎中以下
該奏薦者四次南郊許奏大功以下親一人少卿監以下
更不許奏總麻親又照應省府及職司等諸般職任差遣
各隨正資序奏薦親屬外其權及權發遣者班序衣賜雜
給支賜等並依正權官例即不得依正入資序人例奏薦
恩澤 四年十月壬子朔中書言選人每因恩赦例與放
選以至奏補初任之人年二十五以上試詩一首方許注
官猶為無取其間有才能者須俟及年頗為淹滯中才以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四

下亦未嘗試其所學使之釐務往往廢職及銓曹合注官
人例須判三道因循積弊遂成虛文今欲應得替合守選
人歲限二月八日以前流內銓投狀試斷案二道或律令
大義五道或議三道差官同銓曹主判官撰試同考試第
為三等申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入優等者依判題例陞資
無出身者賜出身如試不中或不能就試者及三年與注
官即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其錄事參軍司理司法仍自
今更不試判亦不免選即歷任有舉京官職官縣令五人
者與免試注官內得替合序官人亦許依得替人例收試
奏補京朝官選人初出官罷試詩年二十以上許投狀乞
試依得放選等第即與差遣優等賜出身試不中或不能

就試如年及三十者即與差違其授官年已三十即更三年聽出官京朝官展三年監當如歷任於合用舉主外更有二人即免展年其今年以前奏授見年十五以上不能就試者依舊條京朝官依上條展年從之初審官院流內銓出官法試律及詩而奏補人多不能為之人為代作至寫紙誣實之試者用此得出官其獎頗多至是乃更此法

裁定宗室授官

熙寧元年九月丁酉詔三司裁定宗室月料嫁聚生日郊禮給賜時京師百官月俸四萬餘緡諸軍十一萬緡而宗室七萬餘緡其生日婚嫁喪葬及歲時補洗雜賜與四季衣不在焉 二年二月壬寅樞密院言宗室乞子孫賜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五

授官韓絳奏曰中書樞密院嘗議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陰後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須議使今可行也便文彥博等各陳大旨皆以親疎當有等降若非立法無以為經常久遠之計上曰祖宗時皆有近親今用常時奏養賜子之例誠宜裁定若以諸王嫡長世為南班官其餘子授以三班職名可否陳升之曰須依前代繼承之法餘子殺其恩例六世親盡別為經制絳曰此事乞專委屬臣下議論須辨親疎立法則不失陛下親親之意彥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思有不聽者臣下以義固爭是也上頷之三月壬辰上問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誠當出於陛下外人謀之則為疎間親公亮曰此亦當自外裁定弼曰為

之當以漸恐致紛紜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義間無傷使彼可安而已不論漸不漸也今欲裁減恩澤何能免其紛紜但陛下不為恤則事可為也上又問裁定親疎之宜公亮以為當從上身為親疎上曰當以祖宗為限斷安石曰以陛下身即是以祖宗為限斷也 九月上謂陳升之王安石曰今賦入非不多只是用度無節如何節用升之安石皆言兵及宗室之費 十一月庚午通英講讀畢上留司馬光問以變更宗室法光對曰此誠當變更當宜以漸不可急耳 甲戌中書樞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親疎之施未有等衰甄序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議定方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六

後一人為宗今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祖宗祖免親將軍以下願出官者聽仍先令經大宗正司投狀上聞委大宗正選擇本官尊長同太學教授結罪保明才行堪與不堪任使復委大宗正審察聞奏就試武官者試請律寫家狀就試文官者試說一中經或論一首將軍換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換內殿崇班太子中允並與州郡監當一任無敗闕與親民副率換西頭供奉官大理評事監當一任滿如職事幹集探守修歸即委本州長吏及監當同罪保明與親民差違無保明即依外官修例祖宗祖免親未賜名授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與請受二十許出官願文資者與試銜知縣並令

監當考試及任滿有無保明準上條以上出官並特與支
賜願鎖廳應舉者依外官條例其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
只許令應舉應進士者止試策論明經者止習一大經試
大經試大義及策初試考退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取合
格者以五分為限人數雖多毋過五十人累經覆試不中
年長者當推推恩量材錄用以上出官者雖在外俸錢依
在京分數許依舊官三班邊法指射差違仍許不拘遠近
差注授文官者與進士出身同領廳應用進士明經舉有出
身人至員外郎與選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元係磨勘
至正觀察使止袒免親至選部防禦使止非袒免親至選
部刺史止袒免親見任官合奏薦子孫者許以外官例奏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七

薦袒免親以下見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許在京置賃
居第仍許隨意置產業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袒
免女嫁賜錢減半塔與三班奉職非袒免女即量加給賜
更不與塔官塔有官者與免入選許依舊官三班院流內
銓法指射差違班行仍免短使其袒免親娶妻量加給賜
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驗管勾其非袒免親嫁娶即依庶
姓之法母得與非士族之家為婚婚袒免親以外兩世貧
無官者量賜田土其孤幼無依及老貧失所者不以世數
所在具名開奏當議特加存恤今所降新例內合具條件
者今所司議定開奏於是詔曰自我祖宗傳叔邦族大則
既封于爵土次則通籍于閭里並留京師參奉朝請然而

世叙遠遠皇枝益蕃屬有親疎則思有隆殺才有賢否則
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品雖敦睦之
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宰司繼請謂宜裁
定限以等彞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
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
弟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
女自主婚嫁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况我朝制作
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乃無定著因律詳公之合議將為
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是宜世
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洵于
才藝之並優在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于任子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八

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會言既久朕
意何疑告于將來用頒明命宜依中書樞密所奏施行呂
夷簡在仁宗時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
止至韓琦為相嘗議更之而不果及上即位遂欲改法
于是王安石為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後擇一人
為宗或者曰若立嫡則人不服朝廷法制苟當于禮豈患
不服曾公亮陳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今
庶長得傳封爵則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長者多矣母害其
子法之所難加而政之所難及若嫡子得傳爵位則庶長
無禍蓋于今止嫡非但正統亦所以安庶長也上曰善
十二月乙酉詔近制皇族非袒免以下更不賜名授官止

令應舉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闕報遂袒下襲公爵者令各置籍歲終上玉牒所其有未出官者依舊入大小學 三年二月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員以部官員外郎張維圭知大宗正丞事詔大宗正丞于芳林園置治所給實俸添支錢 六月癸酉宗正寺言每歲正月一日裝寫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各一本供送龍圖天章寶文閣今祖宗非袒免親更不賜名授官一依外官之法合與不合修入圖冊詔送禮院詳定禮院官言聖王之于其族上殺下殺而殫于六世所以明親疎之異也親道雖盡猶且記其源流百世不紊所以著世系之同也親疎異則恩禮不得不異世系同則圖籍不得不同二者並行而不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九

悖親親之義倫矣禮四世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庶姓別于上而戚卑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郵注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漢宗正歲上名籍與禮經合又戶令皇宗祖廟雖毀其子孫皆于宗正寺附籍自外悉依百姓惟每年總戶口帳送宗正寺此則戶令之文又與古制合以此言之遠近之恩固宜有差降而譜牒之記不可以不存況朝廷釐改皇族授官之制而袒免外親統宗襲爵進預科選遷官給俸事事優異悉不與外官匹庶同法是則屬雖疎而恩禮不絕若圖籍塗落則無以審其所從而為遠久之證所有祖宗非袒免親

欲乞依舊修寫入仙源積慶圖宗藩慶緒錄在其外者委宗正寺逐年取索附籍從之 十一月禮院言袒免親出任外官宜著姓名降宣勅或自上表及代還京師即上稱皇親不著世從之

裁定京官考校磨勘改官附

熙寧元年六月先是諫官言選人到銓磨勘者眾為壅併遂至稽滯蓋是舉官之數太多不與引見轉官人數相當乞先取京朝官員數著定仍限定諸路保奏之數臺官亦言今京朝官十倍景德之前負多闕少審官差遣不行選人磨勘之法故當漸有澄汰不為限隔使人無留滯咨怨之弊 己未詔諸道州府軍監長吏奏舉選人更不裁減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十

外其通判奏舉選人並令權罷 壬戌詔諸路轉運判官奏舉選人為京官比擬照刑獄朝臣並減二人 九月王珪等言兩者以上奏補子孫京官 詳見裁定臣僚奏為 十月癸丑詔選人以淹滯被舉內該磨勘者聽引見與京官餘依口試言書判人注官被舉者凡三十七人權變州觀察推官滿宗孟在馬治平間宗孟嘗上言言水災地震語斥大臣及宮禁宦寺既引見上識其姓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耶于是宗孟又言向者大臣為法以節約進士經生之數舉天下而計之三年之間率常數十萬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減任子之令春歲而補者增而為三歲三歲者增而為再郊三丞告老之澤十八道使者遷任之罷

例皆寢罷大較比舊每歲已有千餘人不占仕籍矣入仕之難既如此既仕之後又多為不可進之格以沮之故舉職官之令行而京官職損者常百餘員朝廷猶以為未也名見引對之際又不用銓筮正律不存祖宗故事無奪無準出於臨時使天下有偶失之歎今年六月己未之詔又令天下通判不得舉京官轉運判官亦減其當舉之數甚者又有增年遷秩之法正即限負之令仕官而有可止之時則人之為善有可止之心矣方今所貴而寵用者進士一科以進士言之使天下之仕者率三十而得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過為陛下中行郎中耳然而其間幾何而至此其補奏而得仕論書而入官者又豈人人四十而盡京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

官即治平之法減京官以舉職官使京朝官以上四年而而磨勤持此之術而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員自少五十六年之弊欲一日去之不亦速乎三年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學士呂公著知制誥蘇頌與流內銓主判官試驗選人自言書判初議差公著等上問執政試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見人材對曰誠然先朝有與京官者實可惜上以為然又因論近日改京官者多對曰真宗以前引見選人或與循資出于臨時上曰如此則是有幸不幸須別更講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場亦宜裁節人數既已多取之而扼其進用令人困窮亦不為有理今欲裁減京官當併科舉議之

日錄載此事于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與試判人循資曾公亮言先朝與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為然元祐實錄載此事于三月一日事與實錄畧同但無富弼所言切疑富弼亦未必有此言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見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實錄既繁之初一日宜加刪削朱本亦從墨本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六

二月考課院言準詔定到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在任斷獄平允民無冤濫賦稅及時了辦不須追擾及差役均平並無論訴之人及雖有論訴而無不當之理在任能屏除盜賊里民安居勸課力田使野無曠土又能振恤困窮不致流移雖有流移之人而多方招誘復令歸業一任之中主客戶比舊籍稍有增行在任架閣庫書簿務令整齊經提刑轉運點檢別無散失及與修水利疏導積水以利民田能勸誘人戶種植桑棗天下州軍委知州通判每歲取索轄下得替知縣縣令前項三條課績兼依舊唐四善德義清謹公平恪勤採逐人有上項事定即參詳分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逐司類聚齊足同共將一路所供三條課績四善事定再行審定上中下三等內有績狀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則定為優等如政事昏憒出于下等之下者即定為劣等即不得將合在三等政事定優或劣其奏狀並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課院看詳如所

奏委得允當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縣縣今依下項賞罰
若所奏徇情功過不實及虛獎權要固抑孤寒其轉運使
副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並科違制之罪京朝官繫優等
人到院日與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違
及令中書記錄其姓名其劣等人並降入監當選人繫優
等人扣到銓合該磨勘判成過銓日令銓司與不依名次
入甲引見改轉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違其未該磨勘者如
已係職官並與備資若繫令錄即與兩使職如繫試銜知
縣即充遠小判司簿尉定到武臣知縣為上下等之人即
乞比類上項賞罰施行詔並從之 四年四月壬午中書
言選人磨勘并酌獎致仕改官前後條制不一請自今令

三

節度觀察判官六考進士太常丞餘太子中舍不及六考
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支使堂書記防禦團練判官
六考進士太子中允餘著作佐郎不及六考進士著作佐
郎餘大理寺丞兩使推官令錄事參軍軍士判官六考進
士著作佐郎餘大理寺丞不及六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
尉寺丞不及三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評事初等職官
知縣錄事參軍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六考進士
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不及六考進士光祿寺丞餘大理
評事不及三考進士大理評事餘奉禮郎判司主簿尉七
考進士大理寺丞餘衛尉寺丞不及七考進士光祿寺丞
餘大理評事不及五考進士大理評事餘奉禮郎不及三

考進士奉禮郎餘將作監主簿從之

裁抑宦寺

熙寧四年十月丁卯詔內侍省内臣非禁中祇應及入內
省人數復多自今後前省內侍官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
進一子與下班殿直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
頭許進一子與茶酒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侍省所管
諸班內品每年通計進五人入內供奉官以下至黃門願
進外官者比內侍者第加一等推恩內臣諸司使副自今
許奏子充前班上語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
前省者又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
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曹盛衰前代或繁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十四

與七聖朝固無茲慮然人君重絕人繼嗣盛德之舉也
五年九月己酉上曰侍中瑁胎取其溫柔安石曰書以為
僕臣正僕臣要正亦不專取溫柔況陛下所謂溫柔又或
眾共誣謾非實溫柔 十月壬辰詔提舉在京宮觀寺院
自今武臣橫行使及兩省押班以上提舉餘為提點先是
李若愚解內侍押班樞密院特令提舉慶基殿添支二十
千王安石以為慶基殿舊無提舉官雖石全彬有軍功又
以都知罷帶留後亦但為提點添支十千耳上曰跋即今
密院改正于是創立此條他日安石白上曰學士舊多提
舉官觀陛下指揮罷差都知押班自祖宗以來只提點宮
觀今却改為提舉更每月與增十千至二十千臣不知都

知押班祿賜為薄為厚若祿賜已厚何須如此上曰近習自祖宗以來如此如霞帔之類學士不得都知押班乃得之安石曰祖宗以來雖若此陛下欲躋聖德及堯舜之道恐不須如此假如學士有以病退者陛下必未肯令提舉官觀上曰此事乃密院誤安石曰陛下以為誤中外觀聽就不以為誤此大臣不知義命以利害事陛下者所以不能不阿媚此輩也上曰事有因時之宜如穆王命大僕亦非不重安石曰太僕官固不輕穆王所以命之者使之懷忠良使之正而已上曰此輩豈盡小人亦必有忠良近日裁制已不少添支微末亦無分外親近安石曰若陛下御之以道即雖小人自當革面而為君子者陛下不能御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十五

以道即今天下所望以為君子者變為小人多矣況此輩豈可保信 十年五月壬戌李憲為皇城使徐舜臣等七人轉官減年循資有差先是冷難撲誘山後生羌擾邊木征請自效眾以為不可憲曰何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也木征盛裝以出諸羌皆視皆無鬪志我師乘之獲級生降以萬計臨陣斬冷難撲董乾懼因作旁行書喻之遂遣使入貢 御史彭汝礪言臣昔者論不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果獲鬼章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臣言自絀于疑猶言天下之事固有趨時而為之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言也蓋古者因民之有是疾故擇而任之非以使令故刑無罪之人而為之古人

為酒醫醴醴司服守祧而已其它莫與憲辟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為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以河事頡頑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挽首不敢與抗朝廷比年之役其最貽陛下憂者洮西閩蜀其最計議論者惟潘川之役今日之役最為大者洮河之役數者皆在寺人是陛下所愛養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彼其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才及稍任事則窺覲玩弄藉蹈士大夫矣方其無事之時未見其害則士大夫之言為不足信亦莫之聽也及其禍亂既作本末顛沛至于無可奈何而後已自古及今蓋非一二也惟陛下為宗社計之不勝幸甚 元豐五年六月己卯上批昨據李憲奏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十六

涇原路自熙寧寨進置堡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兵討賊之地朝廷悉力應副近李舜舉奏財糧未備人夫未行朝廷以舜舉所言忠實可聽信已指揮放散人夫等更不追集諸路兵即是已罷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邊自當應敵掩擊則守禦亦有定計 先是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直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珪發慚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上

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
斛斗遺貴量減市價糶過賤量增市價糶其可以計會轉
運司用苗錢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
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今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
本色或納市價賣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
傷亦許以次科收熟日納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
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患闕食詳見三司條例
司馬光在經筵言青苗錢不便與呂惠卿答難詳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謹建 閏十一月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

兼管勾農田水利差役事河東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
員江西湖北成都府廣東廣西福建各一員又差官同管
勾陝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廣東廣西福建各一員並令開
門引上殿從之 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
石諸路各置提舉二員以朝官為之管勾一員京官為之
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癸
丑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並取
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擾擾其
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
遏願請者果罰亦如之 先是翰林學士范鎮言常平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歛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
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而青苗者唐
衰亂之世所為苗者在田賤估其直收歛未畢而必其償
是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
情所以不安迺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鳴地裂皆民勞之象
也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右正言李常孫覺亦
言王廣廉近至京師唱言取三分之息又開制置司欲行
其法于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民仍且試之河北陝西
數路初勅旨故青苗錢並聽從便毋得抑勒而提舉官務
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今隨
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
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
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廉入奏稱
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
降是詔 庚申提點開封府界縣事呂景言府界人戶見
倚閭貸糧二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
不能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官戒諭之先是侯叔獻屢督
景散青苗錢景以畿甸諸縣各有屯兵每歲課利錢僅能
借諸軍請給無有贏餘條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抄錢五
十萬為青苗錢而景復有是奏 上初欲令中書戒諭提
舉官王安石曰若名提舉官至中書諸路聞此必顧望不
敢推行新法只今條例司指揮可也從之 三月壬戌朔

韓琦言準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上人為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以上戶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內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却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入馬通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却願請本縣干繫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十三百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三

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憂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先生散惠與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十令納一十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人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選官曉諭却有願請者則干繫人

別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拮据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從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納納積年倚閣借貸參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與押者戶長固保人等均陪之患大凡兼并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通欠官中不許受事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實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四

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本歲河朔豐熟常平糶米斛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過責出糶不惟合于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以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糶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已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因軍循儲有關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

于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具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過差提舉官以至四川廣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厲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通之疑哉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癸亥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五

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若亦強與之手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錢者以常平本錢多農田所須已定而有餘則因以振市人乏絕又以廣常平儲蓄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行此嚴行點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先是御史程顥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則尤不可以無常平米少則易以踴貴以常平之蕪并乃不能使米踴貴上曰顥以為蜀人豐年乃得未食平時但食豆芽等今豐年乃

奪而糶之是貧人終身不得未食也安石曰今常平不奪而糶之則蕪并亦奪而糶之至于急時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錢而納米方貴如何今納安石曰貴則民自納錢上曰納錢則倉但有錢山年何以振貸安石曰常平米既出盡則常平但有錢非但今法如此雖舊法亦不免如此上終以韓琦所說為疑安石曰臣以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亦未為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頌聖心過慮臣論此事已及十數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事尚為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六

可為上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耳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上又曰常平取自姦雄或可指以為說動百姓安石曰今權鹽酒皆用重刑以禁民買絀絹或強支配以監姦雄不以此為說動百姓常平新法乃賑貧之抑蕪并廣儲蓄以備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別而言之則愚合而言之則聖不至如此易動大故民害加其身自當知且又無情其言心應事實惟士大夫或有情則其言必不應事實也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兵部員外郎傅堯俞直昭文館同判流內銓堯俞始除喪至京師王安石素善堯俞未即見也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連君來久矣

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亮俞謝曰新法世不以
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
有此命 參知政事王安石既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
光再為批荅曰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當世台自若穴置
諸廟堂推忠委誠言聽既用人莫能問眾所共知今士大
夫沸騰熱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
為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得之大怒即抗章自辨
上封還其章手劄諭安石曰詔中二語乃為文督迫之過
而朕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因請罷
上固留之獎慰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罷 正月乙卯既
下詔約束強以錢俵散人戶仍戒沮遏願請者蓋王安石
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因取前詔削去沮
遏願請等語別行之後安石出果以為忤云 翰林學士
兼侍講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司馬光為樞密副使
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于此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
實所言者盡害政之事所與者盡害政之人復得高位則
懷陛下春暹將萃心易慮助陛下所為乎將因陛下權寵
構合交黨以濟忿怒之私而沮陛下所為乎臣以既然之
事觀之其沮陛下所為必矣于是王安石復謁告而光有
是命 辛丑司馬光言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所以屢違
詔命不敢祇受者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
司又嘗因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三

者三十餘人專使之散青苗錢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書
之臣使行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纒數日中
外鼎沸皆以為不便然後臣乃敢發言彼言青苗法不便
者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
臣竊聞先帝常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糶
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
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特得及此數乎
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之法害尤大也今
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為貿易以三百萬緡界之又散青苗
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者固不足數陛下若終
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後
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水旱
飢殍滿野加以四裔侵犯邊境羽書押至戎車塞路爭戰
不已轉餉不休當此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
聚為盜賊將何之乎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
黃巢皆窮民之所為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
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
矢石以為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即
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
六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國初一千三百
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陛下試能昭
然覺悟采納臣言罷制置三司追還使者臣雖盡納官爵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一

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寘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 王安石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諭韓絳令絳遣其子趨安石視事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趨并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為疑安石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為眾論所惑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隘少錢物爾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必無失隘錢物之理豫置絀絹行之已久亦何嘗失隘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九

李常皆稱有急奏乞登殿言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懼及安石復視事子韶等乃私相賀先是詔諸路提點刑獄體量覺察提舉常平官抑配人戶青苗錢并州縣抑遏不散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奉行前詔乃則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曰為宰相當有職守何得妄降劄子今體量抑配青苗又輒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 癸未上復遣李舜舉趨光受命且諭上意曰樞密本兵之地自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則誠如聖旨不敢言職外事今尚為侍從之臣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遂稱疾謁告 甲申以韓琦論青苗奉付條例司 右正言李常言其

尤甚者至使善良倫給納之費虛認貫陌以輸二分之息上聞常奏曰常平皆經中書行違今人言紛紛如此乃因執政議論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為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言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為不可當極論之何以書奏既言奏何以至今乃議論不一上問李常琬如何處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縣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諫官許風聞言事豈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已議論勝耳上正色曰豈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誣天實臨之安石曰始與升之議此法升之以為難臣即不强升之既而以呂惠卿程顥亦責升之畏流俗升之遂肯同簽書當時若升之不同臣亦豈敢强升之為此奏天下可行之事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十

至眾但議論未合即無強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則非復是臣私議乃朝廷詔令也大臣為朝廷奉詔令自當以身殉之臣非好臣議論勝乃欲朝廷法令專為人所信不為浮議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諫官言青苗取息非使安石見之大怒遂自上使明出二分息呂惠卿謂常曰君何得負介爾我能使君終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雖言安石不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二分息乞罷之安石既出而責常曰君本出條例司亦嘗與青苗議今反見攻何以異於蔣之奇也 乙酉韓琦言河朔連歲豐稔編戶安復兼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安撫使從之其實王安石恐琦言青苗事欲以沮琦也是

時殊留亦不敢散錢知縣大理寺丞姜潛知必不免稱疾去官 司馬光謁告之六日上復趣令入見光言近臣上疏未關采錄獨以何心敢當高位若臣言果見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勅告 庚寅詔收還樞密副使告勅仍舊職

林希云凡除兩府聽其讓遂止者國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請對或上召光已立下殿安石必以條例司先光而進其所陳皆所以沮難光者光有所言上酌答皆安石之言如對殿殿反罷樞密入謝上中夕批付閣門使光詰旦對安石本無進呈事遂取數卷書率韓絳上殿又先光而進惟恐上聞光言而悅也閣門

官吏皆為之竊嘆

先是上欲置光西府王安石曰光雖好為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之人倚以為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欲罷之曾公亮以為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數論奏上曰此事何豫于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王安石爭青苗錢不勝故也 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怒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

而已書凡三返文多不載 乙未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今畫一申明使知法意今或以錢斛抑配與人或利在易為催納專貸與物力高強戶或留滯百姓不為及時給納故縱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磨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太多致難催納或不能關防辨察今浮浪之人為一保冒請官物致難催納或拖延不為及時催納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類自是州縣官吏弛慢因緣為姦不可歸咎於法乞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覺察依條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點罰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夫於覺察致朝廷察訪得實亦當量罪第行朝典從之條例司奏轉疏駁韓琦所言皆王安石自

為之既而琦又言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者詳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須再辨列欲望親覽後付中書密院看詳及送御史臺集百臣定議如臣言不當甘從竄逐若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奏施行上閱琦奏引周禮喪紀無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賒買官物非稱貸也上曰此必強至所為至語曾公亮姻連安石曰至亦趙抃親家也至錢塘人時為大名府路檢宜故上疑至為之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恚以付安石安石復言於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絕不近理不可辨也上然之 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

子而開謀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容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為愧恥是日陳升之以母老乞罷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諭安石曰若聽升之罷去人言必又紛紛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似許許不樂但不言耳安石曰臣與曾公亮陳升之議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從自來參知政事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議事參知政事唯喏而已歐陽修當時有所異同然終不能奪韓琦所為臣位中書吏人皆惟駭以為不當如此曾公亮陳升之固習近事不能平臣亦屢與人言臣於上前論議雖上有所指揮不當亦未嘗敢阿順豈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想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豈苟順人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其

丙申右正言孫覺言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天下曉諭官吏其凡有七至于論欲散出入之弊將來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乃援引經義以博會先王之法與防微杜漸將以台怨賈禍者臣得極陳之其餘有三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為此病民欲起之術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皆位冠百僚身輔大政首鼠厥議曾無執守諫官或以執事隔絕或陰竊符同四海萬里蒙毒莫訴臣於安石雖有改舊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為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極論其不可乞檢會臣累奏施行張戢言天下之論難掩至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

莫義之與此者建議謂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監察御史襄行程頤言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急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為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舉奏動不奉行之官盡沮公議先失眾心權其重輕未見其可乞檢會臣前所言早賜施行於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無禮讀不及終而止上曰人言何止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臺諫臣有異則人言紛紛如此何足怪趙抃曰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漢王事是也安石曰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為考此是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高

何理除見濮王議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紛紛安石曰以兩府大臣共議故大臣無搖動者又陛下不疑故異論無從起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人言豈少呂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體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復敢為証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即位以為善政不敢異論然自初施行陰欲沮壞至於百端其後陛下每見提舉官上殿輒問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內外交結共為証妄也陳升之曰豈可使上不訪問羣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舉官到任不過數處若妄作即須有事實全無事實可說即其言豈可聽信上又語及程顥疏安

石曰穎至中書畧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穎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于天下如此則曷議何由貼息

詔及嗣疏據朱本附見日錄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有理義理義者乃人心之所悅非獨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者以行事有理義故也苟有理義即周公致四國皆叛不為失人心苟無理義即王莽有數十萬人詣闕頌功德不為得人心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五

日錄在三月四日乙未末本附五日丙申令從之它日安石與韓絳請上更曉諭臺諫無使紛紛上曰安得如許口頰與說上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眾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却即坐為流俗所勝矣 呂公著累奏乞罷提舉官王安石讀至取大臣章奏疏駁巧為辨說數告天下上曰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鎮逐條疏駁而執法乃不以為非方鎮作無理章奏朝廷諄諄曉諭而執法乃為之巧為辨說即非理之正言事官當逐條辨論其非以開悟陛下之聰明可也今但言巧為辨說而不見辨說之下當則其情可見矣上怪上下紛紛何至此安石

曰陛下作法宰相強之於上御史中丞強之於下方鎮強之於外而初無人與陛下為先後奔走樂倚之臣則人情何為而不至此耶又請至止令提點刑獄或轉運使管勾安石曰此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試思府界若無提舉官止有呂景則此法已不得行京西無提舉官上有提點刑獄則已言人皆不願請以此驗之則不設提舉官付之它司事必不舉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舉官雖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舉州縣不法即已紛紛然以為陵轍州縣言事官本當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豈是正理上以為然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光素有辭避已行褒許為銀臺司不行下詔書令有方諭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六

旨依舊供職是日光入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此命尚未罷也朕特加卿卿何為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祿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而振職則不為尸祿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臣安得免為尸祿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提監司又言放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洵洵皆為此言卿為侍從臣聞之不得不言于朕耳光曰不然嚮者初議臣在經筵與呂惠卿爭議論以為果行之必致天下洵洵當時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則固未知非迫於浮議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

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見元勅否光曰不見上曰元勅不令抑勒宿州強以陳小麥配民衛州留滯不散朝廷已令取勅違勅強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勅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抑配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勅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曰卿告勅尚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當受之勿復辭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詔令數下而臣數拒違於臣之罪益重於陛下威令亦為不行上下俱有所損願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專徇虛名光對曰凡羣臣得為兩府何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十一

異自地升大臣與其徇虛名孰若享實利願不敢無功而受祿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職也光對曰臣惟恐受勅告則不能言職外之事今者不受為貪陳國家之急務耳非為身也上教諭再三光再拜固辭上曰當更思之范鎮罷為通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旨諭鎮行下數四猶不肯會司馬光解樞密副使上許之鎮入封還詔書曰臣所陳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再送鎮行下鎮又封還曰陛下自命光為樞密副使士大夫交口相慶稱為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一旦追還告勅非惟詔命反汗寔恐沮光謀論忠計

上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鎮言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上御集英試進士禁祖治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為第一詳見詳集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六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神宗皇帝

青苗法下

熙寧三年四月乙丑詔御史中丞呂公著比大臣之抗章因便坐之語對乃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奉事理之實可翰林侍讀學士知穎州

司馬光記所聞於趙抃曰上論執政以呂公著自貢院出上殿言朝廷摧沮韓琦大甚行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王安石怨公著叛已用此為罪及中書呈公著責官告詞宋敏求但云數陳失實據援非宜王安石怒請明著罪狀陳升之不可曰如此使琦何以自安王安石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一

公著誣琦於琦何損也如向日諫官言升之楮內臣以求兩府朝廷豈以此遂廢升之升之愧首不敢對上既從安石所改曰不爾則青苗細事豈足以逐中丞光又云公著素謹初無此對或謂孫覺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辱若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誤記以為公著也

己卯右諫議大夫口參知政事趙抃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王安石更張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安石家居求去上論執政罷青苗法抃獨欲俟安石參假由是新法不能抃大悔恨上言乞罷諸路提舉官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杭州吏部侍郎樞密副使韓絳參知政事絳問與王安石

同奏條例司事者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前秀州軍事

推官李定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定素與王安石善孫覺歸自淮南薦定極口因召至京師定初至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苗為何如定言皆便之無不善常謂曰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切勿為此言也定即日詣安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甚遂奏以定編三司歲計及南郊式且密薦於上乞召對謂定曰君上殿當具為上道此及見上果問常平新法定對如安石所教上悅批付中書故用定知諫院曾公亮陳升之以為前無此例固爭之乃改命馬編式乃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二

二年十二月二日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程顛權發遣京西路同提點刑獄顛先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智者如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之于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況于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故今由此微幸事小有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復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

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故罷

朱本削去類疏云時政記不載類被責非緣此疏前史官妄載改書云數言常平新法乞責降故有是命按類此疏豈非言新法紹聖史官撰為王安石諱遂欲改抹正論軌加刑修今仍從元祐初本呂本中雜說正叔嘗說新法之行正緣吾黨攻之太力遂至各成黨與牢不可破且如青苗一事放過何害伯淳作諫官論新法上今至中書議伯淳見介甫與之剖析道理氣色甚和且曰天下自有順人心底道理參政何必須如此做介甫連聲謝伯淳曰此則極感賢誠意此時介甫亦無固執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三

之意矣却緣次日張天祺至中書力爭介甫不堪自此彼此遂分

淮南轉運使也田郎中謝景溫為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景溫雅善安石又與安石弟安國通姻先是安石獨對問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尤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過羣臣無術致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未能免其紛紛也於是專用景溫知制誥宋敏求以李定除權監察御史裏行弗循官制未厭羣議未敢具草且以疾辭知制誥壬午敏求罷知制誥詔右正言秘閣校理李常落職為太常博士通判滑州常言散青苗錢流毒四海又州縣有錢未嘗出而徒使民入

息者上令具州縣官吏姓名至五六終不肯具而求罷職故點上批監察御史裏行張戢使侮柄臣誣妄事實王子韶外要守正之名內懷朋奸之實所入章疏與面奏事前後反覆不一並落職知縣戢江陵府公安詔江寧府上元戢屢言青苗不便最後上疏曰近乞罷知制置司及諸路使者并言散錢取利為害及王安石處事乖謬專為聚斂好勝遂非恨復日甚呂惠卿險薄姦凶尚留君側而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心知其非依違不斷觀望有避輒危莫扶戢既上疏又詣中書力爭詞氣甚厲公亮俛首不答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戢怒曰參政笑戢戢亦笑參政參政所為豈但戢笑天下誰不笑者陳升之解曰察院不須如此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四

戢顧曰只相公得為無過耶退即家居待罪遂與子韶同絀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同修起居注罷知雜事襄累奏乞罷青苗法既而有旨召襄試知制誥於中書襄以言不行辭不就試乞補外王安石請用為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命未下上批別進呈而改是命於是上謂安石曰經筵殊少人安石曰何用多上曰吳申全不能講欲候襄受職留之經筵曾見襄每引經亦粗可取也

襄五奏擬襄集增修司馬光日記云襄雖論常平新法而辭婉故除官獨優故當時以此讓襄也襄五月辛卯除直舍人院兼侍讀襄卒辭之

太子中允同提點京西刑獄程顥發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顯既罷御史懇辭京西故也上謂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陛下於邪說紛紛之時張戢之徒皆未默即獎用襄知制誥顯提點刑獄又稱其平實此輩小人若附呂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為肯退聽而不為姦故紛紛不止也 甲申翰林學士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賈山上疏言秦皇帝居絕滅之中不自知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右臺諫為讒安得不默光曰臣因進讀及之耳時事臣不敢眾論也及退上留光謂曰呂公著言范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而發何故上前程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王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五

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先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為姦邪也上笑光曰李定有何異能而拔用不次上曰孫覺薦之邵亢亦言定有文學恬退朕召與之言誠有經術故欲以言職試之光曰宋敏求錄定詞頭何至奪職上曰敏求非坐定也朕今草呂公著誥詞言與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王安石以諭敏求而曾公亮以為不可敏求不遵聖旨而承公亮之語但云援據非實而已光曰公著誠有此言亦不過欲朝廷從琦言罷青苗耳語雖過差原情亦可恕也今明著於誥詞而暴之内外君不密則失臣造膝之言若皆暴

口誰為陛下盡言者臣以為敏求隱晦其語亦未為失體也且敏求非親承聖旨據公亮之而為之耳上曰公亮安石所傳聖旨不同亦當奏稟也上曰李常非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為朝廷不可一日無也以臣異青苗之故寧可罪臣不可罪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言告安石以費恩光曰若爾誠罪人也上曰有詐為誇書動搖軍眾且曰天不祐陛下致聖嗣不育或云卿所上書光曰臣所上書陛下皆見之且臣未嘗以奏草示人也上曰卿所言外人無知者臺諫所言朕未知外人已遍知矣上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察其是非然後守之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六

韓絳呂惠卿以為是天下皆以為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乎遂退 五月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比部郎中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王直溫權本路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如故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自直溫始 詔歐陽修不合不奏聽朝廷指揮擅旨散青苗錢特放罪修在青州嘗奏疏條陳三事中書言修擅旨給青苗錢欲特不問罪王安石論修殊不識藩鎮禮乃降是詔先是上欲復用修執政問王安石曰以修何如邵亢安石曰修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為勝抃它日又問何如呂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問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

召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有補與否上乃遣內侍馮宗道賜以太原詔勅諭令赴闕朝見訖之任安石又曰修性行雖善然見事多乘理陛下用修修既不盡理有能惑其視聽者陛下宜務去此輩上問誰與修親厚良久曰修好有文華人安石益指蘇軾輩而上已默諭明日又白上曰陛下欲用修修所見多乖理恐誤陛下所欲為上患無人可用安石曰寧用尋常人不可為梗者上曰亦須用肯作事者安石曰肯作事固佳若所欲作與理背却為陛下所欲為又陛下每事未免牽於衆論或為所牽即失事機此臣所以不能不豫論也時已除修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四月十二日上曰待修到更徐議之于是安石知修決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七

不附已益毀之曰臣固嘗論修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為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紛耳它日上論文章以為華詞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詞誠無用然有吏材則能治人人受其利若徒事于華詞而不知道適足以亂俗害理如歐陽修文章於今誠為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繁辭中間學士為其所誤幾至大壞時修方力辭新命上未許也七月新判太原府歐陽修以病辭宣徽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辛卯詔歐陽修罷宣徽南院使復為觀文殿學士知蔡州降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陳舜俞監南康軍鹽酒稅坐違詔旨以不散青苗錢自劾也其後乃上書稱青苗

法實便初迷不知爾時參知政事馮京欲緣此復用之宰相王安石曰為人反覆如此何可用也方是時畿內方置保甲且觀其端而知宿州元積中遽乞布之四方故京師為之語曰元積中逆承保甲陳舜俞翻悔青苗聞者以為笑陳舜俞監稅在六月壬辰樞密使刑部侍郎呂公弼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八

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王安石變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與韓絳不協從子嘉問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及胡宗愈攻絳上以手劄與文彥博曰太原重地須諳知通事之人乃可寄委早來已指揮中書差呂公弼見是樞臣故不及與卿議要卿知耳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禮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馮京為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上嘗謂王安石曰京似平穩安石曰京燭理未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及京奏疏論絳向上以手劄諭王安石曰試觀馮京奏疏恐不宜使久處言職應羣邪益請張為幻當如何處置安石言曰臣初固疑京必出於此蓋京所持以為腹心腎腸者陳襄劉劄而已重為衆姦所誤何為而不出於此書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獨斷發手詔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撓國政而罷出之則內外自知服矣近陛下累曾論胡宗愈事故已盡其情狀遲而不決今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難任人勝流俗之道也願陛下并慮及此于是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曾公亮韓絳

枉稱司馬光上遂疑未決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
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異論尚紛
紛用光即異論有宗主今但欲興農事而諸路官司觀望
莫肯向前若更使異論有宗主即事無可為者絳徐以安
石所言為然公亮言不當以此廢光固請用之上弗許乃
獨用京明日又謂執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為當
安石曰比京誠差強然流俗必以為宗主愈不可勝且密
院事光果曉否上曰不曉安石曰不曉則雖強于密院何
補但令流俗更有助爾上曰寇準何所能及有變則能立
大節又論金日碑都無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
碑與霍光不為異乃可以濟寇準非能平心忠於為國但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九

有才氣比當時大臣為勝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準人或
問真宗真宗曰且要異論相攬即各不敢為非安石曰昔
日朝廷人人異論相攬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為朝廷任
軍之臣非同心同德協於克一即天下事無可為者上曰
要令異論相攬即不可公亮又論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
已則朝廷何以處之上遂不用光 癸巳賜秘書省正字
唐桐進士出身初桐為北京監當官上書言青苗不行當
斬大臣異議者一二人王安石謂桐宜在館閣故得召對
桐有才辨韓琦甚愛之既去乃聞其言桐詢子也 癸丑
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到闕並令辭見如有合奏陳乞上殿
即依提舉刑獄儀制施行 八月乙丑司馬光對垂拱殿

乞知許州或西京留司御史臺圖子監上曰卿何得出外
朕欲申卿前命卿且受之光曰臣舊職且不能供況當選
用上曰何故光曰臣不敢留上沉吟久之曰王安石素與
卿善何自疑光曰臣素與安石善但自其執政違忤甚多
今忤安石者如蘇軾輩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
削然但欲苟全素履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
著云何後毀之云何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
信者矣上曰安石與公著如膠漆及其有罪不敢隱乃安
石之至公也上又曰青苗已有顯効光曰茲事天下知其
非獨安石之黨以為是耳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鮮
于旣在遠賦以奏葉傳之韓琦贈銀三百兩而不受乃販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九

鹽及蘇木莞器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賦販鬻之利豈能
及所贈之銀乎安石素惡軾陛下豈不知以姻家謝景溫
為鷹犬使攻之臣豈能自保不可不去也且軾雖不佳豈
不賢于李定不成毋喪禽獸之不如安石善之乃欲用為
臺官 壬申王安石獨對上請安石曰司馬光甚怨卿安
石請其故上曰光前日上殿乞出言謝景溫勸蘇軾必及
奉主若朝廷責范鎮臣亦住不得蘇軾剛正謝景溫全是
卿羽翼安石曰臣每稱景溫平直者但見韓琦用事朝廷
士大夫號為有名者亦皆屈意交琦妻弟崔公孺獨景溫
不肯為公孺少屈臣以此稱之及吳充為京西轉運使遇
公孺若常人不加禮上因問吳充可為兩府否安石曰充

乃臣親家上曰不須避安石曰若以人望即吳充亦合為
兩府今向制如孫永韓維最為可者然其志未嘗欲與助
至理也上曰充比維輩却曉吏事又曰兩府關人多須吏
得數人安石曰陛下曾說蔡挺亦必可用惟有材之人敢
作姦即最難察陛下但深考道理明用典刑則人雖有才
而欲為姦者亦不敢萌姦心如司馬光輩又安能惑陛下
也 九月庚子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曾公亮為司
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殿使仍五日一奉朝請
公亮初薦王安石可大用及同執政知上方向安石陰助
之而外若不與同者置條例司更張政事一切聽之每違
其子孝寬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于是上益專信任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二

安石以其助已深德之故推曾公亮而沮抑韓琦御史至
中書論青苗事公亮悅首不容安石厲聲與之往反由是
亦以安石為專而公亮不預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
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
以公亮不盡同已數加毀訾公亮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
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友尤疾之至是以疾告連乞致仕
于是乃聽罷相 庚戌司馬光登對乞許州及留臺上曰
西京何如光曰恐非才不能了若朝廷差遣又安敢辭因
拜謝而退司馬光知永興軍及辭上諭光曰今委卿長安
違節動靜皆聞光曰臣守長安安知違節上曰先帝時王
陶在長安夏人犯大順賴陶得其實光曰陶耳目心力過

人臣不敢知識外事上曰本路民間利疾當以聞光曰謹
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于京東
兩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十月職方員外郎鄧綰
為集賢司理檢正中書孔目房公事綰故名維清雙流人
舉進士高第遷寧州通判上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
苗免役錢等法百姓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
知一路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不世之良法願陛下
堅守行之勿移于浮議也又與王安石書及頌安石大喜
白于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趣之比至上使數人迎于中
牟八角順天門詞候之抵暮入門就舍詞候者夜飛奏于
右掖門箴中進入詰旦召對時慶州方有夏寇綰進呈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二

事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之古人也又問識呂
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
交安石問家屬俱來乎綰曰承急召未知所使不敢俱來
安石曰何不俱來君不歸故官也後數日值安石致齋陳
升之與馮京以館知造事奏呈知寧州館聞大恨公語朝
士曰急召我來乃使我還知寧州也我已語介甫甚不平
朝士問曰君今當作何官綰曰我不失作館職或問君得
毋為諫官乎綰曰正自可以為之明日果有此命綰自至
京師不敢與鄉人相見鄉人皆笑罵綰曰笑罵從汝笑罵
好官我須為之尋又命館兼編修中書戶房條例 十二
月己未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趙瞻知鄧州瞻因出使得

奏事上問曰卿為監司久乃知青苗法便也瞻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李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陛下欲為長久計安百姓誠不便王安石陰使其黨俞允誘瞻曰當以知雜御史奉待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瞻時出使未還也四年正月壬辰詔鬻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二月知永興軍司馬光知許州先在永興奏乞災傷地分所又青苗錢許重疊倚閣仍牒所部八州軍未得依司農寺指揮催理詔提舉司催理如司農寺指揮不得施行光牒光之言不用遂乞判西京留守同御史臺不報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

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伏望陛下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詔光移知許州光辭固請留臺久之乃從其請光自是絕口不復論新法 四月丁卯鄧綰言汝州事富弼責蒙城官吏散常平錢殺妄追縣吏重笞之又遣人特小劄示諸縣令未得依提舉司牒施行本州簽判管勾官徐公家以書諭諸縣勿使奉行詔令乞盡理根治詔送亳州推勘院其富弼止令案後收坐以聞富弼言臣凡三奏乞獨坐臣重責特賜於貸其餘官吏第三奏乞于青苗事上但有違犯不以輕重亦合一面招認近又開勘院推究職官見行移文牒往來次臣切觀朝

廷力行支散青苗錢斛必謂有利于天下然以臣所聞四方羣議此事利少害多故臣愚意不願支散又緣臣為長吏不欲明明廢格新法將來台散夏料之時即指揮州司依例舉行又恐諸縣便行支散遂勘會得管勾錢斛官徐公家權觀察支使石夷庚各曾住諸縣李點偏識知縣縣令臣因密與書題不得支散兼令丁寧說向若妄亂廣行支俵將來人戶逃移帶却官本錢斛縣司上下公人必著攤賠兼徐公家石夷庚並曾執覆若如此恐致不便臣即時叱去二人既不敢違臣指揮各曾因書傳以臣諭意與諸縣遂亦不敢支俵昨來不散青苗錢斛其罪決不在他人而臣專主其事情狀甚明所以臣累奏乞獨坐重責正

為此也以臣今此招伏罪犯并奏事理並乞降下推院令照會取勘臣今且說青苗一事天下之人不以賢不肖皆知為害愈久愈深只是朝廷不知此亦無可奈何伏口況自初行法內外大小臣僚及被逐者諫官論列不一曲盡弊病又聞後來弊病轉多臣以老病昏塞不能一一條上但乞聖慈檢聚前後臣僚理會青苗文字集百官定議便見利害臣如此略具辨明者只為因朝廷根勘故難隱默即非強自文飾苟求免過所有今來本州不散青苗錢斛並是臣獨見情願當展謹雖死無悔其餘徐公家以下州縣官吏只有不合隨順臣指揮愆過即望 聖慈察其情理別無添切特與矜恕又劉摯為監察御史裏行未及陞

對上言亳州官吏昨以往滯依散青苗本錢下本路轉運司差官取勘及今累月尚未結絕訪聞命官乃干繫人等在禁者甚衆遂成大獄驚駭物聽臣愚以謂本州官吏所犯止于不依限支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非有悔隱難窮之狀而起獄不止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連逮證佐當此暑月殊可矜恤欲望速降指揮展責勘司須今日近因結其照證人逐旋先次踈放所責盛夏不敢淹延 六月乙丑司農寺言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請廣惠倉錢斛并入常平從之 甲戌富弼落使相以左僕射判汝州永城等七縣令佐等十八人皆街替坐不行新法置獄勅治而有是命弼先許給假就西京養疾於是弼辭汝

道聖紀事本末卷六元

三五

州乞依先詔養疾西京上不許弼乃赴汝州仍以老病昏塞凡新法文字乞免簽書止令通判以下施行它日王安石為上言弼雖降責猶不失富貴之利何由沮姦又言行弼事要未盡法緣以方命亟共工以廢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弼生平自以寬恤百姓為事今所以不放稅其情可以見也
不放稅事見二月五日益安石証
富弼之責也楊繪草詞云弼天付忠純安石大恨之 八月癸酉司農寺言諸路提舉常平官課績以歲終考校升絀其管勾官即令提舉司保明上司農計功酌獎從之
十一月戊子太常丞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察訪淮南兩浙

路常平等事李承之言臣所投勅專令體量官吏違慢未盡察訪之意乞許臣採擇能吏隨才薦舉其有結行尤異者具以名聞從之 七年二月上忠依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依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今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置五百員五百員不過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貫但費三十萬貫置官不為冗費也上以為然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韓絳代之呂惠卿亦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補臣進對嗟歎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遂求去安石為絳代已仍以呂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為遵守不變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詳見信仕王安

道聖紀事本末卷六元

三六

石下 是歲詔給青苗錢陸田以二月水田以三月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四月先是上批問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今流移不絕或緣與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內人近困乏食多已逃散懼將來獨於戶下催理故一例違避宜令所在體量以開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體量狀進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戶流移多因災傷開食或為分房減口初不緣下戶欠常平錢穀餘皆曰無之安石遂自上磁相言上戶有逃移亦恐未實緣其奏稱或為分房減口豈得謂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何不明著姓名令彼分析是何處有此事上曰忘記是誰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若有事實是州縣監司

合根究數獎若無事實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聰乃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上曰如吳中復即已施行安石曰兩制奪一官何足以徵森天下事如焚蕪下一把火又燬下一杓水即蕪何由熟也

神宗憂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其載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于觀覽也

閏四月丙午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賒買借貸斛斗王安石謂韓絳曰此不可用絳曰民納不得須着寬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以來方鎮監司爭此寬恤百姓為事以希向朝廷指倉庫不足則連乞朝廷應副如預買紬絹自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閣朝廷因亦從之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十七

言災傷即祖宗以來豈是都不曾值災傷又賒買銀絹本因配買傷民遂令供款當情願賒買韓琦執政十餘年固嘗值災傷不知曾倚閣預買否不知曾配買銀絹否近歲監司惟以媚民為事却不斟酌有無河北西路監司乃李稷吳審禮韓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閣預買吳審禮韓宗道亦必不肯違俗但恐其過為寬貸以媚民昔蘇秦說齊侯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為飢乃其所願也前訪以北事乃云須改盡前所為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于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改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

用心如此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頰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二王岐王顯嘉王頊十二月甲午上批諸路提舉管勾常平官自來未有明降著令畫一職守致轄下官司不知適從凡有舉動輒與韓運司一例申稟或非本管職事越次受理亦有受奏者上下勞獎宜參詳前後指揮以聞于是詔常平錢穀莊產戶絕土田保甲義勇農田水利差役坊場河渡委提舉司專勾轉運使判官兼領其河渠非為農田興修者依舊屬提點刑獄司 九年十月丙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十年司馬光以書與吳充言昔周公勤勞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九

十八

王家坐以待旦跋胡虺尾羽敝口瘡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年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有龜蒙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子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殉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眾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疲而不更民疲而不恤萬一風竊益多蜂蠆有毒則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笑傲東山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能

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就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棗欲適鄢郢而北轅疾驅也充代王安石為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元豐元年五月丙戌詔諸路州軍並差官一員管勾常平錢穀十縣以上二員分治即廣南無通判職官州軍委知州管勾其下縣點檢給納聽以曹官或知縣代之 二年五月戊子蔡確參知政事時宰相吳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參相漢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十九

屈法遂不變 五年十月壬申詔戶部右曹于京東淮浙江湖福建十二路發常平錢八百萬緡輸元豐左藏庫外有元豐庫雜儲諸司羨餘錢自熙寧以前諸道權酷場率以酌衙前之陪備官費者熙寧行役乃罷收酒場聽民增直以雇取其價以給衙前時有坊場錢至元豐初法既久儲積贏羨司農請嚴發坊場百萬緡輸中郡三年遂於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幾百楹凡錢帛之隸諸司非度支所主輸之數益廣欲以待非常之用焉

張舜民小史云神宗于崇政殿後設二十四庫以諸錢帛親置製庫錢其略曰在昔前朝擬抗孔熾嗟余小子共承厥志云云諸路分將置都作院河北設五都倉講

好高麗良以此也然功未施而上實是天未欲幽薊之民歸於中國乎元豐庫或即崇政殿後庫當考實錄卷末云聚金帛內帑每庫以詩一字目之詩凡三十二字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但不計庫名為門

六年正月壬寅戶部言准朝旨諸路提舉官散欵常平錢物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數取一年立為額歲終比較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疋石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欵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元豐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四欵一千五百萬四百二十二比較散增一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欵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二元豐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七百三十六欵一千一百九十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較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欵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欵少及散欵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分析以聞食貨志同但增自熙寧立法之初至元豐末凡水旱賑卹飢饉之財用取具至今賴焉今不取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十九

二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六十九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

神宗皇帝

役法

治平四年六月辛未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卹之令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于茲未極富盛間因水旱頗致流離深惟其故殆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為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藪上干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轉運使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夫田產人恃以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生令竭力營為稍致豐足而役已及之欲望農人之加多曠土之加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于本等戶其餘賦賦農民未易遽數欲望以臣所陳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其當使力役無偏重之害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始乎此 七月戊寅詔中外臣庶限一月條陳差役利害實封以聞已丑龍圖閣直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詳定中外

臣庶所言差役利害 熙寧元年五月庚辰同知諫院吳充言陛下念及方今本務未舉農政不修今臣條上其事臣以當今鄉役之中衙前為重上等民戶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枉枉比筋皆計資產定為分數以應須求勢同漏卮不盡不止至有家貲已竭而道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隣保猶逮是以民間規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以求兄弟異籍風俗日壞殊可憫傷望勅中書擇臣庶之言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及以先朝陳靖所上農書并臣所上農政五事並下兩制詳定以聞詔令送中書 二年三月戊寅上諭大臣曰近聞內藏庫奏外州有遺衙前一人專納金七錢者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因言衙前傷農令制五三司條例司講求利害立法 三年八月上批近今司農寺專主天下常平廣惠倉農田水利差役事 九月乙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曾布同判司農寺尋奏改助役為免役呂惠卿大恨之 是日司馬光知永興軍辭上諭光曰本路民間利害當以聞光曰謹奉詔光言青苗助役為陝西之患上曰助役惟行京東西浙耳在在充役越州已行矣 四年三月戊子已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轉運使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凡事當兼采衆論不宜有所偏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益更張之過也祖宗以來法制未必皆不

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馮京曰府界既淤田又修差役行保甲人極勞弊上曰淤田於百姓有何患若比令內臣拔麥苗觀其如何乃取得淤田上視之如細麵然見一寺僧言舊有田不可種去歲以淤田故遂得變兼詢訪隣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為喜蓋雖今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虞人自情願故也彥博曰保甲用五家為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為大一保則其勞擾可知彥博又言祖宗法制具在不煩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疆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三

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則人心豈能無不悅 四月先是夔州轉運使孫張詵言杜安行等平夷賊斥地七百里獲鎧甲器仗三百糧六百餘石見安集夷戶佃時起輸租賦詔遣著作佐郎章惇乘驛同轉運司制置以聞惇言經制渝州疆土難適歷諸州欲止以渝州役事立定條約權行于一路上批諸州役事不同難止用法 丁巳罷章惇相度夔州路差役 戊午京西提舉常平等事陳知儉請先罷許州衙前管勾公使庫以軍負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從之初諸州差衙前管勾公使多所陪費有破壞家產者及是遂更用軍負代之其後遍及諸路

志用此法人以為便 五月乙未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閱差役之不均欲使平一然聞幹其任者惟務欲之多而行之峻至天下不盡曉朝廷之意將以為率其剝者而官取之此不可以不言也 戊戌東明縣民以縣科助役錢不當相率逃宰相自言凡數百家王安石既說論令退遂白上曰知東明縣賈藩者范仲淹女婿好附流俗非上所建立殆不可用上以為然因令究東明事 庚子司農寺及開封府界提舉常平司奏有畿內百姓未知新法之意見逐鄉大户言等第出助役錢多願依舊充役詔司農寺令諸縣曉諭如有不願納錢之人除從來不當役年月今依條認本年役候年月至則赴官充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四

役更不令納役錢又奏乞差府界提舉司官分詣縣同造五等簿陞降民戶如敢將四等以下戶升于三等致人披訴其當職官吏並從違制論不以赦降原免從之上疑初官戶取助役錢少安石至是白上曰官戶坊郭役錢誠不多然度時之宜止可如此故紛紛者少不然則在官者須作意壞法造為議論坊郭等第戶須糾合衆人打鼓截駕遮執政恐陛下未能不為之動心上又言曹司都司不與祿反責其受賂廢事甚無謂安石曰本取助役錢有利者將以祿此輩上曰以見役錢便可早定法知凡今致紛紛亦多此輩扇惑安石曰早定誠然畏此輩扇惑非也當今此輩不敢扇惑而已人主若不能蓋天下則不能勝天

下反為天下役為天下役則亂矣 楊繪言比者畿邑之民來訴助役之不便陛下需發指揮令取問民之便願與不願而兩行之中書門下已作劄子生聖旨頒下而司農寺繳還遂從其請臣竊謂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則一二年中自將改之也假使十分而不願者一分焉則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願者亦自有役以差之亦必無放者但形勢官戶女子單丁素無役者今出役錢則已行之矣司農寺繳還聖旨劄子豈得無罪乎不報又言東明等縣百姓千百人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本府不受百姓既無所訴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云此事相府不知當與指揮不令升等仍問汝等來知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五

知否皆言不知又詣御史臺臣以本臺無例收接訴狀諭令散退而訪問乃司農寺不依諸縣元定戶等却以見管戶口等第均定出役錢數付諸縣各令管認升降戶等別造簿籍前農務而單臣竊謂凡等第升降益視人家產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須憑隣里蓋自下而上乃得其實今乃自司農寺先置數令本縣依數定簿豈得民無爭訴哉措置民事必自州及縣豈有文移州府不知之理此乃司農寺自知所行于理未安故不報府直下縣欲其畏威不畏異議若闕京尹或致爭執所以不顧事體如此今判司農寺乃鄧綰曾布一為知雜一為都檢正非臣言之誰敢言者王安石指陳繪言為不然上

諾之 丙午王安石呈役錢文字上以為民供稅歛已重坊郭及坊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第更與稍裁之無害安石曰今取於稅戶固已不使過多更過當減但為取人言即無當於義理陛下以為稅歛甚重以臣所見今稅歛不為重但兼并侵牟多耳此苟悅所謂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七秦上曰此兼并所以宜摧安石曰惟兼并惟古大有為之君能之所謂兼并者皆豪傑有力之人其議論足以動士大夫者也今制法但一切因人情所便未足操制兼并則恐陛下未能勝衆人紛紛也如兩浙助役事未能大困兼并然陛下已不能無惑矣上曰如常平法亦所以制兼并安石曰此與治道極為毫末豈能遽均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五

天下之財使百姓無貧 六月楊繪又言助役之法難行之說亦有五民難得錢一也近之州軍奸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專典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本志但云繪言助役之難有五等言役法之害有十請一切罷之餘並不書 七月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同判司農寺曾布言言事官屢以近日所議差役新法不便臣丞司農之乏而又備官屬于中書凡御史之言預自考其所陳皆失利害之實非今日所以更張之意臣請一一而陳之畿內上等入戶盡罷昔人衙前之役故今之所輸錢其費十減四五中等入戶

舊無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八九田里之人困於徭役流子弟習于游惰臨于刑罰至于追呼勞擾賄賂誅求無有紀極今輸錢免役使之安生樂業乃所以勤其趨南畝也天下州縣戶口多少徭役疎數所在各異然昔第一等則無充中等之役雖貧富相遠不能易也今量其物力使等第輸錢逐等之中又別為三等或五等其為均平齊一無以過此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主管倉庫場務綱運官物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論差鄉戶不獲募人人戶今日輸錢輕於昔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七

應役則為良法固無毫髮措欵之意如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率錢七千萬緡而已畿內十六萬而率錢亦十六萬緡是兩浙所輸蓋半于畿縣賈藩為縣今固當奉行條詔差役之事有未便于民法許其自陳乃不肯受使趨京師誼諱詞訴其意必有為也至于差役之法昨者詳奏請出榜施行皆開封府與司農被旨集議皆天下所知借使法有未善而言者深論司農未嘗以一言及開封開封於民事何所不與民有所訴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所當言而言未嘗及也自非內懷邪詖之情有所向背則不當至陛下方有大有為之心固將舉直措枉以示天下而左右耳目之士以利為害以直為曲以是為非以有為無臣

恐有揚陛下之明而害陛下之政也御史有言責者也臣有官守者也御史之所論臣之官守也御史以言責言臣以官守言此臣之區區所以守陛下之職不敢不盡也王安石以布所言進呈上曰何如安石曰欲劄與繪擊今分折馮京王珪以為不當使分析京珪曰恐復紛紛不安上字上曰今分析方是朝廷行遣京珪曰恐復紛紛不安上曰待分析到更相度因言繪作富弼語詞云云見論青苗乃更稱譽弼殊不體朝廷意遂以布所言劄與繪及劉摯今分析以聞御史中丞楊繪具錄前後論助役法四奏以自辨且曰臣之情狀已具四奏御史劉摯又言臣近曾上言論助役之法其害有十今奉聖旨批送曾布劄子條件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八

詰難令臣分析者陛下以臣言為是耶則事盡於前奏可以覆視陛下以臣為非耶則貶黜之而已雖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是以不復條陳然至於臣等以職事為言則使之分析者中外皆知非陛下意乃司農僕寵以護改作大臣誤法以蔽聰聽爾因事獻忠敢一言之今天下之勢陛下以為安耶未安耶治耶未治耶苟以為未安未治也則以陛下之睿智言動起居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清庶政而天下未至于安治者誰致之耶陛下即位以來注意責成倚望以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開闢動搖舉天地之內無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斂之疑青苗之議

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又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與其間又求水利也則勞民而無功又口淤田也則費大而無效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口而疆民以應今又起東西府地則大困財力禁門之側斧斤不絕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則商賈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于麻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古之賢人事君行道必馴致之有漸持久而後成至于施設皆有次序今數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于州縣小人挾附佐佑于中外至于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損之為無能挾少保辨者取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

九

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鑿民者謂之通變能附已者不次而進之曰吾方擢才不可招者為名而斥之曰吾方行法凡政府謀議所以措置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屬核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聞乃在布後致奔走乞丐者布門如市口猶有繫國家之體而大于此者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百年之成法則剝除廢草存者無幾陛下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凡幾人陛下亦嘗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軋已者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天下者是已之所為而陛下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奏至安石曰繪所奏前後反

復今並不分析布所言子幾何以為私蓄何以為公且繪云當忠以報國雖為臣引用不敢以私害公凡人之情為人所知縱不能私宜以平過之如繪所言專為不平此必有所壞也

王安石言楊繪稱雖臣引用不敢以私繪奏並無此等當考繪為中丞在四月癸酉

于是詔繪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為翰林侍讀學士又詔擊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後兩日以繪知鄭州 八月丁卯屯田員外郎知揚武縣李琮權利州路轉運判官役法初下琮處之有理畿內數錢獨輕隣縣極登聞鼓願視陽武縣為比故召對擢用焉 十月壬子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

十

朔頒募役法

舊紀云壬子詔差役樂民其罷之使民出錢吏役立直募人 新紀云壬子罷差役今刪潤別如此書

丁巳利州路轉運判官屯田郎中緝于侁權發轉運使初詔諸路監司各定助役錢數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以為本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與瑜議不合各具利害奏上是侁議因以為諸路率仍罷瑜而侁有是命 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利路役錢歲用九萬六千六百餘緡而李瑜率三十三萬緡有奇均役本以裕民而瑜乃務聚斂積寬剝提點刑獄周約亦同簽書乞重絀以警諸路瑜及約皆坐責尋復之 綰又言司農寺法災傷第四等以下戶應

納役錢而飢貧者委州縣聞于提舉司考實以免役刺錢
內量數除之臣以為王者賦役欲弛皆以為民豐穰則取
飢饉則與為政之實也借或下戶役錢一千以分數各減
一二百及三四百或三五十亦不免赴官輸納豈有所
濟當立為信今凡遇凶歉使諸路如蠲放稅賦法不待奏
稟歲小飢則免最下等戶中飢則免以次下戶免訖以聞
示信于民如此則凶年有施舍之惠法令無動搖之變矣
從之 十一月戊子詔贖田占佃戶過歲及影庇差役並
科違制之罪 五年五月甲辰詔權提點江南西路刑獄
提舉常平倉金君卿落權字仍賜教書獎諭先是君卿奏
昨王直溫蕪潯同議科定役錢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一

一萬貫匹支陪網錢五百貫足本司詢問曾押網鄉戶衙
前之家皆不願行遂用熙寧三年十二月并四年六月中
書指揮選得替官員使臣人員管押施行仍以向者王直
溫等陪網錢數太多相度每細絹萬疋止支錢一百緡足
錢萬貫支錢七十緡足募到官五十餘員管押及差人船
上京交納並不差鄉戶衙前乞自今後依此故有是詔于
是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稍加意許
今指占好舟差壯力兵士及時遣行則替罷官人人爭應
募之不暇苟或不然則雖詳立法度亦無益於事也
林希野史言保甲民有為匿名書付獄詳見保甲
三月羣牧使天章閣待制李肅之知永興軍上戒令緝撫

一路肅之曰自朝廷以常平助役擾州縣耳上不悅 十
月丙戌上批樞密院言四方盜賊朝廷近方探知問進奏
院乃稱中書條約須十人以上又須疆惡者乃許申提點
刑獄司錄奏故非十人及州縣奏者並退回去云上曰盜
院又言為行役法後所以多賊盜故中書不令奏言京東
多盜賊然京東元未正役法安石曰適會豐年故少賊盜
若賊盜多臣亦不敢任責不知陛下推行得如何政事便
要百姓皆不為盜賊也 十二月戊寅詔崇奉聖祖及祖
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 己丑龍圖閣學士給
事中李中師前知河南府時朝廷初令民出錢免役中師
率先諸州推行富弼告老家居中師籍其戶等令與富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十一

均出錢希司農意指多取寬剩比他處獨重洛人怨之中
師頗厚結中人庚寅召入為羣牧使 六年六月癸巳永
興秦鳳兩路察訪司言魏州盧氏縣有退安處士劉易戶
下役錢未敢依品官例減半均納詔依七品官例 七年
三月詔役錢每十納頭子錢五文其舊于役人圖融工費
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輩載之類並用此錢不足即用情輕
贖銅錢輒圖融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原先是凡公家
之費有數于民間者謂之圖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污吏
乘之以為姦其習弊所從來久矣至是始悉禁焉 庚戌
詔聞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按撫轉運司
提舉司體量其實以聞王安石白上曰百姓賣屋納役錢

臣不能保其無此緣以今之官吏行合之法必多輕重不均之處然論事有權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陪填與今賣屋納役孰多孰少即于役法利害灼然可見在遠或難運見但問鄭滑則天下事理可知矣上問安石納免役錢如何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有之手此見市易司九月壬子司農寺言諸莊表門間有教書及前代帝王子孫于法有陰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處士非因技役者準此從之十月辛巳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稅賦苗役錢以隣近主戶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輪置甲頭催納一歲一替逐甲置牌籍姓名於替日自相交割錄毋得勾呼衙集役使除許催科外毋得別承文字違者許人

通鑑紀事本末

七三

告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從之十一月丁酉河東路轉運司言夏秋災傷故稅八分以上乞衙關第四等以上秋料役錢及當納去年衙關青苗錢從之八年閏四月甲寅上批罷耆戶長壯丁條例係何人修定契勘進呈王安石以為此殆李承之語張諤故有此問然上亦素疑其未便及進呈上曰已令出錢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稅失信于百姓又保正只合令習兵不可令貳事安石曰保丁戶長皆出于百姓為之今罷差戶長充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牙集科枝之苦而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不過二十餘家于人情無所苦謂保丁只可令教閱即周官十五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至於五溝五塗封植民皆出職焉若

止令習兵不可貳事即不知餘事今雖勾當上曰周公之法因積至成王之時非一代之力今豈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生作法為趨省便為趨煩擾若趨省便則至周公時極為省便然尚不能獨令習兵而無貳事則今日欲止習兵無二事恐不可得也乃詔司農寺條例司具應言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九年九月宣徽南院使判應天府張方平上表乞致仕詔答不允方平因奏疏論率錢募役之害曰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力職農夫勸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錫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募役之法令人

通鑑紀事本末

七四

戶等第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官自治鑄民盜鑄者執罪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板籍分戶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于田者也金銀銅錢鉛錫茶鹽香藥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謂取于山澤者也諸筦榷征算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于關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炭課上下百萬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倫於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

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得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拓跋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雁南幸亳宋未嘗聞加賦于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歲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至三倍於景德之時而國計之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原盈虛之數其疎闊不侔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弊志在變而通之創立法制凡大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為天下害實深且舉應天府為例畿內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戶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萬七千有零疋此乃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公納諸色名目雜錢十一萬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十一

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弊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約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末五代未有輸役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有零貫又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三千餘貫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于四裔內則恣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錢几公私錢帛之法嚴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

出益惠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動之甚易安之甚難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國家之本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國家必先得民是為藏身之固置器于安之道也

方平乞致仕據集載不允批荅有秋涼之語則其論役法必是八九月間也今附秋末

十年司馬光以書與吳充請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詳見論青苗法 元豐三年二月辛丑判司農寺李定等

乞開封府界諸縣鄉村第四等第五等數出役錢不聽 四年六月己巳判司農寺舒亶嘗言役法未均責在提舉官上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

十六

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衆輕易舉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古謂均無貧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講求以聞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神宗皇帝

保甲

熙寧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寺定畿縣保甲條制凡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心力者一人為保長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主戶最有心力者及物產最高者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乃選主戶有行止材勇為眾所伏者二人為都副保正凡選一家兩丁以上通主客為之謂之保丁十五以上皆充單丁老幼疾患女戶等並令就近附保兩丁以上更有餘人身力少壯者亦令附保內材勇為眾所伏及物產最高者充選保保丁除禁兵器外其餘弓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箭等許從便自置學習武藝每一大保逐夜輪差五人於保分內往來巡警遇夜賊盜晝時擊鼓報大保長以下同保人戶即時救應追捕如賊入別保速相擊鼓應接獲逐每獲盜除編勅賞格外如告獲盜徒以上每名賞錢三十千杖以上同保內有犯強盜殺人謀殺放火強姦畧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知而不告論如五保律其餘事不干已除勅律許人陳告外皆無得論告知情不知情並與免罪其編勅內隣保合坐者並依舊條及言店傳強盜三人以上經三百日同保內隣人雖不知情亦科不覺察之罪保內如有人戶逃移死絕並令申縣如同保不及五人聽併入別保其有外來人戶入保居住者亦申縣收入保甲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一

保內戶數實足且令附保候及十戶即別為一保若本保內有外來行止不明之人並須覺察收捕送官逐保各置牌拘管人戶及保丁姓名如有申報本縣文字並令保長輪差保丁賫送仍乞選官行于開封祥符兩縣團成保甲候成次結以漸及他縣從之 先是同管勾開封界常平等事趙子幾言近歲寇盜充斥公為民害今欲依舊保甲各立首領使相部轄及捕賊賞格乃下司農寺詳定至是增損行之它日上謂王安石曰用募兵與民兵亦無異若役之過苦則亦變矣安石曰役之過苦則變誠然募兵多浮浪不顧死亡之人則其喜禍亂非良農之比然臣已嘗論募兵不可全無周官國之勇力之士屬于司右有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則可使為選鋒又令壯士有所羈屬亦所以弭難也上論愛義勇為民兵當先悅利其豪傑則眾可啟而聽因言漢高祖封趙子弟事安石曰何獨漢高祖先王為天下亦然蓋周得天下之父三人則天下從之矣有天下之父有一國之父有一家之父能得一鄉之父則足以收一鄉能得一國之父則足以收一國能得天下之父則足以收天下上曰民兵雖善止是妨農事如何安石曰先王以農為兵因鄉遂寓軍旅方其在田什伍已定須有事乃發之以戰守其妨農之時少今邊陲農人則無什伍不知戰守之法又別募兵為代兵盡遣人耕織不足以給衣糧乃至官私轉輸勞費尚患不足遇有警急則募兵反不足以應敵無

五九三

事則百姓耕種不足以給之豈得為良法也上曰止是民
兵未可恃以戰守奈何安石曰唐以前未有募兵然可以
戰守臣以為募兵與民兵無異顧所用將帥何如耳將帥
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臣情偽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
為用而不患無將帥有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為用 四年
三月文彥博言保甲用五家為保猶之可也今乃五百家
為一大保則其勞擾可知詳見後法甲午上批樞密院言
保甲擾民事令王安石體量虛實安石以為聞得頗有之
之為姦人扇惑恐刺為義軍故也欲令提點司人分頭撫
諭馮京言不須以五百人為一保管仲內政寄軍令外只
是五人為一保上欲且罷都保正安石曰不須罷都保正

並錄事本末卷之十一

三

非所以致人不安也上言久遠須至什五百姓為用募兵
不可恃安石曰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廟社稷久長計募
兵之法誠當變革不可獨恃上曰密院以為必有建中之
變安石曰陛下躬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
上問建中所以致變安石曰德宗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
其不亡者幸也 戊戌上批陳留縣見行保甲每十人一
小保甲三人或五人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
買弓一張至千五百箭十隻至六七百當此青黃不接之
際窮下容丁如何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場又令
自辦錢糧起舖舍三兩區每保置鼓遇賊聲擊鄉村之人
居處遠近不一假如甲家遭賊鼓在乙家則無緣聲擊如

此須人置一鼓又費錢不少以上事皆被差保頭所說非
虛妄及元非朝廷本意今如此發擾可速指揮令止如元
議團保費察賊盜餘無得妄施行鄉民既憂無錢買弓箭
加之傳感恐徒戍邊是以有父子聚首號泣者非虛也王
安石進呈不行 丁未上與王安石論保甲事以為誠有
斬指者安石曰陝西河東未嘗致變則人情可知豈有怕
為義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則聖亦不可不畏
自上制法以使之雖拂其情然亦當便於民乃可 六月
己巳上論民兵因稱府界保甲未善安石曰保甲事多沮
壞安得善大抵脩立法度以便民於大利中不能無小害
各欲人人皆悅雖聖人不能如此非特聖人天地亦不能

並錄事本末卷之十一

四

如此如時雨之於民豈可以無然不能妨市井販賣及
道遠行役亦不能使牆屋無浸漏之患也 八月甲寅詔
自今保甲與賊鬪死者給其家錢五十千有戶稅者仍免
三年科配因致廢疾者給錢三十千折傷者二十千被傷
者五千以開封府界提點司言新籍畿縣民為保甲有奮
不顧身捕盜者願優恤之故有是詔 九月乙巳詔開封
府界提點司畿縣保甲保置旗鼓以備教閱武藝 五年
二月甲寅馮京為上言張角以有部放能為變今保甲
亦恐豪傑有乘之者王安石曰民散則多事什五之則無
事故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古事不論但以今日言之自府
界立保甲賊盜十減七八京曰歲有豐凶不同今歲豐故

也歲山即未可知安石曰馮京謂張角以有部分故能為
變臣以角能為變乃以桓靈無政大臣非其人故州郡不
職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州郡無一處發覺於未起之
前如梁太祖其事至微淺然青州使人反其城無一城不
發覺蓋梁太祖苟非能守一城之人不妄付以一城故也
先是上言趙子幾恐孟浪至是安石又為上言子幾有智
略可任用且言三代禁防百姓嚴密之意能什五其民維
持之法則則天下定不維持之以法制則其不亂者幸也
三月甲申王安石為上言西事稍弭邊計正當措置置天
下困弊惟兵為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國可以富強餘皆不
足議也上曰但當悉行府界保甲要亦未遽安石曰陛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二

能駕御將帥便悉奉朝廷法令則因人利害改百姓使習
武事一二年間便見效不為遲今但要分別利害使趨令
者盡得利不趨令者盡受害則人皆趨令矣上又恐義勇
未能猝及募兵安石曰今東兵全不可用唯土兵可用陸
下誠能駕馭督責將帥奉法令即義勇要如土兵亦不難
要勝東軍即不足言也 七月壬午樞密院傳上旨令中
書改保甲上番法十日為一月王安石言保甲十日一番
須一年八月乃當一番若令一月一番即番愈疏又百姓
投狀或乞半月或十日一番既指揮十日一番今才上番
便降指揮令一月一番却恐百姓為人扇惑以為初令十
日一番今才上番便令一月一番相次又當令長上相次

又令刺手面為兵即恐有羣聚訴寃且乞十日一番當此
時不從即背約失信從之則上令不行謂宜令十日一番
候其習熟然後徐與商量緣將來弓手亦可罷以保甲上
番代之一弓手之給可給兩人上番又四城外巡檢尚有
四千人候保甲漸成就亦可以保甲代之至時乃與議增
上番日數亦恐必須分閱要月分閱月即令上番二十日
或一月農要之月即令只上番十日 先是曾布言臣伏
思三代以還比閭族黨之法既壞後世有為之君思有以
及此而未能也陛下下尺紬之令不動聲色而期月之間
其效如此臣願下提點司及臣章送中書詳審如可願付
司農具為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者十日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三

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日給口糧新菜錢分番巡警每五
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統領之都副保正各別給錢
七十大保長三千日教閱夕比之當番者毋得輒離本所
捕逐劇賊雖不當番人亦聽進集給其錢斛事訖遣還毋
過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軍給使餘
兵悉罷應上番保下武技及第三等以上並記於籍遇歲
凶五分以上者第賑之自十五石至三十石尋又詔尉司上
番保丁如巡檢法 丙申詔司農寺增置丞主簿四員仍
自今輪出入案察遂州保甲先是王安石白上曰臣前欲
以近畿郡為畿輔因推行保甲者利在使趙子幾等按察
官吏差易耳若付之諸路即恐諸路推行減裂無以使四

方觀法上曰可令屬兵部置屬官令出入點檢又曰馮京欲且遲留候役事了如何安石曰此事既不獲已聖人愛日亦須及時脩營庶早見成效且增置丞主簿令更迭出入按察保甲即農田水利常平差役皆可使案察也上皆從之 已亥詔獲投匿名文字扇搖保甲者給賞錢五百千以司農寺言近有人於封邱縣北門以匿名榜扇搖保甲使不得安已檄諸縣密行擒捕給賞更乞朝廷嚴賜約束故有是詔 閏七月上曰開封近勘到府界百姓但有作襖已典買弓箭因致怨黷慮亦有不易者先是皇城司察保丁以教閱不時及買弓箭衣著勞費往往訛罵詔開封府鞠其事上語及之安石曰六月使人教閱條貫亦初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七

無此生民以來兵農為一男子則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夫者男子之所有事蓋耒耜以養生弓矢以免死此凡民所宜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給百姓者也陛下憂恤百姓至甚故今立法以聽民便爾且府界多盜攻劫殺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皆出賞錢出賞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出賞之時豈無賣易作襖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為賞錢宜出於百姓夫賞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效已見於今日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未有損也上曰賞錢人所習慣安石曰陛下為人主當以理制事豈宜以不習慣故亦以為不安上曰民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如河決壞民產民不之怨若人壞

之則怨矣安石曰陛下正當為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然後能為天之所為為天之所為者樂天也樂天者然後能保天下不知天之所為則不能為天之所為不能為天之所為者畏天也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所謂天之所為者河決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然河決以壞民產而天下不郵者任理而無情故也故祁寒暑雨人為怨而天不為變以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歲功故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使鯀治水鯀汨陳其五行九載以陛下憂恤百姓之心宜其寢食不甘而堯能待如此之久此乃能為天之所為任理而無情故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八

五月十八日朱史輒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陳留保甲騷擾事下誤也陳留騷擾事不聞置獄此獄自緣皇城司探得保甲訛罵乃令開封鞠之故有六月教閱等語與陳留初不相干今仍依日錄附本日兵志載此段大抵因日錄陳瓘論曰安石曰鯀汨陳五行九載堯晏然不以為慮臣聞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難之孔子曰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為病何至于晏然不以為慮乎蓋人主晏然不以為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蔡卞解釋詩書同此一說今日錄乃無堯晏然不以為慮之語疑蔡卞實為安石刪去

一第 28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頁 59

壬戌執政同進呈河東保甲事樞密院但欲為義勇強壯不
別名保甲王安石曰此非王安禮初議也五月二十二日事王
安禮專一編修三路義勇條貫上曰今以三丁為義勇兩丁
為強壯三丁遠戍兩丁本州縣巡檢上番此即王安禮所
奏但易保丁為強壯人習強壯久恐別名或致不安也安
石曰義勇非單丁不替強壯則皆第五等戶為之又自置
弓弩及箭寄官庫須上教乃給今以府界保甲法推之河
東益寬利之非苦之也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必以
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非有道也然有道者固能
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則兵不必弱張皇六師固先王
之所務但不當專務強兵爾上卒從安石議令畫依王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九

禮所奏彥博請安石就中書一面施行此事安石曰本為
保甲故中書預議若止欲作義勇強壯即合令樞密院施
行上曰此大事須共議乃可乙丑遣起居舍人史館修
撰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趙子幾往河東路察訪義勇利
害及體量官吏措置常平等不如法癸酉王安石白上
曰開封鞠保甲怨詈事驗問皆無有今皇城司報探乃云
爾陛下宜稍留意省察八月壬辰中書門下奏近降指
揮令保丁更番在巡檢下教習武藝許外番帶出入巡警
上番日保正長保丁毆罵所轄巡檢依本屬刺史縣令法
保丁毆罵保長保正加凡關二等保長犯保正加一等隨
巡檢追捕盜賊退避依弓箭手法但隨巡檢追捕非上番

惟於本地分犯盜加凡盜二等私為人代名上番杖六十
受贓重者從重保正保長知而不舉笞四十私逃亡杖六
十計逃日補填卯點不到不赴教閱許小杖科決不得過
七下餘送本縣私行監臨官私役保正等計庸準盜論從
之戊戌開封府界提點司請置內縣保甲衣裘二萬副
大旗二十五面以俟都閣借給從之六年六月壬辰開
封府言開封酸棗陽武封邱縣民千餘人赴府訴免保甲
教閱已榜諭無令越訴蓋畿縣令佐或非時追集以故致
訟昨城一縣未命教閱而訴並下提點司案察上批今正
當農時非次追集於百姓實為不便令提點司劾違法官
吏以聞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訴八月廣南東路駐泊都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十

監揚從先言本路槍手萬四千今排保甲若兩丁取一得
丁二十五萬八千若三丁取一得十三萬四千自少計之
猶十倍於槍手願委路分都監二員分提舉教閱詔司農
寺詳定條約以聞其後戶自第四等以上有三丁者以一
為之每百人為一都五都為一指揮自十一月至次年二
月每月輪一番閱習每三日一比試事藝高者先次放歸
本志同此丁丑沈括言兩浙州縣民多以田產說立戶
名分減錢夫役冒請常平錢斛及私販禁鹽乞依京東
淮南排定保甲保甲一定則詭名漏附皆可根括已卯
王安石進呈河北謀變事上以為河北人愚東南人即難
誘合以此事立保甲後此事或可少絕翰林學士曾布

等言近司農寺請巡檢置指使保甲置木契罷巡宿等條約奉旨令司農寺兵部檢正檢詳立法臣等令脩成義勇保甲及養民條約三卷詔兵部行之保甲惟開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差官閱試農隙講習皆出左契巡檢司給廩禁軍白直餘以保下番上比舊兵級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捕群盜聽抽上下番縣尉留弓手白直外餘如巡檢法河北河東陝西五路並排定保甲勸誘習武藝其荆湖州廣被邊州軍如當習武藝委監司提舉司詳度以聞

本志云後惟全邵土丁邕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隸焉今附注此十一月十九日可考新紀云戊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十一

復比閭族黨法

二月甲辰權發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陳倩言本路已圍定保甲乞給鑼鼓旗物遇襲逐盜賊遞相擊發應接從之七年正月詔開封府界呈試保甲免本身夫役 四月己巳上以久旱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節見王安石事蹟 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已編排方量了畢止是攢造文字處許依條限了絕外其見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速指揮並權罷是日雨 十一月提舉河北西路常平劉定乞逐年引試保甲詔司農寺及兵部定每年開封府界諸路當解發引見人數以聞 八年八月司農寺言保甲之法主客戶五

家相近者為小保五小保為大保十大保為都保諸路皆準此行之惟開封府界五路則除客戶獨選主戶有二丁者八正保以故小保有至數十家大保有至百餘家都保有至數百家人數過多地分濶遠一或有犯連至者東蓋立法之初有所未盡欲令開封府界五路依諸路編排詔自今保甲三年一造簿編排開封府界五路候造簿日如所請施行 九年五月辛酉詔諸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給之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像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十二

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簡定教習 十月丙午宰臣王安石罷判江寧府樞密使吳充拜相 十年司馬光以書與吳充言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息充不能用詳見論青苗法 元豐二年十一月癸巳詔開封府界教大保長充教頭其提舉官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八內副都知王甲正東上閭門使榮州刺史狄詒為之初王安石議減西兵以保甲民兵代之於是始置提舉教閱之使後又及於西北三路太祖皇帝懲唐末五代之亂始為軍制聯營厚祿以收才武之士宿重兵於京師以消四方不軌之氣番休互遣使不得久而生變故百餘年天下無事雖漢唐盛時不可以為比養兵之費一

出於民而禦戎捍寇民不知有金草之事安石曾不深究而輕議變易苟欲以三代之法行之於今蓋不思本末不相稱而利害異也世議以為不然後卒改焉 十二月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平等事林顏言今天下之民家為之保保為之長為之正者豈特不容其姦而已蓋歸兵食於農藏武士於耕夫所謂教而後使之道也欲乞本路松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既熟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弓自足為備可以不勞北兵矣詔下廣南東路經畧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湖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按蠻賊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顏福州人也 三年十月丁卯提舉河北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三

東西路義勇保甲司言義勇將校都副保正願赴集教場習學武藝從之令陝西河東路準此後詔習學者蓋支給錢米器械其本家少壯男子願習者不給 五年正月庚子詔強盜保甲教閱軍器者處死情輕奏裁竊盜箭二十只徒一年弓徒二年弩強徒三年徒罪五百里流罪配千里獲竊盜保甲教閱軍器一人比二人推賞 六年正月庚子詔禁軍馬軍保甲教閱隸樞密院 三月丁丑樞密副都承旨容省副使張三甫等奏伏見團教保甲朝廷立定三等事藝賞典優渥按閱之際其間或令家丁及以別都人冒名代試亦無由辨認兼正長所教事藝及第一等至九分以上即補班行名目其欺偽容蔽亦合為之關防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一

欲乞特降指揮重立告賞之法庶其經久杜絕姦弊奉旨今後按閱並先委巡教官封臂寫記保分候按說拆去 七月庚申提舉河北東西路保甲司奏團教保甲應于支費除從官給外合用雜費錢物名件不少盡是的確不可省闕若不破錢必有因循犯法之弊若一一支破官錢緣名件碎細難以指定今略具雜費名目及本司欲作掣劃事奏聞上批契勘已據擬定諸路每歲據收到樞管保甲司錢萬貫除量留準備雜費外可按閱團教保甲數諸路省費錢數省到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貫五百六十五文五分四釐費用外合封樁一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四

一十七貫三百九十五文四釐 七年二月辛未樞密院檢會甲今年正月二十八日范純粹奏舊條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勝鹽菜錢一十文契勘正兵每遇差出以至戍邊每人只日支口食米二勝至二勝五合今來保甲既有鹽菜錢外其口食又增多正兵所請之數伏乞將應係保甲請給錢米舊條並行刪修除鹽菜錢依舊支給外其口食每人並支二勝詔依舊日支錢一十文外支與口食二勝半河東依此霍翔言及詔京東西保甲養馬詳見馬政 五月辛酉范純仁權知河中府純仁至河中時督教保甲甚嚴非老弱不許在家農事皆廢純仁上疏言今秋陝西田稼豐稔將來軍民必皆足食然收穫不可稍

五九九

適當如寇盜之至蓋子實饑熟即有雀鼠侵耗之害兼易
為逆散遺落萬一忽遇風雨即所損極多緣今米少壯農
夫俱係保丁却以五日一次教閱及往還頗妨收穫伏望
聖慈特賜權住教閱候至將來收穫了畢却令補填權住
過數日不報 七月庚申知延州劉昌祚言昨集教保甲
弓馬並不精當但令守禦已用土兵換走將下圍結成隊
遇敵呼使如有功乞優賜推恩從之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一

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神宗皇帝

市易務 免行附

熙寧五年三月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
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
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
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於是中書奏在京
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
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
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
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二

一

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傳入官
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
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半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
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
變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
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
一就收買故降是詔 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
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百萬緡為市易本錢其餘
合用交鈔及折博物令三司應副 四月先是三司起請
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
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御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御

史劉孝孫言於此見陛下寬仁憂民之至王安石曰孝孫稱頌此事以為聖政臣愚竊謂此乃是聖政之闕也曰若但設法傾之即兼并自不能為善安石曰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

陳瓘論曰呂嘉問謂於律外別立市易較固一條神考聖訓以為已有律不須立條其時劉孝孫稱頌聖訓曰此仁厚愛民之意也安石奏曰孝孫之計非也此事正是聖政之闕陛下不欲行此兼并所以窺見陛下於權制豪強有所不敢故內連近習外惑言事官使之騰口也臣竊謂神考不欲於律外立較固之條可謂仁厚愛民之意劉孝孫將順聖美不為過也日錄之內但為顯

揚嘉問故不以御批為是不以孝孫為然於是造神考之言曰若設法傾之則兼并不能為害又撰對上之言曰若不能明立法制但設法相傾即是紙鋪孫家所為紙鋪孫家為是百姓制百姓不得故止如此豈有為天下主乃只如孫家紙鋪所為何以謂之入主嗚呼設法相傾之語謂之不証可乎紙鋪孫家之語謂之不証可乎神考愛民守法而指為闕政力主嘉問遂至於侮薄君父不亦悖乎

七月壬午詔以榷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辛卯詔在京商稅務雜買場雜買務並隸提舉市易務閏七月先是上批付王安石問市易買賣極苛細市

人藉藉怨謗以為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令只依魏繼宗元學盡施行於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聞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聞榷貨賣冰致民賣雪都不售安石曰賣冰乃西園苑非市易務上曰又聞買梳樸即梳樸貴買脂麻即脂麻貴安石曰若買即致物貴即諸物當盡貴何故脂麻獨貴上曰或云呂嘉問少年不練事所置勾當人盡姦猾嘉問不檢察安石曰嘉問所置勾當人如沈可道孫用勤若不收置務中即必首為兼并害法今置之務中所謂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是也上曰又聞立賞錢捉人不來市易司買賣安石曰此事尤可知其妄呂嘉問連日或數日輒一至臣處為事初臣要見施行

次第若有勝如此臣無容不知果有此事則是臣欲以聚歛誤陛下陛下當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無緣有此事上曰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體朝廷意更須審察安石曰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會以具聞奏十一月丁巳上謂王安石曰市易果實審有之即大煩細令罷之如何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為官私利買所困下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實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并所費十減八九宮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狀及案驗事實如此陛下謂其繁細有傷國體臣愚竊謂不然今設官監酒一升亦賣設官監商稅一錢亦稅豈非

細碎又不以為非者習見故也臣以為酒稅法如此不為非義何則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須幾錢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貨之不善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以待買者亦不言幾錢以上乃買又珍異有滯者欲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滯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煩碎為恥者細大並舉乃為正體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務其細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視聽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癢則須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闕天地生萬物一草之細亦皆有理今為政但當論所立法有害於人物與否不當以其細而廢也上笑且曰買得果實試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但行人皆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四

貧弊宜與除放息錢安石曰行人比舊已各蘇息可以存活何須除放息錢若行人已蘇息比舊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須除放息錢即見今商稅所取不擇貧富固有至貧之人尚為稅務所困亦合為之蠲除彼何獨蠲除此今諸司吏祿極有不足乃令乞覓為生不乞覓不能自存乞覓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錢何如以所收息錢增此輩祿明日進呈內東門及諸殿吏人名數白上曰從來諸司皆取賂於果子行人今行人歲入市易務息錢幾至萬緡欲與此輩增祿上曰諸殿無事惟內東門司事繁當與增祿安石曰如入內侍者吏人亦當與增祿蓋自備官中條判所減貨賂甚多故也云云又錄屢人泉府事白上曰此周

公所為也上曰周公事未能行者豈少安石曰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則便於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變易以從流俗所見十二月乙亥朔詔罷諸路上供科買以提舉在京市易務言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十色凡百餘州不勝科擾乞計錢數從本務召人承攬以便民也 六月正月已酉中書言欲以市易務上下界商稅稅榷林園畫院雜買務雜賣場諸宮觀真儀法從南郊太廟家事府司檢詳等庫都亭懷遠驛三糧料院內軍器五庫隸都大提舉諸司庫務上批內軍器五庫官物儲積多在官禁及收內降物兼自有提舉提點官可不隸提舉諸司庫務餘從之 辛亥樞密使文彥博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監賣果實有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一

五

損國體歛民怨乞寢罷至今涉旬未聞施行凡衣冠之家固利於市措紳清議尚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議所非者乎王安石白上曰陛下近歲放百姓貸糧至二百萬支十斗全糧給軍一歲增費亦計數十萬緡以至添選人俸增吏祿給押綱使臣所費又亦百萬緡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貨利豈有所費如此而乃於果實收數千緡息以規利者直以細民久困於官中須索又為兼并所苦故為立法耳彥博所言遂寢不報 二月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張焘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七年正月癸亥遣三司勾當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務利害先已遠蒲宗閔沈達今復遣杞其後上與

輔臣論及市易馮京曰曩時西川因權買物致王小波之亂故頗以市易為言臣檢實錄實有此說王安石曰王小波自以饑民求不為官司所恤遂相聚為盜而使臣乃歸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庫物以上供於饑民有何利害上曰李杞行未安石曰未也然願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為變也三月先是去年八月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納諸行利入厚薄納免行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祇應自今禁中買賣並下雜買務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上曰此固便於民然須嚴立防禁覺察毋使墮廢如天下百姓納錢異時鹽酒既權其錢不能免也至是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上問安石納免行錢如何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經中書指揮中書實無此文字馮京曰聞後來如此細碎事都罷矣安石曰馮京同簽書中書文字皆所親見如何却言聞不知先來如何細碎收錢後來如何都罷若據臣所見即從初措置如此非後來方不收細碎事不知馮京何所憑據有此奏對且言提湯餅亦令出錢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實陛下治身以堯舜實然所愧臣誠無復可以論諫至於難任人疾諫說即與堯舜實異如市易司非呂嘉問執政守法不避左右近習非臣孰敢為嘉問辨明以忤近習且市易事臣一親經理其事亦頗為勞費精神正以不欲背負所學為

天下立法故也若每每忤聖意而又召致近習譏毀乃作擾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為以為名則不善以為利則無獲陛下試察臣所以區區為此者何意上曰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眾安石曰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為表裏今大小之臣與近習相表裏者極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習如此而能興治功者初呂嘉問以戶部判官提舉市易務挾王安石勢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數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為三司使素知嘉問驕恣懷不能平又聞上數以市易苛細詰責中書意欲有所更張未得間也是月丁巳上夜降手劄賜布曰聞市易務日近收買貨物有違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詳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六

具奏布先受命察訪河北辟魏繼宗同監市易務嘉問自初建議以至其後增損措置莫不與聞布遂揭繼宗見安石具言曲折曰布翌日當對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諾之辛酉布對於崇政殿具奏所聞上覽之矍然喜見於色問布曰王安石知否又問安石以為如何布皆對以實且言事未經覆案未見虛實上曰朕久已聞之雖未經覆案思過半矣布始得對方待次安石先奏事上謂安石曰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安石曰知之上曰布言如何安石曰布今上殿必自言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倉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驗更加曲直布與嘉問不相足布所言既送中書是夜上批問安石恐嘉問

實欺固非布私忿移怒安石具奏明其不然於是詔令
 布與呂惠卿同根究市易務不便事安石意主嘉問而不
 以布言為是故使惠卿居其間也 乙丑曾布既受詔同
 呂惠卿根究市易務事或為言中書每以不便事詰嘉問
 嘉問未嘗不巧為救欺至於案牘往往藏匿改易布又聞
 嘉問已呼胥吏將案牘還私家隱藏更改遂奏乞出榜以
 厚賞募告者明日二十七日 上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
 榜嘉問所居又明日二十七日 惠卿至三司召魏繼宗及
 行人問狀無復有異辭者惠卿退以繼宗還官舍詰布所
 以辟繼宗為指使緣由再三誘脅繼宗令誣布以增加所
 言繼宗不從反具以告布惠卿又遣溫卿密造王安石言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八

張勝事且曰行人辭如一不可不急治繼宗若繼宗對語
 小差則事必可變而嘉問許於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張
 榜左右白以有御寶批乃止是日二十八日 惠卿以急速
 公事求獨對布亦具繼宗所告曲折以聞并言惠卿所見
 不同不可共事乞別選官根究未報而中書建白三司承
 內降當申中書覆奏取旨擅出榜欲按治詔官吏特釋罪
 其元批依奏指揮更不施行榜仍繳納中書布論三司奏
 請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嘗申知中書慮無罪可故尋有
 詔如布請惠卿等例目矣 四月己巳翰林學士呂惠卿
 言奉詔與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證而有臣未
 到已前布所取狀臣恐當再行審覆乞下開封府暫追付

臣處供析即更不繫禁中書欲依惠卿所乞施行上批可
 今布惠卿一處取問所責不致互有辭說三司既收榜放
 罪上復以手札賜布令求對布即具陳行人所訴并疏惠
 卿奸欺以聞及是布對上慰諭久之因曰惠卿誠不可更
 共事而又陳薛向編管無罪牙人事上惕然咨嗟曰此事
 朕與有罪當時失於不詳究便令依奏今已無及維當速
 釋之耳布言編管人情輕一期即放逐使其人皆已放逐
 矣時上意猶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
 惠卿奏請審覆盡謀獨變此事也上疑焉故仍以付兩人
 已卯詳定行戶利害所言自今凡有體問行戶所狀乞
 降本所以憑具析申奏從之上初以布言為是已而中變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九

從惠卿請送魏繼宗於開封府知口布又言臣自立朝以
 來每聞德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固
 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近日嘉問奏稱熙寧六年收
 息八十餘萬貼黃云近差官往河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
 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牘不獨唐虞
 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上笑而
 頷之謂布曰惠卿不免共事不可與之喧爭於朝廷觀聽
 為失體退與惠卿召行人於東府再詰其所陳如前不變
 而王安石懇求去位引惠卿執政上既許之乙酉布復與
 惠卿會惠卿頗有得色詔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
 敢投也 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罷知江寧府觀

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脩國史呂惠卿為參知政事 安石為政凡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嘆惻愍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上不許而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口求去餘見王安石事述下 壬辰中書奏事已上論及免行利害且曰今日之法但當使百姓出錢輕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減定公使錢人猶以為言者此實除去衙前陪費深弊且天下貢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罷去人臣亦當體朕此意以愛惜百姓為心馮京曰朝廷立法本意出於愛民然措置之間或有未盡陛下但當開廣聰明盡天下之謀便者行之不便者不吝改作天下受賜矣 五月辛酉中書戶房比對市易務事及曾布根究市易違法事詔章惇曾孝寬就軍器監置司根究以聞呂惠卿又令戶房會討治平熙寧財賦收支之數與布所陳不同上令布分析所以不同因依具奏後八日布對於延和殿言戶房所以不同之故上以布言為然布因言市易已置獄朝夕竄點自爾必無絲復望清光上曰卿為三司案所部違法有何罪布曰陛下以為無罪不知中書之意如何况臣嘗自言與章惇有隙今乃以惇治獄其意可見上曰有曾孝寬在事既付獄未必不直布曰臣與惠卿爭論職事今惠卿已秉政勢傾中外雖使臣為獄官亦未必敢以臣為直以惠卿

為曲然臣為翰林學士三司使地親職重莫如臣所陳之事較如日月然而不得伸於朝廷孤遠之士何以望於陛下都邑之下人情恟恟怨嗟沸騰達於聖聽然而不得伸於朝廷海隅蒼生何所望於陛下臣得罪竄謫何所敢辭至於去就亦不係於朝廷輕重但恐中外之士以臣為戒自此議論無敢與執政不同者爾上慰勞之曰卿不須如此自爾不復請對後八十餘日乃貶 七月乙卯詔廣州市舶司依舊存留更不併歸市易務八月丙寅朔上批提舉市易司奏市易二年收息錢九十六萬餘緡累年朝口已支九十五萬緡可契勘何日指揮支往何處託無行遺宋史削去以為支撥息錢不合書新本亦削去今復存之此亦可見市易司為欺也 壬午翰林學士行起居舍人權三司使曾布落職以本官知饒州都提舉市易司國子博士呂嘉問知常州軍器監獄具布坐不覺察吏人教令行戶添詞理不應奏而奏公罪杖八十嘉問亦坐不覺察雜買務多納月息錢公罪杖六十而中書又言布所陳治平財賦有內藏庫錢九十六萬緡當於收數內轄除布乃於支數除之今御史臺推直官塞周輔劫布所陳意欲明朝廷支費多於前日致財用闕乏收入之數不足為出當奏事詐不實徒三年而有是命魏繼宗仍追一官勒停初市易之建布實同之既而揣

上意疑市易有弊遂急治嘉問會惠卿與布有隙乘此擠布而議者亦不直布云周輔雙流人也 十二月乙亥虞部員外郎新知常州呂嘉問提舉河北糴便糧草復理提點刑獄資序以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訟嘉問不應黜降故也 初王安石既有江寧之命諤與嘉問持安石而泣安石勞之曰已薦呂惠卿矣兩人收淚謝安石

收淚謝安石此據魏泰東軒錄

八年二月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三月戊午上問王安石石外事安石具道雖勝往時然監司未盡稱職上曰人才止如此安石曰人才誠是少然亦多觀望不盡力緣盡力

則犯眾眾怨則傷以法而朝廷或不能察不能察則反得罪不如因循偷惰之可自安外官固未論如呂嘉問內則犯近習貴戚外則與三司開封日夕辦事以守職事行法至於置獄推究姦固具得而嘉問乃以不覺察雜置務利收人情願納息錢二貫降小處知州若刺收息錢可罪監官宜不免監官以去官獲免則嘉問是因罪人以致罪如何更有罪可科且自來提轄場務諸省寺之屬何嘗有生轄場務不覺察杖罪降差遣者天下皆見盡力為朝廷守法立事如嘉問苟不容則孰肯盡力莫不為因循偷惰之行上曰嘉問已與復差遣安石曰李直躬之徒作轉運却令嘉問提舉便糴此豈官人之宜上曰與移一路轉運安

石曰陛下必欲脩市易法則須却令嘉問領市易上曰恐吳安持忌其來又復失吳安持心安石曰臣以女嫁安持固當為其審處今市易事重須嘉問與協力乃可濟不然它時有一闕失必更上煩聖慮又薦嘉問及張安國可為宰屬上皆以為可 閏四月上嘗與岐王顥嘉王顥擊毬戲賭王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王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 十月都提舉市易司言袁州私買綢絹舊以鹽準折今乞依諸路例每疋給錢千從太司遣官據今支鹽數以末鹽鈔赴州出賣從之 辛亥復置雜賣場初三司請廢雜賣場中書戶房以為不使下三司而三司議與前異乃復置場三司官上簿 四月甲申金部員外郎檢正中書

戶房公事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師大姓多止開質庫市易權兼并之效似□見方當更修法制驅之使就平理上曰均無貧富善但此事難耳安石曰秦能兼六國然不能制兼并反為寡婦清築臺蓋自秦以來未嘗有推制兼并之術以至今日臣以為苟能推制兼并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臣嘗論康餽當稱事政為此也後數日吳安持辭市易上不許安石曰臣與嘉問親厚非有它但與議市易而已然其被誣臣以親厚之故已難為之辨明況臣女婿恐有事愈難為言乞別與人上固不許 丁亥都提舉市易司賈昌衡等言金寶非衣食所資但當禁其侈備若有糜壞舊法致之以死則論罪太重購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卷一百一十九 宋史 王安石 王安石 王安石

厚賞則為禁太密今新勅止坐以銷金為飾者舊法已刪改其康壞金銀蓋已無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造金銀箔出賣上批市易務箔金宜罷出賣已成者聽於後苑作折換 九年五月都提舉市易司言本司統轄抵當官錢然檢校庫自隸開封府若本庫留滯左失無緣檢舉乞撥屬本司統轄從之 十月王安石罷相吳充代之 十二月癸未初詔自今市易務上界官吏歲比較酬獎其提舉官依舊二年一取旨麻森竹篾之類更不買 十年十一月甲寅詔都提舉市易司上界本錢以七百萬為定額如不足以歲所收息補滿其先借內藏庫錢以息錢二十萬還之 是歲司馬光以書與吳充請罷青苗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十四

免役保甲市易之息 詳見論青苗法下 元豐二年正月己卯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為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貸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囚繫督責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一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眾議頗以為愜 四年五月己巳詔內外市易務民戶見欠屋業等抵當并結保賒請錢物息罰錢並等第除放其本錢分三季輸納息錢並出限罰錢分為三等第除放第一季本

錢納足者息罰錢並放第二季放三分第三季放一分出限尚欠即估賣抵當及監勒保人填納所催錢物在京於市易務下界在外提舉司封樁 五年正月辛亥都提舉市易司賈青言市易既革去結保賒請之弊專以平準物價及金銀之類抵當誠為良法乞推抵當法行之畿縣從之 六年十一月丁酉開封府言據司錄司抵當免行所言熙寧十年始立年額其賞罰條約依三萬緡以上場務法自元豐元年至五年并增當立新額戶部詳度欲酌中用元豐二年三萬九千七百緡為新額從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十五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三

神宗皇帝

方田

熙寧五年八月詔司農以方田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十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據其方莊帳籍驗地土色號別其陂原平澤赤淤黑瘠之類凡幾色方量畢記其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仍再期一季以盡其詞乃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此符見七年四月四日合去彼

均稅法以縣租額稅數每以舊收賦零數均攤於元額外輒增數者禁之若絲綿絹絹之類不以桑柘有無止以苗畝為定仍豫以示民毋胥動以浮言輒有斬伐荒地以見佃為主勿究冒佃之因若瘠鹵不毛聽占佃眾得樵採不為家業之數眾戶植利山林陂塘道路溝河墳墓荒地皆不計稅詭名挾佃皆合併改正凡田方之角有口植以野之所宜木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今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七年四月丁巳上以久旱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不嗟歎慙惻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

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暵雖遠但當益脩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脩也於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庚午詔方田每方差大甲頭二人以本方上戶充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躬驗逐等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寫成草帳於逐段長濶步數下各計定頃畝官自募人覆算更不別造方帳限四十日畢先點印訖曉示方戶各具書算人寫造草帳候給戶帖連莊帳付逐戶以為地符壬申上批應災傷路分方田保甲除排方量了畢止是措造文字處許依條限了絕外其見編排方量及造五等簿處可遣指揮並權罷是日

元豐五年二月癸酉開封府言永興秦鳳等路當行方田昨準朝廷取稅賦最不均縣先行歲不過一縣若一州及五縣不得過兩縣緣府界十九縣比一州事體不同似此推行十年乃定請自今年歲方五縣送司農寺司農寺以為便民遂從之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十月乙酉詔罷方田舊錄云稅役不均久矣富者輕貧者重故下戶日困先帝慈焉立法以方之其法詳悉稅役無偏重之患遠罷之新錄辨曰神宗患稅役之不均故立方田之法以均之然官吏不得人以至騷擾至是乃罷非遠也自稅役至遠罷之四十年並測去熙寧五年八月始頒方田條

式

手實

熙寧七年七月癸卯命工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判司農寺李承之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司農寺張諤秘書丞館閣校勘權判刑部朱明之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丁執禮並兼詳定編脩司農條例執禮仍充館閣校勘知開封府兵曹參軍大理評事吳安持忠正軍節度推官管句國子監丞郭達原吳縣尉提學修撰經義所檢討曾改並兼充編脩刑定官 乙卯司農寺言五等丁彥簿舊憑書手及戶長供通隱漏不實檢用無據今熙寧編初但刪去舊條不立新制即於造簿反無文字可守尤為未便承

前建議惟使民自供手實許人糾告之法最為詳密貧富無所隱誠造簿之良法詔送提舉編脩司農寺條例司建議者前曲陽尉呂和卿惠卿弟也 丙辰詔諸房創立或刪改海行一司初可並送法司及編初所詳定訖方取旨頒行 癸亥參知政事呂惠卿言司農條例所該事目極多欲下諸路令提舉司官各具本路推行新法有無疑慮須令申明及未盡未便事合更改措置或本路已修完改正可以推之別路條具申本寺通牒轄下官亦許直述所見

三月十七日惠卿判司農寺已有此申請當參考又言諸路州縣見行常平苗役下產保甲農田水利等事

全籍簿書鈎考登耗虛實則其製造不可以無法欲令提舉司各據本路見用簿如何製造開防其簡經式樣供申從之已而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手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嘉祐敕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為五等且田野居民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決以此簿不可信用謂宜做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隱落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手實法凡造五等簿預以式示民令民依式為狀納縣簿訖第其價高下為五等乃定書所當輸錢示民兩月非用器田穀而輒隱

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其法田宅分有無着息各立等若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通一縣民物產錢以元額役錢均定凡田產皆先定中價示民乃以民占如價計錢於是始行手實法 八年正月辛丑察訪荆湖路常平等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為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則不與焉且留以俟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呂惠卿為手實法奉使者至析秋毫天下病之而宗孟乃有此奏諫官范百祿言造簿手實告匿有賞為是法者欲民之均權而行之恐不如法意□於

騷動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盡數供通而明許告言則家家有告許人人有仇忍禮義廉恥何可得哉張方平言中戶以下鮮有益藏田蠶所收歲有厚薄戶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惟扇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以建議者內為之主故當職者人無敢言向者朝廷所立法制益以便民為本因以成國之利今茲一事專用撓人徒騷拏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 二月丁卯前曲陽縣尉權軍器監主簿呂和卿為奉禮郎知軍器監丞先是呂惠卿令和卿建議行手實法至是判軍器監章惇請以為丞仍持改官 十月參知政事呂惠卿出知陳州 辛亥詔問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速令權罷 元

豐元年九月甲申中書言應諸縣造鄉村坊郭丁產等簿並錄副本送州印縫於州院架閣從之

義倉

熙寧二年正月辛卯知同州趙尚寬知唐州高賦知齊州王廣淵條奏置義倉事上批近詔齊唐等郡縣未修復社倉且圖經久之法知陳留縣蘇洵亦言臣所領邑最為近畿謹為天下郡縣倡率勸諭百姓置義倉以備水旱條上措置事戶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麥亦如之村有社有倉倉置守者口為輸納縣為籍記歲豐則量其數以輸歲凶則量其數以出停歲久則又為借貸之法使新陳相登多寡

不一則又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輔上曰陳留輔邑耳目不遠可且聽其施行徐訪利害洵又言義倉五事并論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可行者五詔除一事每值饑荒借貸與被災戶種糧未便除放仍責以三二年限還納可令中書更詳度外餘並且依所奏施行 又詔曾公亮曰近王廣淵於齊州創置義倉已勸事十萬餘石若漸可成就今廣淵罷去當得人繼守其事可將詔廣淵舉知州一人三年提舉常平廣惠倉事備見青苗法 四年正月壬辰詔當天下廣惠倉田為三路及京東常平本其當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奉給之 十年九月癸酉詔開封府界提點先自豐稔幾縣立義倉之法

舊紀云初立義倉新紀云立義倉自畿內始 元豐元年二月庚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竊惟陛下所以哀憐元元發於精思惻怛之仁心講義倉之法今率以二石而輸一斗臣之領邑二十二其九已行歲斛幾萬請自今歲夏稅為始不煩中覆而舉行之乃詔畿縣皆立義倉事隸常平司 六月丙寅知將作監主簿王古言去歲詔講復義倉試於畿邑已不擾而可行欲乞於豐稔路委提舉司勘會省稅常平免役錢穀欠闕兵不及三分處先推行庶幾數年之間即見成效詔京東京西淮南河東陝西路依開封府界諸縣行義倉法餘依奏仍以今年秋料為始 十月己未權發遣口州羅觀乞頒

義倉法於川陝四路從之

農田

於田

熙寧四年三月戊子上諭於田得參事見後法五月御史劉摯言內臣程昉大理寺丞李宜之於河北開脩漳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總領於田司事

昉總領於田當檢月日昉權罷開漳河三月十一日丙申上批并此月十一日乙未王安石論陳薦云云可考臣謹按程昉李宜之將命與事初不以事之可否實聞於朝伏恐生事與患未有窮已伏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竄揚繪亦再具奏乞罷工役王安石為昉辨說甚力皆寢不報

御史劉摯言程昉等開漳河不詳利害擾民費財及欺口要君乞行罷黜墨史但如此書於十二日朱史又削去今具載摯奏按日錄以十一日進呈摯奏必在十一日以前今附見十一日墨史乃於十二日書之恐誤也中丞楊繪亦有二章論奏實錄並不書今附見於此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增役兵開漳河

安石又白上前此樞密院言於田役兵多走死至一指揮但有軍員五人歸營者又言府界營婦舉營訴於提點刑獄乞放於田兵士密院遂到付提點司密切體量安石取

簿歷根究得於田兵士走死多處不及三釐用法走死及八釐尚合得第一等酬獎又問密院何以言云得之曾孝寬得之李琮上曰曾孝寬何故如此安石曰孝寬及琮皆不可知或止是誤聽亦不可知馮京曰人言所聞何害上曰小人好如此恐宣力者解體陳薦前日上殿言且喜朝廷覺察罷却於田安石曰陛下用陳薦輩為耳目股肱今為權發遣開封府界內於田其罷與不罷及利害初不知會知不知陛下耳目何所賴六年九月丙辰賜七田員外郎侯叔獻太常丞楊汲府界於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於田決清水於畿縣澶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兵患他州縣於田類如此而朝廷不知也 七年正月先是提舉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河北路常平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漳沔河水淤田而隄壞水溢廣害民務欺罔十六罪詔昉分析於是進呈請至宗師言昉奏百姓乞淤田臣勘會百姓元不曾乞淤田昉分析據差去檢踏官取到逐縣乞淤田狀但不曾戶戶取狀上曰亦無人戶狀王安石曰於田得差去官及逐縣官吏狀足矣何用戶戶取狀程昉奏乞淤田既無狀即難明虛實然為朝廷宣力既田至四千餘頃假令奏狀稱人戶乞淤田一句不實亦無可罪之理上言昉昨脩漳河開漳河歲歲決滄沔沔沔河又卻無下尾安石曰修漳河出卻三縣民田百姓羣至京師經待漏院出頭謝朝廷差到程昉開河除去百姓三二十年災害

林希野史云原武等縣民因淤田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迨呼將杖之民即謬曰詣闕謝耳使者因代為百姓謝淤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之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今附注此當考

六年九月丙辰賜侯叔獻等田併考又逐條請程昉分析

八年閏四月十四日王安石云程昉與韓宗師同放罪可致上曰若韓宗師何惜行遣令轉運使致按其事

韓宗師提舉河北常平既有旨下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各差官檢定淤田宗師固未嘗兼京東轉運司不知何

沈括筆談卷之三

九

故卻自差官蓋宗師只從河北常平司差官檢定河北淤田初不問京東轉運司及程昉又差獨員監當官故王安石以為違法也十月十二日丙子程昉遣官可考沈括筆談云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隣素無開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澹水為塞欲自相視恐其謀泄日會僚佐汎船置酒賞菊花作詩數十篇令坐客屬和畫以為圖傳至京師人初莫諭其意自此始墮諸淀廢歷中內侍楊懷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莊等諸澹皆以徐鮑唐沙等河叫狹難距五眼等泉為之原東合海沈漳淇易白等水下并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沈遠滌東盡滄州泥沽海口幾

八百里悉為澹澹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潘羅或謂使蝕民田歲失遺粟之入此殊不然深莫滄濼間惟大河海沈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澹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冀日惟是聚集遊民刮賦資鹽頗干鹽禁時為寇盜自為澹澹蓋遂少而魚蟹菰葦之利人亦賴之沈括筆談或附和王安石說今附注此待考

二月丙子上議擇河北帥云云吳充白上乞且減省發撥河北事王安石曰河北修役法人皆免役數年持不科配銀絹至於其餘百色無一毫科配如何反有發撥上曰當是向來差夫多安石曰差夫事候排定保甲乃可見事實大抵七八丁乃差一天有何發撥初有河決遠設夫不知

沈括筆談卷之三

十

何至今不塞河北如何發撥調數萬夫塞卻河致恩冀數州皆免流亡得良田耕墾何名發撥塞滄沈河又出田幾萬頃灌田四千餘頃縱未經打量不知萬頃實否然亦須五六千頃并淤到鹵地亦自萬頃又開漳河出三州之田皆可耕種百姓至羣聚來京師謝朝廷為之除害如何謂之發撥充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安石曰民既難與慮始此所以須朝廷驅使况亦不聞百姓以此為怨但朝廷士大夫自紛紛爾上因擇帥之難歎曰今朝廷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卿等亦宜為朕養育實才以當緩急之用安石又言今人材之少當由陛下是非任意賞罰不明人偷情取容莫肯自盡故也如趙子幾在河北未嘗按一

人獨程昉盡力乃與數獄危之昉終無罪可劾唯以壕寨
取受杖罪收生免勘安有一年提舉四五處大役乃以一
壕寨取杖受罪收生之理于幾宣言陛下極稱其能劾程
昉于幾向在府界真能不畏強禦修舉法令陛下每以眾
毀疑之臣數辨其無罪及使河北更按盡力之吏以取悅
流俗陛下始極稱之如此即人臣何故不務為偷惰取容
上曰朝廷獎用程昉如此安得不盡力內臣極有願為昉
所為者內臣得舉京官祖宗以來未有王安石曰昉以職
事得舉京官不知受賂否若不受賂但以要人營職故同
罪舉官不知於昉私家有何所利若人人能為陛下何不
降出姓名代昉職事上曰只是脩水利又不似王繼恩平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西川安石曰人材各有用民功曰庸乃先王所甚貴何必
能平西川然後保惜陛下長育人材如此則人材乏少臣
何敢任其罪 四月丙戌王安石罷相 十月同管勾外
都水監丞提舉河北興脩水利程昉領達州團練使永靜
軍判官林仲東光縣令張言舉各追一官勒停初昉開胡
蘆河引水入新開故道浸民田不可勝計詔河北東路轉
運司遣官相視轉運司遣伸言舉伸言舉奏新河身比舊
河高一丈以來致水逆行侵民田詔昉具析昉反言引水
通快官私船棧略無阻滯詔遣都水監丞劉璿黃御等何
值細李直躬考驗而璿等奏如昉言故昉遷官而絀紳言
舉

會要水利門七年十月十三日以皇城使端州刺史程
昉遷領達州團練使昉治濬沔沔河議者互出所見謂非
利昉確不移既而水行人便之上嘉焉進官以賞之會
要所書蓋專為昉道地與元祐史官不同當考元祐史
官載伸等言致水逆行昉反言云云紹聖史官乃削去
致字反字此可見其意也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三

以至趙子幾皆有論列上曰王安石以昉知河事且欲任
使開漳河七百萬工濬沔沔河九百萬工已議體量然朝廷
訖不果根治也 八年二月丙戌問管勾外都水監丞程
昉等言嘗乞以京西三十六陂為塘潴水入十漕運其陂
內民田欲先差官量頃畝依數撥還或給價錢又采買材
木遠運清汴牘欲候二三年修仍選知河事臣察再案現
措置詔翰林學士侍讀陳繹入內都知張茂則與昉等覆
視以聞其後繹等言可濟行運其置牘疎密土工物料見
今楊炎等計置詔候相度畢具合行事節以聞 四月都
大提舉黃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濬沔胡蘆兩河引水
於濬沔沔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萬五千餘頃自永靜

軍雙陵道口引河水淤澆北岸曲淀等村瘠地萬二千餘
頃並俟明年興工從之 五月王安石為上諭程昉呂嘉
問事上曰如程昉非不為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
舉呂公孺誠為不識理分然於國事有何所損云云上曰
如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狀比眾
人合轉數官即才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置獄豈得
謂足陸下前日宣諭程昉恃中書口口方能盡力臣此見
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歎息而已昉乃為臣言不須
為昉深辨但今昉得罪追一兩官或被傳廢察諫議自然
息怒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昉但得為朝廷了公事利澤及
民足矣若因此傳廢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餓相公不須過

通鑑卷之三十三

三

憂其言如此乃非恃中書營救故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
未盡昭明則事功何由興起 九年九月丙寅贈皇城使
達州團練使帶御器械程昉為耀州觀察使官其二子賜
宅一區以昉任水事有功特恩也昉扶正安石勢多所陵
慢後安石覺其虛誕誅之昉以憂死 元豐元年七月甲
午管勾外都水監丞殿中丞耿玘兼提舉河北淤田水利
司仍自今罷置淤田一司 三年二月壬寅提點永興軍
等路刑獄駕部員外郎王孝先知邠州孝先上淤田營田
司自熙寧七年至十年費錢十五萬五千四百餘緡

水利

熙寧元年六月辛亥王臨吉保州塘濬已西可築堤植木

凡十九年堤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
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蹟版塘異
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所在湮廢詔諸路監司詔
尋州縣可與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脩塘堰圩埭力利
有實當議旌寵 五年十一月癸丑睦州團練推官知於
潛縣邗重為司農寺丞兩浙路提舉興修水利
邗重明年五月二十三日追官日錄載上語云邗重且
勿移動核重事訖無成故安石專以此為出上意今不
取

通鑑卷之三十三

四

其人可任使乞令分頭主管官員依部役官舉人依曹考
立例給請受候興修隨功利山大等第酬獎從之
曹孝立亦當考又見七年十月
六年五月戊申詔創水碾碾確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
論不以去官赦原減官司容縱亦如之 八月檢正中書
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
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習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妄舉
上曰事當審計無如邗重妄作中道而止為害不細也
丁丑沈括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潰多皆湮
廢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
從之 九月戊申淮南東路轉運司言真揚州民運糶於

泗州見振救及兩浙提點刑獄司言潤州旱甚乞發倉
或量給度僧牒及紫衣師號募人入粟以備賑濟詔各撥
常平司糧三萬石募饑民與僧農田水利上謂王安石奉
先寺遊新種稻極佳賜與一道紫衣王安石曰陛下每以
勤農事為急甚善初蔡河既作重開有餘水乃教河側人
種旱地為稻而奉先率先種稻上曰蔡河雖作重開而未
嘗閉者水有餘故也若教人廣引蔡水種稻則蔡河乃不
患水多安石曰鄧艾得并水東下營田者以類蔡河漕運
故也自不類蔡河漕運故欲并水東下修鄧艾遺迹不可
得今蔡河重開無所用水則欲并水東下無所不可若相
旱地為塘多引溝洫作水田則陳棣數州自足食餘及京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十五

師矣此須擇一能幹事人方了此 七年正月賜江寧府
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九年正月壬午前相度淮南
水利劉瑾言體訪揚州江都縣古鹽河高郵縣陳公塘等
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泥港射馬港山陽縣
渡塘溝龍興浦淮陰縣青州濶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
州安豐縣芍陂等可與置古鹽河萬安湖小河已令司農
寺結絕欲令逐路轉運司選官覆案施行從之

種桑

熙寧六年六月己丑中書以勸課栽桑之法奏御上曰農
桑衣食之本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為州縣約此
以為資升其戶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 癸巳司農寺

言詳定府界提點具審禮乞令諸縣勸課隨戶等種桑楛
聽自來年種次年移種候建裁法遍下諸路從之 七月
庚午詔去肅廣順 軍保州人戶地內令自植桑榆或所
宜之木官為立勸課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未一升計每
戶歲輸官之物以實估準折不盡之數以待次年如遇苗
傷放稅及五分以上即以準折未盡未數等第濟按仍據
逐戶內合栽之數每歲二月終以前點檢及一分青活至
十年週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罰罪贖勒令補種令佐得替
轉運司差不干破官點檢以一任合栽之數紐為十分如
及十分者有青不及七分者有罰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戶
為主非時毋得遣人下鄉以點檢為名以致騷擾委轉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十六

司施行應昨所差管句提舉官並罷初以趙子幾及曾孝
寬所言程昉相度樞密院欲罷昉以孔嗣宗代之王安石
不可乃更立此法 元豐八年十二月罷裁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神宗皇帝

脩經義

熙寧四年二月丁巳朔中書奏定貢舉新制進士罷詩賦貼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並大義十道務通義理不須盡用注疏次時務策二道禮部五道 禮部五道當考中書撰大義式頒行 京東陝西河北河東京西五路先置學宮中書選擇逐路各三五人雖未仕有經術行誼者亦許權教授給下縣主簿尉俸願應舉者亦聽候滿三年有五人奏舉堂除本州判同主簿尉仍再兼教授即經術行誼卓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一

然為士人所推服者除充教授其餘州軍並令兩制兩省館閣臺諫臣僚奏見任京朝官選人有學行可為人師者中書體量堂除逐路官令兼本州教授 五年正月戊戌王安石以試中學官等第進呈且言蔡攸張諤文字佳第不合經義上曰經術今人人乖異何以一道德有所著可以頒行令學者定於一安石曰詩已今陸佃沈季良作義上曰不能發明安石曰每與商量季長錢塘人安石妹婿也壬寅云云上言勸河決事乃獨遣程昉安石云云以疾病為辭上默然良久乃曰朕欲卿文字宜早錄進安石曰臣所著述多未成就止有訓誥文字容臣綴緝進御 五月壬辰上謂王安石等曰蔡確論太學試及草草馮京曰

聞舉人多盜王安石父子文字試官惡其如此故抑之上曰要一道德若當如此說則安可聽說詩書法言相同者乃不可改安石曰柔遠能通詩書皆有是言別作言語不得臣觀佛書乃無經合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其合猶符節也 六年三月己酉命制誥呂惠卿兼脩撰國子監經義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王雱兼同脩撰先是上諭執政曰今歲南省所取多知名舉人士皆趨義理之學極為美事王安石曰民未知義則未可用况士大夫乎上曰舉人對策多欲朝廷早脩經義使義理歸一乃命惠卿及雱而安石以判國子監沈季長親嫌固辭雱命上弗許已而又命安石提舉安石又辭亦弗許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二

丁卯舊紀書詔王安石設局置宮訓釋詩書周禮義即此事也今不別出

四月壬辰新賜進士及第余中為大理評事朱服為淮南節度推官邵綱為集慶軍節度推官葉唐懿為處州軍事推官葉棟為秀州司戶參軍練亨甫為睦州司法參軍並充國子監脩撰經義所檢討上初疑棟等未稱職王安石曰今乏人檢討文字若脩撰即自責成呂惠卿上乃許之十月辛未光州刺史駙馬都尉馬敦禮乞立春秋學官不許先是上以敦禮不識王安石遣敦禮詣中書見之敦禮求獨見安石安石辭以不曾被旨與眾見之是日上問安石見敦禮否安石對以如前上曰卿嘗以春秋自魯史

□其義不可考故未置學官致禮好學不倦於家亦孝及第未知此意耳致禮但讀春秋而不讀傳春秋未易可通馮京等曰漢儒初治公羊後乃治穀梁左氏最後出上曰漢儒亦少有識見者十一月庚辰脩撰經義所檢討洪州進士徐禧為鎮南軍節度推官中書戶房習學公事禧與吳著陶臨皆以白衣為修撰經義所檢討至是以選人入中書習學行檢正事初呂惠卿薦禧所為策二十四篇上善之曰禧言朝廷以經術受士人十已八九變矣然蹈襲人之語而不求心通者亦十八九此言是也觀禧文學晚政事宜試之於有用之地王安石曰中書檢正官如章惇輩朝廷當即有差除後更用人如有不稱艱於退絀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十四

欲置人為習學上以為然於是禧為之中書五房習學公事自此始七年四月丙戌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觀文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韓絳依前官平章事監脩國史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呂惠卿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己丑王雱為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又詔特給俸免朝謝許從王安石之江寧仍脩撰經義又詔王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參知政事呂惠卿同提舉九月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崇政殿說書呂升卿同兼修撰經義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五月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

卿是日乙丑進呈經義上曰所辟檢討劉谷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須有補於脩經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俸令教小兒而已安石時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言蓋為惠卿發也餘見王安石呂惠卿等六月丁未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周禮詩義已奏尚書有王雱所進義乞更不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安石雱詩義安石雱皆不悅故升卿有是言然亦不能解也王安石上詩書周禮義序詔付國子監置之三經義解之首先是安石撰詩序稱頌上德以文王為比而上批得卿所上三經義序其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十四

發明聖人作經大旨豈復有加然望於朕者何其過歟責難之義在卿固所宜者傳於四方貽之後世使夫有識考朕所學所知及夫行事之實重不德之甚豈勝道哉恐非為上為德之義也其過情之言可速刪去重為修定庶付有司早得以時頒行及進呈上曰以朕比文王恐為天下後世笑卿言當為人法恐如此非是安石言稱頌上德以為比于文王誠無所海上曰聞雖文王之詩皆文王感德周世世脩德莫如文王朕如何可比兼如陟降庭止之類朕豈不自知其不能邪須當改之但言解經之意足矣安石曰陛下誠或未能事事如是然陛下於陟降豈有愛惡之私心乎是乃所以為直也已上聖所懷深仁諫指臣敢

不奉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遂改撰以進上乃頒行之 九月辛未王安石言臣子秀奉詔撰進詩義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大詞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為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有所未安所有經句改定諸篇謹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并於新本略論所當刪復之意詔安石并刪定呂升卿所解詩序以聞呂惠卿白上曰兩日前余中葉唐懿來為臣言安石怒臣改其詩義中等皆與臣同進呈安石以為忘之當時只進呈詩序今但用舊義耳臣意以為未審遺升卿往訊之果然升卿曰家兄與相公同改定進呈安石怒曰安石為文豈如此賢兄亦不至如此此曾改所為訓詁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五

亦不識臣甚恠之而未論其恠之意此為人所間耳臣之弟兄於安石陛下所亮云云上曰安石無它意經義只為三二十處訓詁未安今更不動序只用舊義亦無害惠卿曰安石欲并序刪定置局修撰非一日今既皆不可用而轉官受賜於理何安臣亦當奪官上曰豈有此理惠卿曰然縱朝廷不奪臣何面目安石言垂示萬世恐誤學者洪範義凡有數本易義亦然後有與臣商量改者三二十篇今市肆所賣新改本者是也制置條例司前後奏請均輸農田常平等初無不經臣手者何至今日遽不可用反以送練亨甫臣雖不才豈至不如亨甫上曰卿不須去位惠卿曰臣豈可以居此 十月參知政事呂惠卿出知陳州

十二月辛亥王安石上再撰詩關雖義解詔并前改定諸詩序解付國子監鑄板施行

置武學

熙寧五年六月乙亥樞密院言仁宗時嘗建武學既而中輟乞復之

慶歷三年五月丁亥置武學八月戊午罷之

詔於武成王廟置武學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凡使臣未參班并門蔭草澤人許召京朝官保任試教人材弓馬應試武舉合格者方許入學給常膳習諸家兵法教授官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及前世忠義之節足以訓者講釋之願設陣隊者量給兵伍肆習在學及三年則具藝業保明

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四

六

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路巡檢監押寨主白身與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三年無遺闕與親民或巡檢如至大使臣有失兩省或本路鈴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領者並與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仍差兵部郎中韓鎮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初樞密院修武舉條令不能答策者止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恐入官太冗兼近方學究但知誦書及愚魯不曉事廢之今又置武舉墨義一科其所習墨義又少於學究所取武藝又不難及則向時為學究者乃更應武舉若收得如此人作武官亦何補於事上曰朕亦語密院以墨義不可用至是垂進呈武舉條制乃悉從中

書所定 閏七月壬子詔武學生員以百人為額過科場
前一年委樞密院降宣命武臣路分都監及大臣轉運判
官以上各奏學堪應武舉者一人其被舉人過生員關願
入學者聽仍免試生員及應者不過二三百人春秋各一
試步射以一石三斗馬射以八斗或弓八斗矢五發中的
或別習武伎副之策略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者並為優
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為額三班使臣無職罪及私罪情輕
仕族或草澤人無違員亦聽入學量試馬射以六斗步射
以九斗策一道孫吳六韜義十道以五通為合格春秋試
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
院不應格而曉術數知陣法智略可用或累試優等悉取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十四

旨補上舍武藝又進者樞密院審察人材旋加試用
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以下至旋試用並以選舉志
增入實錄武學言乞在學生員春秋各一試至三十八
為額及三班使臣至五通為合格並係之八月八日今
并從本志入此又實錄六年八月一日與此相重略不
同處今兩存之
九月辛酉詔武學士試大義十道分兩場從御史劉孝孫
請也後試武舉人亦如之 六年八月壬戌朔武學言春
秋試法內舍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
樞密院補上舍生雖不應格而能精曉術數陣法智略可
用或累試策優等別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略累在下等者

復降外舍上舍無過三十人別齊增給食如累試又優等
及武藝進者上樞密院審察人材試用從之 十月戊寅
三班奉職神珣為右班殿直開門祗候武學教授初三班
使臣入仕年已及格常調官者雖有法試尤草略至是命
立新格程其能否而進退之珣弓馬策問皆入高等特擢
之 七年二月樞密院言武學補試生員前此無立定時
限四方游士困於伺候乞隨在學上舍生以春秋二時引
試仍下進奏院通行庶使遠方通知朝廷招豫之意從之
八年正月甲寅詔罷諸將參謀初置三十將許舉武學
生充參謀諫官范百祿言邊事未有機警何用布衣參謀
徒長奔競耳 三月庚申中書言進士王致堯狀伏觀條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十四

制武學比科場開設自來進士唱名後四五月間方始差
官兵部鎖試發解以此致進士兩處投下文字失解後旋
省兵法權習弓兵意務苟進就試日多懷匿文字飾以虛
辭弓馬不甚精習不惟有誤朝廷緩急使用兼使學者不
專其業欲乞將來武舉與進士同時差官鎖試欲依所請
詔自今武舉與進士同差官鎖試 五月丁卯太學進士
楊俊權武學傳授候一年召試俊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
議特錄之 河北第八副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
學召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
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口直射二
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

為說以曉習射者 七月詔武舉人先試孫吳六韜大義
共十道為兩場次問時務邊防策一道與監廳人同考試
馬軍司試弓馬差官監試武舉試格前後參錯至是始加
裁定 八月別試所言武舉人試孫吳六韜大義六韜本
非完書義理訛舛無所考據欲止於孫吳書出義題從之
十年六月癸未詔武學教授以四百員為額 元豐元
年閏正月丁亥大名府元城縣主簿吳璋上所注司馬穰
苴兵法三卷詔送武學看詳其後武學言有可采詔璋候
武學教授有闕試兵機時務策各一道取裁 六月癸丑
詔武學上舍生在學一年不犯第二等過委主判同學官
保明免解從上母過二人內於貢舉法自應免解及已該

並錄學本末卷之二

九

免解後更又在學二年以上無殿罰免間試 六年四月
壬申詔宣德郎武學博士蔡碩罷博士專編修軍器什物
法度仍支舊任職錢先是監察御史王相奏近武學補上
內舍生其博士蔡碩以脩軍器法製權罷職事之權差官
考試
案碩自元豐四年以兼編脩除本學直日外餘悉不復
總領已一年有餘且博士職專教導而碩一月之間詣
學者不過七八碩知力不能兼當辭其一而乃利其俸
入不自祈免者蓋時兄確為宰相而人莫敢讓故也如
此何以示天下故有是命

教陣法

熙寧五年五月壬寅詔以涇原路蔡提教陣隊於崇政殿
引見仍頒其法於諸路先是提在涇原建勤武堂諸將五
日番上教閱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三鼓而出之並
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為擊刺
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聞金即退騎兵亦五伍為列
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點閱完補及赴
教再閱之隊中人馬皆彊弱相兼彊者籍姓名為奇兵隱
於隊中遇用奇則別為隊出戰涇原路內外凡七將又涇
儀州左右策應將皆馬步兵各十陣分左右自第一至五
每閱一陣此其大槩也上善其法故頒焉 六年五月庚
戌詔諸路經略司結隊並依李靖法三人為一小隊五人

並錄學本末卷之二

一

為一中隊賞罰候成序日取裁 十二月己亥上謂輔臣
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得意者為隊已令李浩試之懿
洽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
為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
不可 庚辰上復論司馬孫吳及李靖團力之法王安石
曰古論兵無如孫吳者以其粗見道故也如日有短長月
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勝觀奇正之
變不可勝窮蓋龜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知奇
正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
則變無常至於能用奇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
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

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故能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上善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詔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搏執以觀其孰勝則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司各為一法試其可否 上又論兵以為能知陰陽五行之理而役使之則盡矣要在通理而已安石曰天地乃為陰陽五行所使通陰陽五行之理是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所為無不可者何但兵而已 丁亥詔程昉於汜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製造戰車上修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二府講求而有是詔 七年二月丙子上批已

皇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十一

降旨令呂惠卿曾孝寬比較三人五人隊法可疾速比較具事實以聞後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隊法 三月上惠諸將行軍都無行陣之法安石曰若要用兵先須朝廷因古人之宜討論法制然後擇將帥授之兵乃可用今人人以私意妄相搏擊殊無法制人命至重誠宜早計深慮 六月甲午上諭結隊法因歎州兵之難以謂今人遺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自無人况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陣之變出於自然非強為之耳韓絳曰臣昔嘗請置講說之官今欲令諸路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长立以為法上可之乃詔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采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

聞 十月上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道近侍李憲付鄜延帥趙鼎講求推及諸路詔高曰陣法之詳已令憲面諭今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久失其傳今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高曰近今李憲齋新定結陣法并賞罰格付卿同詳議施行可否及因以圍口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以了當宜令李憲齋赴闕於是高奏臣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像旗五人即充五十並

皇鑑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十二

相依附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在右像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像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為旗頭今自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像旗次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推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三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仰推隊軍旅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交敵體

被重殲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猶為
精密此蓋陸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四
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
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十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
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
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帥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帥屬
之州長五帥為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
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
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間胥族帥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
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
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

通鑑卷之六十七

十三

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
吾以實形之然其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
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臣
誤蒙訓諭早暮以思偶有所見不敢不盡據兵志四卷十
月事附見當考八年二月戊寅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
分數不齊前後抵牾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宜極其可取
者草定入軍法以聞初詔樞密院按唐李靖兵法世無完
書雜見通典離析謬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
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正中
書刑房王震提舉脩撰經義所檢討曾啟中書吏房習學
公事王白管勾國子監丞郭達原校正分類解釋令可行

後又差樞密副都承百張誠一入內押班李憲震達原行
視寬廣處關殿前司差馬軍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
以步軍副都指揮使為都大提舉誠一憲為同提舉震達
原然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部隊將勾當公事凡
三十九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投兵二萬人為
率為七軍內虞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
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
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是為二千八百人上
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
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
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

通鑑卷之六十七

十四

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臣通曉其
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
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
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
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
軍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各一軍為二虞軍
左右廂各二軍為軍四廂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
後二軍共為九軍本朝祖宗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
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
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
即殿前都虞候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

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荃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茅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荃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於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故有是詔 太學進士楊傑權武學傳授候一年召試假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錄之 九年四月己丑上與輔臣論營陣法以謂為將者少知將兵之理且如八軍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五

六軍皆大將居中 大將營夫心也 諸軍則四體也 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 攻其左則右救 攻其右則左救 前後亦然 則兵何由敗也 五月辛酉詔諸保甲可依新除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給之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像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 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隊中其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 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詔近分配殿前步軍司標排手教頭五十九人可令逐司所管槍手均選踏捷輕健堪教之人每名各教九人令阮根往來巡視指

教賈遠燕達按閱候教成日取旨引見後賈遠燕達等言近降東南隊法五人為一小隊一人牌手二人槍手二人弩手五小隊為一中隊兩隊為一大隊今阮根反以八人為一隊又減大排一增小排二減弩一增弓二與東南所用器仗不同乞止依東南隊法以弩手代小排若去敵稍遠則施箭鑿近則左手持弩如小排架隔次第右手執刀劈斫庶與長兵相兼從之仍令槍手兼習標 六年二月己酉詔燕達王淵取一軍合用人將按試營陣先是上親以古兵法製九軍營陣凡出戰下營互變分合作止進退方圓夫直肆習皆盡其妙至是命燕達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元祐元年二月殿前馬步軍司言準朝旨相度到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六

高翔上言乞依舊教閱御陣事欲於教陣日與新陣相兼詔遇教陣隔旦更互教習所有元豐七年六月甲申指揮勿行先是祖宗置九軍營陣為方圓曲直銳凡五變為五陣遂罷教習御陣至是復以舊陣互教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

馬政

治平四年十一月先是環慶經略李肅之部延陸誥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本路無口草官地又密通西界難以與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 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已租佃者令人租以給寒月芻豆乃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北馬五百匹往交城 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豈羣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無以責成效令中書擇人充使卿舉判官冀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一

馬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羣牧判官台符蒲陰人也尋詔台符及劉航刪脩羣牧司勅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 熙寧元年二月羣牧司言樞密副使邵亢請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利案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馬立萬匹為額匹占田五十畝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洪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租佃收草粟以備寒月之用從之 八月羣牧司奏請兼監牧通判並三年一更以馬死數定其課即能在任與諸監使臣協心幹集有勞滿日應賞者委羣牧司保明聽再任兼監牧知州誅賞準此從之 丁未詔陝西河東各市馬每千匹京東路三百匹仍

增其直並赴衛州監牧司陝西轉運副使口湜言乞候邊事寧息收市 上批邊事未寧民力宜且安養不宜別有發擾宜從湜奏丙寅詔河北馬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路例供備錢助買馬其先給官價錢並增之仍責內庫珠千餘萬給其用 九月乙酉劉航為河南監牧使崔台符為河北監牧使先是樞密院言舊制以左右驍驍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庶牧之政今欲專任責成分置官局乃詔河北河南分置監牧使都監官各一員以河南監牧並為孳生監在外諸監分屬兩使其官解河北於大明府河南於河中府後從西京諸監官吏委監牧使奏舉按劾仍不隸羣牧司專屬制置使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二

又詔樞密院不領於制置使仍省羣牧都監一員 十月庚子朔樞密院言河南河北監牧使欲令每年各許同口奏舉有牧地縣分選人知縣令主簿充京職官共五員理為舉主 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監牧使所管地遠遼若非許令舉一二屬官與之協力恐難辦事今於京官以下各舉一人供奉官以下各舉二人充勾當公事並理本資等十數年後歲考漸深或授以逐州通判或本司都監庶幾共濟早見成績 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植場繫之別封格以備買馬 十二月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言應牧地民戶已占佃者乞並令具所出租稅自今盡歸本司費用從之 三年五月羣牧判官

王誨上羣牧司編物十二卷行之 十二月己卯詔原渭州德順軍自今三年買馬三萬匹買馬官以十分為率買及六分七釐轉一官餘三分三釐均三等每增一等更減磨勘一年歲給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綱絹共十萬與陝西賣鹽錢相兼償馬價初三州軍買馬三年共萬七千一百匹而羣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秦馬歲不下萬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買馬司於原渭德順三州軍皆選良馬售以高價於是秦馬法壞類多死損枉費錢帛故有是詔 四年十月庚午同僧起居注曾孝寬言相度到諸班直諸軍牧馬乞不下槽牧放許民出租請佃牧地及合立條約等利害詔馬自來年更不下槽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五

牧放其五箇月合夫草料令三司速計置內外班直諸軍馬舊以夏初出牧迄八月上槽凡諸士之有馬者利其草粟之餘與僦衣糧舉族護視之及其出也數馬一團人出而未至牧與自牧而歸者常數日草粟無所給方其口牧畫繫之於棚不得卧休夕就野而牧卒有震雷風雨不知所在有得之數十百里之外而潦霜露之不時而感寒疾往往而斃者十常三四被病而歸死槽樵與納換者不在數圍人歲被榜罰者常以千數又牧地多占良田圍人侵擾閭里棚并科率無算歲公私苦之故命孝寬比較相度及詔下人以為便計租入以補草粟猶有羨云其後上論牧事王安石曰牧馬每數千番患輒復災耗減吳克曰比

以不下槽故無耗不然死者眾矣而論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補上槽芻秣之費安石曰以草地給耕者則所收穀非但官租而已昔人用兩石粟易一石糶以養鴈鶩重食故也今賦牧地與民耕以廣民食則芻秣雖稍損於公家不足惜克曰見租已可足芻秣九分之費而未租之地尚多也 六年四月先是文彥博言議者多欲賦牧地與民而欲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賦民為便仍乞汰諸監不堪配軍馬量留夫填馬鋪廂軍人員外並發赴河北等州軍估賣詔元絳吳審禮蔡確詳定以聞 五月甲辰樞密使陳升之兼羣牧制置使 八月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五

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領養馬者戶一匹有物力養馬者戶二匹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予府界無過二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除糞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十戶為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馬在五路者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 十一月壬戌上問養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餘貫乃養得一馬若今洮河蕃部養馬所費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馬因地宜馬

又蕃部以養馬為業極便利所省錢計不少而坊監地賦民所收地利又不少上因論三代兵政以車馬為急安石曰今用車即不須用馬但以人挽車省芻糧無奔警未必不勝用馬譬如古用簡冊今用紙雖三代聖人復起必不復用簡冊恐以人挽車亦如此上曰車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聖人但隨時制法故用馬耳 七年四月乙亥廢原武馬監淇水二監合為一 丙戌王安石罷相韓絳代之 十二月甲申王安石議廢監牧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匹以備非時官買乞檢會施行戶馬法始於此 四月癸酉三省樞密進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五

呈比撲馬數樞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負馱中書比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生馬數足而歲可省官錢五十三萬貫地利在民尚不計數凡牧監歲牧馬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二百餘匹而中書摩畫熙河買馬未及十箇月比舊已增九十餘匹上令中書施行而吳充固爭以為監牧不當廢若西北旅拒馬不可買中國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大馬後來孳生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日認定驢牛中書使云驢牛中書却要臨時買驢以供負馱豈不驢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須令五戶或十戶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令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

被配率出錢此所以為緩慢今中書計算若遇要驢時用見今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時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為虧損百姓此所以異於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生梗豈可負馱也 庚辰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坊廢教閱人既未可頓減遂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今計較所省錢糧不多且可仍舊 己丑詔沙苑監隸羣牧司餘十監及河南北兩監牧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四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匹堪給馬鋪兩監牧歲費及所占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

六

牧地約收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緡計所得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稱失故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 元豐三年正月辛卯羣牧司言牧廢監租課等錢共百一十六萬緡有奇詔羣牧使韓鎮副使張誠一並賜銀絹各三百餘緡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 四年七月丁亥權發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糧草所用錢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買數不多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絲帛博提點刑獄官開封府界差官提點 十二月甲申知成都府呂大防言欲編排四尺二寸以上馬百匹進呈如堪配軍即乞依此收買從之

七年二月丙子先是提點京東路刑獄霍翔言齊淄等州民號多馬高城一縣養馬三千壯馬居三之一臣近因巡歷察視民養馬雖土產者骨格亦高大可備馳突之用兼齊州第六將騎兵多是東馬與西馬無異雖民間比官中養馬所費易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則無以為勸緣民之所免者在於支移折變夫賦盜數出賞錢保正保副大小保長催稅甲頭保丁巡宿十事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縣勸諭願養馬之家已應募者計馬四百四十八壯馬二百六十三壯馬百八十三然未見所免之利而願養者已多乞應諸路鄉村戶不拘等第高下如願養馬並許自陳除依條分番教閱及覺察同保違犯并勾集追捕賊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盜外與免十事內有田五頃許養馬一匹五頃以上二匹十頃以上物力高強恐妨差使不在養馬之限其壯馬須四尺二寸以上壯馬四尺三寸以上大縣無過五百匹許養壯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驗當日放散外更餘約束一依朝廷追降民馬指揮上批送吳居厚相度居厚言為政實為國家大務其次莫如財利民之安平又無若制禦盜賊今轉運軍須年計大半出於折變之物稍有侵耗即無從補助自保甲之法行於諸路其正副盡得一鄉材武之士幾察賊盜所在衰減今募民養馬之法若與免大小保甲支移催稅甲頭春夫賦盜賊出賞錢保丁巡宿十事實使公私可施行手詔三省樞密院進議京東西

保甲養馬事以謂當留與兩路使者以決可否推朝廷大政廟堂之上今所自出若恃心買糧穀及以茶而并為一司今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用茶折而價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自事局既分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今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為職務相濟從之仍以茂物專提舉買馬監牧兼同提舉茶場其雅州名山茶令專用博馬候年額馬數足方許雜買 六年六月乙丑兼同提舉成都路茶場郭茂物言昨準詔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倚法以害為政茶價每畝有增十餘千者恐善馬歲不入上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十五

七月壬申知延州劉昌祚言乞量減監牧司年額馬數增買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著落從之仍於河中府第八將下左右番增置馬軍三指揮於諸將步軍額除之昌祚言軍事之先莫如馬政人雖千百可招呼而集馬雖數十軍可容易而得須是素養有備乃可應敵加以廊延比之諸路非產馬之地難以畜牧永樂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時牧養幾日費用幾何能集是數以累歲不費之用乃失於頃刻之間寧不惜哉俗謂人強馬壯若能如此可謂兩全儘或強弱不齊適足為累故馳逐應急取勝非馬不能今監司所賦率低小病患不應格式乞預支緣錢委運將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得旨特許行廊

延一路

兵志云七月知延州劉昌祚請減監牧司年額馬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蕃落留苑監擇日馬為馬種從之留馬種在九月十三日

八月甲申提舉經度措置牧馬司言已遣官詣諸路選買牝牡馬上京乞諸路專責監司一員提舉從之令諸路差私疑無堅決定論反求可於將命使者自非明於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觀望指議二三破壞其事可更審詳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當具所見事理論奏苟無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協力奉行時五年二月也於是悉施行之
霍翔三年八月除京東路憲六年十月從成都七年二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九

月十三日提舉京東保馬舊錄載霍翔奏及手詔並於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今附八月丁丑又疑手詔不在五年當是六年冬末或七春初也

五月辛酉提舉京東保馬霍翔言買馬法無過八歲及十五歲給公據斥賣竊以壯馬十歲方壯牝馬十七歲猶生駒乞許買十歲以下壯馬十三歲以下牝馬丙申中書省言熙寧二年天下應在馬十五萬三千六百三十匹詔兵部取索內外馬數比較以聞

軍器監

熙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具所總攝

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選官奏舉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三司事業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胄案馬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之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 七月甲寅置內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仍別差官提舉 八月庚寅判軍器監呂惠卿言乞撥三司胄案吏赴本監及東西八作司廣備指揮專隸軍器監 十一月丙午詔軍器從之仍詔廣備指揮專隸軍器監 十一月丙午詔軍器監以殿前馬軍司所相度鞍轡樣計在京諸軍馬製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是日上始以邊樣皮鞞小鞍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十

本鞍長韃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騎者隸諸軍後上批昨降鞍樣慮數多計置未集聞諸軍亦有私鞍大約及新樣若能自置即給價錢 十二月丁亥詔同管句都水監丞程昉於汳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脩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為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是詔 壬辰軍器監言弓匠李文應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詔補三司守關軍將以教工匠 七年正月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獻槍刀樣詔送殿前馬步軍司定奪又上編成弓式初在京及諸路造軍器多雜惡河北猶甚至其所製兵械皆精利其後遂詔齋新造軍器

付諸路作院為式遣官分諭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謀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逐司每準朝廷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同奏非獨專持舊說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說之當否遂從而寢苟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工師有人焉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為然乞從本監奏乞就一司同議上由是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皆以為便而施行焉 二月庚辰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巧以牛皮為棹木製車上蔽塵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 五月庚戌詔入內供奉官衛端之追兩官免鞍傳弓弩院工匠

皇宋通鑑卷七十五

俞宗等十人黜面配京西牢城端之被差者驗弓弩不堪修者折剝乃以雜色弓三十五萬餘張赴折剝所內角面十二萬可修計實費錢七千餘貫犯在疎決前上曰是以可弗懲乎特黜之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減磨勘四年至是坐枉費得罪 呂惠卿家傳惠卿判軍器監時禁中亦置造作所中官衛端之編排弓槍庫雜色弓七十餘萬張其當毀者四十九萬張已毀十七矣惠卿遣屬官李稷詣諸庫覆視之得其以良為惡而未毀者十餘萬請復存之案端之得罪時惠卿已執政矣或是惠卿先發端之罪及執政乃行罰也家傳又以端之得罪係遣郝質詣軍器監前

郝質詣監已附正月十三日更須詳考之

九月丙午內出殿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 十一月乙未朔上批累降指揮令軍器監具可用戰車制度奏聞至今未見將上宜令速詳定進呈 八年四月甲子上批軍器監初造軍器樣制雖多未應所用朝廷間有需索多無見在可令計定河北三處合用名件所闕少數製造其無用者毋得妄費財力 十月辛亥軍器監言造將下鞍轡五千副乞下河東等路采買生曲材造鞍橋上批合材已自堅牢堪用不須枉費財物可罷采買 十年四月丙申詔軍器監置主簿及勾當公事官各一員丞主簿互差從判監范子奇請也 十一月丙辰軍器監言天下軍器今

皇宋通鑑卷七十五

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編排以五千人至千人為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檢點從之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軍器監奏請將官皮甲以生白絲染紅代犛牛尾為澀水上批絲可惜宜用他毛代之 二年十月詔軍器監出黑木風羽紅木風羽白木四風羽弩箭總百三十萬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下各五萬 四年七月甲辰涇原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脩渭州城置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床子等弩索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為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

器監言弩每座重千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五年六月丁巳軍器監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萬河北無竹筭乞依定州用樺木筭從之 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都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制樣尚恐未殫求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聞鄜延路經略使劉昌祚屢請戰聞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馬承受霍丙論昌祚令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具繫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遞進呈 九月丁巳上批付劉昌祚得所進器械具悉今於京師見作軍仗賜卿金線馬槁弓十神臂弓二將官甲馬軍甲偏接甲各一斧合竹馬槍馬軍刀步人刀各五藥竹步人排刀各一標二透蝎尾馬黃弩格一以備出入

並載新書卷之七十五

一三

卿更者閱具便否以聞 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軍器監創造床子大弓二張強於神臂弓獨轆弩較之九牛弩尤為輕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 十二月奉議郎編脩軍器什物法制蔡頌為軍器少監上批頌於器械工作程式極為究心頗臻智巧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五月庚子專一製作軍器所隸軍器監 注文詳見潘汧河

試刑法

熙寧元年秋七月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婦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韋阿大嫌其阻謀夜以刀殺之已傷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

理寺論其罪用違律為婚殺貸阿云死知登州許遵言當論如物律詔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乞送兩制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與安石議異安石本不曉法而好議法強主遵議特與光異及執政遂力行之然議者不以安石為是也 二年八月乙未朔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物施行先是呂公著等定按問欲舉如王安石議詔依所定於是審刑大理寺官齊恢王元師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不當中丞呂誨與諸御史亦皆論謀殺不當用首法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者而已殺者不可首呂公著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會富弼入相上令弼議而又

並載新書卷之六十五

一四

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與也 癸卯司馬光言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法謀殺刑名被劾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乞赦劉述等不報 己巳罷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為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蘄州先是昌齡言臣累論辨謀殺之法非是遂貶 二年三月丙辰詔審刑大理刑部詳議詳斷詳覆官初八以三年為一任再任以三十月為一任仍逐任理本資序其吏賜都數比較逐官斷罪有無失錯稽違及駁正刑名分三等第給之京朝官選人歷官二年以上無賊罪雖有餘犯而情非重害者許兩制

刑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同罪舉試刑名如無人舉試但
歷任有舉主二人或監司以上止有一人皆聽乞試試日
許齋所習文字就試每日試一場每場試案一道每道刑
名約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並取舊斷案內批揀罪犯攢
合為案至五場止仍更問刑統大義五道其所斷案具鋪
陳合用條貫如刑名疑慮即於所斷案內聲說所試人斷
案內刑名有失令試官逐場具錄曉示錯誤亦許試人再
經試官投狀理訴改正其斷罪通數及八分以上須重罪
刑名不失方為合格其考試關防並如試諸科法初議謀
殺刑名上恠人多不曉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誠少人習中
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斷人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一

罪又不可不盡理上曰須與選擇數人曉刑名人可也他
日曾公亮在告上諭陳升之曰法官事不見將上學校事
亦不見商量中書諸事都未有端緒曾公亮又已疾病相
公方壯且勉力為朝廷立事古人愛日與草木同盡誠可
惜也於是定議降詔試法官蓋始此 六月辛巳司勳員
外郎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權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
問欲舉法台符聞之舉手嘉額曰數百年來誤用刑名今
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有此投 九月己亥命崔台符
曾布未溫具考試官法 六年三月丁卯詔自今進士諸
科同出身及授試監簿人並令試律令大義或斷案與注
官如累試不中或不能就試候二年注官曾應明法舉人

過科場願試斷案格排於本科本等之上 己巳詔自
今試法官斷案刑名約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四月甲戌
以朝集院為律學賜錢萬五千緡於開封府界檢校庫出
息以助給養生員置教授四員請給人從視國子監直講
命官舉人並許入學試中官給食每月公試一私試三公
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
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三事至五事 戊戌詔比詳
應明法舉人止願依法官條例斷案大義者聽如合格仍
編排在本等之上今定所試場第及考校樣行之仍改
先降指揮明法為諸科如敢冒應諸科人名試法許人陳
告賞錢百千同保人永停取應 七年十月壬子中書言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十二

今欲應得替台守選人歲限二月八日以前於流內銓投
狀試斷案二道或律令大義五道或義三道差官同銓曹
主判官撰式同考試第為三等中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入
優等者依判司例升資無出身者賜出身如試不中或不
能就試者及三年與注官即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其錄
事參軍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試判亦不免選詳見前定
八年閏四月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餘循資堂除
差遣免試其京朝官即比類推恩 八月壬子命池州司
法參軍孫諤編定省府守監公使例冊條貫又命諤監制
勅庫諤邵武人即舉進士試法中第一故以此授之制勅
庫用士人自諤始 七月詔進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

官並先試律令大義斷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至是中書習學公事練亨甫言進士高科任簽判而使職官通與一州之事其於練習法令豈所宜緩前此習刑名者世皆指以為俗吏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者尚少又獨優高科不令就試則人不以試法為榮滋失勸獎之意故有是詔 十年五月丁丑詔使臣換文資試律令大義十道以八通為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並為合格中書取旨 元豐元年八月壬子詔自今科場考試刑法官並中書差官 五年十二月丙子詔諸承議郎以上及幕職州縣官并未入官人歷任無私罪徒及入已贓失入死罪并勒停口替後已經一任者許試刑法無人奉舉聽於吏部及所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三

在官司投狀乞試見在外任官及授黃河地分見闕者不許就試諸舉官試刑法者尚書刑部官大理長貳歲各十人侍從三省六曹御史開封府推官及監司各七人 六年四月壬戌國子司業朱服言相度入律學命官公試律學斷案考中第一人乞許依吏部試法與注官其太學生或精於律義斷案就律學公試中第一與比私試第二等注籍從之 元祐三年三月甲子吏部尚書蘇頌等狀看詳試刑法人自來每年春秋兩試準初秋試已罷即令每年只是一次春試若依條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闕日限顯是在煩欲乞將試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試其試人限當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闕免致逐旋申煩朝廷立限若

立此法亦令試人每年預知其試依限赴闕從之

論肉刑

熙寧二年五月丁卯上論謀殺自首事王安石因其論其故又論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盡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來即守此律不得如此類亦甚多上曰漢文帝廢肉刑是否富弼曰極是安石曰當時雖廢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兩支或瞎人兩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報其罪又強盜五貫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可刑而已弼曰此非通論刑者不可復寧雖欲自新其路無由除肉刑乃所以開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 九月上諭樞密院沙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五十一
三

門島罪人數多及廣南編配罪人多即竄還令與中書別議立法且欲復行肉刑呂公弼以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議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况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建今千餘年一旦用之必駭四海觀聽况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眾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

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上納之 三年
八月申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初
剛定編勅官曾布上內刑議上問執政曰布所言內刑可
即行否安石曰理誠如此即行亦無害但務斟酌所當施
內刑者布始為編勅剛定官即言立法必本於律律所未
安不加刊正而獨欲整齊號令是舍其本而治其末也因
乞先刊正律文詔布條析具上布言律疏義繁長鄙俚及
今所不行可刪除外凡駁其舛錯乖繆百事為三卷上之
詔布如有未便續條析以聞
司馬光云布素為王安石所厚使改定律文不知究竟
如何當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二十九

元豐元年九月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內刑至是復詔
執政議知樞密院呂公著以為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
內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履賤之譏吳充議復置園土眾以
為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剗刑公著曰刑而不
死則內刑遂行矣議竟得寢 五年七月壬午詔罷大理
寺官赴中書省議案自今每歲一次本寺以見在案盡斷
絕上中書取旨上因論刑曰先王之內刑蓋不可廢夫人
受形於天以法壞之故謂之內刑楊子曰內刑之刑刑也
周穆王訓刑大則五刑次則五宥又次則贖凡十五等輕
重有倫至漢文帝罷之若草秦之弊欲休養生民則可矣
如格以先王之法則不得為無失三代之時民有疆并分

別圻域彰善瘴惡人重遷徙故以流為重後世之民遷徙
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
猶未足以恃故又有遠近之別蓋先王教化明習俗成則
內刑不為過也

增吏祿

熙寧三年八月癸未上批問在京諸班直并諸軍所請月
糧例皆斗數不足內出軍家口虧減尤甚請領之際倉界
斗級守門人等過有乞取侵剋甚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
意宜自今每石實支十斗其倉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級
人等祿賜吉補關防乞取餘令三司速詳定以聞先是諸
倉吏卒給軍食數盈劫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是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三十一

且命三司條具於是三司言主典役人歲增祿為二一萬
四千餘緡丐取一錢以上以違制論仍以錢五十千賞告
者會赦不原中書謂乞取有少多致罪當有輕重今一錢
以上論以一法恐未當又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宜歲
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在京應干倉界人如因倉事取受
糧綱及請人錢物并諸司公人取受應干倉界并糧綱錢
物並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
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過致并與者減
首罪二等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加配千里外滿
十千即受贓為首者配沙門島若許賊未受其取與過致
人各減本罪一等為首者依上條內合配沙門島者配廣

南牢城仍許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門島三百千若係公人給賞外更轉一資以上人仍亦許陳首免罪給賞從之 四年正月辛亥詔三司應賣撲酒麴諸坊場錢每千納稅錢五十仍別封樁以祿吏 五年五月癸未詔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其受財者以倉法論 六年四月戊戌詔裁定在京諸司吏請給先是吏祿各有定式後以兼局增茶湯紙筆等錢僥倖相因略無限制而樞密院有言故降是詔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馬驥差往西川陝西又往湖南北兩路溪洞人如中書檢正吏皆一人兼兩人文字若不許兼請即誰肯任勞責者既是官有兩局若不許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三三

兼止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勾當處且今日食不足耳上曰一人兼五人處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員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無一員官兼五六處差遣者即豈有兼五七局之吏上乃追前詔廢之 七月丙寅詔樞密院減書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錢二千書令史五千春冬各絹五疋以汰冗養廉也 十二月壬申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祿除舊請外歲支錢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緡有奇 詔以熙寧四年後坊場稅錢撥還不足則以市易司市例等錢補之仍令提舉帳司歲考夫收數上中書時內自政府百司外及監司諸州胥吏皆賦以祿謂之倉法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

萬九千八百餘緡然皆取足於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後剩息錢等而今縣官歲入財用初無少損且民不加賦而吏祿以給焉 乙酉中書言增開封府等處吏祿以行重法上曰異時吏不賦祿而受賕輒被重劾今朝延賦祿而責人可謂忠恕矣 八年閏四月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絕私弊今聞却有以假借典質之類為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為防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使質當為名受財者告賞刑名論如倉法 十二月自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行重法以絕請託之弊其年京師諸司吏祿錢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及沈括為三司使當熙八年其年支吏祿凡三十七萬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五

三三

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云 元豐六年正月詔戶部尚書安燾同本部郎官立省曹寺監新舊吏祿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陝西折二錢

慶歷中陝西河東皆用鐵錢後用張奎議小鐵錢獨行於河東而陝西許用銅錢及大鐵錢以一折二然小錢積同華二州者凡四十萬緡熙寧初詔賜河東以鐵債之熙寧二年三月詔令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各具財用利害奏聞三年七月辛丑遣發運司管勾運鹽七田郎中劉忱同陝西轉運司相度本路興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薛向等請出上供錢帛二十萬貫正買本水場銅鉛四百餘萬斤運至陝西增鑄錢百萬緡以備邊也其

後忱等奏至多與向議協乃詔行之

本志係此事於元年七月誤也向二年六月乃除發運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銅錢因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行天下七年六月癸未秦鳳路轉運司請于鳳翔府斜谷置監鑄折五折十錢乞降御書字樣詔惟鑄折二錢八月戊辰詔鳳翔府罷鑄郿縣夾錫青銅折二錢以錢成擲之輒碎也九月壬戌是時關中錢法弊永興軍路安撫使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貫缺薄惡錢一斤則民間專行

者撫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而民間所行私大錢一以一小銅錢買而更鑄之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請盡買惡錢且母行鑄鐵錢相易事有司盡納偽錢請先於本路五銅錢監改鑄一年可竟又請改鑄所買惡錢秦鳳路都轉運使熊本言買惡錢及禁舊通行大錢銅錢相易皆非便請降錢式下所屬而禁用惡錢犯者論如法勿廢舊通行錢選官庫惡錢同所買改鑄之小變其撫為熙寧重寶今本路官錢受私錢已多者撫錢久廢公私百無一二今難以錢四十得偽錢一斤及銅錢千易當二鐵錢千其實鐵錢一斤才當斤鐵耳千錢為鐵六斤鑄為錢二千而以銅錢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錢多一年

改鑄未得竟也且民費千錢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錢才易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錢則方災傷民所有錢四亡其三何

以致災患議不同於是詔運司度利害以聞此據食貨志第六卷比實錄所書頗詳當用之八年正月丁巳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至遠然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都耀紅產青遠鐵冶所收極廣苟即治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總制營辦二月甲子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奏見管私鑄錢轉運司九萬餘緡常平司十一萬餘緡并買民間私鐵錢數十萬斤並當改鑄

省樣錢欲除永興華河中陝西銅錢監添匠鼓鑄外更於商號浴南增置三監廊耀權置兩監共九監改鑄永興廊耀河中陝去鐵冶遠第改鑄偽錢一年可畢商州洛南華號最近鐵冶可以久行廊州等五處候改鑄罷工匠併入商州等四監然後專鑄大錢從之仍委皮公弼總制管辦先是安撫轉運司出榜收買四等私錢一切禁斷通舊用錢而以銅錢易之以官庫見管并換到通用私小錢錢重行鼓鑄而熊本以為如此則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後條約惟揀缺薄漏貫字樣不明等私錢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銷毀應自來通用錢並令行使如故其官庫不堪錢錢等即別置錢監增口物料比省樣微加別異鑄熙寧重

此錢監之設

寶詔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數各計若干及如何措置以間至是轉運司條具來上故有是詔 三月丁酉詔秦鳳等路都轉運司相度所鑄大鐵錢約補足所廢監錢數及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 九月庚午岷州置鑄錢監令知熙州高遵裕轉運副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咸遠監所鑄折二錢用工少而得利多今岷州鐵冶暴發若增置一監歲可得錢四十萬故命置監馬後賜監名曰治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且可未得支用別聽指揮前已詔諸路通行今未審止禁在京或止諸路並罷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不煩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

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鑄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既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錢不信許於開封而復被決者又言有許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上又曰恐四方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世宗時極貧然何足為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朝

此錢監之設

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為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兩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安石爭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鑿何遽如此安石乃出 已酉侍御史周尹言臣聞錢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欲其通流而無滯或謂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錢不少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貴少利倍又訪聞得所在官中積聚者約有數百餘萬貴民聞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錢貨起初元以一當十後來減為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重貨一損其八若

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敢輒有奏請昨朱朝
廷差汪輔之往運路揀選鐵錢數不多今三司指揮更
不行用仍行改鑄就令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
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
貫以來計二三年間未滿數百萬貫况日課未必及三千
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錢即民間盜鑄
定亦不可止絕臣欲望將折二錢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
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
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者重辟而農商交易獲泉
貨通流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
萬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得用 十年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六月壬寅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且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
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
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今相度欲
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錢十萬貫却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
錢並從之 十二月甲辰詔鑄錢司並以元豐通寶為文
元豐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轉運司言興州濟眾監每
歲舊鑄錢四萬一十緡計支本錢二萬四千緡得息萬千
七緡應副茶場司今若依蒲宗閔奏請增鑄常使錢三萬
六千餘緡通舊錢及額錢總七萬二千餘緡共支本錢四
萬二千三百餘緡可得息錢三萬緡其宗閔所乞鑄一半
大錢欲並鑄折二大錢不惟便於行用兼省工費得收息

入茶場司足用外限一年撥還本錢從之仍令止鑄本路
見使錢 七年六月丙子詔陝西三銅錢監所增鑄折二
錢每監以五萬緡為額息錢賜轉運司

薛向等措置陝西鹽鈔

熙寧初薛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
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為鹽鈔本總又增二十萬
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兌
糧草有虛擡邊糧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
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仍命趙瞻制
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
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為額 八年中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
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錢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
商人欲見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
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
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
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
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置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
西鹽鈔又用市易務除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
而滯則送解池致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
故 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仍止三司額外出鈔復
詔三司講畫利害以聞 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

鈔溢額故債賤而易程費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權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今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債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商人鈔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為易舊符立期令買其全席鹽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為印識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池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潼漢等州是歲乃詔三司言相度

及再體問商人自來生產小鹽及隣接京東河北未鹽地分潼濮濟單曹懷州南京及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令通商及為外來小鹽侵奪販賣不行合依舊官自出賣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及開封府界陳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鄆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十一縣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繳到客人交引對此官賣課利不相遠即著為足法若相遠或趁辦年額不敷即依舊官賣從之先是張京溫提舉賣鹽頗增鹽價民不肯買則課民日買之隨其貧富作業為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重賞募人告以犯人家財充民買官鹽食不盡者留宿者同私鹽法民間騷怨

鹽鈔每席舊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餘商不入粟遺儲失倚朝廷疑之召陝西轉運司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官賣鹽為不便詔與三司議之沈括在三司雖不能奪公弼議然王安石方主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歲失官費緡錢二十餘萬惟乞將管城等十一縣并南京孟陝同華衛六州府通商而中書訖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與公弼共言官賣鹽不可不罷於是詔許孟陝同華河中六州府陳留等十一縣通商餘官賣猶如故云 元豐二年正月丙申上謂輔臣曰向以陝西用度不足出鈔稍多而鈔加賤遂建京師置鹽鈔之法本欲收鹽價飛錢於塞下而出鈔付陝西無止法都內凡出錢五百萬緡卒不能

救鈔法之弊蓋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王珪曰利不口不變法上曰大抵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才智僅能推行况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經始所當重謹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塞周輔措置南鹽

元豐四年三月戊子先是章惇察訪湖南口本路提點刑獄李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之法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郊置者邪險銳進素為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奏乞運廣鹽於江西即詔權發遣度支副使塞周輔詣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至是奏言度州

運路險遠准鹽至者有常數人苦淡食而廣東所產不得
輒通無賴姦民冒利犯禁習以盜販為業已與兩路監司
會議立法請罷運准鹽通販廣鹽於虔州以七百萬斤為
年額百萬斤為準備南安軍以百二十萬斤為年額三十
萬斤為準備均虔州舊賣准鹽六百一十六萬餘斤於洪
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等州軍關鹽出賣處不害准鹽
舊法而可通廣鹽詔令周輔限一月具立法已而周輔
具江西府廣東路鹽法并總目條上從之 五年三月乙
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
為患望稍變法以便民詔江東路提點刑獄范詢體量仍
下見提舉鹽事官曾仇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縣違法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九

因依以聞誼又言巡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許州縣
抑令置鋪賣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塞周輔元立鹽法
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日
錢大員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為
盜賊其將奈何 九月戊申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張
士澄轉運判官陳德等上本路八州鹽舊賣及今來相度
合增賣鹽數脩為湖南廣東西鹽法條約總目戶部言欲
依此推行候就緒令本路轉運提舉官同立法從之初塞
周輔言韶連柳道州可以通廣鹽數百萬代准鹽食湖南
故奉議郎鄭亶亦乞通廣東鹽往湖南路柳全道三州詔
送士澄德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監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鹽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朝議
未決帝以問脩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
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
罰罷遺利之端然忠萬戎瀘間戎界小井猶多止之實難
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帝悅其議遂寢然劉佐入
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千萬席 九年十一月侍御史
周尹言成都路州縣戶口蕃息所產鹽食常不足梓夔等
路產鹽多而人食有餘自來不禁販易昨成都府路轉運
司以相度賣陵井鹽場遂止絕東川路鹽不入本路及開
本路卓筒井自陝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險不能續運致成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上

都路鹽踴賣斤為錢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鹽一斤而
東川路鹽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
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入成都府路轉運司不得止絕勿
閉卓筒井但禁此後毋得創開罷官運解鹽商販入川聽
如舊其後詔般解鹽依客人例出賣不得抑配商販聽如
舊 元豐七年七月夔州路轉運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
置權鹽司

李稷等措置川茶

熙寧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言向來茶法之弊文彥博
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
既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

權茶所獲利無多矣吳充曰仁宗朝茶法極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緡亦不為少茶法因用兵而壞彥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許商人入蜀粟邊郡執交鈔至京師或使錢銀絹絹或香藥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稅之法立定分數不許從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買茶之下者苟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又法數變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壞如邊鄙無事法令不為小利輕變自無不行之法

食貨志云茶法自天聖以來屢易嘉祐初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為不便更法之意則主於擾民熙寧四年帝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彥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於茶法未有所變也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之茶與市即詔起杞計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稼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迺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而重禁權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猶未甚害也八年

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足以折腳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滯積都提舉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劉佐體量佐復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幾鹽法復難行罷佐宗閔乃議川陝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與官場更嚴私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矣

元豐二年四月癸卯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及舊界息稅并已支見在錢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十二

十六萬七千六十六緡辛酉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都大提舉茶場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言李稷沒於王事按稷領治茶事於五年間除百費外收獲淨利四百二十八萬餘貫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賜之土田又言文州與階州接界而兩路茶法不同階州係禁地見有博馬及賣茶場文州係通商地分兼龍州界亦係相連乞以文龍二州並為禁地又言永興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帶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偽造末茶其價高貴陝西之民良以為苦乞計置川路餘羨茶貨編入陝西路諸州軍出賣並依秦鳳等路禁茶地分條貫施行

又言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常患物貨留滯不免賤入貴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買茶都場隨宜增價出賣及博易諸般物貨却行變轉其所增利息並依川路賣食茶及陝西博易條施行詔並依師閔所奏李稷賜隸州官田十頃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後加為五十萬及師閔代稷為百萬

食貨志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口熙寧七年稅息錢四十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七年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歲額除充完官經費外並儲陝西以待詔用

六月乙丑東向提舉成都府寺給茶場郭茂洵言昨準詔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併法以害馬茶價每畝有增十餘千者恐蕃馬歲不入上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十月辛卯提舉茶場陸師閔言每歲所取息稅以百萬緡為額除應副別司年額外並於陝西等路封棧以待詔用從之師閔又言運鹽入蜀見計置萬三千席約賣盡得二分五厘之息又言準朝旨增廣茶法自措置以來以所起茶數及見賣價約息稅錢無慮四十萬緡而金州所置三場收息亦當不下六七十萬緡詔候及一年奏取指揮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舉成都府寺路茶場陸師閔

言此者實種民重立茶場法並用年終額外增利依江湖淮浙六路賣鹽條支賞其立額並其餘增虧比較賞罰並依課利場務法茶場司專條更不用管句官賞罰減監官之半而不給賞竊詳本司之法與天下課利場務不同如鹽酒之類皆以本息通立額而本司但以淨利為額今賣種民之法須當用去息別立租額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租額增則受賞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租額則受罰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詔茶場司並用舊條其戶部議法不當尚書李承之侍郎塞周輔各罰銅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彥員外郎并亮米各罰銅八斤戶部及都省吏各罰銅有差

師閔云賣種民立法而種民獨免罰當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舉茶法陸師閔言川茶之法肇於熙寧甲寅行之陝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東生聚之眾惟茶不可一日而闕若視陝右成法而歸利於公上度兩路歲費之數置官場於荆楚間和市歲計運致兩路率用陝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積以助邊費詔師閔條具以聞尋下兩路具到合用茶數及進呈詔寢之

朱本剛去云不行合剛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沒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書省言元豐二年提舉茶場李稷以息稅五十萬緡為額後陸師閔奏自立額後連歲增羨乞自七

年以百萬緡為額未知虛實詔權茶司具自二年立額後至六年所收息稅有無增刺及支費數以聞

周直孫等措置在京酒麴京東路附

熙寧四年六月丁巳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孫言在京麴院自來酒戶沽費不常難以口額累經更張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於麴數過多酒數亦因而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折其利為今之法宜減其數增其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苦而官額不虧矣請以一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遇閏年則添踏十五萬斤舊價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請增作二百文省舊法以八十五為陌請並紐計省錢便於出入舊額二百二十二萬斤約計錢三十七

十五

萬今額一百八十萬斤計錢三十六萬三年一閏十五萬斤計三萬貫又減少麥萬餘石及人工並無不虧元額錢數况免賒麴酒戶納小官錢借債契書公私費用不過每斤添支千文令用麴無餘官物無積况國初麴價錢二百文八十五陌 太平興國六年始減五十并具到酒戶情願事件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辛未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錢於年額減麴三十萬斤遇閏年增造萬斤均給從之 二年八月戊申詔在京賣麴以百二十萬斤為歲額斤錢二百五十候賣及舊額復舊價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定以一百八十萬為歲額斤錢二百後多不償及減歲額為百五十萬

斤丁者錢至二百四十猶不免通欠至是命戶房檢正官畢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孫同三司講究利害迺請減麴額為百二十萬斤斤為錢三百均給七十店今月輸錢周歲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吳居厚為天章閣待制京東都轉運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利比元豐二年前任官內租額增百七十九萬五千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額虧二十一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七十六

十五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七

神宗皇帝

州縣廢復分路附

熙寧元年五月廢慶成軍入榮河置軍使隸河中

舊紀上謂輔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據一方多置郡

縣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議併省之於是廢慶成

軍又廢昇平縣按廢昇平縣實錄已見四月末上語云

云似為新政併省發端今附見此新紀亦不載上語

六月廢隨州光化縣 七月廢冀州棗強縣富順監富順

縣並為鎮 三年正月廢安川雲夢縣為鎮 九月廢洛

州由周縣 四年六月廢綿州西昌縣入龍安神泉象州

武化縣向州夏陽州為鎮 七月廢賓州為信宜縣隸高

州台州赤水縣為鎮 八月廢橫州永定縣入寧浦桂州

修仁永寧入高浦 九月廢南儀州以岑溪縣隸藤州

十月廢漢陽軍為漢陽縣漢川縣為鎮並隸鄂州省恩州

清陽縣入清河又省慶州華池樂蟠二縣置合水縣 十

一月改吉州萬安縣為鎮 十二月丙子廢江陰軍為縣

隸常州又廢汝州龍興縣為鎮省瓊州合城縣又瓊山縣

隸戎軍安遠堡入閩遠堡 五年正月廢北京來濟縣滄

州統安縣為鎮忠州桂溪縣入墊江 二月己卯廢蓬州

良山縣巴州其章縣邛州臨溪縣嘉州平羌縣並為鎮

三月廢壁州白石行陽二縣入巴州通江 四月戊寅廢

集州為雅江縣隸巴州 五月廢慈州為言鄉軍隸隴州

省文城縣為鎮入吉鄉省鄉寧縣析其地入晉絳二州廢

連水高郵軍為縣以連水隸楚州高郵隸揚州鉅野關鉅

門縣復隸鉅州廢忻州定襄縣入秀容潞州黎城縣入潞

城省相州鄆縣趙州贊皇栢鄉二縣汾州孝義縣歸州興

山縣為鎮 六月廢兗州鄆州任縣為鎮入仙源南

和 七月廢揚州廣陵縣入江都 閏七月廢延州金明

縣為寨豐林縣為鎮廣州信安縣入儋州新興 八月辛

巳廢鄆州以管城新定二縣隸開封府省原武縣入每入

陽武榮陽榮澤二縣隸歸入管城廢滑州以白馬古板昨

城三縣並隸開封府省原武縣入每入

廢州狀奏聞乃下京西相度轉運使吳幾復等奏廢鄆為

縣罷採役支費實寬民力兼審問吏民實皆樂從而滑州

亦以狀言本州自天禧河決後市肆寂寥地土淺薄河上

差科頻數民力凋弊願府界與鄆俱為畿邑為便且庶幾

王畿四至地理形勢相等已而上又問執政曰聞鄆人不

以廢州為便然否王安石進曰此乃鄆民吏自乞又屬王

畿則諸事優使所省錢一歲幾十萬緡省州官十餘員鄆

州州役省四百餘人 己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

鄆隨房金均鄆唐八州為南路西京許孟陳蔡汝穎七州

信陽軍為北路甲辰廢杭州南新縣為鎮光化軍為光化

縣隸襄州 九月丁卯詔以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亳宿

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為東路壽盧新和舒濠光黃八州
 無為軍為西路 廢蒙州為立山縣隸昭州成都府犀浦
 縣成德軍靈壽縣州百大縣劍州臨津縣為鎮 十月
 廢儀州為華亭縣及安化崇信隸渭州乾州為奉天縣隸
 京兆永康軍為寨導江縣隸彭州青城縣隸蜀州 十一
 月廢陵州為陵升監以貴平籍縣為鎮隸成都府 十二
 月廢梓州永泰縣歸州西昌縣為鎮 六年正月置潭州
 安化縣升七星寨為鎮 二月廢果州流溪縣為鎮 五
 月廢復州為景陵縣隸安州仍以玉沙縣為鎮隸江陵府
 監利縣省施州永興寨置夷平寨 六月廢荆門軍以長
 林富陽兩縣並隸江陵府建寧縣為鎮 七月乙丑詔河
 北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司所部廣遠宜分為兩路以滿
 棟德恩莫滄瀛雄潭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寧永靜為
 東路懷衛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趙州真定府安肅廣信順
 安永軍軍為西路 庚午河北路察訪司言乞省併真定
 府并徑等二十八縣減官七十六員及役人三千二百二
 十七人從之
 七月十三縣八月三縣九月七縣十二月五縣共二十
 七縣陳瓘等奏集序云安石謂河北委屬民保可以減
 州為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初云云
 廢陝州砥石趙州隆平磁州昭德滄州臨津德州德平乾
 寧軍乾寧衛州衛新鄉邢州貴山平鄉懷州修武武德瀛

州東城景城江陵府枝江縣並為鎮 八月李官之請廢
 保定軍為縣遣官相視而求入軍衛之留軍為其詳官之
 以為官吏故縱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任河北
 民為用若如此不治後不可用官吏有生不能禁者及
 責保定軍卒不廢 置明州昌國縣廢澶州頓邱縣入清
 豐莫州長豐縣為鎮并廢鄆縣春州在陽春縣及以隸陵
 縣隸南恩州 九月廢真定府并徑河中府永樂濬州招
 安相州永和祁州深澤冀州新河陳州南頓縣並為鎮
 十月廢梅州入程鄉縣隸澶州省熙州馬駝寨 十一月
 丁卯廢德州及昌黎軍軍州為長蘆軍軍州在長蘆軍
 以昌化縣隸水寧軍軍州及華州軍軍州並為鎮
 永豐鎮為縣置熙州狄道河州枹罕縣 十二月廢金州
 平利洺州臨洛順安軍高陽大名府大名洹水經成縣並
 為鎮渭州置制勝關及安化縣以舊縣為鎮 七年二月
 割秦州大潭長道三縣隸岷州白石鎮隸長道廢遠州入
 連山縣隸平定軍廢平城和順榆社三縣丹州雲巖渝州
 南川鄜州三川並為鎮 四月壬辰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沈括言察訪浙東溫台等州自熙寧四年以後監司未嘗
 巡歷州縣事廢弛無人點檢蓋監司止在浙西乘船往來
 文移旁午指揮不一州縣莫之適從生民無所赴愬近郡
 因於將迎乞以浙東浙西及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提舉官
 六員分為兩路抗蘇湖潤常秀睦七州為浙西路置轉運

提舉於杭州提點刑獄於潤州越明發溫台衛處七州為浙東路置轉運提舉於越州提點刑獄於溫州從之

朱本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合併入口年口年九月十日丁亥勿復分路詔則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

從沈括所請矣朱本考之不詳遽削去今依墨本仍具

本月日然墨本既於此載沈括云云又於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載之亦誤也今止於此詳載削去彼書新

本考異殊不辨詰但依朱本蓋疎略耳

甲午分京東路為東西兩路以青淄萊登沂徐州淮

陽軍為東路鄆齊濮曹濟單州南京為西路先是鄧潤

甫等乞分為兩路財賦金穀並令通融移用至是下京東

監司相度如潤甫所請

新紀係此事於八年正月丙午誤也五年八月己亥已

分京西

五月復憲州從知太原府劉庠所請也 八月甲午併辰

州麻揚招諭二縣隸沅州 九月詔日者分兩浙為東西

路今有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

秀等州分之必至關事其母復分路

分路在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朱本削去墨本誤也其復

分路在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

八年二月辛卯廢羈糜懷遠軍古陽縣為懷遠寨迭昆縣

為鎮省鎮寧州禮丹縣入環州思恩縣並隸宜州 廢沅

州招諭縣及錦州寨入麻陽 閏四月廢秦州定遠縣遠

二寨為鎮隸隴州 七月復置真定府并陘縣徙治天威

軍縣治置軍使復河南府偃師鎮為縣廢緱氏縣為鎮

八月割昭州龍平縣隸梧州廢永州零陵寨 十一月割

渝州隆化縣隸南平軍 十二月復雲南軍雲安監置舒

州同安監 改秦州麻襍寨為堡廢真定府靈壽縣延州

延水縣隸州隴西寨並為鎮 九年四月己酉復等江縣

為永康軍以武城為軍使兼知縣事仍屬彭州以上批承

原軍正控西山六州軍隘口昨據張商英奏請廢為等江

縣若非軍官實欠彈壓可令復舊故也 五月丙寅詔復

分兩浙為二路初從沈括分路之請不半歲復合之於是

復分明年五月復有詔合為一路蓋以財賦不可分又已

責監司分定巡歷諸州縣歲適可也

初復在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

未復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復分十年五月復合

今附此

十二月庚戌即茂州汶川縣置威戎軍使 十年正月荆

湖南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北路近年廢荆門軍為長林

縣以隸江陵府此軍控制已弱備防百越今以為縣城郭

不完七兵減少不足以控制要會乞復建軍詔荆湖北路

監司相度以聞既而不行 四月丁未復冀州東疆武邑

二鎮為縣名瀘州小溪口新寨曰武寧 八月己亥呂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七

卿言河北分為東西路其於監司巡按甚便至於通融移
 用之法則不能無害如東路出絲綿絹西路統材木鐵
 炭而布無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補欲乞如江淮
 發運使之法於北京特置河北京東西路都轉運司選重
 臣以領使事應合通融移用財賦課利按察郡縣事件等
 委四路轉運司通管專以經制違計為任北邊之財庶可
 以充足 元豐元年正月復桂州脩仁鎮為縣 六月復
 鄧州方城鎮為縣唐州置南平軍南川縣劉通遠軍遷
 羊堡隸岷州 十月己巳復華州渭南鎮為縣 二年九
 月復孟州沁水鎮為縣 三年三月庚辰復置晉州趙城
 縣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為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姓輸

續修四庫全書

三

納解訴回遠歲失酒稅課不便兼竊考趙氏之先季勝生
 孟增並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繆王賜造父以趙城今
 趙城是也由此為趙氏乃是國家得姓始封之地不與他
 縣邑比故復之 十二月丁亥復置昌化縣萬安軍陵水
 縣五年復程鄉縣為梅州置兗州鄒縣 六月丙申詔應
 經併廢州縣今復舊者具元建議官職位姓名以聞上以
 併廢州縣出於使者欲以增剝役錢為功故令考察
 朱本改欲以增剝役錢為功但云要有申請今從舊文
 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一月辛丑復管城縣為鄭州以
 監察御史劉極及縣令周卯有請也 元祐元年正月己

亥鄭州復為奉寧軍戊午復濼州東城鎮為縣 二月乙
 丑侍御史劉摯監察御史王巖史言竊惟天下涵濡太平
 之恩久戴白之老不識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務
 增添議者謂益置郡縣以分治之乃其所也而此者聚斂
 之吏苟欲減役人收役錢以附會率爾之間遂行併廢不
 復問事體之如何人情之樂否益廢併之後州縣連遠有
 山嶺重複江河阻絕遠者十數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
 來於官者以言爭訟則百姓赴訴難以言賦稅則百姓輸
 納難以言豪強則官司彈治難以言盜賊則官司警口難
 以言死之則官司檢視難以言期會則官司追呼難乞自
 免役以來併廢過州縣軍監凡可復者皆復之以使民

續修四庫全書

八

又言自來併廢州縣雖省得役錢以為封植之利然酒課
 稅額虧失者不可勝計今復添官三數員祿廩至微酒稅
 之利自足備用亦於公家無所侵耗昔嘗親見廢相州未
 和縣為鎮之初永和之民相與號訴於官曰不知官中歲
 所利者幾何百姓願計其數均認之隨二稅以納幸留吾
 邑不廢也官不敢受其詞竟廢之陛下以此觀廢邑之人
 情宜復否也詔廢併州縣今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
 平司同共相度合與不合廢併以聞 己丑復晉州利川
 鎮為縣 復成都路導江縣為永康軍 閏三月辛卯復

慶州平戎鎮為縣四月己丑復祁州深澤縣 乙巳復西
 京福昌鎮為福昌縣 六月戊子詔復州縣知州軍縣並

堂選餘官吏部選差 癸巳復安州景陵縣為復州鄂州
漢陽縣為軍漢川鎮安州雲夢鎮荆南王沙鎮稅江鎮建
寧鎮歸州興山鎮並為縣 戊申復汝州龍興鎮桂州永
寧場為縣是月復衡州黎陽縣為通利軍 七月壬戌准
南轉運副使趙偁請復以宿州靈壁為鎮從之 十月辛
卯復象州武化縣廣州信化縣為縣 二年正月甲戌復
衡州新鄉鎮為縣 五月丙子復成德軍靈壽鎮為縣
六月戊子復懷州修武鎮為縣 辛丑復雅州百大縣
七月甲寅復劍州臨津鎮為縣 十一月壬戌復橫州永
定縣 甲子復西京穎陽洛陽縣 十二月壬辰臣僚上
言伏見熙寧元豐之間併廢州縣甚多其大要欲以省官
吏寬力役也近歲議者頗謂併廢州縣雖可以省官吏寬
力役而不能無害者封疆既濶則輸稅租者或咨怨於道
塗官吏既去則為盜賊者或公行於市邑以至訟訴追呼
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慮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勅
併廢州縣令諸路轉運運刑提舉司共相度合併廢具利
害聞奏緣此諸路已廢之州縣並多興復臣愚竊謂興復
州縣惟坊郭近上人戶使之鄉村下戶乃其弊也知其然
者州縣既復則井邑盛而商賈通利皆歸於坊郭此坊郭
上戶所以為便也復一小邑添役人數百役皆出於鄉村
下戶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勅相度幾
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復者下詔之初皆已復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七 九

矣其可以復可以不復者仍遷延至今况自朝廷行差役
法中外莫不以為宜而論者獨以地薄民貧之邑鄉村應
役之戶不多者難得番休為患也今諸路方且攀緣前歲
一時指揮而復縣不已增鄉戶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竊以
為非便也臣欲望聖慈特賜指揮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
勅更不施行從之 三年八月辛巳詔復荆南長林縣為
荆門軍

洛汭河等治附

熙寧六年十一月辛丑詔今冬不閉汭口今造棧戍海陵
先是權判將作監范子奇言汭口每歲開閉勞人費財乞
每至冬更勿閉口上曰舊閉口良有所費安石曰聞往時
所費至百萬上曰聞都省有碑言溝洫前通於汭水不知
自何時如此河底漸高安石曰今溝首皆深汭極低又觀
相國寺積沙幾及屋簷則汭河如此漸高未久上曰有汭
河來已久何故近方如此漸高安石曰舊不建都即不如
此本朝專恃河水故諸陂澤溝渠清水皆入汭諸陂澤溝
渠清水皆入汭即沙行而不積自建都以來漕運不可一
日不通專恃河水灌汭諸水不復得入汭此所積沙漸高
也 丁未王安石言以洛川把洛黃河自二十八日卯時
至二十九日申時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請以把洛汭
從之 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建言請為鐵龍爪以濬河
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沉之水底繫繩以船曳之而行官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卷七七

官黃懷信以為鐵爪太輕不能沈更請造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繩兩端砥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車絞之去來挽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完日又言開直河一道計者却九百萬物料三百萬夫工如懷信所造濬川杷即處處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開者只為近水開數尺即見水施功不得今但見水即以杷濬之無不可使水趨直河去處即一歲所省凡幾百萬物料夫工又汴河廣濟河諸斗門減水河自此更不須計工開浚但列百千枝杷永無淺礙也 七年四月庚午詔置濬黃河司差范子淵都大提舉李公義為勾當公事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

卷之七

水監丞程昉等言昔乞以京西三十六波為塘坊水入下漕運其波內民田欲先差官量頃畝數檢造或給債錢入採買林木速速清汴願欲作二三年脩仍選知河事臣蔡再按視措置詔翰林侍讀學士陳繹入內都知張茂則與昉等覆視以聞其後繹等言可濟行運其置舖疎密土工物料見今楊炎等計置詔候相度畢具合行事節以聞 十月張方平判應天府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嘗論汴河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浴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

爭奪兵革相尋其患由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運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崇而處之勢有所不復已者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之勢國以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專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糧未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京大也師眾也大矣所虞故謂之京師有汴河則京師可立

卷之七

十二

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 九年十月丁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濬川杷無益於事詔令范子淵畫一分析奏聞 元豐元年正月戊辰熊本落知制誥分司西京饒州居住權都水監丞主客郎中范子淵追一官差遣依舊本生按視濬河事不實緣疏濬有河退地二萬二千三百頃而附會報不以實子淵所稱河退地雖實而以二年數誤併為一年故有是命又濬川杷僅同兒戲子淵所陳固多妄云運河置舖令都水監再相度以聞 二年四月乙卯詔導洛通汴用是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 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司言清汴成以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

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陰瓦亭子并沁水關北
通黃河按連運河長五十一里河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
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頃已引洛水入新口斗門通流
入汗候汗水調均可塞汗口乞徙汗口官吏河清指揮於
新開洛口從之 十月詔金部郎中權判都水監范子淵
減磨勘二年餘推恩有差以疏導汗河有勞也 三年正
月癸巳三司言發運司歲發頭運糧綱入汗舊以清明日
自導洛入汗以二月一日自去冬汗水通行不必以二月
為限從之 六月乙卯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通汗記詔
以元豐導洛記為名刻石於洛口廟 四年七月戊戌詔
自今汗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於向上兩堤視地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三

形低下可以納水處決之 五年六月詔已折金水河透
槽回水入汗自汗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為名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四月辛未詔戶部侍郎李定取都提
舉汗河堤岸司所領條析以聞 五月乙未戶部侍郎李
定具到都提舉汗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
件奏之事見豐新法 庚子詔提舉汗河堤岸司隸都水
監

舊錄云先帝導洛入汗繕完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
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錄辨曰導洛水造軍器
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歸之有
司邪始則專置一司得以襄實事既成結當有既德故

各歸所隸是亦上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
二十九字並刪去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中書省言熙磨得宋用臣導洛通汗
并京城所出納違法等事詔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監
滌州酒稅其根究錢物未明事送戶部結絕仍令本部具
合措置事件聞奏

塞曹村河

熙寧十年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黃廉為京東路體
量安撫使上曰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今以累卿廉既
受命條舉百餘事大略疏張澤樂至濱州以行齊鄆而濟
曹單滄淮齊之間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以救災養民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七

十四

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居
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
者遣吏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灌即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
毋得征算使吏為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
而遠徙故假官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買私牛
而與之錢棄男女於道路者收養之丁壯而饑者募役之
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
萬家卒事所活饑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
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年牛借種錢八萬
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云 九
月庚戌詔河決泛濫民田者官為疏畝被災縣放稅賦去



ZW 21101800583254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紀事本末類

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給口食 十二月甲申手詔比揚
夫高靖檢河道回具所見條上可召審聞參實利害無被
災之名不致枉有勞役初河決曹村命官塞之而故道已
湮高仰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發河入董園護
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
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計用夫三百餘萬物料三十餘萬
而矣等以為口塞水流則河道自成不必更築以糜工役
上重其事故令審問仍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同相視以
聞既而以確母病改命樞密承旨韓維後維言漲水衝刷
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隄及於河身創
立生堤枉費工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脩可以經久從之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十五

元豐元年四月戊辰提舉脩河所言脩閉功畢遣樞密
直學士陳襄祭謝仍以都總管燕達兼都大提舉脩護務
令聖寶靈津廟神濟夫人進封靈顯神妃初決口屢塞不
能絕流財力俱竭達等相視無策有小赤蛇出於上流眾
以為神共禱之一夕沙漲河遂塞故賜名埽曰靈平廟曰
靈顯神妃始非人力也 五月甲戌朔曹村決口新隄成
河還北流自閏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工一百九十餘
萬材一千二百八十九萬錢米各三十萬隄長一百十四
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七